續修四庫全書

《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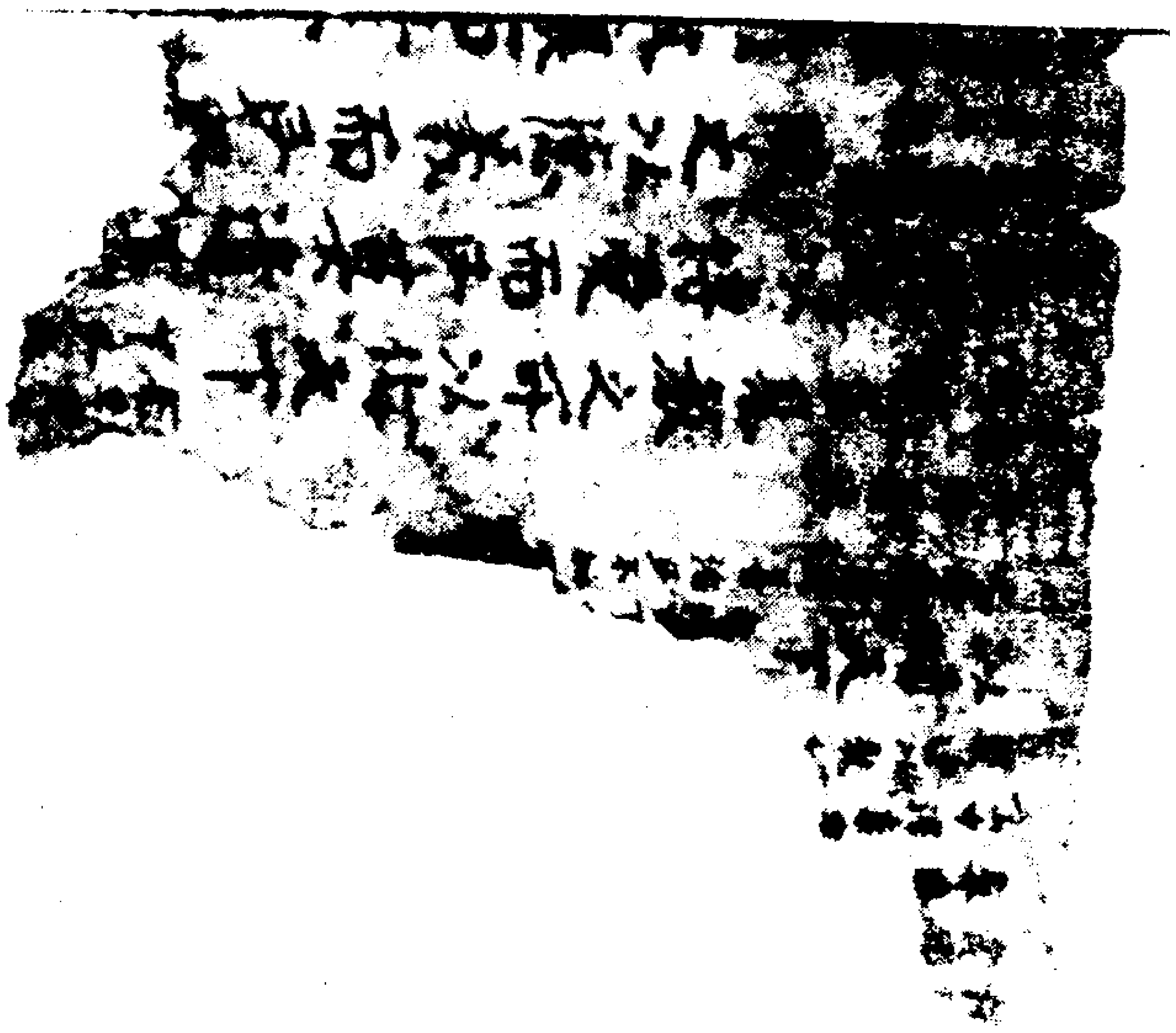
續修四庫全書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一五一·經部·孝經類

古文孝經（敦煌殘卷）〔漢〕孔安國注……一
孝經一卷〔漢〕鄭　玄注〔清〕陳　鱣輯……五
孝經總類十二卷〔明〕朱　鴻編……一七
孝經本義一卷〔明〕胡時化撰……三一五
孝經贊義一卷〔明〕黄道周撰……三三七
孝經大全二十八卷首一卷或問三卷〔明〕吕維祺撰　孝經翼一卷〔明〕吕維祜撰……三四一

2678/01



陳之以德義而民興行　先之以敬讓而民不爭　道之以禮樂而民和睦　示之以好惡而民知禁　詩云赫赫師尹民具爾瞻

孝治章第八

子曰昔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不敢遺小國之臣而況於公侯伯子男乎故得萬國之歡心以事其先王治國者不敢侮於鰥寡而況於士民乎故得百姓之歡心以事其先君治家者不敢失於臣妾之心而況於妻子乎故得人之歡心以事其親夫然故生則親安之祭則鬼享之是以天下和平災害不生禍亂不作

是以天下和平，[illegible]

災害不生，禍亂不作。[illegible]明王陰陽和順，寒暑[illegible]時，萬物[illegible]，[illegible]禍亂不作。

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如此。明王是也。以孝道治天下，當如是。

詩云：有覺德行，四國順之。覺，大也。[illegible]大德之行於天下，則四方之國，莫不從使者乎。

聖治章第九

曾子曰：敢問聖人之德，無以加於孝乎？曾子見上聞孝道治德天下，使無災害禍亂不生，以為聖人之德不能復加於孝乎，上請敢問也。

子曰：天地之性，人為貴。孔子道唯人為貴。人能方法天之形，足方法地之[illegible]。天有四時，人有四支；天有五行，人有五藏；天有六律，地有六府；天有七星，地人有七孔；天有八風，人有八節；地有九州，人有九竅；天有十二月，人有十二經脈；天有二十四氣，人有二十四[illegible]；天有三百六十日為一歲，人有三百六十骨節；天有晝夜，人有寤寐；天有日月，人有耳目；天有雷電，人有嗔怒；天有風雨，人有[illegible]；天有陰陽，人有寒暑；地生草木，人有毛髮；地有金石，人有骨齒。是故法天地，人最為貴之解。言所以天生萬物，人最為貴。人受五常之性，天地之象，[illegible]

人之行，莫大於孝。莫，無也。人既貴於萬物，人能行孝，行為大。

孝莫大於嚴父，尊嚴其父。

嚴父莫大於配天，以父配天神也。

則周公其人也。尊嚴其父以配天而祭者，唯周公如此之。

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郊者，是祭天名。[illegible]

鹽官陳氏述

孝經鄭注

裕德堂藏版

集孝經鄭注序

鄭康成注孝經見於范書本傳鄭志目錄無之中經簿但稱鄭氏解而不書其名或曰是其孫小同所作謹案鄭六蓺論序孝經云元又爲之注序春秋亦云元又爲之注葢鄭注春秋未成後盡與服子慎遂爲服氏注詳見世說新語乃從來別鄭注要無及春秋者竊以其注孝經亦未寫定而其孫小同追錄成之據隋書稱鄭志亦小同所譔此或以先人未竟之書故不敢載入目錄中經簿所題

葢要其終范書所紀則原其始也自江左中興久立博士穆帝集講孝經云以鄭元爲主荀茂祖集解因之至陸彥淵始疑其不與注書相類請不藏於祕省王仲寶遵其議遂得見傳夫鄭注三禮與箋詩互有異同安在此注之必類於羣經乎唐開元勑議時劉知幾以爲宜行孔廢鄭司馬貞等非之卒行鄭說然自元宗取諸說以爲己注而後之學鄭氏者日少五季之衰中原久佚宋雍熙初日本僧奝然以是書來獻議藏秘府尋復失傳近吾

友鮑君以文屬汪君翼滄從估舶至彼國購訪其書亦不可得矣夅陸氏釋文尚存其略羣籍中閒有引之因仿王伯厚鄭氏周易例集成一編凡元宗注邢疏以爲依鄭氏者悉爲收合庶以存一家之學而見聞淺陋更望汲古君子匡其所未逮焉

乾隆四十有七年冬十二月癸亥朔鹽官陳鱣書於武原客耕舍

孝經序

鄭氏

孝經者三才之經緯五行之綱紀孝爲百行之首經者至易之稱玉海四十一 春秋有呂國而無甫侯禮記緇衣正義 僕避難於南城山棲遲巖石之下念昔先人餘暇述夫子之志而注孝經焉大唐新語九 太平御覽四十二

孝經

鄭氏注　　鹽官陳鱣譔集

開宗明義章

仲尼居 鱣案釋文引鄭注居作凥與說文合經文仍作居今從之

凥凥講堂也 釋文正義

曾子侍

卑在尊者之側曰侍 同上

子曰先王有至德要道以順天下民用和睦上下無怨女知之乎

禹三王最先者至德孝弟也要道禮樂也 釋文

曾子辟席曰參不敏何足以知之子曰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

人之行莫大於孝故爲德本 釋文正義

復坐吾語女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

父母全而生之己全而歸之故不敢毀傷 正義

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孝之終也

父母得其顯譽也 釋文

夫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

父母生之是事親爲始卌彊而仕是事君爲中七十行步不逮縣車致仕是立身爲終也 釋文正義

大雅云無念爾祖聿修厥德

雅者正也 正義 無念無忘也 釋文

天子章

子曰愛親者不敢惡於人敬親者不敢慢於人愛敬盡於事親而德教加於百姓刑於四海

刑見也 同上

蓋天子之孝也

蓋者謙辭 正義

甫刑云一人有慶兆民賴之

引譬連類 釋文文選與孫皓書注 以書錄王事故證天子之章以爲引類得象 正義 億萬曰兆天子曰兆民諸侯曰萬民 五經算術

諸侯章

在上不驕高而不危

危殆也 釋文

制節謹度滿而不溢

費用儉約謂之制節愼行禮法謂之謹度無禮爲驕奢泰爲溢 釋文 正義

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也滿而不溢所以長守富也富貴不離其身然後能保其社稷而和其民人

薄賦歛省傜役列士封疆 釋文 不全引

蓋諸侯之孝也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

戰戰恐懼兢兢戒愼臨深淵恐墜履薄冰恐陷

義取爲君恒須戒愼 釋文 正義

卿大夫章

非先王之法服不敢服

法服謂日月星辰山龍華蟲藻火粉米黼黻絺繡 北堂書鈔八十六 先王制五服天子服日月星辰諸侯服山龍華蟲卿大夫服藻火士服粉米 北堂書鈔百二十八 周禮小宗伯疏 文選大將軍讌會詩注 皆謂文繡也田獵卜筮冠皮弁衣素積百王同之不改易 釋文 儀禮少牢饋食禮疏

非先王之法言不敢道非先王之德行不敢行是故非法不言非道不行口無擇言身無擇行

禮以檢奢 釋文 不全引

言滿天下無口過行滿天下無怨惡三者備矣然後能守其宗廟

爲作宮室 同上

蓋卿大夫之孝也

張官設府謂之卿大夫 禮記曲禮正義

詩云夙夜匪懈以事一人

夜莫也懈惰也 釋文

士章

資於事父以事母而愛同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

資者人之行也 釋文 公羊傳定四年疏

故母取其愛而君取其敬兼之者父也故以孝事君則忠

移事父孝以事於君則忠矣 正義

以敬事長則順

移事兄敬以事於長則爲順矣 同上

忠順不失以事其上然後能保其祿位而守其祭祀

倉稟爲祿始爲曰祭別是非 釋文不全引

蓋士之孝也詩云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

庶人章

用天之道

春生夏長秋收冬藏 釋文正義

分地之利

分別五土視其高下高田宜黍稷下田宜稻麥

邱陵阪險宜種棗棘 釋文初學記五太平御覽三十六正義

謹身節用以養父母此庶人之孝也

行不爲非度財爲費什一而出無所復謙 釋文

故自天子至於庶人孝無終始而患不及者未之有也

患禍也 正義 故患難不及其身也善未之有也 釋文正義

三才章

曾子曰甚哉孝之大也

語喟然 釋文不全引

子曰夫孝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天地之經而民是則之

孝弟恭敬民皆樂之 同上

則天之明因地之利以順天下是以其教不肅而成其政不嚴而治

政不煩苛也 同上

先王見教之可以化民也

見因天地教化民之易也 釋文正義

是故先之以博愛而民莫遺其親陳之以德義而民興行

上好義 釋文不全引

先之以敬讓而民不爭

上好禮若文王敬讓於鞫虞芮推畔於田則下效之 同上

導之以禮樂而民和睦示之以好惡而民知禁詩

云赫赫師尹民具爾瞻
師尹若冢宰之屬也女當視民（釋文　詩節南山正義）
孝治章
子曰昔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
昔古也（公羊傳序疏）
不敢遺小國之臣而況於公矦伯子男乎
聘問天子無恙古者諸矦五年一朝天子使世
子郊迎（周禮大行人疏引此四字）芻禾百車以客禮待之晝
坐正殿夜設庭燎思與相見問其勞苦也（太平御覽百四十七）
當爲王者矦者候伺伯者長男者任也（釋文不全引）
故得萬國之歡心以事其先王
諸矦五年一朝天子天子亦五年一巡守勞來（釋文　禮記王制正義）
治國者不敢侮於鰥寡而況於士民乎
丈夫六十無妻曰鰥婦人五十無夫曰寡（詩桃夭正義　文選關中詩注　廣韻二十八山）
故得百姓之歡心以事其君治家者不敢失於臣

妾而況於妻子乎
治家謂卿大夫（正義）臣男子賤稱妾女子賤稱（釋文）
故得人之歡心以事其親
小大盡節養（同上不全引）
夫然故生則親安之祭則鬼享之
則致其樂（同上）
是以天下和平災害不生禍亂不作故明王之以
孝治天下也如此詩云有覺德行四國順之
覺大也（正義）
聖治章
曾子曰敢問聖人之德無以加於孝乎子曰天地
之性人爲貴
貴其異於萬物也（同上）
人之行莫大於孝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
天則周公其人也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
祀感生之帝（同上）以帝嚳配祭圜丘（同上）
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
明堂居國之南南是明陽之地故曰明堂明堂

上圜下方八牖四闥同上 上帝者天之別名也南齊書禮志 困學紀聞七

神無二主故異其處辟后稷也釋文 史記封禪書集解 補後漢書祭祀志注

是以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助祭

扵鞠越裳重譯釋文

夫聖人之德又何以加扵孝乎故親生之膝下以養父母日嚴聖人因嚴以教敬

致其樂同上

因親以教愛

親近扵母同上

聖人之教不肅而成其政不嚴而治

不令而行同上

其所因者本也

本謂孝也正義

父子之道天性也君臣之義也父母生之續莫大焉君親臨之厚莫重焉

復何加焉釋文 不全引

故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者謂之悖德不敬其親而敬他人者謂之悖禮

悖若桀紂是也釋文 正義

以順則逆民無則焉不在扵善而皆在扵凶德雖得之君子不貴也君子則不然言思可道

言中詩書釋文

行思可樂德義可尊作事可法容止可觀進退可度

難進而盡中易退而補過同上

以臨其民是以其民畏而愛之則而傚之

傚漸也同上

故能成其德教而行其政令

不令而伐謂之暴同上

詩云淑人君子其儀不忒

淑善也忒差也文選永明十一年策秀才文注 正義

紀孝行章

子曰孝子之事親也居則致其敬

盡其敬禮也釋文

養則致其樂病則致其憂

色不滿容行不正履 正義

喪則致其哀

擗踊哭泣盡其哀情 釋文 九十三 北堂書鈔 正義

祭則致其嚴

齊戒沐浴明發不寐 北堂書鈔八十八 正義 齊必變食敬忌踧 釋文

五者備矣然後能事親事親者居上不驕爲下不亂在醜不爭

不忿爭也 同上

居上而驕則亡爲下而亂則刑在醜而爭則兵

好亂則刑罰及其身也 同上

三者不除雖日用三牲之養猶爲不孝也

不敢惡於人親 同上

五刑章

子曰五刑之屬三千而罪莫大於不孝

科條三千謂劓墨宮割 鐘案此下疑有刖字 大辟穿窬盜竊者劓劫賊傷人者墨男女不與禮交者宮割□人垣牆開人關闔者□手殺人者大辟 同上

要君者無上非聖人者無法

非侮聖人者 同上

非孝者無親此大亂之道也

非人行者 同上

廣要道章

子曰教民親愛莫善於孝教民禮順莫善於弟

人行之次也 同上

移風易俗莫善於樂

樂感人情者也惡鄭聲之亂樂也 同上

安上治民莫善於禮

上好禮則民易使也 同上

禮者敬而已矣

敬者禮之本也 正義

故敬其父則子說敬其兄則弟說敬其君則臣說敬一人而千萬人說

盡禮以事 釋文

所敬者寡而所說者眾此之謂要道也

廣至德章

子曰君子之教以孝也非家至而日見之也

言教不必門到戶至日見而目語之但行孝於內其化自流於外 釋文 文選讓中書令表注 又竟陵王行狀注 正義

教以孝所以敬天下之為人父者也教以弟所以敬天下之為人兄者也

天子父事三老兄事五更 釋文 正義

教以臣所以敬天下之為人君者也詩云豈弟君子民之父母非至德其孰能順民如此其大者乎

廣揚名章

子曰君子之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

以孝事君則忠 正義

事兄弟故順可移於長

以敬事長則順 同上

居家理故治可移於官

君子所居則化故可移於官也 同上

是以行成於內而名立於後世矣

修上三德於內名自傳於後代 同上

諫諍章

曾子曰若夫慈愛恭敬安親揚名則聞命矣敢問子從父之令可謂孝乎子曰是何言歟是何言歟

孔子欲見諫諍之端 釋文

昔者天子有諍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天下

七人謂三公及左輔右弼前疑後丞 釋文 後漢書劉瑜傳注 正義

諸侯有諍臣五人雖無道不失其國大夫有諍臣三人雖無道不失其家

使不危殆 釋文

士有諍友則身不離於令名父有諍子則身不陷於不義

父失則諫故免陷於不義 正義

故當不義則子不可以不諍於父臣不可以不諍於君故當不義則諍之從父之令又焉得為孝乎

感應章

子曰昔者明王事父孝故事天明事母孝故事地察

盡孝於父視其分理也 釋文

長幼順故上下治天地明察神明章矣故雖天子必有尊也言有父也必有先也言有兄也宗廟致敬不忘親也修身慎行恐辱先也宗廟致敬鬼神著矣

事生者易事死者難聖人慎之故重其文也 釋文正義

孝弟之至通於神明光於四海無所不通

孝弟之至則重譯來貢 釋文

詩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

義取德教流行莫不被義從化也 釋文正義

事君章

子曰君子之事上也

上陳諫諍之義畢欲見事君 釋文

進思盡忠

死君之難為盡忠 釋文 文選三良詩注

退思補過將順其美匡救其惡故上下能相親也

詩云心乎愛矣遐不謂矣中心藏之何日忘之

喪親章

子曰孝子之喪親也

生事已畢死事未見故發此事 釋文正義

哭不偯

氣竭而息聲不委曲 正義

禮無容言不文

禮無容觸地無容言不文不為文飾 北堂書鈔九十三

不為趨翔唯而不對也 釋文

服美不安

去文繡衣衰服也 釋文正義

聞樂不樂

悲哀在心故不樂也 釋文正義

食旨不甘此哀慼之情也

不嘗鹹酸而食粥 釋文

三日而食教民無以死傷生毀不滅性此聖人之政也

毀瘠羸瘦孝子有之 釋文 文選宋孝武貴妃誄注

喪不過三年示民有終也

三年之喪天下達禮不肖者企而及之賢者俯

而就之釋文正義

爲之棺槨衣衾而舉之

周尸爲棺周棺爲槨正義衾謂單可以亢尸而起

也釋文

陳其簠簋而哀慼之

簠簋祭器受一斗二升方曰簠儀禮少牢饋食疏引外方曰簋四字圓曰簋陳黍稷稻粱器陳奠素器而不見親

故哀慼也北堂書鈔八十二正義

擗踊哭泣哀以送之

啼號竭情也釋文

卜其宅兆而安厝之

宅墓穴也兆塋域也葬事大故卜之北堂書鈔九十二正義

爲之宗廟以鬼享之

宗尊也廟貌也親雖亡沒事之若生爲立宮室

四時祭之若見鬼神之容貌詩清廟正義

春秋祭祀以時思之

四時變易物有成孰將欲食之先薦先祖念之

若生不忘親也太平御覽五百二十五

生事愛敬死事哀慼生民之本盡矣

無遺纖也釋文

死生之義備矣孝子之事親終矣

尋繹天經地義究竟人情也行畢孝成同上

重刻孝經序

嘗謂布衣粒食忘飽煖之樂被錦軫珍奇之好玩常喜異人情大抵然矣其於誦習經典亦探索詭秘馳心卓絕而厭棄平淡醇寔之言見諸躬行務高世之節慕非常之勲使人望而震驚聞而駭汗用以為快今將反其嗜好而日誦習孝經力行孝弟而已孰不謂為里巷兒童破碩訂句學究蒭豢始事其文淺近平易無煩講解誦習無終日之勞體驗並庸常之事易忽寢已久矣曾不知孔孟之道唯在仁義仁義之行本乎孝弟孝行於親則忠行於君弟行於長慈行於幼擴之天下國家無不恊於理道其為五常之本百行之源明甚何可易忽是所謂布帛菽粟人舍是無以資生仁義道德士舍是無以為學天下國家舍是又何以施政教臻化理哉余友朱君鴻生平純孝篤信是經博求諸本考訂異同詳定釋義採輯經語敷衍大義其志意專故探索勤探索勤故體認切體認切故操履堅觀於所述而其人可知已余恐世之學者終忽畧近易而馳心遠難不自覺其離經畔道童而習之白首而不悟其旨也故為蒭諸首簡

萬曆乙酉初冬仁和張瀚撰

孝經序

嘗攷孝經一書繼麟筆應圖文厄於呂始藏於河間揭於石臺殘缺於司馬溫廢於金陵志行商參之屬隸書科斗之分紛紛藉藉無辨矣即今

國家上理薦紳偉勛氓庶懿行靡不以孝為根柢問其訓詁而肄講者率孔曾語而言孝微旨獨不列於學官是經也孔子成於七十年後而今適視一十八章為蒙稚之句讀孔子以為至德要道與理王化之書而志青紫者漫不會其旨歸寥寥二百載餘行俟表章之也會

朱文學鴻蒐覈舊藏模宗正脉彙成一家言付之梓其純孝闇章為州司督府交旌矣經曰夫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朱君總丱惇孝迨高齡而行益莊始終兩無愧為弟事君一節艱於布衣果平生力學猶遺實用哉伏遇我

皇上孝奉

兩宮達於薦紳氓庶而賢公卿羽翼孝經者捧其註疏呈之

宸陛有日須行學宮以昌治理則雍睦平章之化可蹻足而需也詎非子漸之中事與

賜進士第資政大夫南京禮部尚書前

刑部左侍郎奉
詔掌部事侍
經筵見象
恩賜月米嵗夫會稽陶承學撰

孝經序

先王以孝治天下舊矣漢
近古帝號率以孝稱我
明則以孝上號
列后重化原也然孝之說詳在
孝經自宋執政定科制置
孝經不用學士大夫始以
為童習亡奇弁髦之矣子
不云乎吾志在春秋行在
孝經夫春秋法至嚴為亂
臣賊子作也孝經則道之
愛道之敬蓋曰出於孝必
入於法譬之狂瀾既倒以
春秋為隄防而孝經乃其

所導而歸之海也經曰聖
人因嚴以教敬因親以教
愛共所因者本也夫曰因
則非強世曰本則非外鑠
我明於因與本之說而孝
之心不油然生而世治吾
不信也令
上孝奉
兩宮以德教刑四海與虞舜周
文同一轍　純奉
命撫浙遵
高皇帝勸民御製為歌冀與民
更新而日緦緦懼無能承
德意萬分一也會朱文學鴻彙

諸家孝經付之梓梓成且
布浙人士而
太學以購孝經
請矣是孝治之會也君曰畢之
無甚高論猶馳騁鄭衛之
鄉而曲終奏雅共誰聽之
謂
聖化何文學不分經傳不次章
第則善說經之談也
萬曆丙戌秋八月朔日關
西温純撰

孝經序

昔夫子興六籍明五品昭昭乎揭日月而中天行迺於教孝尤諄諄焉居恒揭其要授之曾子為孝經自君公迄於士庶隆微等殺各異而要以篤倫品毋忝所生則莫孝先辟之振衣者之領施罛者之綱蓋其重哉漢時購遺編考石渠同異而孝經一書遂與周易禮樂詩書春秋並傳于世孔安國劉更生諸人類能言之至宋熙寧中罷孝經取士科而其書遂泯泯矣紫陽先生力折大義而遺時不以竟不能寘之天祿他何庸說方今

聖主在宥舜孝烝烝惟是三事大夫壹切萌隸宜宮鳴角應而高明者流方高譚玄宗卑卧庸行學士經生聽其弔詭出入三乘精議六通揮麈於柱下漆園而遂務華絕根也可勝道耶臨安文學朱生鴻質行好文屬意孝經會撫其生平所玩習者曰石臺孝經舊今文直解曰文公刊定古文曰文公刊誤曰草廬校定曰古文解意曰古文直解曰家塾曰會通曰通言曰孝語曰集靈梓之而問序於余余以布帛尋常煥於綺縠粟菽盈篋即膏粱弗飫也昔之聖賢兢兢於根本是

務而立言垂訓標表於無窮意亦
勤矣讀茲刻者知其非書肆說鈴
而為他日表章一機乎如斤斤曰
塾師之督課里子之伊吾則余所
不敢道也
萬曆庚寅仲夏穀旦江東吳自新
書

孝經序

余觀孝經中契謂陽衢秉紫麟下
告地主要道之君後年麟至口吐
圖文竊疑其為怪誕不足徵之詞
然孔子嘗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
經春秋成而麟出孝經成而圖文
見何足怪也漢世表章經術而孝
經一書出之孔壁列之東觀薦紳
先生類能言之迨中元間令期門
羽林悉通孝經章句豈不斌斌乎
盛哉嗣是仇覽以之化頑顧懽以
之卻病誠孝之極可諧神人尤足
多焉宋金陵氏立明經取士之法
而孝經一書不列學官相沿以至

于今未有表而章之者遂使孔曾相傳之微言竟等之土苴弁髦且不得與呂不韋月令之書並傳于世學士大夫袖手而語良知抗顏而談性命至庸行本根率以無甚高論寘之經學不明其害固若是烈耶余謂金陵之罪浮於李斯殆不為過也文學朱君鴻篤好孝經考古今訂異同勒成一家言斯已勤矣嗟夫今世浮談侈說之徒以肈悅取世資而文學君白首窮經猶布衣以老則非經之咎也經學不明之咎也藉令以衣弊履穿之賢與彼三家六卿較其遲鈍孰軒輊當必有分矣我

皇上孝篤

兩宮刊于四海通嘉儒臣進孝經註疏寘之座右他日倘設孝經之科與學庸論孟並列學官則朱生此編殆其指南哉

清源蘇濬撰

孝經廣序

經以孝冠後春秋作假參請業以曾子
體孝云獲麟終際魯史聿就時作孝經
鈎命決援孔語云志在春秋行在孝經
明甚又云春秋屬商孝經屬參是時周
道衰王綱隆廼說孝經以冀知法者脩
行知行者謹法云爾顏芝本出世始盛
傳魏晉齊梁註百衍篋唐崇藝文備存
秘府孔鄭兩家參互交揣并梁皇侃義
疏流布國序明皇集議序書八分京兆
石臺遂新崇豔經以陳常孝以首善由
天子逮庶民溯唐姚迄勝國咸能含是
興行本治化政不必述禹炫以糾瞽喧
辨惑而臆斷較芝壁之陳藏訂朱吳於
則列惟冀
明聖遵行官師崇傚學官加等而訓廸史
氏贊決而講肄執政毋迂其談守臣不
畀其論則斯經諭風勵而華觀輔刑書
以爾傚況乎
祖訓彝陳元良懌愛居重華寧慶之年洽
兩宮聖善之來爾已文學朱子漸鴻格志
孤齡躬奉天則厭捐末學體尚志本搜
羅舊藏網綜細說初訂經言推叙羽翼
訖正耆宿詳定古今不背師說不剿浮
辭遂令家塾儀規尋而州司欽重高賜
粟帛榮其冠幘
本府重臣加額縣旌元勳大雅數文奬
賞異日者携以疏
聞徵副
國典紹天實而永徽忠全陵以補闕千秋
倚為民鑑六藝資云行端豈須集正於
馬貞亦已合裁於髀昶瞽註解而訂頑

掃道學以扶廓天經地義并石本而暢
宣要道至德光
帝謨以竅理其非小補不隆斯文自東吳
以興倡嗣鄒魯而遐敦首善在茲作人
伊始予漸之勤步年一日刑于汝濆廣
於江漢詎不盛美哉文成教青時後著
績則又其老不廢惕取就道正之意云
爾
萬曆丙戌暢月谷水峻陽居士袁福徵
謹書

孝經總序

於乎大哉孝經其先聖之微言乎
彼視為蒙稚之習而弁髦之者固
無論已若謂孔子發五等始終之
義於曾子以教人亦井天管豹之
見其於聖人旨趣均之乎瞶覩而
聾聽哉蓋聖人立言指近而遠詞
約而博匪可以寡邇窺者孔子刪
述六經匡持理道參贊化育詳且
悉矣又慮夫天下後世求派遺源
而不知大經大法之要故諄諄曾
氏發明孝行示天下後世治平之
準萬化之源焉耳觀其首曰先王
有至德要道以順天下民用和睦

繼曰明王之以孝治天下如此其
自掀揭炳灼無或揜翳他尚何疑
哉慨自二帝三王而降惟漢舉孝
廉治稱近古訖至歷代猶有孝經
科制迨王安氏與司馬搆隙因其
崇尚古文遂抉私論廢而不用聖
人孝治之意遂爾湮泯洪惟我
太祖高皇帝首倡孝順父母徇鐸警民
成祖文皇帝繼纂孝順事實垂訓斯世
列聖相承孝益丕顯今
上篤孝
兩宮化由身率重熙累洽媲美虞周海
內士庶孝悌踵接迺有仁和文學
朱子漸鴻孝鍾天予彌老彌堅既

竭躬行復研經傳積有年勤類彙
成集曰石臺孝經所以尊古制也
曰直解句解大義訓釋崇先儒也
曰解意會通通言集靈樂同志也
曰集解直解經書孝語等說附己
意也嗟夫文學之用心亦云屢矣
復梓而傳之無乃願封人意乎抑
竊有得於孔子之心法乎四方儒
碩必能諒之愚則未敢知也第斯
經既為治準為化原其所關世教
大矣儻
明聖遴之賢執政表而章之講肄諸史
館誦習諸學宮頒布諸天下與五
經四書同列科制既以孝導民吏

以孝試士則孝治之會端在今日豈特子漸之幸哉廼斯經之幸也亦孔曾之幸也茲非愚臆說孔曾傳經之旨如是云爾若徒曰古文今文章第與諸家相評詁陋矣夫其說經也是則子漸得之矣

仁和後學沈淮譔

古文羽翼孝經姓氏

列國

魏文侯 孝經傳

漢

劉向 傳今文孝經

長孫氏 孝經說二篇有閨門一章

江翁 著孝經說

后蒼 注孝經說

翼奉 注孝經說

張禹 五家皆傳孝經各自名家

孔安國 傳古文孝經有閨門一章

魯國三老 獻古文孝經

衛宏 校古文孝經皆口傳官無其說

鄭衆 註今文孝經

馬融 註古文孝經

高誘 作孝經解

鄭玄 注今文孝經

宋均 撰援神契句命訣注緯并雜緯

何休 註訓孝經

許慎 撰具孝經一篇

三國

韋昭 註孝經一卷

王肅 註孝經一卷

蘇林 註今文孝經

孫熙 注古文孝經

何晏 註今文孝經

劉邵 注今文孝經

嚴畯 孝經傳註

太史叔明 孝經義一卷

梁有 註孝經雜緯十卷

孔光 孝經註係晉人

晉

謝萬 集解孝經

虞盤佑 孝經注

虞翻 孝經注

殷仲文 孝經注

郭璞 孝經錯緯

徐整 孝經注係吳人

魏克己孝經旁訓　袁敬仲孝經集文一卷
荀昶撰集孝經諸說　沛猷漢王輔等孝經通論
范曄　鄭志註令文孝經
虞喜孝經註　楊泓孝經註
車胤孝經講義疏　何約之孝經講義疏
孫氏孝經注　庾氏孝經注
荀昺孝經集解　何承天孝經注
陶淵明五等傳贊　祁嘉依孝經作二九神經
釋慧琳孝經注　鄭康成註孝經依漢人

齊
陸澄孝經註　祖沖之孝經注解
梁武帝撰制旨孝經義疏十八卷　載明孝經雜緯十卷晉人
簡文帝孝經五卷　皇侃撰孝經義疏三卷
賀瑒孝經注　王玄孝經注
沈文阿孝經義疏南北朝人　僧紹孝經註
嚴直之孝經雜緯十卷三國人　蕭子顯孝經敬愛義一卷
張譏孝經義八卷陳人　劉真簡孝經說
趙景韶孝經義一卷　阮孝緒孝經七錄
陶弘景孝經集說　孔僉孝經講疏

張士儒演孝經十二卷　袁宏孝經注
魏
陳奇孝經註疏　盧景裕孝經說
明山賓孝經說　何遜孝經注
周
樊深孝經問疑　熊安生孝經義疏
高麗國進孝經別叙并孝經新義　何安孝經義疏隋人
陳
顧越孝經序論　張沖孝經義三卷
北齊
李鉉孝經義疏　貫公彥孝經義疏
任希古孝經義疏　沈驎士孝經要畧南齊人
隋
劉炫作指說一篇孝經述義五卷　劉焯作孝經疏

樂遜孝經序論一卷　魏貞克孝經訓
明克讓孝經義疏　日本僧奝獻孝經
新羅國別叙孝經五代以來孔鄭注皆亡周顯德末二國獻者即鄭注
南史王元規注孝經義疏二卷
唐玄宗后臺孝經御製序并註及八分隸書
費希冊孝經解　盧陵孝經注
元澹孝經疏　陸德明孝經釋文
孔穎達孝經孝疏　謝諤撰孝史五十卷
平貞眘孝經義　李嗣真孝經指要

劉子玄 孝經註議　徐浩 廣孝經十卷
元行冲 孝經疏　尹知章 孝經註
李適 孝經章句　王元感 孝經註
王漸 孝經義五十卷　徐孝克 講疏六卷

周

皇靈孝經

宋太宗淳化御書孝經

仁宗御書孝經二卷篆隸　蘇彬 孝經疏一卷
高宗御書孝經二卷真草　邢昺 孝經正義三卷
司馬光 古文孝經指解二卷　趙克孝 孝經傳一卷
任奉古 孝經講疏　張元老 孝經講義一卷
范祖禹 古文孝經說一卷　呂惠卿 孝經傳一卷
王安石 孝經解　吉觀國 孝經新義一部 宋漱解義二卷
杜鎬 集孝經諸說　方逢辰 孝經解
何初 孝經解　胡子實 孝經註
王文獻 孝經詳解一卷　林椿齡 孝經全解一卷
沈處厚 孝經解一卷　趙湘 孝經義一卷
張師尹 孝經通義三卷　張九成 孝經解一卷
洪興祖 古文孝經序贊　李克孝 孝經註義

朱熹 定古文孝經刊誤　蔡子高
胡一桂 孝經傳贊　黃幹 孝經本旨
項安世 孝經說一卷　馮椅 古孝經輯註
袁廣微 孝經講義三卷　楊簡 古文孝經解
王行 孝經同異三卷　袁甫 孝經說三卷
無名公 孝經直解　王棐 獻孝經解義
程全一 進孝經解　林獨秀 進孝經指解
陳鄂 姜融 文俱孝經釋　吳澂 翼孝經章句

元

吳澄 校古今文孝經自註　李孝光 孝經義疏

漢志十一家五十九篇八家一十二篇
隋志十八部合六十三卷
唐志二十七家三十六部八十二卷
宋三朝志六部十卷　兩朝志二家七十九卷
四朝志六部五卷　中興志二十一家二十九卷
緯書云孝經四卷援神契云孝經有五十
九卷梁阮孝緒七錄載孝經部五十九種
五十九秩一百四十四卷晉祁嘉至孝通
神集三十卷師覺授撰孝子傳八卷

皇明
太祖高皇帝 教民榜文
成祖文皇帝 孝順事實

孫蕡 孝經集善宋景濂序文　王偉 孝經集說自序
山東王府刊孝經 註跋十二卷御史郎註
沈度 孝經旁註　章品 孝經重定傳註
周木 新考定古今孝經節次　朱升 孝經旁注
余時英 孝經集義　陳炫 孝經章句集解
朱鴻 集孝經摠類十二卷家塾直解經書孝語附質疑臆說古大旨古今說序
沈淮 孝經會通自序　潘府 孝經正誤
蔡復賞 編次孝經　陳堯道朱昺材 孝經孝註
孫本 孝經說附釋疑　虞淳熙 孝經邇言附提綱采用并述問
韓世能 萬曆丙戌進孝經

續補羽翼孝經姓氏

後魏孝明皇帝 孝經義
陳奇始 孝經註　周弘正 孝經疏二卷
阮瑀 孝經錯緯　宇文璬 孝經註
宋綬 孝經節要　龍昌期 孝經注
韋節 孝經

揚少愚 孝經贊義　林起宗 孝經圖解
熊大年 孝經　陳選 孝經注
余息 附刊誤說　汪宇 孝經集解
柯遷之 考定古文　黃金色 編定古文
龔栗 孝經集義　鈞滄子 孝經管見
沈易 孝經旁註　揚守陳 孝經私抄八卷
羅世芳 孝經宗旨　揚起元 孝經引徵
褚相 孝經本文一說并參訂

鴻嘗慨宋執政金陵王公奏定科制黜孝經不用湮沒至今五百餘年是以潛心篤志彙集古今諸說欲闡明是經以公同好但世遠經殘僅得宋元板朱吳解訂者三卷既而博求歷代所解之明白顯易者併
鴻家塾孝經古文直解附質疑臆說大旨共十卷又集經書孝語虞氏孝經集靈共二卷不敢私藏俱付諸梓以發端倪尚慮微言與旨贅而未宣倘沐四方積書高賢增益以補是集之未盡者發明聖訓羽翼

遺經上以繼明王孝治之隆下以遂天下和平之願詎非人生一大快哉其所集羽翼姓氏尚多遺漏顛倒俟再考定另梓

仁和後學朱鴻頓首拜撰

此朱子漸丐孝經諸跋語也昔浣花叟丐一綠兩綠無補先王之法服倘仁孝君子惠子漸一卷兩卷先王之法言滿天下矣且懸金而購者潔士恥負書趨之子漸特弭孺以丐爾即授萬卷不爲貪獨不聞王漸沿門誦義尹夢龍散千本鄉人者乎語云重裘非一狐之腋願相與成爲所臚姓氏多未盡蓋唐開寶時已滿百家越人何知章甫第子之而已雖然朱子漸紀孝光於四海四海之內各以其書來集斯無所不通之常經余何言哉

萬曆丙戌孟秋廬中人虞淳熙稽首跋

孝經目錄

明仁和後學朱　鴻總輯
錢塘後學馮子京總閱

漢孝經

今文直解

列大夫中壘校尉劉子政向所定用顏芝之本一十八章至今天下傳誦向以經文比古文除其繁惑而文勢曾不若今文之順原有閨門等句唐司馬貞削之其題名皆後世所加非向原本直解則不知何世何人爲之

唐孝經

隸書石臺

玄宗皇帝御製序并註其註以鄭玄爲宗

宋孝經

朱文公校定古文

文公用孔壁本大約備今文語止辭句字眼增減微有不同有閨門一節不列

章第止用古今文以爲其章朱申逐句註之謂之句解此宋板也鴻再拜以傳

朱文公刊誤

文公取古文孝經刊其誤者考正其章次定爲經一章傳十四章原本此一節釋至德以順天下之意當爲傳之首章下做此今傳本云右經一章右傳之首章之類皆後人因朱子所定而移易之加以此言元董鼎註鴻未得元板翻成化時板文公以未定之筆故不註

元孝經

吳文正公校定今古文

文正公以今文古文校其同異定爲此本經依文公刊誤爲一章傳文章次亦因文公所定更爲次其先後云唐註宋疏及諸解其說雖詳其義亦有未明暢者乃輯此訓釋畀子文受讀初不欲其傳門人張恒請梓元板也鴻謹重翻

大明孝經

孝經集善

孫君蕡仲衍所集金華宋文憲公撰序

孝經集說

行中書右丞議刻義烏王文忠公撰序

孝經集義

新安余時英集中順大夫江山趙堂撰序已上三集俟復補刊

家塾集解

仁和朱鴻序次原宗文公刊誤合古今文校正之意以孝治爲宗故列明王等章於首不分經傳不次章第蓋復孔曾之舊鴻考古今諸本爲集解間附己意著質疑臆說

孝經解意

奉訓大夫孫本所註謂夫子欲以孝治天下因道不行而著爲經以詔來世故通篇皆推言孝之切用切於治理非專

泥事親一節其說與諸儒別又誤孝經說與釋疑足以闡明二千載未發之旨

孝經古文直解

鴻始刊家塾集解宗文公刋誤本重事親之節惟訓子弟而已復與孫大夫研究古趣因覩夫子首揭先王有至德要道以順天下而即繼云明王以孝治天下如此蓋所以立治準端化原也然事親本旨端在其中故復著古文直解并大旨以明作經本意以告有天下國家之責者

孝經會通

丞中大夫沈淮序次不立經傳不分章第止列先後序次一十五條遵文公序次意鴻仍集古今羽翼孝經論序附内

孝經通言

癸未進士虞淳熙所註遵今文本也惟闡孝道之大去題名章第并經傳内列傳宗圖全孝圖提綱彙目

經書孝語

鴻取五經四書内關孝道語者條記句錄集以成秩蓋世之肄舉子業者專於一經習家人業者難於博覽故彙輯以便誦習俾凡為人子者一展卷而可盡得之蓋亦由象識心之意云爾豈徒便蒐撿而已哉

孝經集靈

德園虞氏述古今宗孝經而歷有靈驗者彙以成集所以為衆人告也孝原於天根於性夫人所當自盡者奚假於靈而後勸哉然世多中人之資必以此誘之庶能感發其良所謂待文王而興者也昔因孝而顯其靈今因靈而勉於孝其為孝治豈為無補云

宋孝經　范蜀公進古文說

司馬温公進古文直指容獲再拜

嗚呼孝經豈易言哉經曰孝弟之至通於神明光於四海無所不通而復徵文王之詩信乎言之不易矣即聖如虞舜周文身踐之而不敢謂盡其義賢如考亭草廬累正之而不敢謂得其旨况戹於嬴燼鑿於漢疏踳駁於唐之百家畀視於宋之金陵所以不列學官不以試士經之傳於世者鮮矣鴻彙輯諸本謹擇漢唐宋元明顯醇正者五卷

國朝名家及鄙説亦五卷仍續經書孝語集靈互相闡發鴻尚慮微言奧旨贊而未宣每繹思文公諸賢專以事親之旨明經則孝屬人子一身古疑未切若統觀大義取明王孝治為宗則刑于四海得萬國歡心解經之意各有歸也嗚呼聖人之道體用一原顯微無間但舉孝字而道統治統盡在其中披解意通言知孝之大者雜著等篇衍孝之緒者孝豈易言哉天下道德高賢蔵書世室不靳增益以補斯集羽翼聖經興起後學何幸如之

孝經

御製序并註及書　皇太子臣亨奉勅題頌

朕聞上古其風朴畧雖因心之孝已萌而資敬之禮猶簡及乎仁義既有親譽益著聖人知孝之可以教人也故因嚴以教敬因親以教愛於是以順移忠之道昭矣立身揚名之義彰矣子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是知孝者德之本歟經曰昔者明王之以孝理天下也不敢遺小國之臣而况於公侯伯子男乎朕嘗三復斯言景行先哲雖無德教加於百姓庶幾廣愛刑於四海嗟乎夫子沒而微言絕異端起而大義乖况泯絕於秦得之者皆煨燼之末濫觴於漢傳之者皆糟粕之餘故魯史春秋學開五傳國風雅頌分為四詩去聖逾遠源流益

別近觀孝經舊註踳駁尤甚至於跡相祖述殆且百家業擅專門猶將十室希升堂者必自開戶牖攀逸駕者必騁殊軌轍是以道隱小成言隱浮偽且傳以通經為義義以必當為主至當歸一精義無二安得不翦其繁蕪而撮其樞要也韋昭王肅先儒之領袖虞翻劉邵抑又次焉劉炫明安國之本陸澄譏康成之註在理或當何必求人今故特舉六家之異同會五經之旨趣約文敷暢義則昭然分註錯經理亦條貫寓之琬琰庶有補於將來且夫子談經志取垂訓雖五孝之用則別而百行之源不殊是以一章之中凡有數句一句之內意有兼明具載則文繁畧之又義闕今存於疏用廣發揮

孝經　唐本

開宗明義章第一

仲尼居（仲尼孔子字居謂閒居）曾子侍（曾子孔子弟子侍謂侍坐）子曰先王有至德要道以順天下民用和睦上下無怨（孝者德之至道之要也言先代聖德之主能順天下人心行此至要之化則上下臣人和睦無怨）汝知之乎曾子避席曰參不敏何足以知之（參曾子名也禮師有問避席起荅敏達也言參不達何足知此至要之義）子曰夫孝德之本也（人之行莫大於孝故為德本）教之所由生也（言教從孝而生）復坐吾語汝（曾參起對故使復生）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父母全而生之己當全而歸之故不敢毀傷）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孝之終也（言能立身行此孝道自然名揚後世光榮其親故行孝以不毀為先揚名為後）夫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言行孝以事親為始事君為中也孝道著乃能揚名榮親故曰終於立身也）大雅云無念爾祖聿脩厥德（詩大雅也無念念也聿述也厥其也義取恒念先祖述脩其德）

天子章第二

子曰愛親者不敢惡於人（博愛也）敬親者不敢慢於人（廣敬也）愛敬盡於事親而德教加於百姓刑

於四海刑法也君行博愛廣敬之道使人皆不慢惡其親則德教加被天下當為四夷之所法則也蓋天子之孝也蓋猶略也孝道廣大此略言之甫刑云一人有慶兆民賴之甫刑即尚書呂刑也一人天子也慶善也十億曰兆義取天子行孝兆民皆賴其善

諸侯章第三

在上不驕高而不危諸侯列國之君貴在人上可謂高矣而能不驕則免危也制節謹度滿而不溢費用約儉謂之制節慎行禮法謂之謹度無禮為驕奢泰為溢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也滿而不溢所以長守富也富貴不離其身然後能保其社稷而和其民人列國皆有社稷其君主而祭之言富貴常在其身則長為社稷之主而人自和平也蓋諸侯之孝也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戰戰恐懼兢兢戒慎臨深恐墜履薄恐陷義取為君恒須戒慎

卿大夫章第四

非先王之法服不敢服服者身之表也先王制五服各有等差言卿大夫遵守禮法不敢僭上偪下非先王之法言不敢道非先王之德行不敢行法言謂禮法之言德行謂道德之行若言非法行非德則虧孝道故不敢也是故非法不言非道不行言必守法行必遵道口無擇言身無擇行言行皆遵法道所以無可擇也言滿天下無口過行滿天下無怨惡禮法之言焉有口過道德之行自無怨惡三者備矣然後能守其宗廟三者服言行也禮卿大夫立三廟以奉先祖言能備此三者則能長守宗廟之祀蓋卿大夫之孝也詩云夙夜匪懈以事一人夙早也懈惰也義取為卿大夫能早夜不惰敬事其君也

士章第五

資於事父以事母而愛同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資取也言愛父與母同敬父與君同故母取其愛而君取其敬兼之者父也言事父兼愛與敬也故以孝事君則忠移事父孝以事於君則為忠矣以敬事長則順移事兄敬以事於長則為順矣忠順不失以事其上然後能保其祿位而守其祭祀能盡忠順以事君長則常安祿位永守祭祀蓋士之孝也詩云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

庶人章第六

用天之道春生夏長秋收冬藏舉事順時此用天之道也分地之利分別五土視其高下各盡所宜此分地之利也謹身節用以養父母身恭謹則遠恥辱用節省則免飢寒公賦既充則私養不闕此庶人之孝也庶人為孝推此而已故自天子至於庶人孝無終始而患不及者未之有也始自天子終於庶人尊卑雖殊孝道同致而患不能及者未之有也

言無此理故曰未有

三才章第七

曾子曰甚哉孝之大也參聞行孝無限高卑始知孝之為大也子曰夫孝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經常也利物為義孝為百行之首人之恒德若三辰運天而有常五土分地而為義也天地之經而民是則之天有常明地有常利言人法則天地亦以孝為常行也則天之明因地之利以順天下是以其教不肅而成其政不嚴而治法天明以為常因地利以行義順此以施政教則不待嚴肅而成理也先王見教之可以化民也見因天地教化人之易也是故先之以博愛而民莫遺其親君愛其親則人化之無有遺其親者陳之以德義而民興行陳說德義之美為眾所慕則人起心而行之先之以敬讓而民不爭君行敬讓則民化而不爭導之以禮樂而民和睦禮以檢其跡樂以一其心則和睦矣示之以好惡而民知禁示好以引之示惡以止之則人知有禁令不敢犯也詩云赫赫師尹民具爾瞻赫赫明盛貌也尹氏為太師周之三公也義取大臣助君行化人皆瞻之也

孝治章第八

子曰昔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言先代聖明之王以至德要道化人是為孝理不敢遺小國之臣而況於公侯伯子男乎小國之臣至卑者耳主尚接之以禮況於五等諸侯是廣敬也故得萬國之懽心以事其先王萬國舉其多也言行孝道以理天下皆得懽心則各以其職來助祭也治國者不敢侮於鰥寡而況於士民乎理國謂諸侯也鰥寡國之微者君尚不敢輕侮況知禮義之士乎故得百姓之懽心以事其先君諸侯能行孝理得所統之懽心則皆恭事助其祭享也治家者不敢失於臣妾而況於妻子乎理家謂卿大夫臣妾家之賤者妻子家之貴者故得人之懽心以事其親卿大夫位以材進受祿養親若能孝理其家則得小大之懽心助其奉養夫然故生則親安之祭則鬼享之夫然者謂上孝理皆得懽心則存安其榮沒享其祭是以天下和平災害不生禍亂不作上敬下懽存安沒享人用和睦以致太平則災害禍亂無因而起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如此言明王以孝為理則諸侯以下化而行之故致如此福應詩云有覺德行四國順之覺大也義取天子有大德行則四方之國順而行之

聖治章第九

曾子曰敢問聖人之德無以加於孝乎參聞明王孝理以致和平又問聖人德教更有大於孝否子曰天地之性人為貴貴其異於萬物也人之行莫大於孝孝者德之本也孝莫大於嚴

父萬物資始於乾人倫資父為天故孝行之大莫過尊嚴其父也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也謂父為天雖無貴賤然以父配天之禮始自周公故曰其人也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后稷周之始祖也郊謂圜丘祀天也周公攝政因行郊天之祭乃尊始祖以配之也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明堂天子布政之宮也周公因祀五方上帝於明堂乃尊文王以配之也是以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祭君行嚴配之禮則德教刑於四海海內諸侯各修其職來助祭也夫聖人之德又何以加於孝乎言無大於孝者故親生之膝下以養父母日嚴親猶愛也膝下謂孩幼之時也言親愛之心生於孩幼比及年長漸識義方則日加尊嚴能致敬於父母

也聖人因嚴以教敬因親以教愛聖人因其親嚴之心敦以愛敬之教故出以就傅趨而過庭以教敬也抑搔癢痛懸衾篋枕以教愛也聖人之教不肅而成其政不嚴而治聖人順羣心以行愛敬制禮則以施政教亦不待嚴肅而成理也其所因者本也本謂孝也父子之道天性也君臣之義也父子之道天性之常加以尊嚴又有君臣之義父母生之續莫大焉父母生子傳體接續人倫之道莫大於斯君親臨之厚莫重焉謂父為君以臨於己恩義之厚莫重於斯故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者謂之悖德不敬其親而敬他人者謂之悖禮言盡愛敬之道然後施教於人違此則於德禮為悖也以順則

逆民無則焉行教以順人心今自逆之則下無所法則也不在於善而皆在於凶德善謂身行愛敬也凶謂悖其德禮也雖得之君子不貴也言悖其德禮雖得志於人上君子之不貴也君子則不然不悖德禮也言思可道行思可樂思可道而後言人必信也思可樂而後行人必悅也德義可尊作事可法立德行義不違道正故可尊也制作事業動得物宜故可法也容止可觀進退可度容止威儀也必合規矩故可觀也進退動靜也不越禮法故可度也以臨其民是以其民畏而愛之則而象之君行六事臨撫其人則下畏其威愛其德皆放象於君也故能成其德教而行其政令上正身以率下下順上而法之則德教成政令

行也詩云淑人君子其儀不忒淑善也忒差也義取君子威儀不差為人法則

紀孝行章第十

子曰孝子之事親也居則致其敬平居必盡其敬養則致其樂就養能致其歡病則致其憂色不滿容行不正履喪則致其哀擗踊哭泣盡其哀情祭則致其嚴齊戒沐浴明發不寐五者備矣然後能事親五者闕一則未為能事親者居上不驕當莊敬以臨下也為下不亂當恭謹以奉上也在醜不爭醜眾也爭競也當和順以從眾也居上而驕則亡為下而亂則刑在醜

而爭則兵謂以兵刃相加三者不除雖日用三牲之養猶為不孝也三牲太牢也孝以不毀為先言上三事皆可亡身而不除之雖日致大牢之養固非孝也

五刑章第十一

子曰五刑之屬三千而罪莫大於不孝五刑謂墨劓剕宮大辟也條有三千而罪之大者莫過不孝要君者無上君者臣所稟命也而敢要之是無上也非聖人者無法聖人制作禮法而敢非之是無法也非孝者無親善事父母為孝而敢非之是無親也此大亂之道也言人有上三惡豈惟不孝乃是大亂之道

廣要道章第十二

子曰教民親愛莫善於孝教民禮順莫善於悌言教人親愛禮順無加於孝悌也移風易俗莫善於樂風移俗易先入樂聲變隨人心正由君德正之與變因樂而彰故曰莫善於樂安上治民莫善於禮禮所以正君臣父子之別明男女長幼之序故可以安上化下也禮者敬而已矣敬者禮之本也故敬其父則子悅敬其兄則弟悅敬其君則臣悅敬一人則千萬人悅居上敬下盡得懽心故曰悅也所敬者寡而悅者眾此之謂要道也

廣至德章第十三

子曰君子之教以孝也非家至而日見之也言教不必家到戶至日見而語之但行孝於內其化自流於外教以孝所以敬天下之為人父者也教以悌所以敬天下之為人兄者也舉孝悌以為教則天下之為人子弟者無不敬其父兄也教以臣所以敬天下之為人君者也舉臣道以為教則天下之為人臣者無不敬其君也詩云愷悌君子民之父母愷樂也悌易也義取君以樂易之道化人則為天下蒼生之父母也非至德其孰能順民如此其大者乎

廣揚名章第十四

子曰君子之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以孝事君則忠事兄悌故順可移於長以敬事長則順居家理故治可移於官君子所居則化故可移於官也是以行成於內而名立於後世矣修上三德於內名自傳於後代

諫爭章第十五

曾子曰若夫慈愛恭敬安親揚名則聞命矣敢問子從父之令可謂孝乎事父有隱無犯又敢不違故疑而問之子曰是何言與是何言與有非而從成父不義理所不可故再言之昔者天子有爭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天下諸侯

有爭臣五人雖無道不失其國大夫有爭臣三人雖無道不失其家降殺以兩尊卑之差爭謂諫也言雖無道為有爭臣則終不至失天下亡家國也士有爭友則身不離於令名令善也益者三友言受忠告故不失其善名父有爭子則身不陷於不義父失則諫故免陷於不義故當不義則子不可以不爭於父臣不可以不爭於君不爭則非忠孝故當不義則爭之從父之令又焉得為孝乎

感應章第十六

子曰昔者明王事父孝故事天明事母孝故事地察王者父事天母事地言能敬事宗廟則事天地能明察也長幼順故上下治君能尊諸父先諸兄則長幼之道順君人之化理天地明察神明彰矣事天地能明察則神感至誠而降福祐故曰彰也故雖天子必有尊也言有父也必有先也言有兄也父謂諸父兄謂諸兄皆祖考之胤也禮君讌族人與父兄齒也宗廟致敬不忘親也言能敬事宗廟則不敢忘其親也脩身慎行恐辱先也天子雖無上於天下猶脩持其身謹慎其行恐辱其先祖而毀盛業也宗廟致敬鬼神著矣事宗廟能盡敬則祖考來格享其克誠故曰著也孝悌之至通於神明光於四海無所不通能敬宗廟順長幼以極孝悌之心則至性通於神明光於四海故曰無所不通詩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義取德教流行莫不服義從化也

事君章第十七

子曰君子之事上也上謂君也進思盡忠進見於君則思盡忠節退思補過君有過失則思補益將順其美將行也君有美善則順而行之匡救其惡匡正也救止也君有過惡則正而止之故上下能相親也下以忠事上上以義接下君臣同德故能相親詩云心乎愛矣遐不謂矣中心藏之何日忘之遐遠也義取臣心愛君雖離左右不謂之遠愛君之志恒藏心中無日暫忘也

喪親章第十八

子曰孝子之喪親也生事已畢死事未見故發此章哭不偯氣竭而息聲不委曲禮無容觸地無容言不文不為文飾服美不安不安美飾故服縗麻聞樂不樂悲哀在心故不樂也食旨不甘旨美也不甘美味故疏食水飲此哀慼之情也謂上六句三日而食教民無以死傷生毀不滅性此聖人之政也不食三日哀毀過情滅性而死皆虧孝道故聖人制禮施教不令至於殞滅喪不過三年示民有終也三年之喪天下達禮使不肖企及賢者俯從夫孝子有終身之憂聖人以三年為制者使人知有終竟之限也為之棺槨衣衾而舉之周尸為棺周棺

為槨衣謂斂衣衾被也舉指尸內於棺也陳其簠簋而哀慼之簠簋
祭器也陳奠祭器而不見親故哀慼也擗踴哭泣哀以送之男踊女擗
祖載送之卜其宅兆而安措之宅墓穴也兆塋域也葬事大故卜之
為之宗廟以鬼享之立廟祔祖之後則以鬼禮享之春秋祭祀
以時思之寒暑變移益用增感以時祭祀展其孝思也生事愛敬死
事哀慼生民之本盡矣死生之義備矣孝子之
事親終矣愛敬哀慼孝行之始終也備陳死生之義以盡孝子之情
臣齊古言臣聞孝經者天經地義之極至德
要道之源在六籍之上為百行之本自
文宣既歿後賢所注雖事有發揮而理甚乖舛
伏惟
開元天寶聖文神武皇帝陛下敦穆孝理躬親
筆削以無方之
聖討正舊經以不測之神改作新注朗然如日
月之照邈矣合天地之德使家藏其本人習
斯文普天之下罔不欣戴仍以太學王化所
先孝經聖理之本分命辟沼特建石臺義展
睿詞書題

御翰以垂百代之則故得萬國之徽令刊勒既
終功績斯著天文炳煥開七耀之光輝
聖扎飛騰奪五雲之氣色煙花相照龍鳳沓起
實可紀南山之壽增北極之尊百僚是瞻四
方取則豈比周官之禮空懸象魏孔氏之書
但藏屋壁臣之何幸躬覩盛事遇
陛下興其五孝忝守國庠率胄子歌其六德敢
揚文教不勝欣躍之至謹打石臺孝經本分
為上下兩卷謹於光順門奉獻兩本以聞臣
齊古誠惶誠恐頓首頓首死罪死罪謹言

御批

孝者德之本教之所由生也故親自訓
註垂範將來今石臺畢功亦卿之善職
覽所進本深嘉用心

刻石臺孝經跋

蓋聞孝經者聖門傳心之要而其大經大法實百王致治之規慨自聖遠言湮經殘教弛孝弟之在人心者固自若也漢興以來非不能崇尚儒術表章經學柰之何衆言淆亂斯道行之而不著㬥倫攸斁百姓日用而不知無惑乎治不古若也唐玄宗天資明睿勵精求治於開元天寶之初親註疏義書勒辟雍至今稱為石臺孝經云夫親為訓註以明孝也書題隸古以尊經也列之學宫以示教也可謂得致治之要矣雖其脩身齊家鮮克有終然其書迨今家傳人誦為蒙習養正之書所以維持世教以延唐家三百年之祚未必不基本於是也但石臺訓註世不多得學士罕傳吾杭朱子漸氏潜心經學三年於茲矣几以參考經義無弗旁稽愽採畢力致之一旦購得茲刻如獲重寶喜而告予曰今人誦習孝經皆宗唐本殆未知經之有訓註也鴻始得之使讀是書者由訓註而講明之服行之經學其庶幾乎予曰然子之志也盍揩書翻刻以永其傳夫進退百家發揮五孝是謂明經愛敬成德因心立本是謂明教子漸之刻孝經殫竭心力彙成一家之言將與儒先子集並行於世是書為不可泯矣可無贅言以紀其實

萬曆丁亥季春朔日前工部員外郎仁和金鐘書

孝經二家章句序

余入蜀睹士尚誇詡行鮮醇粹相趨成習思一鄣之謂莫如孝經小學二書檄有司刊布學宮令士挾一冊置座右乃孝經已善本又劉朱二家頗有增損士莫嚮往旁搜之始得開元石臺本邢氏注疏闕中石刻及宋高宗手書刻於遂寧縣學皆劉中壘所定十八章也既得朱子刊誤及吳臨川考定鄱陽董氏大義皆朱文公所定經傳也蓋無幸孔壁古文不見全書後儒紛貞遞相甲乙最後王雙流令曰然以雲杜李太史合刻劉朱章句見詒兩家並存俟學者自得庶幾

二氏魯連子矣不佞諦觀之古文雖已劉炫所傳惡知非真槩鄗其贋遂黜閨門一章竟以基馬嵬之既至朱子始存之則開元失而考亭得也劉中壘校定傳數千禩子朱子始刪詩為經餘改為傳不佞謂戰戰兢兢一詩實孝經大旨不觀曾子易簀語乎曰啓予足啓予手詩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乃今而後吾知免夫非謂免於毀傷也謂平生戰兢至疾革始免即仁以為己任死而後已也孟子言人皆有不忍人之心無之非人不能自賊不克之不足以事父母蓋天下未有不仁而孝亦未有不

戰兢而仁者豈夫子老而授孝經於曾子故曾子死而以啓告門弟子無能越此語耶讀詩者蔽以一言曰思無邪讀禮者蔽以一言曰毋不敬二三子讀孝經不佞請蔽之曰戰戰兢兢未可遽删也開元所删者幸存於考亭考亭所删者幸存於中壘李太史合而刻之意者有在於斯乎意者有在於斯乎

孝經跋

余在蜀合刻劉朱二家孝經訓諸生業已序之矣入浙得朱生鴻所刻孝經總類讀之其語尤備朱生復匄余序予出前序付之予之意無以易前説也夫人平日豈有不戰戰兢兢而能成孝子乎即朱生年八十尚良食耳目不眩聵聞其鄉評評朱生生平極敬慎則朱生自成其孝至八十不衰者皆從曾子戰兢來也曾子又曰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其仁也乃所以孝其毅也乃所以仁予與朱生尚交勉焉未可已時切莫先己故曰元氣混沌孝在其中

萬曆庚寅仲秋望日廬陵郭子章撰

孝經　漢本　今文直解　原無姓氏

開宗明義章第一

這是孝經第一章，開說孝經的宗本，發明孝順的義理

仲尼居，曾子侍。子曰：先王有至德要道，以順天下，民用和睦，上下無怨，女

發音汝，下同

知之乎？

仲尼是孔夫子的表德，居是閒居時節，曾子是孔夫子徒弟，侍在夫子旁邊侍坐。夫子說道：古先聖王有所至極的德行、切要的道理，將來順著天下的人心，教化他天下的人都和順親睦，在上的人在下的人都不相怨恨，這箇道理你知道麼？閒，發音閑。德行，發胡孟切。著，發立略切。他，湯何切，彼也。後做此

曾子避席曰：參不敏，何足以知之？子曰：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

曾子離避了坐席起來，稱自的名說道：我不聰明，何足以知得這箇道理？夫子說道：這箇孝道是德行的根本，教化人的道理都從這孝道裏面生將出來

復坐，吾語女。

語，發去聲，下同

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

夫子教曾子，你再坐地，我說與你。人的一身四體頭髮皮膚，都是父母生下來，做兒子的合當保護這箇身己，不敢毀壞了、傷損了，這是行孝道起頭的事

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孝之終也。

卓立自家的身己，行著好句當，傳揚好名兒後世，人都知道，以光顯那父母也有箇好名兒，這是行孝道臨了的事。句，發居候切。當，發去聲，後倣此

夫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

說這箇孝道，起初在家裏時孝順來事父母，中間為官時盡忠服事君王，忠孝兩全，直到了做箇好人，這便是立身的道理

大雅云：無念爾祖，聿

以非切

脩厥德。

引毛詩大雅裏說道：常常想著你的祖宗，要行好句當，這便是為人子的孝道

天子章第二

這是孝經第二章，說天子行的善道。天子是普天下百姓的主人

子曰：愛親者不敢惡

惡，發烏故切，下同

於人；敬親者不敢慢於人。

孔夫子說道：天子愛自家的父母，見別箇愛父母的人，也不敢嫌惡他；天子敬自家的父母，見別箇敬父母的人，也不敢輕慢他

愛敬盡於事親，而德教加於百姓，刑於四海，蓋天子之孝也。

愛與敬這兩般兒來事父母都盡了，這德行教化都纔加在百姓每身上，着四海的人都將來做法度，這便是天子行的孝道。纔亦作才，後倣此

甫刑云：一人有慶，兆民賴之。

引尚書呂刑篇說道：天子一箇人行得好呵，天下的百姓託賴著君王，依著君王做法則，都行得好了。兆，治小切，上聲，見廣韻

諸侯章第三

這是孝經第三章說諸侯行的孝道諸侯是天子封的公侯伯子男五等諸侯

在上不驕高而不危制節謹度滿而不溢

諸侯在衆人的上面若不驕縱呵雖在高位子也不危險能制財用之節謹出入之度雖是滿盈也不致泛溢恰似捧一椀水捧得好也不翻將出來泛孚梵切見廣韻

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也滿而不溢所以長守富也

雖在高位也不危險卻纔能勾常常守得那爵祿在雖是滿盈不至泛溢卻纔能勾常常守得那財物在

富貴不離其身然後能保其社稷而和其民人

丑集　七

蓋諸侯之孝也

諸侯能常守得那一身的貴能常守得那一箇的富富與貴兩般兒不離著身己方纔能勾保守得一國的社稷和順得一國的百姓這便是諸侯行的孝道社是土神稷是穀神諸侯祭祀一國的社稷社常者切上聲神音辰見洪武正韻祀許子切上聲後倣此

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

引毛詩說道做諸侯的長戰戰的恐懼兢兢的戒謹恰似在深水邊頭立生怕跌下去恰似在薄冰兒上行生怕陷下去說諸侯必要似這般謹慎跌杜結切

卿大夫章第四

這是孝經第四章說卿大夫行的孝道卿和大夫是兩等大官人

非先王之法服不敢服非先王之法言不敢道

非先王之德行不敢行

說卿大夫的衣服言語德行都人依着在上的人不是帝王制下合法度的衣服不敢做來穿不是帝王說過合法度的言語不敢將來說不是帝王行過的好德行不敢將來行

是故非法不言非道不行口無擇言身無擇行

言滿天下無口過行滿天下無怨惡

因這能上頭不合法度的言語不說不合道理的勾當不行口裏說的無可簡擇都是好言語身己行的無可簡擇都是好德行說的好言語傳滿在天下也無有差了的行的好德行傳滿在天下也設有怨惡他差發初加切後倣此

日集

三者備矣然後能守其宗廟蓋卿大夫之孝也

穿的衣服說的言語行的德行這三件兒都完備了恰纔能勾守得祖宗家廟祭祀在這便是卿和大夫行的孝道

詩云夙夜匪見歟尼切懈與解同以事一人

引毛詩來說道早起晚息常常小心不要怠慢了好生服事君王一箇人

士章第五

這是孝經第五章說為士所行的孝道士是卿大夫以下的官人記曰士者任事之稱也

資於事父以事母而愛同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故母取其愛而君取其敬兼之者父也

將這

（奉事父親的心奉事母親其間親愛的心一然將這奉事父親的心奉事君王其間恭敬的心一般因此上奉事母親取能親愛的心服事君王取能恭敬的心只有父親報前愛與敬兩件都無了事母親不是不敬只是愛的心多事君王不是不愛只是敬的心多）

故以孝事君則忠以敬事長則順（移那孝順的心服事君王便是忠的道理移那恭敬的心服事長上便是順的道理）

忠順不失以事其上然後能保其祿位而守其祭祀蓋士之孝也（忠於君順於長這兩般兒都不失了以此服事在上的人卻纔能勾保得那作祿爵位又能勾守得那祖宗祭祀這便是作為士所行的孝道）

詩云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引毛詩說道早朝起來夜裏睡去思量行好勾當成就做箇好人休做羞辱了你的父母）

庶人章第六（這是孝經第六章說庶人行的孝道庶人是天下眾百姓）

用天之道分地之利（百姓每做莊家順著春生夏長秋斂冬藏的氣候這是用天之道依著地土高下布種桑麻稻粱這是分地之利○稻杜皓切上聲）

謹身節用以養（發去聲）父母此庶人之孝也（謹慎保守身己撙節使用錢財養得父母快活不教心裏煩惱這便是百姓每行的孝道撙祖本切）

故自天子至於庶人孝無終始而患不及者未之有也（說道自從天子諸侯卿大夫士至庶人這五等人若貧賤時行孝富貴時不行孝今日行孝明日不行孝這般有頭沒後的人災患不到他的身上不曾有來這一段總）

（結前五章的意思○曾發音層思發去聲）

三才章第七（三才是天地人這一章說聖人因天地順人心教人行孝因此喚做三才）

曾子曰甚哉孝之大也（曾子見孔夫子說前面五等人行的孝道因歎息說道這箇孝順的道理好生廣大）

子曰夫孝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夫子答曾子說道這箇孝道在天是經常的道理在地是人宜的道理在人是百行中為頭兒一件事）

天地之經而民是則之（天上運轉日月星辰地上發生草木萬物不曾停住人將天地做法則行的孝道也不長停住了）

則天之明因地之利以順天下是以其教不肅而成其政不嚴而治（又說聖人準則天上日月的光明因地上發生的財利將來順著百姓自然的孝心用這般上頭施的教化不待整肅自然成就行的政令不待嚴切自然平治）

先王見教之可以化民也是故先之以博愛而民莫遺其親陳之以德義而民興行（古先聖王見將這孝道可以教化百姓因這般自家先行廣愛眾人百姓便自然不遺棄了父母陳說著德行仁義百姓便自然都興起來行好勾當）

先之以敬讓而民不爭導之以禮樂而民和睦

示之以好後去聲下同惡而民知禁又先行恭敬謙讓百姓便自然不相爭鬬將禮與樂來開導着人心百姓便自然都和順親睦聖王好的是善惡的是惡將這箇教百姓知道百姓便自然不犯着禁令都爲善不爲惡了這幾件兒只說自古聖王要教着人必自己先行得好百姓便依着都行得好了

詩云赫赫師尹民具爾瞻赫赫是威嚴光顯的意思師尹是周太師尹氏孔夫子引毛詩來說道周朝的太師尹氏百姓都瞻望着他這箇正說在上面的人百姓都看着不可不先行孝道

孝治章第八

這一章說聖人將孝道去治天下

子曰昔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不敢遺小國

十一

之臣而況於公侯伯子男乎故得萬國之懽心以事其先王孔夫子說道古來聖明的君王將孝道去治天下不敢遺棄了小國的臣子何況那公侯伯子男五等有國的諸侯更是不敢遺棄了他因這般上頭得那萬國的人都懽喜了足可以來事着先王

治國者不敢侮於鰥姑頑切下同寡而況於士民乎

故得百姓之懽心以事其先君又說道諸侯治那一國裡是鰥夫寡婦也不敢欺侮他何況那士大夫與好百姓更是不敢欺侮他因這般上頭得那一國的百姓都懽喜了足可以來事着先君

治家者不敢侮於臣妾而況於妻子乎故得人之懽心以事其親又說道卿大夫治那一家雖是家臣婢妾也不敢欺侮他何況那妻與兒子更是不敢欺侮他因這般上頭得那一家的人都懽喜了足可以來事着他的父母

夫然故生則親安之祭則鬼享之這一段總結上面三節的意思說道天子諸侯卿大夫都得人的懽心因這般上頭父母在生時受他的來養心衆也安父母亡歿了時他的鬼神好生享他的祭祀，歿青洪後做此

是以天下和平災害不生禍胡果切上聲下同亂不作

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如此用此上天下和順平安水旱饑饉這等災害也不生罪馬盜賊這等禍亂也不作災害是天降的禍亂是人做的天道和

十二

使災害不生人心順便禍亂不作聖明的君王將孝道去治天下他的效驗是這般的

詩云有覺德行四國順之孔夫子又引毛詩來說道若是在上的人有這大德行四方國土衆人都順從着君王行好勾當

聖治章第九

這一章說聖人治天下的道理

曾子曰敢問聖人之德無以加於孝乎曾子見孔夫子說那孝道可以治天下又問道古聖人行的德行更無有大如孝順的道理麼

子曰天地之性人爲貴人之行莫大於孝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也孔夫子說道天地的性生下萬物只有人最貴人的百行無有大似孝道的於孝道中又無有

大似尊嚴父親的尊嚴父親無有大似祭天時節將父親配天享祭的古人有箇周公便是尊嚴父親的人

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

后稷是周家的始祖郊是南郊祭天的去處文王是周武王的父親明堂是天子坐著行政令的所在又說裏面祭上帝周公是武王的兄弟輔相著周成王孔夫子說道在先周公制禮冬至日在南郊外祭天尊著始祖后稷来配那上天九月裏在明堂裏祭上帝又尊著父親文王来配享那上帝道是尊嚴父親的道理

是以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祭夫聖人之德又何以加於孝乎

因此上四方的諸侯各各修著他的職事來助周家的祭祀似這般看來聖人的德行更無有大如孝道的然這配天一節本只說君王行的孝道不說那常人若常人僭想時頗則僭入大不孝了

故親生之膝下以養父母日嚴

又說大凡人的兒子幼小時節在父母的膝下使有那親愛的心尚未知有嚴敬的心及到長成時知道奉養父母方纔有逐日生將嚴敬的心出來

聖人因嚴以教敬因親以教愛

聖人因人子元有那嚴敬的心教他去行恭敬因人子元有那親愛的心教他去行親愛聖人教人行孝只順著人的天性不是去勉强他、强發上發

聖人之教不肅而成其政不嚴而治其所因者本也

聖人行的教化不待整肅自然成就行的政令不待嚴切自然平治如何能勾這般只因這箇孝道是那政教的根本來

父子之道天性也君臣之義也

父慈子孝這箇道理是天生下自然的性子在父子便與做親在君臣便與做義這君臣之義都從父子之親上而生將出來

父母生之續莫大焉君親臨之厚莫重焉

說大凡人父母生將他的身己所以接續祖宗好生大焉君王與父親都臨著在上頭恩義之厚好生重焉

故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者謂之悖

見步昧切下同

德不敬其親而敬他人者謂之悖禮

愛與敬兩件人子本合在父母根前盡了方纔推及他人若是不愛自家的父母卻去愛別箇人這便是於德上悖了不敬自家的父母卻去敬別箇人這便是於禮上悖了、悖發昌歪切悖亂也乖也

以順則逆民無則焉不在於善而皆在於凶德雖得之君子不貴也

順是愛敬其親以及人的親逆是不愛敬其親而愛敬人的親順便是善逆便是凶善是好勾當凶是不好勾當聖人教人行孝本是順的勾當令日家逆了教百姓如何做法則既是人的所為合行好勾當卻行不好的勾當似這等人使能勾得富貴只是僥倖君子人也不貴重他僥音嬌僞也倖下耿切僥倖後做此

君子則不然言思可道行思可樂

樂音洛下同

德義

可尊作事可法容止可觀進退可度
說君子所為的句當卻不是這般說的言語想若可以教人傳道行的句當想若可以教人歡樂道德仁義可以教人恭敬所為的事可以做人的準則容貌舉止可以教人觀瞻進退動靜可以做人的法度

以臨其民是以其民畏而愛之則而象之故能成其德教而行其政令
君子在上面行臨着這下面六件好處的百姓百姓每都畏懼他親愛他法則做象他因此上自然成得他的德行教化行得他的政事說令

詩云淑人君子其儀不忒
惕德切○孔夫子引毛詩來說道大凡善人君子他的威儀動靜不曾有差錯了的

紀孝行章第十
這一章紀錄為人子行孝的句當

子曰孝子之事親也居則致其敬養則致其樂病則致其憂喪則致其哀祭則致其嚴
孔夫子說道孝順的兒子恭養父母的道理父母平常無事時則要小心恭承盡那恭敬養父母時節要衣食飽暖盡那歡樂父母有病患時則要調護醫治盡那憂戚父母亡殁了時則要思想哭泣盡那哀痛時節祭祀時則要齋戒沐浴盡那嚴謹

五者備矣然後能事親
上面說敬樂憂哀嚴五者人子事親始終都在裏頭這五件兒都行得完備了方纔是能服事父母有一件兒不全便是不能了這五件裏人只是敬字最重能行恭敬其他便都能了

事親者居上不驕為下不亂在醜不爭
人說服事父母的人在衆人上頭休要依勢驕做在衆人下頭休要犯上作亂在一般衆人中休要與人爭鬭醜齒九切類也後做此

居上而驕則亡為下而亂則刑在醜而爭則兵
在上的人若行驕做必致壞了國家在下的人若去作亂必致犯著刑法在衆人裏頭若與人爭鬭必致有兵戈之患

三者不除雖日用三牲之養猶為不孝也
驕亂爭這三件兒若不除去時雖是每日間將牛羊豬三牲去養父母也只是不孝這記孝行一章孔夫子說的孝道從帝王到小百姓都行得前面說敬樂憂哀嚴五件兒教人盡力行著後面說驕亂爭三件兒教人休行著

五刑章第十一
五刑是墨劓剕宮大辟五等的刑法○劓音義剕音吠辟發音闢

子曰五刑之屬三千而罪莫大於不孝
孔夫子說五等刑法有三千條目其間不孝的罪過最大

要發平聲下同君者無上非聖人者無法非孝者無親
為臣的合當盡忠國家若是將私己的句當要求國家便是不敬上的人聖人制立下法度教人若是毀謗聖人便是無法度的人孝順父母是為子合做的句當若毀謗孝順的

人他使是無父母的人

此大亂之道也

說無上無法無親這三件兒都是逆天悖理大亂的勾當孔夫子前面幾章都是教人行孝這一章是警戒人休要不孝

廣要道章第十二

這一章推廣第一章裏所說要道兩字的意思

子曰教民親愛莫善於孝教民禮順莫善於悌

孔夫子說道要教百姓盡那親愛的心無有好似孝於親的道理人能孝於親自然無有不親愛度要教百姓盡那禮順的心無有好似悌於兄的道理人能悌於兄自然無有不禮順這

移風易俗莫善於樂安上治民莫善於禮

要移易百姓不好的風俗做好的風俗無過於那音樂可以化人要真安在上的人整治在下的人無過於那禮節可以教人

禮者敬而已矣故敬其父則子悅敬其兄則弟悅敬其君則臣悅

禮的一箇字只是一箇本敬所以人能自家敬其父親則凡為人子的心都懽喜能自家敬其兄長則凡為人弟的心都歡喜能自家敬其君王則凡為人臣的心都歡喜

敬一人而千萬人悅所敬者寡而悅者衆此之謂要道也

敬其父敬其兄敬其君本只是敬一箇人凡為人子為人弟為人臣千萬箇人都喜歡了所敬的人甚少所喜歡的人甚多這便是切要的道理

廣至德章第十三

這一章推廣第一章裏所說至德兩箇字的意思

子曰君子之教以孝也非家至而日見之也

孔夫子說道聖人教百姓行孝不是家家行到日日所見與他說只是自家行孝百姓都化了

教以孝所以敬天下之為人父者也教以悌所以敬天下之為人兄者也教以臣所以敬天下之為人君者也

聖人教人行孝只是自家先敬父母化得天下做兒子的都敬父母了教人行悌只是自家先敬兄長化得天下做下小的都敬長上了教人為臣只是自家先敬君王化得天下做臣子的都敬君王了

詩云愷悌君子民之父母

孔夫子引毛詩來說君子將和樂平易的

道理化百姓百姓都將做父母一般敬愛他

非至德其孰能順民如此其大者乎

孔夫子又解說引詩的意思若不是聖人有至好的德行許能勻化得天下百姓這般廣大

廣揚名章第十四

這一章推廣第一章裏所說揚名於後世的意思

子曰君子之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

孔夫子說道有德行的君子事父母盡孝了移將這箇心去服事君王便是盡忠不曾有不孝父母卻能忠於君王的

事兄悌故順可移於長

事哥哥盡弟了移將這箇心去服事長上便是和順不曾有不敬哥哥卻能順長上的

居家理故治可移於官在家裏整治得端正了却移將這箇道理去做官管百姓使都平治不曾有家不治却能治國

是以行成於內而名立於後世矣因這般上頭事親孝事兄悌居家理這三件德行自家身上成就了聲名自然傳流到後世

諫諍章第十五這一章說父母有行的差了為子的合當去諫諍

曾子曰若夫慈愛恭敬安親揚名則聞命矣敢問子從父之令可謂孝乎曾子問孔夫子說許多行孝的事了又問這慈愛父母恭敬長上安父母的心揚後世的名這幾般前面已聽夫子教訓了再問道父母有要行的事為子的便依著行可以喚做孝麼

子曰是何言歟發平聲下同是何言歟夫子答曾子道這是甚的言語這是甚的言語再三遍道曾子說的不是

昔者天子有爭發去聲下同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其天下諸侯有爭臣五人雖無道不失其國大夫有爭臣三人雖無道不失其家古時帝王有七箇諫爭的朝臣使行的無道也得他救正不致差了事發諸侯有五箇諫爭的陪臣使行的無道也得他救正不致失了一國大夫有三箇諫爭的家臣使行的無道了也得他救正不致失了一家

士有爭友則身不離於令名父有爭子則身不陷於不義士無臣因此上教朋友諫爭說為士的有諫爭朋友方能勾身已上不失了好名兒為父的有諫爭兒子方能勾不陷了身已做歹的勾當

故當不義則子不可以不爭於父臣不可以不爭於君因這般上頭父親有行不合宜的事為子的不可不諫君王有不合義的事為臣的不可不諫

故當不義則爭之從父之令又焉得為孝乎因此上有不合宜的事為子的必須諫爭若順着父親的言語怎生喚做孝這一章說天子諸侯卿大夫士與凡做父母的都要人諫爭若為臣的不諫君使是不忠為子的不諫父使是不孝這是孔夫子好生戒曾子的意

感應章第十六這一章說帝王行孝能感應天地的意思

子曰昔者明王事父孝故事天明事母孝故事地察孔夫子說道古時聖明的君王能孝父親使省得奉事天的道理能孝母親使省得奉事地的道理蓋因君王將天做父地做母將宗廟來孝父母的誠心去郊天祭地則是一般

長幼順故上下治君王能敬長上慈愛幼小這家道和順了使正得君臣上下的分限國事也都平治○分發去聲限見下箇切後做此

天地明察神明彰矣君王能明曉了事天地的道理至誠感動得神明自然彰顯了

故雖天子必有尊也言有父也必有先也言有

兄也說君王雖是最大又有大似君王的人盖因君王必有父也君王雖是最貴又有先似君王的人盖因君王必有兄也

宗廟致敬不忘親也脩身慎行恐辱先也說君王的父母雖是忘歿了四時去太廟裏祭祀必盡誠敬的心不敢忘了又脩整身已誠慎行好匀當恐怕廢壞了國家羞辱了祖宗

宗廟致敬鬼神著矣若是君王在宗廟裏能盡誠敬的心祖宗的魂魄使都來享他的祭祀○魂胡昆切魄兄普伯切天氣為魂地氣為魄

孝悌之至通於神明光於四海無所不通前面說敬宗廟使是孝的道理順長幼使是悌的道理若是這兩件兒行的盡了既可以感格於神明又可以光顯於四海無有不通達處

詩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孔夫子又引毛詩來說東西南北的人無有不思想來從服的這是正說無所不通的意思這一章說一箇孝字可以上通天地下化人民君王行孝到這般分際方是盡了

事君章第十七這一章說為臣服事君王的道理

子曰君子之事上也進思盡忠退思補過將順其美匡救其惡故上下能相親也孔夫子說道君子人服事君王的道理進在朝廷時則思竭盡忠正的心退在家裏時則思補益君王的過失君王有美好的匀當即使依從將行君王有過惡的匀當即使救正將休行這四件事都能行

詩云心乎愛矣遐不謂矣中心藏之何日忘之又了因此上為臣的既能盡忠為君的又肯從諫上下同心自然相親相愛孔夫子又引將毛詩來說為臣的心裏常愛君王雖是身已離了左右心裏不曾道遠便不思想君王常常藏着愛君的心那箇日頭忘得說臣子愛君的心是這般這一章是為子的出來服事君王移孝為忠的道理

喪親章第十八這一章說父母亡歿了為子居喪的道理

子曰孝子之喪親也孔夫子說道孝順的兒子在父母喪服中

哭不偯音矣禮無容言不文服美不安聞樂不樂食旨不甘此哀感之情也哭泣時不要作長聲行禮時不要修容貌言語時不要說文談穿美衣則身上不安聞音樂則心裏不喜喫美食則口裏不甜這六件兒都是孝子哀痛的真心發見處偯者哭餘聲也

三日而食教民無以死傷生毀不滅性此聖人之政也父母纔歿三日不喫飲食三日後方許喫稀粥聖人教人不因為死的又傷了活的為人子的雖是悲哀毀壞形貌卻不要滅了性命這是聖人行的政令○若居喪過哀毀悰了身已頗側斷了孝音竹為發去聲後做此

喪不過三年示民有終也行喪服不過三箇周年長教百姓知孝子的心無窮而法制有限想兒子小時三歲方離父母懷抱因此上立為中制定做三年的喪禮

為之棺槨衣衾(音欽)而舉之陳其簠(音甫又音斧)簋(音鬼)
而哀慼之擗(音闢)踊哭泣哀以送之(棺是內棺槨是外槨衾是被子簠簋是祭器擗是搥胷踊是頓足說父母初殁時做棺槨衣服被子狀欵了陳設器皿悲哀祭奠了至出殯時又擗踊哭泣以盡送終之禮)
卜其宅兆而安厝之為之宗廟以鬼享之春秋
祭祀以時思之(出殯了時揀好墳穴安葬立神主在家廟裏用鬼神之道以供養之到那春秋祭祀隨時生起思想的心不忘了)
生事愛敬死事哀慼(父母在生時似前幾章裏說的這般親愛恭敬父母歿了時又似這一章裏說的這般哀痛憂感孝子都行了若)
生民之本盡矣死生之義備矣孝子之事親終
矣(父母是生身的根本養生送死的道理都究備了那有那孝心更無可用力處只盡那終身思慕父母的心更無以加於此矣)

(愚幸得河東企氏舜臣所刊印本孝經直解簡易明切捧誦不含特錄鋟梓正德甲戌重刊不知解者名氏翻刻者止有馬平扶矣靜齋樂天三圖記鴻恐久而散失再擇以廣其傳)

今文孝經直解

重刻朱文公定古文孝經原本

文公定古文孝經鴻昔照宋板刊行今詳玩閒
始知後人刊傳之訛非文公原本原本止有右
今文以為某章章下並無疑語後信胡衡山引
詩之疑程可久述汪端明傳會之說遂專重事
親一事不重事君立身等旨始更刊悞乃悉數
所疑凡不切事親旨載左傳語治道者共刪去
二百一十字然章下亦止有此一節釋至德以
順天下意當為傳之首章此一節釋要道意當
為傳之二章亦未敢遽分經傳此文公未定筆
也世儒不察微言廣大遂以刊悞為至精至當
之書反疑孔壁所藏為未真不思春秋載夏五
壬戌之意致古文板內即贅刊悞疑語刊悞本
內遂分經傳噫論語註尚更數四豈刊悞本一
遍遽定耶若使公再訂詳明必自加註釋楚辭
韓文且然況聖經乎是知朱申句解董鼎註釋
未必盡合文公本意夫子作經旨也若不復刊
古文原本悠悠百載後果將何以考耶

孝經　宋本文公所定古文

後學朱申周翰註

仲尼閒居（孔子名丘字仲尼閒居謂閒暇居處之時）曾子侍坐（曾子孔子弟子名參字子輿侍孔子坐）子曰（孔子言曰）參（呼曾子之名而語之）先王有至德要道（孝者德之至道之要也言先代聖王有此至德要道）以順天下（孝者人心自然之理故先王用此德此道以順天下人心）民用和睦（天下之民用此至德要道皆相和睦）上下無怨（上之為人君下之為臣民皆相無怨）女知之乎（汝曾參曾知此至德要道乎）曾子避席（曾子敬孔子之問避席而起）曰（答孔子言）參不敏（曾子自稱其名言參性不敏達）何足以知之（何足以知此至德要道也）子曰（孔子再告之曰）夫孝（夫孝順父母之道）德之本（人之行莫大於孝故為德之本）教之所由生（教化從此而生）復坐（命曾子還席而坐）吾語女（我將以孝之道告汝）身體髮膚（人之一身四體與毛髮及皮膚）受之父母（皆是父母所生）不敢毀傷（父母全而生之子當全而歸之不敢有所毀傷）孝之始也（此為孝道之始）立身行道（自立其身行此孝道）揚名於後世（播揚名聲於其後世）以顯父母（足以光顯父母之美）孝之終也（此為孝道之終）夫孝（總而言之）始於事親（始於孝以事親）中於事君（中則移其忠以事君）終於立身（忠孝兩全乃能揚名顯親故終於立身也）大雅云（詩大雅文王篇有云）無念爾祖（無念念也當常念其先祖）聿脩厥德（聿述也謂述脩先祖之德○凡添者皆是後人增加之文賸庵之所删去後皆倣此）

〔閒（閒）參（森）女（汝下同）夫（扶）髮（發）膚（夫）聿（以律）

右今文以為開宗明義章

子曰愛親者不敢惡於人（天子愛其父母者必能推此心以愛百姓不敢惡也）敬親者不敢慢於人（天子敬其父母者必能推此心以敬百姓不敢慢也）愛敬盡於事親（愛敬之心盡於事父母之時）而德教加於百姓（則德教加被於百姓皆不敢慢惡其親也）刑於四海（四海之內皆視之以為法則也）蓋天子之孝（上文所云乃是天子之孝）甫刑云（周書呂刑篇有云）一人有慶（天子有善）兆民賴之（十萬為億十億為兆謂天子行孝兆民皆賴其善也）

○惡（去聲）形（刑同）

右今文以為天子章

在上不驕（諸侯貴在人上而不驕縱）高而不危（則其位雖尊高而不至於危險）制節謹度（諸侯裁制其節約謹守其法度）滿而不溢（則其勢雖盛滿而不至於泛溢）高而不危（惟其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則可以長保其為君之貴）滿而不溢（惟其滿而不溢）所以長守富（則可以長保其一國之富）富貴不離其身（富與貴常在其一身）然後能保其社稷（然後可以長為社稷之主而祭其神）而和其民人（而人心亦自和平也）蓋諸侯之孝（上文所云乃是諸侯之孝）詩云（詩小雅小旻篇）戰戰兢兢（戰戰

恐懼覩兢兢戒謹覩 如臨深淵 如臨至深之淵而將墜也 如履薄冰 如履至薄之冰而將陷也 ○ 溢 逸 離 去聲 兢 矜

右今文以為諸侯章

非先王之法服不敢服 不是先王法度之服則卿大夫不敢服 非先王之法言不敢道 道言也不是先王法度之言則卿大夫不敢言 非先王之德行不敢行 不是先王道德之行則卿大夫不敢行 是故非法不言 所以卿大夫非法度則不言 非道不行 非道德則不行 口無擇言 言皆法度故口無可擇之言 身無擇行 行皆道德故身無可擇之行 言滿天下無口過 法度之言雖滿天下而無失言之過 行滿天下無怨惡 道德之行雖滿天下而無怨惡之者 三者備矣 卿大夫能備全服言行三者之善 然後能守其宗廟 然後可以長保祖宗之廟而為祭主 蓋卿大夫之孝也 上文所云乃是卿大夫之孝 詩云 詩大雅烝民篇有云 夙夜匪懈 自早至夜無有懈怠 以事一人 以奉事其君也 ○ 德行 去聲下孟行行滿同 惡 去聲 懈 居賣

右今文以為卿大夫章

資於事父以事母而愛同 資取也取於事父之道推之以事其母 愛其母如愛其父也 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 取於事父之道推之以事其君 敬其君如敬其父也 故母取其愛 事母之道取其能愛 而君取其敬 事君之道取其能敬 兼之者父也 事父之道則兼愛與敬也 故以孝事君則忠 移事父之孝以事君則為忠矣 以敬事長則順 移事兄之敬以事其長則為順矣 忠順不失 盡忠順而無失 以事其上 用之以事君長 然後能保其爵祿 然後可以保其官爵與其俸祿 而守其祭祀 而長守其祖先之祭祀 蓋士之孝也 上文所云乃是為士之孝 詩云 詩小雅小宛篇 夙興夜寐 早而起夜而寐 無忝爾所生 無辱其所生父母也 ○ 長 上聲 夙 宿 寐 寐二 忝 他點

右今文以為士章

子曰用天之道 謂春生夏長秋斂冬藏各順天之時 因地之利 因地勢之高下以辨肥瘠之宜 謹身節用 謹脩其身已節約其用度 以養父母 以來養其父母 此庶人之孝也 上文所云乃是庶人之孝 故自天子已下至於庶人 上自天子諸侯卿大夫士以下至於庶人 孝無終始而患不及者 貴賤雖殊孝道則一而謂有始無終而以不及為患者 有未之有也 天下必無此理 ○ 養 去聲

右古文為二章今文為庶人章

曾子曰甚哉孝之大也 曾子言甚矣孝道之大也 子曰夫孝 孔子答言夫孝之為道 天之經 在天為經常之理 地之義 在地為利物之義 民之行 在民為百行之首 天地之經 天有常明地有常利 而民

是則之（人法則於天地以孝為常行也）則天之明（聖人法天明以為常）因地之義（因地利以行義）以順天下（順此以施政教於天下）是以其教不肅而成（所以聖人之教不待整肅而自成）其政不嚴而治（聖人之政不待嚴肅而自治）先王見教之可以化民也（先王見得孝之為教可以化民）是故先之以博愛而民莫遺其親（所以先推愛親之心以博愛其民而民無有遺其親者）陳之以德義而民興行（陳說德義之美而民皆興起於所行）先之以敬讓而民不爭（先以恭敬遜讓率民而民無有相爭闘者）導之以禮樂而民和睦（導引也導民以禮而防其偽導民以樂而防其情而民自然和睦）示之以好惡而民

知禁（示之以好使民趨之示之以惡使民避之則民知有禁令不敢犯也）詩云（詩小雅節南山篇有云）赫赫師尹（言尹氏為太師其位赫赫然威明也）民具爾瞻（民皆以師尹為觀瞻也）行（去聲）治（去聲）惡（烏路）赫（許格）

右今文為三才章

子曰昔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古者明德之王其以孝道治天下也）不敢遺小國之臣（雖小國之臣猶不敢遺棄之）而況於公侯伯子男乎（何況公侯伯子男乃五等之諸侯而敢遺棄之乎）故得萬國之懽心（所以能得萬國諸侯懽悅之心）以事其先王（諸侯各以其職來助祭於先王）治國者不敢侮於鰥寡（老而無妻曰鰥老而無夫

曰寡古者諸侯以孝道治一國也雖鰥寡猶不敢侮慢之）而況於士民乎（何況其國之士與民而敢侮慢之乎）故得百姓之懽心（所以能得一國百姓歡悅之心）以事其先君（百姓皆恭事以助祭於先君）治家者不敢侮於臣妾（臣家臣也妾女僕也古者卿大夫以孝道治一家也雖臣妾之賤猶不敢侮慢）而況於妻子乎（何況其家之妻與子而敢侮慢之乎）故得人之懽心（所以能得其家人懽悅之心）以事其親（家人皆相助奉養其親也）夫然故（總結上文三節之意）生則親安之（天子諸侯卿大夫皆得懽心則父母生而安其榮養）祭則鬼享之（父母死而為鬼則享其祭祀）是以天下和平（所以天下人心和睦以致太平）災害不生（災害謂饑饉疾疫之類天下和

則災害無由而生）禍亂不作（禍亂謂兵戈盜賊之類天下平則禍亂無由而作）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如此（明王以孝道治天下其效有如上文所云）詩云（詩大雅抑之篇有云）有覺德行四國順之（覺大也天子有大德行則四方之國順而行之）鰥（古頑）妾（十接）行（去聲）

右今文以為孝治章

曾子曰敢問聖人之德其無以加於孝乎（曾子問聖人之德教更有大於孝否）子曰天地之性人為貴（孔子答云人物皆稟天地之理以為性人獨得其秀而為萬物之靈）人之行莫大於孝（人之百行以孝為本）孝莫大於嚴父（孝行之大莫過尊嚴其父）嚴父莫大於

配天（嚴父之道莫大於以父配享於天）則周公其人也（以父配天之禮始於周公）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后稷周之始祖也昔者周公攝政因行郊天之祭以始祖配享之）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文王周公之父也明堂天子布政之宮也周公因祀上帝於明堂乃尊其父以配享之此周公嚴父以配天也）是以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助祭（君行嚴父之禮則德教刑於四海諸侯各脩其職而來助祭也）夫聖人之德又何以加於孝乎（然則聖人之德教豈更有大於孝者乎）故親生之膝下（膝下謂孩幼在父母膝下時言人子愛親之心生於孩幼也）以養父母日嚴（及年長時漸識義方則日加尊嚴能敬養於父母也）聖人因嚴以教敬（聖人因人嚴敬父母之心而教之以推廣其敬）因親以教愛（因人親愛父母之心而教之以推廣其愛）聖人之教不肅而成（故聖人之教不待整肅而自成）其政不嚴而治（聖人之政不待嚴厲而自治）其所因者本也（蓋因政教之所因者本於孝也）○行（去聲）養（去聲）治（去聲）

子曰父子之道（孔子言父子之為道）天性（乃是人所稟於天之常性）君臣之義（父有君之義子有臣之義）父母生之（父母之生子也）續莫大焉（傳體相續人倫莫大於此）君親臨之（父為君以臨於己）厚莫重焉（恩義之厚莫重於此）子故曰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者謂之悖德（言當推愛親之心以愛人苟不愛其親而愛他人則是悖逆於德也）不敬其親而敬佗人者謂之悖禮（言當推敬親之心以敬人苟不敬其親而敬他人則是悖逆於禮也）以順則逆（人君教愛教敬當由親而及人然後為順令乃逆而施之）民無則焉（則民將何所取法也）不在於善（此身不善於愛親敬親之善）而皆在於凶德（而皆在於悖德悖禮之凶德）雖得之（雖得志於人上）君子所不貴（非君子之所貴）君子則不然（君子所貴者則不悖禮也）言斯可道（道言也思可道而後言則人必信）行斯可樂（思可樂而後行則人必悅）德義可尊（立德行義不違正道故可尊也）作事可法（制事修業動得物宜故可法也）容止可觀（容止威儀必合規矩則可觀也）進退可度（進退動靜不越禮法則可度也）以臨其民（人君行此六者以臨下民）是以其民畏而愛之（所以其民畏君之威愛君之德）則而象之（皆以君為法則而效象之）故能成其德教（所以德教無不成者）而行其政令（政令無不行者）詩云（詩曹國風鳲鳩篇有云）淑人君子（善人君子）其儀不忒（其威儀不差忒為人所法則也）○佗（他）行（去聲）忒（他得）

右今文以為聖治章

子曰孝子之事親（孔子言孝子事父母之道）居則致其敬（平居則盡其恭敬）養則致其樂（奉養則盡其懽樂）病則致其憂（父母疾病則盡其憂慮）喪則致其哀（父母死喪則盡其哀戚）祭則致其嚴（歲時祭祀則盡其嚴肅）五者備矣（敬樂憂哀嚴五者皆全備）然後能

事親（然後能盡事親之道）

事親者（人子之事親者）居上不驕（居人之上不可驕縱）為下不亂（為人之下不可悖亂）在醜不爭（醜類也處於儕類不可爭鬭）居上而驕則亡（居上而驕則致滅亡）為下而亂則刑（為下而亂則被刑戮）在醜而爭則兵（在醜而爭則起兵戈）此三者不除（驕亂爭三者有一不除去）雖日用三牲之養（雖日日以牛羊豕三牲奉養其親）猶為不孝也（猶不足為孝也）

養（漾下同）樂（洛）醜（齒九）

右今文為紀孝行章

子曰五刑之屬三千（屬猶條也墨罰之屬千劓罰之屬千剕罰之屬五百宮罰之屬三百大辟之罰其屬三百五刑之條共有三千）而罪莫大於不孝（罪之大者莫過不孝）要君者無上（君者臣之所稟命而敢要索之是無上也）非聖人者無法（聖人制作禮法而非毀之是無法也）非孝者無親（非事父母為孝而敢非毀之是無親也）此大亂之道也（言人有此三罪非止不孝乃是大亂之道）

要（平聲）

右今文以為五刑章

子曰教民親愛莫善於孝（孔子言孝於父母乃親愛之本故教民親愛莫加於孝也）教民禮順莫善於弟（弟於兄長乃禮順之本故教民禮順莫加於弟也）移風易俗莫善於樂（樂所以在治忽而和民聲故移風易俗莫加於樂也）安上治民莫善於禮（禮所以辨上下定民志故安上治民

天明（父天道也故事父孝則明於事天之道矣）事母孝（明王能孝於事母）故事地察（母地道也故事母孝則察於事地之道矣）長幼順（明王能順長幼之序）故上下治（長有上之道幼有下之道故長幼順而上下治也）天地明察（事天明事地察）神明彰矣（則天地神明之理甚彰著矣）故雖天子必有尊也（雖以天子之貴猶有尊於天子者）言有父也（謂天子有伯叔父乃尊於天子者也）必有先也（雖以天子之貴猶有先於天子者）言有兄也（謂天子有諸兄乃先於天子者也）宗廟致敬（致其誠敬以事祖宗之廟）不忘親也（不敢忘祖宗之親也）修身謹行（修持其身謹慎其行）恐辱親也（恐恥辱先祖而毀盛業也）宗廟致敬（能致敬於宗廟）鬼神著矣（則宗廟鬼神之理甚彰著矣）

孝弟之至（孝弟之道極其所至）通於神明（幽則可以感通於神明）光於四海（明則可以光顯於四海）無所不通（無所往而不通）詩云（詩大雅文王有聲之篇有云）自東自西（從東方至西方）自南自北（自南方至北方）無思不服（無不心悅而誠服者）

行（去聲）弟（悌）

右今文以為感應章

子曰君子之事親孝（孔子言君子之事親極其孝矣）故忠可移於君（故可移事親之孝以為事君之忠也）事兄弟（君子之事兄極其弟矣）故順可移於長（故可移事兄之弟以為事長之順也）居家理（君子之處家極其理矣）故治可移於官（故可移家理之法以為居官之治也）是故行

成於內（所以三德之行既成於內）而名立於後世矣（而聲名自流傳於後世也）○弟（悌）長（下丈）治（去聲）行（去聲）

右今文以爲廣揚名章

子曰閨門之內（閨小門也言一家之中也）具禮已乎（禮節無不具備有如下文所云）嚴父嚴兄（尊嚴其父即事親之孝也尊嚴其兄即事兄之弟也）妻子臣妾猶百姓徒役也（一家之中有妻子臣妾猶一國之中有百姓徒役也此即治可移於官也）○閨（圭）

右今文無此一節

曾子曰若夫慈愛恭敬（曾子問若夫慈愛以事其親恭敬以事其長）

安親揚名（安父母之心揚後世之名）參聞命矣（曾子稱名謂上文所云已聞教訓之令矣）敢問從父之令可謂孝乎（又問父有命令無不順從若此者可以爲孝乎也）子曰是何言與（孔子荅云此是何善言語與言不得爲孝理所不可故再言之）是何言與言之不通也（其言不達於理）昔者天子有爭臣七人（言古者天子置諫爭之臣七人）雖無道（則雖天子無道）不失其天下（頼有爭臣諫之故不亡其天下）諸侯有爭臣五人（古者諸侯置諫爭之臣五人）雖無道（則雖諸侯無道）不失其國（頼有爭臣以諫之故不亡其國）大夫有爭臣三人（古者大夫置諫爭之臣三人）雖無道（則雖大夫無道）不失其家（頼有爭臣以諫之故不亡其家）士有爭友（爲士者有諫爭之朋友）則身不離於令名（則此身不失其今善之名）父有爭子（爲父者有諫爭之子）則身不陷於不義（則此身不至陷沒於不義）故當不義則子不可以弗爭於父（當其父有不義則爲子者不可不諫其父）臣不可以弗爭於君（當其君有不義則爲臣者不可不諫其君）故當不義則爭之（人子當其父有不義則當違諫爭之）從父之令焉得爲孝乎（豈有從父之令令而陷父於不義而可以爲孝乎）○夫（扶）與（余）爭（諍同下）離（去聲）焉（於皮）

右今文以爲諫爭章

子曰君子事上（孔子言君子之事其君）進思盡忠（進而諫君則思盡忠節）

退思補過（退而在家則思補其過）將順其美（將行也君有美善則順而行之）匡救其惡（匡正也救止也君有過惡則正而止之）故上下能相親（如此則君臣同德故能相親）詩云（詩小雅隰桑之篇云）心乎愛矣（人臣之心存乎愛君）遐不謂矣（遐遠也雖離君左右而心不謂遠也）中心藏之（愛君之念藏於中心）何日忘之（何日而能忘也）

右今文以爲事君章

子曰孝子之喪親（孔子言孝子父母死而居其喪也）哭不偯（偯哭餘聲也謂氣竭而息聲不委曲）禮無容（不修飾容貌以爲禮）言不文（不修文辭以爲言）服美不安（不安美飾故服衰麻）聞樂不樂（悲哀在心故聞樂而

不為之樂食旨不甘不甘美味故疏食水飲此哀戚之情言上文六者乃是孝子哀戚之真情乃自不能已者三日而食親始死三日不食三日而後乃食粥教民無以死傷生此聖人教人不以死者而害生者也毀不滅性雖毀瘠其形而不使滅性而死此聖人之政此聖人制為喪禮之政不使人至於須滅也喪不過三年父母之喪無貴無賤皆不過三年而終示民有終使民知有終喪之期賢者俯而從之不肖者企而及之也為之棺槨衣衾周尸曰棺周棺曰槨衣斂衣也衾被也而舉之棺槨衣衾既備乃舉尸於棺也陳其簠簋圓曰簠方曰簋祭器也而哀戚之陳奠素器而不見親故哀戚也擗踊哭泣擗拊心也踊足躍也男踊女擗哭泣則同哀以送之致其哀戚以送葬也卜其宅兆宅墓穴也兆塋域也卜其地之吉者而安措之既得吉地乃安葬之為之宗廟三年喪畢乃立廟而附於其祖以鬼享之人死曰鬼故以鬼神之禮而享祀之春秋祭祀春雨露既濡秋霜露既降皆舉祭祀之禮以時思之寒暑變移展其孝思也生事愛敬父母之生則事之以愛敬死事哀戚父母之死則事之以哀戚生民之本盡矣父母者生民之本事之之道盡於此矣死生之義備矣愛敬者事生之義哀戚者事死之義備於此矣孝子之事親終矣孝子事親之道至送死而終矣（　）

喪桑　依於豈　聞　樂岳　不樂洛　棺官　槨郭　衾欽　簠甫　簋鬼　擗毗亦　踊勇　措醋

右今文以為喪親章

晦庵先生所定古文孝經終

孝經大義序

孔門之學惟曾氏得其宗曾氏之書有二曰大學曰孝經經傳章句頗亦相似學以大學為本行以孝經為先自天子至庶人一也堯典一篇大學孝經之準也自克明峻德以至親睦九族極而百姓之昭明萬邦之於變大學之序也孝之為道蓋已具於親睦九族之中矣何也一本故也自是舜以克孝而徽五典禹以致孝而叙彝倫伊尹述成湯之德一則曰立愛惟親二則

曰奉先思孝人紀之修孰大乎是文武周公師是而行備見於記禮所載上而宗廟之享下而子孫之保其為孝蔑有加焉功化之盛至使四海之內人人親其親長其長一鱗毛一芽甲之微無不得所嗚呼二帝三王之教可謂大矣孝經一書卽其遺法也世入春秋皇綱紐解孔子傷之三復昔者明王孝治之言思之深望之切矣誠使天子公卿躬行其上凡禮樂刑政之具壹是以孝為本則斯道也固天性之自然人心之固有一轉移間王道顧不易易乎惜也徒託之空言而僅見於門人記錄之書也書存而道可舉雖不能行之一時猶可詔之來世今此經之可考者不過漢藝文志而已而其篇次則顏注古文二十二章孔壁所藏本也今文一十八章河間王所得顏芝本而劉向之所參校者也要之出於諸儒傅會皆非曾氏門人所記舊文矣唐玄宗開元敕議意非不美而司馬貞淺學陋識并以閨門一章去之卒啓玄宗無禮無度

之禍而其所製序文至以禮為外飾之所資仁義為後來之漸有不知所謂因心之孝者果何所因而又何自而萌乎學之不講德之不修一至於此桓桓　文公特起南夏平生精力用工易四書為多至此書則僅成刊誤一編註釋大義猶有所未及噫人子不可斯須忘孝則此經為天子至庶人一日不可無之書章句已明而文義猶闕顧非一大欠事乎蓋嘗有志彙集諸家傳註以明一經而未果一日余友胡庭芳挈

其高第董真卿訪余雲谷山中手携孝經大義一書取而閱之則其家君深山先生董君季亨父所輯也其書為初學設故其詞皆明白而切實熟玩之則義趣精深又有非淺見謏聞所能窺者族兄明仲敬為刊之書塾以廣其傳此豈惟學者修身齊家之要而有國有天下者亦豈能外是而他有化民成俗之道哉噫滕五十里國耳其君一用之至於四方草偃風動一時行事猶班班有三代之風學問之功用固如此晉

武魏文亦天資之美者惜諸臣無識不能有以啓導而充大之悠悠蓋壤此經之廢蓋千五百餘年人心秉彞極天罔墜豈無有能講而行之者誠有以二帝三王之心為心則必以二帝三王之教為教矣仁人心也學所以求仁而孝則行仁之本也語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愚何幸身親見之歲在乙巳陽復之月前進士武夷熊禾序旹大德之九年也

序畢

朱文公作孝經刊誤以古文定為經一章傳十四章合一千七百八十字內刪去二百二十三字

經一章　今文開宗明義章第一至庶人章第六合為一章

傳之首章　今文廣至德章第十三

傳之二章　今文廣要道章第十二

傳之三章　今文三才章第七

傳之四章　今文孝治章第八

傳之五章　今文聖治章第九上一節

傳之六章　聖治章下一節

傳之七章　今文紀孝行章第十

傳之八章　今文五刑章第十一

傳之九章　今文事君章第十七

傳之十章　今文感應章第十六

傳之十一章　今文廣揚名章第十四

傳之十二章　古文閨門章

傳之十三章　今文諫爭章第十五

傳之十四章　今文喪親章第十八

目錄畢

文公刊誤古文孝經原本式

朱子取古文孝經刊其誤者考正其章次定為經一章傳十四章其原本止曰此一節夫子曾子問答之言而曾子門人之所記也疑所謂孝經者其本文止如此其下則或者雜引傳記以釋經文乃孝經之傳也此以下皆傳文原本此一節釋至德以順天下之意當為傳之首章此一節釋要道之意當為傳之二章此一節蓋釋以順天下之意當為傳之三章下倣此而今失其次仍留古文舊編示訓今傳本云右經一章右傳之首章之類皆後人因朱子所定而移易之加以此言也今不敢但倣熊大年養蒙大訓本用其刪定章次以便學者觀覽桓譚新論曰古文合一千八百七十二字蓋總後人所定章數在內也

朱子刪定凡一千五百八十六字按刊文公所定古文草廬校定古今文皆從朱元所傳的本其刊誤爲乃傳成化時本今幸復得朱子原本始知朱子之意原、非記者筆也

孝經　宋本　文公刊誤古文

鄱陽董鼎註

孝經善事父母為孝人之行莫大於孝堯舜大聖人也其道不過孝悌而已禹湯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宣以此道此書乃曾子聞於孔子而曾子門人又以所聞於曾子者合而記之以為一經上自天子下至庶人皆當受用近之閨門妻子兄弟長幼逮之天地鬼神四海百姓皆自此推之經常也名之曰孝經者以其可為天下萬世常法也

仲尼閒居曾子侍坐子曰參先王有至德要道以順天下民用和睦上下無怨汝知之乎閒字坐字參字今文無、仲尼孔子字名丘曾子孔子弟子名參字子輿稱子者尊之也此書曾子門人所記也孔子稱字曾子稱名師弟子之義也閒居燕居之時也仲尼呼曾子之名而語之以古先聖王之所以治天下自有極至之德切要之道以順其心致天下之民以此和協而親睦上下米無所怨汝其知之否乎蓋天下之怨乖生於不和不和之患常起於不順今有一尚道理誠使之知順而無怨誠學者所當知也引而不發重其事而未欲迷言之也德者人心所得於天之理仁義禮智信是也此五者皆謂之德而此獨衆其德之夫道者事物當然之理皆是而其大目則父子也君臣也夫婦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此五者即仁義禮智之性率而行之以為天下之道道者也皆謂之道而此獨衆其道之要道也總也一理也見於通行者謂之道本於自得者謂之德德之王即所以為道之要順者不過因人心天理所固有而非有所強拂為之也

曾子辟席曰參不敏何足以知之辟音避禮師有問、

非席也封曾子見孔子衆其德而曰至德衆其道必曰要道其事重大故辟席而起辭諒而封

子曰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生下今文有也字夫音扶○至此方言出一孝字即所謂至德要道也仁義禮智雖皆謂之德而仁爲本心之全德仁主於愛愛莫大於愛親故孝爲德之主父子君臣夫婦兄弟朋友之交五者雖皆謂之道而親主於下行之最先故子孝於父猶爲道之要本猶根也行仁必自孝始君子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一念之發生生不窮猶木之有根也聖人以五常之道立教本立則道生移之以事君則忠矣資之以事長則順矣施之於閨門則夫婦和矣行之於鄉黨則朋友信矣充拓得去則天下之大無一物而不在吾仁之中無一事而不自吾孝中出故曰教之所由生

復坐

吾語汝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

也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孝之終也

夫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語去聲夫音扶○孝之義甚大而非爲說甚長非立談可盡故使復位而坐而詳以告之孝以守身爲大身者親之枝也舉其大而言之則一身四體舉其細而言之則毛髮肌膚此皆受之於父母者父母全而生之我當全而歸之爲人子者愛重其身而不敢少有毀傷此乃孝之始事也至於能立其身欲行其道不惟自務其名而又以顯其父母此則孝之終事也故夫所謂孝者始於事親爲孝子中於事君爲忠臣忠孝兩盡則終於立身爲全人矣蓋孝者五常之本百行之源也未有孝而不仁者也未有孝而不義者也未有孝而無禮無智無信者也以之事君則忠以之事兄則悌以之治民則愛以之撫幼則慈一孝立而萬善備之始言保身之道終言立身之道盡不敢

毀傷者但是不虧其體而已必不虧其行而後方可言立身故以是終之

愛親者不敢惡於人敬親者不敢慢於人愛敬盡於事親

而德教加于百姓刑于四海蓋天子之孝惡去[illegible]親謂父母也愛者仁之端敬者禮之端惡者愛之反慢者敬之反德教謂王德之教刑儀刑也孔子既言孝者德之本教之所由生於是有言天子之孝天子者又德教之所自出也爲天子而愛其親者必於人無不愛而不敢有所惡於人敬其親者必於人無不敬而不敢有所慢於人衆之愛既盡則人亦興於仁而無所惡矣衆之敬既盡則人亦興於禮而無所慢矣夫如是則四海之大百姓之衆皆如有所視效而同歸於孝矣此蓋天子之孝當如是也天子者天下之表也上行之則下效之君好之則民從之天子所以愛敬其親者如此其至則下之人所以

愛敬其親者亦莫敢不至況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愛親敬兄本人心天理之同有天子亦順其所同有而利導之耳安有感之而不應倡之而不和者故所謂先王有至德要道民用和睦上下無怨者如此

在上不驕高而不危制節謹度滿而不溢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滿而不溢所以長守富富貴不離其身然後能保其社稷而和其民人蓋諸侯之孝守貴守富之孝下今文各有也字○驕去聲○在上在一國臣民之上驕矜肆也高居尊位也危不安也制節制財用之節謹度謂守法度也滿處富足也溢滿泛也位尊曰貴財足曰富社稷國之主也諸侯初受封則天子錫之主使歸其國而立社稷以社主土稷主穀民土所賴以安養者也諸侯在一國且民之

上而不敢自驕則身雖居高而不至於危殆不安矣制節財用謹守法度則財雖盛滿而不至於滿泛蕩溢矣居高位而不危則不失其位之貴是所以長守此貴也處盛滿而不溢則不失其財之富是所以長守此富也富與貴常不離其身如此然後方能保有其社稷而和調其民人此蓋諸侯之孝當如是也蓋自其始封之君受命於天子而有民人有社稷以傳之子孫所謂國君積行累功以致爵位豈易而得之哉則為諸侯之先公者其身雖沒其心猶願有賢子孫世世守之而不失也為其子孫者果若循理奉法足以長守其富貴則能保先公之社稷和先公之民人矣諸侯之所以為孝者莫大於此如其不念先公積累之艱勤恣為驕奢至於危溢以失其富貴而不能保其社稷民人則不孝莫甚焉此諸侯所當戒也

非先王之法服不敢服非先王之法言不敢道非先王之德行不敢行是故非法不言非道不行口無擇言身無擇行言滿天下無口過行滿天下無怨惡三者備矣然後能守其宗廟蓋卿大夫之孝也

德行擇行行滿之行並去聲惡去聲　法服法度之服先王制禮異章服以別品秩卿有卿之服大夫有大夫之服法言法度之言德行心有實得而見之躬行者也無擇謂言行皆遵法合道而無可選擇也為卿大夫者當遵守禮法謹修德行非先王之法服不敢服惟恐服之不中身之災也非先王之法言不敢道惟恐言輕而招辜也非先王之德行不敢行惟恐行輕而招辱也以此之故非法則不言言則必合法非道則不行行則必中道出於口者既無可擇之言行於身者亦無可擇之行是以言之多至於偏滿天下而無口過行之多至於偏滿天下

而無怨惡服法服道法言行德行三者既全備矣然後上無得罪於君下無得罪於民斯能長守其宗廟以奉其先祖之祭祀矣此蓋卿大夫之孝道也古者宗廟之制天子七廟諸侯五廟大夫三廟卿與大夫同若服非法之服是僭也道非法之言是妄也行非德之行是偽也三者有其一則不免於罪而宗廟有所不能守矣故以是言之卿大夫通王朝侯國之卿大夫而言卿之上有公卿諸侯也

資於事父以事母而愛同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故母取其愛而君取其敬兼之者父也故以孝事君則忠以敬事長則順忠順不失以事其上然後能保其爵祿而守其祭祀蓋士之孝也

長上聲、資取也取事父之道以事母其愛母則同於愛父雖未嘗不敬也而以愛為主以父主義母主恩故也取事父之道以事君其敬君則同於敬父雖未嘗不愛也而以敬為主以君臣之際義勝恩故也以此之故事母取其愛事君取其敬合愛與敬而兼之者惟父然也故由是移事父之孝以事君則為忠矣移事父之敬以事長則為順矣盡其忠順而不失其道以此事其上然後能常安其祿位永守其祭祀矣此蓋士之孝當如是也君言社稷卿大夫言宗廟士言祭祀各以其所事為重也庶人薦而不祭又非士之比矣此章蓋言人必有本父者主之本也愛與敬父兼之所以致隆於父一本故也致一而後能誠知本而後能孝故移孝以事君則為忠移敬以事長則為順能保爵祿而守祭祀豈不宜哉士事也自一命以上皆有所事故名曰士士有上中下三初命為下士等而上之為中士上士

用天之道因地之利謹身節用以養父母此庶

人之孝也

養去恭天之道謂天道流行為春夏秋冬四時之運也地之利謂土地生植農桑之利也謹身者謹慎其身不妄為也節用者有節財用不妄費也庶人未受命為士既不得以事君所事者惟父母而已故以養父母為孝然養父母在於足衣食足衣食在於務農桑務農桑又在於順時令別土宜天之道春生夏長秋歛冬閉我則以春耕以夏耘以秋收冬藏用天之道如此則順時令矣地之利高下燥溼各有宜在我則或禾黍或秔稻或菽麥或桑麻因地之利如此則別土宜矣蓋順天道而不辨地利則物無以成辨地利而不順天道則物無以生必天道地利二才皆得而後生植成遂有以足於衣食矣衣食既足又必謹其身而不敢放縱節其用而不敢奢侈惟恐縱肆則犯禮而自陷於刑戮侈用則傷財而不免於饑寒常以此為心則所以養其父母者不徒養口體有餘而養志亦無不足矣此則庶人之孝所當然

也庶人泛指農人學為士而未受命與農工商賈之徒皆是也

故自天子已下至于庶人孝無終始而患不及者未之有也

已下二字令文無于令文作於唐玄宗云五孝之用則別而百行之源不殊自天子而下為諸侯為卿大夫為士為庶人凡五孝也夫子既條陳五孝之用而其言孝道之極至則天子可以刑于四海諸侯可以保社稷卿大夫可以守宗廟士可以守祭祀庶人可以養父母其必至之效有如此者間者亦宜有以自勸矣然猶恐其信道之不篤用力之不果而反以吾言之行與不行為無所損益於是又有以警戒之謂以此之故上自天子下至庶人各盡其孝而有終始則福必及之如前所云者節或雖知為孝而無終始則禍必及之不得如前所云者蓋所謂孝者雖有五等之別實為百行之本其始於事親終於立身則天子至於庶人一而已矣故夫子為天

子庶人通說此成以結上文之旨云如此而禍患不及者未之有言理之所必無也學者可不熟論而謹行之哉

右經一章

按朱子曰此一節夫子曾子問答之言而曾氏門人之所記也疑所謂孝經者其本文止如此其下則或者雜引傳記以釋經文乃孝經之傳也竊嘗考之傳文固多傅會而經文亦不免有脫折增加之失顧自漢以來諸儒傳誦莫覺其非至或以為孔子之所自著則又可笑之尤者蓋經之首統論孝之終始中乃數陳天子諸侯卿大夫士庶人之孝而其末結之曰故自天子已下至於庶人孝無終始而患不及者未之有也其首尾相應次第相承文勢連屬脈絡通貫同是一時之言無可疑者而後人以為六七章今文作六章古文作七章又增子曰及引詩書之文以雜乎其間使其文意分斷間間而讀者不復得見聖言全體大義為害不細欲令定此六七章者合為一章而刪去子曰者二引書者一引詩者四凡六十一字以復經文之舊其傳文之失又別論之如左方

子曰君子之教以孝也非家至而日見之也教以孝所以敬天下之為人父者教以悌所以敬天下之為人兄者教以臣所以敬天下之為人君者詩云愷悌君子民之父母非至德其孰能順民如此其大者乎

父者兄者君者下今文各有也字夫子言君子之教人以孝也非必家至而戶到耳提而面命之也亦在施得其要而已必教之以孝悌凡為子者皆知盡事父之道即所以敬天下之為人父者也教之以悌使凡為人弟者皆知盡事兄之

道即所以敬天下之為人兄者也教之以臣使凡為人臣者皆知盡事君之道即所以敬天下之為人君者也蓋致吾之敬者終有限惟能使人各自致其敬者斯無窮也又引泂酌之詩曰君子有如此愷悌之德民愛之如父母蓋能以至德為教順天下之心飲其欲如此其大也

右傳之首章釋至德以順天下 傳去聲○朱子曰然所論至德語意亦昧如上章之失云

此章今為傳之二章

子曰教民親愛莫善於孝教民禮順莫善於悌

移風易俗莫善於樂安上治民莫善於禮 釋至德章既言教民以孝弟之事至此章又申言之而并及乎禮樂孝所以愛其親也故欲教民以相親相愛則莫有善於孝者矣悌所以敬其長也故欲教民以有禮而順則莫有善於悌者矣得其和之謂樂樂有鼓舞動蕩之意故欲移改其風變易其俗則莫有善於樂者矣得其序之謂禮禮有上下尊卑之分故欲上安其君下治其民則莫有善於禮者矣此四者蓋舉其要而言然孝悌禮樂一本也此經本以孝為要道而四者之中孝又為矣孝於親必悌於長孝悌之人心必和順和則樂也順則禮也四者相因而舉有則俱有矣

卯集 十三

禮者敬而已矣故

敬其父則子悅敬其兄則弟悅敬其君則臣悅

敬一人而千萬人悅所敬者寡而悅者衆此之

謂要道 道下今本有也字○上文蓋言孝悌禮樂四者至此又獨歸重於禮至於言禮則又以敬為主蓋父母於子一體而分愛易能而敬難盡故經雖以愛敬為言而此獨言敬而以禮為重者蓋其所以有序而和者未有不本於敬而能之也故又極推廣敬之功用蓋此心之敬隨寓而見以此之敬而敬人之父則凡為之子皆莫不悅矣以此之敬而敬人之兄則凡為之弟者莫不悅矣以此之敬而敬人之君則凡為之臣者莫不悅矣彼為人子為人弟為人臣者本皆有敬父敬兄敬君之心而吾先有以敬之則深得其歡心矣此之敬加於一人而彼則千萬人悅所敬者寡而悅者衆所守者約而施者博此之謂要道也所以結一章之言

右傳之二章釋要道 傳去聲○朱子曰但經所謂要道當自己而推之與此亦不同也

曾子曰甚哉孝之大也子曰夫孝天之經地之

義民之行天地之經而民是則之則天之明因

地之義以順天下是以其教不肅而成其政不

卯集 十四

嚴而治 之經之義之行下今文本有也字因地之義今文作之利○夫音扶行去聲 天以陽生物父道也地以順承天母道也天以生發為常故曰經地以順承為宜故曰義人生天地之間秉天地之性如子之肖似父母也得天之性而為慈愛得地之性而為恭順慈愛恭順即所以為孝故孝者天之經地之義而人之行也孝本天地之常經而人於是取則焉則者法之天地之經常久而不變人之取則於天地亦常久而不易其於衆人之中又有聖人者出法天道之明因地道之義以此順天下愛親敬長之心而治之是以其為教也不待戒肅而自成其為政也不假威嚴而自治無他孝者天性之自然人心所固有是以政教之達化加此

右傳之三章蓋釋以順天下 傳去聲○朱子曰但自其章首以至因地之義皆是春秋左氏傳所載子太叔為趙簡子道子產之言惟易禮字為孝字

而文勢反不若彼之通貫條目反不若彼之完備明此襲彼非彼取此無疑也子產曰夫禮天之經地之義民之行也天地之經而民實則之則天之明因地之性其下便陳天明地性之目與其所以則之因之之實然後簡子贊之曰甚哉禮之大也首尾通貫節目詳備與此不同其曰先王見敎之可以化民又與上文不相屬故溫公改敎為孝乃得粗通而下文所謂德義敬讓禮樂好惡者却不相應疑亦裂取他書之成文而強加裝綴以為孔子曾子之問答但未見其所出耳然其前段文雖非是而理猶可通存之無害至於後段則文既可疑而謂聖人見孝可以化民而後以身先之於理又已悖矣況先之以博愛亦非立愛惟親之序若之何而能使民不遺其親邪其所引詩亦不親切今定先王見敎以下凡六十九字並刪去

子曰昔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不敢遺小國之臣而況於公侯伯子男乎故得萬國之歡心以事其先王

昔者謂先代明王明哲之君遺忽忘也小國之臣謂土地褊小不能五十里附於諸侯曰附庸是也夫子言昔者明哲之王以孝道而治理天下也推其愛敬之心至於附庸小國之臣尚不敢有所遺忘小國之臣且不敢遺而況於公侯伯子男大國之臣乎以此之故所以得天下萬國之歡心天子建國公侯地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五十里以下皆小國也合大小之國極言其多故曰萬國以萬國之衆而皆得其歡悅之心則尊君親上同然無間人心和而王求國社稷靈長而宗廟莫安以此事奉其先王則孝道至矣孝道之至如此而后世之君乃不皆然則以不明不誠故也明足以有見而知事理之必然誠足以有行而不忘於微賤則萬國歸心先王世享矣夫子所以有稱明王而推言其不敢甚不敢之心則祇懼之誠也即經言天子之孝不敢惡慢於人是也

治國者不敢侮於鰥寡而況於士民乎故得百姓之歡心以事其先君

此言諸侯之孝治諸侯治一國者也老而無妻曰鰥老而無夫曰寡此二者則所謂天下窮民與夫疲癃殘疾顛連無告皆在矣侮慢忽也一命以上為士民則農工商賈也諸侯有卿大夫只言士民亦舉小以見大耳百姓或謂百官族姓或謂民之族姓然以上文萬國則之當先官族大夫之家先君始受命為國君者也自天子以孝治天下而諸侯亦以孝治其國推其愛敬之心以及於國人至於鰥寡之微亦不敢侮慢之而況於士民乎以此之致所以得百姓之歡心百姓之心無不歡悅則能和其民人保其社稷矣以此而事奉其先君豈非孝道之大者乎此與經言諸侯之孝相發明不敢侮鰥寡即不驕不奢之極得百姓之歡心即長守富貴之本也

治家者不敢失於臣妾而況於妻子乎故得人之歡心以事其親

此言卿大夫之孝治士庶人亦并衆矣古者卿置側室大夫有貳宗士有隸子弟庶人工商各有分親皆所謂臣妾也臣妾賤而疎妻子貴而親人之情常厚於親貴而薄於疎賤而昔之為卿大夫以孝治其家者推其愛敬之心下及於臣妾曾不敢少有失於臣妾之心彼疎賤者尚如此而況於妻子之親貴乎則不失其心可知矣先以無貴無賤無親無疎皆得其人之歡心而有以事其父母矣

夫然故生則親安之祭則鬼享之是以天下和平災害不生禍亂不作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如此詩云

有覺德行四國順之 夫青扶行去聲此總結治天下國家三節夫然猶

言惟其如此也故猶言是以如此也生謂父母存時祭謂沒後春祀安者其心無變享者其鬼來格人死曰鬼氣屈而歸也天子諸侯卿大夫皆以孝治天下國家而得人之歡心以事其親如此故其生而存則親安之沒而祭則鬼享之由其心志之素安所以惡氣之易感也是以昔天之下既和且平和則無亦庶之氣故災害不生平則無悖逆之事故禍亂不作災害如水旱疾疫生於天者也禍亂如賊君弑父作於人者也孝者天之經地之義而人之行也人人盡孝則心和氣和而天地之和應矣夫子總結之曰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如此蓋由天子身率於上諸侯以下化而行之所以至此皆明王之力也又引詩以明之義聖天子有大德行則四方之國順而行之以明明王以孝治天下故諸侯卿大夫皆以孝治其國家也

右傳之四章釋民用和睦上下無怨 朱子曰其言雖善而亦非經文之正意蓋經以孝而和此以和而孝也引詩亦無甚失且其下文語已更端無所隔礙故今且得仍舊耳后不言合刪改者故此

曾子曰敢問聖人之德其無以加於孝乎 今文無乎

作何乎曾子既聞明王以孝治天下之至效如此於是又欲廣而言敢問夫子聖人之所以為治者固皆本於孝矣不知聖人之所以為德者果無以加於孝乎抑亦有在於孝之上可以致理成化過於此者乎

子曰天地之性人為貴人之行莫大於孝 行去聲天以陽生萬物地以陰成萬物天地之生成萬物者雖以陰陽之氣然氣以成形而理亦賦焉故夫子言人所稟受於天地之性則此萬物為最貴以能與天地參

為三才也以天地之性言之則人為貴以人之行言之則孝為大何也人稟天地之性不過仁義禮智信五者而已專言仁又為人心之全德義禮智信皆包括於其中仁主於愛愛莫先於愛親故仁之發見如水之流行親親為第一坎仁民為第二坎愛物為第三坎此人所行之行莫大於孝也人惟不知孝之大也是以失於自小惟不知人之貴也所以失於自賤自賤則雖有人之形無以異於禽獸矣自小則雖有聖賢之資無以異於凡庶矣此夫子答曾子之問必先之曰天地之性人為貴人之行莫大於孝所以使人知所自貴而先務其大者董仲舒謂必知自貴於物而後可與為善亦夫子之意也

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也 此極言孝之大者嚴尊敬也配合也周公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名旦食采於周位居三公故稱周公人子之孝於祀者無所

不至而莫大於尊敬其父尊敬其父者亦無所不至而莫大於配上天非天為大尊無與對而能以己之父與之配尊所以尊敬其父者至矣盛矣不可以復加矣然仁人孝子愛親之心雖無窮而立經陳紀制禮之節則有限求其能盡孝之大而嚴父以配天者則惟周公其人也中庸曰武王末受命周公成文武之德追王大王王季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制為嚴父配天之禮者周公也故夫子稱之

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是以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助祭夫聖人之德又何以加於孝乎 來下

今文無助字夫音扶郊祀祭天也祭天於南郊故曰郊后稷舜之臣名棄舜命為稷使教民播種百穀始封於邰為諸侯君其國故稱曰后稷是為周之始祖文王太王之孫王季之子

武王之父名昌明堂王者出政布治之堂南面向明故曰明堂宗祀謂宗廟之祭也天以形體言上帝以主宰言夫子言昔者周公之制禮也郊祀祭天則以后稷配尊后稷猶天也宗祀祭帝則以文王配尊文王猶帝也周公之所以尊敬其祖父如此是以德教於四海四海之內為諸侯者各以其職分所當然皆來助祭敬供郊廟之事孝道之感人若是則夫聖人之德又有何者可以加於孝乎夫子答曾子之問意已盡矣下文復申言聖人教人以孝之故

故親生之膝下以養父母日嚴聖人因嚴以教敬因親以教愛聖人之教不肅而成其政不嚴而治其所因者本也

養去聲親父母也膝下謂孩幼時戲於父母之膝下也養奉養也嚴尊嚴也敬禮敬也親親昵也愛慈愛也本謂天性也聖人教人以孝非強之使然乃順其自然蓋親生膝下其初固惟知有親昵而已未嘗知有所謂尊嚴之道然一禮而分則自然有親愛不容已之情天之性也雖曰親昵而其尊卑已自有一定不可易之序存焉天之分也此蓋其本然之所固有而聖人立教亦非強其所無而為之故曰因嚴以教敬因親以教愛所以教之愛敬者不過啓其良心發其善性而非有所待乎外也故其教不待肅而自成其政不待嚴而自治人子之生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長我育我顧我復我出入腹我骨肉之親無有容於此者生養之恩無有大於此者故曰欲報之德昊天罔極言父母恩德與天地並雖盡孝道欲以報之亦復無有窮極此皆人心固有之理是以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聖人復恐其抑恩恃愛而易失於不敬於是因嚴教敬使愛而不至於褻又因親教愛使敬而不至於疏此聖人所以有功於人心天理而扶植彝倫於不墜也

卯集　十九

右傳之五章釋孝德之本

朱子曰但嚴父配天本因論武王周公之事而贊美其孝之詞非謂凡為孝者皆欲如此也又況孝之所以為大者本自有親切處而非此之謂乎若必加此而後為孝則是使為人臣子者皆有無將之心而反陷於大不孝矣作傳者但見其論孝之大即以附此而不知其非所以為天下之通訓讀者詳之不以文害意焉可也其曰故親生之膝下以下意却親切但與上文不屬而與下章相近故今文連下二章為一章但下章之首語已更端意亦重複不當通為一章此語當依古文且附上章或自別為一章可也

子曰父子之道天性君臣之義父母生之續莫大焉君親臨之厚莫重焉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者謂之悖德不敬其親而敬他人者謂之悖禮

卯集　廿

重焉下今文有故字天性下今文有也字此章雖別以子曰字更端終是承上章之意父子之道天性謂親也君臣之義謂嚴也易曰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以父之親言故曰續莫大焉以君之尊言故曰厚莫重焉德主愛亦是就親上說禮主敬亦是就嚴上說此蓋就所因者本也說一本之意如水之一源而千條萬派皆此源之流如木之一根而千枝萬葉皆此根之發孟子一本之說正謂是也若脉一本之說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者則謂之悖德不敬其親而敬他人者則謂之悖禮蓋由愛敬其親而推以愛敬他人則為順不愛敬其親而先以愛敬他人則為逆矣

右傳之六章釋教之所由生

朱子曰古文析不愛其親以下

判為一章而各冠以子曰今文則合之而又通上章為一章無此二子曰字而於不愛其親上加故字今詳此章之首語實更端當以古文為正不愛其親語意正與上文相續當以今文為正至君臣之義之下則又當有脫簡焉今不能知其為何字也悖禮以上皆格言但以順則逆以下則又雜取左傳所載季文子北宮文子之語與此上文既不相應而彼此得失又如前章所論子產之語今刪去凡九十字季文子曰以訓則昏民無則焉不度於善而皆在於凶德是以去之北宮文子曰君子在位可畏施舍可愛進退可度周旋可則容止可觀作事可法德行可象聲氣可樂動作有文言語有章以臨其下

子曰孝子之事親居則致其敬養則致其樂病則致其憂喪則致其哀祭則致其嚴五者備矣然後能事親

養去聲樂音洛、此教之以孝也居謂平居常日無事之時致者推之而至其極也敬者常存恭敬不敢怠易也養謂飲食奉養之時樂者歡樂悅親之志也病者謂父母有疾疾甚而病憂憂慮不遑寧處也喪謂不幸親死殯其喪也哀哀感追念痛切也祭謂親沒而祭祀之嚴謂精潔齋敬謹尊將事也人有一身心為之主士有百行孝為之大為人子者誠以愛親為心而不忘事親之孝乎居無事常有以致其敬則敬存而心存一敬既立遇養則樂遇病則憂遇喪則哀遇祭則嚴五者有一不備不可謂能然皆以敬為本

事親者居上不驕為下不亂在醜不爭居上而驕則亡為下而亂則刑在醜而爭則兵三者不除雖日用三牲之養猶為不孝也

養去聲、此戒之以不善也孝子之事親者居人上則當莊敬以臨下而不可驕矜為人下則當恭謹以事上而不可悖亂在己之醜類之中則當和順以處衆而不可爭犯苟居上而驕則失道而取亡為下而亂則犯分而致刑在醜而爭則忿發而召兵曰驕曰亂曰爭三者不除而曰亡曰刑曰兵三者必至危亡之禍殃將及親其為不孝大矣雖日具牛羊豕三牲之養自以為盡禮親得安生而食之故曰猶為不孝也愚按此章以敬為主則有前之善無後之不善不敬者反是事親而欲盡孝者可不發親而先盡敬乎

右傳之七章釋始於事親及不敢毀傷

朱子曰亦格言也

子曰五刑之屬三千而罪莫大於不孝

五刑墨劓剕宮大辟五等之刑墨者刻額而涅以墨劓截其鼻刖斬其趾宮男子割勢婦人幽閉辟法也大辟死刑也古用肉刑漢文帝始除之斬左趾者笞五百劓者笞三百率多死景帝又定律笞五百曰三百笞三百曰二百呂刑云墨罰之屬千劓罰之屬千剕罰之屬五百宮罰之屬三百大辟之罰其屬二百五刑之屬三千孔子蓋引此句以為刑罰之條目雖如此其多而罪之至大者無過於不孝則不孝者天地所不容也上章已足為天子諸侯卿大夫之戒矣於此又兼士庶人之戒焉

要君者無上非聖人者無法非孝者無親此大亂之道也

要平聲、此極言不孝之罪所以為大君者臣之所稟令者也而敢於要脅之是無其上也聖人者法之所從出也而敢於非議之是無其法也人莫不有父母也而敢以孝道為非是無其親也人必有母以生有君以安有法以治而使人道不滅

罔家不亂若三者皆無之此乃大亂之道也三者又以不孝為首盍孝則必忠於君必畏聖人之法矣作其不孝不順父母之叅是以無君臣無上下詆致法令觸犯刑辟不孝之罪蓋不容誅也

右傳之八章 朱子曰因上文不孝之云而繫於此亦格言也

子曰君子事上進思盡忠退思補過將順其美匡救其惡故上下能相親詩曰心乎愛矣遐不謂矣中心藏之何日忘之 上謂君也進謂進見於君退謂既見而退謂為臣皆趨朝退朝時也內則父子外則君臣人之大倫也父子主恩君臣主敬故夫子言君子之事君上也進見於君已有善道則思竭盡其忠極言無隱及其既退君有闕失則思補塞

其過進則使言至於君有美意則將順其美助而成之惟恐不及君有惡念則匡救其惡諫而止之惟恐或形蓋忠臣之事君如孝子之事親先其意求其志逆其幾而致其力一念之善則助成之無使隱將不決沮道而中止也一念之惡則諫止之無伏皆救不明遂成而莫救也咲善則邪慮之以早防之以豫戒於末然止於無進此犯節公所以頒為良臣而不頒為忠臣也為臣豈不顧忠蓋從世所謂忠必至祀頒敢諫盡令死節而稷為忠不知救其積涵而拯其將亡未若防微社漸為忠之大也此能進比干之忠所以不如卑愛使災之良而吾夫子亦以將順其美臣救其忠為盡忠補過之王也苟非君子退則而從退有從古有美不能助而成也有忠不能救而止也微君以自高濟君以自潔諫以為身而不為君也是以上下相疾而固家欺矣令以君于而事上所以忠愛其君者如此則君尋其安伏臣期其身榮救君臣上下能相親

也君猶父臣猶子相親猶一家也君為元首臣為股肱相親猶一體也此相親之至也又引隰桑之詩以言臣心愛君雖在遐遠不謂為遠蓋愛君一念常藏心中無日暫忘也遠者猶不忘也而況於近可不盡忠愛乎

右傳之九章釋中於事君 朱子曰進思盡忠退思補過亦左傳所載士貞子語然於文理無害引詩亦足以發明移孝事君之意今并存之

子曰昔者明王事父孝故事天明事母孝故事地察長幼順故上下治天地明察神明彰矣故雖天子必有尊也言有父也必有先也言有兄也宗廟致敬不忘親也脩身慎行恐辱先也宗

廟致敬鬼神著矣孝悌之至通於神明光於四海無所不通詩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 長上弟行去昔易曰乾天也故稱乎父坤也也故稱子母父有天道母有地道王者遐天作子父天母地兄其所以事天地之道亦不外事父母之道而已天人幽亂之道一也能事人則能事神矣事父孝故事天明能事父以孝則其事天也必明矣事母孝故事地察能事母以孝則其事地也必察矣此明察二乎亦是說前事天經地義一自引米兆子曰明於天之道而察於民之故孟子曰舜明於庶物察於人倫大地經是總言其大者義是中間事物識惑曲祈之宜董子所謂常經通義亦是此意惟其為天之經也所以事父孝故事天明惟其為地之義乙所以事母孝故事地察明字氣象大總明察旨無所不然察則工大細文理密察無所不

周長幼順孟說事父母推之上下治蓋說事天地推之長切尊半無一不順其序則人道盡矣極其孝則三先全寒者乎而天道清矣山川鬼神事莫不寧高歉氣贊成若而地道寧矣所謂神明者耶造化之功用也字天地而至於如此豈不洋洋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乎此亦昔者明王之事如此後之為天子者所宜取法也必有尊也言有父也同事父事孝孝二句必有先也言有兄也因長幼順一句評無父母皆可為學尊無先長皆可為悌又推而上之不非事父先為然至於本宗廟事先祖亦莫不然但須盡否立身之道而己修身慎行此足事說之始終不出於此故為人子一舉足而不敢忘父母一出言而不取忘父母推恐一言一行之站以停其親若其事宗廟致敬其彰著先可見其質皆自先吾一念之孝悌而至其極則其幽也可以道於神明其順也可以先於四海其無所不道故引文王有舜之許以贊之鳴呼是道非仁孝

誠敬之至豈足以與於此哉天人之道貽矣感恩之理攸矣諸是事者必有以深體而然識之

右傳之十章釋天子之孝

朱子曰亦格言焉

子曰君子之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事兄悌故順可移於長居家理故治可移於官是以行成於內而名立於後世矣

長上舉行士舉名非君子所尚也又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聖人豈教人以好名哉名若曾之資有其實者必有其名苟沒世而名不見稱則是終其身無為善之實矣是以君子疾之苟為其名之不稱當常恐其實之不至而汲汲抱焉可也夫子於此質其義以然經言立身揚名之言謂為君子者之於事親苟極其孝矣以孝事君則忠故忠可移於君事兄苟極其悌矣以敬事長則順故順可移於長居家苟極其

理矣惟孝友於兄弟克施有政故治可移於官事君者事親之推也事長者事兄之推也居官者居家之推也根固者葉必茂源深者流必長晉沃者先必悌是以孝悌之行成於內忠順之道達於外君子務實雖不求名而州閭鄉黨稱其孝兄弟親戚稱其慈僚友稱其悌執友稱其仁交遊稱其信不惟咎謝於一時而且名立於後世矣弟在則識又成須父器母做弟之同而能和以孝道是以序兄則之四岳舉之天下君之焉世耶之豈有他我孝悌而已矣所謂以顯父母若豈有遊於此哉

右傳之十一章釋立身揚名及士之孝

子曰閨門之內具禮矣乎嚴父嚴兄妻子臣妾猶百姓徒役也

此因上章言以治家之道而推之於一國此章又以治國之道

而施之於一家蓋閨門之內恩常掩義至於治國之道則以義而斷恩傳者之意恐其閨門之內仰恩詩愛易以流於親愛昵比之私故謂雖廣則門之內一國之理實具焉嚴父有君之道嚴兄有長之道妻子臣妾即百姓徒役也以此施之則義有以制私寧畢內外然整然其有條理矣此實治家之要道也

右傳之十二章

朱子曰此因上章三可移而言嚴父孝也嚴兄弟也妻子臣妾官也或云宜為十章

曾子曰若夫慈愛恭敬安親揚名參聞命矣敢問從父之令可謂孝乎

參今文作則門下今文有子字夫音扶令古賢夫子教曾子以孝曾子一歎孝之大次門然以加於孝夫子皆許古之孝之始終備矣惟

幾諫一節言之未及曾子於是包攝夫子之所已言者謂若夫慈愛恭敬安親揚名凡此之道則既得聞夫子之教命矣故問為人子者一以順從為孝然則父母有命令將不問可否而悉從之然後可以為孝乎此曾子之善問也慈愛如養致其樂恭敬如居致其敬安親不近乎刑揚名如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之類

子曰是何言與是何言與昔者天子有爭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其天下諸侯有爭臣五人雖無道不失其國大夫有爭臣三人雖無道不失其家士有爭友則身不離於令名父有爭子則身不陷於不義故當不義則子不可以弗爭於父臣不可以弗爭於君故當不

義則爭之從父之令又焉得為孝乎與平聲爭諍同離令並去聲焉於虔反

見非而從成父不義有害於孝理所不可人子故重言是何言與以成之謂以從父之令為孝是何等言不可以訓也曾子本以從父之令為問夫子又非而廣之自天子至於庶人為臣子者見君父之過皆不可以苟順而不諫諍故昔者天子必有諍臣七人則雖無道亦可以不失其天下諸侯必有諍臣五人則雖無道亦可以不失其國大夫必有諍臣三人則雖無道亦可以不失其家天子有天下四海之大萬幾之繁善則億兆家其福不善則宗社災其禍故必有諫諍之臣以敘其過而從可古昔立誹謗之木設敢諫之鼓大開言路廣集忠益節臣豈止七人而已於夫子始約而言之耳若次於天子為諸侯又次於諸侯為大夫國小於天下其事必簡故五人而可家小於國其事又簡故三人而可其實諫不厭多非必以數拘也下至於士則無臣未為大夫則無家所有者身所賴者友故上以友諍則身不離其令名父以子諍則身不陷於不義人之大倫有五君臣父子為之首而朋友居其末君臣朋友皆以人合惟父子為天屬之親臣之忠愛其君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友之忠愛其友者忠告而善道之亦不可則止若子之於父無可止之義故曰君有過則諫三諫而不聽則去親有過則諫三諫而不聽則號泣而隨之又曰事父母幾諫見志不從又敬不違勞而不怨起敬起孝悅則復諫積誠以感動之必其從而後已此則人子愛親之至終欲其歸於至善父有非臣與友之所得為者自士以下雖謂庶人然天子諸侯大夫士之子均為子也均愛父也父若有過子必幾諫無諫之諍臣諍友可也夫子是以總言之曰故當不義則子不可以弗諍於父臣不可以弗諍於君先父子而後君臣其旨深矣又曰故當不義則爭之從父之令又焉得為孝乎所以結一章之旨而終是何言與之義也爭義當從諍謂之大者諫而不入則犯顏引義以爭之不聽則不止也

右傳之十三章朱子曰不解經而別發一義

子曰孝子之喪親哭不偯禮無容言不文服美不安聞樂不樂食旨不甘此哀戚之情偯於豈反不樂音洛

君子有三樂父母俱存居其首則人間至樂無有大於此者矣一旦不幸而死哀吾之大樂豈不為大哀乎吾之一身父母生之本同體也存致類哭骨肉服韓寧不為大痛于大于於是中言孝子之喪其親也哀痛之極發於聲為哭其哭也不偯氣竭而盡不能委曲也動於體為禮其禮也無容飾也而容不能為容也出於口為言其言也不文內發無情不能為文也

服衣之美有所不安聞樂之聲有所不樂食味之旨有所不甘無他人子之心念念痛親之死而已豈復計吾之生哉故寢苫枕塊服衰麻食溢米苟延殘喘於天地間已為過矣耳目之接口體之奉尚何心乎夫子故言此而結之曰此哀戚之情蓋謂此乃人心自有之情非聖人强之也

三日而食教民無以死傷生毀不滅性此聖人之政

今文有也字

禮三年之喪三日不食過三日則傷生矣所以三日而食者謂教天下之人無以哀死而至於傷生雖毀瘠而不滅性性性者人之所受於天以生者也性中有仁仁之發主於愛愛莫大於愛親父母存而愛教之者根於性也父母沒而哀感之者亦根於性也若以哀感之過而傷生是性可滅也性可滅則生人之類滅矣此聖人之為政所以為生民立命也

喪不過三年示民有終為之棺槨衣衾

而舉之陳其簠簋而哀戚之擗踊哭泣哀以送之卜其宅兆而安厝之為之宗廟以鬼享之春秋祭祀以時思之

簠方矩反簋居洧反擗房益反踊余隴反

此又自聖人之政而詳之人親之亡也孝子之心何有限量然而送之是無節也致聖人為之立其中制不過三年所以示民有終極也其始死也為之棺以周衣槨以周棺衣衾以周身然後舉而殮之其將葬也陳其簠簋奠以素器而不見親之在則傷痛而哀感之其祖餞也女擗男踊號哭溯泣而不忍親之去則悲哀而往送之為墓於郊不可苟也則卜之塚穴曰宅基域曰兆必得吉而安厝之此皆慎終之禮也為廟於家必有制也則為之三年衰畢遷主於廟始以鬼而禮享之及其久也寒暑變遷盡用增感春秋祭祀以時非思此追述之禮也至於忌日不樂所謂君子有終身之喪念親之意果何有窮已哉此皆聖人之政因人之情為之節文使過之者俯就不至者企及也

生事愛敬死事哀戚生民之本盡矣死生之義備矣孝子之事親終矣

此又合始終而言之以結一書之旨孝子之事親也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於其生也事之以愛敬於其死也事之以哀感生民之道孝猶為本於此盡矣養生送死其義為大於此備矣生此則孝子之事親其道終矣

「人之情有所愛而所愛施於所親一哉之舉祀為已物必營謂之一似之恩音為已患必思祭之父兮生我母兮鞠我父母之德較之一依之急孰小孰大父母之身比之一哉之罪就业號輕尚稱思於一似之恩啓讀一哉之罪則所以思根父母嘗讀父母若宜知所盡心而竭力矣居則致其敬養則致其樂生事愛敬也喪則致其哀祭則致其嚴死事哀戚也夫民初者

非壯則不長老者非少則不養死者非生則不哉人情莫不愛其親愛之為者莫若父子聖人因天之性順人之情而利導之教父以慈教子以孝使幼者得壯老者得養死者得葬是以民不夭折棄指而戚送其生日以善息而莫能傷故孝者生民之本也古者葬之中野厚衣之以薪喪期無數後世聖人為之中制中則欲其可繼也繼則欲其可文也指之天下而人共守之此法之所以不除人之所以親戚也並斬之服經別之食頻已之戚哭泣之哀皆此於人情不安於故而安於此非聖人孩之也三日而食三年而除上服象於天下服象於地不以死傷生毀不滅性因人情而為之節也死者人之大變也舉而殮之喪戚而奠之擗踊哭泣而送之厝之以宅兆享之以宗廟時思之以祭祀情文盡於此矣所以常久而不祭也大有生必有死有始必有終生事以禮死葬以禮祭之以禮則可謂孝矣敬曰死生之義備矣孝子之事親終矣

然夫子此言雖以教曾子而備言五孝之用則自天子諸侯卿大夫士庶人皆所通行而為人上者又德教之所自出故一則曰先王有至德要道二則曰明王以孝治天下三則曰明王事父孝事母孝至未事則亦曰教民無以死傷生又曰示民有終也是則孝者天地之經人道之本誠有天下國家者之所先務也故雖生事葬祭豐殺有等禮不可達而獨三年之喪自天子達於庶人無貴賤一也聖人之為生民慮者豈不深且遠哉宰予學於孔門親受夫子之教乃曰期可已矣又何惟齊宣王之短喪漢文帝之以日易月自足而後習以為常為人上者如此何以責其下哉尊信孟子惟一滕文公雖其父兄百官宗不欲曰吾先君莫之行吾宗國魯先君亦莫之行三年之喪能行者寡矣文公獨有感於孟子親喪固所自盡之一語排群議而力行之然後百官有司莫敢不哀百官族人可謂曰知至於四方之來弔者莫不大悅其有禮秉彝好德之良心蓋甚昭昭乎不可泯也然則感人心孚風俗至德要道何以加於孝哉

右傳之十四章

朱子曰此不解經而別發一義其語尤精約也又按朱子刊誤跋云熹舊見衡山胡侍郎論語說疑孝經引詩非經本文初甚駭焉徐而察之始悟胡公之言為信而孝經之可疑者不但此也因以書質之沙隨程可久丈程答書曰頃見玉山汪端明亦以為此書多出後人傅會於是乃知前輩讀書精審固已及此又竊自幸有所因述而免於鑿空妄言之罪也因欲掇取他書之言可發此經之旨者別為外傳顧未敢耳淳熙丙午八月十二日記

晦庵先生刊誤古文孝經鄱陽董鼎註成化丙午淳安徐貫按泉偶於蔡介甫家得是書命工鋟梓為恐久而散失再梓以廣其傳

孝經三卷終

右孝經一書迺孔子曾子授受之要旨也經秦火後頗多錯簡至宋大儒朱文公先生始取古文為之考訂刊其謬誤次其簡編而後經傳各有統紀董季亨氏又從而註釋之而其旨益明讀者誠能因其言而求諸心因心之同然而推之家國天下則天下之道盡在是矣惜乎是書板行者少而窮鄉下邑之士不得盡覩也予近按泉偶於進士蔡介甫家得是書舊本遂命工鋟梓以傳將使四方得以家傳人誦各興其親愛之心而篤夫仁孝之道庶或少補於風教之萬一云爾　昔

成化二十二年歲在丙午秋九月甲子

賜進士通奉大夫福建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右布政使淳安徐貫謹識

孝經大義跋畢

孝經

經 今文六章古文七章今依朱子刊誤為一章

傳 古文十五章朱子刊誤十四章今依今文為十二章內第三章第七章雖一為二第十章合二為一

漢藝文志孝經古孔氏一篇二十二章許沖云古文孝經孝昭時魯國三老所獻建武時議郎衛宏所校皆口傳官無其說孝經一篇十八章長孫氏江翁后蒼翼奉張禹傳之各自名家經文皆同唯孔氏壁中古文為異桓譚新論云古孝經千八百七十二字今異者四百餘字

隋經籍志孝經河間人顏芝所藏漢初芝子貞出之又有古文孝經與古文尚書同出孔安國為傳劉向以顏本比古文除其繁惑而安國之本亡於梁至隋秘書監王劭訪得孔傳河間劉炫因序其得喪講于人間漸聞朝廷儒者皆云炫自作之非孔舊本○邢昺正義曰古文孝經曠代亡逸隋開皇十四年秘書學生王逸於京市陳人處得本送與著作郎王劭以示河間劉炫仍令校定炫遂以庶人章分為二曾子敢問章分為三又多閨門一章凡二十二章因著古文孝經稽疑一篇唐開元七年國子博士司馬貞議曰今文孝經是漢河間王所得顏芝本至劉向以此校古文定一十八章其古文二十二章出孔壁未之行遂亡其本近儒輒穿鑿更改偽作閨門一章文句凡鄙又分庶人章從故自天子以下別為一章以應二十二之數○朱子曰舊見衡山胡侍郎論語說疑孝經引詩非經本文初甚駭焉徐而察之始悟胡公之言為信而孝經之可疑者不但此也因以書質之沙隨程可久文程答書曰頃見玉山汪端明亦以為此書多出後人傳會於是乃知前輩讀書精審其論固已及此又竊自幸有所因述而得免於鑿空妄言之罪也又曰孝經獨篇首六七章為本經其後乃傳文皆齊魯間儒纂取左氏諸書

之語為之傳者又頗失其次第○吳澄曰夫子遺言惟大學論語中庸孟子所述醇而不雜此外傳記諸書所載真偽混淆殆難盡信孝經亦其一也竊詳孝經之為書肇自孔曾一時問答之語今文出於漢初謂悉曾氏門人記錄之舊已不可知武帝時魯共王壞孔子宅於壁中得古文孝經以為秦時孔鮒所藏昭帝時魯國三老始以上獻劉向衛宏蓋嘗手校魏晉以後其書亡失世所通行惟今文孝經十八章而已隋時有稱得古文孝經者其間與今文增減異同率不過一二字而文勢曾不若今文之從順以許慎說文所引及桓譚新論所言考證又皆不合決非漢世孔壁中之古文也（許慎學孝經孔氏古文說文中所引用者慎自序云其稱論語孝經皆古文也今按說文居字下引孝經仲尼居見得當時古文居上即無間字劉炫本增此一字妄矣又桓譚言古文千八百七十二字與今文異者四百餘字今按劉炫本止有千八百七字多於今文八字除增閨門一章二十四字外與今文異者僅二十餘字其所增或一字或二字比今文徒為冗羨其所減多是句末也字比今文更覺突兀）○宋大儒司馬公酷尊信之朱子刊誤亦據古文未能識其何意今觀邢氏疏說則古文之為偽審矣又觀朱子所論則雖今文亦不無可疑者焉疑其所可疑信其所可信去其所當去存其所當存朱子意也故今特因朱子刊誤以今文古文校其同異定為此本以俟後之君子云（用今文古文及朱子刊誤本參校今文古文有不同者定從所長所不從者附註其下朱子刊誤本所塗之字今並刪去傳文章次因朱子所定更為次其先後）

孝經　元本草廬校定古今文

仲尼居曾子侍
仲尼孔子字居坐也曾子孔子弟子曾氏名參字子輿魯南武城人子者曾氏門人稱其師也卑者在尊者之側曰侍
子曰先王有至德要道以順天下民用和睦上下無怨女知之乎
女音汝下同○子孔子也孔門諸弟子稱師曰子諸弟子之門人稱其師則著氏以別之此經曾氏門人所記稱其師既冠以氏故於其師之師得專稱子先王謂古先聖王至極也德者得也要總會也道猶路也德謂己所得道謂人所共由蓋己之所得人之所共由者其理曰仁義禮智而仁兼統之之仁發為愛而愛先於親故孝為德之至道之要也孝者其心有順而無逆以孝教天下使皆化而為順故曰以順天下民謂庶人上謂天子在諸侯之上諸侯在卿大夫之上卿大夫在士之上下謂士在卿大夫之下卿大夫在諸侯之下諸侯在天子之下也孝順德順道也以順德順道順天下者天子也順達於庶人則其內之兄弟夫婦外之比閭族黨庠有乖爭順達於諸侯卿大夫士則為下者順事其上而上無怨於下為上者順使其下而下無怨於上天地之間一順充塞九族既睦百姓昭明黎民於變時雍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唐虞成周之盛也
曾子避席曰參不敏何足以知之
席坐席也曾子侍師而坐師有問故起避坐席而立敏速也不敏猶言遲鈍此辭謙而對也
子曰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
○夫音扶下同本木之根幹枝所由以生也孝為至德故已之德此為本孝為要道故教人之道由此而生
復坐吾語女
語去聲○復還也夫子之言未竟又將更端而語之以曾子避席起立故命之還坐而聽也
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孝之終也
身總言其大體分言其細髮毛髮膚皮膚毀謂虧辱傷謂破損孝者愛親而身者親之枝故愛親必自愛身始以身之百體有髮有膚一皆父母所與也立樹立也揚傳播也身存之時所行者道使吾身之名傳播於沒世之後而父母之名亦因以顯此為能立其身也孝之始終皆在此身蓋人子之身即父母之身始則保其身以全所有終則成其身以彰所自可謂孝矣
夫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
事親者不敢毀傷其大也左右親養等事在其中矣事君者推愛親之心以愛君也立身等者行其道揚名之謂也○前言至德要道蓋言在上者之孝而通乎下夫孝以下二句結前意也後言孝之始終蓋言在下者之孝而通乎上夫孝以下三句結後意也
愛親者不敢惡於人敬親者不敢慢於人愛敬盡於事親而德教加於百姓刑于四海蓋天子之孝也
惡烏路反下同○親謂父母不敢惡者愛之也人謂他人自王宮王族以至臣庶皆是不敢慢者敬之也己所得人所故曰德教加被及也百姓以國言刑儀法也四海以天下言天子之事親在為世子時及為天子則以宗廟之祭事死如生事亡如存此愛敬其親也夫愛親者於人無不愛敬親者於人無不敬推此一心由親及疎以天子之貴而不敢惡慢於人則平日能盡愛敬於事親可知矣有諸內必形諸外近而國中遠而天下皆視效之而無不愛敬其親焉是其德教被及於百姓儀法於四海也
在上不驕高而不危制節謹度滿而不溢高而

不危所以長守貴也滿而不溢所以長守富也富貴不離其身然後能保其社稷而和其民人蓋諸侯之孝也

離力智反○驕矜肆也危謂勢將隕墜制以刀裁物也節如竹節度如尺度有分限也溢如水之溢出保謂不亡失社土神稷穀神凡封建侯國為立社稷謂之壇壝其君主而祭之和謂不乖離民謂農及工商人謂士及府史胥徒社稷民人皆諸侯所受於天子以為國者也位不期驕祿不期侈諸侯貴為一國之主其位之崇如自高臨下慮之者易以危富有一國之財其祿之豐如水滿器中持之者易以溢在臣民之上能不自驕則雖高不危謂不以陵傲召禍而致卑替所以長守其貴也制財用之節能謹侯度則雖滿不溢謂不以僭侈費財而致虛耗所以長守其富也位不卑替財不虛耗然後能長有其國使社稷不至於危亡而民人不至於乖離也諸侯謂五等國君公九命侯伯七命子男五命

非先王之法服不敢服非先王之法言不敢道非先王之德行不敢行是故非法不言非道不行口無擇言身無擇行言滿天下無口過行滿天下無怨惡三者備矣然後能保其宗廟蓋卿大夫之孝也

德行擇行行滿並下孟反○服合禮制曰法服天子冕十有二旒虞制日月星辰山龍華蟲六章會於衣宗彝藻火粉米黼黻六章繡於裳周制登龍於山登火於宗彝公自袞冕以下如王之服其冕九旒衣會龍山華蟲火宗彝五章裳繡藻粉米黼黻四章侯伯自鷩冕以下如公之服其冕七旒衣會華蟲火宗彝三章裳與公同子男自毳冕以下如侯伯之服其冕五旒衣會宗彝藻粉米三章裳繡黼黻二章孤自絺冕以下如子男之服其冕三旒衣會粉米一章裳與子男同卿大夫自玄冕以下如孤之服其冕無旒衣無章裳繡黻六冕服並以爵為之玄衣纁裳士則弁而不冕衣裳皆無章卿大夫於六冕服得士服其一爵弁服皮弁服玄冠服三等與士同凡服上得兼下下不得僭上服服之也言為世則曰法言得道言之也率德而行曰德行非法不言法即上文所謂法言非道不行道即上文所謂德行口過謂言不合法出口有差怨惡謂行不合道召怨取惡所言皆法言則口無可揀擇之言雖言滿天下在己亦無口過則所行皆德行則身無可揀擇之行雖行滿天下在人亦無怨惡卿大夫立朝則接對賓客出聘則將命他邦故言行滿天下三者服言行也人之相與先觀容飾次交言辭後考德行孟子言服堯之服誦堯之言行堯之行意與此同首服次言次行者蓋先輕而後重是故以下中言言行而不及服者蓋詳重而畧輕下文又以三者備矣總結之也祭法卿大夫立三廟宗字門中有示廟之名也寢之前屋有東西廂者曰廟卿大夫謂王朝侯國之臣王之卿六命大夫四命公侯伯之卿三命大夫再命子男之卿再命大夫一命

資於事父以事母而愛同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故母取其愛而君取其敬兼之者父也故以孝事君則忠以敬事長則順忠順不失以事其上然後能保其祿位而守其祭祀蓋士之孝也

長貞丈反　資取也取事父之道以事母則愛同於父取事父之道以事君則敬同於父蓋愛心生於所親敬心生於所尊母之親與父同君之尊與父同故一取其愛一取其敬惟父親尊並至則愛敬兼隆也士之位卑

在上有天子諸侯為之君有卿大夫為之長皆己所當事者孝即愛也母至親也故愛同於父君則非如父與母之親也然亦當以愛父愛母之孝而愛之君至尊也故敬同於父長則非如父與君之尊也然亦當以敬父敬君之敬而敬之愛君為忠敬長為順忠謂盡心無隱順謂脩理無違上謂君與長在己之上也祿所食之俸位所居之官士有田祿則得祭祀其先故庶人薦而不祭士無田則亦不祭其祿位與祭祀相闕士謂王朝侯國之小臣及卿大夫之家臣王之上士三命中士再命下士一命公侯伯之士一命子男之士不命

用天之道分地之利謹身節用以養父母此庶人之孝也

問反　道謂四時之行因天之生長收歛而耕耘斂穫各順其時用天道也利謂五土之宜因地之沃衍隰卑而稻梁黍稷各隨所宜分地利也生財有道而又謹慎其身不為非辟不犯刑戮用財有節量入為出以給父母之衣食俾無闕供也庶人謂王畿國都家邑之民

故自天子至於庶人孝無終始而患不及者未之有也

孝之終謂立身孝之始謂事親孝無終始謂不能事親立身也患禍難也不能事親立身則禍難必及之甚則天子不能保其天下諸侯不能保其國卿大夫不能保其家士庶人不能保其身也

右經一章

凡四百二字朱子曰此夫子曾子問答之言而曾氏門人之所記也疑所謂孝經者其本文止如此其下則或者雜引傳記以釋經文乃孝經之傳也竊嘗考之傳文固多傅會而經文亦不免有離析增加之失顧自漢以來諸儒傳誦莫覺其非至或以為孔子之所自著則又可笑之尤者蓋經之首統論孝之終始中乃數陳天子諸侯卿大夫士庶人之孝而其末結之曰故自天子至於庶人孝無終始而患不及者未之有也其首尾相應次第相承文勢連屬脈絡通貫同是一時之言而後人妄分以為六七章又增子曰及詩書之文以雜乎其間使其文意分斷間隔故今定此六七章者合為一章而刪去引書引詩及子曰字以復經文之舊其傳文之失又別論之如左證謂以上經文朱子合其離所去其增加以復於舊既得之矣然細味之則與大學經文紀是聖言者斷覺不條絲於立身下數陳五孝語辭體段各異似非間出一時諸侯卿大夫士三節尤為繁蕪疑亦有損取他書附會其間者但自未間孔泰時已有之蓋如二記三傳所載聖言雖皆出於七十子之後而所傳所聞不無失實失當者角

古文居上有閒字按許慎說文所引古文無之侍下有坐字按居即坐也與上閒義重禮小戴記云仲尼燕居子張子貢子游侍孔子閒居子夏侍大戴記云孔子閒居曾子侍經無坐字此經無處所記當為一例孔王上有終字德之本敘之所由生蓋天子之孝所以長守貴所以長守富蓋諸侯之孝蓋卿大夫之孝蓋士之孝此庶人之孝凡司之末並無也字祿位作爵祿分地作因地故自天子下有已下字依大學經文例亦不應有凡此疑皆[illegible]古文者妄增或改易以異於今文故今所定悉從今文

子曰昔者明王事父孝故事天明事母孝故事地察

此言孝之推也王者事父母於宗廟而孝故事天地於郊社亦明察也蓋事天如事父事地如事母能事父母則知所以事天地矣明察謂於其禮其義能精審也

長幼順

故上下治 長貞丈反此言悌之推也悌於家而長幼之序順故自閨至天下皆興悌而上下之分不亂也

故雖天子必有尊也言有父也必有先也言有兄也 中上文長幼順之義謂雖天子之貴亦必有長所當尊者諸父所當先者諸兄也父兄皆祖考之胤孝於祖考則悌於父兄矣禮國君燕族人與父兄齒天子之禮未聞

宗廟致敬不忘親也脩身慎行恐辱先也 行下孟反申上文事父孝事母孝之義致推之至極也謂天子宗廟之祭極盡其敬者不忘其親也謂之親者視如生存也此事親之孝平居脩身謹慎所行者恐辱其先也謂之先者念所本始也此立身之孝祭時知所以事親而平日不如所以立身亦未得為孝也

宗廟致敬鬼神著矣天地明察神明彰矣 致敬於宗廟則父母之鬼神著矣著猶祭義致愨則著之著如見所祭也明察於郊社則天地之神明彰矣彰謂微之顯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也人見而曰神者言雖屈而伸也天地之神而曰明者言雖幽而顯也惟首極其誠敬故如此祭

孝弟之至通於神明光于四海無所不通 弟亦作悌後放同炎通謂感悌而無間徹光謂化而有光郡出宗廟事父母之孝充之以事天地而神明彰此孝之至而通於神明也由一宗長幼順之悌充之以治國乎天下而上下治此悌之至而光于四海無所不通也

詩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 詩大雅文王有聲之篇引之以證無所不通之義思語辭

右傳之首章 凡百九字釋先王有王德要道由一念而感神明至德也

由一家而達四海要道也朱子曰此皆格言焉舊本今文次第十一章從古文次第五章後朱子謂當次第十章後第十一章前今詳此章文理精深正釋至德要道之義其曰昔者明王云者釋經文先王字也當為傳之首章天地明察神明彰矣八字錯簡在故雖天子之上今詳故字承上起下中說上文長幼順之義而宗廟致敬乃中說章首事父孝事母孝之義天地明察則闡章首事天明事地察而言著矣彰矣二句文法協比不應間隔下文通於神明又承神明彰矣一句而言如此辭意

子曰昔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不敢遺小國之臣而況於公侯伯子男乎故得萬國之懽心以事其先王 以孝治天下謂天子能孝於先王而推其愛敬於一家一國以及天下之萬國也遺謂忘之而不省錄小國之臣謂子男之卿大夫子男五十里為小國伯七十里為次國公侯百里為大國公侯伯子男五等國君之萬國通五等君臣而言小國之臣且不遺則其君之為子男與大夫於子男而為公侯伯者有以得其懽心可知矣如是乃所以事其先王也蓋能孝於先王然後能推之以及天下而得萬國之懽心否則是其所以事先王者有未至之天子無生親可事故以事其先王為孝

治國者不敢侮於鰥寡而況於士民乎故得百姓之懽心以事其先君 治國以孝治其國也謂諸侯能孝於先君而推其愛敬於一家以及一國之百姓也侮謂忽之而不矜恤鰥老而無妻寡老而無夫民之窮者士則民之秀也百姓通士民鰥寡而言窮民且不侮則凡眾民與夫秀於民而為士者有以得其懽心可知矣如是乃所以事其先君也益能

（孝於先君然後能推之以及一國而得百姓之懽心否則是其所以事先君者有未至也諸侯亦無生親可事故以事其先君為孝或曰子謂天子諸侯無生親可事獨無母存者乎曰聖人立言舉尊以包卑故上章及此章與中庸論武王周公皆以宗廟事死之孝而言者有母存則事生之孝固在其中矣）治家者不敢失於臣妾而況於妻子乎故得人之懽心以事其親（治家以孝治其家也謂卿大夫能孝於親而推其愛敬於一家之人也失謂不得其心臣妾家之賤者妻子家之貴者人通妻子臣妾而言於臣不失則子可知於妻不失則妻可知如是乃所以事其親也蓋能孝於父母然後能推之於一家之人而得其懽心否則是其所以事親者有未至也）夫然故生則親安之祭則鬼享之是以天下和平災害不生禍亂不作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如此（夫音扶親安指事親者而言鬼享指事先君先王者而言享饗通謂歆饗其祭也舉天下則國家在其中和平謂各得懽心而無有乖戾偏頗也天災之甚者為害人禍之甚者為亂由鬼享而上達則天道順而無災害由親安而下達則人道順而無禍亂此以孝治天下之極功也）詩云有覺德行四國順之（行下孟反詩大雅抑之篇覺大也大德行即謂至德要道四國順之謂東西南北四方之國皆興於孝而為順也）

右傳之二章（凡百四十二字釋以順天下民用和睦上下無怨以孝治者順天下也得懽心者和睦無怨也朱子曰此言雖善而非經文正意蓋經以孝而和此以和而孝澄謂此傳正是發明經中以孝而和之意所謂以事先王以事先君）

（以事親者言已有是孝愛敬一念由親及踈由尊及卑上下而間同乎一順故家國天下無一不得其懽心未有不得於親而能得於人者孝之效驗至此乃所以見其事先事親之孝云爾非謂先得他人之懽心而後以之事其先事其親也舊註以為得彼懽心以助祭享助奉養蓋害於辭而失其意朱子亦索於舊註之說故云〻舊本次第四章後古文不敢失作不敢侮如此上無也字）

曾子曰敢問聖人之德無以加於孝乎子曰天地之性人為貴人之行莫大於孝（行下孟反性者人物所得以生之理行者人之所行也人物均得天地之氣以為質均得天地之理以為性然物得氣之偏而其質塞是以不能全其性人得氣之正而其質通是以能全其性而與天地一故得天地之性者人獨為貴物莫能同也性之仁義禮智統於仁仁之為愛先於親故人率性而行其行莫大於孝也）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也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是以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祭夫聖人之德又何以加於孝乎（夫音扶此又因孝之大而推言之嚴尊也謂孝固大矣然孝之事不一而莫大於尊其父尊其父之事亦不一而莫大於天子之禮祀其父以配天然得遂此心盡此禮者惟周公而已故曰周公其人蓋自武王有天下之後周公始制此禮以尊其父文王也郊者國門之外宗者文王之廟天子七廟祖廟一昭廟三穆廟三祖廟百世不毀昭穆六世後親盡則祧其有功德當不祧者謂之宗武王）

成王時文王居穆之第三廟康王昭王時文王居穆之第二廟穆王共王時文王居穆之第一廟毀王時文王親盡在三穆之外以其不當祧也故於穆廟北別立一廟以祀文王是名為宗不在文廟之數穆王以前大王雖未別立廟遷居三穆廟中然即其所居之廟亦名為宗且初祔廟時已定為百世不祧之宗故也明堂者廟之前堂凡廟之制後為室室則幽暗前為堂堂則顯明故曰明堂享人鬼尚幽暗則於室祀天神尚顯明故於堂也上帝即天也祀之於郊則尊之而曰天祀之於堂則親之而曰帝冬至於國門外之南郊築壇為圜丘祀天而以始祖后稷配季秋於文王廟之前堂祀帝而以文王配后稷封於邰周家有國之始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周家有天下之始故以后稷配天文王配帝也此禮一定而周公之父世世得配天帝此周公所以獨能遂其嚴父之心也然亦因其功德禮所宜然非私意也四海之內謂四方諸侯

其職謂土物之貢來祭來助祭也○玉山汪氏嘗疑嚴父配天之文非孔子語陵陽李氏曰此言周公制禮之事爾猶中庸言周公成文武之德追王大王王季也周公制禮成王行之自周公言則嚴父成王則嚴祖也謂嚴父則明堂之配當一世一易矣豈其然乎司馬公曰周公制禮文王適其父故曰嚴父非謂凡有天下者皆當以父配天孝子之心誰不欲尊其父禮不敢踰也祖己曰祀無豐於昵孔子論孝亦曰祭之以禮漢以高祖配天光武配明堂文景明章德業非不美然不敢推以配天近世明堂皆以父配此乃誤識孝經之意違先王之禮不可以為法也

右傳之三章　凡九十六字釋德之本朱子曰此因論武王周公之事而贊美其孝之辭非謂凡為孝者皆欲如此也光孝之所以為大自有親切處而非此

之謂才若必如此而後為孝則是使為人臣子者皆有今將之心而反陷於大不孝矣讀者不以文害意焉可也○舊本今文連第七章為一章朱子從古文斷為二章

古文無以加於孝上有其字來下有助字

曾子曰甚哉孝之大也子曰夫孝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天地之經而民是則之　夫音扶行下孟反經如布帛在機之直縷條理一定者也義裁制得宜者也則效法也益孝者天地之理民效法而行之既分言天經地義又總言天地之經則義在其中矣　則天之明因地之義以順天下是以其教不肅而成其政不嚴而治　上文言民以天地之理而為行此言聖人以天地之理而為教也明理之

顯著者即所謂經也因遵依也教者化誨而使之致政者勤禁而使之正也爾言其督容嚴言其法令信從其教之謂成服從其政之謂治

右傳之四章　凡六十字釋教之所由生朱子曰春秋左氏傳載子太叔為趙簡子道子產之言曰夫禮天之經地之義民之行也天地之經而民實則之則天之明因地之性其下陳天明地性之目與其所以則之因之之實然後簡子贊之曰甚哉禮之大也此易禮字為孝字而文勢不若彼之通貫條目不若彼之完備明此襲彼非彼取此也○舊本次經後朱子次第六章後古文經義行下無也字因地之義今文義作利此一字定從古文章末舊有六十九字朱子刪去

子曰君子之教以孝也非家至而日見之也教

以孝所以敬天下之為人父者也教以弟所以敬天下之為人兄者也教以臣所以敬天下之為人君者也以孝教天下之人者不待各至其家日見其人而諭之但上所行下自效之耳孝施於兄則為悌施於君則為臣同一順德也上之人身行孝悌臣以教則天下之人無不敬之而各敬其父兄與君是上之人自敬其父兄君者乃所以敬天下之為人父為人兄為人君者也邢氏曰按祭義祀明堂所以教孝食三老五更所以教悌朝覲所以教臣祭帝得臣亦以身率下也詩云豈弟君子民之父母非至德其孰能順民如此其大者乎豈苦在反弟待禮反詩大雅泂酌之篇豈樂也弟易也身行孝悌臣之德者樂易之君子也人皆敬之而各敬其父兄與君是足以為民之父母非有孝之至德其何能達此一順之德於天下之大乎

右傳之五章凡八十三字中釋至德以順天下丿舊本次第六章後朱子以次經後古文父者兄者君者下無也字

子曰教民親愛莫善於孝教民禮順莫善於弟移風易俗莫善於樂安上治民莫善於禮君教以孝則民知有親而愛其父君教以悌則民知有禮而順其兄風者上之化所及俗者下之習所成移謂遷就其善易謂變去其惡安謂不危治謂不亂由父子之和而被之聲容以為樂則氣體調暢而無有乖戾所以風隨上而遷俗自下而變也由長幼之序而著之節文以為禮則名分尊嚴而無有陵犯所以為上者不危為民者不亂也禮者敬而已矣故敬其父則子悅敬其兄則弟悅敬其君則臣悅敬一人而千萬人悅所敬者寡而悅者衆此之謂要道也又承上文禮字而言禮之實不過敬而已居上者自敬其父兄君則下之為人子為人弟為人臣者敬之各皆歡悅以事其父兄君矣夫上之自敬其父兄君也所敬者不過一人若是其寡也下敬之而和悅於其父兄君者乃至千萬人焉若是其衆也此所以為道之要悅者深愛和氣愉色婉容之謂上所教者言敬而不言愛下所致者言愛而不言敬互文以見也

右傳之六章凡八十一字中釋要道民用和睦上下無怨舊本次第八章後古文要道下無也字

子曰父子之道天性也君臣之義也父慈子孝乃天性之本然父尊子卑又有君臣之義亦天分之自然也朱子曰君臣之義之下當有脫簡不能知其為何字也父母生之續莫大焉君親臨之厚莫重焉人子之身氣始於父形成於母其體連續是為至親無有大於此者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既為我之親又為我之君而臨乎上其分隆厚是為至尊無有重於此者故親生之膝下以養父母日嚴聖人因嚴以教敬因親以教愛養羊尚反親生之而在膝下一體而分戀慕相親自有愛心及孩幼漸長未養父母日益尊嚴自有敬心聖人因其固有而教之耳故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者謂之悖德不敬其親而敬他人者謂之

悖禮聖人之教不肅而成其政不嚴而治其所
因者本也悖薄對反、愛敬之心皆由親而推以及人不愛敬其親而以愛人為德敬人為禮則悖矣悖逆也由本及末為順舍本趨末為逆

右傳之七章凡百一字申釋德之本教之所由生朱子曰此皆格言舊本古文次第三章後今文無章首子曰字而連第三章為一章故親生至以教愛二十四字在聖人之教上而上屬第三章何以加於孝乎之下聖人之教至本也二十字在以教愛下而下屬章首父子之道之上朱子姑從古文分在第三章而謂其文不屬以今文連此章者為是澄按此兩節合在此章但文失其次漢藝文志引此云父母生之續莫大焉故親生之膝下諸家說不安蓋當時編簡猶未錯亂今考而正之則文屬而意完矣古文之道之義下無也字則不愛其親上無故字有子曰字而別為一章章末舊有九十二字朱子刪去

子曰孝子之事親也居則致其敬養則致其樂
病則致其憂喪則致其哀祭則致其嚴五者備
矣然後能事親養羊尚反下同樂音洛喪平聲居謂父母閒居無事之時養謂進飲食時居養病皆事生喪祭皆事死敬樂憂哀嚴各於其時務盡其極也事親者
居上不驕為下不亂在醜不爭居上而驕則亡
為下而亂則刑在醜而爭則兵三者不除雖日
用三牲之養猶為不孝也醜眾也謂與己同等者也兵謂相刃三牲牛羊豕也事親者以身不毀傷為孝居人之上而矜肆以陵下則必取滅亡為人之下而悖逆以犯上則必遭刑戮在同等之中而與之鬬爭則必相戕殺三者皆喪身之事苟或不除則親之遺體將不能保雖日具鼎饌以養親之口體何足為孝哉

子曰五刑之屬三千而罪莫大於不孝五刑墨劓剕宮大辟也墨之屬千劓之屬千剕之屬五百宮之屬三百大辟之屬二百總之為三千刑施於有罪者然三千條之中不孝之罪為最大朱子曰此因上文不孝之云而繫於此要君者無上非聖人者
無法非孝者無親此大亂之道也要一遙反要君謂脅求之使從己非聖人非孝謂人之所行非聖人之道子之所行非孝道也君制命於上臣恭順於下要君從己是不知有上也聖人言行為萬世法不學聖人是不知有法也父母至親不善事之是不知有親也無此三者人道滅矣故曰大亂之道此因上文而言不孝於親者必不能事君立身不能事君故無上不能立身故無法不能事親故無親項氏曰非字與前經非先王之非同

右傳之八章凡百二十八字釋始於事親末又兼及事君立身以起下章朱子曰此亦格言也舊本子曰五刑以下別為一章今按此乃再引夫子之言以足前意當合為一章古文孝子之事親下無也字三者不除上有此字

子曰君子之事上也進思盡忠退思補過將順
其美匡救其惡故上下能相親也進謂自私家而適公所退謂自公所而歸私家盡忠謂事有當陳者盡竭其心補過謂責有未塞者彌縫其闕將謂助之

於後順謂導之於前匡謂正之於微救謂止之於顯其指君而言下以忠事上上以義接下故相親朱子曰進思盡忠退思補過左傳所載士貞子語澄按宣公十二年晉荀林父為楚所敗歸而請死士貞子諫曰林父之事君進思盡忠退思補過其敗也如日月之食於是晉侯使復其位補過謂自補其過非謂補君之過邢氏曰韋註云退歸私室則思補其身過國語士朝而受業晝而講貫夕而習復夜而計過詩云心乎愛矣遐不謂矣中心藏之何日忘之詩小雅隰桑之篇遐何通言心乎愛君何不形於言乎雖不言而藏之中心何日而忘之益言之於口者其愛淺藏之於心者其愛深也

右傳之九章凡四十九字釋中於事君舊本今文次首章後古文次第十一章後而下並屬第十二章之前朱子謂次當在此古文君子下無之字事上相親下無也字

子曰君子之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事兄弟故順可移於長居家理故治可移於官是以行成於內而名立於後世矣行下孟反孝親悌兄理家始於事親之事也忠君順長治官中於事君之事也行即行此三者成謂完備也必可移而後謂之成身存而行成故身沒而名立內對外言後對今言蓋行成於內則名立於外名立於後由行成於今也

右傳之十章凡四十五字釋終於立身第八章釋事親而事末無及事君立身此釋立身而章首先舉事親事君以見始中終相貫之義舊本今文次第五章後古文次首章後而下有閨門一章今刪去說見後

曾子曰若夫慈愛恭敬安親揚名則聞命矣夫音扶孝者曰愛曰敬而已愛施於下為慈敬見於外為恭生而安親者孝之始死而揚名者孝之終敢問子從父之令可謂孝乎子曰是何言與與平聲孝子於親有從順而無違逆然親有過而亦從順則陷親於不義矣故必下氣怡色柔聲以諫諫若不入起敬起孝悅則復諫三諫不聽則號泣而隨之庶可以感悟其親也昔者天子有爭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其天下諸侯有爭臣五人雖無道不失其國大夫有爭臣三人雖無道不失其家爭去聲亦作諍下同爭謂諫止其非若有爭然馮氏曰天子七諸侯五大夫三如書言九德六德三德特以降殺等差言爾真氏曰無道而不失天下國家者蓋於失道必爭之雖失而旋復所以免於危亡也士有爭友則身不離於令名離力智反司馬公曰士無臣故以友爭父有爭子則身不陷於不義此通庶人而言故當不義則子不可以不爭於父臣不可以不爭於君故當不義則爭之從父之令又焉得為孝乎焉於虔反

右傳之十一章凡百四十三字廣經中五孝之義言天子諸侯卿大夫士庶人皆當有過則諫非徒從順而已朱子曰此不解經而別發一義古文則作參聞命矣敢問下無子字

子曰孝子之喪親也喪平聲書云百姓如喪考妣禮記檀弓云夫子之喪

顏淵若喪子而無服喪子路亦然請喪夫子若喪父而無服子之先君子喪出母乎子夏喪其子曾子曰喪爾親使民未有聞焉曾子問云喪慈母如母禮與孟子云養生喪死無憾並乎聲讀

哭不偯，禮無容，言不文，服美不安，聞樂不樂，食旨不甘，此哀戚之情也。

偯於豈反不樂音洛偯聲春容而有餘也禮記閒傳云大功之喪三曲而偯此父母之喪哀痛之極故其哭也氣竭而息無復餘聲舉措進退之禮不修飾為容儀有事直致其言不治擇成文辭身服美衣不以為安故服惡哀耳聞樂聲不以為樂故不聽樂音味之美也口食美味不以為甘故不飲酒食肉此六者皆孝子哀戚之真情自然而然

三日而食，教民無以死傷生也，

親死水漿不入口三日乃食粥蓋過三日則死此教民無以親之死而傷子之生也

毀不滅性，此聖人之政也。

喪雖哀毀不可須滅其性而死必為之節故居喪之禮不沐浴不酒肉然頭有創則沐身有瘍則浴有疾則飲酒食肉年五十者不致毀六十者不毀凡此皆聖人之政為民制禮節哀而全其生也

喪不過三年，示民有終也。

孝子之於親有終天之痛視三年之久猶駟之過隙哀豈能忘哉然遂其情則無有窮已故喪制父母之喪至重亦不過三年者示民以有終竟之時也

為之棺槨衣衾而舉之，

尸之外衣衣之外衾以襲以斂衾之外棺棺之外槨以斂以殯舉謂舉尸加其上納中也

陳其簠簋而哀戚之，

此言朝夕朔望之奠簠盛稻粱器外方內圓簋盛黍稷器外圓內方按士喪禮朝夕奠脯醢而已盛以籩豆朔月殷奠始有黍稷盛以瓦敦卿大夫祭禮少牢饋食亦止用敦盛黍稷以公食大夫禮推之竊意天子諸侯之殷奠乃備黍稷稻粱而器用簠簋此傳所云蓋舉上而言之也

擗踊哭泣，哀以送之，

擗婢亦反擗以手擊胸也踊以足頓地也哭者口有聲泣者目有淚此謂柩行之時送形而往哀其不返也

卜其宅兆而安厝之，

卜灼龜以視吉凶也宅墓穴也兆塋域也厝猶置也將置柩於其處必乘生氣無風水泉沙礫樹根螻蟻之屬及他日不為城郭溝池道路然後安卜者決之於神也不卜則擇之以人葬書備言其術之理可稽焉中州土厚水深不擇猶可偏方土薄水淺凡地不皆可葬苟非其地尸柩之朽腐敗壞至速與舉而委之於壑同孝子之心忍乎先擇後卜尤為謹重所謂謀及乃心謀及士民而後謀及卜筮也按士喪禮筮宅卜日大夫以上則葬日與宅兆皆用龜卜或亦用筮此云卜蓋通言之

為之宗廟以鬼享之，

初喪至葬有奠無祭蓋猶以人禮事之既葬迎精而反乃以虞祭易奠卒哭而祔於祖喪畢而遷於廟始純以鬼禮事之者祭祀人鬼之名

春秋祭祀，以時思之。

既除喪每歲四時感時之變思親不忘報本反始事之如其生存言春秋包四時矣則

生事愛敬，死事哀戚，生民之本盡矣，死生之義備矣，

親生則事之以愛敬親死則事之以哀戚生死皆致其孝然後足以盡生民之本備死生之義民之生也心之德為仁仁之發為愛愛親本也及人末也故孝為生民之本義者宜也生而愛敬死而哀戚理所宜然故曰死生之義

孝子之事親終矣。

此句總結此章言喪親之孝乃孝子事親之終事

右傳之十二章

凡百四十三字廣經末終始之義經所謂終指本身而言此傳言喪親為事親之終朱子曰此亦不解經而別發一義其語尤精約也

古文喪親之情傷生之政有終五句之末並無也字傷生下今文亦無也字考之禮記喪服四制篇有也字為是

孝經章句彙因朱子刊誤校定子文受讀歷觀唐註宋疏及諸家解其說雖詳其義亦有未明暢者乃輯此訓釋授之諄切畀瑣蓋取蒙稺易曉而已吳澄識

刊誤經傳正文之中已悉除去朱子所塗之字今并劉炫所增一章別錄於後而備論之

大雅云無念爾祖聿脩厥德凡十一字古文同在經文終於立身下

甫刑云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凡十一字古文同在經文蓋天子之孝也下

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凡十四字古文同在經文蓋諸侯之孝也下

詩云夙夜匪懈以事一人凡十字古文同在經文蓋卿大夫之孝也下

詩云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凡十一字古文同在經文蓋士之孝也下

已上引書一引詩四朱子刪去說見前

先王見教之可以化民也是故先之以博愛而民莫遺其親陳之以德義而民興行先之以敬讓而民不爭導之以禮樂而民和睦示之以好惡而民知禁詩云赫赫師尹民具爾瞻凡六十九字古文同在傳四章其政不嚴而治下

朱子曰先王見教之可以化民與上文不屬溫公改教為孝乃得粗通而下文所謂德義敬讓禮樂好惡者却不相應疑亦裂取他書之成文而强加裝綴以為孔子曾子之問答但未見其所出耳文既可疑而謂聖人見孝可以化民而後以身先之於理又已悖矣況先之以博愛亦非立愛惟親之序若之何而能使民不遺其親邪其所引詩亦不親切今並刪去

以順則逆民無則焉不在於善而皆在於凶德雖得之君子不貴也君子則不然言思可道行思可樂德義可尊作事可法容止可觀進退可度以臨其民是以其民畏而愛之則而象之故能成其德教而行其政令詩云淑人君子其儀不忒凡九十二字古文不在於善下無而字不貴也作所不貴政令上無其字餘並同凡九十字在傳七章謂之悖禮下

按春秋左氏傳文公十八年季文子曰以訓則昏民無則焉不度於善而皆在於凶德是以去之襄公三十一年衛北宮文子曰君有君之威儀其臣畏而愛之則而象之又曰君子在位可畏施舍可愛進退可度周旋可則容止可觀作事可法德行可象聲氣可樂動作有文言語有章以臨其下朱子曰此雜取左傳所載季文子北宮

文子之言與上文既不相應而彼此得失又如前所論子產之語今刪去

子曰閨門之內具禮矣乎嚴父嚴兄妻子臣妾猶百姓徒役也

凡二十四字今文無古文在傳十章之後十一章之前朱子曰因上章三可移而言嚴父孝也嚴兄弟也臣妾官也邢氏正義說已見前今詳此章淺陋不惟不類聖言亦不類漢儒語是後儒偽作明甚而朱子不致疑者蓋因溫公信之而未暇深考耳況十一章之首作傳者承十章之末而發問若有此章則文義間隔故特據正義之說黜之

吳先生隱居臨川山中大臣薦之授文翰之職未行促命下驛遣上京師曾有求為代者先生即南還今年夏次廣陵郡學訪道諏經者日至恒往受業焉恒嘗問孝經何以有今

文古文之別先生曰黃帝時倉頡始造字周宣王時史籀因倉頡字更革為大篆秦始皇時李斯因史籀字更革為小篆倉頡字謂之古文秦人以篆書繇難又作隸書取其省易專為官府行文書而設自此人趨簡便習隸者衆習篆者寡公私通行悉是隸書經火於秦而復出於漢當時傳寫只用世俗通行之字武帝時魯共王壞孔子屋壁得孔鮒所藏書禮及論語孝經皆倉頡古文字後人稱漢儒隸書傳寫之經為今文以相別異云爾古文書孔安國獻之遭巫蠱事不及施行安國沒後其書無傳東萊張霸詭言受古文書成帝時徵至校其書非是漢志所載武成之辭即張霸偽古文書也東晉梅頤於伏生今文書外增多二十五篇今行於世果真孔壁所藏者乎古文禮五十六篇內十七篇與今文儀禮同餘三十九篇謂之逸禮鄭玄註儀禮禮記學嘗引用孔頴達作疏之時猶有後乃

燬於天寶之亂古文論語二十一篇與魯論語齊論語為三古文孝經二十二章與今文孝經為二魏晉而後不存隋人以今文孝經增減數字分析兩章又偽作一章名之曰古文孝經其得之也絕無來歷左驗隋經籍志及唐開元時集議顏斥其妄邢昺正義具載詳備可考司馬溫公有古文孝經指解蓋溫公資質重厚於孝經今文尚且篤信則謂古文尤可尊也而不疑後出之偽朱子識見高明孝經出於漢初者尚且致疑則其出於隋世者何足深辯也而刊誤姑據溫公所註之本非以古文優於今文而承用之也恒又問孝經果何疑乎先生曰朱子云孝經出於漢初左氏未盛行之時不知何世何人為之也竊謂孝經雖未必是孔門成書然孔鮒藏書時已有之則其傳久矣禮家有七十子後弟子所記二戴禮記諸篇多取於彼其間純駁相雜公穀左氏等書稱道孔子之言者亦然

孝經殆此類也亦七十子之後之所為爾中有格言朱子每於各章註出而小學書所纂孝經之文其擇之也精矣朱子曷嘗盡疑孝經之為非哉學者豈可因後儒之傳會而廢先聖之格言也他日先生之子文謂小年讀孝經時先生整齊諸說歸於至當附入己見補其不足昇文非之恒於是借觀舊藁就欲筆受請於先生先生曰此往年以訓穉子不欲傳之故未嘗示人也恒再三請乃許既得隸本而求者皆來應之不給同門諸友共為鋟木以公其傳而所聞師說并記於其後云

大德癸卯十月甲寅朔門人河南張恒記

草廬吳氏以今文古文校其同異附入己見昇子文受讀初不欲傳行於世大德癸卯門人張恒請梓之張天永因宋板舊本藏為世寶鴻幸得之再梓以廣其傳

孝經

刻孝經序

聞之曰飲江河者莫測其量繪天地者實難為容言哉則孝之屬是矣夫江河人人飲之顧未有涸其流者以江河本無涘也孝之道人人能言之苟欲竟其義即舜文猶深避焉此無他親恩罔極而孝之道何可極也是故巨靈河伯不能測江河之深虞舜周文不能竟事親之理然則聖人所為垂世立教首揭天常以提撕萬世之聾瞶者亦因人闡義耳若將曰吾姑執此為朦士指南則人之感南陔眷流景者將無賖此為蒿矣乎昔者孔子以宇宙之精神洩諸六經而孝經一書獨舉而屬諸曾子與氏夫豈獨為五等立則哉孝之道置之而塞天地言孝則天下之道舉之矣故惟子與氏親領其傳卒之得與聖道者即子與氏也故曰言孝則天下之道舉之矣其書有今文古文更周漢以後諸儒詮次考訂予皆不及深辨武林朱子漸鴻者以孝聞乃獨潛心是編特為釋義壽梓而懇予為序夫孝之道即舜文不能究而欲問序于予是繪天地之類也雖然舉世莽莽而子漸獨留意是編使人人盡朱君所為即比屋可旌焉視彼濟惡不才者何如哉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藉令誦法聖經者因斯刻而廣孺慕焉其為錫類不已多乎予所持以報子漸氏請者以此若忘而儀之大而妄施丹艧則吾豈敢

後學錢塘陳善譔

家塾孝經序

家塾孝經一卷吾郡文學朱君子漸撰次也朱君每過予而請益予曰思深哉其旨淵乎微矣昔聞之夫子云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夫春秋傳心之典孝經率性之謨志與行俱罔非盡性矧孝經尤先王至德要道有生之人紀天常無論聖狂貴賤日夕所當講究而服行者故吾夫子以孝思無窮之心聚百順有覺之行凡見於迪德明倫而博施不匱者若揭日月於中天當時及門之士亦非不衆且賢至於獨紹心傳僅一純孝之曾子則其意槩可想矣嗟乎是經也誠孔曾授受之精藴已乎然即其問荅更端自天子以至庶人亹亹數百言悉皆闡吾天性之敘秩人情之節文而大順充溢上有以通神明下有以光四海近有以淑當時遠有以憲萬世懿哉聖人立行之宏謨也柰世遠經殘竟厄於嬴燼鑿於漢疏踳駁於有唐之百家雖以宋晦庵草廬二先生之刋誤考訂其理非不粲然可述而被世儒紛紛各售己見分章傳釋今古異同之辨亦未見有渙然自信者今朱君自肄習諸生時遂潛玩此經敦崇孝行且深有慕於王文成公致良知之學嘗質予曰文成良知之教欲人反求天性而孝之大旨冥會無遺鴻將據吾知以質經之疑會本文以求說之正先生以為何如予曰可哉蓋道公天下苟出於公雖一家之誦習不為私學貴心融苟得於心雖一人之辨覈不為異子能即心揆理以探全經庶亦無愧於致知之教也已朱君聞予言遂躍然曰命之矣鴻也雖不敢以言自附尚期毋忘先生之訓

時

萬曆癸未歲季秋吉旦海昌八十翁元泉褚相識

重刻孝經序

余不佞曩與朱子漸氏為同舍生同舍生高子漸經術子漸幼有至性日嚴二親稱純孝同舍生高子漸行誼以聞有司于是有司舉
功令尊上子漸冠幘粟帛鄉飲祭酒榜稱孝子云孝子既被名寵益跼蹐不敢安歎曰夫所謂孝者譚何容易乃取孝經晝夜讀之務精研其義因考孝經所以流傳人間之自及不列學宫之故中間自漢以來諸家釐正之是非銓次之先後或離或合可信可疑燦然復明於世且删疑存信親加訓詁命曰家塾孝經終焉孝子之用心亦勤矣哉書既成同志之大夫士膾炙之會
中丞臺温公
學使蘇公鑒賞不已序弁首簡稱孝經指南不佞亦以孝子之書必傳也何故譚說經史莫盛於漢儒當是時朝廷設射策之科開祿利之路士故爭寘力焉表考一時說經諸儒罕有以孝廉察舉者亦空言耳今孝子之書非徒言之寔允蹈之言出於允蹈者切切故愛書出於共愛者傳傳故遠即以孝子之書垂之百世百世之人心有不如今之大夫士膾炙孝子者哉孝子嘗與不佞論孝經始末纚纚千言不休不佞曰忠孝一理孝子何不取所謂忠經者贊一詞焉孝子笑曰忠經亦漢儒傅會之書其言淺陋何可與孔曾同日論忠經何在即春秋是已心法嚴謹凜如衮鉞所以教天下萬世之為人臣者孰有忠如春秋者乎不佞退而服孝子有見孝子久不就有司徵辟荏苒白首卒竪不朽事業與其名俱著於無窮孝子之賢加人一等矣

萬曆丁亥四月朔日同邑後學趙應元譔

男生員趙爾昌書

家塾孝經題辭

粤惟隆古蓁蓁狉狉民風汤穆率由賦予其於因心事養之道殆不俟訓導啓迪耳提面命咸肫肫然自狹提以至白首一也自天子以至庶人一也自荒服以至華夏一也方其時國無戒家無師翕然而大同孝弟者比戶也迨夫淳者漓朴者散役物而漸天誘知而斲性滕下之愛百順之節不必於少艾妻子仕君之慕奪之而童年廢弛者亦有之也噫嘻吾夫子者作事刪述於六經開羣蒙於萬古首慣夫百行之原不明則萬化之基弗立於焉因一貫旣傳之暇敎因心不匱之理列五等之殊用原一本之始終言微而著詞約而章誠千載事親之法程萬禩子職之龜鑑惜乎旨遠義淵又經嬴燼出壁之殘已失聖藴且習矣而不察口誦者未必心惟則夫子之言不托諸虛者幾希矣由周迄今千百餘歲漢唐諸儒非不辨論而訓詁有所未及仁和朱子漸提抱知愛克篤因心暨壯至茲永言勿替盡一己之順德思錫類以貽謀竭力之餘研精聖典句釋節解以發淵微據經義而不宣其於諸說之同異得失槩無論也已名之曰家塾孝經夫經聖言也而以家塾名其夫子竊比老彭之意乎抑亦子漸私為家訓乎嗟夫經者古今不易之常也孝者吾人天性之良也亟之自夫子述之自曾子誦之者維而行習而察則由家以及其國由其國以及天下凡有血氣莫不因心則所以上翼我

明列祖以孝治天下之化者未必無補也
子漸又馬得而私諸
自漢迄今傳孝經者各自名家奚啻
百十皆發先蘊啓後學爾獨今文直
解不名家塾題辭不名殆恐言不能
盡是以諱之鴻特闡其意云

鴻歷考古今孝經諸本序次不一條理未融
未盡協聖人之旨故復冒昧僭述序次如左
一經首文公訂正合六七章為一章草廬因之
一明王事父孝明王以孝治天下周公嚴父配
天此三節皆言以孝為治而教民之道寓矣
一孝天之經也一節聖人則天道以立政教
一君子以孝教天下教民親愛莫善於孝此二
節皆言以孝立教聖人政教極其神速如此
一父子天性也一節聖人因人性以立政教
一孝子之事親一節其道有五其戒有三末甚
言不孝獲罪之大示人知所警也
一閨門一節由内以及外也閨門章二十四字司馬貞削之古文錯簡在後
一君子事上一節移孝以為忠也
一五等諫諍一節諭親於道之孝也
一孝子之喪親一節示孝道之有終也
右經義題綱十三條皆以發全經大旨雖未獲窺孔
曾指授微言庶由詞達意俾誦習者知所先後而會
通有地若章第多少傳釋殘缺鴻豈敢妄置喙哉

家塾孝經

仁和朱鴻集解
海寧褚相校
仁和沈詔訂
仁和衛鋆閱

仲尼居曾子侍子曰參先王有至德要道以順天下民用和睦上下無怨女知之乎

此一節孔子首言孝道之大而教天下不可不知所學也仲尼孔子字居燕居也曾子孔子弟子名參子者曾氏門人稱其師也侍旁坐也孔子言古先聖王有極至之德切要之道夫人性中本有箇仁義禮智皆德也此獨為德之至率行之皆道也此獨為道之要先王用此以順天下之心而天下之民莫不親親長長用之以和睦故上而人君下而臣民皆無相怨尤而安於大順女知之乎蓋道與德非二也自其包於通行謂之道本於自得謂之德德則存諸心道則見諸事者所謂順者本心之德意人人俱有聖人亦不過因人心之同然而教之非強拂也如和睦與無怨尤俱是順故一順而天下化中矣 音註 女上聲

曾子辟席曰參不敏何足以知之子曰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

曾子聞孔子之教即避席而起言參質不敏何能知此道德孔子云吾之所謂至德要道非他即此孝也蓋孝乃仁之本原仁乃心之全德仁主於愛而愛莫切於愛親故孝為德之本聖人因之立教本立則道生自然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以至於中國保四海天下無一物一事不在吾孝之中何莫非此一念之生生乎故云教之所由生也直辭曰這箇孝道是德行的根本教化人的道理都從這孝道裏面生將出來 音註 辟音避 夫音扶 ○ 此言孝為四德之本則百行萬善何莫而非此中出也

復坐吾語女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孝之終也

曾子尚拱立而聽孔子命之復坐語此道理夫人之一身四體毛髮皮膚率皆父母所生人子善為保護不致毀傷而虧其行不致損傷而虧其體此為孝之始事至於能植立此身而不屈萬行斯道而不怠不惟自揚其名而又以顯其父母此則孝之終事夫毛髮尚至於保愛則其餘可知後世尚至於顯揚則當世可知孝之始終如此重哉 音註 復語女並去聲

夫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

此總論孝之始終也夫上文止言孝之終始而此又兼言中於事君者蓋行道顯揚非事君如何能得況四十始仕而移孝為忠亦理之常也○陳氏曰上言孝之始終而不言中事君者謂行道揚名則事君之道在其中矣然所以如此立言者蓋世之人或有隱君以求志修身以俟命者豈必皆事君哉○吳氏曰前言至德要道蓋言在上者之孝而通乎下夫孝以下二句結前意也後言孝之始終蓋言在下者之孝而通乎上夫孝以下三句

結後意也　鴻以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說偉最廣不爭指事君者而言

愛親者不敢惡於人敬親者不敢慢於人愛敬盡於事親而德教加於百姓刑於四海蓋天子之孝也

此首言天子之孝也天子者天下萬邦之主又德教之所自出而儀刑四海者也天子能愛敬其親而又推此愛敬以及於天下則是吾之德教自然被於百姓而刑於四海皆知所以愛敬其親矣此便見至孝通於無外太和且於而間豈不功光祖宗業垂後裔我

在上不驕高而不危制節謹度滿而不溢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也滿而不溢所以長守富也富貴不離其身然後能保其社稷而和其民人蓋諸侯之孝也

此言諸侯之孝也諸侯承先君積行累功天子錫之土地人民以為世守其心皆欲子孫世傳而無失為孫者誠知此身居一國臣民之上其位高矣位高其勢必危若能禮賢下士容民畜衆而勢不至於危亡積四境輸將之財其國富矣國當其用必溢若能制立節限謹持法度而用不至於泛溢夫高而不危自無淩侈召禍之端可以長守貴矣滿而不溢自無僭修虛耗之辭可以長守富矣富貴不離其身然後能保其社稷而和調民人世守之亦失此諸侯樂述之孝當如是也夫社主稷主敍民生所類以安養者令諸侯為社稷之主而以時致祭自然風而調生理順協氣感盈人心無不和悅矣國其有不

永保者乎

非先王之法服不敢服非先王之法言不敢道非先王之德行不敢行是故非法不言非道不行口無擇言身無擇行言滿天下無口過行滿天下無怨惡三者備矣然後能保其宗廟蓋卿大夫之孝也

此言卿大夫之孝也先王制禮異章服以別品秩則卿與大夫各有一定之服不得僭上而偪下也法言德行只一理揆道而言曰法言率意而行曰德行使卿大夫服法服道法言行法則言行自然遵法合道而一無可選擇者矣又使其立朝而酬對賓客出聘而將命他邦言行雖滿天下而人無一之怨惡矣蓋人之相與先觀容節次及言辭後考德行是故首服次言行者先輕而後重也後中言行而不及服者詳重而略輕也下文又以三者備則總括之也蓋卿大夫遵守禮法謹僭德行矣服制無不中而言行無不格又豈有從罪君民而不保其宗廟以祀其先公于此卿大夫之孝亦繼志述事之大者

音註

德行擇行行滿之行並去聲惡去聲

資於事父以事母而愛同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故母取其愛而君取其敬兼之者父也故以孝事君則忠以敬事長則順忠順不失以事其上然後能保其爵祿而守其祭祀蓋士之孝

也

天子諸侯在位無生親可事而所事者先王若卿與大夫不可以例論者此則寧舉上中下士之孝而首以父母言之取事父之愛以事母而愛母同於父取事父之敬以事君而敬君同於父然母非不敬也以愛為主君非不愛也以敬為主合愛與敬而兼之惟父為然故移孝事君則盡心無隱而為忠移敬事長則循理無違而為順忠順不失則天子諸侯之君卿大夫之長皆能有以事之則官爵祿位可長保而祖先祭祀永不失矣夫士亦以保爵位守祭祀為言者從其所重而言之也孝子繼述之善不於士而可見耶○劉氏曰愛與敬俱出於心君以尊榮而敬深母以鞠育而愛厚○董氏曰人必有本父者生之本也愛與敬父兼之所以致隆於一本故也

用天之道因地之利謹身節用以養父母此庶人之孝也

此章言庶人之孝用天四時之序而耕耘欲獲以順其時用地五土之宜而稼梁黍稷各從其便則物得以生植成遂而衣食有資又且謹脩其身而不妄為省節財用而毋妄費則生財有道度事得宜既不陷於刑戮而又能免於飢寒不惟能養父母之口體而養志亦在中矣此纔是庶人本分孝行

音註　養去聲

故自天子至於庶人孝無終始而患不及者未之有也

此通結上文以重致戒勉之意孝之終謂立身孝之始謂事親孝無終始謂不能事親立身則禍難解有不及之者見天子不能保天下諸侯不能保其國卿大夫不能保其家士庶人不能保其身此固理勢之必然無貴賤一也

子曰昔者明王事父孝故事天明事母孝故事地察長幼順故上下治天地明察神明彰矣長上聲

此極言明王之孝之大見後王所宜取法也昔者明德之王事父孝故事天無不明事母孝故事地無不察長幼順故上下之治無不成以父母天地本同一理上下長幼原無二心也夫既能明察天地矣神明不於是而彰顯乎所謂神明即天地之神明所謂彰即化工之彰顯若天時順而休徵協應地道寧而萬物咸若是已明王感應之神孰大於此者

故雖天子必有尊也言有父也必有先也言有兄也宗廟致敬不忘親也脩身慎行恐辱先也宗廟致敬鬼神著矣

音註　行去聲

上就言明王之孝之大此詳言明王孝親之功無須刻之間蓋以天子至尊無對而曰必有尊也尊言父也父既為所尊天子必盡孝於父天子莫之敢先而曰必有先也先言兄也兄既為所先天子必克恭其兄孝弟之道容可以不盡乎又必致敬於宗廟之中事死如事生不敢忘其親也脩持其身謹慎其行恐或一有所失玷辱其先也夫能致敬於宗廟竭誠以享親也鬼神自於焉而昭格洋洋如在其上矣感應之大又孰有過於此者

孝弟之至通於神明光於四海無所不通詩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

此總贊孝道感通之大復引詩以咏嘆之也夫孝父母而天地明察順長幼而上下非然此之謂孝弟之至通於神明光於四海夫幽可通於神明而神祇格於明可光於四海而萬姓孝則合乎上下神人而無所不通矣不有徵於文王有聲之詩乎詩云自西而抵於東自南而抵於北盡天下之人矣無不心悅誠服而咸歸於化者亦以孝道咸通而無間也

明王之孝果孰有大於此者乎

此章統論明王之孝之大無間於生死存亡而一之者說者不察以首節即主祭享言然則明王於父母直待祭享而始盡其孝乎此皆執滯之言也若以為然則下文宗廟致敬為重出矣此內草廬先生以天地明察神明彰矣八字錯簡在故雖天子之上今移易於鬼神著矣之下學者近多宗之鴻仍依舊本但分為三段有正見聖

華精妙包括無遺無錯又何必支離經統而移易於後此益惑於孝弟二字要平看不思弟字係是帶說者非對舉以並言〻首節止言事父孝至神明彰矣不中長幼順二句者以天地既明察矣況長幼有不順乎神明尚昭彰矣況上下有不治乎或以此二句專指弟道說則王者之治化豈偏屬於協道乎昧不思能孝自無不弟又舉幽則明者可見、次段止中鬼神著矣一句不及天地不及治乎者蓋以上下可類而推孝極自無感而不應〻末段方提出一孝弟字來又不言通鬼神及治乎者蓋以通神明則鬼神在其中光四海則治平在其內聖筆指微言簡意盡如此〻孝經一書惟此章最難會悟古今諸註似未協經首鴻重擇三遍俱未擇然今從思二說侯高明者採擇且天子之孝四海倘刑夫子於一經而三致意焉良可見矣鴻故

悉以天子三章
感列於篇之首
全章總論、此章極言孝道之大推之而無所不通也試觀昔者明王之孝至孝也推其所以事父者致敬於郊而事天之道明推其所以事母者致敬於社而事地之道察能孝父母必能悌長慈幼而又推其所以順長幼者施於德教而上下之人治此特明王所自盡云爾然感通之機孰有大於此者人周易感無論也而天地雖大幽明一理明王既昭假於天地者明矣察矣則郊社之時必然天神降地祗出神明有不彰顯者乎孝通天地如此又觀凡為天子者其尊必有父其先必有兄是故所當孝悌者也天子能推其所以事乎父兄者致敬於宗廟敬其所尊愛其所親不忘親也又且脩身慎行善繼其志善述其事恐辱先也此亦天子所自盡云爾然感通之悌又無有大於此者蓋鬼神雖幽祖孫一氣天子既昭假於鬼神者敬矣脩矣慎矣則禘嘗之際祖考必然來格鬼神有不昭著者乎孝通鬼神如此由是觀之孝弟之至可以通於天地鬼神而況於人乎故曰通神明光四海無所不通而雍熙太和之化成矣上下之治安足云我引大雅之詩正明孝道感通之大也昔夫子嘗謂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其如視諸掌乎亦言格神難感人易也深合此章之首明孝至此無條惑矣

子曰昔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不敢遺小國之臣而況於公侯伯子男乎故得萬國之懽心以事其先王

此言古明哲之王以孝治天下即有至德要道以順天下之意蓋天子無生親可事故以

事先王為孝以孝治天下者謂天子能孝於先王而推其愛敬於一家一國以及天下之萬國而一無所遺小國之臣謂子男之卿大夫見小國之臣且不遺則其君之為子男與夫為公為侯為伯者悉皆得其懽心可知矣如是乃所以事其先王羣臣各以其職來助祭者此也蓋君能孝於先王而得萬國之懽心如此否則吾之所以事先王者未至豈得為孝乎○董氏曰夫子首言明王而繼言其不敢蓋不敢之心即祇懼之誠即經言天子之孝不敢惡慢於人是也

音註　治去　華

治國者不敢侮於鰥寡而況於士民乎故得百姓之懽心以事其先君

以孝治其國者謂諸侯能孝於先君而推其愛敬於一家以及一國之百姓侮謂忽之而不矜恤鰥寡之窮民且不敢侮則凡衆民與夫秀於民而為士者有以得其懽心可知矣如是乃所以事其先君正謂其順以助祭者此也蓋諸侯能孝於先君然後能推之以及一國而得百姓之懽心否則其所以事先君者有未至也可謂孝乎諸侯亦無生親可事故以事先君為孝

治家者不敢失於臣妾而況於妻子乎故得人之懽心以事其親

以孝治其家者謂卿大夫能孝於親而推其愛敬於一家之人也失謂不得其心臣妾家之賤者妻子家之貴者於臣不失則子可知於妾不失則妻可知如是乃所以事其親也蓋能孝於父母然後能推於一家之人而得其懽心否則其所事親者有未至也可謂孝乎

夫然故生則親安之祭則鬼享之是以天下和平災害不生禍亂不作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如此詩云有覺德行四國順之

此總結治天下國家者惟其如此是以父母生而存則親安而無所憂父母沒而祭則鬼享而鬼來格是以普天之下既和且平而無有非戾之氣天災之甚者為害人禍之甚者為亂由鬼享而上達則天道順而無災害由親安而下達則人道順而無禍亂此以孝治天下之極功也蓋由天子身率於上諸侯以下化而行之四海皆與於孝而為順也故引大雅抑詩以明之鴻以上章教明王以孝事親而致天地鬼神之邪格此章明教明王以孝為治而得萬國臣民之懽心明王之孝德如此豈非萬世之聖王所當仰法者哉

曾子曰敢問聖人之德其無以加於孝乎子曰天地之性人為貴人之行莫大於孝

此曾子因夫子首言孝為德之本又云孝為德之至故敢問聖人之德其無以加於孝乎夫子以人物均得天地之氣以成形均得天地之理以為性然物得氣之偏而其質塞人得氣之正而其質通是以人能全其性而與天地參故得天地之性者惟人為貴物莫與同也性之德為仁義禮智皆統屬於仁仁之為愛莫先於愛親故人率性而行其行莫大於孝人惟不知孝之大所以失於自小不知人之貴所以失於自棄自賤則雖有人之形而實無以異於禽獸自小則雖有聖賢之質而竟無以拔於凡流此夫子答曾子之問而云然者所以使人知自貴而先務其大者董仲舒謂人必自貴而後可以為君子亦此意也

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也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

此又因孝之大而推言之然孝之事不一而莫大於尊其父尊父之事不一而莫大於以父配天惟天為大尊莫與對能以父配天斯為尊故之至嚴即是尊敬也古之人能盡此禮者惟周公蓋以萬物本乎天文武之功本於后稷故冬至以后稷為始祖而配天祀於郊冬至者一陽始生萬物之始尊后稷猶尊天也萬物成形於帝而人成形於父故季秋以文王配享上帝於明堂季秋者萬物之成尊文王猶尊上帝也天以形體言曰天尊之也上帝以主宰言曰帝親之也其實一而已夫所謂明堂者廟之前堂也凡廟之制後為室前為堂室則幽暗堂則顯明故享人鬼則於室祀天神則於堂也此禮一定而文王世世得以配上帝亦遂周公嚴父配天之心蓋當是時周公秉制禮之權而成文武之德故稱文王為嚴父以配天非謂凡有天下者皆當以父配天也讀者不以辭害意可也

是以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助祭詩云夙夜匪懈以事一人夫聖人之德又何以加於孝乎

此言四海之內諸侯各以其職來助祭畢獻方物克供郊廟之祀事如蒸民之詩所謂夙夜不怠惟敬奉一人甚哉孝道之大無以加於此者此章曾子疑聖人之德若有加於孝之然者故夫子歷敘孝德之大而述周公之聖以証之可見聖人之德惟孝為至更有何者可加於孝乎

曾子曰甚哉孝之大也

曾子因夫子首言孝道之大繼言明王之孝又敘孝治之功復贊聖德之無以加於孝故於此極言而贊美也

子曰夫孝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天地之經而民是則之則天之明因地之義以順天下是以其教不肅而成其政不嚴而治

孝之為道在天則為常經一定而不可易在地則為大義裁制而得其宜在民則為慈行五常由之而為德之本夫天高地下物莫與齊民藐然其中何敢以為等今夫子列三者而並言蓋以民之所行非自矯揉於其間實乃則天地之常經而效法之爾父天道也得天之性而為慈愛地毋道也得地之性而為恭順故孝也者天之經地之義而人之行也孝本天地之常經而人於是取則焉是以聖人則天之明因地之義以此為道而順天下興起其愛親敬長之心故其教不待戒肅而自成其政不待威嚴而自治耳聖人之政教感人神速如此若以私智小術而驅其民民焉肯從其教也哉

子曰君子之教以孝也非家至而日見之也教以孝所以敬天下之為人父者也教以弟所以敬天下之為人兄者也教以臣所以敬天下之為人君者也詩云豈弟君子民之父母非至德其孰能順民如此其大者乎

章首專言孝而章內兼言弟與臣者蓋孝也者施於兄則為弟施於君則為臣同一順德所以為德之至也故言以孝教天下之人者豈必家至而諭日見而誨也我只上行而下自效爾夫上之人躬行孝弟臣以教則天下之人無不效之而各敬其父兄與君是上之自敬其父兄君者乃所以敬天下之為父兄與君者也故引泂酌之詩而釋之吳氏曰豈樂也弟易也躬行孝弟臣之德者樂易之君子也人皆效之而各敬其父兄與君是足以為民之父母非有孝之至德其何能達此順德於天下乎鴻謂聖經首論至德而未及發揮故於此詳言之

子曰教民親愛莫善於孝教民禮順莫善於弟移風易俗莫善於樂安上治民莫善於禮

教民知有親而愛其父則莫善於孝教民知有禮而順其兄則莫善於弟風者上之化所及俗者下之習所成移謂遷就其善易謂變去其惡由父子之和而被之華容以為樂樂有鼓舞變動之意故移風易俗者莫善於樂由長幼之序而著之節文以為禮禮有貴賤尊卑之等故安上治民莫善於禮蓋孝弟禮樂各舉其要而言之實則一本也四者之中孝尤為要而弟即次之人而孝弟則其心和順和即樂也順即禮也四者亦相因而成也

禮者敬而已矣故敬其父則子悅敬其兄則弟悅敬其君則臣悅敬一人而千萬人悅所敬者寡而悅者衆此之謂要道也

承上文禮字而言所謂敬者即是一箇孝孝兼愛敬而此獨言敬者蓋子於父母愛易能而敬難盡故特推廣敬之功用如此言此心之敬隨遇而見惟上之人以此而自敬其父兄與君則下之為人子為人弟為人臣者皆從蔡而效之以事其父兄君矣故上之所敬者不過一人若是其寡下之效法而各事其父兄與君乃至千萬人焉何如其眾乎此所以為道之要蓋敬父敬兄敬君之道亦非勉而行之乃人心之同然天性所固有上行下效自捷於影響焉耳鴻謂聖經首論要道而未及發揮故於此詳言之

子曰父子之道天性也君臣之義也父母生之續莫大焉君親臨之厚莫重焉

父子君臣天下之大分主恩主義天下之至情故道莫大於恩義父慈子孝相親相愛乃天性之本然然父尊子卑又有君臣之義亦天分之自然故所係甚重耳且父母生子其氣始於父而其形成於母一體而分為親之枝上以承祖考下以傳子孫其嗣續之責更無有大於此者易曰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父母既為我之親又為我之君而臨乎其上其恩義之厚又豈有重於此者乎

音註　焉平聲下同

故親生之膝下以養父母日嚴聖人因嚴以教敬因親以教愛聖人之教不肅而成其政不嚴而治其所因者本也故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者謂之悖德不敬其親而敬他人者謂之悖禮

謂父母生子至於膝下之時僅週歲耳然能親悅父母又嚴畏父母此心即知愛敬但未識其真而充之耳非是先有愛心至長大時方有敬心故此便見良知聖人因其有嚴畏

之心即敎之敬視因其有親悅之心即敎之以愛親故其敎不待整肅而自成其政不待嚴暫而自治盖皆因其固有之良而啓之以一本之意耳若然此一本而愛敬先及他人則逆天之性而悖德悖禮非人子也不祥莫大焉夫順逆非他也由本及末謂之順舍本趨末謂之逆敬斯盡而愛易能當知愛敬一心未有能愛而不能敬者今聖人立敎先敬而使愛正所以扶植天倫整齊人道全其所謂一本而使人不流於情旣狎比者聖人之大訓也鴻謂天性純良愛敬成者此際之敎非與及其長也而後知敬兄之敬同

子曰孝子之事親也居則致其敬養則致其樂病則致其憂喪則致其哀祭則致其嚴五者備矣然後能事親

致者極其至之謂一要不可不盡者故孝子之事親也隨在而各致其極隨事而志盡其心未致其極而其禮不備均不可以語孝今父母平居之時人子當致其恭敬如昏定晨省出告反面變養脊懌之類供養之時當盡其歡樂承顏順志聚百順以娛其心如斑衣戲彩而無所拂之類父母有疾當盡其憂至惟醫藥畢備如言不翔行不情色容不盛冠帶不服之類父母死喪當致其哀如擗踊哭泣呼號顛天無已之類歲時祭祀當盡其嚴如聲哉竭誠思其笑語居度之類夫居養病皆事生喪與祭皆事死敬樂憂哀嚴五者各於其時先盡斯為人子之事親而孝道畢矣

事親者居上不驕為下不亂在醜不爭居上而驕則亡為下而亂則刑在醜而爭則兵三者不

除雖日用三牲之養猶為不孝也

為人子者居人之上不可恃其位之尊而傲其下居人之下不可忘其分之卑而犯其上在同類之中不可乖刺違怨而至於爭苟居上而凌下則失道而取滅亡為下而悖逆則犯分而致刑戮在醜而相爭則啓禍而召兵端夫曰驕曰亂曰爭三者皆喪身之事也苟或不免則忘身辱親縱日用牛羊豕也三牲以養父母而父母豈能安於所養哉其為不孝之大矣此人子之所當深戒也

音註養去聲

子曰五刑之屬三千而罪莫大於不孝要君者無上非聖人者無法非孝者無親此大亂之道也

五刑之條目雖有三千之多而罪之至大者無過於不孝不孝之罪所以為至大者何哉以其為大亂之道耳夫君者臣之所稟命者而敢於要脅是無上之聖人者法之所從出者而敢於非議是無法也人有父母身之所由生者而敢以孝道為非是無親也人必有親以生有君以安有法以治而後人道不滅國家不亂若三者皆無豈非大亂之道乎此章兼論人子之事親其道有五其戒有三若要君與非聖非孝者斯為大亂之道之

子曰閨門之內具禮矣乎嚴父嚴兄妻子臣妾猶百姓徒役也君子之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事兄弟故順可移於長居家理故治可移於官是以行成於內而名立於後世矣

此言閨門之內近而一國遠而天下樸實其爲蓋家有嚴父則父有君之道矣家有嚴兄則兄有長之道矣至於家之妻子臣妾猶官府之百姓徒役所處雖殊其理則一故君子之事親極其孝矣以孝事君則忠而忠可移於君事兄極其悌矣以敬事長則順而順可移於長至於妻子臣妾不得其所則施於有政是亦爲政而治可移於官是以孝悌之行成於內忠順之道達於外名豈有不立於後世者哉此章下八句申明上七句而內字相照應

子曰君子之事上也進思盡忠退思補過將順其美匡救其惡故上下能相親也詩云心乎愛矣遐不謂矣中心藏之何日忘之

此言君子之事君也自私家而適公所爲進見之時事有當陳者則必竭其心而致其忠自公所而歸私家爲退居之時責有未塞者則必彌縫其闕而補其過至於君有一念之善則將順其美而助成之無使優游且過而終止之君有一念之惡則匡救其惡而誅止之無使祭殺遂成而不救也夫君子能以此四者而事其上則君享其安佚臣捐其尊榮君臣上下所以能相親也蓋君猶父臣猶子不啻一家君元首臣股肱誠若一體豈非相親之至乎不觀小雅隰桑之詩言臣心愛君雖在遐遠不謂遠者蓋愛君一念藏之中心無日暫忘也遠猶不忘況於近乎鴻以人臣事君之忠成本於事親之孝故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大學謂孝者所以事君之諒哉後世有作忠經以擬孝經徒知忠孝雖並稱不知忠本於孝而移孝斯可爲忠矣

曾子曰若夫慈愛恭敬安親揚名參聞命矣敢問子從父之令可謂孝乎子曰是何言與是何言與

曾子曰參承夫子之教其慈愛恭敬順親揚名皆事親之孝固得聞命矣然親之命令未必無過差苟不順乎親不可以爲子爲人子而悉從父之令可謂孝乎夫見非而從成父不義有害於孝理所不可故夫子重言以致戒焉音註與平聲下同

昔者天子有爭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其天下諸侯有爭臣五人雖無道不失其國大夫有爭臣三人雖無道不失其家士有爭友則身不離於令名父有爭子則身不陷於不義故當不義則子不可以弗爭於父臣不可以弗爭於君故當不義則爭之從父之令又焉得爲孝乎

此又夫子推廣言之昔者天子諸侯與大夫皆置諫臣益於失道必爭之雖失而從復所以免於危亡也推士無臣必有友以爭之故身不失其令名是以天子至於庶人爲臣子者見君父之過皆不可以順從而不諫若夫爭臣之數亦姑約言之爾其實諫者衆必出於公人可以數限乎然天子諸侯士大夫之子均爲子也均愛父也父若有過子必幾諫無諫之爭臣爭友可也夫子是以總結之曰故當不義則子不可弗爭於父臣不可以弗爭於君先父子而後君臣其責深矣又曰故當不義則爭之從父之令又焉得爲孝乎此復歸重於子以見從親之令爲非蓋父子雖有賊恩之戒當其不義則不容以不諫不諫

則陷父於惡而大不孝矣為以君父有過臣子皆當委曲諫諍必諭之於道而後可謂之孝大抵諫之道有二有直諫諷諫之不同君諫君當從諷為是諫父當幾諫為宜不然何

夫子曰吾其從諷諫又曰事父母幾諫　**音註**　爭去聲下同離去聲為平聲

子曰孝子之喪親也哭不偯禮無容言不文服美不安聞樂不樂食旨不甘此哀戚之情也

人子於父母本同一體生成之恩昊天罔極一旦不幸而死存歿頓異豈不割裂五內恨至終天乎故哀痛之極其哭也不偯氣竭幾盡無復餘聲之其禮也無容顏地局脊不暇修儀也其言也不文內痛無已不暇修詞也以至服美有所不安故服衰麻聞樂有所不樂故不聽樂食味有所不甘故食疏食此六者皆孝子哀戚之真情一性為而已非聖人

能強之也　**音註**　喪平聲偯於其反

三日而食毀不滅性教民無以死傷生也喪不過三年示民有終也此聖人之政也

孝子於親始死水漿不入口者三日過三日則恐傷生故為糜粥以食之性者人之所受於天以生者也性中有仁仁之發為愛而愛先於親父母存而愛敬之者根於性也父母沒而哀戚之者亦根於性也苟以過哀之故而殞其身則性因之以滅此反失於不孝其可乎故雖毀瘠而不至滅性蓋教民無以哀死而傷生孝子之於親有終古論心之痛視三年之久猶旦夕耳哀豈能忘哉然其情則無有窮已故雖父母之喪至重亦不過三年者蓋示民有終竟之時也此皆聖人之政因人情而為之節文無賢愚貴賤一也

為之棺槨衣衾而舉之陳其簠簋而哀戚之擗踊哭泣哀以送之卜其宅兆而安厝之為之宗廟以鬼享之春秋祭祀以時思之

此自聖人之歛而詳之其始死也為之棺以藏體槨以附棺衣衾以周身然後舉而殮之謂舉尸加其上納其中也先言棺槨者以棺槨戚制雖得耳其朝夕奠也則不見親之存陳其簠簋而傷痛哀戚之其祖餞也則不忍吾親之去女擗男踊號哭涕泣而往送之為墓於郊則不惟謀及乃心詢之衆議尤必為之竁筮以卜之宅兆者塚穴曰宅墓域曰兆必得吉而安厝之然後其心始慰耳此慎終之禮之為廟於家必有制也則做禮而為之三年喪畢遷主於廟以鬼享之及其久也寒暑變更春秋祭祀以時思之此追遠之禮也

念親之意果有窮乎此皆聖人之政亦因人情而為之節文無賢愚貴賤一也　**音註**　喪平聲擗婢亦反

生事愛敬死事哀戚生民之本盡矣死生之義備矣孝子之事親終矣

此又合始終而言之以結其意孝子之事親存亡生死無有間心於其生也事之以愛敬於其死之事之以哀戚生死皆致其孝然後足以盡生民之本備死生之義民之生也心之德為仁仁之發為愛愛親本之及人未之故孝為生民之本義者宜也生而愛敬死而哀戚理所宜然故曰死生之義至此則生民之本盡於此養生送死之義備於此未便結之以孝親之事終於此如是而力行不怠人子又為得有遺憾焉

鴻傳次家塾孝經以誨兒曹誠一人之蠢見也近同志欲梓之以求正於有道其章第傳釋先正已言之詳矣鴻豈敢贅但聖言廣大精微道徹上下若分析摘釋未免得此遺彼善學者第於編輯之先後而詳究然察焉則聖經之旨趣思過半矣

家塾孝經終

孝經本文一說

相不佞竊嘗有志于聖學聖學者心學也一元沕穆之始勿論已兩儀既奠而三才之道彰則一元之秘獨契于聖人之一心自羲皇一畫而爲心學之祖宣聖一貫而爲心學之宗時至春秋教化漓而人心陷溺君權世道大裂不支聖爲此懼斷魯史以維既墜之王法闡孝經以覺未泯之人心要皆本吾天地生生之心廓吾天地生生之德然德莫大于盡孝孝即良知良能此心之愛敬爲之匪襲也命于天率于性彰于教通于治蘊于人心流行于萬事萬化爲先王之至德要道此也爲有生之人紀天常此也爲指后之修齊治平此也及其至也通神明和上下格天地光祖宗達四海前乎千萬世之既往後乎千萬世之將來無所不通無往不善信哉孝經一書孔曾授受之蘊吾道一貫之精乎夫道以一貫則孝以心盡舉一孝而天地古今之治化畢矣惜嬴燹作而經殘教潰歷代君臣好

尚靡定聖學罔聞遂至諸儒紛紛各售已見分門立戶考索異同而有拂經鑿經議經之失嗟乎此聖經一大厄也予嘗反覆玩味經之本文數百語直截簡明其旨燦然其義秩然其體察躬行一指掌而化理藹然言天子則舉天下之孝盡之矣言諸侯卿大夫則舉一國一家之孝盡之矣言士庶則舉一人一身之孝盡之矣明此而大順充溢比屋可封天下復覩唐虞三代之盛何古今率貿貿焉莫知所自也或者曰子以一貫說經深明此孝渾然一理無事紛張似矣其間孔曾更端問荅之詞何居噫此正聖賢教思無窮之心萬物一體之學先揭明王孝治以端化本更歷敘孝行以崇化機至于因人情以為節文因上之善政善教以及不軌之懲戒閨門之幽隱而凡有裨于人心化理至詳至密無非欲人各隨其分以盡吾性以全吾孝至求其化成天下之本實係于吾君之建心極嗟乎惟皇建極大化攸同此誠聖經垂範之大旨譬猶躔天之宿一舉首而在目中合轍之車不出戶而通天下古謂一孝立而萬善備非一貫之旨歟第愧後儒罔求聖學心源惟競俗流訓詁前後異見遂析為古文今文之辨是謂拂經分章註釋以各眩已長自多博識是謂鑿經刪煩訂訛迄無定論以破千古之惑是謂議經三者出而全經愈蝕俾聖心獨得于天之蘊乃為後世支離口耳之談其獲戾聖教何如耶有志聖經者莫先于明一貫之學庶可覩其微矣嗟乎大道莽于多岐聖學戕于論辨予深慨夫曲學之詆毀者名教之所不貸也他如辨議穰然曾未見有協一者惟朱君子漸本文卷即心揆理直探孔曾之遺文辨惑質疑悉祛穿鑿之陋習是崇正之一機也故予亦漫為本文一說以求質于子漸共明此學而樹砥障傾洗百家誕妄而一空之其幸有以誨我

海昌後學褚相撰

孝經質疑

明　後學朱鴻著
後學沈榜校

孝經何為而作也夫子憂五等之孝未明於天下而作也夫子刪述六經垂憲萬世道無不載至事親儀則及祭義精嚴禮記諸篇又備載之矣但五等經常之孝古典未之傳聞夫子何從而刪述之也故思及門之徒曾子踐履篤實孝行尤著是以呼其名而語之知其足以闡明斯孝也曾子於是欽承大命即與其徒編緝成經所以夫子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蓋春秋立一王之法孝經定五等之孝夫子志也行也後世謂子思樂正子公明儀之徒始成之則孝經未作之前夫子何以擬曰行在孝經又有謂夫子假為曾子問荅之言而自著之尤可鄙矣

孝經一書有古文今文之別者何也武帝時魯恭王壞孔子屋壁得孔鮒所藏孝經二十二章皆科斗文字故為古文孝經今文孝經一十八章河間人顏芝所藏漢初芝子貞出之皆隸書故為今文孝經昔劉向校經籍比量二本以顏本比古文除其繁惑而安國之本亡於梁漢求遺書東萊張霸詭言受古文書成帝徵至校其書非是晉劉炫又因王邵所得孝經序其得喪講於人間儒者皆云炫自作之非孔舊本今觀許慎說文所引桓譚新論所言又觀邢氏疏說則古文未必無疑

唐明皇時傳孝經者殆且百家明皇始剪其繁蕪採其樞要特舉六家之異同會五經之旨趣惜唐君臣徒有是心未成其美朱文公出獨以脩舉遺經為已任始定古文孝經末年又加精審與胡侍郎論議質程可久汪端明書以今文亦不無可疑者於是又定孝經刊誤蓋疑其所可疑信其所可信去其所當去存其所當存但因司馬大儒得古文指解不疑後出之偽而篤信之朱子姑擬溫公所註之本而為之刊誤非以古文優於今文而承用之也至元草廬吳氏因朱子刊誤以今文古文校其同異又定為一

本
朝上虞潘府疑孝經與中庸文體相類首章孔子極言孝道之大以告曾子其下十二章皆推明首章未盡之旨斷非孔子先自作經又自作傳以釋之也因作孝經正誤效中庸章第其敘次亦多牽強松江周木以漆書韋編時有滅絕錯簡闕文殆或不免於是考古文今文合為新考定孝經一書不分章第傳釋似亦可觀但以閨門章第內嚴父嚴君之下擅補猶君長也四字非闕文之史祁門汪宇孝經考誤集解亦效中庸章第次序固為可觀但其傳皆隨文訓解惟釋字義未悟夫子作經大旨故孝經大義求之者愈見其難讀之者愈見其雜探討之者愈不見其旨趣攸歸而經旨似未闡於天下且簡冊錯亂義理又未條貫爲沉潛反覆蓋亦有年畧測夫子孝經旨趣然不敢自是其愚乃與同志互相參究遍閱五經四書語孝之言歷考古人行孝之行並知孝道無窮行實不一雖皆各盡其孝似未可語萬世常經然則夫子明孝之心烏能以自已哉何也蓋天下之人原有五等之分而五等之孝各有當為之則若統言其孝而不為之條陳則混於所施而不知先後詳言儀則而不列其當務則五等之孝又何自而準從天下之人固無由以率化黎民之老又奚得以自安合敬同愛之心各有不得其所者矣愚故闡孝經本旨夫子蓋為五等之孝而發也是以彙集古今孝經諸本以廣其傳後之君子覽焉孝思其有興乎

漢世近古孝經居九經之一嘗列學宮置博士雖羽林武臣明帝皆令通習之延及宋初亦得附試明經自王安石變新經義始不以取士是時孝經爲廢滅餘編與詁責家家誦習者遠矣程夫子看詳武學之制猶欲與論語孟子竝行於世使人皆知義理

孝經註疏曰孝經一書原無章第題名劉向校經籍以十八章為定而不刊名又有荀昶集其

錄及諸家疏竝無章名而援神契自天子至庶人五章唯皇侃摽其目而冠於章首今鄭注見章名豈先有改除近人追遠而爲之耶御注依古今集詳議儒官連狀題其章名重加商量遂依所請其十八章題名皆後儒所定也

朱子以後儒妄分章第不若效大學經一章傳十章又二章雖無所釋承上章意而云然未二章乃夫子別發一義語尤精確使成孝經刊誤初本而遂止未及精詳鴻思大學首章止列三綱領八條目之名色而未及發揮故記者雜引孔子之言立傳以釋之章旨始明若孝經首言至德要道止列名目故於下二章已發明之至統論孝之始終繼言五等之孝即於本章已發揮詳盡何必更立傳以釋之且孔子論孝原無其章釋其句之義曾子記經又無明訓而朱子立傳不過因後儒妄分章第更加題名之故然章名起於漢唐傳釋倡於宋元均非孔曾之舊也今不若只依孔曾之舊悉去章名傳釋似於義尤精

朱子立傳釋經者蓋因孝經註疏列章第題名皆後儒以意測度且傳孝經者殆且百家率多已見故舛錯繆論今朱子悉以聖人之言明聖人之旨豈不精當況所論止一孝字故定爲其章釋其句也但聖人一言盡天下之道隨在充滿浩蕩無窮活潑潑地者若拘於立傳釋經似或牽強補輳本　朝傳孝經者率去傳釋題名惟效中庸章第鴻思又一支離也豈若只復孔曾舊本更又何疑

古文孝經之僞皆後儒增減數字若仲尼居增一閒字曾子侍增一坐字自天子以下至於庶人增以下二字是何言歟是何言歟增言之不通也五字其他章又增數字增不當增非聖人口氣夫孝德之本教之所由生蓋天子之孝蓋諸侯之孝可以常守貴可以常守富等語減去六也字其他章減去十二字便覺辭句冗突減不當減亦非聖人口氣愚嘗讀論語首章玩三

箇不亦字三箇乎字便見聖人氣象從容詞句婉曲真一倡三嘆有遺音者矣豈是如此之突兀乎古文之僞於此又可徵矣

古今文孝經皆書於竹簡非如今之書籍也經秦火焚烈雖藏之者未免有錯簡是以朱子定爲刊誤昔者孔聖談經原無章第其二十二章一十八章皆齊魯閒儒者所議恐其統同而無所別也故分爲章數初不重於此也漢初古今文竝出劉向校經籍比量二本以顏本除其繁惑而安國之本亡於梁更不較章數之多寡孝昭時魯國三老所獻建武時議郎衛宏所校皆口傳官無其說亦不繫以章第至唐明皇御筆所書孝經今刻石於國學者仍列章名至本朝周本考古今文孝經字眼甚爲詳悉定其次序止列一十九段亦不論及章第是以知題名傳釋均非孔曾舊本故鴻謹悉去之以復孔曾之舊考古宜然豈敢擅立臆說哉讀者詳之

朱子刊誤經一章傳十四章刪去古文二百零二十三字吳子經一章傳十二章其內合五刑一章去閨門一章刪去古文二百四十六字

或疑孝經遍童蒙習讀之書世有以淺近忽之者殊不知童蒙雖未曉道理然良知良能固自在也開蒙而先授以孝經則四德之本百行之原教從此生道從此達由是而爲賢爲聖胥此焉出矣若舍孝經而遽讀他書何能進步此孝經所以爲徹上徹下之書而學之所當先務者也但蒙時習之長時廢之豈因未列學宮歟

後世又有疑孝經旨意何教人處多而躬行處少不知夫子之作經意尤重於爲人上者蓋上之人躬行其孝則下之人自率而化之矣豈待家諭戶曉而後可以明孝哉

鴻讀孝經刊誤合併首章刪去引詩書并左傳語二百二十三字甚爲精確讀之一大快也但前後數條未獲其旨深思始識文公定章之故皆因經以立傳也吳氏亦然今謹悉闡之

一敢問聖人之德至所因者本也朱子傳之五

章釋孝德之本以故親生之膝下四十四字係於此章之末父子天性章之前朱子細解謂此條與上文不屬而與下章相近故今文連下二章為一章但下章之首語已更端意已重復不當通為一章當依古文且附上章或自為一章可也 鴻詳且或二字之意亦朱子思之未決不得已而言之爾吳氏校定以此節入於父子天性章之中甚為妥帖但以一條分作兩段以故親生之膝下二十四字分在厚莫重焉之下以聖人之教二十字分在謂之悖禮之下者何也蓋吳氏以上條為釋德之本只得分屬於上以下條謂釋教之所由生只得分屬於下是不論聖人因親因嚴其所因者本也三因字相連而來竟析為二段者朱吳真執傳以疑經 鴻所以輒云不必強於分合聖言只去其傳釋以復其舊可也

一孝子之事親至猶為不孝朱子傳之七章釋始於事親及不敢毀傷五刑之屬三千至大亂之道朱子傳之八章謂因上文不孝之云而係於此亦格言也今吳氏合為一章釋始於事親末又兼及事君立身以起下章舊本朱子以子曰五刑以下別為一章今按此乃再引夫子之言以足前意故吳氏合為一章 鴻詳玩聖言恐無釋始字意朱子曰五刑以下別為一章者何也朱子以釋始於事親故以此章推出在外吳氏因夫子結之曰此大亂之道也深戒人之不孝以歸於孝無非事親之道故合為一章

一君子之事上至何日忘之朱吳傳之九章釋中於事君 鴻玩聖言恐無釋中字意蓋始中二字經首則有於此則無似不必為之強釋

一昔者明王事父孝至無思不服傳之十章釋天子之孝以君子之事上傳之九章者何也攷經首句語而數來故朱子以事上為九章事天為十章吳子以明王事父孝提起為傳之首章者釋先王有至德要道故今以明王并孝治聖德三章俱列於首見天子克孝四海儀刑

一君子之事親孝至名立於後世矣朱子傳爲十一章釋立身揚名及士之孝閨門之内至百姓徒從也朱子傳爲十二章又細解云此因上章三可移而言嚴父孝也嚴兄弟也妻子臣妾官也又曰或云宜爲十章鴻玩聖言閨門章原列在事親孝之前係是一章所以吳子删去閨門一章其細解曰凡二十四字今文無古文在傳十章之後十一章之前玩此二句之意分明原係一章閨門在前而事親孝在後今朱子刋閨門於十一章之後吳氏又竟删去者何也盖泥經首無閨門二字之句故一後之一删之者皆執傳以疑經也吳氏又謂此章淺陋不惟不類聖言亦不類漢儒語

朱子一十四章其傳之先後皆取首章經句爲準恐未必夫子意也觀大學曰右經一章盖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其傳十章則曾子之意而門人記之也以此分爲經傳甚妥今皆孔子之言前定爲經後定爲傳者何也朱子因悉去諸儒題名章第恐後人議爲已見而悉删之故以聖人之言立傳以釋經庶可免此議耳但孝經一書前後俱孔子之言未聞有某章釋某句之語今不若只復孔曾之舊更潔淨精微義趣無窮又何他慮況朱子自述其可疑已十一處

漢藝文志曰魯哀公十四年西狩獲麟而作春秋至十六年夏四月己丑孔子卒則孝經之作在哀公十四年後十六年前案鉤命訣云孔子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據先後言之同春秋作也又鉤命訣云孔子曰春秋屬商孝經屬參則孝經之作在春秋後也未知孰是

孔子談經自首章而下原無次第記者編緝成經自首章而下各有條陳讀者當以意會

竊嘗論之天下之道具載六經六經旨趣各歸於一故曰易以道陰陽書以道政事詩以理性情禮以謹節文樂以象功德春秋以嚴名分至於論孝夫子則曰德之本教之所由生也是孝經一書乃兼總條貫而爲天之經地之義民之

行也故六經之旨士子各習其一求其精而通也若孝經之義童而習之雖白首而不暫離焉夫亦豈能盡其蘊哉是以曾子贊之曰夫孝置之而塞乎天地溥之而橫乎四海施之後世而無朝夕推而放諸東海而準推而放諸西海而準推而放諸南海而準推而放諸北海而準詩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此之謂也甚哉孝道之大天下莫得而踰焉者也世有以為童子之書而忽之無惑乎孝道之不彰彰於天下而俗習之所以頹敗也噫

魯論語二十篇古論語二十一篇齊論語二十二篇齊魯問記者各以其意而記之古文孝經二十二章今文孝經一十八章齊魯間記者亦各以其意而記之非頗殊也今既不分章第今古何殊學者凡於聖言但當默識心融身體力行可也奚必論篇數多寡章次先後也哉

聖人人倫之至不言孝而孝在其中然以孝名者亦因所遇而云然爾至若曾子之孝必列於孝順事實中者殆斯意歟

古謂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人臣有一毫之不忠非孝也世云忠孝不能兩全此語時位之不可全非道理之不可全也故曰事親孝則忠可移於君

世謂困窮之極不能盡事親之孝者亦未觀夫子教子路之言爾雖然啜菽飲水盡其歡矣而人子之心猶不若是恝者此亦大舜側微事親之心爾茍委於無可柰何是豈人子之心乎

自漢迄今傳孝經者百有餘家各出己見至文公出獨以脩舉遺經為己任始定古文孝經刪去所引詩書并左傳等語故曰傳文固多傳會而經文亦不免有離析增加之失末又定孝經刊誤草廬吳氏又校古今文定為一本至本朝傳孝經者因乘其刊誤各列序次後先咸用右第章數鴻思聖言惟貴力行務求自致斯可作法於人其功夫原不在章第間也後之學者須致思焉

質疑總論

孝經一帙家傳戸誦已久世至有唐殆且百家今又不知其幾也幸宋晦庵先生出獨以脩舉遺經為已任始焉考定古文孝經末年僅成刋誤一篇註釋大義猶未及而遂止草廬先生更校古文今文定為一本其間先後異同序次分合莫測二先生之旨 鴻 於是蚤夜以思而菅窺蠡測賴 天啓其衷迺得當時孔曾立言之旨與後世序次分合先後異同之原每與同志元泉諸先生互相參考僅成一卷日授弱子輩習讀不敢有聞於人名曰家塾孝經近與同志諸公論議孝經大旨同志咸欲梓之 鴻 思義理無窮鄙見有限窺測一二孰若因梓以請正四方倘獲有道君子矜而進之釐而正之庶或可以聞 先聖未明之蘊啓後學顓蒙之良而於國家化民成俗之義少補是則 鴻 之至願也

孝經質疑終

孝經臆說

仁和後學朱　鴻著
仁和庠生沈仲檀校

唐虞之世天真未鑿比屋可封三代之隆直道而行至春秋去古已遠夫子述六經以攝入道之門作孝經以明大道之要異派同宗因時救弊世降戰國溺於功利孟子以仁義立教嬴秦焚詩書棄禮樂炎漢起而舉孝廉崇禮教表章六經世稱漢治為近古迨黄老興於漢末佛教盛於六朝韓子雖道濟天下之溺不過因文見道至宋五星聚奎真儒輩出周子圖太極著通書教之主靜程子恐人無所執也教之敬橫渠恐人無所據也教之禮晦菴欲會而全之教之居敬窮理然道問學處居多陽明乃倡明致良知之學至於今日學者忽致字之意似少躬行殊不思堯舜之道孝弟而已一孝立而萬善從是今日所重孝為要也孝其萬世不易之常經乎

以下諸篇亦有次序覧者幸無忽焉

嘗讀魯論一書夫子論學以垂訓萬世首章之旨無非欲人盡性盡性以求仁爲要求仁以孝弟爲本故有子指孝弟爲行仁之本而致飾則病之夫子以入孝出弟爲蒙養之本而學文則次之子夏以竭力事親爲惇倫之本而謂爲學者始能之曾子以慎終追遠爲民德之本而復即三年無改以終之歷觀此篇則知孔門立教無非欲人察識本心之良以成萬物一體之化故在當時或隨事立言或因人問答亹亹數十言而不倦則夫子終身之行在孝弟而羣賢守之爲家法無惑也至於傳子思及孟子又無往而非此義之流衍故中庸以親親爲仁以尊賢爲義孟子以仁義之實在事親從兄而禮則節文斯二者智則知斯二者樂則樂斯二者孔門一派宗旨曷嘗舍孝弟以立教哉學者要須識得

謹按漢藝文志魯哀公十四年西狩獲麟而作春秋至十六年夏四月孔子卒謂孝經之作哀公十四年後十六年前也緯鉤命訣云孔子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似孝經與春秋同時而作也又云春秋屬商孝經屬參則春秋孝經之作似不相遠及我

朝宋景濂作孔子生卒辨併觀孔聖全書年譜皆謂孔子是時七十二語曾子著孝經意者然會天經地義之懿總括百王治世宜民之典而授曾子以垂訓乎若所作之年歲雖未能必要皆夫子不踰矩之後也夫孝弟子所雅言特至德要道未傳五等之孝未備故語以著之爾若曰後世雖訂所作之年寧保殘守缺不復敢論而姑置之此劉歆所以移書責太常也豈不異於信以傳信疑以傳疑者與鴻故悉錄之以備參考雖然夫子之授是經惟冀學者身體力行而已年與歲奚必辨先與後奚暇別哉學者苟能行而著習而察孝在一身則生民之本盡孝通天下則雍睦之風成矣豈曰小補云乎

孝說三条孝本性生力學更孝敬身修德務成其孝親從求孝尤當嚴密

經曰天地之性人為貴人之行莫大於孝又曰孝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天地之經而民是則之所謂則之者蓋云學也又曰親生之膝下以養父母日嚴夫膝下之時無有師保而知能之良已具愛敬是故聖人因嚴以教敬因親以教愛其所因者本也夫曰因則非強世曰本則非外鑠蓋上帝賦予若垂教命孩提愛敬悉本性真及夫漸長始教以飲食起居教以數與方名八歲教以小學十五教以大學不過自上帝命令稍引伸之而學者雖至為聖為賢亦不能少加于受性之初此孝所以即學而學所以成孝也故舍孝不可以言學舍學不足以成孝且經又曰夫孝德之本教之所由生豈惟學須於孝哉教亦恒由之以生也故人苟致學於孝則事君事長齊家治國舉而措之天下裕如也夫子首揭至德要道以授曾子又嘗志於周公其人也故他日復夢見周公曰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又云期月可也三年有成蓋欲以孝為治爾夫孝本人性之固有以此順民民焉有不順者哉恭惟我

太祖高皇帝廓清寰宇首以六事為訓

成祖文皇帝繼統刊行孝順事實頒示天下

列聖相傳益隆孝治今

皇上得萬國之懽心以事其

先王事

父孝而事天明矣建

兩宮以奉

聖后事

母孝而事地察矣天地明察神明彰焉是以登極以來天下大稔民物咸亨此非孝之驗歟孟子曰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蓋恐世之學者忽近易而馳遠難爾鴻故表而出之以告天下後世之為人子者

善事父母曰孝善事兄長曰弟此特孝弟所由名耳經曰孝弟之至通於神明光於四海斯大孝之謂與昔史臣贊堯曰克明峻德以親九族曰昭明曰協和時雍皆峻德所致也夫子贊舜之大孝曰德為聖人曰尊富曰宗廟子孫皆大德所致也孟子謂堯舜之道孝弟而已又曰守身為大乃知身者親之枝也敢不敬與敬身修德孝之切務也曾子以居處不莊至戰陣無勇悉云非孝可見矣經首序天子之孝曰德教加于百姓刑于四海至庶人則曰謹身節用以養父母夫以德教刑四海天子之孝也謹身養父母庶人之孝也是即大學壹是以修身為本也曾子曰小孝用力中孝用勞大孝不匱不匱之施此孝之大者也若禮記所載特孝子事親儀則經文論孝自始終節目及推行功效無所不備矣極而言之雖虞周之孝尚以為歉擴而論之至塞天地横四海施後世無朝夕孝之功用大矣哉故五孝之用雖別而敬身修德以光顯其先則同亦維人子之自致焉爾

鴻嘗謂孝子之事親無間於生死存亡觀經首數陳五等之孝又曰宗廟致敬不忘親也修身慎行恐辱先也合而觀之而人子終身之孝端可見矣世有純孝之資不幸孩提童稚而親沒其孝一無可伸又有及時行孝而親忽亡焉其情俱不能自已若此者可徒抱終天之恨而已耶要當立身揚名繼志述事無忝所生可也幹蠱假廟永言孝思錫類不匱可也一出言一舉足而不敢忘父母無非所以伸沒世之孝云爾曾子曰親戚既沒雖欲孝誰為孝年既耆艾雖欲悌誰為悌此勉人及時孝悌之言豈謂親沒而孝遂已哉載考唐任敬臣五歲喪母哀毀天至七歲問父英曰若何可以報母英曰揚名顯親可也乃刻志從學舉孝廉後官至弘文館學士我
成祖載於孝順事實而親名因以不朽蓋聖言廣大精微無所不貫鴻復揭此以為親沒者之則

昔吾夫子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學者徒誦斯言而未得其旨夫春秋魯國之史夫子居魯法周公假天子之權以賞罰天下志安在也蓋春秋之法行則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夫夫婦婦無一而非禮法之森嚴若所行雖善而心或未純亦誅其心而罰之必期倫物兩全表裏一致而成淳龐之治夫子志也其曰行在孝經以孝乃天經地義而爲民之行故一孝立而萬善備出言舉足而忘親者非所以崇人倫也曾子得其傳而於居處不莊事君不忠莅官不敬朋友不信戰陣無勇咸以不孝目之故經曰修身慎行恐辱先也行在孝經不可見乎后之傳春秋者亡慮數十家悉皆因經傳釋而夫子之志或未之闡明傳孝經者雖百有餘家而能白夫子行之所在者幾何人哉可慨也已自宋王安石定科法惟以易詩書周禮禮記而春秋獨不與至詆爲斷爛又卑視孝經而不用夫子之志行至今不白於天下噫安得有道者一闡明之

子云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乃知春秋一書嚴萬世人臣之法孝經一書立萬世人子之規二書相爲表裏不可偏廢自宋執政置科取士兩黜之而不講識者至今有餘憾焉今春秋已列五經試士獨孝經猶忽爲童習之書似失尊經之意鴻爲此懼謹遵宋元朱吳舊本重復訂刻又蒐輯古今諸集參以管見濫付諸梓梓成賴

道學高賢相爲序跋咸冀闡明況覩

嘉靖丙戌命題試士

萬曆庚辰首以發策乙酉又併春秋孝經以爲策問是孝經一書我

國家未嘗不以爲重而世猶忽之豈以其未列於學宮與鴻拭目翹首以望

附孝經今文古文解

孝經有今文又有古文者非經旨之異以字畫之殊句語增減章第先後之不同也漢初顏貞所出係隸書故名今文漢景時孔壁所出係科斗文故名古文若章第多寡或齊魯問記者意爾觀魯論語二十篇齊論語二十二篇多問王知道章可例見矣昔夫子談經原無章第故劉向校今文孔安國傳古文魯三老獻孝經衛宏校孝經俱不於章第有說荀昶集諸跡及唐玄宗御書石臺孝經復仍列章第朱文公定古文孝經合六七章為一章其刊誤篇中存疑一十二段又無註解似非定筆吳文正公合古今文一正之授子習讀自云不欲其傳亦非定筆我

朝諸儒以漆書葦編斷錯不免相與傳訛或遵今文或遵古文各立門戶其間合古今文有孝經集善宋景濂公序之有孝經集說王文忠公自序宋云予觀古今文之異特辭語微有不同稽其文義無絕相遠者其所甚異唯閨門一章王云聖言雖衆而孝經實總會之也是書大行其必人曾參而家閔損有關世道甚重自後周木潘府汪宇華各有訂本鴻繹思之乃悉去章第題名亦以聖經惟貴躬行不重言語章第間也

閨門章解

此章舊本閨門之內至百姓徒役五句在前君子事親孝至名立於後世八句在後原係一章漢至唐初皆然司馬貞校訂時削去閨門五句為國家諱耳文公刊誤篇以君子事親孝八句為十一章以閨門五句自為十二章吳文正公亦削此五句皆因經首無閨門字也鴻玩此章首言閨門之內末言行成於內兩內字緊緊相應真聖筆精妙處蓋閨門五句是起語事親孝六句是應語行成於內二句是結語首尾相應脉絡貫通讀之自覺意味深長今合為一章仍復聖經舊本

鴻晚得石臺孝經詳玩其注簡潔精當得聖人大旨將付梓以公于世議者曰玄宗鮮克有終葢何足傳鴻以始皇焚書不二世而殄滅漢興惠帝除挾書律顏貞出孝經文帝置博士令百姓習讀詔書詰責武帝時古文孝經繼出明帝時羽林武臣誦習馬自隋而梁而唐日漸以盛獨玄宗究百家異同會五經旨趣御製序文幷注及書史稱開元政治與貞觀同至天寶三載詔天下家藏孝經四載刻石國學後雖遺祿山之變斯民不忘親上死長之心忠臣義士奮起而誅之唐祚賴以不墜皆尊經教孝之效也且春秋之義善惡不相掩明皇闇明聖經有功來學安得以晚節而掩之夫石臺之刻譯古蝌蚪為隸則今之刻亦當譯唐隸為楷也

漢興表章六經以篇帙殘缺既置博士復令諸儒集校遂成全書惟孝經未及止劉向孔安國一校正之後各自名家今考二百餘氏尚未統會特發其端倪云尔

讀忠經辨

經曰事親孝則忠可移於君大學曰孝者所以事君言忠孝一道也以是知馬融作忠經為僭擬鄭玄註解為支離昔朱子欲作孝經外傳三發嘆而卒不敢為其嫌於僭也今觀融之忠經果可與孝經竝乎其意謂衆善咸起於忠故保孝行章曰君子行孝必先以忠竭其忠則福祿至若然則隱居之士終不得以孝其親乎且與夫子所稱始於事親中於事君之旨悖矣然融推忠之義甚大故並立二經以補夫子之缺不知人臣之義莫備於春秋春秋皆人臣大經大法無將之戒至於誅其意焉其責人臣純心以盡忠者至矣愚嘗謂孝經立萬世人子之則春秋嚴萬世人臣之防故夫子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是春秋即夫子之忠經也若融者不惟僭抑贅矣故是書名之忠訓以勸人臣作忠則可名之忠經以配孝經則不可故作忠經辨

家塾孝經後序

夫聖言閎邃匪精誠神悟莫或契其旨衆論紛賾匪博綜玄覽孰能究其歸竊見夫後之傳經者掇拾未得其詳考釋弗求其當臆管橫參專門自擅罔知取材千腋以成裘每以窺豹一班而自欺無惑乎經之日以晦而道之日以湮也孝經授受於孔曾而厄於秦幸存於孔壁而出於漢自後諸儒解釋代有訓詁篇章互更後先見時有殊求明無二世之學者視爲几近而遺忽罔尊者衆矣吾鄉漸逵朱先生者家君筆硯之石交武林逢掖之翹楚也幼孤力學孝義著聞蚤涉名場默爾辭榮於

聖世晚逃俗學畜然私淑於陽明父母昆弟國人殊無閒言當代名公鉅卿特加奬異志也幸獲摳趨時聆雅誨廼於清燕之下手出家塾孝經質疑有述詁義有稿誦之則親切簡明察之誠真修實踐猥以鄙人獲聞聖門與旨先生之發吾覆也何其大哉噫是書也一理爍然羣蒙發若還淳風於末俗炳大義於將來誠立言之弘致不朽之盛軌也且不當私之於家而梓之以公於世其嘉惠之心何如耶先生瞿然起謝曰如君言則吾豈敢若質之大君子以訂可否則吾之願也敬書於末簡

萬曆癸未九月重陽日仁和後學錢正志頓首書

古文孝經說

孝經起自仲尼閒居迄於孝子之事親終矣統為一篇按漢藝文志首稱孝經古孔氏一篇可徵也乃孔子口授曾子一時問答之語故當時或引其端或廣其說或釋前言或發別義反覆論議惟期以盡孝之義而已竝無章第亦不分經傳其中或問以子曰字則記者見夫子答問之外有更端以告者又有間歇而復告者故皆以子曰起之而意則未始不相貫也後之儒者乃紛紜於離合增損之說至數百家率務乖析聖經以從己意其箋疏亦不過句解字釋而皆不足以遡夫子之心乃夫子之心直欲以孝治天下而此篇則備述其所以治世之具也覩夫子嘗曰吾其為東周乎又曰期月而可三年有成豈漫言以誇人哉誠恃其治天下有此具也蓋夫子年七十二矣既不能行道當時而欲以此著之為經以詔來世故其燕閒之際特以是經屬之曾子而曾子與門人詳記之謂之經者以為古先聖王治天下之常道大抵為後世王者告也夫何千載之下乃目為童習之書而晦蝕以至於今良可慨也然今雖欲舉而行之又皆人自為說莫知適從且或妄加疑訕安望其與五經四書竝列哉夫苟知其為治道而發非專泥於事親之節則不必牽合傅會而夫子之心較然明矣覩其首言至德要道（先王有至德云云）一篇之大旨也稱先王者正以孝治天下非王者不能也繼言孝有始終（身體髮膚云云）孝之統體通上下而言也然身體髮膚不敢毀傷之義後不再及而立身行道揚名之事則疊疊言之不寘至論五等之孝（愛親者不敢惡於人云云）惟天子足以刑四海而諸侯以下漸有差焉夫子之意寧不有所重與以是知孝之一字夫子所以繼帝王而開萬世之治統者在是矣而豈沾沾於溫凊定省間也曾子平日但知孝在保身而不知通於天下若此故贊之曰甚哉孝之大也夫子乃言孝之道原於天地為人所共由之理（夫孝天之經云云）故先

王因是以推之政教先王見教之可以化民云云此民之所以易感而化易成也然治化之成皆由明王以孝治天下昔者明王云云而諸侯卿大夫皆感而化焉可見化機係於天子而孝之道所以為大也曾子聞此要道之義亦明矣然未知為至德也故復問曰聖人之德無以加於孝乎是因論要道而詢及於至德也夫子復言孝之德亦原於天地為人所同得之理天地之性人為貴云云若充其量雖尊親之極至於配天不過謂之盡孝且自古惟周公其人而餘聖人皆不能盡此孝之德所以為至也親生膝下故親生之膝下云云因論至德而復及於要道也自甚哉孝之大至此蓋言孝之原出於天地而聖人蘊為天德發為王道故能使教成政治而和睦之風行上下之怨息雍熈太和之化豈不可想見其盛哉四節內稱先王者一明王者二聖人者三蓋申論天子之孝也此下父子之道天性云云將申諸侯卿大夫之孝亦先言父子之孝出於天性世之不愛其親云云悖德悖禮者逆其

天性者也故君子言斯可道云云以愛敬推行於言行德義作事容止進退之間以為民則雖不能徧及於天下而一家一國之人莫不遵其德教而行其政令亦可見孝道之易於成治如此引曹風之詩但稱淑人君子而天子不及焉故曰申言諸侯卿大夫之孝也事親之五事孝子之事親云云孝之節目也雖通上下而言然謂之致亦惟有位者其所致大也三不孝居上不驕云云以及五刑五刑之屬云云不孝者之戒也治道所不廢也教民親愛莫善於孝云云釋要道也君子之教以孝也非家至云云釋至德也論孝至此可謂備矣然必若明王之孝昔者明王事父孝云云倣天地感鬼神而光四海然後至德要道之義無餘蘊矣此亦申論天子之孝之極也君子事親孝故忠可移云云因上文明王而言孝之各有所通蓋申士之孝也閨門一節閨門之內云云因上三可移而釋治移於官之意也至是而夫子以孝治天下之心可謂深切著明也已於是曾子以為若夫慈愛云云慈愛恭敬安親揚名凡今日

所受於夫子者悉聞命矣故直以從令為問而夫子則深警其不可也（是何言與云云）君子事上（進思盡忠云云）又因上文爭臣及之也喪親者（哭不偯云云）孝之終事上文雖言喪致哀祭致嚴而節目未詳也故備言之此固人子之至情而亦所以明先王之制也末復總結全篇之意（生事愛敬云云）蓋至此而孝子事親之道終矣著之為經乃夫子平生所蘊治天下之大經大法而出於一時問答之語又何疑哉今合前後而觀之序次詳明脉絡通貫始終具備本末兼該誠六藝之總會也奚俟采輯裝綴而後成經乎於乎是經之宏綱鉅目章章如是乃以為童習而弁髦之甚哉其侮聖言也今四方名臣碩學誠以為大聖遺經前世往往詔天下通行肄習不可湮沒乃疏請於朝使得與五經四書並列以行於世則所以光揚孝治天下之道豈小補云

錢塘後學孫本譔

古文孝經說終

古文孝經解意

錢塘後學孫本　立甫　著

仁和後學朱鴻　子漸　校

孝經

（孔子欲以孝治天下而道不行故口授曾子以詔後世曰經者以為古先聖王與道致治之常法也）

仲尼閒居曾子侍坐子曰參先王有至德要道以順天下民用和睦上下無怨女知之乎（閒居侍坐可以從容講道時也夫子以是經屬參故呼其名而告之言古先聖人之君臨天下者有至極之德要約之道以順天下雖因民之性而化導之由是民用和睦上下無然而成雍熙太和之治女知之乎至德要道一篇之大旨也然不曰君子有至德要道而必稱先王以見孝治天下非王者不能也夫子得王者而輔之當執此柄矣）

曾子辟席曰參不敏何足以知之子曰夫孝德之本教之所由生復坐吾語女（曾子不知至德要道者何故言參之質魯何足以知之夫子方指孝字示之蓋自古致治之君率循是道然而名未立也夫子標題孝字則所以興東周之治而繼帝王之治統者在是矣乃謂孝統衆善為德之本而禮樂刑政之教由是而生其說長矣故令復坐而詳語之）

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孝之終也夫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大雅云無念爾祖聿修厥德。

孝有始終孝之統體通上下而言也夫自身體以主髮膚皆親之枝人於少時不能保守肬主虧損終身不可賤矣故不敢毀傷孝之始事也然夫子方論以孝治天下故此始事通篇不再及矣若夫立身行道則必使其身末見於世而德由此施教由此達遂能揚名後世以顯父母此則孝之終事也然此達而在上者固可自致若窮居在下而欲立身行道揚名顯親苟非出而事君何以能此故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事君者成始而成終者也

子曰愛親者不敢惡於人敬親者不敢慢於人愛敬盡於事親而德教加於百姓刑於四海蓋天子之孝甫刑云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在上不驕高而不危制節謹度滿而不溢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滿而不溢所以長守富富貴不離其身然後能保其社稷而和其民人蓋諸侯之孝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非先王之法服不敢服非先王之法言不敢道非先王之德行不敢行是故非法不言非道不行口無擇言身無擇行言滿天下無口過行滿天下無怨惡三者備矣然後能守其宗廟蓋卿大夫之孝詩云夙夜匪懈以事一人資於事父以事母而愛同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故母取其愛而君取其敬兼之者父也故以孝事君則忠以敬事長則順忠順不失以事其上然後能保其爵祿而守其祭祀蓋士之孝詩云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子曰用天之道因地之利謹身節用以養父母此庶人之孝故自天子已下至於庶人孝無終始而患不及者未之有也

此敘五等之孝言天下之人凡五等各有所當盡之孝而其孝各自為始終者也孝不外愛敬愛敬乃此經之脉絡靡不通貫故始於愛敬其親而終於加百姓刑四海者天子之孝之始終也因家傳之先世子孫不能保而守之至於危亡者恒以驕奢之習勝禮法之防跡也其為不孝大矣故始于戒驕溢脩節度而終于保社稷者諸侯之孝之始終也始則致謹于容服言行之問動遵法度而終於守宗廟者卿大夫之孝之始終也惟士無田不祭故始于忠順以事上使不失其爵祿而終於守祭祀者士之孝之始終也若庶人則始終養父母而已上言蓋者有不盡之意庶人獨言此以無所質也亦不必引詩證之矣

乃結之以為自天子以至庶人孝無終始而患不及者未之有則孝乃合天下之人而不容不盡者也夫孝固人所各盡然所以倡導之者自天子始此夫子宗旨也故下文發之

曾子曰甚哉孝之大也子曰夫孝天之經地之義民之行天地之經而民是則之則天之明因地之義以順天下是以其教不肅而成其政不嚴而治

曾子平日惟以保身為孝而不知通於天下其道之大如此故贊之曰甚哉孝之大也夫子以為孝之道所以大者蓋以民性之大原於天地自古聖人法天地以立教不過因民之性而順導之是以其教易成也

先王見教之可以化民也是故先之以博愛而民莫遺其親陳之以德義而民興行先之以敬讓而民不爭導之以禮樂而民和睦示之以好惡而民知禁詩云赫赫師尹民懼爾瞻

承上文言先王知聖人立教之原以為化民之道不越乎此是故先以愛敬推行于上民固有所觀感而興起矣然其時風氣日開法利日備故又使其旬宣之臣陳以德義導以禮樂示以好惡正所謂因其性之原於天地者順以導之而天下豈有不靡然從風者哉引師尹之詩乃助王行化者也

子曰昔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不敢遺小國之臣而況於公侯伯子男乎故得萬國之懽心以事其先王治國者不敢侮於鰥寡而況於士民乎故得百姓之懽心以事其先君治家者不敢失於臣妾而況於妻子乎故得人之懽心以事其親夫然故生則親安之祭則鬼享之是以天下和平災害不生禍亂不作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如此詩云有覺德行四國順之

承上文言民之感化在下而握機在上故先王以孝治天下惟推愛敬其親之心不敢惡慢于人故於小國之臣亦不敢遺況大國之君豈有不加愛敬而反遺之者乎不遺者愛也不敢遺者敬也愛敬者人性所同具故能感動天下萬國之人而得其懽心以事先王夫既得萬國之懽心則諸侯以下皆在感化之中矣於是凡有國者不敢侮鰥寡有家者不敢失臣妾而各得其一國一家之懽心以事其先人四海之內合敬同愛而感歸于孝矣由是親安鬼享至於天下和平而無災害禍亂之患則所謂民用和睦上下無怨者又可想見其盛矣然此皆天子之孝有以倡率之也故總之曰明王之以孝治天下如此夫要道固本于至德然夫子重於論治故此上三節皆推孝之功用如此則于要道之義已著明矣

曾子曰敢問聖人之德其無以加于孝乎子曰天地之性人為貴人之行莫大於孝孝莫大於

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也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是以四海之內各以其職来助祭夫聖人之德又何以加於孝乎

此曾子因上論要道而問及於至德也夫子亦推孝之原言孝本於性而性本於天地故孝為最大若充其量雖尊親之至至於配天不過謂之盡孝自古惟周公一人而已其他聖人或阻於時或限於勢皆不能盡安能有所加乎此孝所以為至德也

故親生之膝下以養父母日嚴聖人因嚴以教敬因親以教愛聖人之教不肅而成其政不嚴而治其所因者本也

此因上論至德而復及於要道也豈天地之性人所同具故生之膝下無不知愛養父母日嚴無不知敬愛敬者所謂民之性也聖人因性以立教此所以教不肅而成政不嚴而治也夫政教乃禮樂法度之屬治之具也因為治者所不廢然教所以成政所以治聖人之所因以導民者則以民有以愛敬之性為之本也故曰所因者本也自夫孝天之經至此凡四節每原道德之本於天地而聖王因立教以成治無非以至德而發之為要道也觀歷稱先王者一明王者二聖人者三而諸侯以下不及焉思故以為申論天子之孝也

子曰父子之道天性君臣之義父母生之續莫大焉君親臨之厚莫重焉

夫子將申諸侯卿大夫之孝亦先言父子之道出於天性相續之恩甚大相臨之義甚重則天下之至親至尊莫如親矣此自有國家者言子亦臣也

子曰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者謂之悖德不敬其親而敬他人者謂之悖禮以順則逆民無則焉不在於善而皆在於凶德雖得之君子所不貴君子則不然言斯可道行斯可樂德義可尊作事可法容止可觀進退可度以臨其民是以其民畏而愛之則而象之故能成其德教而行其政令詩云淑人君子其儀不忒

承上文言親之恩義之大且重如此其嘗愛敬何如也春秋之世教衰俗散至於弒逆盜慕者國有所謂人欲肆而天理滅矣然不愛敬其親而反有愛敬他人者此非迫於勢則溺於情故也夫愛敬一也施於親則為順德而吉今乃施於他人則為逆德而凶於是言行動止舉失其道民無所觀法矣故云不在於善而皆在於凶德雖享有國家而得為人上君子豈貴之哉若夫謂之君子則能愛敬其親者也故其發於言指於行推於德義作事容止進退之間皆可為民之表率是雖不能廣被於天下而其所莅之民咸畏愛而則象之故德教成而政令行矣亦可見孝之易於成治也夫悖德悖禮云者即篇首所戒驕溢也可道可樂可遵可法可觀可度云者即篇首之欲謹言行飾容服而復指廣之也且起語有君臣字及引曹風止言淑人君子而不及天子乃申諸侯卿大夫之孝也

子曰孝子之事親居則致其敬養則致其樂病則致其憂喪則致其哀祭則致其嚴五者備矣然後能事親事親者居上不驕為下不亂在醜不爭居上而驕則亡為下而亂則刑在醜而爭則兵此三者不除雖日用三牲之養猶為不孝也

五備者孝之節度也通上下而言三不孝者害孝之甚者也

子曰五刑之屬三千而罪莫大於不孝要君者無上非聖人者無法非孝者無親此大亂之道也

此因上文不孝及之刑者治道所不廢誅不孝以驅之於孝也

子曰教民親愛莫善於孝教民禮順莫善於弟移風易俗莫善於樂安上治民莫善於禮禮者敬而已矣故敬其父則子悅敬其兄則弟悅敬其君則臣悅敬一人而千萬人悅所敬者寡而悅者衆此之謂要道

此釋要道之義也凡教民之道孝悌禮樂其具也然悌者孝中之事禮以節此樂以和此其要歸不外乎孝但立教則有此四端爾而所以為要道者蓋以其所操者約所及者廣也試以孝之一端言之禮主於敬君子自敬其父兄與君一人爾何其約也而天下之為子弟臣皆悅而化焉者乃千萬人焉何其廣也我前所云要道者非此之謂乎

子曰君子之教以孝也非家至而日見之也教以孝所以敬天下之為人父者教以弟所以敬天下之為人兄者教以臣所以敬天下之為人君者詩云愷悌君子民之父母非至德其孰能順民如此其大者乎

此釋至德之義然所謂至德者亦即於要道見之若云所敬者寡而悅者衆不惟為道之要而人君之德亦於是為至故承上教民親愛莫善於孝而言君子之所以教民孝如此者豈家至而日見之哉自敬其父兄與君是即教天下以子弟臣之道也而天下之為子弟臣者各敬其父兄與君是天下之父兄與君皆在君子所敬之中矣豈不謂之至德乎夫至德其要道非二也自其及於人而言為要道自其本諸己而言之至德俱就治化上見之非如體用本末內外之對待分層者也可見夫子此經重於論治而非專以論學也

子曰昔者明王事父孝故事天明事母孝故事地察長幼順故上下治天地明察神明彰矣故雖天子必有尊也言有父也必有先也言有兄也宗廟致敬不忘親也脩身慎行恐辱親也宗廟致敬鬼神著矣孝弟之至通於神明光於四

海無所不通詩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

自篇首至此至德要道大畧備矣此則以孝道之極致言之蓋以其推之而無所不通也昔者明王推所以孝父者事天於郊而其禮明推所以孝母者事地於社而其義察推所以順長切者以事上下而其致治此特明王所自盡云爾然天天事地之理既明且察則郊社之時自然事神降地祇出而神明於是彰焉此不可見孝之能通於天地乎豈惟是我雖凡為天子者尊必有父先必有兄今禮世而立固無生父生兄可事而宗廟之中事兄猶事生也苟能致敬不忘而平日人能修身慎行以為感格之本則禘嘗之際必饗之來饗享之來享而鬼神於是著矣又不可見孝之能通於鬼神乎夫天地至大鬼神至幽

孝悌之至尚能感格而況於人乎故曰通於神明光於四海無所不通引文王有聲之詩不及通神明而惟以證光四海之義正以其格神難而明其感人易也論治而至於光四海治斯極矣至德要道之義豈復有餘蘊我此亦申論天子之孝之極也

子曰君子之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事兄弟故順可移於長居家理故治可移於官是故行成於內而名立於後世矣

此因上論明王之孝及之也上以明王之居尊位者言其孝可以通天地通鬼神通四海固無所不通此以士之無位者言其孝可以通於君通於長通於官言各有所通也此可見孝之為道隨分而各足豈惟天子諸侯卿大夫所當務哉篇首言以孝事君則忠以敬

事長則順即忠移於君順移於長之說而此使以治移於官廣之蓋申論士之孝也

子曰閨門之內具禮已乎嚴父嚴兄妻子臣妾猶百姓徒役也

此釋上文之義也閨門之內有父有兄有妻子有臣妾故云具禮具禮者言事君事長使衆之禮無不具也然不徒曰父兄而曰嚴父則有君之道矣曰嚴兄則有長之道矣況忠移於君順移於長君長二字上文已指言之故不必言猶君長也而義已明甚何待釋耶若治移於官不釋則不明矣故曰妻子臣妾猶百姓徒役也此節惟釋治移於官故其辭簡朱子獨於此章有明註矣

曾子曰若夫慈愛恭敬安親揚名參聞命矣敢問從父之令可謂孝乎子曰是何言與是何言與言之不通也昔者天子有爭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其天下諸侯有爭臣五人雖無道不失其國大夫有爭臣三人雖無道不失其家士有爭友則身不離於令名父有爭子則身不陷於不義故當不義則子不可以弗爭於父臣不可以弗爭於君故當不義則爭之從父之令焉得為孝乎

自篇首論孝至此至矣盡矣故曾子以為今日所聞於夫子若愛親者不敢惡於人與因

親教愛云者皆慈愛也敬親者不敢慢於人與因嚴教敬云者皆恭敬也生則親安祭則鬼享之類安親也人有聖人君子之稱揚名也凡此悉領畧矣但子從父之令是亦孝之大端而夫子未之及也故以為問蓋曾子平日惟以從令為孝不知令或不善而一於從則立身行道之事皆窒礙不行矣其為害不細故夫子既重言是何言與而又曰言之不通所以深警之也後乃告之以天子諸侯大夫士皆有賴於爭臣爭友故當不義子不可弗爭於父臣不可弗爭於君而反覆以明從令之不得為孝也前言為孝之害者三而此又其一也故云別發一義也

子曰君子事上進思盡忠退思補過將順其美匡救其惡故上下能相親詩云心乎愛矣遐不謂矣中心藏之何日忘之

此因上君有爭臣及之蓋夫子以孝論治言事親必及於事君也故所孝子事親日不從親之令而必諫止其不義以論之於道君子事君亦豈可阿諛順從而陷君於無道哉故不惟盡忠必補其過不惟將順而必匡其惡正如詩言臣有愛君之心則君有過惡豈容不盡言以告之而乃藏之於心而不忘也此以終上文爭臣之義也

子曰孝子之喪親哭不偯禮無容言不文服美不安聞樂不樂食旨不甘此哀戚之情三日而食教民無以死傷生毀不滅性此聖人之政喪不過三年示民有終為之棺槨衣衾而舉之陳其簠簋而哀戚之擗踊哭泣哀以送之卜其宅兆而安措之為之宗廟以鬼享之春秋祭祀以時思之

事親之道在於養生送死上文五備其大要也然所謂致推之至其極也君子養親之生居致敬養致樂病致憂則當隨將隨事以竭其力不可以品式拘也若喪致其哀祭致其嚴尤為送死之大事使節目未詳必遺終天之悔矣於是夫子備舉而條列之首言哭不偯禮無容云云者孝子之情言無窮也次言三日則食三年則終云者聖人之然言有制也若始死則製棺衾陳簠簋而哭踊之哀既則卜宅兆脩廟祀而思慕之切蓋情之所必當盡而制之所必當遵者也如是而慎終追遠無餘憾矣此節詳送死之事以廣喪致哀祭致嚴之義也然論喪親而必及於王制者又所以備治道也

生事愛敬死事哀戚生民之本盡矣死生之義備矣孝子之事親終矣

此總結全篇之意也愛敬者篇內所云皆是也哀戚者篇末所云是也孝乃天性無人不具故生民之本盡於此矣生事葬祭無所不周故死生之義備於此矣至此而孝子之事親終矣此亦通上下而言於是曾子不從問而夫子不從告矣其一時問荅之言如此就而論之治天下之道本於孝孝本於先王先王本於天地故上因之以立教而下因之以從化誠為王者告也世儒目為童習王以俗說訓詁之誤矣此解意所以者也

古文孝經解意終

孝經解意後語

夫子慨明王不作天下莫宗既刪述六經垂憲萬世復呼曾子授以孝經誠諸經之總會治世之宏綱也愚嘗統觀是經稱先王者六明王者三天子者四聖人者六君子者七復兩舉政教之神一則天明一因人性兩申教孝之意子臣與弟無不悅從又申移孝為忠事上盡職以至諍臣諍子無非諭君父於道而不拘拘於命令之從獨事親喪親二節止著孝子者三又合上下貴賤而言若夫出治佐治之孝禮樂政教之數亹亹推明而不已曷嘗沾沾於溫凊定省之儀飲食起居之節謂孝養細事而云然㦲世傳童習之書意已繆舛至謂人子事親之經者亦各局於所見也豈測夫子著先王治平之典必本因心之孝為之乎噫古今羽翼儒言百種各加註釋句解亦多皆因分章立傳隨在發明慈湖所謂陋儒妄以己意增益開宗明義等章取混然一貫之旨而分裂之至刊落閨門一節破碎大道相與妄論於迷惑之中誠㦲是言也不知古孝經原一篇苟統會一篇大旨而總釋之自爾燦然復明矣鴻彙輯有年已作家塾孝經集解携示初陽孫氏孫氏謂聖人著經之意蓋欲以孝治天下故於事親之儀節畧焉而諸家註解非不分文析字而本原大旨或有昧焉而未闡者且為一時問荅之語不分章第經傳與鴻深相契合於是孫君仍慮後之學者徒求是經於事親之儀節而忽於論治故特作解意附釋疑併闡註孝經之說鴻亦作孝經大旨等篇互相闡發庶幾夫子微言未泯而以孝治天下之旨如日中天矣志是經者願共詳察焉

仁和朱鴻謹撰

釋疑

今文古文之辯

或疑今文古文之辯孰為正釋曰古文正矣顏芝隸書今文也芝尊信是經秉秦未燔書授子貞秘藏之欲以垂憲萬世豈容參以己意筆削其間哉若孔鮒乃孔門子孫以先世蝌蚪書藏於壁亦豈敢更竄一字是二書之必相同審矣今文最早出古文諸書至魯共王壞宅得之孔安國以所聞伏生書二十九篇考論文義惟酒誥脫簡一召誥脫簡二每簡下闕一字鑿鑿可證而孝經惟一篇安國以今文讀之並無所謂錯簡闕文也因隸書竹簡送留書府且承詔作傳昭帝時魯三老獻古文劉向典校經籍亦以顏本比對未免稍加修飾故有除其繁惑之語然則古今文稍異者乃劉向為之也自是劉本盛行於世而安國傳會巫蠱事起伏而未發至梁代安國及鄭玄二家始並立國學後文德殿書為周師所焚是經不免俱燬隋王逸訪得古本劉炫作稽疑明之朝廷遂著令與鄭氏並立未幾唐開元中詔議孔鄭二家孰從則古今文之並傳於世舊矣迨宋仁宗朝隸古竹簡猶存秘閣以是朱子校定悉依古文而司馬溫公為作指解上於朝且謂世俗信偽疑真二公之見確矣故談經者當以古文為正

古文流傳本末

或疑古文正矣而世儒往往疑之謂其曠代亡逸後人穿鑿傳會而閨門一章乃劉炫偽造不知古文傳流本末亦有可據歟釋曰此唐司馬貞欲削閨門章為國諱不得不以古文為偽故駕為是說以欺壓同議使漫無可考得以恣其誕爾閨門章漢初長孫傳今文即有之此載隋志魯三老進古文劉向亦以顏本考定雖云除其繁惑然志謂經文大較相同則閨門章未嘗削矣豈後人所偽造耶蓋古文之出孔壁也孔安國既以送官且承詔作傳會巫蠱未上乃隸書竹簡名隸古定書叙謂傳之子孫以貽後代是

時安國之門有都尉朝傳其業朝授膠東庸生第第相承以及太保鄭冲授蘇愉愉授梁柳柳之内兄皇甫謐又從柳得之而柳又以授臧曹曹授豫章内史梅賾賾乃於前晉奏上其書而施行馬傳至於梁孔傳大顯與鄭註同立國學蓋梁武敦悅詩書文德殿經籍至七萬餘卷諸學皆立自是古文盛行而兼本之流播四方者亦多矣侯景之亂蕭繹收文德殿書悉送江陵而周師入郢多所焚蕩故謂孔傳亡於梁未幾隋王逸得古本於京師陳人家傳示劉炫炫雖曾造偽書此則原本也故桓譚謂其經文凡千八百七字異今文僅二十餘字吳文定公亦謂隋時所得古文與今文增減異同率不過一二字則古文非炫所造又明矣況今文乃劉向所校者固當與顏本不異也炫但作稽疑明之漸聞朝廷遂著令與鄭氏並立不知其所穿鑿傳會者果何字何句也又未幾而玄宗欲行孔廢鄭乃詔諸儒集議二家孰從劉子玄等主古文爭之不力卒行今文從貞議也然猶詔孔註並存此可見古文果何代亡逸邪五代之季孔鄭二註皆亡而經則未嘗亡也統而論之朝廷之典籍聚於禁中及外臺者未嘗不散失於黷武之際而藏於深山邃谷學士大夫家者又曷嘗不盛集於右文之時如牛弘所敘五厄是已迨宋司馬温公知祕閣謂孝經二十七家惟明皇鄭氏與隸古尚存是聖人遺經秦不能燬於火魯不能壞於壁漢不能散於巫蠱六朝不能厄於兵革而唐乃殘缺於殿廷之議司馬貞之罪可勝言哉至宋王安石從而擯棄之其罪又浮於貞矣幸而孔壁之全文至今存也

論章第敘次之不同

或疑諸家章第敘次之不同何也釋曰是皆起於傳釋之故也方夫子口授曾子曷嘗以其章釋其句其句釋其字哉後儒欲便教習故分章第或十八章或二十二章而聖言未嘗分裂固未害也但以前為經後皆悉輯平日之言為傳

以釋之則夫子千數百言不知平日從何人發之而他書畧無所紀録也若果雜引記傳乃其平日之言則甚哉孝之大也曾子何所聞而發此嘆也聖人之德無以加於孝乎曾子又何所聞而發此問也若夫慈愛恭敬安親揚名參聞命矣曾子所聞者云何而夫子所命者又云何也其出於一時問荅審矣何傳釋之有至於章第之先後古文既與今文俱同則當從其序次矣今謂以傳釋經則傳必因經之次第故傳之首章有以君子之教以孝也為釋至德以順天下者其起句既無因而發又有以明王事父孝為首章以釋先王有至德要道者謂明王字與先王相協也此後有以明王以孝治天下為釋以順天下民用和睦上下無怨者有以甚哉孝之大也為釋以順天下者又有以為釋教之所由生者即篇首數語已紛紜若此其諸名家互相矛盾遂致破析其章第離合其叚落甚者摘其一二句移於別句之下抽其一叚厠於他章之中愚謂劉向諸儒校定之時豈章章有斷章錯簡至此乎其他難以枚舉不足深辨也獨今文以明王事父孝一章移次諫諍章之後此必後儒見此章論孝之極致宜置篇末而喪親章後又有孝子之事親終矣為結語故置於喪親章之前殊不知夫子之言未盡而曾子何遽以為聞命更以從令為請也應列廣至德後以推孝治之極無疑矣後又有廣揚名一章非廣揚名也因上章明王而及士之孝也若以此章為廣揚名則揚名專屬士而天子諸侯卿大夫皆不足以揚名乎盖孝乃徹上徹下之道但位有尊卑故功用有大小然推之而各有所通也故章首六句皆相對而行成名立亦應通神明光四海之意是以閨門一節不容隔礙於明王君子二章之間乃綴於後以補其意謂因三可移而言是已然則章第之先後確乎不可易矣昔朱子刊誤首合七節為一章謂疑所謂孝經者止此其下則或者雜引傳記以釋經文乃孝經

之傳夫曰疑曰或非敢斷以爲是而又悉數所疑質於同志以免鑿空妄言之罪說者謂非定筆故原本止於章下注云此一節當爲某章仍留古文舊編未嘗移易一字今傳本右經一章右傳之首章乃後人因朱子之疑而輒更置之何其敢於侮聖言哉愚嘗譯思朱子之意謂言孝必切於事親專以論學而夫子則推以論治也此諸疑所以生而經傳所以分也經傳一分世儒遂紛紜其說而聖經自是裂矣故談經者惟當去其傳釋而敘次一以古文爲當

辨今古文增減字義

或疑今古文所增減字義其得失之故可一一指言之歟釋曰古文以孔氏之經出孔氏之壁如之何可增減也愚考今文首章仲尼居無閒字曾子侍無坐字子曰下無參字自天子至於庶人無已下字夫居不能兼閒義侍不能兼坐義若除此二字則夫子坐曾子立矣何能從容論議至千八百餘言以盡孝之蘊邪呼曾子之名而告之正謂以孝經屬參也自天子至於庶人與他書不同他書皆是泛言此則有已下二字正指前所謂諸侯卿大夫士非泛言也後章各以其職來祭無助字言助祭者別於主祭也諫爭章去言之不通也五字蓋曾子平日惟以從令爲孝死且不避設父令有不善而一於從其害可勝言哉故夫子既重言是何言與又曰言之不通也蓋甚言其不然以深警之爾允此皆不可去者也至今文所更易者三才章因地之義更義爲利竊謂首章分地之利庶人之事也今聖人法天地以立政教則所取於資始資生之道廣矣故不言利而言義也況上言天經地義下言天地之經不言義因地之義不言經又互文也其當爲義字明矣其餘以在上不驕爲居上以爵祿爲祿位以因地之利爲分地以不敢失於臣妾爲不敢侮言斯行斯俱作思參聞命矣參作則弗爭於父弗爭於君弗作不此亦其所更者也其無以加於孝乎去其字君子

所不貴去所字三者不除上去此字焉得為孝乎上去又字此亦其所去者也是皆無害於義者也至其所增者則聖治章增而字一其字一事君章增之字一諫爭章增父字一而各章增也字二十有五說者遂謂今文條暢古文突兀然今文雖覺條暢即不類孔曾口授時語氣矣曾子誠篤之極故與門人詳察而謹錄之何敢妄加文飾邪閨門一章由周秦而下傳漢至唐列為二十二章如故也開元間博士司馬貞為國家諱始黜之然古本之流傳於世者猶如故也於是宋大儒溫公文公深加篤信一為指解一為校定悉依古文而邪昺輩疏說皆同聲指為近儒偽作然則二公之見反出貞昺下哉古文字義其不可加損審矣

述引經意義

或疑引詩非詩本文亦不親切且使文意斷隔故悉刪去而僅存引詩者四不知其他果皆後人所增加者歟釋曰夫子嘗言無徵不信如表記坊記節節皆引經語為證蓋立言者法也觀古詩書註疏往往各自為說而古人所引多屬斷章取義何可一切以本文律之是經引書者一引詩者十乃夫子作經宗旨皆為治道設也如論孝之始終而引詩曰無念爾祖聿修厥德蓋言孝在修德當以立身行道為重不徒沾沾於身體髮膚間也論天子之孝而引書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可見孝感之機係於天子非諸侯以下者同也諸如此類皆有與義豈徒親切已哉至諸侯之孝謂戰戰兢兢云者蓋諸侯思社稷民人之重故不敢驕溢敗度而後能長守其富貴也卿大夫謂夙夜匪懈以事一人者蓋既出而事君則致謹於言行而無時敢忘君也士之夙興夜寐無忝所生者言能盡愛敬以事親而可以為事君之資也此皆自立身行道而推言之也獨引節南山之詩與先王不相應然王者惟推行愛敬於上而德意禮樂好惡之類所賴以敷陳宣導於民者公卿也非天子所當

自為也故曰赫赫師尹民具爾瞻皇侃乃以為無先王在上之詩故斷章引太師之什愚謂矢其文德洽此四國何不可引然豈能如師尹具瞻之詩足以發公卿奉宣德教之意哉聖言精妙未可輕議也若不愛其親下所謂淑人君子其儀不忒此在臨民之際舉其愛敬之刑於言貌動止者言之於治為切而下文正是四國雖有協於畏愛則象之義然四國字恐於天子有嫌故夫子不引及也故曰申諸侯卿大夫之孝也允此皆可謂極親切矣而亦與本文未嘗背也其四詩既存而不削無庸議矣然四詩豈獨為夫子所引而其餘皆後人所增加者乎況詩書之文皆繫於逐節之末其文意豈緣此而遂間隔邪庶人獨不引經者以其無疑故不必徵也此經相傳千五百年今何所據而遽削之也不容無辯

引左傳解

或疑經中引天之經以下七句并以順則逆以下十八句後進思盡忠等語皆左傳所載而德義敬讓以下亦裂取他書之成文其信然乎釋曰聖人吐辭為經六經論語諸書何嘗蹈襲一語今著孝經而乃直述陳言以垂後世必不然矣今古文初出並經劉向諸儒校定即有此語當是何代何人竄入之也且天經地義等語非聖人不能道其餘盡是格言豈皆出於子產季文子及士貞子之口特以丘明作傳時孝經猶未行乃採夫子之言以粧綴其文爾韓昌黎謂左氏浮誇正此類也況天經地義章先王因天地以立教而博愛德義敬讓禮樂好惡云者乃其經綸天下之具也父子之道章所謂言行德義作止進退云者亦諸侯卿大夫經綸國家之具皆不可缺也故夫子詳著於篇而治道始備

論博愛等語不當削

或疑先王見教之可以化民與上文不屬與下文德義敬讓等語不相應後章以順則逆以下亦與上文不相應於是悉皆削去而諸家復多

有存者孰為當歟釋曰夫子以孝為治必推其原於天具於人而因以施於德教此蓋其用世之具而欲為東周者此也故曾子問孝之大夫子必先言孝乃天之經地之義原於天也民是則之具於人也愛敬德義禮樂好惡云者施於德教也此治道所以備也先王見教之可以化民正承上其教不肅而成之教字何為不相屬也曾子又問聖德無加於孝夫子亦必先言天地之性人為貴原於天也親生膝下以養父母日嚴具於人也而教敬教愛施於德教也後章父子之道天性原於天也不愛敬其親謂之悖德悖禮具於人也言行作止進退云者施於德教也又何與上不相應也且不愛敬其親而愛敬他人者謂之悖德悖禮但以見親之當愛敬耳則君子當作為如何文義不宜自此而斷也而今若將以順則逆以下并前章博愛禮樂等語盡削去之則夫子何以為經世之具乎合而觀之全經之旨無不通貫融徹而片言隻字烏可輕議其得失乎

孝治章解

或疑明王以孝治天下章說者謂釋民用和睦上下無怨而亦非經文正意前以孝而和此以和而孝也又有謂申五等之孝者近之而亦與經文不相應其義安在釋曰此非申五等之孝乃申天子之孝也夫子欲以孝治天下而有天下者天子也故篇首先陳天子之孝自愛敬始此章亦自愛敬始蓋明王愛敬其親故不惡慢於人而小國之臣亦不敢遺不遺者愛也不敢遺者敬也於是德教加於百姓而因以刑四海矣豈不有以得萬國之懽心乎合前後觀之何嘗有一字不相應也使不相應則先王之治天下有二道矣諸侯之不敢侮鰥寡即在上不驕制節謹度之心也其餘義亦相貫然所重不在於此此但欲明感化之機繫於天子故明王以愛敬倡率於上則諸侯以下皆與於愛敬而同歸於治矣故總結云明王以孝治天下如此觀

所引詩曰有覺德行四國順之此與諸侯卿大夫何與哉故曰中天子之孝也夫以愛敬而得天下之懽心正以孝而和也安得非經文之正意乎

嚴父配天辯

或疑說者論嚴父配天而謂孝所以為大本自有親切處且使人有今將之心廣要道與經目已而推之者不同廣至德語意亦疎豈以聖言而亦有可議與釋曰聖言何可議也謂之疎與不切者但泥孝為事親之事而不知孝固統於事親而推以事君立身不可以一端盡也論孝之極必當盡孝之量今載籍中論大孝之親切者莫如孟子孝子之至莫大乎尊親尊親之至莫大乎以天下養然此亦凡為天子者皆可能也更有宗祀文王如周公者乃為尊養之極配上帝者尊之至也四海來祭者養之至也孝之分量所及至於如此而非有加於孝之外也夫子以此明聖德無加於孝至親切矣然豈欲人之行孝必如此哉周公亦會逢其適而已至夫子之廣至德要道皆君子躬行孝弟臣之道以教民何嘗不自己推之而天下之為子弟臣者皆感而化焉誠可謂德之至道之要矣又何云疎也

舜禹周公郊祀議

或疑古聖人之孝者多矣何以獨稱周公釋曰孝莫大於尊親尊親至配天而極然周不能舍稷而郊文王無容議矣周公既會逢其適而不能尊親之極何以慊於其心於是設明堂之祀而以文王配帝此所以獨隆於群聖也或又疑周公可以宗祀文王則舜何以不郊瞽瞍曰人享一方之祭尚必有功德於民方入祀典瞍曰頑行何以配天曰然則禹何以得郊鯀曰有說矣鯀以崇伯事帝才亦為衆所推方堯欲禪舜鯀與共驩非之故謂其方命圮族方命者方禪舜之命也圮族亦言其非舜也於是殛之羽山三年而死楚辭云鯀悻直以亡蘇文忠公云鯀

蓋叫而犯上者若小人也安能以變四夷故史言鯀以誹禪竄逐非因治水無功也若論洪水之患豈可以尅期治哉觀禹治水七年矣傷功未就愁然沉思於是河精授圖獲五符受王簡周行天下殆居外三十年而始告厥成功柰何以九載責之鯀邪愚竊意鯀九年之間其施為措注亦必有緒故舜命禹曰汝平水土嗣考之勛祭法曰禹能修鯀之功然則鯀亦不可謂無功矣方禹追王之日必以地平天成之績悉歸於鯀故書稱禹克蓋前人之愆於是配鯀於郊而天下後世無得而議夫子亦謂然嘆曰禹吾無間然矣以父配天自禹始曰然則夫子何以不稱禹而稱周公曰禹天子也其郊鯀也固宜周公臣也既郊稷矣安能復尊文王故宗祀明堂者周公之特制也為人臣而能嚴父配天惟周公一人而已故曰周公其人也

釋廣要道至德之旨

或疑廣要道乃及於禮樂廣至德乃先於教孝請問其說釋曰昔孟子論孝弟而以節文斯二者為禮樂斯二者為樂是禮樂所以行乎孝弟而弟又孝中之事天下之道統於孝矣然施於教民則非孝弟禮樂不備也四者固各有所屬孝弟屬愛敬樂屬愛禮屬敬而愛敬本不相離其實一也凡舉其一而三者在其中矣故夫子欲明要道而姑以禮言之禮者敬而已敬者寡而悅者衆固可謂要道然所謂至德者亦即於要道見之故承上文教民親愛莫善於孝而言君子之所以教民孝如此者非家至日見之也前所謂自敬其君父兄所以教天下之為子弟臣者是即天子敬天下之君父兄矣其為至德何如也論篇首言先王有至德要道當先釋至德而要道次之然夫子重於論治故即要道以明至德也

感應章解

或疑明王事父孝一章諸說紛紜不同何也釋曰明王事父母孝不當專屬廟祭弟者孝之推

不當與孝對言說者以前四段分孝弟而謂天子必有父有兄為諸父諸兄縱是諸父亦當屬孝乃以為申弟之義又移天地明察二句於鬼神著矣之下脫簡不應至是也又以通神明應天地明察光四海應上下治是光四海只屬弟而無與於孝矣此太分屬之過也大抵此章推言孝道之極重在無所不通前段明王之孝通於天地後段天子之孝通於鬼神既可以通天地鬼神而況於人乎故曰通神明光四海無所不通此可以明孝之極致而非天子不能致也故曰此申天子之孝之極也聖人詞旨簡明如此而何為紛紜其說乎

閨門章解

或疑閨門一章說者以為凡鄙淺陋且徒役犯姦不當以比妻妾故司馬貞黜之無乃可缺乎釋曰何可缺也此蓋因治可移於官而釋之也篇首論士之孝言以孝事君則忠以敬事長則順而此節又言忠移於君順移於長則君長二字不必指言矣若居家理則治可移於官所謂家所謂官者何所指也不釋則不明矣故曰妻子臣妾猶百姓徒役也妻子對百姓言臣妾對徒役言所謂徒役如詩云公徒易云師徒百姓之役於官者非犯姦者也使果凡鄙淺陋不類聖言則朱子何於他章皆無註而此章特為釋之且云因上文三可移而言確乎有定論矣歷漢至唐何待司馬貞而黜之

群疑總釋

或疑古文既著解意而諸章亦畧為辯析矣何群疑猶罥然未盡釋也如謂蝌蚪製自高陽世鮮傳者而孔安國何獨能知之故劉向疑即安國所為故尚書不記於別錄論語則不使名家也釋曰壁經之事自古傳之安國敢誣共王以欺武帝哉且蝌蚪諸經同出安國特因伏生尚書頗乏孝經定其可知者此爾餘皆錯亂摩滅安國亦何嘗自謂能知也向之不為奏立者乃孔衍以為時所未施故也是時孔傳未出杜征

南以前記傳所引向悉指為逸書而是經則以顏本定為十八章矣烏得自相矛盾耶然則向亦非以偽造疑安國也

或疑安國既不為蝌蚪孔鮒胥禁而藏書又豈暇倩人為蝌蚪哉然則果孰為而孰藏之也司馬溫公以為始皇禁書距漢興纔七年孔氏子孫豈無知者必待共王然後出蓋始藏之時去聖未遠意孔門先世為之非孔鮒之避秦禁也釋曰秦以前無禁書令何故藏之藏之者孔鮒也而書則先世所貽也蓋孔子所得虞夏商書必皆蝌蚪周雖變籀而春秋時亦有能為古文者故孔子續以蝌蚪書之然後告備於天而存之以貽後世故孔鮒倉卒之際而即以壁藏之也漢雖接秦然高惠時公卿皆武臣文景又好刑名孔氏子孫即出此何為也迨出壁時武帝已詔安國作傳而巫蠱事起矣及陳農購書則安國與曾三老先以獻於武昭之朝故劉歆謂古文舊書多者二十餘通藏於秘府內外相應豈苟而已夫惟中秘藏有舊書故張霸偽造百兩篇朝廷以中書驗其非是輒為斥去而且云內外相應可見古文不惟藏於中秘而太常太史亦存矣奚俟陳農之購也第武成哀帝皆許立之或會向卒而止或會帝崩而止此是經所以晚出也

或疑溫公又謂其書甚真與他國轉相傳授者不侔說者因謂公見新羅日本之別敘而近忘京兆之石臺也釋曰公知秘閣親見明皇與鄭氏隸古三家豈不知京兆有石臺耶其他國傳授云者公意正指石臺非別敘也蓋梁書為周師而焚魏大收書但獲今文遂譯以夷言名國語孝經冀開元集議雖舉六家異同而玄宗惟好今文有不從今文者謂之野書然則石臺所註即國語今文也非他國轉相傳授者耶故公信偽疑真之說良有以也

或疑古文出壁遂亡故劉向劉歆揚雄班固馬融杜預之徒皆不見真古文惟王肅始似竊見

亦未必真也釋曰世未嘗無真古文但世儒不見真今文爾此紛紜之議所由起也夫顏芝今文以恬筆斯隸㳽書於帛非有斷章錯簡乃孔曾全經也文景帝置博士且令衛士通習矣逮昭帝時魯三老復獻古文而成帝命劉向典校經籍設果古文與今文稍異直當斥為偽書仍行今文而已而乃互相比對既不必增其助語又何為而際其繁惑哉然既經劉向校定則世所傳者乃劉向之今文而非顏芝今文矣司馬

貞削閨門章而更其敘次則石臺所刻又非劉向今文矣世所傳今文直解即石臺本也是後名專門者數十百家分裂尤甚又去石臺今文遠矣世安得有真今文也殊不知所謂真今文者即今之古文是也蓋自是經出壁之後安國衛宏作傳而都尉朝相傳至於東晉梅頤歷梁唐迄宋復更文公溫公蜀公皆為校定並未嘗差殊一字而世儒反以為偽豈不惑哉漢志謂古文字畫皆異所異者字畫爾謂經文則皆同也今文古文果孰偽而孰真乎

或疑隋購書一卷給絹一疋人因謂王逸嗜利遂出京本轉致王劭劉炫相與為偽無乃其故智乎釋曰孝經僅一篇爾而三人乃共為此然炫作稽疑漸聞朝廷又未嘗蒙一絹之賞也今觀桓譚新論云古文八百七十二字與今文異者四百餘字炫本止千八百七字異今文僅二十餘字若果三人偽造亦必恣為謬論如連山易魯史記之類動輒數十百卷奚止異二十餘

字而已然則異二十餘字者即古文也其異四百餘字者或云張霸偽書殆近之矣

或疑朱子謂論語說孝親切與此不同今觀夫子答問孝者多矣何無一言及是經也釋曰知論語說孝則知夫子作經之旨矣武伯懿子之徒姑無論即如游夏既非王佐之才又無王佐之任故夫子各就其所能者諭之皆事親始事也若是經則治世之具所以通神明光四海而豈二三弟子所能與哉夫子道不行而乃著此

為後世君臣告也此論語之論孝於事親為切而是經則於事君立身為尤切其指意殊也凡此皆因疑之所及者明之其有未及疑者推此亦可通矣宋濂溪先生曰古今文特詞語微有不同文義無遠諸儒於經之大旨未見有所發揮而獨斷斷然致其紛紜若此抑末矣嗚呼是經歷千五百年矣乃治天下之大經大法而其旨豈易明哉愚寡聞淺識烏能窺聖心之奧而人謂所著解意亦或有前人未發者故欲是正有道使大旨既明則群疑自釋群疑釋則是經為成書矣由是列之學官頒之科制而吾道燦然復明則孝治庶幾其有興乎謹拭目以俟

萬曆戊子仲春錢塘後學孫本稿

孝經古文直解序

准竊窺一元有順機三才無逆運天之所以五行循轍四序合宜而暘時若者以順也地之所以山不至童川不至沸陵谷不至易位者以順也民之所以協於性若於倫而遵道遵路者亦以順也順惟何居曰孝而已孝順德也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經云先王有至德要道以順天下然則聖人因性立教而能通神明光四海者亦惟本諸天地而已矣故經又云聖人則天之明因地之義以順天下是天地所以成化聖人所以成能疇非由斯順哉是以平章根於親睦於變始於底豫六州心向四海永清基之於三朝繼述之善嗣是而往

凡其治少臻隆化少媲古為一代稱
美者均之乎根天性本順德以御其
世耳自夫孝不明而順德塞順德塞
而教化湮正所謂以順則逆民無則
矣何惑乎治之不古若哉洪惟我
太祖高皇帝闢再造之乾坤整維新之中
土兵以順動而殫漢淨洗政以順布
而夷夏欽從立極以孝貽燕以孝
相承受守畫一益愜天性之良丕鑄
子職之乾浹洽既久大順成風雖頑
鯨跳梁而群黎按堵雖凶歲迭遇而
百姓乂安所謂乘隙搆亂者孰萌芽
哉我
明之治遠追上古近超百王極盛而莫
逾者乃孝治天下之明證大驗也甚
哉孝乎廣矣大矣不可以近小窺矣

茲固孔子傳經奥旨非踐其實察其
深者何以能測識乎余友朱君鴻事
親之餘蒐研經義訂正古今之文輯
錄經書之語酌已見質事實彙以成
帙欲俾家誦戶讀夫若是則豈特發
良性於蒙幼之天耶所以續孔曾之
心法洩一元之幾推三才之原而明
治平之道者胥是帙也其於天下國
家之化寧無小補云予不敏竊敢以
此為朱氏子漸發

仁和後學三洲沈淮譔

孝經考

謹按漢藝文志及鈎命訣孝經中契孔聖全書年譜宋景濂生卒辨謂孔子七十二以春秋屬商而孝經則以屬參是春秋孝經之成似同斯時也夫魯麟生而春秋作孝經成而圖文見天人交應理固然者其垂憲萬世宜矣由魏文侯立傳傳至嬴秦與六籍同燬漢興惠帝除挾書律孝經自顏貞氏出乃隷書也故名今文文帝爲置

四

博士司隷有專師制使天下誦習馬及涼州變令家家習之詔書詰責武帝時孔壁出孝經皆蝌蚪書也故名古文光武時令虎賁士習之明帝時令羽林悉通孝經章句是時不惟天下之經生學士而家誦戶習遍武人矣况廟號率用孝諡選士每先孝廉世稱漢治近古殆不誣哉第歷代表章經籍咸列學官且以此經明顯未令諸儒會議故經旨未能統一悠悠千載可勝

嘆哉曹魏以後注者無慮百家於是晉永和及孝武大元間再聚羣臣共論經義迨梁武帝撰疏十八卷簡文帝撰疏五卷梁昭明唐壽王及諸胤子皆講於殿庭唐太宗命孔穎達講於國學是累朝之英君碩輔靡不尊尚而諸儒之註疏多穿鑿踳駁開元間乃詔羣臣集義至玄宗最爲好古篤信是經剪繁蕪撮樞要重加注疏更爲精審書勒國學仍勅家藏學者至今稱石

五

臺孝經云宋太宗有御書孝經仁宗有篆隷二體高宗有真草二刻復詔邢昺杜鎬爲置講義是此經之流播宇內如日中天誠六經之總會百王之衡鑑也夫何王安石以偏拗之學既以斷爛視春秋而此經亦以淺近見黜夫昔之火於秦也旋復於漢今徒挾司馬公之隙遂使先王至德要道晦蝕者餘五百年其禍較之秦尤烈矣

洪惟我

明尊號定謚必加孝德於
聖母以端孝之本
洪武初會孝經大旨纂爲
御製六言使道人振鐸於路以發孝之端
永樂間命儒臣纂集孝順事實以收孝之實
二祖之教以孝也何啻家至日見哉
列聖相承率循是道亂是
嘉靖中興尊崇至孝超越千古纂明倫一書
萬曆庚辰乙酉咸以此經策士用之掄材今
皇上益篤孝思
親御孝經注疏留置
扆前盖欲以風示天下必且進之
經筵頒之學官使得與五經四書並列于世
以臻夫重熙累洽之盛者端有俟於
今日

古文孝經直解

仁和後學朱　鴻直解
仁和後學趙　觀校正
新安後學胡正寧閱梓

鴻直解是編大旨明夫子重孝治之意而作非專指人子事親一節而言後世非以事親之道解之故有紛紛說議盡不思夫子以孝理爲參開口便說先王有至德要道以順天下民用和睦等語分明爲王者言何啻特爲人子語哉學者習讀者詳之

仲尼閒居曾子侍坐子曰參先王有至德要道以順天下民用和睦上下無怨女知之乎

仲尼孔子字曾子孔子弟子名參孔子言古先聖王有極至之德切要之道夫孝根於心謂之德孝事於親謂之道夫子欲曾子爲信此孝道爲治千之準則故先以至要二字拈之言先王用此以順天下之心而天下之民要不親親長長因而和睦教上而人古下而上民皆無相怨尤安於大順之中此可見德之上道之要也女能知之乎蓋由曾子平日但知戰兢保身爲力從親之爲孝而不知王者之化端本於此教夫子進而教之

曾子避席曰參不敏何足以知之子曰夫孝德之本教之所由生復坐吾語女

曾子聞孔子之教即避席而起言參質不敏何能知此至德要道孔子云至德要道非他即此孝也蓋孝乃爲仁之基仁義禮智皆德也孝非德之本乎是以謂之至德能孝則忠

可移於君順可移於長民用和睦上下無怨其錫類有如此非教之所由生乎是以謂之要道夫子欲詳語之故令之復坐

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孝之終也夫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大雅云無念爾祖聿脩厥德

人之一身四體毛髮皮膚皆受之父母父母全而生之子當全而歸之一有毀傷何能再續是以樂正子春下堂傷足憂形於色蓋爲此也子能保蔑受皆不敢毀傷一舉足而不忠以全父母之遺體則凡物體辱親之事可信其必無矣非孝之始乎由此立身而仰不愧俯不作由此行道而上爲國下爲民爲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不特名揚於一時且流芳於百世泝流窮源即父母亦有光顯也謂非孝之終乎人少則慕父母故始於事親仕則慕君故中於事君孝於親忠於君忠孝兼盡方爲全人故終於立身詩云無念爾祖聿修厥德人情恒念其祖而述脩其德孝之始終備矣

子曰愛親者不敢惡於人敬親者不敢慢於人愛敬盡於事親而德教加於百姓刑於四海蓋天子之孝甫刑云一人有慶兆民賴之

此夫子因天下之廣人有貴賤位有高卑等級之差約有五等今自天子之孝言之天子能愛敬其親又推此愛敬以及於天下則是吾之德教自然被於百姓刑於四海永錫爾類天下無不知愛敬其親者矣故引甫刑之言一人之福澤爲兆民所仰賴天子能愛敬其親而不敢慢惡於人即一人有慶也德教遠被四海與刑即兆民賴之也

在上不驕高而不危制節謹度滿而不溢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滿而不溢所以長守富富貴不離其身然後能保其社稷而和其民人蓋諸侯之孝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

此言諸侯之孝諸侯一國之主也位高祿厚易於驕矜今在上不驕則雖高居民上而不危制節謹度則雖府庫充滿而不溢高不危則莫不尊親所以長守貴也滿不溢則無恃出之患所以長守富也貴在我則惟不下移富在我則財無匱之社稷有主而能保民人永載而不卑矣社謂土神稷謂穀神民謂無位人謂有位保社稷而和民人是能世守而不失此諸侯之孝也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諸侯戒謹恐懼如詩所云故能長守富貴已

非先王之法服不敢服非先王之法言不敢道非先王之德行不敢行是故非法不言非道不行口無擇言身無擇行言滿天下無口過行滿天下無怨惡三者備矣然後守其宗廟蓋卿大夫之孝也詩云夙夜匪懈以事一人

此言卿與大夫之孝先王制服飾以辨等威垂謨訓而示鑒戒貽垂後以作典刑皆法也

卿大夫服法服道法言行法行是言行遵法合道而無一之可選擇雖言行滿天下而無有失言無少怨惡備此三者是能率祖攸行而宗廟可保矣詩云早夜不惰而敬事其君其此之謂乎、統觀夫子條陳五等之孝於庶人始以養父母言則孝之大旨可默喻矣

資於事父以事母而愛同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故母取其愛而君取其敬兼之者父也故以孝事君則忠以敬事長則順忠順不失以事其上然後能保其祿位而守其祭祀蓋士之孝也詩云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

此言士之孝也父母皆親故取其事父者以事母則愛之母亦同君父一理故取其事父者以事君則敬君亦同但父嚴而母慈愛生於慈故母資其愛親親而君尊敬起於尊故君資其敬若夫父以恩則天親以義則嚴君故愛與敬兼之能盡愛敬則孝矣移孝以事君則為忠移敬以事長則為順能守此忠順以事上則君亮其忠卿相樂其順而祿位可保矣惟士無田所賴以祭祀祖先者藉此祿位而已祿位能保則祭祀可守矣詩之所云正謂士子夙夕匪懈者恒恐辱吾所生之親也使須史不謹而或失爲寧免辱親之罪乎

子曰用天之道因地之利謹身節用以養父母此庶人之孝也故自天子以下至於庶人孝無終始而患不及者未之有也

此言庶人之孝庶人以務本力穡為尚上當順天道下當因地宜蓋天有寒暑而耕耘收獲必隨其時地有高下而樹藝五穀必因其利如此則所入足以供俯仰若使身不謹則田地必至於荒蕪此身必陷於刑戮非所以養父母也用不節則資出無經易以匱乏而日用不能給不乏以養父母也誠能用天之道因地之利以開其源謹身節用以節其流然後可以養父母庶人之孝如此夫孝因乎心者也所存所發而無間於內外無久暫而項刻不可離何嘗有終始乎人病不求耳因心以為孝則愛日之誠自有不可已者而誘諸力不能豈有此理乎夫子列五等之孝而教戒庶人惟因其分之所得為與力之所可為者而行之亦甚易易焉耳故終之以孝無終始而患不及者未之有也

曾子曰甚哉孝之大也子曰夫孝天之經地之義民之行天地之經而民是則之則天之明因地之義以順天下是以其教不肅而成其政不嚴而治

曾子平日但知孝以事親保身而不知其道通於天下如此一聞而遂贊之日甚哉孝之大也夫子答一汝知孝在人身之大不知實本天地而來這孝在天常明與做天之經在地常利與做地之義在人常順與做民之行總來是天地經常不易之道而民法則之所謂性也是以聖人法天明以為常因地利以行義順此以施政教於天下而無一毫強拂橋探於其間是以其教不待整肅而自成其政不待嚴厲而自治者亦因民之性而順導之耳

先王見教之可以化民也是故先之以博愛而

民莫遺其親陳之以德義而民興行先之以敬讓而民不爭導之以禮樂而民和睦示之以好惡而民知禁詩云赫赫師尹民具爾瞻

聖人因見夫則天法地而成不肅不嚴之政教以化斯民是以先推愛親之心以博愛其民而民皆法則之施由親始無有遺其親者陳說德義之美以感動民心民皆興起於行而奮發勇為無有甘於暴棄者先推敬親的敬讓以順天下而民無爭競者觀於讓路讓畔可知矣復導民以禮而節其行導民以樂而平其情禮陶樂和內外交養民使自然和順親睦又示以善之當好惡之當惡好則有慶賞惡則有刑威民使怕犯禁令從其好而遠其惡也此皆上人以身帥民故民從其身教也小雅之詩有之太師尹氏赫赫然而為百姓所瞻仰師尹尚然君人者又可知矣

子曰昔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不敢遺小國之臣而況於公侯伯子男乎故得萬國之歡心以事其先王治國者不敢侮於鰥寡而況於士民乎故得百姓之歡心以事其先君治家者不敢侮於臣妾而況於妻子乎故得人之歡心以事其親夫然生則親安之祭則鬼享之是以天下和平災害不生禍亂不作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如此詩云有覺德行四國順之

謂天子之聖明者身先天下以孝而天下化之是謂以孝治天下猶言以禮讓為國也故鄙小國之臣不列於五等者尚接之以禮而不敢鄙遺上而公侯伯子男又可知矣萬國之君感其德化心皆樂從執玉帛而助祭於宗廟以事其先王到此境界何孝如之此即上文不敢惡慢於人之效也有國之諸侯則而行之即鰥夫寡妻亦皆知所愛惜而不敢輕侮況士民又與鰥寡不同而敢侮乎百姓感其覆育之恩心皆喜悅故當時享或拾祭或供職事或獻所有以事其先君夫使百姓不忘其先此又何等之孝也有家之大夫亦思上之德化雖臣妾微賤恆加體悉不使失所況妻之敵體子之紹先者而敢失之乎由是人感其德無貴賤無小大心樂向之盡力盡勞以助其奉養乎親不特己之一身善事父母而一家亦樂事之此又何等孝也親存則安其養親沒則享其祭上自天子下及諸侯卿大夫以至於百姓皆化於孝則天之災害何由而生人之禍亂何由而作此皆明王孝治天下之效故大雅抑詩之詞謂天子有大德行故四方之國順而行之此慈湖所謂簡誦此章每每樂生如春風和氣薰集身在唐虞三代之隆灼知其效信不誣也鴻亦云然

曾子曰敢問聖人之德其無以加於孝乎子曰天地之性人為貴人之行莫大於孝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也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是以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助祭夫聖人之德又何以加於孝乎

曾子因夫子極稱孝治以致和平故復問曰聖人之德教尚有加於孝者否乎夫子以為天地之生萬物惟人得其秀而最靈茲人之所以為貴性即生也命諸天則為性體諸身則為行孝為百行之本故凡人之行莫大於孝孝莫大於尊嚴其父尊嚴其父莫大於配天父而言之則生稟於天析而言之則受生於統能配天豈易易哉惟周公為王室至親成王踐祚而幼周公居攝秉禮樂之權成文武之德以萬物本乎天生本乎祖故冬至祀天於郊郊即圜丘以始祖后稷配是尊后稷猶天也天者帝之總名帝者天之主宰其帝有五按五方若靈威仰之類季秋祀上帝於明堂明堂亦宗廟故云宗祀而以文王配焉是尊文王猶上帝也君行嚴配之禮是以德教刑于四海四海之內六服諸侯無不脩服職貢方物而駿奔走執豆籩以助明堂之祭孝道之感人若是不似小可德行恍倬來的

然則聖人之德行又有何者可加於是孝乎

故親生之膝下以養父母日嚴聖人因嚴以教敬因親以教愛聖人之教不肅而成其政不嚴而治其所因者本也

此承上文言人稟天地之性性具愛敬之良聖人立教其根原實出於膝下之時夫膝下之時正孩提之童也便知親養父母是愛之萌芽也嚴畏父母是敬之萌芽也斯時愛敬之念不過親昵怕懼之方形耳聖人恐其後來挾恩恃愛而失於不敬故因嚴以教敬因親以教愛使愛不至於褻敬不至於踈此其教所以不待整肅而成其政不待嚴厲而治者由所因者本也夫曰因則非強世曰本則非外鑠聖人何嘗不順羣情而勉強矯拂於其間哉

子曰父子之道天性君臣之義父母生之續莫大焉君親臨之厚莫重焉子故曰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者謂之悖德不敬其親而敬他人者謂之悖禮以順則逆民無則焉不在於善而皆在於凶德雖得之君子所不貴君子則不然言斯可道行斯可樂德義可尊作事可法容止可觀進退可度以臨其民是以其民畏而愛之則而象之故能成其德教而行其政令詩云淑人君子其儀不忒

此下將申諸侯卿大夫之孝故先言父子之道本於天性而君臣之義端在其中且人之一身父母生之繩繩繼繼續莫大焉以義則君以恩則親君親並臨恩義兼篤厚莫重焉親則當愛不愛其親而反愛他人是失其常性而於德悖矣君則當敬不敬其君而反敬他人是失其常則而於禮悖矣夫愛敬二者即所謂德與禮也順而行之為吉逆而施之為凶以逆行之凶德而加諸人是拂人之性矣民何取則焉縱得志於人上君子豈貴之哉然君子既不貴此矣則將如何蓋君子者盡愛敬以事吾親者也以愛敬之德發之於言則言為可道以愛敬之德措之於行則行為可樂以愛敬之德施之於身則德義可尊以愛敬之德見之於事則作事可法以動容貌容止可觀聽也以著行藏進退可法度也

如是而臨於民上斯民畏其德威而益加愛敬法其端範而日思倣效故德教不待整肅而成政令亦不待嚴厲而治也引曹風之詩云淑人君子其儀不忒者言必有瑟僴之君子而後有赫喧之威儀豈有差忒者耶此正明諸侯卿大夫之儀善亦佐王以宣孝治者也

子曰孝子之事親居則致其敬養則致其樂病則致其憂喪則致其哀祭則致其嚴五者備矣然後能事親事親者居上不驕為下不亂在醜不爭居上而驕則亡為下而亂則刑在醜而爭則兵此三者不除雖日用三牲之養猶為不孝也

此言人子能事親而稱孝者謂平昔居處當盡奉敬如昏定晨省之類就養父母當得其歡樂如怡色承膳之類父母適和而有疾病則心懷憂懼如冠者不櫛之類父母不幸而奄喪則極其哀慼如辟踊哭泣之類春秋祭祀又當極其嚴肅如齋戒沐浴之類必備此五者則生事喪祭無一缺失然後能事父母若有一毫之未備不可謂能事親也不特此耳善事親者其居上也當莊敬以臨人不可有驕傲之心其為下也當恭謹以奉上不可有悖亂之事其在醜類之中當和易以近人不可為乖忿之爭所以然者何也居上而驕則失人之心必亡其國為下而亂則干國之紀必遭刑辟在醜而爭則彼此求勝而兵刃必相加此三者不除去未免貽父母之憂雖每日用牛羊豕三牲以養父母終無以解其憂而得其懽心不可謂之孝也

子曰五刑之屬三千而罪莫大於不孝要君者無上非聖人者無法非孝者無親此大亂之道也

此言不孝之惡為五刑之首罪五刑者墨劓剕宮大辟也其綱領有五其屬有三千之多屬謂條目也然其罪之大者莫過於不孝是不孝之罪實與要君非聖者等焉蓋君者臣之所稟令者也而令反要挾之是無上也聖人者法之所從出者也而敢非議之是無法也人有父母方生此身敢以孝道為非是無親也夫人必有親以生有君以治有法以守而後人道不滅國家不亂若三者俱無則不忠於君不法乎聖不孝乎親豈非大亂之道乎

子曰教民親愛莫善於孝教民禮順莫善於悌移風易俗莫善於樂安上治民莫善於禮禮者敬而已矣故敬其父則子悅敬其兄則弟悅敬其君則臣悅敬一人而千萬人悅所敬者寡而悅者衆此之謂要道

此言人有此三惡者由其不知要道也故夫子推廣而言曰民不親愛由不知孝欲教民親愛孰有善於孝者乎民不禮順由不知悌欲教民之禮順孰有善於悌者乎欲移風易俗而反朴還淳莫善於樂蓋樂以和人心而感人易入也欲上安下治而定分不易莫善於禮蓋禮以節民行而中正無邪也禮之為體雖嚴而其用則始於敬令自敬之所施者

親之上之人尊敬其父也則為人子者皆悅尊敬其兄也則為人弟者皆悅尊敬其君也則為人臣者皆悅所敬者父兄君也止於一人所悅者子弟臣也通於天下是所敬者寡而所悅者衆此所以謂之要道也若欲人人而悅之則日亦不足矣安得謂之要道乎

子曰君子之教以孝也非家至而日見之也教以孝所以敬天下之為人父者教以弟所以敬天下之為人兄者教以臣所以敬天下之為人君者詩云愷悌君子民之父母非至德其孰能順民如此其大者乎

此夫子推廣首章至德之義而言曰君子教人事親以孝也豈必家至戶到日見而諄諄然以命之乎只上行下效其應如響矣蓋上之人躬行孝以盡事親之禮則天下之人無不敬其父教以盡弟長之禮則天下之人無不敬其兄教以盡臣下之禮則天下之人無不敬其君所教者寡而所敬者多其德可謂至矣詩云愷悌君子民之父母蓋言人君以樂易之道化人此至德也若非至德何以能順民心如此其廣大者乎

子曰昔者明王事父孝故事天明事母孝故事地察長幼順故上下治天地明察神明彰矣

此極言明王之孝之大見後王所宜取法也昔者明德之王事父孝故事天無不明事母孝故事地無不察事長幼順故上下無不治成以父母天地本同一理上下長幼原無二心也夫既能明察天地矣神明不於是而彰顯乎所謂神明即天地之神明所謂彰即化工之彰顯若天時順而休徵協應地道寧而萬物咸若是已明王感應之神孰大於此者

故雖天子必有尊也言有父也必有先也言有兄也宗廟致敬不忘親也脩身慎行恐辱先也宗廟致敬鬼神著矣

此承上純言明王之孝之大此詳言明王孝親之功無須刻之間蓋以天子至尊無對而曰必有尊也尊言父也父既為所尊天子必盡孝於父天子莫之敢先而曰必有先也先言兄也兄既為所先天子必克恭其兄孝弟之道容可以不盡乎又必致敬於宗廟之中事死如事生不敢忘其親也脩持其身謹慎其行恐或一有所失而玷辱其先也夫能致敬於宗廟竭誠以享親也鬼神自于焉而昭格洋洋如在其上矣感應之大又孰有過於此者

孝弟之至通於神明光於四海無所不通詩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

此總贊孝道感通之大復引詩以咏嘆之也夫孝父母而天地明察順長幼而上下雍熙此之謂孝弟之至通於神明光于四海夫幽可通于神明而神明格明可光于四海而萬姓孝則合乎上下神人而無所不通矣不有徵于文王有聲之詩乎詩云自西而抵于東自南而抵于北盡天下之人矣無不心悅誠服而咸歸于化者亦以孝道感通而無問也明王之孝果孰有大于此者乎其詳解俱載於家塾孝經中覽者幸察之

子曰君子之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事兄弟故順可移於長居家理故治可移於官是以行成

於內而名立於後世矣

上言孝道之大明王推之上下四方無所不通此言士之孝亦推之上下而事君事長使衆之道成在而不感不以上下責賤而殊不以內外前後而異故君子之事親極其孝矣以孝事君則忠可移於君事兄極其弟矣以弟事長則順可移於長至於妻子臣妾各得其所則施於有政是亦為政而治可移於官是以孝弟之行成於內忠順之道達於外聲名之立流傳後世而顯揚父母亦在其中夫孝之無所不通如此豈罔在下之士而暫有所沮耶此亦申論士之孝以佐諸侯卿大夫之孝也

子曰閨門之內具禮矣乎嚴父嚴兄妻子臣妾猶百姓徒役也

閨門之內若無與於治國平天下之事也然治乎之禮嚴不備在其中盖父曰嚴父猶君之尊也兄曰嚴兄猶長之義也妻子臣妾可供使從猶百姓徒役之可任令令皆理於家而成服於外即治可移於官也此舉三可移而言馭曰齊家之道不與治國同也

曾子曰若夫慈愛恭敬安親揚名參聞命矣敢問從父之令可謂孝乎子曰是何言與是何言與言之不通也昔者天子有爭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其天下諸侯有爭臣五人雖無道不失其國大夫有爭臣三人雖無道不失其家士有爭友則身不離於令名父有爭子則身不陷於不義故當不義則子不可以弗爭於父臣不可以弗爭於君故當不義則爭之從父之令焉得為孝乎

事親有隱無犯父之命不敢不從然或命有未善似亦不可從也故曾子疑而問曰若夫慈愛恭敬安親揚名皆事親之大道參得聞命矣至於父有命令而子悉從之亦得為孝乎夫子以親之命令未必無過差若人子見非而從成父不義反陷親於有過之地又焉得為孝乎故重言其非以教之曰是何言與昔者虞夏商周置疑丞輔弼之臣以司諫爭天子七諸侯五大夫三凡有過舉則爭之爭則後於無過故天子保天下諸侯保其國大夫保其家而不失也惟士無臣過失相規必藉朋友士有爭友則立身行己可無過舉而身不失其令名甚哉爭臣爭友之不可少也父安可以無爭子爭父有爭子則親不陷於不義矣故當不義子不可不爭於父臣不可不爭於君若人子阿諛苟從恐傷賊恩之戒不能委曲諫爭以諭親於道置親於無過之地者入豈人子之所忍哉嘗聞曾晳使曾子耘瓜而悞傷其根曾晳建大杖以擊其背曾子衆覺從醒乃援琴而歌使父聞之知其體康何其孝之至也夫子聞之曰舜之事瞽瞍欲使之未嘗不在側索而殺之未嘗可得故瞽瞍不犯不父之罪而舜亦不失蒸蒸之孝曾子始知曰參罪大矣則從父之令烏得為孝乎

子曰君子事上進思盡忠退思補過將順其美匡救其惡故上下能相親詩云心乎愛矣遐不

謂矣中心藏之何日忘之

此承上論爭臣而言君子事上之道蓋無一念不在於君故進見則思竭盡其忠謀退居則思補益其闕失君有美善則必將順以成之使無優游阻塞而中止君有過失則必匡直以止之無使昏蔽遂成而不救君子以此事其上則獻可替否賛襄啟沃下能盡職上能納忠君臣齊悅所以常相親也詩云臣心愛君雖離君之左右不謂為遐遠而遂忘之由其愛君一念常存諸心無日而暫忘也

子曰孝子之喪親哭不偯禮無容言不文服美不安聞樂不樂食旨不甘此哀戚之情三日而食教民無以死傷生毀不滅性此聖人之政喪不過三年示民有終為之棺槨衣衾而舉之陳其簠簋而哀戚之擗踊哭泣哀以送之卜其宅兆而安措之為之宗廟以鬼享之春秋祭祀以時思之生事愛敬死事哀戚生民之本盡矣死生之義備矣孝子之事親終矣

上文生事愛敬既語其詳而死事哀戚尤當曲盡其變若一有遺失孝子終天之恨矣能再續耶此送死所以當大事夫子不得不備舉以言之夫人子於親本同一體忽焉親亡存沒頃異豈不割裂五內痛憾終天乎故哀痛之極其哭不偯氣絕幾盡無從餘聲也其禮無容躃地局脊何暇脩儀其言不文內痛無已何暇脩辭以至服美不安故服衰麻聞樂不樂故不聽音樂食旨不甘故食蔬食蓋此六者皆孝子哀戚真情自然而然一性焉而己聖人豈能強之哉親亡三日不食越此則傷生故為糜粥以食之形雖毀瘠不至滅性若哀死傷生亦不孝之罪也故聖人制禮以為之限量不使之過制而滅性焉孝子值親之喪有終古淪心之痛哀豈能遽止哉然情雖無窮制則有限喪服不過三年示民有終竟之期無賢愚貴賤一也其始死也為之棺槨衣衾舉而斂之始死未塋不應言棺然畢竟不可無者故併及之其朝夕之奠也陳其簠簋痛傷而哀戚之以不見親之存也其舉殯而祖薦也女擗男踊踊謂卿足擗謂拊胸號哭涕泣而送之以不忍親之去也為墓於郊穿穴壙以藏棺謂宅葬塋域以防藏謂兆恐其中有水沙伏石故卜之卜之吉而後安措形歸窆穸神返室堂故為之宗廟以藏其主使神有所依附以禮享之不曰神而曰鬼者歸也歲序流易寒暑變移追感歲時不任永慕故制為禴祠烝嘗之祭而三月舉行焉四時皆祭獨言春秋祭祀者省文耳又以既死而忘親故制祭祀之禮以展人子之孝思也又結而言曰孝子之心無間於生死存亡於父母之生也事之以愛敬於其死也事之以哀戚生死皆致其孝然後足以盡生民之本備生死之義蓋人之生也莫不有仁義之性仁之發為愛愛親本也故孝為生民之本義者宜也生而愛敬死而哀戚理所宜然故曰死生之義至此則生民之本盡於此養生送死之義備於此末復結之以孝親之事終於此如是而力行不急人子又焉得有遺悵耶此論喪親之事而尤兩及聖王之政教以見明王孝治之意無所不用其極也孝經一書夫子命參著之者其旨淵哉晉乎漢藝文志云孝經古孔氏一篇蓋其時去古未遠而知之得其真也分章題名經傳剖析豈聖

經之原旨耶學者統而觀之默而玩之思過半矣

鴻始習今文孝經深知人子不可不孝因註家塾集解以訓子孫繼讀文公所定古文首章合六七章爲一精確之極又見所定刋誤首章刪去今文六十一字天經地義章刪去六十七字父子之道章刪去九十二字歷考所疑於事親之旨更覺親切但所釋者不免前後次序之殊所缺者諸侯卿大夫庶人之旨又所謂格言者三不解經而別發一義者二反覆捧誦似覺經有未全而或可疑也遍考古今孝經註解莫會百家章第經傳雜出不一俾人莫知適從於是終夜繹思孔曾授受原無章第經傳之分釋竟冐昧妄遂悉去以復聖經之舊識者譏之及會初陽孫氏論孝經原一篇悉合鄙意復與研究三載各出所見孫君著解意釋疑等篇鴻著直解大旨等篇闡發夫子重明王孝治之意而於事親之旨端在其中益見聖言微妙洋溢無不包括章旨燦然無少缺失謹以登梓告我同志冀道德高賢俯教引進曷勝忻悅

孝經古文直解終

孝經古文直解後語

求聖人之心於詞章言語之間而不究聖人之心於詞章言語之外譬之玩春郊品卉之類曰色色象象化工之神如此也紅紫青綠化工之巧如此也而不知化不外於一機運之耳聖人之言如驪珠盛於玉盤秋蟾懸於晴空綠萍結於春沚活潑不拘而圓融之體自若照徹不遺而貞明之質自如聚散不一而完合之勢自常茍徒以其詞焉剖圓析明而分其聚則聖心遂湮沒溺沉寥寥千古矣孔子語孝一經分殊理一雖有五等三才始終之異而其要歸不過於一性天盡矣其旨趣不過一治平盡矣以吾夫子先知先覺之良爲愚夫愚婦之訓教化率若決洪流於下順行而莫禦也故曰先王有至德要道以順天下民用和睦上下無怨則君身其原乎是經與明德九經相表裏一脉泚淪不可殊測列第分章殆非聖訣雖然鴻謭陋晚學不過

除見敢議先哲之得失哉乃竊妄僭以古今之文吏訂以經書之語選集總類以直解發孔蘊以事實表曾行自期不以玩春郊者蹈其轍而以求心印者殫其精庶於子職之供或可少廣而於聖君賢相之化或可默助萬一云爾若夫曰知孝之原得孝之旨而為繼述之大孝則固鉅儒碩哲在也鴻豈敢擬哉

鴻豈敢擬哉

萬曆戊子季冬朔日後學朱鴻頓首識

纂輯孝經記

鴻與初陽孫氏校訂古文孝經告成文廟適遇一山人語鴻曰孔聖傳孝經曾參得真竅真竅孰可窺切要屬理道二帝與三王治平從茲造世視兒曹譚白首無識與致彼孔曾言浮漚蕩海嶠嗟予究經典潛心加篤好廣覓更博求解釋擇緊要渙却天地精纖細而宏浩心法併道法兩在無虧耗宜布以俾鴻拜而受之備陳於孫大夫吏詢所謂理道二字孫大夫曰理即治也玄宗御製序曰昔者明王之以孝理天下也易治為理今山人之辭簡而達直而遠聖賢微言從茲始發是殆通萬古之心惺醒千年之醉魔者也夫豈塵衆凡語也哉且正協我

明今日以孝治天下之會也梓之簡末以告同志

萬曆己丑孟春吉日朱鴻識

古孝經一篇大旨（大旨解一篇之意原不分章次論刊誤及諸儒疑議幷晏君等語五孝宗旨）

夫子晚年道旣不行廼刪述六經以傳萬世然經各有旨如詩咏性情書道政事是已故謂天下之道本於心而孝乃心之良知良能教化所由生也以孝著爲經者蓋六經之統會也是時及門之徒惟曾子以孝聞故夫子於閒居侍坐之時乃呼其名而告之曰先王有至德要道以順天下女知之乎曾子對以不知道其實也夫子直指以示曰夫孝德之本教之所由生又諭以保身之孝爲孝之始立身行道之孝爲孝之終以此訓之而猶恐其專於事親也總以事君立身言之夫論事親而兼事君立身已非曾子昔之所聞至於數陳天子諸侯之孝卿大夫與士之孝悉以治平爲重而不沾沾於養親保身之間至於庶人則曰以養父母意可見矣末結以孝無終始而患必及之是豈專重於孝之始耶曾子悟而嘆曰甚哉孝之大也夫子復揭其原以詔之謂是孝也廼天地之經而民則之以爲行聖人因之以成政教先王見化民之具咸不外此乃陳博愛德義之施敬讓禮樂好惡之教結以赫赫師尹之詩以昭大臣咸輔以孝又指明王之臨馭天下皆以是孝而推行故天下國家靡不相胥而和悅孝治之隆何其盛哉曾子猶疑聖人之德德之之至也其無以加於孝乎夫子以人性稟於天地見於形行而行之大者莫過於孝惟周公之聖斯可以當大孝而下此者莫及焉其何以加於孝乎然是德也膝下之時人皆具焉聖人因其親嚴之生教以愛敬之禮故其教不肅而成其政不嚴而治亦因其本而已矣且父子之道天性之本然君臣之義又天分之自然父母生之而續莫大君親臨之而厚莫重順此而行者爲吉逆此而行者爲凶凶德臨於民上豈君子之所貴哉君子則不然言行德義罔不循禮作止進退靡不得宜故斯民畏愛而則象之莫不囿於是孝之中孝之功用大矣哉此下歷指孝子事親五事而各加以

致之一字見其無一之可忽也使不嚴以三戒而徒為口體之奉亦何益哉申以五刑而不孝之首罪與要君非聖者等焉曷嘗有一之可逭論孝至此可謂詳盡無遺矣然首揭至德要道之旨罔或闡明又何自而彰聖王教化之神於是悉陳孝弟禮樂之教歸之於敬敬一人而千萬人悅此之謂要道在上者躬行孝弟臣以立教在下者無不效之而各敬其君父與兄非至德而何此皆夫子諄諄命之為治化而敷宣也

豈專指始於事親一節而已耶使不推明王極至之孝又何以見其通神明光四海而無所不通不推君子移孝為忠又何以見事長使衆咸在而不忒閨門之章中三可移之意也何曾子廼以事親之道為聞命從親之令為可疑猶執一而未達變也夫子既重斥其言之非因廣以天下國家之不義者在諍臣諍子無一之可從所以事上之君子進而盡忠退而補過美則將順之惡則匡救之何者非忠愛之道乎夫生事

之義言之既周死事之義尤不可忽末復第喪親之節目遵先王之政教建宗廟以享祀舉祭祀以時思夫然後愛敬哀戚之情兼備而生民之本死生之義無不悉盡如此則孝子事親之終寧有遺憾也耶孝之全體大用悉於是經著之故曾子於大學發之曰孝者所以事君弟者所以事長而天下國家之理一以貫之而無遺讀是經者烏可泥章第經傳之紛紜訓詁說解之雜擾而不研究夫孔曾一篇之大旨

文公刊誤孝經旨意

鴻篤志孝經有年未嘗一日不層諸懷故蒐攬唐宋以來諸名家彙已成帙近年與初陽孫君復加研究孫君乃作解意以明孔曾作經大旨與鴻首列明王事父等篇重孝治之意無不脗合鴻又附孝經大旨數篇於內皆與諸說似相枘鑿而文公刊誤亦微有不同故復細玩刊誤一書始知文公分經傳之故盖因質世儒胡衡山程可久汪端明之論自幸得所因述而免鑿

空妄言之罪遂悉數所疑而是編所由作也觀其序經首一篇合六七章爲一章謂傳文固多傳會而經文亦不免有離析增加之失刪去六十一字以復經文之舊真精確之見萬世不可易也夫六七章既該合爲一章其下十二章獨不可合爲一篇乎漢藝文志曰古孝經一篇盖孔曾一時問答語也又曰二十二章因記者未測夫子談經大旨恐其純同而無別也故分章而各言之鴻復舊本不分章第不列經傳識者韙之今繹思朱子各章之疑刪去之故又幸得以窺其自馬盖文公繭絲牛毛之學因執孝之名義專以事親之旨詳之故疑天經地義章明襲子產之言非子產之襲彼也又疑德義敬讓禮樂好惡不與上文相應聖人見孝之可以化民而後以身先之於理又悖非先王立愛惟親之序於凡論孝有不親切處刪去六十九字疑孝治章非經文正意謂其以和而孝也疑聖人之德章謂孝之爲大者本自有親切處此非天下之通訓疑父子章謂雜以左傳所載季文子北宮文子之言與上文不相應刪去九十二字又謂要道當自己而推至德語意亦又踈畧閨門爲十二章又云宜爲十章大抵謂意不親切不著實不由本根發越或與上文不相應不相屬又語錄中執論語說孝說得親切有味與此不同謂先王至德要道說得好然下面不曾說得切要處著但說得孝之效如此此士庶人章說得更好只是下面都不親切故所疑至於如此皆以事親之道疑之也抑不思聖門論仁有專言之仁有偏言之仁今經所論至德要道之旨天經地義之懿明王孝治之訓皆統言之孝也若教民親愛移孝爲忠事親喪親之旨皆單言之孝也聖經論孝各有所指烏可槩以事親一節斷之乎此鴻晝夜思之夫子授曾子以著孝經盖爲諸經統會治世宏綱而作也豈謂事親一節而云然乎孝之經曰孝弟之至通於神明光於四海無所不通故以格天地而神明彰以

享宗廟而鬼神著以通上下而上下治以達四海而四海準以施後世而後世無朝夕不疾而速不行而至甚哉孝之大也烏可專以事親一節目之耶且人子生事喪祭之孝於戴禮諸篇夫子述之詳矣胡必重出以示訓哉竊嘗合孝經大旨而觀言孝治者十有二言事親者僅二焉其内又統論夫孝之旨三無所不通之旨一若專指事親一節而言信如文公之所疑為當若以孝道之大孝治之意推之又或以解意為然今夫子遠矣孰從而質之莫若俱存於經俟高明者詳焉

經曰夫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夫子總三言以立孝何古今之解經者惟以事親一節言之不思明王以孝治天下通於神明光於四海無所不通之語惟泥傳文執已見而解之解之未透者有疑非孔氏成書有疑除經首一章餘皆齊魯諸儒纂取左傳諸書語為之有疑其間純駁相雜亦七十子之徒所為有疑引詩非詩本文多出傳會有疑真偽混淆殆難盡信有疑後儒雜偽其間有疑不知何世何人為之有疑閨門章文句凡鄙非聖人語有疑今世所存如孝經家語大小戴之記要以為有聖人微言故俱存之此皆信傳疑經之故曷不思古人執經疑傳之言俾後世致疑日甚可勝嘆哉鴻為此懼晝夜于茲考古訂今已類辨之復質虞長孺氏出通言等篇孫初陽氏出解意等篇鴻亦出大旨等篇相與研究共期闡明合而成帙大要以為道統於孝孝統於事親然事親之所推及者則廣矣大矣以言乎天地之間則備矣此固諸釋經者所未及也今鴻仍以解意釋疑詳之自知是經無句字可疑嗚呼經果有疑哉見之不定者疑之也虛心玩味一無執着庶羣疑自釋而聖經立言大旨燦然昭明矣

經曰要君者無上非聖人者無法非孝者無親此大亂之道五刑之首罪也鴻繹思之三者恒相因焉夫人之無親者出必無君語必非聖蓋

移孝可以為忠而要君者必不孝之子聖人人倫之至非毀聖人者入必不孝出必無君理固相因而然且指劉向父子覩之劉向校孝經神有藜火之助圖文之錫後獻洪範五行帝有忠精之與中壘校尉之還忠孝相因而天必錫之以福子歆遺書責太常欲建立四經言之懇懇何其文之雄也至父所校之經畧無一語之及知其非聖而亦非親也誦莽功德何其不忠至國師之遭罹滅身之禍子孫亦流竄焉何其不孝不忠不孝而天必降之以禍嗚呼父子異趣而天報施亦隨以異焉所謂天道詎不信哉嘗慨温公尊信孝經忠藎王室至今人尤誦之荆公卑視孝經立法禳禍至今人尤怨之夫子擬悖德悖禮者為凶德而斷其非君子所貴然則慕富貴而不慕吾親者又豈君子之所貴哉鴻並列于兹為人子遺一本者之戒

事親宗旨一孝而已又有五等之分者何也道之大原出於天天經地義而為民之行孝之原也人禀天地之性親生膝下以養日嚴而為知能之良者孝之實也聖人因之以成政教以治天下者孝之用也夫其原之出於天與其實之具於人者雖無古今聖愚之異至於因其所同然者而推之於用則人有貴賤位有卑高其等級有截然而不能以相為者又豈可混而同哉苟人子欲盡孝於親不揣分之所宜然而越分以求榮非孝也諉於力之所不能盡而任情以自便非孝也甚至執孝之名義而混焉以雜施之又豈孝之所宜哉於是夫子列五等之目立萬世不易之準意深哉故愚嘗聞孝經本旨在五等之孝良以是耳梁王侃味其旨而得之慮世之罔覺也標題五孝之名用彰先王之典世儒不察附益以十有三章惑之甚也今鴻觀夫子論五等之孝天子則愛敬盡於事親德教刑於四海天下之孝也諸侯則保社稷和民人有國之孝也卿大夫則備三德守宗廟士則移孝弟為忠順以保祿位而守祭祀有家之孝也若

夫庶人之孝則竭力謹身始終惟養父母而已以五等之人異五孝之用天子不當用諸侯之孝猶諸侯不敢用天子之孝諸侯不當用卿大夫之孝猶卿大夫不敢用諸侯之孝也引而伸之萬有不齊皆本原實體自然之差人子烏可混於所求哉故不孝而絕于人類者無足道矣即孝而貿貿焉思出其位妄行取困者又焉得謂之孝哉是以夫子答孟懿子以無違警三家以雍徹至門人問孝各因病藥之無非充其愛敬之良復其天地之性而已至於明王孝治之意臣僚佐治之孝復疊疊焉條陳而不置此固孝經之所由作而妙用之所最先者也為臣子者烏可不窮經而深味其旨哉

孝經一書事父母事天地通神明光四海無所不通倘為一事之用則泥矣豈六經之總會耶文公刊孔壁孝經之誤後世又將文公所定孝經悉誤刊之鴻止復刊原本一卷其刊誤本惟白於前

仁和後學朱鴻頓首謹撰

世傳孝經為童習書錢以白文小板及長又弁髦之鴻思先聖遺經豈可輕侮若此乃遍求古今孝經諸本始得宋板文公所定古文并刊誤係朱申董鼎註又得今文直解草廬訓釋及考孝經註疏并魏晉齊梁以及於唐百有餘家紛紜雜出舛錯繆戾自石臺注外殊乏善本是以荆公執政建立經義卑視此經不肆學宮不以試士湮廢至今五百餘載良可慨也思昔漢庭表章經籍列此於十三經後世尤擬此經為六經之統會治世之宏綱至文公刊誤此經者因主事親而言故凡不切事親之旨與論治道功效并左傳所載語悉刊去之蓋以明士庶所當盡之孝也後考古文解意主孝治言於凡不肅不嚴之教治及人臣佐孝之章程悉闡明之以明孝之所推及也是人君之孝治人子之孝親無不備載此經之中特隨分而各致其極也昔聖人列五等之孝以盡天下之人亦皆各致其孝故孝雖同而其所推及則大小若逕庭矣統

而論之以孝治言者未有不本於事親以事親言者未有不移於忠君正無所不通之謂也一孝立而萬善備此經所以為本原之地而教所由生人當世習世守焉者烏可遂使湮廢而無傳耶高明志此者幸羽翼而表章之

萬曆庚寅季冬望日仁和後學朱鴻頓首拜識

刻孝經跋

孝經一書孔曾親相授受以著五等之孝脩人紀肇化原者也漢唐刻石學宮曷嘗不與六籍並重哉宋宰執以經義試士黜而不講陵夷數百年來學者視之不啻若弁髦已夫子不云乎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夫春秋孔子之刑書也孝經孔子之德教也昔嘗並黜于王氏今春秋與四經並列為五而孝經僅為家塾童子之習是使後世徒見聖人之志而不見聖人之行也顧不謬哉吾杭朱子漸氏事母嘗以孝聞其於是經俾心尤切上下四百年間凡諸儒訓詁罔不蒐而輯之分章析句剖訂疑訛間亦附以己意必求至當俾不背于孔曾傳習之旨用心亦良苦矣一時鉅公名士

翕然表章誦法無已意者孝經其有與乎昔聖經嘗遭秦火齊魯諸生識而存之賴以不墜左氏逸禮諸傳非得劉歆移書太常安能家傳人誦揭日月而行乎由茲以談則表遺經繼絕學固後死者得與于斯文也儻孝經有與朱氏之功豈在齊魯諸生後哉余授而讀之有深望焉漫綴數言于簡末

旹

萬曆丙戌仲冬朔仁和後學郭孝謹跋

孝經跋

宗　太祖高皇帝。舜。武王。顔子。周子。陸子。顔氏。鄭氏。

傳　伏羲。少昊。堯。湯。文王。孔子。曾子。子思。孟子。張子。王子。禹。周公。閔子。程子。劉子。

圖　成祖文皇帝。朱子。吳子。

太昊　伏羲首畫八卦乾爲父坤爲母象老字六卦爲六子象子字從老從子合成孝字

少昊　司徒典教之官名曰祝鳩氏鳩孝鳥也其教專主於孝可知

堯　陶唐氏克明峻德以親九族所謂明德者則天之明而爲心之良知者也

舜　有虞氏其大孝也歟夔夔齊慄瞽瞍亦允若精一之效也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

禹　姒氏七旬格苗法舜之孝八年治水蓋鯀之慝不獨致孝乎鬼神也

湯　子姓顧諟明命祇肅宗廟祇肅必齊而沐浴盤銘日新之義矣所以承明命也

文王　姬姓日三朝王季緝熙敬止于孝也其純亦不已孝於穆不已之文母耳

武王　姬姓其曰惟天地萬物父母達本源矣詩稱永言孝思孝思維則思深哉

太祖　我明大父母也承帝王之大宗每來夜氣振擇而呼百姓其元幹曰孝順父母云

成祖 我明之大父母也著孝順事實作歌咏德聖子神孫世世慕承益隆孝治

周公 名旦經云孝莫大于嚴父嚴父莫大于配天則周公其人也

孔子 名丘作經之主其曰聖人之德無以加于孝孔子聖人也雖甚盛德何以加此

曾子 名參親傳此經啟手啟足之時呼小子而授以戰戰兢兢守身之法孝是也

顔子 名回明一陽初生之擴孔子撰其不遠復彼知孝無不在故事師如父

閔子 名損孔子贊曰孝哉閔子騫人不間于父母昆弟之言又與之切嗟孝道

子思 名伋中庸所載庸行庸言順親承祭大孝達孝述父法祖惟是無聲無臭之天而已

孟子 名軻孩提知達于天下赤子心道于大人其要旨也爽之慷然受命心知詐可睟歟

顔氏 父名芝子名貞始皇毀父棄母之人豈容經存非芝父子以死衛之萬古長夜矣

鄭氏 名玄六藝論曰孔子恐世莫知根源故作孝經總會六藝可謂識其大者

張子 名載西銘一書明事親事天之孝此孝經之正傳即天明地察語也

周子 名敦頤其圖中太極孝字從老之象也二象五行萬物孝字從子之象也

程子 兄名顥弟名頤嘗言神明孝悌不是兩事又言性命孝悌惟是一事言哉斯言

陸子 名九淵其詩曰墟墓興哀宗廟欽斯人千古不磨心又謂孝經聖人宬復非虛言也

劉子 名子翬敬者脩性之門孝子萬慮俱忘惟一敬念念之所通無紀極也此劉子語

朱子 名熹初書經首曰若不如此便不成人從作刊誤未敢自以為是君于母傳提為

吳子 名澄有校定經註吳子篤信朱學而尚提刊誤之非其見超矣

王子 名守仁所云致良知者致孩提愛親不慮而知之知也是孟子正傳

全孝圖

乾
火
渾敦氏
天子
土
山川四夷
水
日
月
釋氏
老氏
諸侯
卿大夫
士
中官附
庶人
女子附
禽獸
草木
金
木

孝字從老省從子子在老傍扶而不順非孝也老在子下逆而不順非孝也老上于下斯象形矣現者太虛也現中者其孚也約以從老從子之泰太虛為老能孳萌為子太虛為老三才萬物為子乾為老坤順冰為子乾坤為老六于子子乾坤為老日月五行民物為子日為老月為光為子日月為老五行民物為子五行土我為老我主為于山祖脈為老胎育為子川源為老妾為子五行為老渾敦氏為于渾敦氏為老人為子二氏父母為老二氏為子兆人父母為老兆人為子四夷父母為老四夷為子五等之貴者為老賤者為子禽獸草木各有兆壯非非雖胎化不同而土者為老交生者為于以老子子以子承老無物非孝也援神契曰孝在混沌之中曾子曰夫孝推之後世而無朝夕無時非孝也無物不有無時暫停以應現也人言釋老起出太虛不升父母太虛無外復何可起即與同體能不孳萌而為孝于作全孝圖說

孝字釋

○經云孝者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
行也○古文作[illegible]子在老人勝下也○
說文孝从老省從子承老也○祭統孝者言
也○爾雅善事父母為孝○釋名孝好也○
疏孝者道常在心畫其色養中情悅好承順
無息之義○援神契元氣混沈孝在其中○
釣命訣孝者就也度也譽也究也富也辨正
論曰天子之孝曰就諸候曰度卿大夫曰譽
士曰究庶人曰富○又鈞命訣百王事修萬
古不易者孝之謂歟○子華子曰事心者宜
以孝○杜欽云孝者人之由靈也○荀奭云
火德為孝其象為離在天者用其精則為日
在地者用其形則為火夏火旺其猜在天溫
燮之氣養生百木是其孝也○白虎通男不
離父母何法法火不離木也○張說云孝哉
一心混成衆妙○王雖云夫孝於人為和德
其應為陽氣○劉子華曰孝為百行之宗以
敬為本敬心既統大本發露求其名匹夫匹
婦能馬楧其實聖人以為難矣○楊簡云古
文學字即是孝字○謚法至順曰孝五宗安
之曰孝慈惠愛親曰孝秉德
不回曰孝協時牵厚曰孝

全孝心法

人在氣中如魚在水中父母口鼻道
天地之氣子居母腹母呼亦呼母吸
亦吸一氣流通已無間隔何死那本靈本覺
的乘氣出入又有甚麼界限處可見此身不
但是父母的遺体也是天地的遺體又是太
虛的遺體係養遺體之法不過取氣攝靈一
事取氣攝靈不過愛敬二字愛之極為歟歟
之至為齊齋戒洗心到得浩然之氣塞乎而
問赫然之光照乎四表方曉是箇全孝方曉
吁做孝子這是極平極易極庸極常的道理
如人目能視耳能聽只把做乎易庸常使一
生育聾的人忽然得此便大驚小怪誇張神
異然究竟来只是箇乎易庸常如何添得學
子且世上有五等人狐子義子失怙之子為
人後之子與中責人他都恨不得親事父母
珠不知此身既為太虛天地的遺體難道不
是君父繼父繼母的遺體昔日王祥革但只
一味孝順繼母就有許多靈感豈是那繼母
生下他来至于孤子有乾坤有君師有宗廟
隨在皆可盡孝隨在皆有感通達五等人雖
無父母得事其實與在膝下一般若肯依着
這心法行將去何處不通本生父母耶

傳經始末

孝經是孔夫子與曾子問荅之後自家做的因說話問有孝者天地之經一句說六經不名經此獨名孝經夫子嘗說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此他不輕了自己的志親筆做成春秋豈可偏輕了自己的行要曾子代筆不肯親做換春秋有十四年是魯哀公的事既然因着君長作經也可因着弟子作經了且秦火不燒的那緊關中間屢屢稱子曰或稱顏氏之子不應疑他有子曰二字并稱曾子說說是曾子門人記的此經傳與曾子向後子夏的門人也傳着他那魏文侯也曾做傳過來不幸秦始皇燒書孔子的子孫孔鮒孔騰趕他未燒藏得在屋壁裏又有箇顏芝將此經學李斯的隸字寫着把與兒子顏貞收藏到景帝時節送上河間獻王比時魯共王好造宮室折孔家壁子見漆寫蝌蚪字的竹簡故本壁中又聽得後堂樂音響使不敢折屋送這竹簡還了孔家他家子孫孔安國却不識得這字取顏是孝經比同對看彷彿字形譯出一本蝌蚪文字叫做古文那顏是的雖在前達出來只因字畫時祿及叫做今文孝經昭帝時魯國三老進孔家古文當巫蠱之後無脈派傳竹簡因而散失成帝時購求一次張霸進偽古文驗其非斥去平帝時又購求一次無應詔者未到得來漢古文使不傳世了安有劉向比豈今文古文及古文亡於魏晉齊梁之說若劉向真得古文緣何不獻成帝使他為張霸所欺若魏晉齊梁之前古文尚在成平二帝所購求的更是何本這語出隋朝經籍志那時有王逸王邢劉炫三人道同作偽王逸假稱在京市求買得古文孝經一本送與王邵王邵又送與劉炫劉炫就做措疑傳播四方已前更有句昶汜睢妄說得投孔家經傳因此上隋志附會近儒鄴載劉向云云也即如桓譚許慎亦非實見古文不遇把張霸等偽本模寫冢文

檢查字數為者送之資而已且古文二十二章之偽了了易知方牛弘請購遺書劉炫造偽書百餘卷題作連山易魯史記等錄上送官取賞被人造許經赦免死他能偽造連山魯史難道不能偽造孝經隋時有人在黃鳳泉光浴得兩塊石頗有碎文王邵使駕言二石皆有日月星辰八卦五嶽及麟鳳鬼神等傳從廻互其字作詩三百八十篇奏上他能以兼作有難道不能以假為真二子平素既不足取信於人見他增減文字雜合篇章又多淺漏可笑更非桓譚許慎所見的偽本矣司馬溫公不勝好古之心替他作為指解王安石元與溫公有隙一見此舉就故意不用孝經試士獨有金章宗朝移剝履進這指解畢竟中國人的不肯家家戶戶妄傳也朱文公深曉其非初意止欲刊誤不免遁身刪削一番他心下也不自安但言悉數所疑而為賓辛附汪程而免罪欲作外傳而未敢耳曰疑曰貿曰免罪曰未敢豈若四書集註自任庶有小補耶吳草廬知道文公不安從新校定一本寄藏家塾兩公終不以所定古文為是至于今文人人誦習歷歷處道徐份讀之而父病損愈為亮執之而素霧屬天不是惟謀只是天心聖心欲常行此今文故也古文孝經還有此處廢歷至若篇章數日或云四卷或云十八章或去二十二章想經文千八百餘字只好分做一十八東馬融做忠經正做此數祁嘉二九神經亦微此數按旬想集頭明皇石刻並無章名惟皇侃題前五章之名看來十八章或是顏芝的舊本曰開宗等後人所增也未可知不必深論也若乎此經一厄于秦再厄于隋今日見存生民大幸學者莫因文公之疑而疑今文莫因溫公之信而信古文敬守舊章以扶新連則孝治將日光矣

全經綱目

此經只一章分作兩截自先王至汝知之乎做一截重在教上自夫孝至終於立身做一截重在德上然德本教生乃承上起下的話立身行道即至德要道的事實不可分也詩總兩截意在內下文愛親者至不敢中明前截之意事親至終篇中明後截之意把中明前截處細分之五等之孝是中上下無怨中含至德要道三才一章是中至德要道以及民用和睦昔者明王至順之又許五等之孝中上下無怨中含至德要道意聖人之德至不敢又許三才一章中至德要道以及民用和睦意此是前一截重在教字上也把中明後截處細分之五備一節是中始中於三項之孝居上不驕至大亂之道也乃養則致其樂之目中明身體髮膚不敢毀傷意教民親愛至名立於後世矣乃居則致其敬之目中明立身行道揚名後世意若夫慈愛至何日忘之乃病則致其憂之類事父孝至無思不服乃恭則致其嚴之目孝子之喪親至事親終矣乃喪則致其哀之目俱中明以顯父母孝之終也意此是後一截重在德字上也其中明前截中上下愛敬等道於後截其中明後截中至德要道等道于前截全經血脈貫通如父母所生之子見得分為四股只是一體耳如今但改十七章為十六章十六章為十七章使無差錯不必因一星之失度而盡更三垣十二次舍也畧取諸家義正之於後

孝經通言

陳留虞淳熙注
四明王荁校閱

仲尼居曾子侍子曰先王有至德要道以順天下民用和睦上下無怨女知之乎

這是孔夫子開陳伏羲堯舜禹湯文武周公的宗旨明說生天生地生人生物的大義只一箇孝字都包得盡了仲尼是孔夫子的表德居是閒居時節曾子名參是孔夫子的徒弟在夫子傍邊侍坐夫子發題閒時盡說這孝恐怕徒弟們將沒要緊的話來問便先向曾子說道古先聖王有那與天下之人同得于天地的至德把來順着天下之心有那與天下之人同行于天地間的要道把來順着天下之心既是順着他他與我似家中父子一般都和順親睦了天子在諸侯之上諸侯在卿大夫之上卿大夫在士之上士在庶人之上上邊的順着下人下人那裡怨他庶人在士之下士在卿大夫之下卿大夫在諸侯之下諸侯在天子之下這下邊的順着上人上人那裡怨他大家各有這至德要道大家各去盡這至德要道化成一片惟心却不是大和的氣家你還知道麼

曾子避席曰參不敏何足以知之子曰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復坐吾語女

曾子離了坐席起來曰言道曾參曾既何足以知得這箇道理夫子說道這便是你常行的孝此孝不只是孝德凡是道德都是他資助都是他推移將出來若把孝字分做五支一支天子自行一支

到諸侯一支，到卿大夫一支，到士一支，到庶人，沒有一箇不孝順的。這教便生生了，學如樹木有根本就生枝生業，誰入止過得他住。你莫着得這孝小了，可再坐地，我盡與你說。

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

人的一身，四體頭髮皮膚，不是你自己的，是父母生下你來，你說受得他的，毀傷了自身，就是毀傷了父母。雖然不該貪生怕死，豈可驕亂爭鬪，觸天怨，把王法損壞他的遺體，須是戰戰兢兢，如抱着父母出入，方是孝子的起頭處。世人都說父精母血，只結得一箇胞胎，不知在母腹中呼吸相通，是你自的呼吸麼？又說換齒剃髮，天行痃疹，皮毛一一變過，已不是初生的身子了，你還敢道面日不像父母的，性悄不像父母的麼？但把那受之父母一句想起來，此身豈恚無着落處。

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孝之終也

這身子既受之父母，父母受之祖，祖受之曾祖，曾祖受之高祖，高祖受之始祖，始祖受之天地，天地受之太虛，誰為太虛？凡天地人物無窮無盡，通來只是一箇太虛。全身學如道途路路行得，學如聲音處處聽得，誰能阻隔遮蔽得他？若肯立起這箇萬物一體的身子，君臣兄弟長幼朋友的路兒都道了，却不是行道？此人有先王明王聖人君子的聲名留傳後世，却不是揚名？好的父母配上帝之尊，不是的父母得爭子之力，坐在宗廟中世世受享，却不是以顯父母？只立得一箇萬物一體之身，使無分毫虧欠處，却不是一行孝道臨了的事麼？

夫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于立身

欲要立身，不從太虛

渺茫處做起，今人一離腹中，便在膝下，此時承受父母的身子，思量不敢毀傷他的，喚做始於事親。堅持這不敢的意思，繞到一物不容的時節，便見得萬物一體。天子看上帝就是父母，諸侯以下看天子就是父母，既是父母了，敢不竭力奉事他？這喚做中于事君。已移動一步，如得事君隨分可移將去，都是順着天下的，便把這大道行得盡，名聲揚揚得達，就喚做終于立身。若只說始於，不說中間一節，我這立身之法，不空虛便偏倚矣。如何是孝？

大雅云無念爾祖聿脩厥德

夫子說完了，又引大雅文王之詩說：道可不常常念着祖宗，修那祖宗的德，正謂那文王的德無聲無臭，與上天一般。蓋臣勸成王修這樣的德，何患自身不立？就是文王的令聞一發，遠布一發，可以配天了。你如今修的至德要道，便是那無聲無臭天之祖德，因此上事君事親立身都來完備，毫髮不缺。也我前番說先王有幾件事要你知，今文王豈不是你先王？親一文王，其餘先王誰不如此，你當信我的言語不是虛說。

子曰愛親者不敢惡於人敬親者不敢慢於人

愛敬盡於事親而德教加於百姓刑於四海蓋

天子之孝也

夫子引詩後又說道如何是上下無怨？你且看諸侯之上有天子，天子的孝何如？凡人愛惜父母的身，就不敢嫚惡那來人與我同受的身；尊敬父母的身，就不敢輕慢那眾人與我同受的身。元來我不曾有這身來，完全是天地父母的，四海百姓也不曾有這身來，完全是天地父母的，那愛敬只在自身與自家父母的身，尚未為盡，若

還立起萬物一體之身連四海百姓的身都不忍他慢他至于親民然後是愛敬的盡處這盡處就是所得的孝把這孝分作四支加於諸侯以下傳着祖宗姓氏住着四海之內的人人人學做孝子人人都無怨心誰不喜慶此事人臣做不來或者是上天的嫡長宗子天底下都是他管着的方纔事親事天一時了當行得這箇大孝也

甫刑云一人有慶兆民賴之

夫子說完了又引尚書呂刑篇說道天子一箇人法舜之孝不敢輕易用刑便有祿位名壽諸般喜慶的事一人既有喜慶的事兆民都受一人福蔭家家和睦箇箇無惡與我前面說天子盡孝百姓都孝的說話一箇道理汝當信之

在上不驕高而不危制節謹度滿而不溢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也滿而不溢所以長守富也富貴不離其身然後能保其社稷而和其民人蓋諸侯之孝也

卿大夫之上有諸侯諸侯的孝如何這公侯伯子男做諸侯的人爵祿富貴是天子與他的社稷人民是祖宗傳他的身體髮膚是父母生他的總來又是天地付他的自家從一毫子分豈得自高自滿只謂他生長豪門習尚驕侈一向放敝去了如何叫做孝子如今他爵位高似卿大夫似乎危險若肯反本使能持敬不至危險俸祿多于卿大夫似要傾翻若肯反本使出入有限不至傾翻既然高而不危天子與他的貴終身不離既然滿而不溢天子與他的富終身不離富以報功貴以報德富貴不離其身其不驕不侈的功德足以保祖宗傳他的社稷和祖宗傳他民人這社稷民人父母受之祖宗祖宗受之天子滿望子孫能保守社和睦他能如此豈不是孝順的子孫也不驕不侈到極處達天地也孝順了這箇或者是諸侯之孝

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

夫子說完了又引小雅小旻之詩說道做諸侯的長戰戰的恐懼兢兢的戒謹恰似在深水邊頭立生怕跌下去恰似在薄冰兒上行生怕陷下去這敬謹慎方得免死可見這富貴這社稷這人民不是安逸受享得的物事就如深水薄冰無有二樣倘或一些差逃求生不得所以諸侯必須不驕不侈然後為孝也我說山高要歷水滿要細安與詩說深水薄冰有何分別汝當信之詳按此詩之言是全孝心法後來曾子口詠此詩親傳弟子不但諸侯可行也

非先王之法服不敢服非先王之法言不敢道非先王之德行不敢行是故非法不言非道不行口無擇言身無擇行言滿天下無口過行滿天下無怨惡三者備矣然後能守其宗廟蓋卿大夫之孝也

士之上有卿大夫卿大夫之孝何如上天經常不易之法傳與天之宗子天子口代天言身代天事五服之錫亦代天命而彰有德後王法祖尚不敢違都後王的卿大夫豈敢違法只緣天子究全是天說君父臣子之分說來又究全是父孝順天子使是孝順天地孝順父母了何況立身保宗全在于與為卿大夫的人不是先王制下合法度的衣服不敢做來穿不是先王說道合法度的言語不敢將來說不是先王行道的好德行不敢將來行因這不合法度的言語不說不合道理句當不行口裏說的無可言

簡擇都是好言語身已行的無可簡擇都是好德行說的好言語傳滿天下也沒有差了的行的好德行傳滿天下也沒有怨惡他的這般服言語德行三件兒一齊完備方饒是箇齋明盛服非禮不動能主身的孝子豈不能保守宗廟承奉祭祀只為他事君一節合經常之法連事天事親的道理都包在裏造這箇戒者是卿大夫所行的孝道

詩云夙夜匪懈以事一人

夫子說完了又引大雅蒸民之詩說道仲山甫修其威儀為王喉舌早起晚息一味小心翼翼式于古訓不敢懈怠專專服事君王一箇人其明指保身不辱父母的道理都已都在裏面了我說那衣服言行與詩中威儀恰古相合我說那法先王與詩中古訓是式相合我說那守宗廟與詩中明指保身相合沒有一句無證驗處汝當信之

資於事父以事母而愛同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故母取其愛而君取其敬兼之者父也故以孝事君則忠以敬事長則順忠順不失以事其上然後能保其祿位而守其祭祀蓋士之孝也

庶人之上有士士的孝何如前邊做卿大夫的致身志家已久誰不知忠孝是一箇道理只與他說事一人便罷不必說資取的意思稱那士人初離膝下纔入仕途尚未深曉得君父相同的原故須與他說資取之義透徹方肯一心一意專事君王也但凡世人始生無不愛母的後來得知無父婚媾胎育不成無父教誨道德不成愛父的心反重了要子如今復取事父的心去事母斟酌來恩情一樣豈有兩般的愛天地是人之大父母天子

是天之嫡子卻不正是父親如今把敬家中最君的心來敬國中父母豈有兩數的敬既是事母取父之愛事君取父之敬可見只有父親兼得愛敬這愛敬二字愛之祇便是敬敬之立原於愛敬兼得愛愛兼不得敬事君敬同於父亦應愛同於父敬取父子之愛事君說喚做不忍欺君的忠了取資父之敬事君說喚做不敢慢君之順了合這兩敬兒不遺失了一件去事君就能保全士的祿位安守士的祭祀了總來只是一孝字孝君時違着孝親孝親時連着孝君這箇戒者是為士的孝道

詩云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

夫子說完了又引小雅小宛之詩說道人生有如鶺鴒一身首尾相賴乃得全生的又有如蜾蠃兩箇形體相資乃得化生的父母生我不必言了凡全我化我的人皆有生我之恩當得早朝起來夜裏睡去戰戰兢

說無忝所生方是孝子我說那君父相資豈不是全我的我說那君父相同豈不是化我的不忝辱此等生我之人豈不是士的孝道汝當信之

用天之道分地之利謹身節用以養父母此庶人之孝也

世上農工商賈都叫做庶人他是天地所生的人是朝廷所愛的赤子其孝何如農夫時順耕獲百工無時于時商賈日中為市都用着這天道農夫隨五土之宜百工順川谷之制商旅通九州之貨都用着這地利又肯謹慎保守身已不犯王法樽節使用錢財不久祖因此上養得父母快活此真實是庶人當行的孝道我說天子至士之孝還不敢決定自以為是須着箇孟字又要引詩引書來作証據惟此一節是你見我闕的又何必疑他

故自天子至於庶人孝無終始而患不及者未之有也

這箇孝字若還遺剩了一箇人停息了一刻兒就有不到的去處如何喚作至德要道我着前邊五等的人天子諸侯卿大夫士庶沒一箇不行這孝這孝有事親的時節有事君的時節有立身的時節時時更改種種不同却元來合下便是不變不違沒朝沒夕的真體要尋他結尾處也沒處尋要尋他起頭處也沒處尋真箇是無物不有無時不然世人只因日用平常忽略了他每每患他有不到處他豈有不到處之理由庶人而推之至於天子也昧不得這心由終始而推之夢寐恍惚也昧不得這心直是無毫髮滲漏驕息民臧豈不是極至之德切要之道誰人去他上頭添得一物出來

曾子曰甚哉孝之大也

曾子見說前面五樣人所行的孝無始無終渾淪普遍因嘆息道向來只說行孝便了不知這樣廣大得極他心裏還疑着未必如此極大也

子曰夫孝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天地之經而民是則之則天之明因地之利以順天下是以其教不肅而成其政不嚴而治

夫子知道曾子還信不及一發把箇遑的意思敷衍申說一番便答他道古人解釋這孝字不同小可他說孝在混沌之中生出天來天就是這箇道理生出地來地就是這箇道理生出人來人說是這箇道理因他常明喚做天經因他常利喚做地義因他常順喚做民行總來是天地經常不易無始無終的大法人人同禀的良知這箇良知雖暫時昏蔽本體之明終未

嘗息所以先王由來不費纖毫氣力但只法這天明因這地利把這衆人本明本利愛親的良知順着衆人既不是強教他何必嚴肅方纔成就既不是強正他何必嚴切方纔平治我前面說有至德要道以順天下正為他根原係天地人之自然故也

先王見教之可以化民也是故先之以博愛而民莫遺其親陳之以德義而民興行先之以敬讓而民不爭導之以禮樂而民和睦示之以好惡而民知禁

這至德要道不過是孝孝不過是愛敬兩件教字不過是孝之支先王見得上人之教不肅而成下人使不嚴而治是這箇教真可以化民何待外求因此上先把這愛父愛母極大的愛來順天下天下的人自然不忍遺棄二親了就將此仁愛之所說喚做德義的與他陳說一番衆人便都起來全修百行矣先把這敬父敬母的敬讓來順天下天下的人自然不敢好勇鬪狠了就將此敬讓之文喚做禮樂的與他開導一番衆人便都和順親睦又將此禮樂之情喚做好惡的與他披露一番衆人都便怕犯禁今美曰博愛曰德義曰敬讓曰禮樂曰好惡乃孝之支先王之教也曰莫遺親曰興行曰不爭曰和睦曰知禁乃先王之化民也我說民用和睦若不是用着這個道理那得捏自和睦

詩云赫赫師尹民具爾瞻

夫子說完了恐怕曾子疑心那天地之經而民是則之一句謂民自法天地便罷又何用先王則天明因地利方纔成教方纔化民說引這小雅節南山的詩說道尹氏不過是箇大師他威光赫赫然百姓都瞻望着他正

謂昊天不免勿順民心不免有迷抛四天意俾民不迷尚且賴有師尹何況明明天子四海其實可不立教以化民乎若但說得民則天地之經不曉得民迷天地之經前番所說教化政治都是虛設的了汝若有疑當取此詩為證

子曰昔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不敢遺小國之臣而況于公侯伯子男乎故得萬國之懽心以事其先王

前面既說愛敬之治民用和睦還覺是泛說如今又把敬字申明自天子以至庶人上下無怨的意思見愛之極為敬敬之極無所不通使一步深一步去孔夫子說道古來明哲的君王曉得太虛表老字三才衆子字合來只成這一箇孝字就把孝字分出支條理治天下決有一人不是太虛父母的遺體却又從敬父母的遺體忝起

孝心更無悖行逆施的禦病復來平竟及本遵允顯揚若生身的父母譬如木發根生枝葉暢茂復孚有本根一般他既看大臣小臣俱是太虛遺體了雖小國的臣子也不敢棄何況那公侯伯子男人人都見得不敢棄的因此那萬國臣民各供其職各獻其物齊心懽喜來奉事天子的先王這懽心從孝得來又可見他資助我這孝道豈不是上下無怨天子之孝

治國者不敢侮於鰥寡而況於士民乎故得百姓之懽心以事其先君

諸侯受教於明王知窮民俊民俱是太虛遺體了雖鰥夫寡婦也不敢棄何況賢士良民人人都曉得不敢棄的因此上他管下許多百姓各供其職各獻其物齊心懽喜來奉事諸侯的先君這懽心從孝得來又可用他資助

我這孝道豈不是上下無怨諸侯之孝

治家者不敢侮於臣妾而況於妻子乎故得人之懽心以事其親

卿大夫士庶人受教於明王知臣妾妻子俱是太虛遺體了雖臣僕婢妾也不敢輕何況正妻兒子人人都曉得不敢輕的因此上他一家兒人各供其職各獻其物齊心懽喜來奉事卿大夫士庶人的二親這懽心從孝得來又可用他資助我這孝道豈不是上下無怨卿大夫士庶人之孝

夫然故生則親安之祭則鬼享之是以天下和平災害不生禍亂不作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如此

凡人含悲忍辱屈意服事于人面前必有不甘心的顏色背後必有不甘心的言語這受他服事的終是不安樂享用得也不快活如今聚著這許多懽心去事生存的父母父母的心裏也懽喜有甚不安樂處聚看這許多懽心去事亡沒的父母父母的神靈也懽喜有甚不歆享處聚著國家天下這許多懽心去感格我的那乾父坤母乾父坤母視聽行也懽喜有甚氣化不和平處但凡天降大慶便生災生害既是和平就無水旱饑荒的災害了天降大戾使生禍生亂既是和平就無牢禹益賊的禍亂了一團和氣充滿太虛止結成這一箇孝字豈不是明王以孝治天下的福應先王有至德要道而上下無怨正是如此

詩云有覺德行四國順之

夫子說完了恐怕曾子尚疑人各一心因甚麼這等通貴使露出箇覺字來見得良知文獻的妙處乃引這大雅抑之詩說道人能

忻忻敬慎做得恭人方做得哲人哲人有覺悟處德行從覺悟處成就他的靈覺之心就是四方的臣民靈覺之心心心和通有何隔得因此上四國順之也我速說幾個不敢正是違忻忻之敬其心收斂不容一物自然覺悟靈通惟忻交暢矣哲人可證明王國順可設和平歷歷有証決不煩疑

曾子曰敢問聖人之德無以加於孝乎

曾子聞有覺德行四國順之已知孝為至德還疑詩是哲人之德未是聖人之德將謂聖人出類拔萃應該獨有一德起於孝外繞稱大名所以問道聖人的德行更無有大似孝順的道理麼

子曰天地之性人為貴人之行莫大於孝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也

夫子恐怕他求聖人於人之外便參他道人者仁也如果孩之仁念看許多生意在裏遠天地生生之心呼做性天地之性就是人人比天地一般何等尊貴真非萬物可比他有百行百行之中莫大於父子之孝父生子子養父雖是生生的意思還來道得到生生的根原上去因此日日嚴擇者父親念念收斂將四來豈不大似那孝嚴些這嚴父的人直祀父親比若人君也只是天之子但自祀來配了無替無莫的天再尊嚴不去了到此已反本還原了殊非周公這簡人繞能如此嚴父

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是以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祭夫聖人之德又何以加於孝乎

昔者周公制禮冬至祭天把始祖后稷來配者天季秋享上帝祀父親文王來配者上帝他見一陽來復其中不移的天心就是我始祖了使齋戒七日以近祛違生機一陽敬到上違碩果的仁心就是我父親了使齋居九室以保全違生機天心即仁心仁心即天心違熙生生之心無終無始常靈常明乾坤父母萬物總是一片真心有甚隔礙處所以海內諸侯隨念感通都來取祭我前面說道得萬國之惟心以事先王正是心心交敬不是小可的德行徒俾來的雖大聖人也只是此心此性又豈能在人性上添一物乎當初周公但制禮文不敢身行禮節後人止要明白禮義豈宜偕用禮儀覺悟得此禮的義思透徹人人可以事父配天不必用家父子時時可以事天事親不必冬至季秋所謂天地之經而民則之我何嘗定說天子則之來

故親生之膝下以養父母日嚴聖人因嚴以教敬因親以教愛聖人之教不肅而成其政不嚴而治其所因者本也

豈惟聖人之德無以加於孝雖聖人之教亦無以加於孝教是孝之支條因性誘民而已你看周公制禮之義一陽動從生養至秋來漸成尊嚴之氣尊嚴之氣又含著生養之氣所以人初生在膝下便愛養父母從此日日尊嚴父母起來卻不是自然生生之理聖人因他自然肯嚴順著教他敬因他自然肯親順著教他愛有何非處我前畜說教不肅而成政不嚴而治只為按著他生生的本根所以其違如此可見違致教就是聖人的政教莫要看小了他

父子之道天性也君臣之義也父母生之續莫大焉君親臨之厚莫重焉故不愛其親而愛他

人者謂之悖德不敬其親而敬他人者謂之悖禮以順則逆民無則焉不在於善而皆在於凶德雖得之君子不貴也聖人之德聖人之教雖無以加于孝然必先有德于己方統可行教於人此是我性中自然生生的真條理一箇也顛倒他不得我且與你說父子相生豈不是上天之性父為子綱豈不是君臣之義這箇是天性生生不已父母接續著天地祖宗生出我來接續著父母我留于孫又接著我真是孝無終始不比小可的接續還有斷的時節所以謂之天性這箇大義森森難把看他是嚴君已是厚了又看他是上帝更厚了一層一層層厚到加不的得去處不比尋常的厚還可增添所以謂之大義既是續莫大焉誰比得這天性若不愛其親反愛他人愛雖是德也只叫做悖德既是厚莫重焉誰比得這大義著不敬其親反敬他人敬雖合禮也只叫做悖禮這般的人本要民來法則他不知以那該順的道理反把來逆做一場誰肯去法則他不非無以成哀就是他的德看來似善已不在善的教內矣大凡道理順則吉逆則凶做饒得了這悖德悖禮二禮凶德與天地之性了不關步君子豈把來當那人為肯之性而貴之乎

君子則不然言思可道行思可樂德義可尊作事可法容止可觀進退可度以臨其民是以其民畏而愛之則而象之故能成其德教而行其政令君子於聖人之德施聖人之教畢竟從愛敬父母上起決不如此顛倒亂做他發言預思使民可道制行預思使民可樂德義預期使民可尊作事預期使民可法容止預期使民可觀進退預期使民可度言行德義作事三件都根于愛親來容止進退二件都根于敬親來件件順理件件率性以臨其民百姓自然畏懼他又親愛他法則他又做象他這箇叫做以順則順民皆則焉因此上君子的德教決成就君子的政令決施行我前面說先之陳之導之示之而民從正是如此何患不到聖人地位

詩云淑人君子其儀不忒夫子說完了又恐怕曾子只在德教上做工夫只在聖人上討分曉不知求那無聲無臭不二不息的上天之載所以引曹風鳲鳩之詩說道所謂善人君子者只是收歛威儀主一無適與這渾然至一的天心無少差忒使可作四方之範享萬年之壽了你看鳲鳩哺子朝從上下慕從下上往往來來合而為一無休歇的時節然後鳥鵲纔有生意如今這般天心資始萬物保合太和一陰一陽一升一降如環如結往往來來合而為一也無休歇的時節所以萬事萬化萬年之曆俱從此生法殺對無以加的去處但只儀一一外更無則事故日吾道一以貫之

子曰孝子之事親也居則致其敬養則致其樂病則致其憂喪則致其哀祭則致其嚴五者備矣然後事其親把前面說話看來只是一箇敬字事親之道已是千足萬足了然沒有種種的節目這敬也無安頓處因此上孔夫子有從新向曾子說道那孝順的兒子奉事父母不只一件每常視於無形聽於無聲在在處處都是父母一點敬心在在處處都致得盡是他弟一節事中間把衣食去養父母保得禍亂不作使之安樂把藥石去醫父母惟恐病痛不解深以為憂父母身沒了不事虛文一心哀戚父母祔廟了不徒虛

然一心謹嚴這五件兒行得件件完備就是奉事父母的這敬字纔有要領處

事親者居上不驕為下不亂在醜不爭居上而驕則亡為下而亂則刑在醜而爭則兵三者不除雖日用三牲之養猶為不孝也

如何喚做養則致其樂自天子以至庶人都有父母當養這養父母的在眾人上頭休要倚勢驕縱在眾人下頭休要悖逆作亂在一般眾人中休要與人爭鬪為何如此居上而驕下人怨他要亡了國家受享大過又要亡了己身為下而亂上人忿他必加刑罰在醜而爭同伴忿他必加刀兵這三件兒不除了遭着喪亡固是致傷取着刑罰也是致傷遭着刀兵也是致傷既然致傷了他的遺體雖每日間把牛羊豬來養他父母身體已是壞了一半這一半受享着兒子的也不安穩常常擔驚受怕吃不下咽怎的叫得他做孝順的兒子所以養父母的必須把我的懽心去承着他的懽心極致其樂乃為孝也

子曰五刑之屬三千而罪莫大於不孝要君者無上非聖人者無法非孝者無親此大亂之道也

夫子說道我說為下而亂則刑刑已及身雖懊悔無及了若走在亂的路上及早回來猶可免於致傷且如五等刑法有三千條目其間惟獨不孝的罪過極大只緣他不顧親身違這遺體也該皆他除了凡治大亂之獄為得如此元來大亂的事有三件一件無君一件無法一件無親無君的只起于要求上人無法的只起于不把聖人為是無親的只起于妄指孝道為非這幾件來到得大亂却是大亂的路徑早竟要走到五刑裏去方得歇

所世上養親的兒子豈可差走了路頭可見那驕與爭一定也有箇路兒了求親心之樂

者戒之戒之此以上是不敢致傷身體髮膚的節目

子曰教民親愛莫善於孝教民禮順莫善於悌移風易俗莫善於樂安上治民莫善於禮

如何喚做居則致其敬這箇嚴父的敬字是主一無適之稱立到收斂不容一物的境界連這一也用不着澄澄湛湛無我無人與天心別無二樣方纔謂之嚴父那萬國之懽心接着嚴父之心這嚴父之心又接着孝親之心如今養親致樂己是孝親的了若只教民親愛其實莫善於此又欲教民盡禮順的心誰好似把孝來推之同氣的這箇悌道欲將惡風俗變做好風俗誰好似把孝來被之聲容的這箇音樂欲莫安上人整齊下人誰好似把孝來着之善文的這箇禮制

禮者敬而已矣故敬其父則子悅敬其兄則弟悅敬其君則臣悅敬一人而千萬人悅所敬者寡而悅者衆此之謂要道也

此孝日嚴一日已著於節文而為禮了禮只是一箇敬字敬使無所不通我與你說他簡要的去處凡殊違者心離父子之心元自相通所以敬人的父他兒子就喜懽起來兄弟之心元自相通所以敬人的兄他弟弟就喜懽起來君臣之心元自相通所以敬人的君他臣子就喜懽起來至于一箇路人與千萬箇路人在此箇箇敬他方纔箇箇喜懽如今有箇機關只消敬一箇人千萬人一齊都喜懽起來敬的少悅的多是他人從嚴父配天之敬露由千萬人的根源使人人見得

無非父子無非兄弟無非君臣因此上敬着一箇父親就得了萬國的懽心豈非是極簡極要的道理

子曰君子之教以孝也非家至而日見之也教以孝所以敬天下之為人父者也教以悌所以敬天下之為人兄者也教以臣所以敬天下之為人君者也詩云愷悌君子民之父母非至德其孰能順民如此其大者乎

雖是箇要之道若要說到底處的極至處又不止千萬人悅他這千萬人一發敬他何以兄之君子以嚴父之孝教人明白對他說父子合來是箇孝字兄弟合來是箇孝字君臣令來也是箇孝字一霎時間把他的真心都喚醒來這裡却又何須家家行到日日廝見曉知道我是父我是長我是君只消這樣教他孝因此便敬我為天下之父了就這孝中教他弟因此便敬我為天下之長了就這孝中叫他臣因此便敬我為天下之君了你不見大雅泂酌的詩說道那強教百姓的悅安百姓的君子百姓們都待他似真父真母一般詩之所言如此假饒得千萬人的喜悅也叫欽順民如今千萬人敬他同于父母則為長為君更不必說起豈不大似前面說的喜悅到此地位殊非道三才貴而儀與萬國的血脉周流融波如一順行滌注來注去不涅不塞有這等極至的敬德方纔順民如此其大所謂先王有至德以順天下者此也你且看我心由愛而敬敬則通于民民心由愛而生敬則道于我我也敬民也敬豈不是居則致其樂人我同敬總來立起箇萬物一體之

身豈不是立身行道人人稱他父母稱他君長豈不是揚名於後世

子曰君子之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事兄悌故順可移於長居家理故治可移於官是以行成於內而名立於後世矣

夫子道我前面說的是天子的事諸侯以下又却如何你看詩人說君子本非父母百姓待他恰如父母這孝豈不是可移動得的若移這孝父母的實心去事君王就與做忠於君王了又移這孝中敬兄的心去事長上就與做順于長上了這敬父敬兄的心施于一家何等整齊嚴肅移此心上做官說與國做能治人的官了他君家也敬移去居一國也敬移去居天下也敬居則致其敬如此是行成于一念安心之內矣後來的人都稱他做好臣子好官府名聲兄立得何等久遠此以上都

是居則致其敬的事都是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的孝

曾子曰若夫慈愛恭敬安親揚名則聞命矣敢問子從父之令可謂孝乎

昔者曾子耘瓜傷了些藤曾晳把大杖打他仆地孔夫子因此不容曾子相見想那曾晳在的人多有遇失曾子須順着他心裏終是不安如今恰好說到病則致其愛使思父母病重時節也有治命也有亂命治命不須說起倚或一時亂命就這了他却得着慈愛恭敬安親揚名之道就把前面話將八箇字包著說我都說得了恰是這八箇字無非從命的話不知隨他善令忍令治命亂命一味從這般從順將去還是箇孝子麼

子曰是何言歟是何言歟昔者天子有爭臣七

人雖無道不失其天下諸侯有爭臣五人雖無道不失其國大夫有爭臣三人雖無道不失其家士有爭友則身不離於令名父有爭子則身不陷於不義故當不義則子不可以不爭於父臣不可以不爭於君故當不義則爭之從父之令又焉得為孝乎

夫子本欲與曾子說病則致其憂他卻有此問若只把不從亂命的話答他便狹了因此說從身病上推出心病來說救治的方法此與周禮司救掌民過失巡民疾病一般先王見民有過失有疾病只立一箇官去救他斷是一件事矣所以便斤他道遠是甚的言語達是甚的言語良藥苦口利於病忠言逆耳利於行古時帝王有七箇諫諍的朝臣使行的無道也得他救正不致壞了天下諸侯有五箇諫諍的陪臣使行的無道也得他救正不致亡了一國大夫有三箇諫諍的家臣便行的無道也得他救正不致亡了一家士屈已下交肯諫諍的庶人得他救正好名兒不脫了身上父親降心容受肯諫諍的兒子得他救正惡名兒不陷了身已你不知違無道就是不義就是無道乃人身的大病痛為子的不可不用力諫諍救轉父親來為臣的不可不用力諫諍救轉君王來你父親偏有違等病痛必須苦口爭之若任他擬着脩色嗜怨違天地之和傷天地之性不成哭病便成過病必致陷身死地與那服見親疾不進湯藥何異豈得名為孝子後來就不從亂令也較逆了

子曰君子之事上也進思盡忠退思補過將順其美匡救其惡故上下能相親也

夫子說我常言在醜不爭如今叫做爭子爭臣豈是面折君父肆無忌憚的勾當只為人臣人子一箇道理事君事父一片真心你看那事上之君子入朝便思量盡臣子的忠心退朝便思量補君王的缺失上人有美好的事即便依從着行上人有過惡的事即便救正着他但凡一味好阿說的君上與那一味事進迎的臣下眼前雖似相親從有失處畢竟不能相親必如上文所言乃真是上下能相親的道理也你曉得爭臣親上非違上就曉得爭子親父非違父矣

詩云心乎愛矣遐不謂矣中心藏之何日忘之

夫子說完了恐曾子疑着這諫爭只是愛心如何合得那憂病的心來便引小雅隰桑之詩說道為臣的心衷既然愛着君[illegible]胡不把直言去告君王可見他必匡救其惡了若是不曾去救或救之不得實落救心不下恨恨在念憂來憂去何日忘懷你知人臣的憂心就可比人子的憂心矣這箇叫做病則致其憂他不陷父于不義使常享令名亦是申明以顯父母的意思

子曰昔者明王事父孝故事天明事母孝故事地察長幼順故上下治天地明察神明彰矣故雖天子必有尊也言有父也必有先也言有兄也宗廟致敬不忘親也脩身慎行恐辱先也宗廟致敬鬼神著矣

孔夫子說遺忘的喚做祭則致其嚴大凡祭祀必交神明達神明極聖極通言語辭說他不得思慮揣摩他不得人人自有神明只因不肯反本不

肯齋嚴一向迷失在幽時處所此時我的神明他的神明却似一川清水中間被土來隔着又似一片日光中間被屋來隔着你但除了這重滯的兩水自然交通去了這住着的兩光自然交通此是交神明之義也為人君的只恐不明不明則良知未致孝非至孝弟非至弟所以神明勿彰鬼神勿着猜氣勿道也昔者明哲的君王其良知炯然不昧事父事天只此良知遇父叫做孝遇天叫做明無兩箇良知事母事地只此良知遇母叫做孝遇地叫做察無兩箇良知待長幼上下只此良知遇長幼叫做順遇上下叫做治無兩箇良知此知即是神明但人專在骨肉上尋討未見得他神明若直看到天明地察處其神明便昭彰顯露矣然致達良知要得齋戒的工夫無論諸侯以下雖天子必有當尊而兆之者名曰父必有當先而敬之者名曰兄由所尊而推之祖宗之在廟者為蓋尊敬不敬

乎其祭時齋戒皆出自不忘親之心由所先而非之吾身之所從生者為最先歟不慎乎其平時齋戒皆出自恐辱先之心此心原與鬼神並着但人專在一身行事上體驗未見其着推猶宗廟之祭齋明盛服發悲而着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所謂鬼神者始與心道而不可揜矣蓋心之良知即鬼神之會也致知如此纔是明王纔是孝弟之至

孝悌之至通於神明光於四海無所不通

是可見孝悌之至通於神明神明孝悌不是兩事略無毫髮間隔置之而塞乎天地矣孝悌之至光於四海無所不通四海孝悌總是一心不屬形氣空假推而放之而準矣惟神明光耀致雖通貫徵具驗通貫做由神明光耀此吾太虛父母之本體彰者彰此者也著者著此者也故提之知覺固齋戒之精明而還邦社之明察因宗廟之嚴肅而得你但從交神處書

箇分曉何患孝弟之不至感應之不速耶

詩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

夫子說完了恐曾子還疑光於四海一句便引文王有聲之詩說道武王孝順文王達到鎬京也依做文王創造壁雖講明五倫之學當時西海東海南海北海無有一念所到之處不服王化可見只是一念靈通而良鑒戒伏禽數豚魚金石草木無不融為一念矣蓋春思入做膂臭俱识神無方應亦無方也若武王者非明王而何此以上所謂祭則致其嚴中間父配天母配地正是顯父母處你須知得謹按夫子還說話人都把來看做奇怪的不知母嚙指而子心動父肩疾而子汗流至于甘露靈泉神人織女日烏月兔地金冰鯉芝草異木種種感通種種難測我

成祖文皇帝詳載孝順事實中觀濯

宸翰歌詠其美為人子的豈可還不篤信況且這感應的事不是纔做一件便有一件的徵驗如劉向洪範五行之說今人攏[illegible]親含靜養袠載便說我已齋心因何汝這感應只為古人齋戒工夫不傳于世致有此弊你且只看經中郊祀明堂一節與此章之意使己知得幾分大抵要順着無改無移的天心無聲無臭的祖德無始無終的孝字防邪物說嗜慾不妄思不妄動專致精明洗心十日纔與做齋戒一着但凡一年之間除却非時的祭不測的喪卜筮的敬事已是該得齋戒一百餘日了此外齋新之喪又該齋戒了幾年期功之喪又該齋戒了幾月自從八歲收心十五入學直到四十歲纔出仕那時他的心已通神安得洪大感應前面所引甘露靈泉等不過一事之應而已戴記說箇定字又說箇宣字此是洗心的明註若夫不飲酒不茹葷不入寢室特其粗迹耳聽見如斯未審能合

子曰孝子之喪親也哭不偯禮無容言不文服美不安聞樂不樂食旨不甘此哀慼之情也三日而食教民無以死傷生毀不滅性此聖人之政也喪不過三年示民有終也夫子說怠的喚做喪則致其哀你不見那孝子在父母喪服中哭泣時不做長聲行禮時不修容貌言語時不飾文詞穿美衣則身上不安聞音樂則心裏不喜歡美食則口裏不甘這六件見都是孝子哀痛的真情發見處若只任情做去不把性來裁損他生生之理便絕滅了獨有聖人是盡性的人曉得初生下來便有愛的情日日嚴憚將去有敬的情不幸親沒有哀的情恰如生養之氣變做尊嚴之氣尊嚴之氣變做肅殺之氣只從肅殺處一截截住那裡還有人來所以上教他且含著那生養的餘氣止許三日不與飲食莫因他死的形骸傷了他生的道體此時難道說不敢毀傷縱然致傷都要知道天地之性人為貴不要減了這箇人豈不是聖人以性制情的政令又有一等的孝子眼前不便傷生只顧行著喪禮去哀情無節畢竟要傷了生聖人又為他立箇三年的服制示他有三年之愛于父母訴有三年之哀于父母合著這制度便是喪致乎哀而止矣

為之棺槨衣衾而舉之陳其簠簋而哀慼之擗踊哭泣哀以送之卜其宅兆而安措之為之宗廟以鬼享之春秋祭祀以時思之這三年之內始死時把內棺外槨內衣外衾來收斂著形骸既殯了或朝或夕設簠設簋向著殯宮哀慼出殯時搥胸頓足哭泣哀痛隨著棺槨走送這時候已自預先卜得好的墳穴將這棺槨來安措在裡遂形骸雖已安措又立木主在宗廟中祭享他那精靈的魂魄就改名叫做鬼神了既然叫做鬼神春時與萬物俱來秋時與萬物俱去來時辨祭迎候去時辨祭祖送那悽愴休傷的思想無休無歎不在三年喪服數內矣此以上所謂喪則致其哀也其間有功有德的君子方得大整豈不是以斷父母

生事愛敬死事哀慼生民之本盡矣死生之義備矣孝子之事親終矣總著來居則致其敬養則致其樂病則致其憂與祭則致其嚴而事死如生這幾件都叫做生事我前面說的不是敬便是愛不是愛便是敬出不得這兩箇字至于喪則致其哀與那居則致其敬于喪祭則致其嚴于思這幾件同叫做死事前面十二件儀節並出不得這哀感兩箇字曰愛敬曰哀感生民報本的力量已竭盡無餘了其間載著死生之微義又備細無遺了所以我說五者備矣就是立身行道揚名後世的事以顯父母為孝之終的事一切盡收在裡邊既有終必有始和那不敢毀傷的事已總括得盡也汝其知之謹按夫子這許多說話其緊要只在末後一章貼了喪句曰此哀感之情也曰毀不滅性這是闡發性情的宗旨曰死生之義備矣這是闡明死生的大義今人都把愛敬哀感來當天性不知此非天性天性者孝無終始父子之道是也所謂天理常存人心不死豈可把隨遞變遷的便來當了他因此上經中首言至德要道次言天地之經又言天地之性人為貴無非闡發此宗耳至于死生亦大矣夫

子負杖道遂曾子易賞咏歌豈是鬼強得來
當時不肯與季路說的悉庶傳與曾子如經
中郊祀宗祀所以必用陽生納火之候者只
要人尋着生生的根由若剝復之交全然銷
畫將簡何理來生人生物若祖父之死全無
影齋將簡何人去配天配帝且鬼神著矣著
的是何人以鬼享之享的是何人者來分明
是游鬼為覺性靈不昧矣狠子說形漬反原
米于以為髻如土做彈九復歸土中又做彈
九出來可見祖父雖歸太虛定出來千變萬
化知道他覺做甚的萬一不識得是我祖父
所覺毀傳了他輕慢了他豈得無過假如一
杯美裏人傳有你父母骨血在內雖不辨認
安恩舉著說土塊彈九之瑜賓是無你作惡
的去處嘗間昔人夜卧义手恐夢遇父祖却
是何心世人借死忘本強說不信鬼神又是
何心因此上夫子倘細間明這又于此經也
情性之宗死生之義只是一心學者宜盡心

齋戒事親之目經文云始於事親又云孝莫大於嚴父故著其大者
聽於無聲視於無形此恒齋也可謂結諸心矣大道無倫大孝匪迹
士冠若孤子則父兄戒宿敬子弟者敬親之後也
玄冕齋戒鬼神陰陽也將以為社稷主為先祖
後而可以不致敬乎齋不入室置室而齋以厚別也重父子之始也
有疾養者皆齋不擀不翔不晒不苦不飲酒食肉所謂齋也文武親齋玄而養
王宅憂三祀既免喪其惟弗言王曰以台正於
四方台恐德勿類茲故弗言恭默思道夢帝賚
予良弼其代予言王高宗也不思親而思道不見親而見帝不哀慼而恭不

長號而默惟求德類四方無論德類二人也類齋也齋齋也通神明而得良弼齋三祀而中與者五十九年故孔子曰喪禮致為上哀次之記曰虛嚴者也不與人生焉嚴敬恭默幽思徹微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
父母之喪水漿不入於口者三日既虞卒哭疏
食水飲不食菜果期而小祥食菜果中月而禫
始飲醴酒食乾肉變食也學而思不求飽況思親思道乎無以死傷生無以生忘本皆聖人之致也降此而期終喪不食肉不飲酒旁期三月不食菜果功衰食菜果無鹽路小功總比葬食肉飲酒仁之至衰之盡也
孟獻子禫縣而不樂比御而不入猶不泰樂不復寢也樂則

〔散寢則注既散且注何以思道降此而期功之喪三月不御內大功將至退思忿恚〕

古者天子諸侯必有養獸之官及歲時齋戒沐浴而躬朝之敬之至也〔君猶朝牲而齋民有不顧父母之食者乎〕后妃齋戒親東向躬桑〔后猶親蠶而齋民有不顧父母之衣者乎〕七日戒三日齋以教敬也〔致齋于內曰齋散齋于外曰戒合而言之曰敬條而示之曰教太史執簡記奉諱惡天子齋戒受誅小宗伯主凡祭祀之十日宿宮宰宿夫人夫人齋于內誅官以數教也〕及時將祭君子乃齋齋之為言齊也齊不齊以致齊者也是故君子非有大事也非有恭敬也則不齊不齊則於物無防也嗜欲無止也及其將齋也防其邪物訖其嗜欲耳不聽樂故記曰齋者不樂言不敢散其志也心不苟慮必依于道手足不苟動必依于禮是故君子之齋也專致其精明之德也故散齋七日以定之致齋三日以齋之定之之謂齋齋者精明之至也然後可以交於神明也〔齋之義莫著於此矣心不苟慮身不苟動思道依禮定極神通齋幽齋明齋宇齋宙斯虔是精一之傳孔門明德之旨也至于此而所見無非大事所存無非恭敬不假防止不迷物欲詎有須臾之不齋乎〕

齋必變食居必遷坐齋必有明衣布必有寢衣長一身有半齋之玄也以陰幽思也齋者不樂不弔非致齋也不晝夜居於內夫齋則不入側室之門〔此依禮之日也釋氏嘗食素矣衣緇矣撤音樂矣屏妻子矣何以辭而闢之曰彼西域之交神明者也吾中夏之交神明者也禮失而求之野禮幸勿失毋求之夷〕齋之日思其居處思其笑語思其志意思其所樂思其所嗜齋三日乃見其所為齋者〔此思道之日也形聲寂然性情杳然何可致思而無思之思道微作聖知高宗之見既則知孝子之見親矣詩美思成不徒咏也彼釋氏止觀老氏默朝思各有成同為攬鏡而自照夫曰自照無三氏矣〕吉蠲為饎是用孝享曰卜爾萬壽無疆〔蠲齋也洗心玄覽見乾坤不毀之禮安形馭氣乘陰陽化生之機義眉非年信可卜也〕齋戒事君之目〔經云中于事君又云進思退思蓋齋也明宗傳故附事師〕覲禮天子使大夫戒〔覲述天職使戒者與共事天也戒則無所不通乾坤君父堂知相徹事其一舉其二矣〕司會以歲之成質于天子冢宰齋戒受質大樂正大司寇市三官以其成從質於天子大司徒大司馬大司空以百官之成質於天子百官齋戒受質〔此上文意也大臣齋而水鏡斯明小臣齋而妍媸自決考成如此由成可知〕

將適公所宿齋戒居外寢沐浴史進象笏書思
對命觀大夫之事諸侯而事天子事大夫之齋可推矣思即進退之思神相通故情相親
君有命戒射前射三日宰夫戒宰及司馬射人
宿視滌大射禮也思道依禮志正體直臣鵠既中餘鵠具舉
公食大夫大夫使大夫戒各以其爵何必使之蓋使之各以其爵也
大夫之喪眾士疏食水飲妻妾疏食水飲士亦
如之觀大夫士之喪而上可推矣如喪考妣遏密八音有加隆焉曰上芥冠纓權辭耳
太史掌大祭祀與執事卜日戒及宿之日世婦
掌女宮之宿戒戒為先王亦為後王也四表之心助王心者也故設官掌之

國君世子生卜士負之吉者宿齋負嗣君也敢不齋乎
妾子生三月之末漱澣夙齋見於內寢臣妾一節也
子貢反築室於場獨居三年然後歸以展中之慥慥其不
可得聞者六年而性天見矣有如不見非淺身安居哉按史弟子從家家者百餘里三年
訣云彼使依禮若子貢其思道者歟顏子心書子貢心長皆視師如父也
齋戒事天地之日經文凡四稱天地矣齋而祀之所由以立身也
先立春三日太史謁之天子曰某日立春盛德
在木天子乃齋立夏立秋立冬亦如之志氣之帥也天
子之志眾志之帥也志一動氣而氣應之所以理陰陽而齊眾志也木火金水之德乘氣
而來精明敬齋之心迎氣而入同符五帝共事一天是以大史謁齋也
夏至君子齋戒處必掩身毋躁止聲色毋或進
薄滋味毋致和節嗜欲定心氣一陰生齋而事地事其道體也
心中之氣是也事之之法欲定不欲亂
冬至君子齋戒處必掩身身欲寧去聲色禁嗜
欲安形性事欲靜以靜陰陽之所定一陽生齋而事天事
其遺體也形中之性是也事之之法欲靜不欲動易曰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夫門戶不閉則微陽閉而不出利心不馳則外物感而不應方事不省則視聽收而不發七日戒一陽復也復形中之性見天地之心也此疑老氏之所謂長生者易乾鑿度曰杜無生安門長生哉

聖人以此齋戒以神明其德夫陽升陰降日往月來易也聖人
以此易齋戒而神明其所謂盛德者五德之群與天地齊先與太虛合聖非苟然矣
齋明盛服非禮不動所以脩身也大學以脩身為要脩身之
法齋而已矣此存養事天子其常也
有疾疾者齋禮雖日當正情性也肝仁心禮脾義腎智脾信情性之宅也氣一既
能動志形修亦能損德齋則氣定疾疹形全德盛此存養事天于其奧也
雖有惡人齋戒沐浴則可以事上
出大亂之途入大定之門一旦精明豈蘄見日三宿滌當睹室有天天耶我也何不可事之有其夫上帝每矜忍人惡
人不達上帝彼使畏其排排甘于畢畢至
終身行袁不顏乾父坤母之養也孝難哉謂惡乃唐齊之名事惟斧走之未無乎

五刑章之目不齋則以其樂樂忘其親而溢不孝矣故服○國法以警之

若喪制未終釋服從吉忘哀作樂及參預筵宴者杖八十居喪之家脩齋設醮若男女溷雜飲酒食肉者家長杖八十僧道同罪此列于十惡不容誅矣何以杖也言制將終而偶犯者也如其服美不安聞樂不樂食旨不甘則何罪焉彼允孝之子生孝豈以迷論哉及家長僧道何也尊上且罪況畢下乎方外且罪況方內乎聖祖立法欲天下之人皆洗心以全孝故其嚴如此

凡大祀廟享若百官已受誓戒而弔喪問疾判署刑殺文書及預筵宴者皆罰俸錢一月其已誓戒人員散齋不宿淨室罰俸錢半月致齋不宿本司者罰俸錢一月彼以為飲食男女而已不少忍須臾之皆欲而天地鬼神祖宗君父赫然震怒令絕食者一月半月誠犯法非輕罪也祿養者不得養田祭者不敬祭奈之何報犯齋乎弔喪問疾禮也判署刑殺政也君子不以大禮大政犯大祀之齋謂大逆大不敬之漸耳如其恣大欲而忝大德益無說矣貳之戒之

孝經彙目終

古今羽翼孝經者幾三百家表章指傳者五七百卷皆由秦始焚滅而各加考訂之者獨荆公執政早視此經不列學官不取試士世遠教湮人鮮誦習而流傳亦罕鴻為此懼廣求博採止據成帙者三四十卷殘篇斷簡五七千言日夕究思僅梓先儒訂正之文五卷以為之兆將期名賢遞相羽翼續微言明大義也顧下里鄙人徒傳糟粕乃勸虞長孺氏出邇言闡之復求初陽孫氏反復研究為詳說之自有二氏而古文今文之疑釋人子可力行矣雖與鴻指小異而今頗為詳善惟冀崇本君子力共闡明則一本立而萬化生雍熙和睦之風不將流布於寰宇哉噫嘻曾氏得夫子之傳衍孝道之大曰塞天地橫四海徹貫古今放無不準今虞君建全孝宗傳二圖立提綱彙目等語倘亦得曾氏之傳耶非耶希大孝者幸致察焉

仁和朱鴻謹識

從今文孝經說

錢塘後學虞淳熈述

孔安國曰魯共王壞孔子舊宅於壁中得先人所藏虞夏商周古文書及傳論語孝經皆蝌蚪文字又升孔子堂聞金石絲竹之音乃不壞宅蝌蚪書廢已久時人無能知者以所聞伏生之書考論文義定其可知者為隸古定更以竹簡寫之其餘錯亂摩滅弗可復知悉上送官藏之書府以待能者

鄭夫添云諸經皆有壁間者是也漢初以後漢以三體書石經敬侯皆能馬若蝌料知張蔣孔衍諸人相國所任我故其可知所定者令文之同於也齊疏州古塚得十考工記紫氏曰世無亦曰世無令文安國字多義字少義字則少其字無是埋也特獻孝經于胎帝蓋安國取證顏氏之文耳

古文文帝時朽折出自六體試學壹一曰古文一曰古文魏邯鄲淳衛絜自頗項安國實言不與為偽妄傳訓義豈安者令文也非古字也其古也非古文之異於今餘簡王僧虔云是蝌料此書僧虔何從證之愚何從證之如止言異義可訣言異其字多其字以尚書送官魯國三老

孔衍曰魯恭王壞孔子故宅得古文蝌蚪尚書孝經論語世人莫有能言者安國為改今文讀而訓傳其義又撰次孔子家語既畢記會值巫蠱事起遂各廢不行光祿大夫向以為時所未施之故尚書則不記於別錄論語則不使名家也臣竊惜之且百家章句無不畢記況孔子家古文而疑之哉奏上天子許之遇帝崩向亦病亡遂不果立

按古文自孔氏何向等諸儒疑之哉避秦而藏之其地而不即出一可疑也世莫能言人無能知能言能知獨一安國二可疑也堂內金絲終涉神怪坐中蝌料遠沿頗皇同文務實之時似不宜有三可疑也負三可疑故除煩惑云

劉歆曰孝文皇帝始使晁錯從伏生受書尚書出於屋壁朽折散絕及魯恭王壞孔子宅得古文於壞壁之中逸禮有三十九書十六篇天漢之後孔安國獻之遭巫蠱倉卒之難未及施行及春秋左氏皆古文舊書多者二十餘通藏於秘書伏而未發其古文舊府皆有徵驗外內相應豈苟而已哉夫禮失求之於野古文不猶愈於野乎

三學中無孝經之說此學非歆所欲立也其曰外內相應者外是張霸偽書內是先帝傳

言成所之而哀存之向疑之而歆信之不孝莫大乎是如莽符命如宋天書之類故博士不對諸儒怨恨龔勝上疏乞骸師丹奏歆改亂衆怒羣訕懼誅求出藉令稍有可遵何至乃爾嗟乎古文愈于野散難掩其偽矣

漢藝文志曰孝經各自名家經文皆同唯孔壁中古文為異

按桓譚新論異者四百餘字劉向參校除其煩惑謂異者不必異增者不必增除去其煩毋使人惑也彼衛宏之徒為所惑矣

隋藝文志云安國之本忘於梁亂至隋王劭於京師訪得孔傳遂致河間劉炫因序其得喪講於人問漸聞朝庭後遂著令與鄭氏並立儒者喧喧皆云炫自作之非孔氏舊本而秘府又先無其書

周師入郢焚書七萬餘卷魏大收書但獲今文譯以夷言謂之國語孝經後齊頗更搜聚然古文竟泯馬自隋用一絹易一卷而王逸者利出市本送劭劭偽造衍命人也轉示劉炫炫之偽妄亦劭之流遂作指疑以傳於世當時諸儒皆詆則無一人肯證秘府之書則無一字可證徒恃漢志而又不合桓譚許慎之說固無待貞曷之譏斥也

司馬貞曰古文二十二章出孔壁未之行遂亡其本近儒輙穿鑿更改偽作閨門一章文句凡鄗又分庶人章曾子敢問章以應二十二之數

邢昺曰古文孝經曠代亡逸今曰遂亡者見非亡于梁亡于漢也閨門一章亞出長孫氏蓋晉宋人為之吳草廬譏其淺陋不類聖言亦不類漢儒語偽作明甚孔云不敢侮于臣妾而彼云徒役臣妾夫徒役犯衣何與官長唐主且援以自文而誣稱攘手分庶人章是昧終始之為總結也分曾子章是昧德性之相呼應也孰謂炫敏哉

開元中詔議孔鄭二家劉知幾以為宜行孔廢鄭諸儒非人

廢鄭註是也行孔傳非也諸儒亦非其行孔耳

李士訓記異云大曆初霸上耕得石函絹素古文孝經初傳李白授李陽冰盡通其法皆二十二章今本亦如之與今小異旨義無別

以石函絹素積潤易朽想即隋本耳按白在當塗與陽冰詩無校孝經語豈受傳者妄邪既云旨義無別奚取古文為耶

宋三朝藝文志曰五代以來孔鄭二註皆亡

陳氏曰周顯德中新羅獻別序孝經即鄭註者崇文總目云咸平中日本僧奝然以鄭註來獻溫公誤以為他國之人特相傳校蓋曰註而非經經在石臺何待二國

吳草廬曰隋時有稱得古文孝經者絕無來歷其間與今文增減異同不過一二字而文勢曾

不若今文之從順以許愼說文所引及桓譚新論所言考證又皆不合決非漢世孔壁中之古文也溫公資質重厚於今文尚且篤信則謂古文尤可尊也而不疑後出之僞

許愼說文自序云其稱論語孝經皆古文也今按居字下引仲尼居炫本多閒字桓譚新論云古文孝經千八百七十二字異今文四百餘字炫本止千八百七字異今文僅二十餘字許愼世作五經無雙桓譚號誑妄增國記二于實見孔傳決非期說但所謂孔傳者劉向且疑之況炫本哉炫師熊氏好古受誑求復七十二世祖之碑炫友王劭述怪不經偽作三百八十篇之讖經由于劭信過于熊蓋挨語拾語是劭故習而誠字增劭非炫所知尚以史生依倣顏之安國考倣伏勝不敢恐其虛誕聊爾易其緒言首增閒字坐字使開表者即證為禮記論語之文中去也字之字使尚質者即指為門人篇實之驗詎知非喪安永不文平居自然閒遠助語既難盡削敘事室貴冗長又利者義之和易垂大訓天子至庶人傳有明微命坐而談定不斥其名諱重言足傲矣必訓其不通謂之日完日不順持小疵耳昔董子之對獻王不劉也字此猶令文也文信之著孝行尚存也字將非古文于請祀繁密呂覽益信劭掌之誣經矣

歸有光曰隋劉炫偽造連山魯史記等百卷則炫之書又可信哉司馬公詆今文為他國踈遠之偽書蓋見新羅日本之別序而近忘京兆之石臺也

按炫雖以偽書除名牛弘楊達復薦進之隋若令與鄭並立唐始議廢鄭專行故得流傳及于溫公炫等以無行之人倡無稽之論則當屏諸他國者也若夫令文出自顏芝受自顏貞考自獻王辨自董相校自劉向詳自孝文隸自明皇百家同尊千古常明豈侍取徵於他困而後信哉且王漸息訟徐份已疾王立稱衰尹公台焉庚生避水鴻亮手執以絢禽無不從素審屬天真所謂通於神明者矣古文一出而遺亟蠹再出而校虛焰劭也敗名炫也後死皇偶從視音經而指疾溫公示鳴終村而貽笑辛入移剝偶手為他國書夫乃知孔曾在天之靈惡一字一語之增改也

司馬溫公曰先儒皆以為孔氏避秦禁而藏書愚竊疑其不然何則秦世蝌蚪之書廢絕已久又始皇三十四年始下禁書之令距漢興纔七年耳孔氏子孫豈容悉無知者必待恭王然後乃出蓋始藏之時去聖未遠其書家真與夫他國之人轉相傳授歷世疏遠者誠不侔矣且孝經與尚書俱出壁中今人皆知尚書之真而疑孝經之偽是何異信膾之可啗而疑炙之不可食也

按蝌蚪治頫項周制從史籀秦坑異議者七百寺行篆隸孔氏冒禁而藏又冒禁而書危

亦甚矣如自衰周當籀刻金石而漆書竹簡百年不蠹無是理也夫周書同文既不得為科斗秦法嚴厲又不敢為科斗漢去古遠又不能識科斗此劉向所以置疑於安國也昔秦博士尚藏此經而詔令碑銘不諱言孝之以斯隸恬筆記千八百餘字于衿商間七年而出之詎稱偽哉耶之火孔亡而鄭存名鄭者多也豈必圖語若夫古文尚書則百兩偽興於張霸十六詐飾于劉歆諸家並云向歆班固賈逵馬融鄭玄韋昭杜預趙岐之徒皆不見真古文謂凡所舉書出于二十五篇之內者皆指為逸書故也惟王肅以至梅賾見之夫向等不値于前而肅等反遇于後宜来三子之譏矣誣哉其言于後稽古者擇焉

朱子曰孔安國書是假書是晉宋間文章況孔書東晉方出前此諸儒皆不曾見可疑之甚

可見王肅諸人即王劭諸人耳

蔡子曰今文多艱澁而古文反平易則又有不可曉者至于諸序之文或頗與經不合而孔安國之序又絕不類西京文字亦皆可疑

可無疑於古文孝經之平易矣蓋文章之變日流於易也

吳子曰安國為隸古特定其所可知者一篇之中一簡之內其不可知者蓋不無矣而安國所增多者皆文從字順非若伏生之書詰曲聱牙夫四代之書作者不一乃至二人之手而遂定為二體乎其亦難言矣

是今人不以古文尚書為真而古文孝經可例知矣

宋景濂曰古今文之所異者特詞語微有不同稽其文義初無絕相遠者諸儒於經之大旨未見有所發揮而獨斷斷然致其紛紜若此抑末矣

窮經者師其義乎師其詞乎如以詞而已矣則宜辨不則無如會其大旨見諸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後之君子無泥從今之語復致紛紜焉不勝大願

從今文孝經說終

孝經會通序

竊聞孝者百行之本萬善之原也經者萬世不易之常道也會通者會諸家之說而求其通也夫聖言之至也天下後世之準也何俟於會而通之也以晦于秦也鑿于漢也襲于唐也至宋朱子始正之也而猶未經註釋也元草廬吴氏又一正之而未安于心亦不欲其傳也我

太祖高皇帝驅逐胡虜首須教民榜文

成祖文皇帝集孝順事實垂示模範即古先哲王以孝治天下之心也

列聖繼承有隆勿替第孝經雜出行者今文一十八章童子誦習余惟其久而愈失其真也乃與博士弟子朱生鴻費生浩然共繹之上探孔曾之心下尋朱吴之緒冒為訂次列凡例目録以見意于以定千古不決之惑極知濫越然心不容已故責不能辭也嗟乎聖言具在也無增損也以聖言明聖言記述者意也啓其晦去其鑿而無所于襲也夫亦求其通也經成矣毋得陶潜集讀之其作五等孝傳皆至明也附于聖經猶賢之有案也盖欲人敦本窮原是則是效同臻至理也此義明則人人興孝庶幾乎天下太平而唐虞三代雍熙太和之治成矣後之君子將以余為忠耶僭耶其他問答格言種種雜見諸經傳者不具述

大明賜嘉靖丁未進士第亞中大夫光禄寺卿

前南京通政使司右通政太常寺少卿吴興

沈淮譔

孝經會通凡例

一不立經傳不分章第止列先後次序為一十五條以復孔曾之舊

一第一條古文今文分六七章今合為一從宋元二大儒所定

一第二條以後俱照首一條為次序易有序卦說卦亦或撰記者意也俱從朱子以正秦漢以後之訛

目錄

第一條　統論孝
第二條　論至德
第三條　論要道
第四條　論以順天下
第五條　論民用和睦上下無怨
第六條　論德之本
第七條　論教之所由生
第八條　論始於事親
第九條　論中於事君
第十條　論終於立身
第十一條　論天子之孝
第十二條　論諸侯卿大夫之孝
第十三條　論士庶人之孝
第十四條　發未盡之意
第十五條　發未盡之意

孝經會通

明　後學沈　淮述
朱　鴻校
費浩然閱

仲尼居曾子侍子曰先王有至德要道以順天下民用和睦上下無怨女知之乎曾子避席曰參不敏何足以知之子曰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復坐吾語女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孝之終也夫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愛親者不敢惡於人敬親者不敢慢於人愛敬盡於事親而德教加於百姓刑於四海蓋天子之孝也在上不驕高而不危制節謹度滿而不溢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也滿而不溢所以長守富也富貴不離其身然後能保其社稷而和其民人蓋諸侯之孝也非先王之法服不敢服非先王之法言不敢道非先王之德行不敢行是故非法不言非道不行口無擇言身無擇行言滿天下無口過行滿天下無怨惡三者備矣然後能保其宗廟蓋卿大夫之孝也資於事父以事母而愛同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故母取其愛而君取其敬兼之者父也故以孝事君則忠以敬事長則順忠順不失以事其上然後能保其祿位而守其祭祀蓋士之孝也用天之道因地之利謹身節用以養父母此庶人之孝也故自天子至於庶人孝無終始而患不及者未之有也

子曰君子之教以孝也非家至而日見之也教以孝所以敬天下之為人父者教以弟所以敬天下之為人兄者教以臣所以敬天下之為人君者詩云愷悌君子民之父母非至德其孰能順民如此其大者乎

子曰教民親愛莫善於孝教民禮順莫善於弟移風易俗莫善於樂安上治民莫善於禮禮者敬而已矣故敬其父則子悅敬其兄則弟悅敬其君則臣悅敬一人而千萬人悅所敬者寡而

悅者衆此之為要道也

曾子曰甚哉孝之大也子曰夫孝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天地之經而民是則之則天之明因地之義以順天下是以其教不肅而成其政不嚴而治

子曰昔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不敢遺小國之臣而況於公侯伯子男乎故得萬國之懽心以事其先王治國者不敢侮於鰥寡而況於士民乎故得百姓之懽心以事其先君治家者不

敢失於臣妾而況於妻子乎故得人之懽心以事其親夫然故生則親安之祭則鬼享之是以天下和平災害不生禍亂不作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如此詩云有覺德行四國順之

曾子曰敢問聖人之德其無以加於孝乎子曰天地之性人為貴人之行莫大於孝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也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是以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祭夫聖人之德又何以加於孝乎

子曰父子之道天性也君臣之義也父母生之續莫大焉君親臨之厚莫重焉故親生之膝下以養父母日嚴聖人因嚴以教敬因親以教愛聖人之教不肅而成其政不嚴而治其所因者本也

子曰孝子之事親也居則致其敬養則致其樂病則致其憂喪則致其哀祭則致其嚴五者備矣然後能事親事親者居上不驕為下不亂在

醜不爭居上而驕則亡為下而亂則刑在醜而爭則兵三者不除雖日用三牲之養猶為不孝也子曰五刑之屬三千而罪莫大於不孝要君者無上非聖人者無法非孝者無親此大亂之道也

子曰君子之事上也進思盡忠退思補過將順其美匡救其惡故上下能相親也詩云心乎愛矣遐不謂矣中心藏之何日忘之

子曰君子之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事兄弟故

順可移於長居家理故治可移於官是以行成於內而名於後世矣

子曰昔者明王事父孝故事天明事母孝故事地察長幼順故上下治天地明察神明彰矣故雖天子必有尊也言有父也必有先也言有兄也宗廟致敬不忘親也修身慎行恐辱先也宗廟致敬鬼神著矣孝弟之至通於神明光於四海無所不通詩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

子曰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者謂之悖德不敬其親而敬他人者謂之悖禮以順則逆民無則焉不在於善而皆在於凶德雖得之君子不貴也君子則不然言斯可道行斯可樂德義可尊作事可法容止可觀進退可度以臨其民是以其民畏而愛之則而象之故能成其德教而行其政令詩云淑人君子其儀不忒

子曰閨門之內具禮矣乎嚴父嚴兄妻子臣妾猶百姓徒役也

曾子曰若夫慈愛恭敬安親揚名則聞命矣敢問子從父之令可謂孝乎子曰是何言與是何言與昔者天子有爭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其天下諸侯有爭臣五人雖無道不失其國大夫有爭臣三人雖無道不失其家士有爭友則身不離于令名父有爭子則身不陷於不義故當不義則子不可以不爭於父臣不可以不爭於君故當不義則爭之從父之令又安得為孝乎

子曰孝子之喪親也哭不偯禮無容言不文服美不安聞樂不樂食旨不甘此哀戚之情也三日而食教民無以死傷生毀不滅性此聖人之政也喪不過三年示民有終也為之棺椁衣衾而舉之陳其簠簋而哀戚之擗踊哭泣哀以送之卜其宅兆而安厝之為之宗廟以鬼享之春秋祭祀以時思之生事愛敬死事哀戚生民之本盡矣死生之義備矣孝子之事親終矣

孝經會通後序

夫孝經一書實五經之源孔曾授受心法也顧始學發蒙即句讀之豈以為簡約凡近為童稚所便習與要之立人之道與養正之功聖賢與聚為人之意淵乎微矣夫童而習之實允蹈之者誰歟無論樸遬齊民即組紳士人恐不人盡克諧若也信能識經之旨重經之義則作用自別可見人自凡近視經經詎凡近哉是書厄於秦繼出孔壁藏者二十二章為古文若今文十八章則劉向所校河間王得之顏芝本者自漢以來諸儒專門窮經傳釋已慮百家不免牽合附會晦庵朱子研極理學既定古文矣復刊其差誤而草廬吳氏則又以今文古文校同異而定之余則以為諸儒為論不同其尊經一也欲人務本以崇孝其心一也夫不聞性與天道者不能制禮作樂不因心達孝者不足以建立事功其道何居蓋孝者貫神明格天地通人物達四海五常百行之原萬事萬化所從出自天子以至於庶人一也孩提愛親誰則啓之長而敬兄此仁之推也達之而為大人即赤子之心也彼口耳誦習者固不知孝之義為何若而恃綜子史假筌蹄以徼一時之遇人與經二事功與道德二毋惑乎學術之日卑而習俗之日陋也經云孝為德之本彼惡知哉古時徵孝廉者服官蓋孝則必忠其君廉則不私其身即此二義殊盡以若人策足仕路於治國乎何有不然則記禮者何以曰事君不忠非孝也朋友不信非孝也戰陣無勇非孝也而居處不莊涖官不敬咸與孝悖夫舉而措諸天下之事業而悉根於孝是不徵教之所由生哉然則是經談何容易余友沈太卿淮朱文學鴻恪敦天彝茲惟萊綵獨於是書窮年探索務繹其脉絡條貫合全經而訂次之豈欲錫類而闡孔曾之教歟夫治本於道不知孝者不可與道不知道者不可語治即粉飾治具何益轉移化導哉予深有味乎經之言也刻成沈太卿既序之矣朱君復問序於

予念予甫餘弱冠傷哉貧也痛嚴慈曾無一朝之懽養已見背風木之慽愴焉終身又碌碌苟存無能顯揚以終孝罪且滋甚予烏知言哉第原聖人作經之旨與諸儒測經之意蘄詔來世甚盛心也凡有血氣者尚其立愛知重所始而率由之云

萬曆甲申仲冬之吉

中憲大夫奉

勅控制金騰雲南永昌府知府　予告致仕

詔階中議大夫贊治尹前南京刑部江西清吏司郎中錢塘陳所謹書

五等孝傳贊　　晉　陶　潛　撰

天子孝傳贊

虞舜　夏禹　殷高宗　周文王

虞舜父頑母嚚事之於畎畝之間以孝烝烝是以堯聞而授之富有天下貴為天子以為不順於父母若窮而無歸惟順親可以得意苟違朝夕若嬰兒之思戀故稱舜五十而慕書曰戛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祖考來格言思其來而訓（一作謂）之愛敬盡於事親是以德教加於百姓刑于四海夏禹有天下以奉宗廟然躬自菲薄以厚其孝孔子曰禹吾無間然矣菲飲食而致孝乎鬼神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禹之德於是稱聞聖人之德無以加於孝敬孝敬之道莫大焉殷高宗諒陰三年不言百官總己而聽於冢宰三年而後言天下咸懽德教大行殷道以興詩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其此之謂乎周文王之為世子也朝于王季日三雞鳴至於寢門問於內豎內豎曰安文王乃喜不安則色憂行不

能正履日中蔡亦如之食上必視寒温之節食下必問所膳而後退文王孝道光大其化自近至遠刑于寡妻以御于家邦故得萬國之懽心以事其先王矣

贊曰

至哉后德聖敬自天陶漁致養菲薄享先親瘠色憂諒陰寢言一人有慶千載頼旃

諸侯孝傳贊

周公旦　魯孝公　河間惠王

周公旦武王之弟成王幼少周公攝政制禮作樂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是以四海之内各以其職來祭詩曰於穆清廟肅雍顯相言諸侯樂其位而敬其事也仲尼曰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也貴而不驕位高彌謙自承文武之休烈孝道通於神明光被四海武王封之於魯備其禮樂以奉宗廟焉魯孝公之為公子周宣王問公子能道訓諸侯者立之樊穆仲稱其孝曰肅恭明神而敬事耆老賦事行刑必問於遺訓咨於故實不干所問不犯所咨王曰然則能訓理其民矣乃命之於夷宫是為孝公夫宗廟致敬不忘親也有國不亦宜乎漢河間惠王獻王之曾孫也西京藩臣多驕放之失其名德者唯獻王而惠王繼之漢書稱其能修獻王之行母薨服喪盡禮哀帝下詔書褒揚以為宗室儀表增封萬戸禮古之人皆然至於末俗衰薄固已賢矣貴而率禮又難其見褒賞不亦宜乎

贊曰

貴驕殊途不期而會周公勞謙乃成光大二侯承魯遵儉去泰河間率禮漢宗是頼

卿大夫孝傳贊

孔子　孟莊子　顔孝叔

孔子魯人也入則事父兄出則事公卿喪事不敢不勉故稱曰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是亦為政也君賜腥必熟而薦之雖蔬食而齋祭如在鄉人儺朝服立於阼階孝之至也至德要道莫大

於孝是以曾參受而書之游夏之徒常咨稟焉許止不嘗藥書以弒父宰我皆言減喪責以不仁言合訓典行合世範德義可尊作事可法遺文不朽揚名千載孟莊子魯人也孔子稱其孝其他可能也其不改父之政與父之臣是難能也夫孝子之事親也事亡如事存故當不義則爭之存所不爭則亡亦不敢改父之道猶謂之孝況終身乎潁考叔鄭人也莊公以叔段之故與母誓曰不及黃泉無相見也既而悔之考叔為封人聞之有獻於公公賜之食而舍肉公問之對曰小人有母未嘗君之羹請以遺之公曰汝有母遺繄我獨無考叔曰何謂也公語之故且告之悔考叔曰若掘地及泉隧而相見其誰曰不然公從之遂為母子如初君子曰潁考叔純孝也愛其母而施及莊公詩云孝子不匱永錫爾類其是之謂乎

贊曰

仁惟本悌聖亦基孝恂恂尼父固天攸造一作導二子承親式禮遵詰永錫純懿無改遺操

士孝傳贊

高柴　樂正子春　孔奮　黃香

高柴衛人也喪親泣血三年未嘗見齒所謂哭不偯言不文也為武城宰而化行民有不服其親者改之行喪如禮君子之德風也以身先之而民不遺其親樂正子春魯人也下堂傷足既瘳數月不出猶有憂色曰吾聞之曾子父母全而生之已全而歸之可謂孝矣故君子一舉足一出言不敢忘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夫能敬慎若斯而災患及者未之有也孔奮扶風人也少以孝行著名州里供養至謹在官唯母極甘美妻息菜食歷位以清夫人情莫不欲厚其親然亦有分焉奮則難繼能致儉以全養者鮮矣黃香江夏人也九歲失母思慕骨立事父竭力以致養冬無被袴而盡滋味暑則扇床枕寒則以身溫席漢和帝嘉之特加異賜歷位恭勤寵祿榮親可謂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者也

賛曰

顯允羣士行殊名鈞咸能夙夜以義榮親率彼城邑用化厥民忠以悟主其孝乃純

庶人孝傳賛

江革　　廉範　　汝郁　　殷陶

江革齊人也漢章帝時避賊負母而逃賊賢之不害而告其生路竭力傭賃以致甘暖和顏悅色以盡歡心欲親之安自挽車以行鄉人歸之號曰江巨孝位至五官中郎將天子嘉焉寵遇甚厚告歸詔書褒美就家禮其終身以顯異行廉範京兆人也少孤十五入蜀迎父喪遇石船覆範執喪（一作抱柩）而沒船人救之僅免於死遂以喪歸及仕郡拯太守於危難送故盡節章帝時為郡守百姓歌詠之夫孝者人之本教之所由生也是以範之臨危也勇牢民也惠能以義顯也汝郁陳郡人也五歲母病不食郁亦不食母憐之強食郁能察色知病輙復不食族人號曰異童年十五著於鄉里父母終思慕致毀推財與兄弟隱於草澤君子以為難況童亂孝於自然可謂天性也殷陶汝南人也年十二以孝稱遭父憂率情合禮有長蛇帶其門舉家奔走陶以喪柩在焉獨居廬不動親戚扶持曉諭莫能移之啼號益感由是顯名屢辭辟命夫智者不惑勇者不懼陶孝於其親而智勇竝彰乎弱齡斯又難矣

賛曰

事親盡歡其難在色彼養以祿我養以力義在（一作存）愛敬榮不假飾嗟爾衆庶鑒茲前式

五等孝傳賛終

五等章解　　　　錢塘後學孫本著

愚統觀夫子作經之旨端為治道設也然孝属事親而所以能通於治者何也蓋孝不外乎愛敬愛敬者乃推行此孝之大端也故人能愛敬則其心和順必不敢惡慢於人即此不敢惡慢人之心推之則凡形諸言動措諸政令必皆博愛廣敬之事故君則化民成俗臣則承流宣化而世道自臻於化理矣孝之為道豈不與治道哉但天下之愛敬雖同而勢分則異其所推及乃有大相懸者故夫子以愛敬總冠於五等之上則推行有本然後歷敘五等之人各有當盡之孝而要之皆愛敬所推也五等者何天子有天下故愛敬盡於事親則自不敢惡慢於人而推之德教即有以加百姓刑四海所謂一人之善賴及兆民而保先王所傳之天下不必言矣故謂之天子之孝孝之最大者也諸侯有社稷既愛敬其親而不敢惡慢於人必能推於處已莅民之際不驕不溢戰兢以守其富貴而社稷可保矣蓋諸侯所以成其孝也卿大夫有宗廟亦以愛敬推於容服言行之間務皆合於禮法雖天下無得而非怨之者以此事君誠夙夜匪懈之臣矣豈不可保其祿位哉蓋卿大夫所以成其孝也士無爵土可守而先人之祭祀所當奉也若非推此愛敬以忠順其上則祿位安從致哉故必夙興夜寐以事所生者事其君長而祭祀可以守矣蓋士所以成其孝也若庶人則雖均有愛敬之心而不能以遠推也不過因天分地謹身節用以養父母為庶人之孝而已然則愛敬者事親之事所謂孝之始也推及於天下國家者立身之事所謂孝之終也不能愛敬是謂無始不推愛敬是謂無終故自天子至於庶人孝無始終則必亡身喪家而國與天下皆不可保矣焉有不及於患者哉此五等之孝自天子倡之則諸侯卿大夫士庶罔不合敬同愛以成天下和平之化而後王之欲圖治者舍孝何以哉故曾子仰而嘆曰甚哉孝之大也

聖治章聖人因嚴以教敬因親以教愛解

仁和後學朱鴻著

經曰聖人因嚴以教敬因親以教愛此可見親嚴者人之性也聖人因性以立教固無惑乎不肅不嚴而教易成政易治矣然親生膝下以養父母日嚴此正孩提之童一無知識之時豈能遽率聖人之教耶要在為父母者訓導之爾苟於斯時而謂其幼小無知務為姑息是不知古人胎教之益俾之任情縱慾故其良心斲其真性大壞其養正之時及能出就外傅已事倍而功半矣聖人豈慮不及此哉蓋聖人愛敬盡於事親而德教自有以加百姓刑四海則孝弟之道天下同風為父母者以身率教朝夕薰陶訓廸俾子弟聞孝言見孝行啓發其天性之良充長其愛敬之性於凡一切殘忍慢易之事悉禁絕之而勿使接於耳目自然習與性成而天下和平之化可漸而至也然則父母所以甄陶其子者何莫非聖教之所漸被也哉正如孟子所謂西伯善養老者不過導其妻子使養其老可見聖人之立教豈家至日見而諄諄然以命之亦惟導其父母使教其子爾夫何今之教子者反是不能善體聖人之訓率皆沿習衰世末俗之行假以姑息豢養之恩誘以富貴利達之事至長而從事於師亦惟加課習之勤督文藝之末於德行本源之地一罔聞知幾何而能成其順德之風仁義之習也哉若使聖人微言所蘊發白於天下則天下之人悉知教子於嬰孩養真純防外誘務全其天性之良則仁人孝子亦胥此焉出矣鴻故悉闡之以為父師教子弟者之助嗚呼子弟能先明於本源之地而後從事於文藝豈不益有力哉故曰科舉之學不患妨功惟患奪志

真文忠公紀孝行章解

昔聖人作孝經一書教人以事親之道其紀孝行章曰居則致其敬養則致其樂病則致其憂喪則致其哀祭則致其嚴五者備矣然後能事親孝之終始無出於此所謂居則致其敬者言子之事親須當恭敬不得慢易蓋父母者子之天地也為人而不敬天地必有雷霆之誅為子而慢父母者必有幽明之譴昔太守王侍郎十朋見人禮塔呼而語之曰汝有在家佛何不供養蓋謂人能奉親即是奉佛若不能奉親雖焚香百拜佛亦不佑此理甚明爾無疑焉所謂養則致其樂者言人子養親當有順適其意使之喜樂也大凡高年之人心歡樂則疾病必少若中懷憂戚則易損天年昔老萊子娛親年高已亦七十常著綵衣為兒童戲於親側欲親之喜正以此也今貧下之民固無美食珍膳以奉其親但能隨力所有盡其誠心父母未食子不先嘗父母尚寒子不獨暖父母有怒和顏開解父母有命竭力奉承則尊者之心自然快樂一門之內盎然如春矣所謂病則致其憂者言父母有疾當極其憂慮也昔人王祥有母病三年衣不解帶者親年既高不能無病人子當躬自侍奉藥必親嘗若有名醫不恤涕泣懇告以求治療之法不必剔肝割股然後為孝蓋身體髮膚受之父母或不幸因而致疾未免反貽親憂若貧乏至甚無力請醫許詣州自陳當為遣醫診視幣藥之資與從官給所謂喪則致其憂祭則致其嚴二事皆當以盡誠盡敬為主不暇一一開陳獨有兩說頗因而勸戒焉

切聞民間不幸有喪富者則侈靡而傷于財貧者則火化而害於恩夫送終之禮稱家有無昔人所謂必誠必信者惟棺槨衣衾至為切要其他繁文外飾皆不必為至如佛家追薦之說固茫昧難知然昔賢有言天堂無則已有則君子登地獄無則已有則小人入茍明此理則供佛飯僧廣修齋事其為無益灼然可知又聞鄉俗

相承親賓送葬或至割羊宰豕酣杯劇飲當哀而樂尤為非禮至於貧窶之家委之火化積習既久視以為常曾不知古者背叛惡逆之人乃有焚骨揚灰之戮今親肉未寒為人子者何忍賓之烈焰使之為灰燼乎言之甚可痛心况復忍為其事自今而後富者須其削世俗不正之禮省虛花無益之費審欲為親祈福豈若捐錢穀以濟饑窮如捨藥施棺皆為善事信能行此福報自臻何必索之茫昧妄希因果貧者願勿以火化為便苟稍可趂辦何不買尋丈之地以葬其親必不得已即仰陳乞于官地安葬但須深掘坑坎築土實埋亦勝於焚尸之慘

經曰孝弟之道通於神明天下萬善孝為之本若能勤行孝道非惟鄉人重之官司重之天地鬼神亦將佑之如其悖逆不孝非惟鄉人賤之官司治之天地鬼神亦將殛之此州素稱善國好善者多令請鄉黨隣里之間更相勸勉其有不識文義者煩老成賢德之士當為詳說使之通曉庶幾人人興起家家慕效漸還淳古之俗顧不美歟

庶人章解

經云用天之道因地之利謹身節用以養父母此庶人之孝也此至聖孔子所作大聖言語應不誤人春宜深耕夏宜數芸禾稻成熟宜早收歛豆麥黍米桑麻蔬菜宜及時用功沒治此使是用天之道高田種早低田種晚燥處宜麥濕處宜禾田硬宜豆山畬宜粟隨地所宜無不栽種此便是因地之利既能如此又要謹身節用念我此身父母所生宜自愛恤莫作罪過莫犯刑責得忍且忍莫要鬪毆得休且休莫興詞訟入孝出弟上和下睦此便是謹身財物難得當須愛惜食足充口不須貪味衣足蔽體不須奢華莫喜飲酒飲酒失事莫喜賭博賭博壞家莫習魔教莫信邪師莫貪浪遊莫看百戲凡人皆

妄費便生出許多事端既不妄費即不妄求自然安穩無諸灾難此便是節用謹身則不憂惱父母節用則能供給父母能是二者即是謂孝故曰以養父母此庶人之孝也父母雖亡保守遺體勤修祭祀與孝養一同此章凡二十二字令鏤小板頒晒父老勸衆朝朝誦念字字奉行如此則在鄉為良民在家為孝子明不犯王法幽不遭天刑比之遊惰荒廢自取饑寒放蕩不謹自招危辱者相去遠矣

真文忠公經濟學術古今宗仰者也昔治泉州首解孝經二節刊給諭民民多向化至今誦之盖孝固統於事親而公揭此以諭泉民則泉治可見以此諭天下則天下治矣其為至德要道若此況公所解語民皆易曉令有志民瘼者倣而行之上以承
皇祖之訓下以開風化之端是乃已試之成法也鴻謹述

方正學先生經解

孝子之愛親無所不至也生欲其壽凡可以養生者皆盡心焉死欲其傳凡可昭揚後世者復不敢忽焉養有不及謂之死其親沒而不傳道之謂之物其親斯二者罪也物之尤罪也是以孝子修德修行以令聞加於祖考守職立功以顯號遺乎祖考稱其善屬諸人而薦譽之俾久而不忘遠而有光今之人不然豈於無用之費而嗇於顯親之禮以安自誑而不以學自勉不孝莫大焉

三年之喪自中出者也非强乎人也因其心之不安莞簟也故枕土寢苫因其心之不甘於肥厚也故啜粟飲水因其不忍佚樂也故居外次不聞樂豈制於禮而不為拂情之不能止也今世之能喪者寡矣飲食起居如平時談笑容服無所更變古之戕民與欲正天下之俗非始諸此夫安始

方正學先生教孝誠俗二章可解孝之終也哀成之情也二句意與真文忠公解相協鴻謹述

宋新昌應令尹五刑章解

孝經云五刑之屬三千而罪莫大於不孝然世固有不孝之人而未嘗受不孝之刑者何也渝川歐陽氏嘗論之曰父母之心本于慈愛子孫悖慢不欲聞官謂其富貴者恐貽羞門戶貧賤者亦望其返哺而一切含容隱忍故不孝者獲免于刑然父母吞聲飲恨之際不覺怨氣有感是以世之不孝者或斃于雷或死于疫後嗣衰微此皆受天刑也嗚呼王法可幸免天誅不可逃也

司馬温公卜其宅兆而安厝之解

孝經云卜其宅兆而安厝之謂卜地決其吉凶正非若今陰陽家相其山岡風水也程正公曰卜其宅兆卜其地之美惡也地美則其神靈安其子孫盛然則曷謂地之美土色之光潤草木之茂盛乃其處也而拘忌者或以擇地之方位決日之吉凶甚者不以奉先為計而專以利後為應尤非孝子安厝之用心也惟五患者不得不謹須使異日不為道路不為城郭不為溝池不為貴勢所奪不為耕犂所及蓋以安親為心則地不可以不擇其擇也不可以太拘擇而不至于太拘則塟不愆其不時矣

應令尹春秋祭祀以時思之解

孝經云春秋祭祀以時思之則祭之說豈止為居喪時也伊川先生曰豺獺皆知報本今士大夫家厚于自奉而薄于先祖甚不可也某嘗修六禮大畧家必有廟廟必有主月朔必薦新時祭用仲月冬至祭始祖立春祭先祖季秋祭禰忌日遷主祭于正寢凡事死者皆當厚于奉生者人家能存得此等事數件雖幼者可使漸知禮義或問俗節之祭朱文公曰韓魏公處得好謂之節祀其家依之但七月十五用浮屠設素饌祭某却不用初張敬夫廢俗節某問公於端午須吃粽重陽須飲茱萸酒不祭而自奉於汝心安乎此孝經所謂以時思之之大義也

司馬温公真文忠公又解安厝時思義

司馬溫公又論葬者人子之大事死者以宅兆為安宅死而未葬猶行而未得其歸也是以孝子雖愛親留之不敢久也古者天子七月諸侯五月大夫三月士踰月而葬今五服年月勑王公以下皆三月而葬是舉其中制而言之按禮未葬不變服啜粥居廬寢苫枕塊蓋孝子之心以為親未獲所安已故不敢安也今世信葬師之說既擇年月日時又擇山水形勢以為子孫貧富貴賤賢愚壽夭盡係於此而其為術又多不同爭論紛紜無時可決乃至終喪除服或十年或二十年或終身或累世猶不葬至為水火所漂焚他人所投棄失亡尸柩不知所之者豈不哀哉人所貴有子孫者為其死而形體有所付也既而不葬則與無子孫而死於道路者奚以異乎詩云行有死人尚或墐之況為人子乃忍棄其親而不葬哉大抵世之遷延不葬者多以昆弟各懷自利之心而野師俗巫又從而誑惑之甚至偏納其賂而紿之以私己愚而無知者安受其欺而弗悟也夫其山強則其支富其山弱則其支貧非惟義理所不當聞雖近世陰陽書亦有深排其說者惟野師俗巫則張皇煽惑以為取利之資擇地者必先破此謬說而後無大狗之患為人子者所當深察也南劍州羅早在大學默禱前程事於神一夕夢神曰子得罪陰間宜亟歸前程不須問早懇平生無過顧告獲罪之因神曰子無他過唯父母久不葬兄弟祿位安足貴也早悔悟急歸未及家而卒

真文忠公又論浮屠之教得行由吾儒之禮先廢使今之居喪者始死有奠朔有殷奠虞祔祥禫皆有祭既足以盡人子追慕之情則於世俗之禮且將不暇為之矣不復祭禮而徒曰勿用浮屠使居喪者悵悵然無以報其親未見其可也經曰卜其宅兆而安厝之春秋祭祀以時思之孝子之事親終矣雖然君子有終身之喪忌日之謂也忌日不用非不祥也言夫日志有所至而不敢盡其私也人子之於生日苟無父母當以忌日自處太宗以萬乘之主能行之況學者可昧此乎

論孝經

宋慈湖楊簡撰

孔子曰夫孝天之經地之義民之行天地之經而民是則之夫天之不可以俄而度如彼地之不可俄而測又如彼而民何以則之謂民則不惟聖賢凡民皆在其中然則凡民何以則之也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是則之也是天地之經也居則致其敬養則致其樂病則致其憂喪則致其哀祭則致其嚴是則之也是天地之經也自膝下嬉嬉皆知愛其親愛其親之心曰孝是愛其親之心吾不知其所自來也窮之而無原執之而無體用之而不可既不勉而中不思而得洞焉通焉廣大而無際天之所以健行而不息者乃吾之健行也地之所以博載而化生者乃吾之化生也日月之所以明者乃吾之明也四時之所以代謝者乃吾之代謝也萬物之所以散殊於天地之間者乃吾之散殊也吾道一以貫之果吾之所自有也人皆有之而自省自信者寡也志曰聖人之道發育萬物又曰聖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也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及長無不知敬兄敬兄即愛親之心也壯而事君無不知忠於君忠於君之心即事親之心也無二心也無二道也及其臨民博施之心又不期於生而自生即愛其親之心也此無二心也無二道也泛焉應酬縱焉交錯愛敬互興哀喜怒樂無二心也無二道也仁此謂之仁宜此謂之義履此謂之禮樂此謂之樂知此謂之知古人以禮言之故曰禮本於大一分而為天地轉而為陰陽變而為四時列而為鬼神又以哀樂言之故曰哀樂相生正明目而視之不可得而見也傾耳而聽之不可得而聞也又曰無聲之樂日聞四方此即天之經也此即地之義也謂民之則之非則乎彼也昏昏者滿天下不可不以漸通也漸而通之庶乎其聽也明目不可見傾耳不可聞所以告子夏非以告衆人也

孔子曰天有四時春秋冬夏風雨霜露無非教

也簡亦曰無非教也

孔子曰地載神氣神氣風霆風霆流形庶物露生無非教也

簡亦曰無非教也不敢惡於人者此也不敢慢於人者此也在上不驕者此也制節謹度者此也不敢服非先王之法服者此也不敢道非法之言者此也不敢行非法之行者此也愛於母敬於君而兼敬愛於父者此也因天之道因地之利謹身節用以養父母者此也是三才之所同也人性之所自有也人性之所自有而為悖為亂者動於意而昏也孔子每每戒學者毋意絕其昏亂之萌也意欲不作清明和融為愛敬為博愛為敬讓為不敢為不驕不溢為德義為禮樂為不敢遺小國之臣為不敢侮鰥寡為不敢失於臣妾為不敢從父之令懼其父得罪於鄉黨州閭為補君之過為哭不哀禮無容皆此心之變化一以貫之也不可以為彼粗此精也曰粗曰精者意也非吾所謂無所不通者也其物似十百千萬其實未嘗十百千萬也故曰孝弟之至通於神明光於四海無所不通詩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此之謂也此心之神無所不通光明如此由此謂之正學失此謂之偽學而章句陋儒取孔子所與曾子之書妄以己意增益之曰開宗明義章曰天子章曰諸侯章取混然一貫之旨而分裂之又刊落古文閨門一節破碎大道相與妄論於迷惑之中而不自知此惟心通內明乃克決擇

孔子曰夫孝天之經地之義民之行

此道通明無可疑者人堅執其形牢執其名而意始分裂不一矣意雖不一其實未始不一人心無體無所不通無所限量是故事親之道即事君事長之道即慈幼之道即應事接物之道即天地生成之道即日月四時之道即鬼神之道

孔子曰孝弟之至通於神明光於四海無所不通詩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夫六合之間一而已矣曰天曰地曰神曰鬼神其名殊其實同惟同故無不通無所不應自私自蔽始隔始離私去蔽開通應如故

子曰夫孝德之本教之所由生也復坐吾語女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孝之終也夫孝始于事親中于事君終于立身大雅云無念爾祖聿修厥德人咸以身體髮膚為己不知受之于父母孔子於是破其私有之窟宅而復其本心之大公人莫切於己莫愛于己因其愛己而啓之以受之父母則愛出于公因其不肯毀傷而轉曰不敢則公而不私因而不拂聖人循循善誘發明人心本有之道德行之以立其身則身為公器而不私名揚于後以顯父母則名為公名而不私夫人之所以失其道者私而已矣以此大公至孝之心而事君無二道也言事君所以明此心之通又引大雅念祖自父母而通之于祖亦明此心之通無念念也聿語助也

子曰昔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不敢遺小國之臣而況于公侯伯子男乎故得萬國之歡心以事其先王治國者不敢侮于鰥寡而況於士民乎故得百姓之歡心以事其先君治家者不敢失于臣妾而況于妻子乎故得人之歡心以事其親夫然故生則親安之祭則鬼享之是以天下和平災害不生禍亂不作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如此詩云有覺德行四國順之此章發明道心之至和何其深切著明也此心虛明變化至和至順為孝為弟為博愛無一點己私置其中如春風如和氣如簫韶九成之音可言而不可盡焉庶至矣閒每誦此章每每樂生亦如春風和氣油然動于中而自不能踰如身在唐虞三代之盛世其親安鬼享天下和平災害不生禍亂不

作灼知其可致聖人非虛言斯道天地同之四時鬼神從之宜四國順之

子曰昔者明王事父孝故事天明事母孝故事地察長幼順故上下治天地明察神明彰矣故雖天子必有尊也言有父也必有先也言有兄也宗廟致敬不忘親也修身慎行恐辱先也宗廟致敬鬼神著矣孝弟之至通于神明光于四海無所不通詩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愛敬父母之心即天地之心天地之變化孔子循循善誘姑以類言父天母地明猶察也謂曉達也明王之事父母孝異乎未明者之孝未明者之孝雖孝而未通故于事天不明其天事地不明其地不特不明其天地亦不明其父母雖知父母之情意不知父母之正性人惟不自明己之正性故亦不明父母之正性亦不明天地之性人皆曰我惟知父母不知天地此不知道者之言明者觀之父母即天地人生而執己私起意彼此牢不可解一日醒覺吾性清明廣大無際無畔誠不見其有天地之殊苟未明通則事父母實不識父母況能事天地孝子之心即天地之道惟不自知故易曰百姓日用而不知于天地明察則神明彰著融一無間不可度思矧可斁思天子祀乎明堂釋奠先老有尊也言有父也食三老五更有先也言有兄也宗廟致敬不忘親也修身慎行恐辱先也至孝之發用即天地之變化也致敬于宗廟鬼神實在實著融明靜虛是謂孝弟之至道心見諸事親謂之孝見諸事長謂之弟渾然神明本無間隔如日月之光光于四海而非思非為無所不通引詩為證所以無思不服者以東西南北之心同此道心故默感而應也有道則應無道則離易曰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矣以此道至神無所不通故也

論孝經宗旨

近溪羅世芳著

問道曰道之為道不從天降不從地出切近易見則赤子下胎之初啞啼一聲是也聽着此一聲啼何等迫切想着此一聲啼多少意味其時母子骨肉之情毫髮也似分離不開頃刻也似安歇不過真是繼之者善成之者性而直見乎天地之心亦真是推之四海皆準垂之萬世無朝夕舍此不着力理會而言學焉是謂遠人以為道縱是甚樣聰明甚樣博洽甚樣精透卻總是無源之水無根之木用力雖勤而推充不去不止推充不去即身心亦受用不來求其如是而已如是而人如是而家國天下如是而百年千載我可以時時服習人可以時時公共而云學不厭教不倦也亦難矣哉經曰此之謂要道孔孟立教為天下後世定之極則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後世不察乃謂止舉聖道中之淺近為言噫天下之理豈有妙於不思而得者乎孝弟之不慮而知即所謂不思而得也天下之行豈有神於不勉而中者乎孝弟之不學而能即所謂不勉而中也故舍孝弟之不慮而知則堯舜之不思而得必不可至舍孝弟之不學而能即堯舜之不勉而中必不可求如赴海者流須發于源泉而桔槔沼瀦縱多而無用也結果者萌須芽於真種而染彩鏤劃徒勞而鮮功也其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豈是有意將淺近之事以見堯舜可為乃是直指入道之途徑明揭造聖之指南為天下萬世一切有志之士而安魂定魄一切拂經之人而起死回生也人能日周旋於事親從兄之間以涵泳乎良知良能之妙俾此身此道不離於須臾之頃焉則人皆堯舜之歸而世皆雍熙之化矣

夫天則莫之為而為莫之致而至者也聖則不思而自得不勉而自中者也學則希聖而希天者也夫欲希聖希天而不求己之所同於聖天者以學焉安能至哉反而思之我之初生一亦

子也赤子之心渾然天理其知不必慮能不必學蓋即莫之為而為莫之致而至之體也然則聖人之為聖人亦惟以其不慮不學者同之莫為莫致者我常敬順乎天天常生化乎我久之自成不思不勉之聖矣聖如孔子其同尤親切焉彼赤子之出胎而啼也是愛戀母之懷抱也孔子指此愛根而名仁推此愛根以為人合而言之曰仁者人也親親為大若曰為人者常能親親也則愛深而其氣自和氣和而其容自婉不忍一毫惡於人不敢一毫慢於人位天地育萬物其氣象出之自然其功化成之渾然也已經曰聖人之德又何以加於孝乎

問孔子巧以成聖羅子使求孟子之非言弟子曰孟子非言仁義孝弟而已矣其巧羅子起立衆中而吁之曰子觀吾此身乎豈不根於父母連兄弟而帶妻子也耶二夫子乃指此身為仁又指此身所根所連所帶以盡仁而曰仁者人也親親長長幼幼而天下可運之掌也是此身纔立而天下之道即現此身纔動而天下之道即運豈不易簡豈為難知人之所以能聖聖之所以能時在一舉足之間一啓口之頃也豈非天下之至巧至巧者耶彼道在邇而求諸遠事在易而求諸難辛苦平生竟成話柄又豈非天下之至拙至拙者耶經曰立身行道

問仁與孝亦有別乎曰無別也孔子云仁者人也蓋仁是天地生生之大德而吾人從父母一體而分亦純是一團生意故曰形色天性也惟聖人而後能踐形踐形即目明耳聰手恭足重色溫口止便生機不拂充長條暢人固以仁而立仁亦以人而成人既成即孝無不全矣故生理本直枉則逆逆非孝也生理本活滯則死死非孝也生理本公私則小小亦非孝也經曰天地之性人為貴人之行莫大於孝

問孝何以為仁之本也曰子不思父母生我千萬劬勞乎未能分毫報也子不思父母望我千萬高遠乎未能分毫就也思之自然悲愴生焉

疼痛覺焉即滿腔皆惻隱矣遇人遇物必能方便慈惠周卹溥濟又安有殘忍戕賊之私耶曰此恐流於兼愛曰子恐乎决不流矣吾亦恐也心尚殘忍無愛之可流經曰愛親者不敢惡於人敬親者不敢慢於人

問學何為者也曰學為人也盖父母之生我人也人則參三才靈萬物其定分也全生之則當全歸之故曰立身行道以顯父母夫所謂立身者立天下之大本也首柱天焉足鎮地焉以立人極於宇宙之間所謂行道者行天下之達道也負荷綱常發揮事業出則治化天下處則教化萬世必如孔子大學方為全人而無忝所生故孟子論志而願學孔子亦恐其偏此身也小此身也偏小此身即羞辱父母也豈必為惡然後為不孝哉

問孝弟為教是矣如王祥王覽非不志於孝弟而不與之為聖何也曰人之所貴者孝弟而孝弟所尤貴者學也故質美未學者為善人夫善人者豈孝弟之不能哉弗學耳弗學則如瞽目行路步或可進尺寸然終是錯違中正墮落險阻雖曽子未免大杖不走陷親有過之失而況於祥覽兄弟夫乎故曰行不著習不察終身不知夫由之而不知其道與瞽者行路何異哉又曰善人之孝弟與聖人何以異盖聖人之學致其良知者也夫良知在於人變動而不拘渾全而不缺時出而恒久弗息者也今宗族稱孝鄉黨稱弟而不善致其良知者則執滯於一節而變或不通循習於一家而推或不廣矯激於異常而恒久可繼之道或違焉又安能以光天地塞四海垂之萬世而無朝夕也哉故君子必學之為貴也經曰詩云有覺德行四國順之

君子之學莫善於能樂至其樂之極也莫甚於終身訢然樂而忘天下故孟子論古今賢聖獨以大舜之事親當之然此樂寧獨舜有之哉詩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是好也即樂之所由來也試觀赤子初生無幾厥

親厥兄孩之則笑赤子方笑則親若兄之開顏而笑又加百倍矣此物則之必有者也而其交相懽愛即所謂懿德之好也此實良知良能而又無不知之無不能之大舜初生與衆人一也衆人初生亦與大舜一也但衆人以外物分其心舜則愛慕終身惟欲父母兄弟之懽而已故曰兄若底豫又曰象喜亦喜也彼其滿腔滿懷徹骨徹髓皆喜懽孝弟之意即自然喜懽孝弟之人凡言行之合於孝弟者樂然取之惟恐不得彼與我一我與彼一若合衆水之派而趨下流合衆派之流而歸滄海所以天下之士多就之者成邑成都天下定天下化天下大同也孟子之道性善也是見得孩提之良知良能無不愛親敬長也而其言必稱堯舜也是見得堯舜之道孝弟而已也故必孝弟如大舜方謂之不失孩提愛敬之心方謂之父母存而樂兄弟無故而樂方謂之仰不愧俯不怍而樂方謂之得英才而教育之以達己之孝而為天下之孝達己之弟而為天下之弟而樂於成其仁義之化無疆無盡也其王天下與否不止是大舜之心不與即天下萬世之論大舜者亦不與不覩其王天下之久所行之政奚啻千百今時未必皆傳而所傳者惟孝弟焉其孝弟又皆深山側陋耕稼陶漁之時所行者也信乎孩提之愛敬可以達之天下信乎君子之三樂而王天下不與存也經曰愛敬盡於事親而德教加於百姓舜之謂也

問立身行道果何道耶曰大學之道也大學明德親民止至善如許大事惟立此身蓋丈夫之所謂身聯屬天下國家而後成者也如言孝則必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天下皆孝而其孝始成苟一人不孝即不得謂之孝也如言弟則必長吾長以及人之長天下皆弟而其弟始成苟一人不弟即不得謂之弟也是則以天下之孝為孝方為大孝以天下之弟為弟方為大弟也曰允若茲即孔子之孝弟未曾了也曰吾輩今日

之講明此學求親親長長而達之天下曷故哉正以了孔子公案耳曰允若茲即吾輩未必能了也曰若吾輩真能為孔子公案乎則天下萬世不患無人為吾輩了也吾人學術大小最於世道關切

吾心體段其虛本自無疆界其靈本自無障礙能主耳目而不為所昏能運四肢而不為所局故聖人於其脫胎初生之際人教不得物強不得時節渾然冥然之中指示出一條平平正正

足以自了此生之大路曰大人者須不失赤子時曉知愛父愛母不須慮不須學天地生成之真心也此個真心若父母能胎教姆教常示毋誑如古之三遷善養又遇地方風俗淳美又且有明師為之開發良友為之夾持稍長便導以敬讓食息便引以禮節良知良能生生不已知好色而不奪於少艾有妻子而不移於恩私則一舉足而不敢忘父母一出言而不敢忘父母將為善思貽父母令名必果將為不善思貽父母羞辱必不果一生為人千緣萬幸上得這條程途方可謂人之大路禮經所謂置之而塞乎天地通乎民物推之東海西海南海北海而準推之前乎千古後乎百世而準是則聯天下國家以為一身聯千年萬載以為一息視彼狗欲於七尺之軀而延命於旦夕之近者其大小何如耶經曰甚哉孝之大也

宗也者所以合族人之渙而統其同者也吾人之生只是一身及分之而為子姓又分之而為

曾玄分久而益眾焉則為九族至是各父其父各子其子更不知其初為一人之身也已故聖人立為宗法以統而合之由根以達枝由源以及委雖多至千萬其形久至千萬其年而觸目感衷與原日初生一人一身之時光景固無殊也董子曰道之大原出於天天不變則道亦不變夫天之為命本只一理今生為人為物其分其眾比之一族又萬萬不同矣於萬萬不同之人之物之中而直告之曰大家只共一個天命

之性嗚呼其欲信曉而合同也埶亦甚難也苟非聖賢有個宗旨以聯屬而統率之寧不逈遠而逈迷亂也我於是苦心極力說出一個良知指在赤子孩提處見之夫赤子孩提其真體去天不遠世上一切智巧心力都来着不得分毫然其愛親敬長之意自然而生自然而切濃濃藹藹子母渾是一個其四海九州誰無子女誰無父母四海九州之子母誰不濃濃藹藹渾是一個也我夫盡四海九州之千人萬人而其心性渾然只是一個天命雖欲離之而不可離雖欲分之而不可分如木之許多枝葉而貫以一本如水之許多流派而出自一源其與人家宗法正是一樣規矩亦是一樣意思人家宗法是欲後世子孫知得千身萬身只是一身聖賢宗旨是欲後世學者知得千心萬心只是一心既是一心則說天即是人可也說人即是天亦可也說聖即是凡可也說凡即是聖亦可也說天下即一人可也說一人即天下亦可也說萬古即一息可也說一息即萬古亦可也四書五經中無限說中說和說精說明說仁說義千萬個道理也只是表出這一個體段前聖後聖無限立極立誠主敬主靜致虛致一千萬個工夫也只是涵養這一個本来往古来今無限經綸宰制輔相裁成底績運化千萬個作用功業也只是了結這一個志願若人於這一個不得歸着則縱言道理終成邪說縱做工夫終是詖行縱經營事業亦終成覇功與原来不慮而知不學而能天然不變之體又何啻霄壤也我如人家子孫衆多各開門戶各立藩籬無宗以統而一之其不至於相戕相賊而流蕩無歸者無幾矣經曰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此之謂也

孝經問對

蕭山後學陳曉衆閱

問孔子與曾子論孝之言何不附論語而自立一經者何　對曰論語是七十二子門人所記孝經止是曾子門人所記故中閒稱仲尼居曾子侍

問曾子述孔子之言門人記之即自名曰經如何　對曰史記曾子傳曰孔子以曾參通孝道與之共著孝經此言尤其刻畫班書藝文志亦曰夫孝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舉大者言故曰孝經就本書中自有孝經兩字而為書名况聖人之言乎

問孔子當来如何獨與曾子說者何　對曰曾參篤於孝與諸子不同故聖人因其材而篤焉且如孝哉閔子騫只是人不閒於其父母昆弟之言一節而已子路亦止是負米一事子夏子游孟武伯亦只是問孝一番来獨曾子能言而身踐之所問節次條理孔子所答婉而成章故門人得於曾子之傳授遂錄以為書也

問七十二子中如曾子一書七篇有本孝有大孝事父母等篇何言孝之詳耶　對曰初疑此書非曾子所著及觀董仲舒對策所引尊所聞行所知為曾子言始知為曾子之書孝經是孔曾問答之言此書乃曾子自著之書孝經以孔子之言故稱經此書乃曾子之作故列諸子

問經書遭焚滅之後不審孝經出于何時　對曰魯共王壞孔子舊宅得古文論語孝經漢文帝時論語孝經皆置博士則此書之出已在前矣

問博士者何　對曰如今之主學教授也博學者為之自設官之後有博士江公少府蒼諫大夫翼奉各以孝經名家

問孝經序是誰作　對曰唐玄宗作天寶三載詔天下家藏孝經故注及序此所謂以孝治天下論文章抑末矣

問十八章次序亦玄宗為之否乎　對曰天寶

間所定第逐章所引詩句多與經文
本經博士逐章附以詩句有孔曾答
有後儒附益者篇章之次則天寶也
問或曰孝經說喪禮多自禮記中來
記喪禮多出於漢儒安知不自孝經
經之立名聖人不過說孝之大經而
聖人亦不過言喪禮之大節至於儀
待於後之人以此見禮記中事為品
中節目也

為章得元板所刊先儒十一
問對今謹錄孝經問對于右
夫子作春秋以魯史名至於曾子論
為經何也蓋經者常也自古雍熙太
本於孝故夫子首云先王有至德要
王以孝治天下謂為帝王治平之準
之常道也或謂篇內有天經字豈其

是卷間以示予圖不必工而摹寫出君臣父子俯仰升降瞻拱拜揖之狀藹然可掬志存乎勸忠勵孝匪直為觀美而已也庶閱之餘書此以復

石淙揚一清識

孝經集義序

西山真德秀撰

孝經一書其行於世久矣至于朱子乃始分別經傳去後儒之所傅益者而經復完然未暇發揮其義也予友龔君栗篤志好學乃本朱子之意采衆說之長而折衷之又以生事葬祭之禮見於他書者彙而輯之以為此經之羽翼學者所疑則設為問難曲而暢之於是聖門教人之微指始瞭然無餘藴矣夫孝者人心之固有也古先聖王命冢宰降德于民者不過以節文度數示之而未嘗言其義也言其義則始於孔子蓋三代以前理道明風俗一人皆曉然知孝之為孝聖王在上設禮教以範防之俾勿失而已至孔子時則異矣觀其告游夏者猶恐以服勞能養為孝則下乎游夏者可知故不得不詳其義以曉學者今之世視孔子之時則又異矣雖名為士君子有不知孝之為孝者服勞能養且有愧焉况其大者乎况凡民之狃於敝俗者乎

龔君之為此書欲為士者知孝之為孝俛焉以盡其力而無不能孝之士凡民有所觀法亦知孝之為孝俛焉以盡其力而無不能孝之民其用心豈不至矣乎予謂長人者宜以此書頒之庠序布之鄉黨使為士者服習焉而力行以先乎民則吾邑之俗可變推而達之將天下之俗無不可變者豈小補云哉顧龔君於此用力甚勤辭義之間雖若小有未瑩而其大指則炳然矣故為之序而切磋講究之庶以永其傳云

鄭居士手寫古文孝經跋

自唐元宗御注孝經出世不復知有古文先正司馬公作為指解太史范公復為之說於是學者始得見此經舊文然誦而習之者蓋鮮況能服而行之者乎居士鄭公居其父喪時手抄此經遵守惟謹可謂篤志力行之士方其落筆時用紙蓋不暇精擇此豈有意於傳哉距今八十有五年蠹蝕之餘墨色如新使人捧玩起敬為善之不可揜類若此

孝經註疏序

宋　孫奭撰

夫孝經者孔子之所述作也述作之旨者昔聖人蘊大聖德生不偶時適值周室衰微王綱失墜君臣僭亂禮樂崩頹居上位者賞罰不行居下位者襃貶無作孔子遂乃定禮樂刪詩書讚易道以明道德仁義之源修春秋以正君臣父子之法又慮雖知其法未知其行遂說孝經一十八章以明君臣父子之行所寄知其法者修其行知其行者謹其法故孝經緯曰孔子云欲觀我襃貶諸侯之志在春秋崇人倫之行在孝經是知孝經雖居六籍之外乃與春秋為表矣先儒或云夫子為曾參所說此未盡其指歸也蓋曾子在七十弟子中孝行最著孔子乃假立曾子為請益問荅之人

以廣明孝道既說之後乃屬與曾子洎遭暴秦焚書並為煨燼漢膺天命復闡微言孝經河澗顏芝所藏因始傳之于世自西漢及魏歷晉宋齊梁註解之者迨及百家至有唐之初雖備存秘府而簡編多有殘缺傳行者唯孔安國鄭康成兩家之註并有梁博士皇侃義疏播於國序然辭多紕繆理昧精研至唐玄宗朝乃詔群儒學官俾其集議是以劉子玄辯鄭註有十謬七惑司馬堅斥孔註多鄙俚不經其餘諸家註解皆榮華其言妄生穿鑿明皇遂於先儒註中採摭菁英芟去煩亂撮其義理允當者用為註解至天寶二年註成須行天下仍自八分御札勒于石碑即今京兆石臺孝經是也

孝經管見

元隱士鈞滄子撰

說者曰二帝三王之治本於道二帝三王之道本於身愚以二帝三王之建極於身者立心極也立心極者建極於孝也孝者良心之切近精實者也以其所切近精實者推之則為惻隱為辭讓為羞惡為是非又推之為齊家為治國為平天下何莫不是出也已舍是而求適於治無繇也故舜栗底豫矣而風動四方視膳三朝矣而汝墳遵化善述善繼矣而四海永清若分羹忍而終成雜伯劫父謀而竟致雜夷其功效成驗可知捷槩哉是孝立而心極建心極建而身極揣身極端而治化美大矣哉孝之道乎全之可以淑身心擴之可以淑民物根之於惟淵惟默之中賦之於形生神發之際不離於須臾之頃恒完於方寸之間自生民以來無改也柰之何一廢嬴火再廢曲學竹編蝌蚪錯雜謬誤穿鑿考訂臆說沸騰是以荆公執政卑視此經大廷不以策士史館不以進講家之長老不以垂

訓子孫學之傳師不以課誨弟子此經非特不為治平之具且蒙習亦弁髦之矣嗟夫聖人精神命脉之發將為淵沉土霾乎豈人天性之良古今之賦受者殊耶殆不然不灼其景曠者弗覩也不裂其聲聵者弗聽也不健其肱跛者弗行也性雖賦於固有良雖具於本然不有開示訓導警覺提撕安能復性返良而還其天哉上無身先之教下無向化之機治不軼古無異也孔子言治未嘗不本諸德德仁之發也仁孝之端也然慮天下後世君民者有昧乎此故特因衆孝之人以發孝旨若專為孝也實指其化民成俗天下之要也不然何獨於孝之一端而諄諄詳告有如此乎愚故曰二帝三王之治本於道二帝三王之道本於身二帝三王之身極本於心二帝三王之心極本於孝孝乃齊治均平之準也惜乎其經之湮泯於異端曲學之私也愚不慧讀經之次稍有覺悟敢舉其一二而明發之如測淵於蠡窺天於管焉耳後之君子倘翹起而復振之幸毋哂其疵焉幸何如哉

管見後說

夫粟菽非可以甘唇乃其所常食也布帛非可以華躬乃其所常服也然常食之中有至味常服之中有至美但人莫不食且服也而喜膏粱好文繡知其味與美者豈不鮮哉孝經廢弛日久士尚奇詭之學視此若土苴談而及之反唇而譏掩口而笑不以為迂則以為腐氷炭猶薰而不相合愚雖嗜讀書不求仕進退居山僻蒐究典墳然不喜襲陳說間閱孝經少參一二名之曰管見猶云坐井觀天也但其間若有自得之趣輒註輒喜甫成即函之笈笥以自珍非欲私之已而不公之人也苟不在孝道中用力與不達孔曾之旨者持而語之是强以粟菽易膏粱布帛奪錦繡爲乎能哉故寧秘之而不發也雖然卞氏之璧不終於塵埋趙氏之珠豈久為淵沒聖人之經安得竟廢而不行哉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者嗣是而後有以孝

治天下之明王在上而海內仁人孝子興起而振作之則必輯錄是經發明與蘊將蒐羅而纂集之愚言幸存或亦爲芻蕘之采得備籠中之藥物未可知矣今日之言寧非他日之用哉若或言悖於道不印聖心不合經意則亦俟後之仁人孝子教我而已我又何得自知乎

萬曆庚寅季春望後三日鴻過南屏山村肆中偶獲孝經管見一卷迺至正三年隱士鈞滄子撰也其語意梗槩率以孝治爲先不分章第經傳適與初陽孫本氏及鴻所見皆符迨閱後語期五百年必有明王振起先聖遺經復明於世鴻考荊公執政罷黜此經至今適五百年矣正我

明孝治之會而隱士預卜其期若執左契非精於數學蓋仙家者流也故特撲其前後二序見大聖微言無終晦之理明王孝治成和睦之風古今貞卓之見亦自有曠世而同然者耳有志羽翼是經者共鑒諸　仁和朱鴻識

孝經集善序

孝經一也而有古今文之異者蓋遭秦火之後出於漢初顏芝之子貞者爲今文凡十八章而鄭玄爲之註至武帝時得於魯恭王所壞孔子屋壁者爲古文凡二十二章而孔安國爲之註後世諸儒各騁意見尊古文者則謂孔傳既出孔壁語其詳正無俟商確揆於鄭注雲泥致隔必行孔廢鄭於義爲允況鄭玄未嘗有註而依倣托之者乎尊今文者則謂劉向以顏芝本參校古文省除繁惑而定爲今文無有不善爲之傳者縱曰非玄所作而義旨實敷暢若夫古文并安國之註其亡已久世儒欲崇古學妄撰孔傳又僞爲閨門一章文句凡鄙不合經典將何所取徵哉二者之論雖莫之有定然皆並存於時各相傳授自唐玄宗注用今文於是今文盛行而古文幾至廢絕宋司馬溫公始專主古文撰爲指解上之且憫流俗信僞疑真諄諄見於言

辭之間以予觀之古今文之所異者特辭語微有不同稽其文義初無絕相遠者其所甚異唯閨門一章耳諸儒於經之大旨未見有所發揮而獨斷斷然致其紛紜若此抑亦末矣自伊洛之學興于朱子實起而繼之於是因衡山胡氏玉川汪氏之疑而就古文考定分為經傳云其衍文及不合經旨者千載是非遂定於一元室之初吳文正公出於臨川又以今文為正頗遵刊誤章目重加訂定而為之訓解其旨益明而無遺憾矣東廣孫君蕡讀而悅之因增以諸家所註名曰孝經集善而其大義則以朱子及吳公為之宗蕡通經而能文辭采擇既精而又發以己意其書當可傳誦故余為疏歷代所尚之異同序於篇端蕡字仲衍洪武壬寅鄉貢進士今為織染局使云

金華宋濂撰

孝經集說序

孝經有古文今文之異當秦燔書時河間顏芝藏其書漢初芝子貞出之河間獻王得而上諸朝長孫氏江翁后蒼翼奉張禹之徒皆名其學凡十八章所謂今文也武帝時魯恭王壞孔子宅得孝經與尚書於壁中以為秦時孔鮒所藏昭帝時魯國三老始以上獻孔安國為之傳凡二十二章所謂古文也劉向典校經籍實據顏本以比古文除其繁惑以十八章為定鄭衆馬融鄭玄皆為之註專從今文故古文不得列于學官而安國之本亡于梁隋開皇中王劭始訪得之以示河間劉炫炫遂分庶人章為二曾子敢問章為三又多閨門一章以足二十二章之數且序其得喪講于人間時議皆疑炫所自作而古文非復孔

氏之舊矣唐開元間詔諸儒集議劉知幾請行孔傳司馬貞力非之獨主鄭說玄宗自為之註用十八章為正先是自天子至庶人五章惟皇侃標其目冠于章首至是用諸儒議章始各有名如開宗明義等類為之疏者元行冲也至宋邢昺為正義訓詁益復加詳而當世大儒司馬温公范蜀公則皆尊信古文司馬公為古文指解謂始皇三十四年始燔書距漢興僅七年孔氏子孫豈容悉無知者必待恭王然後乃出蓋始藏之時去聖未遠其書最真與歷世踈遠轉相傳授者不侔且孝經與尚書同出孔壁世知尚書之真而疑孝經之異何也迨朱徽公為刊誤亦復多從古文以古文七章今文六章已前合而為經刪子曰看二引書者一引詩者四凡五十七字

以餘章為傳刪先王見教以下六十九字以順則逆以下九十字凡其章之次第文之異同皆用古文為據謂經一章者孔子統論天子諸侯卿大夫士庶人之孝蓋一時之言而後人妄分之其傳十四章則或者雜引傳記以釋經文者也而近時臨川吳氏復以謂隋時所謂古文與今文增減異同率不過一二字文勢曾不若今文之順以許慎說文所引桓譚新論所言考證皆不合決非漢世孔壁之古文爰因刊誤重以古文今文較其同異焉夫今文最先出自劉向鄭玄等以及唐世君臣皆知表章之其書固已通行古文出稍後而安國之傳既亡劉炫之本又以為非真至宋二三大儒始加尊信而其書已顯豈其顯晦各繫于時之好尚哉今行中書右丞公以

古文今文及刋誤三書雖皆行世而學者皆習而不察乃與儒者議彙次其先後且刪漢唐宋諸家訓註附于古文之下刻本以行于是孝經之為書本末具矣嗚呼孝者天之經地之義而百行之原也自天子達于庶人尊卑雖有等差至于為孝曷有間哉五經四子之言備矣而教孝必以孝經為先則以聖言雖衆而孝經者實總會之也是書大行其必人曾參而家閔損有關于世教甚重豈曰小補而已

義烏王偉撰

孝節錄敘

經曰事父孝故事天明事母孝故事地察又曰孝弟之至通于神明光于四海蓋孝者非有所增益於人寔人所固有與生俱生者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愛親之心豈外假哉根於天性而不可以須臾離也可離非孝也故聖人以孝治天下者由己以達之於人而人人皆所具足無待聖人而後增益於人也中庸之天命謂性率性謂道修道謂教大學之明明德以親民者莫加於此學者之造詣未得其要而徒曰誠曰敬曰良知良能終日以資談論膏文藝方巾褒衣昂昂然自謂我為聖為賢或終歲奔走於師門以講學而寘其父母於不顧吾不知其所講者何學所學者何道也及之於身若所謂孝之節目可以朝夕事親而舉行之者茫然不知其孰為先後是豈善學哉是豈可以謂之誠謂之敬謂之良知良能哉予得黃德良之孝節錄而讀之乃嘆曰此今日之為道學者所當先也位

天地育萬物之能事皆由是而精之耳故自天子至於庶人以修身為本修身必以格致誠正而所以格致誠正不過自愛親始蓋知愛親則知為善而不為惡而意自誠心自正矣天地萬物之位育雖由於喜怒哀樂之致中和而所以致中和者不過自孝弟而得之蓋人能孝弟則心和順和順則中和矣其通神明光四海者亦此耳德良之述此於廬墓之日皆其平昔身體力行於事親所得者故其立言深切痛至非若專事於文字言語者之可比也予謂是録發明孝經之旨使人易曉可以置之家塾鄉社中俾子弟少而習誦久而不忘則優游涵泳而得之矣其於世教夫豈少補哉

賜進士第奉政大夫南京尚寶司卿前左春坊

左庶子兼翰林院侍讀

經筵講官同脩

國史海陽盛端明撰

孝經敘録

孝經一篇十八章河間顏芝所藏芝子貞出之孝經古孔氏一篇二十二章孔氏壁中所藏魯三老獻之漢世傳孝經有長孫氏江氏后氏翼氏四家而古文絕無師授至劉向校定并除卒以十八章為定魏晉以後王肅韋昭謝萬徐整之徒注者無慮百家莫有言古文者蓋古文并于十八章而孔氏之別出者廢已久矣隋劉炫始自離析增衍以合二十二章之數著稽疑一篇當時遂以為孔傳復出而儒者固已譏然謂炫自作炫又偽造連山魯史等百卷則炫之書又可信哉故嘗以古文孝經與古文尚書俱自孔氏而廢與隱見於漢隋之際其迹畧同而其可疑一也晉穆帝永和十一年及文武大元元年再聚群臣共

論經義荀昶撰進孝經諸說以鄭氏為宗其後陸澄謂為非玄所注唐開元七年詔群臣集義史官劉子玄遂請行孔廢鄭夫子玄以為非鄭之註可矣因欲以廢經而用劉炫之古文豈不過哉當是時儒者盡非子玄天子卒自注定從十八章仍八分御札勒於石碑世謂之石臺孝經宋咸平中詔邢昺杜鎬等依以為講義而司馬溫公指解猶尊用古文其意詆今文為他國䟽遠之偽書蓋見新羅日本之別序而近忘京兆之石臺也元吳文正公始斥古文之偽因朱子刊誤多所更定今予一從石本獨其章名乃梁博士皇甫侃之所標非漢時之所傳故悉去之予又著其說曰大哉孝之道非聖人莫之知也昔孔子嘗不對或人之問禘矣其言明王之以孝治天下至于刑四海事天地言大而理約豈非極萬殊一本之義意其所以告曾子者如此哉雖然其書非孔氏之舊也宋元大儒固卓然獨見於千載之下以破諸儒之惑矣然其所去者是矣而所存者又未必純乎孔氏之舊也則莫若俱存之自秦火之後諸儒區區掇拾而文藝之全者尠矣非孔子復生莫之能復也今世所存如孝經家語大小戴之記要以為有聖人之微言故莫若俱存之而待學者之自擇也

崑山歸有光撰

孝經集義序

人之行莫大於孝君子之學莫先於孝蓋父母生之續莫大焉君親臨之厚莫重焉故人子至性無不知愛敬其親者此天經地義所以為民彝之大道德之所由生也但年既漸長因物以遷于是有悖德悖禮孝無終始者多矣況能以致遠耶茍因其所愛敬者而擴之則至性之內何所不有推之以事君事長通神明光四海無所不通信矣為至德要道君子所當先事焉者此孔氏孝經之書所由作也昔者夫子與群弟子論求仁者不一而足而於論語首篇直以孝弟為為仁之本孟子七篇所撰無非仁義要其實總歸于事親從兄大學以孝者所以事君為治國平天下之要中庸亦以為政在於修身而歸之親親為大由是而觀則知四書固道德之蘊奧若孝經一書又所以立其本而養正焉者也英自童而習之既長而益繹其義見其理愽而條分言近而旨遠脈之靡敢失焉然攷其中似猶有增加離析及多參差之語不可以思寂後有得於朱文公先生刊誤一書為之分經分傳及上下諸家傳註互有發明于是始知先儒讀書之精先有得我心於數十百載之上者輙不自量敬將先儒諸說之已成者蒐而輯之其大綱一宗文公刊誤及余氏本再敘章次為定內之細繹則取諸家傳註畧為檃括名之曰集義藏之家塾以訓子弟然于每念之往昔事二先親日能盡其歡愛勉加祗慎則推之今日所以接人與物者往往亦由此出而嚴威儼恪一有未除則病根亦種種著見此其一源千派不可誣者今欲即吾所能以達吾之所未能而親已不在矣嗚呼痛哉後之為子弟者其尚體予之意以讀是經則知孝為百行之本而竭力於因嚴

致敬因親致愛二者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于以盡天經地義之懿篤始終之義以安其親則一孝既立百行自開庶有以行仁義施于政而達諸天下豈徒爲口耳之習也夫

隆慶二年春三月朔旦新安余時英序

孝經集義後序

予童子時初入家塾先君授以孝經一帙俾塾師授之章句而口誦之時漫不知省也及長稍知問學取而心惟之始悟是書關涉世教與大學相表裏然大學自二程表章之後朱子爲之註釋今與諸書並列於學宮不知此書何以獨缺如也蓋嘗沉潛反覆而竊疑之夫聖人吐辭爲經立言爲訓無技辭無蔓說今詳經文首統論孝之終始中分論孝之散殊而總結之於末文勢脉絡與大學同固無俟於旁引曲證也而乃參之以詩書之文析之爲間斷之語遂使聖言潔淨精微之全體不獲見於後世乃若傳文則其語尤多可疑如所釋至德要道嚴父配天之類甚非聖經之本旨擬之大學十傳其醇疵疎密又何其天淵懸隔也豈秦火之後漢儒掇拾煨燼而傅會以成之者與久懷此疑又恐其無從考証而不免於妄言之罪也及讀中秘書偶

得朱子孝經刊誤一編不覺躍然曰此足以破千古之疑而孔曾當時問荅之蘊昭昭乎若發矇矣甚哉朱子之有功於孔門也然竊聞朱子於刊誤之外更欲掇取他書别爲外傳以發此經之旨而乃竟不果焉使至今讀者不能無一簣之歎予近舉以質諸謝君文谷文谷即出見田公乃翁寒塘先生所著集義示予曰此不足爲孝經外傳耶予受而讀之宏綱大要一以刊誤爲宗間出已見爲之更定大義以附于其後中間註釋則取諸家傳註而折衷之亦如諸書之集註然乃知朱子之所未及爲者先生固已爲之真可謂上繼其志而庶幾於外傳之作者矣然則朱子固有功於孔門而先生不有功於朱子哉鏜不敏童而習之至白首而其疑始釋又得藉是以自逭於妄言之罪也詎非先生之功哉然先生之自敘也戚然有感于親之不在鏜之情與先生無以異者故因文谷之授簡也

特詳著其説于後而因重有感焉乃若先生生平允蹈之實與我侯今日錫類之化則毛徐二公前後敘之詳矣兹不復贅云

賜進士第中順大夫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前翰林院庶吉士河南道監察御史奉

勑提督南直隷學政江山趙鏜撰

父母生之續莫大焉衍義

仁孝一道也仁者人也人得天地生生之理為心即為仁此仁在天地全是一箇生生未有天地此生生之理涵于太始既有天地此生生之理繼續不窮自開闢而来至于今只是一箇生生不絕少有斷續便不生生天地之仁或幾乎息矣父母初生時這天地之仁全畀在吾身上天地生生之理從予繼續得来不有父母生我我從何處繼續得天地之仁来是天地之仁繼續于吾身吾身之仁繼續于吾心繼續不斷愛敬父母斯為孝緣父母生我時為我繼續得天地生生之理在今此生生之理繼續于父母為孝則孝者所以繼續此天地之仁也繼續此天地之仁全憑父母當初生得此身来故曰續莫大焉此生生之仁繼續得来即為明德即為至禮是充續于親也移此孝事君則明德至禮隨在形見是充續于君也苟不愛親而愛他人則愛心斷續明德斯悖矣不敬其親而敬他人則敬心斷續至禮斯悖矣蓋此愛敬即天地之仁原是父母為我續得天地来的原是斷續不得的一或間斷不接續此心便與父母不相續如何向事君上繼續得去是故君子言思可道行思可樂德義可尊作事可法容止可觀進退可度以臨其民無非繼續此天地生生之仁也無非孝也無非仁也不爾是父母於天地為我續得来我却不能將父母為我所續的續將去是自斵其生理也哀哉故凡人思所為孝當知此續知此續原於所生則知既生不可無此續是續也前乎千萬世之既往後乎千萬世之將来相續不窮則此孝之在人心誠相續而無間可息者也自吾身續之父母自父母為我續之天地自天地續之無始之初夫既續之於無始當必續之於無終故曰孝無終始嗟嗟續之為義大矣哉傳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其庶乎文王純亦不已純孝之謂也續莫大焉者也

萬曆辛卯六月辛丑新安吳從周撰

孝經別傳

夫天地人物大父母也人生天地稱萬物靈則其父母全而生之也仁者人也故人仁同天地之種也父母生我此身為仁同天地之種吾忍不念父母生身之本忘承順之恩而昧克肖之義與天地不相似矣不可為人不可為子何者為其不仁也不仁不可以為孝也故孝子之道大人君子仁配天地之道也天子諸侯得此道以稱君公卿大夫士得此道以稱子故合之謂君子君子之謂大人有大人之道居大人之位此大人君子也純則聖及則賢世衰道廢賢聖愚不肖倒置無大人之道居大人之位不足為大人君子無大人之位有大人之道不失為大人君子非大人君子為不肖子不肖子迺不孝大人君子為肖子肖子迺孝自有天地而有父母以來以至於今居大人之位行大人之道立大人之身若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之作君風后力牧皋夔稷契伊傅周召之作臣皆不過為肖子則已矣傳至孔子雖嘗試為大人而終不得安其位以竟大人君子之施視其門人炫才博辨如游賜之徒皆日月一至不能躬行唯顏子聰明沉潛藏於如愚凡終日與言皆勤於退省獨契博約善發其蘊孔子知其用行舍藏可與共也問仁而及天下歸仁問為邦而談帝王法戒蓋全以大人君子克肖克孝之道授之矣顏淵不幸不存其次唯曾子聰明弘毅藏於朴魯凡教語所傳皆勤于日省獨唯一貫善發其蘊孔子知其任重道遠可與託也故語之以孝皆明王孝治天下君臣上下一德之事蓋非世俗所謂奉養之末也迺仁同天地務其本根一言不忘父母一行不忘父母父母全生子全歸不辱其身不羞其親自生事而葬而祭而行父母之遺體合孝悌禮樂而一之可以家可以國可以天下本諸身孚諸親及諸祖推諸君加諸民考諸先王建諸天地達諸後世質諸鬼神素位而行成親之善補親之愆終子之身

無止息焉大行道猶六合不為加窮居行修一身不為損故曰仁者仁此者也禮者履此者也義者宜此者也信者信此者也強者強此者也樂自順此生刑自反此作故曰夫孝置之塞天地溥之横四海施之後世無朝夕此孝經之義也立其仁配天地之身是已曾子得之闡為大學蓋大人君子之學明明德于天下不過舉至德要道以順天下耳故孔子之傳曾子獨得其宗守身事親若曾子者可也舜之大孝武王周公之達孝曾子臨深履薄戰兢之孝易地皆然孔子之時也夫孔子之時也夫

餘姚後學李槃謹撰

孝經湮廢五百年餘故先賢論議雖蒐搜而弗獲多見天下道德高賢有志羽翼是經闡明微與者或論說或解疏宜載此集中共明大義并詔來世鴻引領顒望

孝經後序

聖人所以通神明之德者惟孝乎亘五際總五經含五常孕育三才而靈然獨存者也其結字也子戴老老馮子鴻濛以降年莫老於太極而兩儀為之伯長經曰事天事地是大易稱父稱母之文而推原性真開闡經義則又太極生生之大指矣仲尼既成春秋年踰七十始收衮鉞爰受王圖呼弟子以開宗揭周公而示行配天雖大契性猶難必若大學之修身中庸之誠身七篇之守身然後見道體之大全而紹性宗之正脉也學絶既久心畫日湮慈湖楊子首倡學即孝字之說不足發曚而瞶瞶良知東越標其獨見於是子漸之孝遂名朱氏之學矣子漸由孩提以至耄耋由始生飯食以至賓飲於鄉無須臾離孝亦無

終食離經大索古今遠蒐疏解爰張百家之羽翼橫絕四海而家喻戶曉不啻王漸之沿門誦義尹公之散及鄉人也書凡四種曰經書孝語曰家塾孝經曰曾子孝實曰古文直解并古疏為五帙挾之大槐從

皇祖敎鐸而趨與道人日狥於路温中丞壯其志表其間分其衷三以應三才以象九疇之三揲使妙應無方出家塾通序室質諸六宇而無疑斯盛心哉乃子漸猶恐身附文公疑於兩朱子者夫從孝之朔豈惟無兩朱子將孔曾天地尚非兩人遡身之初無論身附朱子即孔曾天地尚非兩身而子漸何慮其僭耶三才不一不能盡其才三極不一不能用其極神明本通安所取疏鑿之力而始通乎當是時東越俎豆孔庭國學剞劂正義西清東壁咸列是經豈其必家塾而

聖天子陳之

經筵從容留覽正子漸質成之會豈其必疑之質孝且達矣雖然熙尤欲以國人之儆儆子漸也太極遺體是曰吾身守之則名希孟子誠之則名希子思修之則名希曾子立之則名希孔子尚思拹名哉四子一身也守即誠也誠即修也修即立也名即實也實即孝也孝即學也齋戒以神明其德在子漸之益致其知益力其學也

萬曆丙戌冬日錢唐後學虞淳熙稽首拜書

經書孝語叙

竊惟道原於天孝根於性其論尚已然聖賢斯人楷範經書斯世法程後之學者求道弗遵聖賢則真體湍致孝弗究經書則貽鑒弛其喪天戕性也甚矣學奚取焉惟余朱友子漸氏賦質純秉性孝幼綜文藝長篤彝倫每於明窓淨几繙閱經書凡涉奉親繁子道者靡不殫思或著簡篇或銘座右沉潛玩味務砥躬行至孝經大義尤劇精研探百家訂今古别諸儒異同輯孔曾舊本究爾洙泗親相授受也集成録遺家塾一旦惜然謂余曰孝經固經書本源余所輯孝語謂非孝經流派耶何嫌斷簡片詞取發覿冢焉耳余韙之肆為校正是故觀孝于易閑四聖精意觀孝于詩德二南化原觀孝于書親睦者必録觀孝于禮愛敬者必集觀孝于春秋悖逆者必懲觀孝于論孟聖賢教詔之旨詳觀孝于學庸帝王繼述之義晰雖豹窺一斑而全文寓嘗鼎一臠而至味存所以鼓芳風挽頹俗廸良心距詖行者纚纚可誦卓哉後學筌蹄也裨益世教寧淺鮮耶余不佞竊喜子漸善廣孝也敬為叙諸簡端

萬曆乙酉冬仲上澣仁和沈詔撰

五經孝語

仁和朱鴻集
仁和錢文昇閱
仁和傅鉞訂
德清馬三綱校
仁和後學屠天衢叅考

易經

家人卦

家人者一家之人也

彖曰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

父母至親愛莫大焉人君至尊嚴莫大焉今父母而曰嚴君則合敬與愛無所不極其至矣一家之人孰敢不違其法令爾然而恪守之也然則為人子者焉可不寅畏以事其父母矣乎

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

父子兄弟夫婦既各盡其道則男正於外女正於內而一家無不順矣一家順則民用和睦上下無怨天下有不定者乎

蠱卦

蠱者壞極而有事也

初六幹父之蠱有子考无咎厲終吉

此言人子幹蠱之孝也幹如木之幹枝葉之所附而立者也蠱者前人已壞之緒子能幹之則飭治而振起矣初六蠱未深而事易濟故其占為有子則能治蠱而考得无咎然亦危夫知危而能戒則終吉也

象曰幹父之蠱意承考也

不承父事而承其意此善繼其志者也

九二幹母之蠱不可貞

九二剛中上應六五子幹母蠱而得中之象以剛承柔而治其壞故又戒以不可堅貞言當巽以入之也豈非人子巽順事母之孝乎

象曰幹母之蠱得中道也

六五幹父之蠱用譽

六五柔中居尊而九二承之以德人子以此幹父之蠱可致聞譽也

象曰幹父之蠱承以德也

六五能幹父之蠱而得聞譽者由其得大臣之力而盡忠以事君太甲成王是也此以上皆幹蠱之孝在家則以子言在國則以臣言皆繼志之孝一也

萃卦

萃者萬物萃聚之義也

象曰王假有廟致孝享也

假更白反萃渙解同

廟所以聚祖考之精神王者必能聚己之精神然後可以竭誠敬萃品物而致孝享于祖考也奉先之孝有不極其至者乎

渙卦

渙者離披解散之象也

渙亨王假有廟

渙散也為卦上坎上巽風行水上離披解散之象王者以祖考之精神既散當至于廟以聚之則知所先務而神人有所依矣來先之孝孰有切于此者乎

彖假有廟有廟王乃在中也

中謂廟中祖考既逝其精神已散于孫欲後聚之似亦難矣殊不知子孫者祖考之所生也王者位渙散之時精誠致于宗廟之中則祖考之精神雖散而復聚也所謂宗廟致歆鬼神若天不其然乎

象曰風行水上渙先王以享于帝立廟

享帝立廟皆所以合其散也鴻以家人卦生前敬事之孝也盡卦死後於盡之孝也萃卦萬物萃聚而王者致孝享于其先也渙卦祖考之精神既散而王者在廟中以聚之也生死聚散無往而不致其孝聖人之言淵哉

書經

山陰後學夏大綱參考

堯典

曰若稽古帝堯曰放勳克明俊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放上聲於音烏

放勳者功大而無所不至也史記言堯明其德自身而家而國而天下所謂放勳也九族高祖至玄孫之親舉近以該遠五服異姓之親亦在中鴻謂之克之俊德以蕩蕩難名不言孝而孝在其中九族既睦孝治之始也曰昭明曰時雍所謂德教加于百姓刑于四海皆自明其德而相忘于孝矣然則堯之孝又焉得而名之孟子所謂堯舜之道孝弟而已者正此謂也

岳曰瞽子父頑母嚚象傲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嚚魚巾反

此四岳薦舜之孝足以當帝堯之禪也瞽舜父也心不則德義為頑母舜繼母也口不道忠信為嚚象舜異母弟也驕慢陵虐為傲舜不幸遭人倫之變而能和以孝負罪引慝不藏怒宿怨使之進進以善自治而不至于大為姦惡則信能和之矣或云舜進自治未當正彼之姦若胥胥正彼之姦則不可謂和而難以致底豫怛怩之感矣

大禹謨

帝初于歷山往于田日號泣于旻天于父母負罪引慝祗載見瞽瞍夔夔齊慄瞽

此益述帝舜之事以贊禹也言舜耕于歷山之時以不獲順于父母之故而日號呼于旻天于其父母益怨慕之深也且自負其罪自引其慝敬其于職之事以見瞽瞍而敬畏小心盡于事親之道故誠孝感格難瞽瞍頑愚且信而順之矣鴻兩觀典謨之語大舜能信于頑父嚚母化其傲弟如此格天之孝萬世不可尚矣

益稷

無若丹朱傲惟慢遊是好傲虐是作罔晝夜頟頟罔水行舟朋淫于家用殄厥世予創若時娶

予塗山辛壬癸甲啓呱呱而泣予弗子惟荒度土功頟鄂格反呱音孤此禹戒舜之辭也丹朱背君父之教傲莫甚焉很惡之源也不但好慢遊且作傲虐視夜為晝視陸為水視小人之朋為君子皆傲之為也頟頟不休息貌殄厥世謂堯以天下與舜紀其世守之業也創懲時是也禹娶塗山氏之女甫及四日即往治水又過其門而啓呱呱泣亦弗子惟以大相度治水之功也鴻謂以堯為父而有朱傲而殄世不孝之大也以鯀為父而有禹孜孜立功孝之大也內傷鯀績之弗成外創共朱之殄世八年之間荒度土功日不暇給何暇及妻子之私哉史稱禹傷鯀之亡焦勞胼胝胡氏為禹立功本于孝具見之矣

伊訓

立愛惟親立敬惟長始于家邦終于四海伊尹于太甲嗣位之初欲其思慕成湯而從事于孝弟也立植也愛親敬長人心所同非必人人教詔之但立諸我而形諸人也始于家達于邦終達之天下所謂立而形之者如此後太甲桐宮居憂朝夕哀思而克終允德非孝而何後篇言奉先思孝接下思恭亦愛敬之事

先王肇脩人紀此伊尹舉湯之成德以訓太甲也人紀三綱五常綱常之理未嘗泯臧桀廢棄之而湯始脩復之也湯之致意于孝也何如哉

說命

王宅憂亮陰三祀既免喪其惟弗言亮龍張反陰烏含反亮陰居喪之所君薨聽于冢宰居憂不言理之常也高宗喪父小乙免喪弗言者一則餘哀未忘猶病親之深而不忍言一則任大責重又恐其墜親之業而不敢言也至哉孝子

武成

太王肇基王迹王季其勤王家我文考文王克成厥勳誕膺天命以撫方夏大邦畏其力小邦懷其德惟九年大統未集予子子其承厥志此武王誓誥伐之辭也王者之述在安民太王基之王季勤之文考受天命為方伯已克成之夫指九年未集者特未克安天下之志也故曰予承厥志鴻按大王武王皆善繼善述之大者

微子之命

爾惟踐脩厥猷舊有令聞恪慎克孝肅恭神人予嘉乃德曰篤不忘此武王因微子之賢象成湯故封于宋而命之也微子踐履脩舉成湯之道舊有善舉令商亡之時社國存宗祀是有克孝之純心見之為爾孝之貴事雖當國家論喪之日猶不忍忘其祖而孝可知矣抱祭器歸周亦其一也此武王之所以深嘉之也

康誥

王曰封元惡大憝矧惟不孝不友子弗祗服厥父事大傷厥考心于父不能字厥子乃疾厥子于弟弗念天顯乃弗克恭厥兄兄亦不念鞠子哀大不友于弟惟弔茲不于我政人得罪天惟與我民彝大泯亂曰乃其速由文王作罰刑茲無赦

憝徒對反弔音的

封康叔名武王告康叔謂殺人之盜固爲元惡而大可惡矣況子不孝而致父不慈弟不悌而致兄不友尤爲可惡倘不加之重辟則天與之民彝絕矣速由文王作罰而勿赦之政人之責也此亦見武王之于康叔欲其起孝起敬也

酒誥

妹土嗣爾股肱純其藝黍稷奔走事厥考厥長肇牽車牛遠服賈用孝養厥父母厥父母慶自洗腆致用酒

長上聲賈音古養去聲洗蘇典反腆他典反

武王以孝教妹土之民使康叔明之也妹衛地嗣續純大藝治洗深腆厚也戒農戒賈竭力以孝養其親親悅而用酒則天倫至樂也因俗牖民之意微矣

蔡仲之命

爾尚蓋前人之愆惟忠惟孝

此周公傳成王之命以諭蔡仲也蔡叔之與殷叛是不忠不孝之人也今仲欲蓋前人之愆惟在于忠孝而已易云幹父之蠱此之謂也

君陳

王若曰君陳惟爾令德孝恭惟孝友于兄弟克施有政命汝尹茲東郊敬哉

此成王策命君陳之詞舉孝恭而言指其德之實也君陳臣名言爾君陳有令德事親孝事上恭惟其孝友于家是以能施政于邦而教養之政兼舉耳敬哉者欲其無失孝恭之德以師保東郊意亦切矣

詩經

仁和後學陳曹參考

國風

陟彼岵音戶兮瞻望父兮父曰嗟予子行役夙夜無已上慎旃哉猶來無止

賦也山無草木曰岵旃哉謂慎之也止謂止于彼而不來也

陟彼屺音起兮瞻望母兮母曰嗟予季行役夙夜無寐上慎旃哉猶來無棄

賦也山有草木曰屺季少子也棄謂棄此而不來也

陟彼岡兮瞻望兄兮兄曰嗟予弟行役夙夜必偕上慎旃哉猶來無死

賦也山脊曰岡必偕同作同止也○陟岵一篇三章乃孝子行役不忘其親而作大既登

山以望其父母而又望其兄則念親之情無不至既想其念己而又想其視己則識親之心無不周即其心父母之心可以觀孝即其心兄之心可以觀弟讀此詩知孝弟之最隆也

肅肅鴇羽集于苞栩音許王事靡盬不能執稷黍父母何怙悠悠蒼天曷其有所

比也鴇鳥名靡盬不攻緻也

肅肅鴇行音杭集于苞桑王事靡盬不能執稻粱父母何嘗悠悠蒼天曷其有常

比也行列也稻米也粱粟也嘗食也常復其常也○鴇羽一篇二章乃孝子從征不得歸

養而作大人窮則反本困極則籲天民從征役不得養其父母至呼天而訴之其情亦戚夫故可以觀孝

凱風自南吹彼棘心棘心夭夭母氏劬勞

比也南風謂之凱風長養萬物者也棘小木而心又其稚弱未成者也夭夭少好貌劬勞病苦也

凱風自南吹彼棘薪母氏聖善我無令人

興也聖叡也令善也棘可以為薪則成矣然非美材故以興子之壯大而無善也

爰有寒泉在浚之下有子七人母氏勞苦

興也寒泉在浚之下猶能有所滋益于浚以興有子七人反不能事母而使母勞苦也

睍與演同睆與筦同黃鳥載好其音有子七人莫慰母心

興也睍睆清和圓轉之意言黃鳥猶能好其音以悅人以興有子七人獨不能慰悅母心也○凱風一篇四章衛之七子所作也母以淫風流行不能自守而七子痛自刻責但以不能事母為詞蓋欲以誠意感動母心微婉幾諫不顯其親之惡真可謂孝子矣

小雅

宛彼鳴鳩翰飛戾天我心憂傷念昔先人明發不寐有懷二人

興也宛小貌鳴鳩班鳩也明發將旦光明開發也二人父母也

題彼脊令音零載飛載鳴我日斯邁而月斯征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

興也而汝也忝辱也○此小是首章與第三章大夫遭時之亂而兄弟相戒以免禍因念及于父母也夫當亂離之世變故之衝而兄弟相戒惟以有懷二人不辱父母為言所謂不失其身而能事其親者殆若人歟故曰孝子

維桑與梓必恭敬止靡瞻匪父靡依匪母不屬于毛不離于裏天之生我我辰安在

興也言桑梓父母所植且加恭敬況父母至尊至親宜莫不瞻依也今父母之不我愛豈我不屬于父母之毛乎豈我不離于父母之裏乎無所歸咎故推之于天曰豈我所生之

時不善哉何不祥至是也）此小弁第三章幽王太子宜臼所作也按幽王娶于申生太子宜臼後得褒姒嬖之生伯服信其讒遂黜申后逐宜臼而宜臼作此以自怨也夫幽王廢申后則夫婦之倫乖易太子則父子之倫戮嬖褒姒寵伯服則嫡庶之分紊天理民彝無復存矣是詩之作惟自道其哀痛迫切之情而深有望其君父悔悟之意怨而不怒其真可謂之孝子哉

蓼音六蓼者莪匪莪伊蒿哀哀父母生我劬勞

比也蓼蓼長大貌莪美菜也蒿賤草也以比父母生我以為美材可賴終養而今不得其養以死也乃言父母生我劬勞重自哀傷之

蓼蓼者莪匪莪伊蔚音尉哀哀父母生我勞瘁

比也蔚亦非美材同上章意

缾之罄矣維罍之恥鮮上聲民之生不如死之久矣無父何怙無母何恃出則銜恤入則靡至

比也言缾資于罍罍資于缾猶父母與子相依為命也故缾罄乃罍之恥猶父母不得其養乃子之責所以窮獨之民生不如死也蓋無父則無所怙無母則無所恃是以出則銜恤入則如窮人無所歸也

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拊音撫我畜音旭我長上聲我育我顧我復我出入腹我欲報之德昊天罔極

賦也言父母之恩如此欲報之以德而其恩之大如天無窮不知所以為報也

南山烈烈飄風發發民莫不穀我獨何害

興也烈烈高大貌發發疾貌言南山烈烈則飄風發發以興民莫不善而我獨遭此苦害也

南山律律飄風弗弗民莫不穀我獨不卒

興也卒終也言不得終養也、蓼莪一篇六章乃孝子行役父母無人侍養或饑寒疾病以死非若他詩思念于尚存之日者比也蓋父母既没雖欲為養亦無從矣終天之恨將何以為情哉然惟哀痛其親而于君上暴不敢置怨亦可謂忠厚之至矣晉王裒以父死非罪每讀詩至哀哀父母生我劬勞未嘗不三復流涕受業者為之廢此詩之感人如此

陟彼北山言采其杞偕偕士子朝夕從事王事靡盬憂我父母

賦也偕偕強壯貌士子詩人自謂也）此北山首章大夫行役而作夫忠孝不能兩全欲忠于事君則必不能孝以事親既劬勞于外則必王扶養于內益以王事不可不勤而不能承歡膝下以供人子之職不惟已之思親不置而親之念我亦未嘗忘也其所謂憂我父母者以此詳味其語孝子其孰能為是言乎

大雅

成王之孚下土之式永言配命孝思維則

賦也式則皆法也言武王能成王者之信于天下而為四方之法者以其長言孝思而不忘是以其孝可為法耳若有將而忘之則其孝亦偽耳何足法哉

媚茲一人應侯順德永言孝思昭哉嗣服

賦也媚愛也一人謂武王也言天下之人皆愛戴武王以為君而所以應之者惟以順德是武王能長言孝思而昭哉其嗣先王之事也○此下武第三章四章美武王纘太王王季文王之緒而有天下也夫武王以一身而纘三后之緒居鎬京而對在天之靈其曰下土之式者德教加于百姓也其曰應侯順德者德教刑于四海也是能體先王孝治天下之心而天下之孝莫非武王之孝矣謂之達孝其信然乎

築城伊淢（音洫）作豐伊匹匪棘其欲遹追來孝王后烝哉

賦也言文王營豐邑之城因舊溝為限而築之其作邑居亦稱其城而不侈大皆非急成己之欲也特追先人安民之志而來致其孝耳○此文王有聲第三章美文王遷豐以安民也夫先王志在安民斯民一日未安文王一日之孝未盡也茲惟豐邑一遷則天下之民舉安而體述之道盡矣非仁孝之至者能之乎此文王之孝也

威儀孔時君子有孝子孝子不匱永錫爾類

賦也孝子主人之嗣子也○此既醉第五章言君子既孝而嗣子又孝其孝可謂源源不竭矣然則是孝也殆周家之所世守者歟

周頌

於（音烏）穆清廟肅雝顯相（去聲）濟濟（上聲）多士秉文之德對越在天駿奔走在廟不顯不承無射（音亦）於人斯

賦也○此周公既成洛邑而朝諸侯因率之以祀文王之樂歌夫洛邑既成而即朝諸侯以新號令所以教天下之忠也朝會既行而即率諸侯以供俎豆所以教天下之孝也周公制禮而首以忠孝治天下成周有道之長皆原于此此可以見周公之孝矣

有來雝雝至止肅肅相維辟（音璧）公天子穆穆

賦也此武王之祭文王之詩言諸侯之來皆和且敬以助我之祭事而天子有穆穆之容也

於（音烏）薦廣牡相予肆祀假哉皇考綏予孝子

於歎詞言此和敬之諸侯薦大牡以助我之祭事而大哉文王庶其享之以安我孝子之心也○夫天子有事于宗廟則萬國諸侯各以其職來祭令武王合萬國之懽心以事其先王此天子之大孝也然登歌之際惓惓以文王之道德昌後為言其真所謂永言孝思者哉

思文后稷克配彼天立我烝民莫匪爾極貽我來牟帝命率育無此疆爾界陳常于時夏

賦也○此周人尊后稷以配天故郊祀而頌之也夫曰立我烝民見其為生民立命也曰帝命率育見其為天地立心也曰無此疆爾界陳常于時夏見其纘神禹治水之緒而開玄王敷教之端也其德如此真可以配天矣南郊之祭夫誰曰不宜

我將我享維羊維牛維天其右之

賦也此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之樂歌言奉其牛羊以享上帝天庶其降而在此牛

羊之右于蓋不敢必也

儀式刑文王之典日靖四方伊嘏（音假）文王既右享之

儀式刑皆法也嘏錫福也言我儀式刑文王之典以靖天下則此錫福之文王既降而在此牛羊之右以享我祭若有以見其必然也

我其夙夜畏天之威于時保之

又言天與文王既皆右享我矣則我其敢不夙夜畏天之威以保天與文王所以降鑒之意乎此敬天法祖王者之大孝也○合觀思文我將此二詩則知天即帝也郊而曰天所以尊之也故以后稷配帝也于郊亦以尊稷也明堂而以帝所以親之也故以文王配焉配文王于明堂亦曰親文王也尊尊而親親周道備矣非武王周公之至孝何以能此

閔予小子遭家不造嬛嬛（音煢）在疚於（音烏）乎皇考永世克孝

賦也成王免喪始朝于先王之廟而作此詩自言小子無所依怙惟思皇考武王而因歎武王之終身能孝也

念茲皇祖陟降庭止維予小子夙夜敬止

皇祖文王也承上文言武王之孝思念文王常若見其陟降于庭也予小子惟法皇考之敬而已

於乎皇王繼序思不忘

皇王兼指文武也承上文言我之所以夙夜敬止者蓋以皇祖之業傳之皇考皇考之業傳之小子正惟思繼此序而不忘耳○夫敬者帝王相傳之心法也成王紹文武之治統而能以一敬守之可謂善繼善述矣何孝如之

商頌

猗與那與置我鞉鼓奏鼓簡簡衎我烈祖

賦也猗歎詞那多也置陳也簡簡和大也衎樂也烈祖湯也

湯孫奏假綏我思成鞉鼓淵淵嘒嘒管聲既和且平依我磬聲於（音烏）赫湯孫穆穆厥聲

湯孫主祭之時王也假奏樂以格于祖考也綏安也思成謂神明來格也磬玉磬也穆穆美也

庸鼓有斁萬舞有奕我有嘉客亦不夷懌

庸鐘也斁盛也奕有序也蓋九獻之後鐘鼓交作萬舞畢陳而祀事終矣嘉客先代之後夷悅也

自古在昔先民有作溫恭朝夕執事有恪

恪敬也言恭敬之道古人所傳不可忘也

顧予烝嘗湯孫之將

將奉也言湯其顧我烝嘗乎哉此湯孫之所奉者也〻此那詩一篇四章乃祀成湯之樂、夫商人尚禮以祭為重商人尚聲以樂為重今觀是詩非音樂之盛不敢以祭非侍恭

之遠不敢以祭非統系之正不敢以祭此天子之大孝也

商邑翼翼四方之極赫赫厥聲濯濯厥靈壽考且寧以保我後生

賦也商邑王都也翼翼整敕也赫赫顯盛也濯濯光明也

陟彼景山松柏丸丸是斷是遷方斲（音卓）是虔松桷（音角）有梴旅楹有閑寢成孔安

賦也景山商所都也丸丸直也遷徙也方正也虔截也梴長也旅衆也閑大也寢廟中之寢也安安也高宗之神也○此殷武末二章商人祀高宗之樂蓋高宗之中興也平荊楚咸商中國興衰撥亂有百世不遷之功故商人推本其中興之盛特為百世不遷之廟以祀之

亦報德報功之無盡也此可以觀天子之大孝矣

春秋　海寧後學董啓予參考

隱公

夏五月鄭伯克段于鄢（音偃）　元年

左傳鄭莊公以弟叔段故置其母姜氏於城潁曰不及黃泉無相見也既而悔之潁考叔為潁谷封人有獻於公公賜之食食舍肉問之曰小人有母皆嘗小人之食矣未嘗君之羹請以遺之公曰爾有母遺繄我獨無考叔問曰敢問何謂公語之故對曰君何患焉若闕地及泉隧而相見其誰曰不然公從之遂為母子如初君子曰潁考叔純孝也愛其母施及莊公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其是之謂乎

予按經曰先王有至德要道以順天下民用和睦上下無怨鄭莊公始猜怨於母弟已而雖有悔心之萌若非考叔啓之安能復其天性之故哉

桓公

三月葬衛宣公　十有三年

胡傳衛宣未葬朔乃即戎已為失德又不稱子以吉服從金革之事其為惡大矣

僖公

晉殺其世子申生　五年

左傳晉侯使太子申生伐東山落皐氏里克諫曰太子奉宗祀朝夕視君膳者也故曰冢子帥師誓軍非太子事也公曰寡人有子未知其誰立焉不對而出見太子太子曰吾其廢乎對曰子懼不孝無懼弗得立脩己而不責人則免於難公衣之偏衣佩之金玦太子

遂帥師梁餘子養曰帥師者受命於廟受脤於社有常服焉不獲而龐命可知也死而不孝不如逃之罕夷曰君有心矣先丹木曰是服也狂夫阻之不如違之羊舌大夫曰違命不孝棄事不忠子其死之狐突諫曰不可公有內讒亂本成矣立可必乎孝以安民子其圖之後果及難○胡氏曰申生進不能自明退不能遠難愛父以姑息讒人得志幾至忘國先儒以為大仁之賊也而目晉侯斥殺專罪獻公也

文公

丁丑作僖公主　二年

胡傳僖公薨至是十有五月然後作主慢而不敬甚矣予按經曰父母沒為之宗廟以鬼饗之春秋祭祀以時思之魯文薨於作主則廟未之立可知矣廟未之立而神將焉依乎神無所依而時思之情又何寄乎是則不孝之大者

齊人歸公孫敖之喪　十有五年

胡傳公孫敖慶父之後行又醜矣出奔他國其卒與喪歸皆書于策者許翰以為文伯惠叔之哀誠無已也魯史記之仲尼弗削者以敖著教也易曰有子考無咎周公命蔡仲曰爾尚蓋前人之愆予按經曰愛敬盡於事親而德教加於百姓刑於四海文惠二子不過自盡子職之常而民之秉彝有同好焉則近可以加百姓遠可以刑四海矣聖人寧弗與乎故備錄以為子補父過者法

宣公

秦人伐晉

左傳魏顆敗秦師于輔氏獲杜回秦之力人也初魏武子有嬖妾無子武子疾命顆曰必嫁是疾病則曰必以為殉及卒顆嫁之曰疾病則亂吾從其治也及輔氏之役顆見老人結草以亢杜回杜回躓而顛故獲之夜夢之曰余而所嫁婦人之父也爾用先人之治命余是以報

歸父還自晉至笙遂奔齊　十有八年

胡傳仲尼稱孟莊子之孝其不改父之臣與父之政是難能也又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

可謂孝矣夫仁人孝子于其父之臣非有大不可如晉悼公于夷羊五之屬必從始終進退之禮而不遽也歸父以君命出使未還而君薨在聘禮有執圭復命于殯之文升自西階子臣皆哭情亦戚矣今宣公猶未殯而東門氏逐忍乎哉○穀梁子曰捐殯而奔其父之使者是亦奔父也得經意矣

襄公

己卯仲孫速卒

左傳季武子無適子公彌長而愛悼子而訪中豐又訪臧紇召悼子降送之大夫皆起及旅而召公鉏使與之齒季孫失色季氏以公鉏為西馬正愠而不出閔子馬見之曰禍福無門惟人所召為人子者患不孝不患無所若能孝敬富倍季氏可也公鉏從之敬共朝夕季孫喜又出為公左宰由是公鉏富孔予按經曰制節謹度滿而不溢高而不危所以長守富貴鉏能敬其父命恪居官次故得父之懽心刑於家者安得不保其富貴乎

昭公

九月己亥葬我小君齊歸　十一年

左傳葬齊歸公不戚晉士之送葬歸以語史趙史趙曰歸姓也不思親祖不歸也叔向曰魯公室其卑乎君有大喪國不廢蒐國不恤喪不忌君也君無戚容不顧親也能無卑乎殆其失國予按經曰孝子之喪親也哭不偯禮無容言不文昭胥失之人心亡矣而况孝乎宜其淪胥於亡客死乾侯

夏五月戊辰許世子止弒其君買　十九年

左傳許悼公瘧戊辰飲世子藥卒夫子書曰弒其君者止不嘗藥也禮君有疾飲藥臣先嘗之父有疾飲藥子先嘗之蓋言慎也止不擇醫而輕用其藥藥不先嘗而慢進於君是有忽君父之心而不慎矣故矢言我與乎弒者不立乎其位哭泣歠飦粥嗌不容粒未踰年而卒是誠無死父之心而聖人書其弒者堅冰之漸也訓亦嚴矣予按經曰孝子之事親也居則致其樂病則致其憂許止以儲貳之尊忽愛敬之念其不孝固有所不免而聖人誅意之法安得不

於止發之隱以此防民後世猶有幸親之沒而弗為之備者

禮記孝語

曲禮

凡為人子之禮冬溫而夏清昏定而晨省在醜夷不爭溫以禦其寒清以致其凉定其衽席省其安否一歲則有冬夏寒暑之違一日則有晨昏興寢之違人子不可不知醜同類也夷平等也一朝之忿忘其身則害及其親故在羣衆齊輩之中壹於遜讓

夫為人子者三賜不及車馬故州閭鄉黨稱其孝也兄弟親戚稱其慈也僚友稱其弟也執友稱其仁也交遊稱其信也言為人子謂父在時也古之仕者一命而受爵再命而受衣服三命而受車馬有車馬則尊貴之體貌備矣今但受三賜之命而不與車馬同受故言不及車馬也君之有賜所以禮其臣子之不受不敢並於親也孝之所該者大故其稱最廣曰慈曰弟曰仁曰信皆孝之事也

見父之執不謂之進不敢進不謂之退不敢退不問不敢對此孝子之行去聲也父之執父同志之友也謂之同命之也敬之同於父孝子之行孰過於是

夫為人子者出必告音牿反必面所遊必有常所習必有業恒言不稱老出則告違反則告歸又以自外來欲省顏色故言面進有常身不他往也習有業心不他用也恒言平常言語之間也自以老稱則尊同於父母而父母為過老矣古人所以斑衣娛戲者欲安父母之心也

為人子者居不主奧坐不中席行不中道立不中門主奧中席背尊者之道也行道則或左或右立門則避振闑之中背不敢迹尊者之所行也

食音嗣饗不為槩祭祀不為尸食饗如奉親延客及祭祀之類皆是不為槩量順親之心而不敢自為限節也尸取主人之子行而已若主人之子是使父北面而事之人子所不安故不為也

聽於無聲視於無形先意承志也雖聽而不聞父母之聲雖視而不見父母之形然常於心想像似見形聞聲謂父母將有教使已然

不登高不臨深不苟訾音紫不苟笑孝子不服闇音暗不登危懼辱親也苟訾近於譏苟笑近於諂服闇者欺人所不見謂不行事於闇中登危者行險以徼幸是忘親也非特忘之不令之名且將加之皆辱道也

父母存不許友以死不有私財不許友以死謂不為其友報讐也親在而以身許人是有志親之心親在而以財專己是有離親之志

為人子者父母存冠衣不純音準素孤子當室冠衣不純采當室謂為父後者不純采雖除喪猶純緣也惟當室者行之非當室不然也

父召無諾先生召無諾唯而起諾者許而未行也

父母有疾冠者不櫛行不翔言不惰徒禾反琴瑟不御食肉不至變味飲酒不至變貌笑不至矧怒不至詈力智反疾止復故此言養父母疾之禮不櫛不為飾也不翔不為容也不惰不及他事也琴瑟不御以無樂意也猶可食肉但不至厭飫而口味變耳猶可飲酒但不至醺酣而顏色變耳齒本曰矧笑而見矧是大笑也怒罵曰詈怒而至詈是甚怒也皆為忘憂故戒之復故復常也

居喪之禮毀瘠不形視聽不衰升降不由阼階出入不當門隧先王制禮毀不滅性毀瘠形視聽衰憊於滅性送死之大事且將廢而莫之行則罪莫大馬不由作階不當門隧執人子之禮而未忍廢也

居喪之禮頭有創平聲則沐身有瘍音羊則浴有疾則飲酒食肉疾止復初不勝音升喪乃比於不慈不孝沐浴與飲酒食肉以權制者也故疾止則復初朱子曰下不足以傳後故比於不慈上不足以奉先故比於不孝

五十不致毀六十不毀七十唯衰音催麻在身飲酒食肉處於內五十始衰故不致毀六十入衰矣故不可毀七十之年去死不遠畧其居喪之禮者所以全其易盡之期也

父之讎弗與共戴天兄弟之讎不反兵父者子之天弗共戴天讐必報之而恥與之俱生也不反兵謂常以殺之之兵自隨也

君子已孤不更平聲名已孤暴貴不為去聲父作謚名者父所命也父沒而改之孝子所不忍也父之爵卑不當謚而以己爵當謚而作之是以己爵加其父欲尊而反卑之非敬親也

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為先凡家造祭器為先無田祿者不設祭器有田祿者先為祭服君子雖貧不粥音育祭器雖寒不衣去聲祭服為宮室不斬於丘木丘木所以庇宅兆為宮室而斬之是慢其先而濟吾私也

子之事親也三諫而不聽則號平聲泣而隨之諫而不聽遂絕之則傷恩矣號泣隨之將以感其心仁之至也

親有疾飲藥子先嘗之醫不三世不服其藥醫三世治人多用物熟矣功已試而無誕然後服之亦謹疾之道也

檀弓

事親有隱而無犯左右就養去聲無方服勤至死致喪三年事君有犯而無隱左右就養有方服勤至死方喪三年父子主恩犯則為責善而傷恩故幾諫不可犯顏養不止飲食之養言或左或右無一定之方子之於親不分職守事事皆當理會無可推托致喪極其哀毀之節也君臣主義隱則是畏成阿容而害義方喪比方親喪以義並恩也

子上之母死而不喪門人問諸子思曰昔者子之先君子喪出母乎曰然子之不使白也喪之何也子思曰昔者吾先君子無所失道道隆則從而隆道汚則從而汚伋則安能為伋也妻者是為白也母不為伋也妻者是不為白也母故孔氏之不喪出母自子思始也禮為出母齊衰杖期而為父後者無服心喪而已子思不使白喪出母正欲用禮耳而門人以先君子之事為問則子思難乎言伯魚之過禮也故以聖人無所失道為對謂聖人之聽伯魚喪出母者以道揆禮而為之隆殺也先君子指孔子也

子思曰喪三日而殯凡附於身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耳矣三月而葬凡附於棺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耳矣喪三年以為極亡則弗之忘矣故君子有終身之憂而無一朝之患故忌日不樂附於身者襲斂衣衾之具附於棺者明器用器之屬必誠謂於死者無所欺必信謂於生者無所疑既葬曰亡雖已葬而不忘其親所以為終身之憂而忌日不樂也家宅崩毁出於不意所謂一朝之患惟其必誠必信故無一朝之患也

高子皋之執親之喪也泣血三年未嘗見音現齒君子以為難人泣淚必因悲聲而出血出則不由聲也子皋悲無聲其涕亦出如血之出故云泣血君子於此不以為是然亦不可以為非特以為難而已

顏丁善居喪始死皇皇焉如有求而弗得及殯望望焉如有從而弗及既葬慨焉如不及其反而息

子路曰傷哉貧也生無以為養去聲死無以為禮也

孔子曰啜菽飲水盡其歡斯之謂孝斂首足形還音旋葬而無椁稱去聲其財斯之謂禮世固有三牲之養而不能歡者亦有厚葬以為觀美而不知陷於僭禮之罪者如此則孝與禮可得而盡矣又何必傷其貧乎

文王世子

文王之為世子朝於王季日三雞初鳴而衣去聲服至於寢門外問內豎音樹之御者曰今日安否何如內豎曰安文王乃喜及日中又至亦如之及莫音暮又至亦如之其有不安節則內豎以告文王文王色憂行不能正履王季復膳然後亦復初食上上聲必在視寒煖之節食下問所膳命膳宰曰末有原應曰諾然後退不安節謂有疾食上進膳於親

也在寢也食下食畢而徹也問所膳問所食之多寡也末猶勿也原再也謂所食之餘不可再進也

武王帥而行之不敢有加焉文王有疾武王不說音脫冠帶而養去聲文王一飯亦一飯文王再飯亦再飯不敢有加不踰越父之所行也

內則

子事父母雞初鳴咸盥漱先奏反櫛側瑟反縰所買反笄總拂髦冠緌儒追反纓端韠音畢紳搢音薦笏左右佩用左佩紛帨刀礪小觿戶圭反金燧右佩玦音決捍音汗管遰音逝大觿木燧偪音逼屨著音斫綦音忌婦事舅姑如事父母雞初鳴咸盥漱櫛縰笄總衣去聲紳左佩紛帨刀礪小觿金燧右佩箴管線纊音曠施縏音盤袠陳乙反大觿木燧衿其鴆反纓綦屨以適父母舅姑之所及所下氣怡聲問衣燠音郁寒疾痛苛癢而敬抑搔之出入則或先或後而敬扶持之進盥少者奉上聲槃長者奉水請沃盥盥卒授巾問所欲而敬進之柔色以溫上聲之饘音旃酏音移酒醴芼音冒羹菽麥蕡音焚稻黍粱秫音述唯所欲棗栗飴蜜以甘之堇荁音丸枌榆免音問薨音考滫息酒反瀡音髓以滑之脂膏音告以膏之父母舅姑必嘗之而後退孝為德之本故內則首言子事父母之道所佩之物皆是備尊者使令之用也自下氣怡聲而下所以養志也自饘酏酒醴而下所以養口體也如是而養可謂志矣然苟不以敬何以別於犬馬故每以敬言之溫承藉之義謂以柔順之色承藉尊者之意也

父母舅姑將坐奉上聲席請何鄉去聲將衽音稔長者奉席請何趾少者執牀與坐御者舉几斂席與簟縣音玄衾篋枕斂簟而襡音獨之父母舅姑之衣衾簟席枕几不傳杖屨祇敬之勿敢近敦音對牟巵匜音移非餕音俊莫敢用與恒飲食非餕莫之敢飲食凡此所以養其孝心也孝者人心之所固有後世禮教不明日記錯雜有不自知者矣傳移也謂每日置之有常所不得輒移置他所也

在父母舅姑之所有命之應唯上聲敬對進退周旋慎齊升降出入揖不敢噦於月反噫於界反嚏音帝咳苦愛反欠伸跛彼義切倚睇音弟視不敢唾吐臥切洟音替寒不敢襲癢不敢搔不有敬事不敢袒裼不涉不撅音厥褻衣衾不見音現裏不敢噦噫以下是不敢失於不

（恭寒不敢襲以下是不敢適己之便）

子婦孝者敬者父母舅姑之命勿逆勿怠若飲食（音嗣）之雖不耆（音嗜）必嘗而待加之衣服雖不欲必服而待加之事人代之已雖弗欲姑與之而姑使之而後復之（子孝婦敬父母舅姑必愛之猶恐其侍愛而於命有所違也故以勿逆勿怠為戒嘗而待服而待皆謂俟尊者容其不耆不欲而改命之乃敢如此意也尊者任之以事或念其勞又使他人代為己意雖不以為勞而不欲其代然必順尊者之意而姑與之若慮其為之不如己意姑教使之及其果不能而後已復為之也）

子婦無私貨無私畜無私器不敢私假不敢私與婦或賜之飲食衣服布帛佩帨茝（昌改反）蘭則受而獻諸舅姑舅姑受之則喜如新受賜若反賜之則辭不得命如更受賜藏以待乏婦若有私親兄弟將與之則必復（扶又反）請其故賜而後與之

父母有過下氣怡色柔聲以諫諫若不入起敬起孝說（音悅）則復諫不說與其得罪於鄉黨州閭寧孰諫父母怒不說而撻之流血不敢疾怨起敬起孝

父母有婢子若庶子庶孫甚愛之雖父母沒沒身敬之不衰子有二妾父母愛一人焉子愛一人焉由衣服飲食由執事毋敢視父母所愛雖父母沒不衰子甚宜其妻父母不說出子不宜其妻父母曰是善事我子行夫婦之禮焉沒身不衰父母雖沒將為善思貽父母令名必果將為不善思貽父母羞辱必不果

玉藻

父母呼唯而不諾手執業則投之食在口則吐之走而不趨親老出不易方復不過時親癠（才[illegible]反）色容不盛此孝子之疏節也父沒而不能讀父之書手澤存焉爾母沒而杯圈（起權反）不能飲焉口澤之氣存焉爾（易方恐召己而莫之所在過時恐失期而貽親之憂癠病也疏節謂常行疏畧之禮非大節也不能猶不忍也手之所持猶存其潤澤之迹杯圈常用以飲故口所潤澤猶有餘氣此所以不忍讀不忍飲也）

祭義

祭不欲數（音朔）數則煩煩則不敬祭不欲疏疏則怠怠則忘是故君子合諸天道春禘（音褅）秋嘗霜

露既降君子履之必有悽愴之心非其寒之謂也春雨露既濡君子履之必有怵惕之心如將見之樂以迎來哀以送往迎來而樂樂其親之將來也送去而哀哀其享否不可知也

致齊音齋於內散上聲齊於外齊之日思其居處思其笑語思其志意思其所樂五教反思其所嗜齊三日乃見其所為去聲齊者五其字及下文所為皆指親而言先思其粗後思其精

祭之日入室僾音愛然必有見音現乎其位周還音旋出戶肅然必有聞乎其容聲出戶而聽愾苦代反然必有聞乎其歎息之聲入室入廟室也僾然彷彿之貌見乎其位如見親之在神位也周旋出戶謂薦俎酌獻之時肅然敬惕之貌愾然太息之聲

是故先王之孝也色不忘乎目聲不絕乎耳心志嗜慾不忘乎心致愛則存致慤則著著存不忘乎心夫安得不敬乎君子生則敬養去聲死則敬享思終身弗辱也致愛極其愛親之心也致慤極其敬親之誠也言不能敬則養與享祗以辱親而已存指上文三不忘而言著指上文三見聞而言

君子有終身之喪忌日之謂也忌日不用非不祥也言夫日志有所至而不敢盡其私也忌日親之死日不用不以此日為他事也非不祥非以死為不祥而避之夫日猶此日也志有所至此心極於念親也不敢盡其私言不敢盡心於已之私事也

唯聖人為能饗帝孝子為能饗親饗者鄉音向也鄉之然後能饗焉是故孝子臨尸而不怍君牽牲夫人奠盎君獻尸夫人薦豆卿大夫相去聲君命婦相夫人如字齊乎其敬也愉愉乎其忠也勿勿諸其欲其饗之也臨尸不怍則其鄉親之心致愛致慤可知奠盎設盎齊之奠也齊整肅之貌愉愉其忠有和順之實也勿勿猶切切也諸語辭猶然也

文王之祭也事死者如事生思死者如不欲生忌日必哀稱諱如見親祀之忠也如見親之所愛如欲色然其文王與平聲詩云明發不寐有懷二人文王之詩也祭之明日明發不寐饗而致之又從而思之祭之日樂音洛與哀半饗之必樂已至必哀如不欲生似欲隨之死也如欲色然言其想像親平生所愛之物如見親有欲之之色也饗之必樂迎其來也已至而禮畢則往矣故哀也

仲尼嘗奉薦而進其親也慤其行也趨音促趨以數音朔已祭子贛問曰子之言祭濟濟漆漆音切然

今子之祭無濟濟漆漆何也子曰濟濟者容也遠也漆漆者容也自反也容以遠若容以自反也夫何神明之及交夫何濟濟漆漆之有乎反饋樂成薦其薦俎序其禮樂備其百官君子致其濟濟漆漆夫何恍惚之有乎夫言豈一端而已夫各有所當去聲也大子之祭不事威儀子貢以夫子之所常言者為問蓋怍其今之所行與昔所言異也夫子言容之踈遠及容之自反者夫何歟交及于神明乎我之自祭何可有濟濟漆漆乎言以祇慈為貴也若天子諸侯之祭九時則致敬以交於神明王饋食則序禮樂備百官歆附往復凡助祭君子各以威儀相尚而致其濟濟漆漆之容當此之際何能有思念恍惚交神之心乎各有所當言各有所主也言濟濟漆漆乃賓客之容非主人之容也主人之事親宜慤而趨數也

孝子將祭慮事不可以不豫比音畀時具物不可以不備虛中以治之宮室既修墻屋既設百物既備夫婦齋戒沐浴奉承而進之洞洞乎屬屬乎如弗勝平聲如將失之其孝敬之心至也與平聲薦其薦俎序其禮樂備其百官奉承而進之於是諭其志意以其恍惚以與神明交庶或饗之庶或饗之孝子之志也奉承而進之上謂主人下謂助祭者諭其志意祝以孝告也

孝子之祭也盡其慤而慤焉盡其信而信焉盡其敬而敬焉盡其禮而不過失焉進退必敬如親聽命則或使之也上三句言無一毫之不致其極禮有常經不可以私意為隆殺故曰盡其禮而不過失焉

孝子之祭可知也其立之也敬以詘音屈其進之也敬以愉其薦之也敬以欲退而立如將受命已徹而退敬齊如字之色不絕於面孝子之祭也立而不詘固也進而不愉疏也薦而不欲不愛也退立而不如受命敖音傲也已徹而退無敬齊之色而忘本也如是而祭失之矣

孝子之有深愛者必有和氣有和氣者必有愉色有愉色者必有婉容孝子如執玉如奉上聲盈洞洞屬屬然如弗勝如將失之嚴威儼恪非所以事親也成人之道也上三者皆愛心所發下四者皆敬心所存愛敬兼至乃孝子之道故嚴威儼恪使人望而畏之是成人之道非孝子之道也

子曰立愛自親始教民睦也立敬自長始教民順也教以慈睦而民貴有親教以敬長而民貴

用命孝以事親順以聽命錯音措諸天下無所不
行
孝子將祭祀必有齊莊之心以慮事以具服物
以修宮室以治百事及祭之日顏色必溫行必
恐如懼不及愛然其奠之也容貌必溫身必詘
如語焉而未之然宿者皆出其立卑靜以正如
將弗見然及祭之後陶陶遂遂如將復入然是
故慤善不違身耳目不違心思慮不違親結諸
心形諸色而術省之孝子之志也

祭統

孝子之事親也有三道焉生則養去聲沒則喪喪
畢則祭養則觀其順也喪則觀其哀也祭則觀
其敬而時也盡此三道者孝子之行去聲也是三者皆孝子之所常行故曰道行而有可見之迹故日孝子之行也

哀公問

仁人不過乎物孝子不過乎物是故仁人之事
親也如事天事天如事親是故孝子成身

防記

子云善則稱親過則稱己則民作孝子云君子
弛其親之過而敬其美弛猶棄忘也
子云從命不忿微諫不倦勞而不怨可謂孝矣
詩云孝子不匱不忿承命之時不可有忿戾之色或以他事致怨而色不善也
子云睦於父母之黨可謂孝矣故君子因睦以
合族
子云於父之執可以乘其車不可以衣去聲其衣
君子以廣孝也子云小人皆能養其親君子不
敬何以辨子云父子不同位以厚敬也車所同衣所獨故車可乘衣不可衣廣孝謂敬之同於父亦錫朝之義也
子云父母在不稱老言孝不言慈閨門之內戲
而不嘆君子以此防民民猶薄於孝而厚於慈閨門之內謂父母之側為孺子之容止或足以娛親若恨嘆之聲則傷親故不為也
子云長民者朝廷敬老則民作孝子云祭祀之
有尸也宗廟之有主也示民有事也修宗廟敬
祀事教民追孝也以此防民民猶忘其親子云
敬則用祭器故君子不以菲廢禮不以美沒禮
五經孝語終

四書孝語

仁和後學馬應華參考

論語

子曰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汎愛衆而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

子曰事父母幾諫見志不從又敬不違勞而不怨

子曰父母在不遠遊遊必有方

子曰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一則以喜一則以懼

子曰書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於有政是亦為政

子曰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親非惑歟

子曰出則事公卿入則事父兄喪事不敢不勉不為酒困何有於我哉

子曰宗族稱孝焉鄉黨稱弟焉

子曰父在觀其志父沒觀其行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

子曰禹吾無間然矣菲飲食而致孝乎鬼神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禹吾無間然矣

子曰孝哉閔子騫人不間於其父母昆弟之言

子曰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予也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乎

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子曰吾不與祭如不祭

曾子曰吾聞諸夫子曰人未有自致者也必也親喪乎

曾子曰吾聞諸夫子孟莊子之孝也其他可能也其不改父之臣與父之政是難能也

孔子於鄉黨恂恂如也似不能言者君賜腥必熟而薦之鄉人儺朝服而立於阼階子食於有喪者之側未嘗飽也子見齊衰者雖狎必變凶服者式之

孟懿子問孝子曰無違樊遲曰何謂也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

孟武伯問孝子曰父母惟其疾之憂

子游問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謂能養至於犬馬
皆能有養不敬何以別乎
子夏問孝子曰色難有事弟子服其勞有酒食
先生饌曾是以為孝乎
子路問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聞
斯行諸
有子曰其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
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君子務本本立而
道生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歟

子夏曰賢賢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
其身與朋友交言而有信雖曰未學吾必謂之
學矣
子游曰喪致乎哀而止
曾子曰慎終追遠民德歸厚矣
曾子有疾召門弟子曰啓予足啓予手詩云戰
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氷而今而後吾知免
夫小子

大學

故君子不出家而成教於國孝者所以事君也
弟者所以事長也慈者所以使衆也
所謂平天下在治其國者上老老而民興孝上
長長而民興弟上恤孤而民不倍
舅犯曰亡人無以為寶仁親以為寶

中庸

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所求乎子以事父未
能也所求乎臣以事君未能也所求乎弟以事
兄未能也所求乎朋友先施之未能也庸德之

行庸言之謹有所不足不敢不勉有餘不敢盡
言顧行行顧言君子胡不慥慥爾
君子之道辟如行遠必自邇辟如登高必自卑
詩曰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樂且耽
宜爾室家樂爾妻帑子曰父母其順矣乎
子曰舜其大孝也與德為聖人尊為天子富有
四海之內宗廟饗之子孫保之與乎
武王纘大王王季文王之緒壹戎衣而有天下
身不失天下之顯名尊為天子富有四海之內

宗廟饗之子孫保之武王末受命周公成文武之德追王大王王季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斯禮也達乎諸侯大夫及士庶人父為大夫子為士葬以大夫祭以士父為士子為大夫葬以士祭以大夫期之喪達乎大夫三年之喪達乎天子父母之喪無貴賤一也（大音泰上下同）

子曰武王周公其達孝矣乎夫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春秋脩其祖廟陳其宗器設其裳衣薦其時食踐其位行其禮奏其樂敬其所尊愛其所親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孝之至也

孟子

孟子曰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運於掌詩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言舉斯心加諸彼而已故推恩足以保四海

孟子曰古者棺椁無度中古棺七寸椁稱之自天子達於庶人非直為觀美也然後盡於人心不得不可以為悅無財不可以為悅得之為有財古之人皆用之吾何為獨不然且比化者無使土親膚於人心獨無恔乎吾聞之也君子不以天下儉其親

吾嘗聞之矣三年之喪齊疏之服飦粥之食自天子達於庶人三代共之

孔子曰君薨聽於冢宰歠粥面深墨即位而哭百官有司莫敢不哀先之也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矣

世子曰然是誠在我五月居廬未有命戒百官族人可謂曰知及至葬四方來觀之顏色之戚哭泣之哀弔者大悅

孟子曰道在邇而求諸遠事在易而求諸難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

孟子曰事孰為大事親為大守孰為大守身為大不失其身而能事其親者吾聞之矣失其身而能事其親者吾未之聞也孰不為事事親事

之本也孰不為守守身守之本也曾子養曾晳
必有酒肉將徹必請所與問有餘必曰有曾晳
死曾元養曾子必有酒肉將徹不請所與問有
餘曰亡矣將以復進也此所謂養口體者也若
曾子則可謂養志也事親若曾子者可也
孟子曰不孝有三無後為大
孟子曰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智
之實知斯二者弗去是也禮之實節文斯二者
是也樂之實樂斯二者樂則生矣生則惡可已

也惡可已則不知足之蹈之手之舞之
孟子曰天下大悅而將歸己視天下悅而歸己
猶草芥也惟舜為然不得乎親不可以為人不
順乎親不可以為子舜盡事親之道而瞽瞍厎
豫瞽瞍厎豫而天下化瞽瞍厎豫而天下之為
父子者定此之謂大孝
孟子曰養生者不足以當大事惟送死可以當
大事
孟子曰世俗所謂不孝者五惰其四肢不顧父

母之養一不孝也博弈好飲酒不顧父母之養
二不孝也好貨財私妻子不顧父母之養三不
孝也從耳目之欲以為父母戮四不孝也好勇
鬬狠以危父母五不孝也
萬章問曰舜往于田號泣于旻天何為其號泣
也孟子曰怨慕也萬章曰父母愛之喜而不忘
父母惡之勞而不怨然則舜怨乎曰長息問於
公明高曰舜往于田則吾既得聞命矣號泣于
旻天于父母則吾不知也公明高曰是非爾所

知也夫公明高以孝子之心為不若是恝我竭
力耕田共為子職而已矣父母之不我愛於我
何哉帝使其子九男二女百官牛羊倉廩備以
事舜於畎畝之中天下之士多就之者帝將胥
天下而遷之焉為不順於父母如窮人無所歸
天下之士悅之人之所欲也而不足以解憂好
色人之所欲妻帝之二女而不足以解憂富人
之所欲富有天下而不足以解憂貴人之所欲
貴為天子而不足以解憂人悅之好色富貴無

足以解憂者惟順於父母可以解憂人少則慕父母知好色則慕少艾有妻子則慕妻子仕則慕君不得於君則熱中大孝終身慕父母五十而慕者予於大舜見之矣

孝子之至莫大乎尊親尊親之至莫大乎以天下養為天子父尊之至也以天下養養之至也詩曰永言孝思孝思維則此之謂也

徐行後長者謂之弟疾行先長者謂之不弟夫徐行者豈人所不能哉所不為也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

孟子曰小弁之怨親親也親親仁也固矣夫高叟之為詩也曰凱風何以不怨曰凱風親之過小者也小弁親之過大者也親之過大而不怨是愈疏也親之過小而怨是不可磯也愈疏不孝也不可磯亦不孝也孔子曰舜其至孝矣五十而慕

為人臣者懷仁義以事其君為人子者懷仁義以事其父為人弟者懷仁義以事其兄是君臣父子兄弟去利懷仁義以相接也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何必曰利

孟子曰人之所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也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也親親仁也敬長義也無他達之天下也

父母俱存兄弟無故一樂也

所謂西伯善養老者制其田里教之樹畜導其妻子使養其老五十非帛不煖七十非肉不飽不煖不飽謂之凍餒文王之民無凍餒之老者此之謂也

孝經一書萬世不易之常道五經四書之語孝隨遇書誠隨問致答無非孝也鴻指聖賢之行孝不一經書語孝不同俾學者合而觀之如入寶藏隨取隨足靡不攸當豈孝經有不足而益之以典籍耶學者要當自得

宋儒後裔游英梓

經書孝語終

題經書孝語後

經書孝語既集有客過鴻謂之曰孝有全經矣是可無集也集是者抑以經有未足而益之以此歟鴻斂手謝曰非然也孝固原於天性之賦乎根於良心之同然而其所以感發興起勃不可遏者恒於哲言善行得之第散漫於經流行於書世之肄舉子事者拘於一經習家人業者艱於博覧則孝之著載典籍豈能一一識哉鴻爲此懼蚤夜殫思故掇拾其關於孝者條記句録擇以成帙俾凡爲人子者一展簡而盡得猶之乎遊都市中天下之奇珍巨寶一閲在目蓋不必郡詢邑采爲奔走勞矣且易明陰陽書道政事詩理性情春秋公賞罰禮以謹節文孔門傳授心法均於孝之一行加諄切焉是可見其塞天地通鬼神弘乎六合貫乎今古合乎聖凡貴賤齊乎生死存亡無或閒焉者也是集與經相爲表裏本之以孝經參之以經書之語可爲一大快也法二帝三王師聖君哲相體孔門心法則孝思無餘蘊矣此所謂由象識心得心忘象鴻之所望於天下後世者也若徒曰不煩涉獵省於蒐檢但資几席之耳目則是集誠可已也豈鴻之素願哉不知容爲鴻言何如録於篇末俟有道者教之

仁和後學朱鴻謹撰男存誠頓首書

曾子孝實序

論語云參也魯乃聖道之傳竟以屬參而參之學本源則孝為之也故吾夫子叙五等之孝獨呼參而詳語之以此乃曾子門人又各以其平日所聞於夫子之言印正而發明之而經始全矣未幾遭秦焚酷此經幸存而錯簡嗣後各以己見顛倒而大旨遂裂余為此懼乃竊窺當時之意冒為訂次成會通一書如夢中接孔曾而親承其謦欬也更積之以淵明傳贊自以為無復畔矣朱君子漸復為蒐輯曾子孝實以附於後猶之乎萬水朝宗於海名之曰海謂之非水不可也日月星辰麗乎天名之曰日月星辰謂之非天不可也子漸盖篤行君子云嘗以孝著名於時其覲安之師友信之觀風者異之可謂人不間於其父母昆弟之言矣其在庠校獨潜心則古凡嘉言善行罔不究心而於孝經一書尤所注意反復紬繹盖亦有年志之所在學亦因之思之繼夜得之待旦既為集解存之家塾以訓蒙稺又為質疑以祛衆惑今復有是集於以輔翼聖經開示來學亦可謂勤且勞矣余聞朱君昔嘗講陽明之學從遊於東廓緒山龍溪三先生之門其行其造淵源有自故能見其大如此是可以與孝經並傳無疑矣

萬曆乙酉季春望日仁和後學三洲居士沈淮伯徵父譔

附錄曾子孝實敘

慨昔聖遐經殘人心不古皆由民俗習尚使然爲人父者罔思聖人因親教愛因嚴教敬於子幼時即縱其氣質之性而習染尤劇及稍長惟誘以名利聲華既而師友則一切訓詁文詞至於孝行德藝邈乎蔑之有聞噫奚惑乎世道人心之不古若也鴻恨末學無知竊於孝經大旨每每佩讀有深慕焉者茲敬翻刻孝經數卷而附曾子孝行事實以求四方大君子共訂之且亦嘗莊誦我

高皇首以孝順父母爲訓

成祖以孝順事實頒行天下

列聖相傳益隆啓迪將俾世之爲人父人子者各濯乃舊染之汚進以維新之德俾孝經習玩於前孝順事實敬覽於後務期真脩實踐人人復游於大順太和之化庶上不負

聖王諄切之盛心下皆成比屋可封之美俗不亦偉哉

仁和後學朱鴻撰

曾子孝實附錄　後學費浩然校

曾子曰孝子之養老也樂其心不違其志樂其耳目安其寢處以其飲食忠養之孝子之身終終身也者非終父母之身終其身也是故父母之所愛亦愛之父母之所敬亦敬之至於犬馬盡然而況於人乎老及四其字皆指親而言樂其心怡悅其心也不違其志承順其志也方氏曰怡聲以問所以樂其耳柔色以溫所以樂其目昏定所以安其寢晨省所以安其處忠者盡己之心也飲食忠養以上是終父母之身愛所愛敬所敬則終孝子之身也

曾子曰孝有三大孝尊親其次弗辱其下能養公明儀問於曾子曰夫子可以爲孝乎曾子曰是何言與是何言與君子之所謂孝者先意承志諭父母於道參直養者也安能爲孝乎大孝尊親嚴父配天也公明儀曾子弟子

曾子曰身也者父母之遺體也行父母之遺體敢不敬乎居處不莊非孝也事君不忠非孝也涖官不敬非孝也朋友不信非孝也戰陳無勇非孝也五者不遂烖及於親敢不敬乎承上文弗辱與

養而言此五者皆足以辱親故曰烖及於親

亨熟羶薌嘗而薦之非孝也養也君子之所謂孝也者國人稱願然曰幸哉有子如此所謂孝也已衆之本教曰孝其行曰養養可能也敬為難敬可能也安為難安可能也卒為難父母既沒慎行其身不遺父母惡名可謂能終矣仁者仁此者也禮者履此者也義者宜此者也信者信此者也強者強此者也樂自順此生刑自反此作

願猶羨也稱願羨慕也猶而也孝之經曰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衆之本教曰孝亦此意言孝為教衆之本也其行曰養行猶用也言用之於奉養之間也安為難者謂非勉強愉拂之敬也卒為難者謂不特於父母之身孝子亦自終其身也能終即既上文卒字仁者仁此者也以下凡七此字皆指孝而言也

曾子曰夫孝置之而塞乎天地溥之而橫乎四海施諸後世而無朝夕推而放諸東海而準推而放諸西海而準推而放諸南海而準推而放諸北海而準詩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此之謂也

溥當讀為敷今如字詩大雅文王有聲之篇

方氏曰置者直而立之溥者敷而散之施言其出無窮推言其進不已故與孟子放乎四海之放同準言人以是為準

曾子曰樹木以時伐焉禽獸以時殺焉夫子曰斷一樹殺一獸不以其時非孝也

上言仁者仁此者也此二者亦為惡其不仁故言非孝曾子又引夫子之言以為證

孝有三小孝用力中孝用勞大孝不匱思慈愛忘勞可謂用力矣尊仁安義可謂用勞矣博施備物可謂不匱矣父母愛之喜而弗忘父母惡之懼而無怨父母有過諫而不逆父母既沒必求仁者之粟以祀之此之謂禮終

慮人思父母之慈愛而忘己躬耕之勞可謂用力矣此其下能養之事也諸侯卿大夫士尊重於仁安行於義功勞足以及物可謂用勞矣此其次弗辱之事也匱之也溥施謂德教加於百姓刑於四海也備物謂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助祭可謂不匱矣此即大孝尊親之事也

樂正子春下堂而傷其足數月不出猶有憂色門弟子曰夫子之足瘳矣數月不出猶有憂色何也樂正子春曰善如爾之問也善如爾之問也吾聞諸曾子曾子聞諸夫子曰天之所生地之所養無人為大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可謂孝矣不虧其體不辱其身可謂全矣故君

子項步而弗敢忘孝也今予忘孝之道予是以有憂色也壹舉足而不敢忘父母壹出言而不敢忘父母壹舉足而不敢忘父母是故道而不徑舟而不游不敢以先父母之遺體行殆壹出言而不敢忘父母是故惡言不出於口忿言不及於身不辱其身不羞其親可謂孝矣無人為大言無如人最為大蓋天地之性人為貴也道正路也也從捷出邪徑也游從浮也惡言不出於口己不以惡言加人也忿言不及於身則人自不以忿言從我也如此則不辱身不羞親矣

曾子曰孝子唯巧變故父母安之若夫坐如尸立如齊弗訊不言言必齊色此成人之善者也未得為人子之道也孝子未親今因當從過非從之令將若之何作之道巧變故父母安之者無所失昔曾子云於之非大子諭之曰審事皆諫使之不審下不令則宗內說之去甘事得親諫不犯下父之罪審亦不失善恭之孝曾子曰參此罪大矣所以待志之立止言恭不吉孝親此則巧變之道非將元大為然見不可從者皆當尋之下吉而安其斯已曾子云此其化大使則也之計子親下所道之諂斷其非人子之道可切矣

曾子曰親戚不說不敢外交近者不親不敢求遠小者不審不敢言大親戚謂父兄外謂外人近即親戚遠即外人小謂家大謂國與天下此三言欲人先於孝弟於家耳

故人之生也百歲之中有疾病焉有老幼焉故君子思其不可復者而先施焉親戚既沒雖欲孝誰為孝年既耆艾雖欲悌誰為悌故孝有不及悌有不時其此之謂與六十曰耆耆之言久也五十曰艾艾之言老也人生以百歲為期然其間有疾病老幼之變不能常也故君子思其養之不可復追而及時先行之若親沒則養不逮已老則見不存欲行孝悌不可得已曾子曰木欲靜而風不止子欲養而親不待此孝有不及之意也孝勤日好年老勤亦老雖欲數為婦変縟得于此悌有不時之意也

官怠於宦成病加於小愈禍生於懈惰孝衰於妻子察此四者慎終有始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宦成官已達也小愈病損減也懈惰不謹也詩大雅蕩之篇靡無行鮮少也克能也有始無終人之常情能終能慎斯克矣

曾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

曾子曰慎終追遠民德歸厚矣

曾子曰吾聞諸夫子人未有自致者也必也親喪乎

曾子曰吾聞諸夫子孟莊子之孝其他可能也其不改父之臣與父之政為難能也

孟子曰曾子養曾皙必有酒肉將徹必請所與問有餘必曰有曾皙死曾元養曾子必有酒肉將徹不請所與問有餘曰亡矣將以復進也此所謂養口體者也若曾子則可謂養志也事親若曾子者可也

曾皙嗜羊棗而曾子不忍食羊棗公孫丑問曰膾炙與羊棗孰美孟子曰膾炙哉公孫丑曰然則曾子何為食膾炙而不食羊棗曰膾炙所同也羊棗所獨也諱名不諱姓姓所同也名所獨也

曾子謂子思曰伋吾執親之喪也水漿不入於口者七日子思曰先王之制禮也過之者俯而就之不至焉者跂而及之故君子之執親之喪也水漿不入於口者三日杖而後能起（三日中制也七日則喪於滅性矣有扶而起有杖而起者有杖而已者）

公明宣學於曾子三年不讀書曾子曰宣而居參之門三年不學何也公明宣曰安敢不學宣見夫子居庭親在叱咤之聲未嘗至於犬馬宣說之學而未能宣見夫子之應賓客恭儉而不懈惰宣說之學而未能宣見夫子之居朝廷嚴臨下而不毀傷宣說之學而未能宣說此三者學而未能宣安敢不學而居夫子之門乎（公明姓宣名夫子謂曾子庭中庭也叱咤怒聲也恭莊敬也儉節制也朝廷外廷也不毀傷謂不毀傷其下讀書學文之事孝敬慈力行之事論語曰行有餘力則以學文）

曾子曰先王之所以治天下者五貴德貴貴貴老敬長慈幼五者先王之所以治天下也所謂貴德謂其近於聖也所謂貴貴謂其近於君也所謂貴老謂其近於親也所謂敬長為其近於兄也所謂慈幼為其近於弟也

曾子曰喪有疾食肉飲酒必有草木之滋焉以為薑桂之謂也（喪有疾居喪而遇疾也以其不省故加草木之味以為薑桂之謂一句乃記者釋草木之滋亦或曾子稱禮之言而釋之歟）

曾子有疾召門弟子曰啟予足啟予手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小子

曾子問曰昏禮既納幣有吉日女之父母死則

如之何孔子曰婿使人吊如婿之父母死則女之家亦使人吊父喪稱父母喪稱母父母不在則稱伯父世母如已葬婿之伯父致命女氏曰某之子有父母之喪不得嗣為兄弟使某致命女氏許諾而弗敢嫁禮也婿免喪女之父母使人請婿弗取而后嫁之禮也女之父母死婿亦如之

曾申問於曾子曰哭父母有常聲乎曰中路嬰兒失其母焉何常聲之有

穆公之母卒使人問於曾子曰如之何對曰申也聞諸申之父曰哭泣之哀齊斬之情饘粥之食自天子達布幕衛也縿幕魯也穆公魯君申參之子也厚曰饘稀曰粥幕所以覆於殯棺之上衛以布為幕諸侯之禮也魯以綃為幕蓋僭天子之禮矣

曾子問曰親迎女在途而婿之父母死如之何孔子曰女改服布深衣縞總以趨喪女之塗而女之父母死則女反

曾子問曰三年之喪吊乎孔子曰三年之喪練不羣立不旅行君子禮以飾情三年之喪而弔哭不亦虛乎練小祥也旅眾也羣立旅行言及他事則為忘哀況於弔乎先王因人情而制禮隨其哀樂之情皆有以飾之苴哀絰杖為主痛飾也居重喪而弔哭於人哀彼則忘吾親哀在親則弔為婦僞矣非虛而何

曾子問曰大夫士有私喪可以除之矣而有君服焉其除之也如之何孔子曰有君喪服於身不敢私服又何除焉於是乎有過時而弗除也君之喪服除而后殷祭禮也陳氏曰君重親輕以義斷恩也此皆謂適子主祭而居官者若庶子居官而行君服其適子在家自依時行親喪成服及小祥大祥之祭

曾子問曰君之喪既引聞父母之喪如之何孔子曰遂既封而歸不俟子遂遂送君柩也既窆而歸下棺即歸也不俟子不待孝子返而已先返也

曾子問曰父母之喪既引及塗聞君薨如之何孔子曰遂既封改服而往陳氏曰此時孝子首若免乃去免而括髮徒跣布深衣而往不敢以私喪之服喪君也

曾子問曰並有喪如之何何先何後孔子曰葬先輕而後重其奠也先重而後輕禮也自啓及

葬不奠行葬不哀次反葬奠而後辭於殯遂修葬事其虞也先重而後輕禮也陳氏曰曾子問同時有父母或祖父母之喪先後之次何如孔子言葬則先母而後父奠則先父而後母不奠不於殯宮設父奠也及葬母而反即於父殯設奠告語於賓以明日啓父殯之期葬是奪情之事故先輕奠是奉養之事故先重虞祭亦奠之類故亦先重

曾子問曰君薨既殯而臣有父母之喪則如之何孔子曰歸居於家有殷事則之君所朝夕否殷盛之事謂朔望及薦新之奠也君有此事則往適君所朝夕則不往哭

曰君既啓而臣有父母之喪則如之何孔子曰歸哭而反送君啓啓殯也歸哭哭親喪也反送君從往送君之葬也

曰君未殯而臣有父母之喪則如之何孔子曰歸殯反于君所有殷事則歸朝夕否大夫室老行事士則子孫行事室老家相之長也室老子孫行事者以大夫士在君所殷事之時或朝夕恒在君所則親喪朝夕之奠有缺然奠不可廢也大夫尊故使室老攝行其事士卑則子孫攝也

孔子謂曾子曰父母之喪將祭而昆弟死既殯而祭如同宮則雖臣妾葬而後祭將祭將行小祥或大祥之祭也殯葬而後祭以吉凶不可相干也由此觀之士夫之家未葬之前而行祖廟常祭之禮又許親友備物盛儀以祭其祔死者皆為失禮然則於祔死者如之何曰素奠可也親友隨己之貧富以賻賵可也貧甚惟弔哭可也

曾子問曰如將冠子而未及期日而有齊衰大功小功之喪則因喪服而冠除喪不改冠乎孔子曰父沒而冠則已冠埽地而祭於禰已祭而見伯父叔父而後饗冠者陳氏曰父沒而冠謂除喪之後以吉禮禮冠者蓋齊衰以下可因喪服而冠斬衰不可

或問於曾子曰夫既遣而包其餘猶既食而裹其餘與君子既食則裹其餘乎曾子曰吾子不見大饗乎夫大饗既饗卷三牲之俎歸于賓館父母而賓客之所以為哀也子不見大饗乎設遣奠訖即以牲體之餘包裹而置之遣車以納壙中父母以家之主今孝子以客禮待之此所以悲哀之至也今之奠親者未奠之先即有他用奠物之意其與此禮亦異矣

仲憲言於曾子曰夏后氏用明器示民無知也殷人用祭器示民有知也周人兼用之示民疑也曾子曰其不然乎其不然乎夫明器鬼器也祭器人器也夫古之人胡為而死其親乎三代送葬之具質文隨時非有他意若如憲言則夏后氏何為而忍以無知待其親乎

曾子問曰廢喪服可以與於饋奠之事乎孔子曰說衰與奠非禮也以擯相可也陳氏曰曾子之意謂方除喪服決不可與吉禮既可與饋奠也夫子言忘哀太速擯相事輕亦或可耳

曾子寢疾病樂正子春坐於牀下曾元曾申坐於足童子隅坐而執燭童子曰華而睆大夫之簀與子春曰止曾子聞之瞿然曰呼曰華而睆大夫之簀與曾子曰然斯季孫之賜也我未之能易也元起易簀曾元曰夫子之病革矣不可以變幸而至於旦請敬易之曾子曰爾之愛我也不如彼君子之愛人也以德細人之愛人也以姑息吾何求哉吾得正而斃焉斯已矣舉扶而易之反席未安而沒華者畫飾之美好睆者節目之平瑩簀簟也止伏童子勿言也瞿然如有所驚也呼者嘆而噓氣之聲曰童子再言也革急也變動也彼謂童子也童子知禮以為曾子未曾為大夫豈可卧大夫之簀曾子識其意故然之且言此曾大夫季孫之賜耳於是必欲易之易之而沒可謂斃於正矣○朱子曰易簀結纓未須論優劣但看古人謹於禮法不以死生之變易其所守如此便使人有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為之心此是緊要處

雜附

齊使聘曾子為卿而不就曰吾父母老食人之祿則憂人之事故吾不忍遠親而為人役

曾子事孔子十餘年晨昏眷然念二親皆衰養之不備作歸耕操

曾子敝衣力耕泰山下天雨雪凍甚旬月不得歸思其父母作梁山歌

曾子耘瓜誤斬其根曾皙怒建大杖以擊其背曾子仆地良久乃蘇欣然起進曰大人用力教參得無疾乎乃退援琴而歌欲令曾皙聞之知其體康也孔子聞之曰舜之事瞽瞍欲使之未嘗不在側索而殺之未嘗可得故瞽瞍不犯不父之罪而舜亦不失烝烝之孝曾子曰參罪大矣

曾子欲往鄭而至勝母里旋車而返也

曾子從仲尼在楚心動問母母曰思之嚙指

孔子聞之曰參之至誠精感萬里

曾子後母遇之無恩而供養不衰

曾子曰子欲養而親不待木欲靜而風不止是

故椎牛而祭墓不如鷄豚待親存也故吾嘗事齊為吏禄不過鍾釜尚猶欣欣而喜者樂其逮親也既沒之後吾嘗南遊於楚轉轂百乘猶北嚮而泣者悲不逮吾親也故家貧親老不擇官而仕

曾子曰孝子言為可聞所以悅遠也行為可見所以悅近也親近而附遠孝子之道也

已上數節其文雖未盡純其事雖未可盡信而曾子之孝之心亦可於此求而得之矣姑存之以備參考

孝經集靈敘

孝經輯録甫成客過謂曰天下事凡非性所固有職所當為欲其勉然勵精必旁引曲證以其所應感靈顯報復陳迹鼓動厥心俾之歆愛樂為若夫孝根於天原於性當盡乎職一孔曾之訓多所興起更何假靈之集也虞子集孝之靈無乃為贅瘿乎鴻曰信如言哉第孔曾傳孝湮沒曲學異門已久微言秘印寥寥空谷又世皆以物誘汩良心人為戕天性刬家庭以恩勝以狎處於孝之祗肅節文比比泯滅孰能窺蘊奥於萬一斯以為懼乃滌其靈而清其神蒐其典而集其靈使之稽往哲之行知報復之有徵於焉興起其孝親之心於焉研究

予傳孝之經譬之引其入室而先開之扃也謂不足以還其固有而復予天真也耶謂不足以發聞聖藴而羽翼是經也耶雖然安仁上也利仁中也非諸仁下愚也不期報而孝安仁者也期報而勉於孝利仁者也不安不勉外於子職非諸仁者也集孝之靈不過爲中人設耳天下皆安仁又多利仁則鴻等方爲

聖明之治化慶其幸曷勝則斯集也寧爲贅瘦容曰茲言旨矣敬謝命請用是以冠集端鴻謹識

萬曆己丑元春吉日仁和後學朱鴻撰

孝經集靈序

比余致齋埏室感國和之集通神也蒐史而集靈集十許則告朱君曰靈集矣朱君謂否元羕胚人紫宙唯邈豈其寥寥爾爾予集之於是登若顧惟者百輩也畚道民時任書五月其夕夢神言元魏當有人竊披牒登若而人焉後夜叓夢神言唐宋有其其其三人竊忘之矣與畚互檢復登若而人焉後夜夢鵠繙鵠羽詩歌而待旦登勞侶數十人畚書焉後夜夢漢應劭請登逸經四語也者笈車之收靡不

窮檢⿰谷分已小極余鼓氣入丁戊
夜而登風俗通六語之四焉期
不夢不檢也六月七日夢白華
碧跌神洪語曰放而馨逾黍稷
寤窺園見芑如玉蟲食英其文
于盖于道云夫集靈而靈我集
安所疑孝哉序曰孝通神明自
神明也無所不通自利也自順
也三才五等贊立成身即聖若
先王敏若君子最下鰥寡臣妾
粗而翹之追三五七人並身體
髮膚之屬也明王則天之明以
察地彰神光於四海煜然焯然
嬈曜靈叅維斗棣通於兆形斯

其烔烔者耳烔烔者宇宙一人
也名天字性號以良知有剝膚
而不撓擢髮而不變者無之故
六合六民一體一身集其形形
不可單集也集其靈靈夙集矣
神鏡之攝百采也以明神劍之
躍而兕立决也以利神泉之注
千里不留行也以順天明地利
人順而潤乃身懽心四洽天下
和平潤身之效而靈為之苓主
也⿰谷分道民曰身有幾曰在君為
首在臣為肱在父母為腹心在
子為支在兄弟為手足在司教
司諫為耳為目在四裔為駢拇

枝指在二氏爲魂魄之載集君
於首尊元首也次集儒人先耳
目也集二氏終焉魂魄無不之
之魂魄而窮也慧地丹器仲翔
禽喪與余爲三魂交獻吉赫赫
厥靈余安知夢之非身身之非
夢耶又安知集之非夢夢之非
集耶聖不獨立智不獨治同靈
造虛尼山氏命我矣
萬曆戊子夏日服雖子虞潭叟
書

孝經集靈

說苑曰昔者舜盡孝道天下化之蠻夷率
服北發渠搜南撫交趾莫不慕義麟鳳
在郊故孔子曰孝悌之至通於神明光
於四海舜之謂也

陶潛曰孔子曰禹吾無間然矣聖人之德
無以加於孝敬孝敬之道美莫大焉
唯我商王立愛唯親立敬唯長始於家邦
終於四海孔穎達曰孝經天子之章盛
論愛敬之事立愛唯親立敬唯長即孝
經所云愛親者不敢惡於人敬親者不
敢慢於人始於家邦終於四海即孝經
所云德教加於百姓刑於四海是也

高宗宅憂亮陰三祀鄭玄註引孝經云言
不文也恭默思道夢帝賚予良弼蓋行
經所謂喪三年者而通於神明也陶潛

云高宗三年不言德教大行詩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其此之謂乎

陶潛曰文王孝道光天自近至遠故得萬國之懽心以事其先王

武王曰唯天地萬物父母唯人萬物之靈孔穎達曰天地之性人為貴是此經之意孝經曰孝悌之至通於神明光於四海詩曰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此之謂也唯武王能見性故性體冥合如此

孝經曰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也孔穎達曰詩我將祀文王於明堂思文頌所配之人曰維天其右之曰伊嘏文王既右享之曰貽我來牟箋云火流為烏五至以谷俱來此謂貽我來牟書說謂烏有孝名武卒父業故烏瑞臻可謂通神明矣

魯孝公之為公子樊穆仲稱其孝王乃命之於夷宮是為孝公陶潛云夫宗廟致敬不忘親也有國不亦宜乎

中契曰丘學孝經文成道立齊以白天則玄雲踊北紫宮開北門角亢星北落司命天使書題號孝經篇雲神星裳孔丘知元命使陽衢乘紫麟下告地主要道之君後年麟至口吐圖文北落郎服書魯端門隱形不見子夏往觀寫得十七字餘字滅消其餘飛為赤烏翔摩青雲

緯曰孔子七十二歲語曾子著孝經因著作既成乃齋戒向北斗告備忽有赤虹自天而下化為黃玉刻文先聖跪而受之一云春秋孝經成孔子以此二經告備於天

援神契曰孔子著作孝經使七十二子向北辰罄折曾子抱河洛書北向孔子簪縹筆衣絳單衣向北辰而拜

宋志孔子告備於天曰孝經四卷謹已備曾子撰斯問曰孝文乎駁不同何子曰吾作孝經以素王無爵之賞斧鉞之誅與先王以托權目至德要道以題行首仲尼以立情性言子曰以開號

孝經援神契鈎命訣曰王者德至八方則祥風至德至山陵則出墨丹景雲出山出根車澤出神馬德至水泉則黃龍見德下至地則嘉禾生德至鳥獸則麒麟臻鳳凰翔鸞鳥舞白烏下白虎白麃見狐九尾德至草木則芝草生木連理德謂至德德之所至祥亦至焉無所不通之謂也又曰神靈滋液則有玉英翠羽曜神謂神明神之所流液亦流焉無所不通之謂也又曰祭祀不相踰衣服有節則白雉至奉已約儉臺榭不侈則白雀見祀謂致嚴服謂法服儉約不侈謂制節謹度行之所集瑞亦集焉無所不通之謂也昔者明王以孝治天下故曰至治之世風不鳴條此之謂無所不通

孝經緯左方契威嬉拒又有援神契鈎命訣並載諸靈異事

班固曰已作春秋後作孝經何欲專制正於孝經何夫孝者自天子下至庶人上下通孝經者夫制作禮樂仁之本聖人道德已備

應劭引孝經曰聖不獨立智不獨治神不過天地同靈造虛此似逸孝經語或古文有之其敘致天地聖人神智虛靈即

三才合一明察光通之指莫加也要是孔曾微言大義雖煨燼糟粕卒顯靈秘云

鄭氏引古孝經說曰地順受澤謙虛開張含泉任萌滋物歸中學齋以為奇語不可忽畧看過

曾子受孝經事親孝嘗鋤瓜三足烏萃其冠母齧指在楚心動孔子聞之曰參之至誠精感萬里

蘇頲曾子贊曰百行之極三才以教聖人敘經曾氏知孝全謂手足動稱容貌事君事親是則是傚

宋高宗曾子贊曰夫孝要道用訓羣生以綱百行以通神明因子侍師咨問成經事親之實代為儀刑

樂正子春下堂傷足數月不出猶有憂色曰吾聞之曾子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可謂孝矣故君子一舉足一出言不敢忘父母陶潛云不敢毀傷孝之始也夫能敬慎若此而災患及者未之有也

孝經自魏文侯而下至唐宋傳之者百家九十九部二百二卷由元迄今益又多矣

秦始皇二世焚經禁挾書之主也其立石頌德之詞曰合同父子體道行德昭明宗廟天下和平四海之內皆獻貢職孝道彰明所屬語猶稍採孝經云蓋博士之藏不泯絶也信此經之靈矣

孔子九代孫鮒當秦焚書藏孝經於祖堂舊壁中後魯共王壞宅以廣其居於壁中得孝經又升堂聞金石絲竹之音乃

不壞宅論衡云此文當與於漢喜樂得聞之祥也

顏芝河間人藏孝經夫以秦之大索而身殉此經閔不畏死藏以待貞雖經之靈乃芝亦抱其炯炯與經無窮矣

漢文帝置孝經博士司隸有專司制使天下誦習孝昭時魯國三老獻古文孝經皆口傳官無其說

宣帝地節四年詔曰父子之親天性也自今子首匿父母皆勿坐

平帝元始三年令序庠置孝經師一人五年令天下通知孝經教授者在所以聞遣詣京師風俗使者奏市無二價官無獄訟邑無盜賊野無飢民道不拾遺男女異路

平帝五年詔天下通孝經教授者在所駕一封軺傳遣詣京師

河間獻王問董仲舒曰夫孝天之經地之義何謂也董子對曰天有五行春木主生夏火主長季夏土主養秋金主收冬水主成是故父之所生其子長之父之所長其子養之父之所養其子成之諸父所為其子皆奉承而續行之乃天之道也故曰夫孝者天之經也此之謂也王曰善哉願聞地之義對曰風雨者地之為地不敢有其功名必上之於天可謂大忠矣土者火之子也五行莫貴於土土之於四時無所命者不與火分功名此謂孝者地之義也王曰善哉

董仲舒曰堯舜何緣而得擅移天下哉孝經之語曰事父孝故事天明事天與父同體也今父有以重與子子不敢擅與

他人明為子道則堯舜之不私傳天下而擅移位也無所疑也

劉向以顏芝本校古文孝經除其繁惑定一十八章周堪薦其明經有行擢為散騎諫大夫給事中

韓延壽能聽納善言有諸生聞其賢代為門卒一日因出臨上車騎吏一人聞父來至府門不敢入趨走出謁因而後至敕功曹議罰門卒當車舉孝經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數語令旦明府蚤駕久駐未出騎吏以敬父而見罰得毋虧大化乎因舉手輿中曰微子太守不自知過歸舍遂待用之

東漢光武建武十一年詔曰天地之性人為貴其殺奴婢不減罪時行沛王通論

明帝時自期門羽林之士悉令通孝經章句當時甘露降於甘陵仍降附樹枝芝草生殿前神雀五色翔集京師西南夷哀牢儋耳焦僥槃木白狼動黏諸種前後慕義貢獻匈奴亦遣子入學吏稱其官民安其業遠近肅服户口滋植焉

靈帝時督郵板狀曰生事愛敬喪沒如禮孝經者某官某甲保舉

班固曰孝經曰保其社稷而和其人民蓋諸侯之孝也稷者得陰陽中和之氣而用尤多故為長也此蓋以和名和感德通靈之一驗也又曰天子有爭臣七人云云夫陽變以七以三成子之諫父法火以揉木也是此經之旨無不符二氣叶五行矣所以靈也

范升九歲通孝經建武中徵拜議郎遷博士上重之數引見每有大議輒加訪問

夏甫少舉孝廉清旦東向再拜朝其母念時時往就之子亦不得見復踰拜耳母終亡不列服位應劭曰按孝經生事愛敬死事哀戚一家之中諭若異域下牀闇拜遠於愛敬者矣祖載崩隊又不能送遠於哀戚者矣

周黨伯况少爲鄉佐發黨過於人中辱之乃歸報讐應劭曰謹按孝經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身無擇行口無擇言修身慎行恐辱先也而伯况被發則得就業鄉佐雖云凶暴何緣侵己今見辱者身自致焉何尤於人親不可辱在我何傷

劉矩叔方父字叔遼累祖卿尹仕進陵遲而叔方雅有高問州羣擇辟未嘗㕡命太尉太傅嘉其孝敬爲之先後叔遼由此辟徵叔方尒乃翻然改志三登台衮應劭曰謹按孝經曰敬其父則子悅矩叔百行有四凡在他姓尚宜褒之况於父乎敬意之志猶用夷悅况於寵族乎

周乘爲李張所舉張病物故夫人見乘曰諸君未肯發引何若曜德王室昭顯亡者於是乘即辭行拜郎治無異聲應劭曰謹按孝經資於事父以事君君親臨之厚莫重焉夫人雖有懇切之教蓋子不以從人之爲孝而乘去喪即寵明試無效安在其顯君父德美之有

廉范少孤十五入蜀迎父喪遇石船覆執骸而沒船人救之僅免於死遂以喪歸及仕郡拯太守於危難送故盡節章帝時爲郡守百姓歌咏之陶潛云夫孝者德之本教之所由生也是以范之臨危

也勇宰民也惠能以義顯也
大鴻臚韋彪上議曰賢以孝行爲首孔子
曰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忠孝之持心
近厚章帝深納之
仇覽爲陽遂亭長好行教化有陳元凶惡
不孝其母詣覽言元覽呼元誚責以子
道與一卷孝經使讀之元深改悔母子
更相向泣於是元遂修孝道成佳士
黄香九歲失母思慕骨立事父竭力以致
養冬無被袴而盡滋味暑則扇床枕寒
則以身温席和帝　之特加異賜歷位
恭勤寵禄榮親陶潛曰可謂夙興夜寐
無忝爾所生者也
桓譚新論云古孝經千八百七十二字今
異者四百餘字夫窮經而至校量字數
可謂深嗜矣

許慎説文自序云其稱論語孝經皆古文
也游藝之必宗經乃爾耶
向詡張角作亂詡上便宜頗多譏刺左右
不欲國家興兵但追將兵於河上北向
讀孝經則賊當自消滅蓋以正治邪袪
妖之法非迂也
延篤曰人之有孝猶四體之有心腹枝葉
之有本根也聖人知之故曰夫孝天之
經也地之義也人之行也孝以心體根
本爲先篤少從馬融受業桓帝徵拜議
郎累遷左馮翊京兆尹郡中懽愛三輔
咨美與邊鳳齊名
後漢獻帝皇后父不其亭侯伏完朝賀公
庭鄭玄議侯在京師禮事出入宜從臣
禮若后息離宮及歸寧父母從子禮鄭
原駁曰孝經云父子之道天性也明王

之章先陳事父之孝如皇后於公庭官
僚之中令父獨拜違古之道斯義何施
卒從原議
鄭玄註孝經以為五經之總會常還高密
道遇黃巾賊數萬見玄皆拜相約不敢
入境玄病夢孔子告之曰起起今年歲
在辰明年歲在巳既寤知命當終既卒
自郡守以下受業者千餘皆縗經赴會
孔融為特立一鄉曰鄭公鄉廣門衢令
容高車號通德門
邴原一冬之間讀孝經卒業口無擇言身
無擇行在遼始一年凡徃歸原居者數
百家游學之士教授之聲不絕地故多
虎其居村落獨無
中平元年宋梟患多寇叛謂蓋勳曰凉州
寡於學術故屢致反暴今欲多寫孝經

令家家習之庶或使民知義
王立說孝經隱事能消却奸邪常以良日
為帝誦孝經一章以丈二竹簞畫九宮
其上隨日時而出入焉
三國吳主問衛尉嚴畯寧念小時所闇誦
書否畯因誦孝經仲尼居張昭謂畯鄙
生臣請為陛下誦君子之事上也一章
咸以為知所誦
孝經宗祀一語鄭玄引祭法祖文宗武王
肅駁之曰審如鄭言則經當言祖祀文
王宗者尊也後儒言尊字有根據
虞翻對王朗云孝子勾章董黯孝致其哀
單身林野鳥獸歸懷海內聞名昭然光
著
大史叔明通孝經每講說聽者常數百人
晉元帝大興初置孝經鄭氏博士一人愍

帝崩斬衰居廬太陽陵毀素服哭三日
時玉冊見於臨安白玉麒麟神璽出於
江寧日有重暈竟全吳楚中興晉室其
作孝經傳序曰天經地義聖人不加原
始要終莫踰孝道能使甘泉自涌鄰火
不焚地出黃金天降神女感通之至良
有可稱
穆帝永和十二年二月帝講孝經升平元
年三月又講孝經親釋奠於中堂時鳳
凰將九雛見於豐城後復見眾鳥隨之
廟號孝宗
康獻皇太后崩朝臣疑所服學博徐藻議
曰資父事君而敬同今上既恭奉康穆
哀皇之祀太后之服豈容有異詔從之
褚太后見父胡訥議從邴原徐禪何充議
從鄭玄司徒蔡謨引經曰天子必有尊
也言有父也今皇太后雖臨朝王者之
父本無拜禮何充又奏鄭議爲已行之
舊典太后詔具所啓舊典誠無以相易
然此實所悚懼不寧者也
安昌侯攸所生父卒哀毀杖而後起左右
雜稻米乾飯與理中丸同進泣而不受
太后自往勉諭司馬稽喜又諫皆曰毀
不滅性聖人之教攸不得已強爲之飯
皇甫謐得瓜果輙進所後叔母任氏任氏
曰孝經云三牲之養猶不爲孝何爾魯
鈍之甚因對之流涕謐乃感激始有高
尚之志躬稼著述號玄晏先生謐死舉
牀就坑唯齎孝經一卷示不忘孝道曰
使魂爽與元氣合靈
許孜年二十師事豫章太守孔冲受孝經
還鄉聞冲亡奔赴蔬食執役心喪三年

俄而二親歿建墓東山負土列植松栢每一悲號哀感物類烏獸謂之翔集忽有鹿犯其栽松輒悲歎不止明日見有猛獸噬而置所犯松下邑人號其居爲孝順里

祁嘉字孔賓依孝經作二九神經在朝卿士郡縣守令彭和正等受業拜牀下者二千餘人

范宣年八歲後園挑菜誤傷指大啼人問痛耶荅曰非爲痛身體髮膚不敢毀傷是以啼耳

孫綽曰周孔之教以孝爲首本立道生通於神明故子之事親生則致其養沒則奉其祀孝之爲貴貴能立身行道永光厥祀若匍匐懷袖日用三牲而不能令萬物尊已舉世我賴以之養親其榮近矣

傅咸孝經詩曰立身行道始於事親上下無怨不惡於人孝無終始不離其身三者備矣以臨其民以孝事君不離令名進思盡忠義則不爭匡救其惡災害不生孝悌之道通於神明

庾袞字叔褒非法不言非道不行事親以孝稱同族庶姓奉以爲主後至林慮山比及期年人亦歸之卒同保皆慟哭呼天

宋雷次宗字仲倫元嘉十五年詔以次宗篤志希古經明行脩自絕召命守志隱約加散騎侍郎徵詣京邑爲築室於鍾山謂之招隱館使爲皇太子諸王講孝經禮喪服素因不入公門使自華林東門入延賢堂就業焉

南齊王儉荅陸澄書曰疑孝經非鄭所註
僕以此書明百行之首實人倫之所先
七畧藝文並陳之六藝不與蒼頡凡將
之流也意謂可安仍舊立置
周顒爲給事中時王儉講孝經未畢舉以
自代學者榮之
張融至孝父母歿皆負土成墳將死遺令
左手執孝經使人捉麈尾復䰟以爲凌
雲一笑
劉瓛當高帝踐阼召入華林園問以政道
荅曰政在孝經宋氏所以亡陛下所以
得之是也帝歎曰儒者之言可寶萬世
顧懽傳有病邪者問懽懽問家有何書曰
有孝經懽令取仲尼居置病者枕邊恭
敬之病者遂瘥後人問其故曰善禳惡
正勝邪所以瘥也

梁武帝生知純孝六歲母亡水漿不入口
三日及聞父憂倍道星馳形容消毀服
內唯食大麥日止三溢及居尊位即於
鍾山造大愛敬寺帝註孝經國子博士
蕭子顯表置制旨孝經助教一人生十
人專通帝所什孝經義四方郡國趨學
嚮風雲集京師大同七年詔曰用天之
道分地之利蓋先聖之格訓也凡是田
桑廢宅没入者公創之外悉以分給貧
民皆使量其所能以受分田祀南郊忽
聞異香隨風三至及迎神畢有神光圓
滿壇上朱紫黃白食項乃滅駕謁建陵
有紫雲蔭陵上食項乃散帝望陵流涕
所霑草皆變色陵傍有枯泉至是水流
出香潔可掬又嘗夢朝服入大廟拜伏
悲感旦於延務殿說之何敬容對曰臣

聞孝悌之至通於神明陛下性與天通
故感應斯至上極然之便有拜陵之議
簡文帝為太子時母丁貴嬪薨水漿不入
口每哭輒慟絕武帝勑中舍顧協宣旨
曰聖人之制毀不滅性有我在那得如
此可即強進飲粥太子奉勑乃進數合
昭明太子統生而聰叡三歲授孝經論語
五歲悉能諷誦素仁孝自出宮常思戀
不樂八歲於壽安殿講孝經盡通大義
及長燕居東宮內殿坐起恒向西南面
臺被召當入危坐達旦舊制太子著遠
遊冠詔加金博山寵之比薨帝臨哭盡
哀歛以袞冕常平斷法獄多所全宥天
下稱其仁
蕭歸孝悌慈仁四時祭享未嘗不悲慕流
涕所著有孝經義善於撫御能得其下
之歡心謚曰孝明皇帝
徐勉字修仁昭明太子禮之甚重嘗於殿
內講孝經臨川王宏尚書令約備二傳
勉與祭酒張充執經王瑩張稷柳憕王
暕侍講時選極親賢妙盡人譽勉陳讓
數四然後就焉為書戒其子曰今日尊
官厚祿仰藉先門風範故臻此耳
岑之敬五歲通孝經每焚香獨坐親戚
加嘆異十六策孝經義擢居高第梁武
帝省其策曰何妨我復有顏閔耶因召
入升講座勑舍人朱异執孝經唱士孝
章帝親自論難之敬剖析縱橫應對如
響左右莫不嘆服
孔僉明孝經講說數十篇生徒數百人
王元規事母孝從沈文阿受業十八通孝
經著孝經義記兩卷詔舉高第簡文在

東宮引爲賓客每令講論甚見優賞除記室參軍四方學徒不遠來講常數十百人

張譏十四通孝經簡文在東宮發孝經題譏論議往復甚見嗟賞所著有孝經義八卷

皇侃明孝經講說聽者恒數百人性至孝母喪還家常日誦孝經二十遍邵陵王欽其學厚禮迎之

馬樞六歲通孝經邵陵王素聞其名

庾子輿五歲讀孝經手不釋卷或曰此書文句不多何用自苦答曰孝者德之本何謂不多後奉父喪至巴東淫預石秋水猶壯撫心長叫水忽減退及度水壯如舊

王僧孺五歲讀孝經便有機警問授者書中所述答曰忠孝二事欣然以爲若爾願常讀之

陳後主至德二年出太學講孝經釋奠先聖先師設金石樂王公卿士及大學生並預宴會是年盤盤百濟國並遣使朝貢

周弘正字思行宣帝勑侍東宮講孝經太子以弘正德望素重有師資之敬焉著孝經疏二卷

沈文阿字國衡察孝廉累遷五經博士領羽林監令於東宮講孝經所著有孝經義儒者多傳其學

謝貞有至性年七歲祖母病風眩不食亦閉口不嘗母王氏授以孝經讀訖便誦丁父艱號頓於地絶而復蘇家人懼請長爪禪師爲貞說法勰言孝子兄弟既

寡若毀至滅性誰當養母自後少進饘
粥
鄭譯爲城皐郡公與母別居憲司劾之詔
除名賜以孝經令其熟讀仍遣與母共
居未幾詔譯參撰律令復授開府儀見
醴泉宮賜宴歡甚當由奉詔孝母故上
意頓回如此
徐陵子份性至孝陵嘗疾篤醫禱百方不
能愈份燒香泣涕跪誦孝經日夜不息
如是者三日陵疾豁然而愈人謂份孝
感所致
後魏孝文皇帝生時神光照室天地氤氲
和氣充塞四歲時獻文患癰親自吮膿
帝甚異之既立遷洛命侯伏侯可悉陵
以夷言譯孝經之旨教於國人謂之國
語孝經太和元年詔曰朕夙承寶業天
貺具臻地瑞並應風和氣晥天人交協
實賴神祗七廟降福之助史稱生民所
難行人倫之高致堂堂中夏反所不逮
謚曰孝文宜矣
太和十六年五更游明根言曰夫至孝通
靈至順感幽故經云孝悌之至通於神
明光於四海願陛下念之以濟黎庶帝
曰五更敷展德音當克己復禮以行乃
賜步輓一乘食九卿之俸
正光二年駕幸國子學祠孔子以顏回配
退講孝經是歲焉耆居密波斯高昌勿
吉伏羅高車等國並遣使朝貢謚孝明
皇帝
孝明過崇佛法郊廟之事多委有司張普
惠上疏曰陛下天下屬心百神佇望臣
願明發不寐潔誠事親孝悌可以通神

明德教可以光四海然後精進三寶信心如來道由化深故諸漏可盡法随禮積故彼岸可登

孝明章學釋奠使王遵業預講孝經弟延業録義並應詔作釋奠侍宴詩時人美之語曰英英濟濟王家兄弟

太子太傅亮爲帝居文明太后喪已過朞月毁瘠猶甚亮表請襲輕服御常膳優詔答以荀孝悌之至無所不通今飄風亢旱時雨不降實由誠慕未濃幽顯無感也

羊深字文泉明帝行釋奠禮講孝經儕輩中深家引聽時論美之

雷紹宗道宗求師經年通孝經嘗讀書至人之行莫大於孝乃投卷嘆曰吾離違侍養非人子之道即還鄉里躬耕奉養母喪哀毁骨立由是知名以功授大都督進爵昌國伯

辛雄有孝性爲禄養論稱仲尼陳五孝自天子至庶人無致仕之文以爲宜聽禄養書奏孝明納之

李彪字道固上書言孝經稱父子之道天性蓋明一體同氣可共而不可離而無情之人或父兄繫獄無慘傷之容子弟即刑亦無愧恧之色寧爲同體共氣分憂均戚之理自今有犯宜令子弟肉袒請罪子弟有坐亦令父兄引咎解職又臣有大喪同歡節慶傷人子之道虧天地之經臣謂自今有遭父母喪者皆得終服吉慶一無所預帝覽而善之尋皆施行

劉廞孝武初除國子祭酒令執孝經講於

顯陽殿雖酬荅論難未能精盡而風采音制足有可觀尋兼都官殿中二尚書

陳奇始註孝經其說異鄭玄與崔浩同頗爲縉紳所稱

徐遵明嘗曰吾今始知真心所在乃指心曰正在於此乃居蠶舍讀孝經等書不出門院是後教授門徒於趙魏之間二十餘年海内莫不宗仰

馮亮臨終遺戒兄子綜殮以衣帢左手執板右執孝經去人居數里外置尸磐石上積十餘日時連日大雪窮山荒澗鳥獸飢窘禽虫之跡交横左右初無侵毀惟有素霧蓊鬱迴繞其傍自地屬天彌朝不絶山中營助者百餘人莫不異焉

北齊廢帝駕幸晉陽令太子監國集諸儒講孝經賚國子助教許散愁絹百疋

南趙郡公叡生三旬而孤養於宮中至四歲未嘗識生母見之跪拜抱頸大哭神武謂平秦王曰此兒天性至孝我子無及者初令讀孝經至資於事父輙流涕歔欷十歲母忌殞絶三日水漿不入口長持齋戒杖而後起長除都督大爲民兵所安有乏水處禱而得泉州人至今號曰趙郡王井及遇害大霧三日

李鉉字寶鼎潛居討論撰定孝經歸鄉教授奉養二親生徒至數百人燕趙間言經學者多出其門

王紘年十三見揚州刺史郭元貞問讀何書對曰孝經其義云何曰在上不驕爲下不亂貞曰吾作刺史豈其驕乎紘曰君子防未萌公雖不驕亦願留意元貞稱善

徐之才五歲誦孝經八歲畧通大義裵子
野嘆為神童
劉獻之曰人之立身雖百行殊途若能入
孝出悌不待出戶天下自知儻不能然
雖復多聞博識不過為土龍乞雨眩惑
將來其於立身之道何益乎
後周文帝釋奠孔子令楊尚希講孝經詞
旨可觀帝大奇之
蘇世長十餘歲上書言事周武帝召問讀
何書對曰讀孝經問何所言曰孝經云
為國者不侮於鰥寡武帝善其對令於
獸門館讀書
庾信銘周上柱國齊王憲曰純深之性地
義天經忠泉出井孝筍生庭
樂遜講孝經頻獲賞賜
隋主責李德林曰朕方以孝理天下故立
五教公言孝由天性何須設教然則孔
子不當說孝經
隋主嘗親臨釋奠曰見宣尼之論孝實慰
朕心頒賜各有差時宇文㢸亦受賜㢸
有孝經註行世
楊玄感問孝文中子曰始於事親終於立
身問忠子曰孝立則忠遂矣
元善遷國子祭酒隋主親臨釋奠令善講
孝經敷陳義理兼以諷諫上大悅以為
更起朕心賚布百疋衣一襲善就講音
韻清朗聽者忘倦後進多歸之
納言蘇威嘗言臣先人每云唯讀孝經一
卷足可立身經國上深然之
韋師少沈謹有至性初就學授孝經嘆曰
名教其在茲乎居父母喪盡禮州里稱
其孝行後為汴州刺史甚有政名

盧操每旦具冠帶誦孝經一遍然後視事
佐政寬仁惡少感化
唐太宗貞觀十四年帝詣國子監釋奠命
祭酒孔穎達講孝經講畢有詔褒美自
屯營飛騎亦授以經是年野蚕繭大如
柰其色綠凡收八千三百碩十八年引
沂鄜諸州所舉孝廉賜坐於御前皇太
子問以曾參說孝經並不能荅太宗謂
曰朕發詔徵天下俊異纔以淺近問之
咸不能荅海內賢哲將無其人耶朕甚
憂之二十年命趙弘智攝司業為終獻
既而就講弘智譚孝經忠臣孝子之義
許敬宗上四言詩以美其事是年玉華
宮李樹連理隔澗合枝又有黃雲潤一
文東西際天
貞觀中長孫無忌等奏議曰據祠令及新
禮並用鄭玄六天之義孝經惟云郊祀
后稷別無圜丘之文從鄭之說圜丘之
外別有南郊違棄正經理深未允又孝
經云嚴父莫大於配天下文即云周公
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則是明堂
所祀正在配天而以為但祭星官反違
明義詔從無忌等議
高宗自幼寬仁孝友著作郎蕭德言授以
孝經上問書中何言高宗即舉始於事
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進思盡忠退思
補過將順其美匡救其惡數語以對上
大悅曰行此足以事父兄為臣子矣
永徽初召趙弘智為陳王師講孝經百福
殿高宗頗就墳典方欲以德教加於百
姓刑於四海乃令陳孝經大要以補不
逮對曰天子有爭臣七人雖無道不失

其天下願以此獻帝悅賜絹疋名馬永嶽之治庶幾貞觀云

顯慶元年禮官議太宗不當五人帝長孫無忌等議曰謹按孝經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鄭氏引觧祭法以宗祖合為一祭又以文武共在明堂審如鄭議則經當言祖祀文王於明堂不得言宗祀也請准詔書從之

調露二年考功員外郎劉思立始奏明經進士加孝經使兼通之

武后請父在為母終三年之服盧履冰以為有紊彝俗田再思以為依令未必非也元行冲議曰資於事父以事君孝莫大於嚴父故父在為母罷職齋周而心喪三年斯制也可以異於飛走別於華夷羲皇堯舜莫之易也文武周孔所同尊也

太后垂拱元年孔玄義引孝經之文奏三祖同配沈伯儀曰孝經云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也昔者周公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不言武王配之故孝經緯曰后稷為天地主文王為五帝宗也開元十一年始罷三祖同配之禮如伯儀議

孔玄義嚴配議曰按孝經云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既言莫太於配天明配尊大之天昊天是也後允其議

蔣欽緒駁祝欽明議曰按孝經云春秋祭祀以時思之此則宗廟亦言祭祀也據此則欽明所執天曰祀地曰祭廟曰享未得為定明矣時無以難

玄宗開元十年六月頒御註孝經於天下

天寶三載詔天下家藏孝經精勤教習學校之中倍加傳授又因跡未該備更敷暢以廣闕文令集賢寫頒中外其八分書立國學者以層樓寶之壽王通孝經賜王迴肩束帛酒饌卒成開寶之治

玄宗曰王者祀天明事地察示有本教以孝奈何郊丘之禮猶獨以祈谷為名耶乃親祀后祇黃雲蓋於神鼎降光燭於靈壇

開元時凡童子科十歲以下能通一經及孝經每卷誦文十通者予官通七予出身

開元時詔諸儒集議孝經劉知幾請行孔傳司馬貞力非之獨主鄭説後鄭説大行外夷皆傳之

天寶十一載明經所試一大經及孝經等各有差

肅宗寶應二年禮部侍郎楊綰請依古察孝廉而所習取大義能通諸家之學論語孝經孟子兼為一經李栖筠等議稱綰所請實為正論詔行之

代宗時楊綰奏言論語孝經孟子皆聖人深旨共為一經詔行之穆宗時韋處厚路隋撥孝經為法言帝稱善並賜金幣

唐制學生以品官子孫為之凡治孝經論語共限一歲試通者為第

于公異不能事後母既仕不歸省詔賜孝經

孔穎達數諍太子承乾過失撰為孝經章句因文以盡箴諷帝悅賜黃金綵絹久之拜祭酒仍充東宮侍講

褚無量擢明經玄宗為太子官侍讀釋奠

日講孝經隨端建義博敏而辨觀者嘆
服進銀青光祿大夫賜以章服緋綃母
喪廬墓有康禎所蒔松柏哀號不輟鹿
為馴擾不復侵害

王元感上所撰孝經槀草詔諸儒公議可
否魏知古見其書嘆曰信可為指南矣
徐堅劉知幾張思敬等嘉其異聞每為
助理聯疏薦之遂下詔褒美以為究先
聖之旨世之儒宗不可多得拜崇賢館
學士

趙匡開元時為澤州刺史上舉人條例一
孝經德之本學者所宜先習其明經以
論語孝經為之翼助又論語孝經名一
經舉既立差等隨等授官則人知勸勉
一進士亦請令習孝經其有通禮記尚
書論語孝經之外兼有諸子之學謂茂
才舉一簡試之時諸皆令習孝經論語
其孝經口問五道論語口問十道須問
荅精熟知其義理並須通八以上行之

徐孝克通孝經有講疏六卷至德中太子
入學命發孝經題詔太子北面尚書省
第多鬼怪孝克居之經涉兩載妖變皆
息

薛放對穆宗曰孝經者人倫之大本自漢
首列學官今復親為註解當時四海大
理蓋人知孝慈氣感和樂之所致也上
曰聖人以為至德要道信其然乎

王漸作孝經義成五十卷凡鄉里有鬪訟
漸即詣門高聲誦義一卷反為慚謝後
有病者即請漸來誦書尋亦得愈其名
藹然

楊安精孝經手寫數十篇可教者輒遺之

張栖爲刺史嘗標孝經以示訓今饒州府
有孝經潭
盧陵讀書龍門山有孝經註每以經義決
時議
韋景駿開元中移貴鄉令有母子相訟告
以少孤見人養親自恨終天汝幸叨在
温凊何得如此錫類不行令之罪也因
垂泣嗚咽仍取孝經付令習讀於是母
子感悟各請改悔遂稱慈孝
鄭奕以文選教其子其兄曰何不教他讀
孝經免學沈謝嘲風咏月汚人行止
王質躬耕養母年逾強仕不求聞達親友
規之以揚名顯親非耕稼可致始白於
母請赴鄉舉登元和六年進士甲科謚
曰定所至人士重之
張說曰孝在揚名斯河東楊公之謂也公
諱執一非躬藝黍稷不以供甘旨非手
樹桑麻不以薦絺綌既極安親之心方
展事君之節凡領郡十四將軍十二再
杖節鉞三執金吾一至九卿二兼賜坐
韋州刺史獨孤及七歲誦孝經先秘書異
其聰敏問曰汝志如何及曰立身行道
揚名於後是所尚也不讀非聖賢之書
非法之言不出諸口後爲刺史年谷屢
熟災害不作甘露降於庭樹二十七夕
乃止卒於位慟哭罷市送喪者數千人
信州刺史蕭遇不知母墓號哭端居夢母
謂遇曰汝至孝動天誠達星辰然孝子
之感天達神非唯毀形滅性所尚由哀
耳遇因得母墓
侍中裴光庭贈父方伯封母晋國張說曰
孝經云立身行道以顯父母侍中有焉

殿中監張九臯至性聞於州里孝感通於
神明白雀馴狎於倚廬黃犬號隨於行
哭

王維爲相國王公紫芝木瓜讃序曰孝悌
之至通於神明天爲之降和地爲之嘉
植何者人心本於元氣元氣被於造物
心善者氣應氣應者物美紫芝三秀木
瓜一實嘉應荐至其故何祥依仁據德
移孝爲忠邦家之光哀榮千古

衛士楊建德被差鎮敎到之後母亡遂廬
墓側哀毁乃有紫芝生白兎來馴州司
請加旌表廉察以爲避鎮科罪劉憲判
云建德義貫天經遂彰靈應州司請加
褒異錫類之儀載光使局作此科繩眛
禮之情何甚

岳州人王懷俊幼喪二親廬於墓側其地
內生芝草白兎刺史元利濟善績著聞
廉使以爲由刺史高思元判云孝通神
明誠感天地採美竊譽在濟雖是有心
假應移禎於使無宜妄察與其抑俊而
揚濟未若舍貴而褒下仁雖通廣孝實
因心

劉審少喪母祖母元氏養之元氏每疾親
煮湯藥嘗而後進語以孝通神明吾一
顧念輒爲稍輕

大曆初霸上耕得石函緗素古文孝經初
傳李白授李陽氷陽氷子服之授韓愈
愈據依以講夫韓文李詩陽氷之篆當
世三絶然皆一意尊經忘其真僞也

梓州司馬楊越遺言令薄葬不藏珠珍孝
經一卷昭示後嗣不忘孝道

王勃平臺秘畧孝行讃曰資父事君自家

刑國孝唯忠本忠隨孝得履薄臨深唯
王之則
蘇頲曰孝者貴於立身立而不廢則安夷
險保明哲太社於是乎錫其風太常於
是乎書其事
魏徵曰周公大孝備物於宗祀聖人設教
夫豈徒哉
馮宿曰揚名顯親教孝申敬是爲率德可
以觀政
法師揚孔元難白居易云孝經云敬一人
則千萬人悅凡敬一人則合一人悅敬
二人則合二人悅所悅者何義所敬者
何人對曰孝經所云一人者謂帝王也
傳云見有禮於君者如孝子之養父母
如此則豈獨空悅亦有事而養之也法
師無以難

五代博士馬縞曰孝經云制節謹度唐節
制皆從太府寺准三禮定之由縞言蓋
亦准孝經而制器矣
宋太宗賜李至御書千文至謂理無足取
莫若孝經有資教化仍御書以賜時孝
經疏板未備至乞重加讎校以備刊刻
從之
咸平三年命邢昺等脩纂孝經正義四年
以獻賜宴國子監進秩有差命杭州刻
板祥符間資善堂讀孝經
仁宗命王洙書孝經四章揚安國請書後
屛帝不欲背聖人之言令刻置左右天
聖景祐至和嘉祐年間壽星凡十五見
主人君壽昌天下安寧賢士進用四十
二年深仁厚澤升遐之日雖深山窮谷
莫不奔走悲號而不能止諡孝明皇帝

皇祐四年命丁度書孝經天子孝治聖治
廣要道四章爲圖
宋朝學究試爾雅孝經共十條取通多業
精者爲上
嘉祐二年增設明經試法兼以論語孝經
策時務三條出身與進士等
元豐三年趙君錫楊傑王仲修楊完何洵
直狀曰周禮曰王大旅上帝則張氊按
祀五帝則設大次小次又曰祀昊天上
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明上
帝與五帝異矣則孝經所謂宗祀文王
於明堂以配上帝者非可兼五帝也請
如聖詔祀英宗五帝於明堂唯以配上
帝稱皇帝嚴父之意詔如君錫等議
孝經嚴父之議當以錢公輔司馬光呂誨
孫近朱熹之議爲正而王珪孫抃之諂

辭不足據也神宗謂周公宗祀在成王
之時成王以文王爲祖則明堂非以考
配明矣王安石亦誤引孝經嚴父之文
惜乎不能將順上意辨正典禮夫泥於
父之名者止二三人而知乾父之旨者
君臣一揆可以見人心之靈矣
元祐二年尚書省言欲加試論語孝經大
義仍裁半額注官並依科目次序詔近
臣集議以聞
九月呂公著節取孝經中要語切於治道
者進覽太皇太后宣諭公著曰所進要
義皇帝每自書寫看覽甚有益學問與
寫詩不同范祖禹又取孝經要切之語
以備聖札助聖德之萬一
紹興二年高宗出所寫孝經宣示呂頤浩
等九年宰臣乞以御書真草孝經刻之

金石上曰十八章世以為童蒙之書不知聖人精微之學不出乎此十四年詔諸州以御書孝經刊石賜見任官及學生

淳熙二年下禮部太常議明堂大禮初李仁父主此說於前郊會近習揚言李燾博極羣書却不曾讀孝經乃不果行夫不讀孝經而誤大議徒博何益

八年童子科凡全誦六經孝經語孟爲上等與推恩

司馬光著古文孝經指解嘗戲作解禪偈曰孝悌通神明是名作因果一日省墓止餘慶寺有父老五六輩獻粟米菜蔬優請曰願聞資政講書以為鄉里之訓光欣然取紙筆書庶人章講之

范祖禹元祐中侍經筵上古文孝經說嘗曰孝經道之根本學之基址其言近其旨遠其守約其施博自微至顯自小至大自身體髮膚受之至於嚴父配天自親生之膝下至於天下和平自事父母至於天地明察通神明光四海充其道者大舜文王周公也

程子因禮部看詳武學制添習孝經或疑迂濶曰其添入者欲令武勇之士能知義理未足爲迂濶

尹焞曰孝經事父孝故事天明事母孝故事地察天地明察神明彰矣道至通神明光四海非堯舜大聖不能盡此或以語伊川伊川曰極是縱使某說亦不過如此

屏山先生劉子翬朱子之師也其言曰孝子之心萬慮俱忘唯一敬念而已念之

所通無門無旁塞乎天地横乎四海莫知其紀極也昔人有發塚而夢通醬指而心動者在其知覺中有如影響至於鬼神之秘禽魚之微草木之無知皆可感格非譎異也敬心既純大本發露虛明洞達躍如於蕘蕘肅肅之中此至孝之士所以行成於外而性修於內也曾子之孝也立身揚名唯此一節平日服膺念茲在茲而已

朱子幼讀孝經手題曰若不如此便不成人後雖稍疑其誤而於首章則斷以爲經文於卒章則贊以爲精妙於紀孝行五刑感應等章則並以爲格言未嘗不尊信而表章之也其跋屏山遺帖云老大無成不能有以仰副當日付授之意抱此愧恨每念無以見先生於地下今病已力何所俊云其晚年之悔深矣

陸九淵謂孝經十八章聖人踐履實地非虛言也作天地之性人爲貴論其弟子楊簡傳其學作孝經解簡弟子袁廣微爲諸生說孝經諸生錄之凡三卷嘗曰吾觀草木之發生禽鳥之和鳴與我心契其樂無涯

蘓洵曰夫子言孝謂之孝經皆自明之則夫子私之也洵蓋實信其爲孔氏之書矣

句中正受詔以三體書孝經摹石咸平三年表上之真宗召見便殿賜坐嘉歎良久賜金紫命藏於秘閣

龍昌期蜀人嘗註孝經嘉祐中詔取其書野服自詣京師賜緋魚絹百疋

宋綬爲人孝謹太后命擇前代文字可贊

孝養補政治者以上遂錄孝經節要并
他書以上后納之
崔遵度七歲好學仁宗開壽春王府拜為
王友授王孝經賜御詩寵之
紹興中王悱獻孝經解義詔賜粟帛
程全一進孝經解命為太學職事
林獨秀進孝經指解賜束帛
田敏生平篤於經學嘗使湖南以印本經
書遺高從誨謝以但能識孝經耳敏曰
讀書何必多如諸侯章在上不驕高而
不危制節謹度滿而不溢其言至要切
中當時之病誨大慚
馮元字道宗執親喪自括髮至祥練悉做
古禮不為世俗齋薦遇祭日與門生講
說孝經嘗夢異人與紺蓮花使吞之曰
善讀此必大顯後為翰林學士贈戶部
尚書謚章靖
趙景緯天性孝友知台州先務化民成俗
取孝經庶人章為四言咏贊俾民朝夕
歌之旌孝行作訓孝文民皆守其矩度
進考功郎官
孫覺字莘老直集賢院為昌王府記室王
問終身之戒陳孝經諸侯章復作富貴
二箴稱為知理擢右正言
王居安自幼聰慧讀孝經即知夫子教人
以孝劉孝韙曰子異日名位必過我後
為大中大夫贈少保所論著人以為名
言
尹夢龍事親以孝聞母喪負土為墳結廬
其側手書孝經千餘本散鄉人讀之有
羣烏集其墓樹
徐國和譔至孝通神集記孝感事通神者

通於神明之謂也
王嗣宗以太尉致仕睦宗族撫諸姪如己子至死猶令以孝經予劍筆硯置壙中子堯臣唐臣皆為顯官
徐積字仲車三歲父石死旦旦求之甚哀讀孝經輙涕淚不能止
陳宗年十六母病篤刲股為餌病愈已而復病不救宗一慟而絕郡守陸德輿云陳宗自毀其體哀慟傷生非孝道之正而亦天性之至為題曰陳孝子墓
皇明
太祖高皇帝以孝治天下見解縉養志堂記至於振木鐸而勸百姓以孝順因巢鵲而令百官以歸養乃經中孝治之一節也是以在位三十餘年百祥雲集吏清民安海內殷富功德文章巍然煥然過古遠矣謚曰大孝蓋與虞舜比隆云
馬皇后勸世書嘉言篇多採孝經之言皇太子及漢王趙王再拜恭受退即焚香啓誦惕然悚敬咸稱母儀萬方化行四海謚曰仁孝
成祖文皇帝以孝治天下見孝順事實一書天經地義民行之旨於黃香發之身體髮膚不敢毀傷之旨於范宣發之疾致其憂喪致其哀之旨於張稷發之生事愛敬死事哀戚之旨於孝肅發之立身行道揚名顯親之旨於日知永叔發之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之旨於玄暐九齡高登發之至於孝為德本則四見意焉孝通神明則屢致嘆焉乃若天性二字闡發猶明謂學以涵養其性非性由學而有也又於王中之論敘獨詳焉

其曰孝經者聖賢之格言大訓又曰孝者百行之原萬善之本其道孝經一書備矣表章此經如此故禮樂明備教化大行上下咸和年穀屢豐道不拾遺人無爭訟海外諸夷受命爲王者三十餘國謚曰至孝殆無所不通之謂與

宣宗章皇帝五倫全書多引孝經語蓋尊尚此經云當時羣賢效用百姓相安龍駒瑞麥嘉禾之祥騈集京師

大明會典曰地之美者神靈必安子孫必盛所謂美者土色之光潤草木之茂盛也曰不爲道路不爲城郭不爲溝池不爲貴勢所奪不爲耕犂所及即所爲美地也古人所謂卜其宅兆者正此意

陸釴云東宮嘗念高里經而內侍覃吉適至東宮駭曰老伴来矣即以孝經自携吉跪曰得無念經乎曰否吾纔讀孝經耳蓋知孝經非他經比也

宋濂爲孫貢作孝經集善序曰其書當可傳誦及序 祖訓授經 太子未嘗不言孝史稱太子寬大仁明天下歸心愛戴皆濂之功海外諸國朝貢必問公安否

宋濂曰趙應祥者求父塚不得解髮係鞍上祝曰至父墓草即墜未幾墜發視果父也傳曰孝悌之至通於神明此之謂矣

王褘著孝經集說序曰教孝必以孝經爲先是書大行必人曾參而家閔損有關於世教甚重其子紳奏父死節謂陛下方隆孝治是先臣獲伸之日也孫稌亦有至行門人私謚孝莊先生庶幾其家

之曾閔閭教而興者乎
王守仁見禪僧坐關喝之驚起問其家對
曰有母在曰起念否曰不能不起守仁
即指愛親本性諭之僧涕泣謝明日問
之僧已去矣其門人之言曰受命如舜
無憂如文繼志述事如武周格帝享廟
運天下於掌舉由孝悌以通神明無二
塗轍故曰夫微之顯誠之不可揜如此
陳選言動循禮誨訓生徒必求踐履嘗註
孝經人畏之如神明思之如父母被誣
械上京師嶺南人挽留者千萬人徒步
日夜從選者數百人
或問趙汸曰孝經所謂卜其宅兆而安厝
之者果為何事對曰聖人之心吉凶與
民同患也而不以獨智先羣物故建龜
筮以為生民立命而窀穸之事亦得用
焉
東陽婦徐瑩者夫歿撫遺孤累年晝夜泣
有為言禮婦人不夜哭者遽曰敢蹈非
禮耶閒誦孝經以節哀痛瑩善用此經
如是彼視為蒼頡凡將而以四庫五車
濟七情之私者愧此女子矣
李夢陽遵道錄序曰葉子有言誠非由於
中雖日用三牲非孝也斯善識真者也
黃省曾曰夫孝經者彌括天地樞領道德
六藝之貫歸而百王之鴻範也仲尼遡
風象於唐虞而吐精蘊於曾參生民之
理不越於茲慨夫秦人叛聖方典焚銷
漢解挾書殘文稍顯故顏貞出家承之
簡長孫與居侍之學迨於古帙開於宅
壁全義微乎閨門幸遘孔氏之英丕闡
先人之旨由是安國子政兩校俱隆厥

後蕭梁播蕩亡逸隋儒王氏購之市人流及開元羣卿訟議劉子玄嘉孔傳而存古司馬貞鄙炫釋而尚今迺信流濁而疑源棄形端而執影重經酌本二子蔑如云云省曾者李夢陽所稱天動才運萬人敵也彼豈下行秘書而甘習此凡將語哉良由玄昇獨完靈知夙授琰戴此經粃睨羣籍耳翰卿詞客毋鄙斯文

附集

遼耶律石柳字酬究天祚初召為御史中丞上書陛下詎可忘父讎不報傳曰聖人之德無加於孝今大寃不報怨氣上結水旱為沴臣願求順考之瘞盡收逆黨以快四方忠義之心書奏不報聞者莫不歎惋

金世宗時尚書省奏鄧州民范三毆殺人當死而親老無侍上曰在醜不爭謂之孝孝然後能養親若以一朝之忿忘其身寧能事親乎可論如法親官與養濟

海陵一日因誦孝經忽語人曰經言三千之罪莫大於不孝主何而言其人對曰今民家子博奕飲酒不養父母皆不孝也海陵子光英默然良久曰此豈足為不孝耶其意蓋指海陵弑母之事海陵內媿不知所荅

移剌履進古文孝經指解曰後世人君取其辭施諸宇內則元元受賜俄召為學士以錢五十萬送學士院學者榮之

元成宗大德十一年賜諸王孝經曰此乃孔子之微言自王公達於庶人皆當由是而行命刻板模印諸主以下咸賜之

許衡曰事親大節致愛致敬尤急天子之孝推愛敬之心以及天下亦唯此二事能刑於四海固結人心舍此則法術矣

顏輝小楷孝經在吉安府世寳傳之

李老光字李和隱居雁宕山四方從學者衆聲譽日聞至正七年詔徵隱士以秘書監著作郎召見順帝於宣文閣進孝經圖說順帝大悅賜上尊

黄氏字集義通孝經既歸楊戴王而舅姑皆殁事大舅謹十載如一日由是鄉黨皆稱為孝婦能移事舅姑之孝而事大舅此非深於孝經者乎

段天祐吉父之母劉雙目失明吉父中鄉舉一目忽自見物及第一目又如之不自知其然而然陶宗義云傳曰立身揚名以顯於後世孝之終也其此之謂焉

劉節婦衡水人通古文孝經紅巾賊至持刀驅之行節婦不從乃陳金玉珠璣仍用錦綉被其身節婦碎裂之竟遇害是能移孝為節者也

高麗國王昭遣使貢別敘孝經一卷皇靈孝經一卷孝經雌圖一卷雖外夷猶知經名而傚之亦人心之靈也

外國火州有孝經亦知誦習此經云

車師國一名高昌有孝經學官子弟以相教

日本國僧奝然雍熙元年来進孝經一卷越王孝經新義第十五一卷皆金縷紅羅標水晶為軸孝經即鄭氏註者越王乃唐太宗子越王貞新義者記室參軍任希古等撰也奝然姓藤原氏

釋梵網經曰孝順至道之法

牟子理惑論云孔子不以五經之備復作春秋孝經者欲博道術恣人意耳或又問曰孝經言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今沙門剃頭何其不合孝子之道也牟子曰孝經曰先王有至德要道而泰伯斷髮文身孔子稱之其可謂至德矣仲尼不以其斷法毀之也又問孔子作孝經服爲三德始今沙門何其乖垂紳之飾也牟子曰三皇之時衣皮穴處然其人稱敦厖而無爲沙門似之矣又問佛家輒說生死之事鬼神之務殆非聖喆語也牟子曰孝經曰爲之宗廟以鬼享之春秋祭祀以時思之又曰生事愛敬死事哀戚豈不教人事鬼神知生死哉

慧遠詰周武田迴僧還家崇孝養者孔經亦云立身行道以顯父母即是孝行何必還家帝曰棄親向踈未成至孝遠曰陛下左右皆有二親何不放之帝曰朕亦依番上下得歸侍養遠曰佛亦聽僧春秋歸家侍養

慧琳有孝經註又著辨正論云孝經者自庶達帝不易之典從生暨死終始具爲畧十八章孝治居其一揆吏任所奉民胥是賴貫通神明瑩導風俗先王奉法則乾象著明拓后尊親則山川表瑞遂有青鷹合節白雉馴飛墳栢春枯潛魚冬躍行之邦國政令刑于四海用之鄉人德教加於百姓故云孝者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也泰懸呂論一字翻成可責蜀掛楊言千金更招深怯唯孝經川阜無背功侔造化比重則五嶽

山輕方深則四海流淺風雨不能亂其波濤虛空未足棲其令譽釋氏之極贊孝經如此

圭峯宗密禪師曰始於混沌塞乎天地通神人貫貴賤儒釋皆宗之其唯孝道矣一居則致其敬者儒則別於犬馬釋則舉身七多二養則致其樂者儒則怡聲下氣溫凊定省等故有扇枕溫席之流釋則節量信毀分減衣鉢等故有割肉充饑之類三病則致其憂者儒中如文帝先嘗湯藥武王不脫冠帶釋中如太子以肉為藥高僧以身而擔四喪則致其哀者儒有武丁不言子臯泣血釋有目連大叫調御昇棺五祭則致其嚴者儒有薦笋之流釋有餉飯之類立於祭法令敬事於神靈神靈則父母之識性足顯祖考之常存既形滅而神不滅豈厚形而薄神乎密後坐化儼然如生容貌益悅荼毗初得舍利數十粒明潤而大柳公權為之碑

遇榮曰孝無終始者逆推孝行法爾常規故無所始順推孝行盡未來際故無所終

興化紹清禪師上堂髮膚身體弗敢毀傷此曾仲尼之孝也作麽生是興化之孝且道我母即今在甚麽處

契嵩作原教孝論曰天地與孝同理鬼神與孝同靈故天地鬼神不可以不孝求不可以詐孝欺故曰夫孝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抱其書上之仁宗詔付傳法院編次以示褒寵仍賜明教之號

海雲大士印簡七歲授以孝經開宗明義章乃曰開者何宗明者何義親驚異知非塵勞中人

釋氏曰孝者所以通神明廣四海百行之立孰先此乎

道紫陽真人周義山年十六隨父在郡始讀孝經語其父曰義山中心好日光長景之暉是以拜之還常山石室中齋戒念道積九十餘年乘雲駕龍白日昇天

道書抱朴子曰仲尼以明義首章明之與神合體非純仁所能企及也孔子曰昔者明王之治天下不言仁王又曰保髮膚以揚名者孝人也

陶弘景七歲讀孝經後復加箋釋爲養志山阿多歷年所羽人裴佪芝英豐潤竟尸解去授蓬萊仙監

諶母曰吾受孝道明王之法以孝爲本當授神仙許遜乃擇日盟授其徒若吳猛之夏不驅蚊恐去噬親黃仁覽之從仕千里夜歸膝下甘戰之推孝行彭杭之察孝廉盱烈之善事母陳勲之字孝舉蘭公所謂孝至於天日月爲之明孝至於地萬物爲之生孝至於民王道爲之成諸真蓋得其旨而與經所謂貫三才光四海者合矣其後應龍沙入百之讖者曰劉玉受淨明忠孝大法於遜傳黃元吉徐慧趙宜真劉淵然一時宗之夫則天之明移而爲忠不毀而稱孝通神返本全歸成真是其教之崖畧也虞集嘗信服焉

或問於黃先生曰今有學者久別父母求仕千里之外自以立身揚名顯親藉口

果可謂之孝乎黄曰但知仕宦不顧父
母之養焉得謂之孝道虞集稱其清虚
日來涬溟日去後尸解返玉真之墟
韋節註孝經復撰精思法因號精思法師
已而廬於東嶺屏諸喧襍忽彩雲霞廬
寂然解化
潘師正母病危師正捧母手曰若天奪慈
顔其亦不能生母曰汝若毀滅非盡終
始之孝也師正良久曰忍死强生當從
真教以爲津梁居山洗心忘形與草木
俱嘗曰吾居北巖降真者三矣能精一
者自知之夫是之謂道於神明後雲氣
霞庭異香滿室而化
全真教重陽子王中孚勸人誦孝經可以
修證其徒劉長生則謹事孀母丘長春
則稱説大孝尹清和則展墓悟道范圓
曦則露處墳側周含道則割股愈疾崔
道演則純孝著聞潘志源則孝養誠敬
毛養素則事父敬謹趙抱淵則事母至
孝彼宗所謂北派者其崇尚孝經如此
後皆證真云
丘處機長春子謂元太祖曰嘗聞三千之
罪莫大於不孝今聞國俗於父母未知
孝道帝宜教戒之上集太子諸王諭以
處機語且曰天遣神僊爲朕言此汝輩
各銘於心
道書曰孝誠之至通乎神明光於四海有
感必應善事父母之所致也
今夫施心一靈其好不二之其所好
而僻焉者四而靈亦集焉珠之魚目
寶之燕石非尚矯僞也炫人好也是
故有蝌斗經好古者炫之一矣女之

堯舜今之曾參非辱聖喆也示慕好也是故有大農孝經正順孝經女孝經武孝經酒孝經之屬豈其朱紫庶幾有若之似二矣食之疫衣之副非務侈羡也極嗜好也是故有張士儒衍孝經徐浩廣孝經懼罍之恥藏以待乏三矣鬼神之繪父祖之模非飾丹青也致尊好也是故緯有孝經古秘圖口授圖左右契圖星宿講堂七十二弟子圖梁有孝經圖孔子圖唐有應瑞圖宋皇祐紹興之間有孝經四章圖資善堂孝經圖雖誕若雕圖部若女孝經圖而龍眠之流猶獻技焉非至篤好何以若是四矣乃若好中印之梵者譯晉孝經魏孝經譯也好體要之辭者選韋法言范要語選也好之至好莫加焉者標王儉七志孝經爲初何休二學孝經居一命曰孝標標也鄭氏云孝經者三才之經緯五行之綱紀六經之總會知此而好好孝者無以尚之此其靈歟曾之麟亮之多共王之辟之蠡何事能好將無靈哉天地之性人爲貴物次焉靈也述集靈

鴻校集靈唯六朝五胡靈驗最多蓋當時君臣咸重孝廉同尊靈蹟歷代表章此經以此定謚舉士又得百家羽翼故靈驗疊見至宋王安石立五經獨黜孝經不用湮沒五百餘載唯蒙擇習之雖人心之靈未泯而天下學士不復知有是經矣其靈安得悉載於典籍乎

南杭虞淳熙述

武林朱　鴻　校

泉亭陳廣齡書

孝經集終

孝經註解引蒙

浙姚胡時化編集

胡氏時化曰凡誦孔子孝經先攷孔子出處載論語者不具述○孔名丘字仲尼傳得伏羲神農黃帝少昊顓項帝嚳堯舜禹湯文武的道德沒有幾個聖人的位又不得皐夔稷契伊

傅周公這幾個相位曾在魯國做中都宰做司寇攝行相事那時節文事武備俱足能使中都化行誅了亂政大夫利口少正卯○又在夾谷會上斬侏儒却萊夷取還齊景公侵去汶陽之田聲震一時正好大行至德要道奈人心多忌讒沮隨作在中都時

小人怨謗幸得無事○後有齊國晏平仲明知孔子聖德善與相交日久能敬却心中懼怕他輔相魯國重興周公輔相武王之法魯侯得做了方伯之時齊國日前強估罪惡不免被他整頓削奪便用着計較演一班女樂送魯侯與他輔相上卿季桓子都

是好色的人就便收受晝夜淫樂三日不出朝廷講理政事又將祭祀該分的胙肉不分與孔子這等簡慢只得去了魯國○這孔子又曾到齊國遇着齊侯景公素在夾谷曉他是箇聖人高品欲將尼谿田地封他用他又被晏子忌沮竟說吾老了不能用

這個人這等蹭蹬只得把臨炊飯的
米撈起不炊急行去了○又曾到衛
遇衛侯靈公交際可仕那時歇在個
賢大夫蘧伯玉家賓主相弃爭柰這
箇衛侯不問治國安民政事只謀軍
旅之事又不用他只得明日行了走
到陳國陳侯不肯接待他絕糧七日

幾至餓死○又曾到楚楚昭王聞他
是箇聖人要把書社地土封他用他
又被楚相子西忌嫉謗毀道此人若
用有許多門人輔相必自家做起封
王事業害了楚國因此楚王便不招
接只得回了○又曾經過宋國那宋
有專權卿相桓魋雖知他是聖人因

他口直每每要殺他見他在杏壇大
木下常與門人休息講學便把這木
斫伐去了使他不得休息便發兵要
圍殺了他只得改換衣冠穿了小衣
服避去○困頓偃蹇曾被人耻罵他
喪家之狗○當時姦惡權臣陽虎專
政定要強使赴見因不從他便算計

我是箇大夫他是箇士我據禮乘他
不在送他蒸豚他依禮當到我家面
拜依計送豚之間孔夫子也乘他不
在去拜不肯面見柰陽貨探聽這個
消息特故轉在路途邀截相遇並不
以禮下迎及叫他來只道我與你說
你失時不肯做官不叫做智懷德不

肯救世不叫做仁日月漸次蹉過年歲不等待你這般受陽虎一塲閑氣不與辯白○又有一箇叔孫武叔反說他門生端木賜表字子貢強似仲尼把他千方百計謗毀○又有一箇微生畝自恃年高倨傲呼他名字反說他是個佞人○又有匡人錯認他是陽虎用兵圍住要殺他後來認得不是方解圍放了○便是弟子仲由表字子路也說他要正衛國名位是迂濶也因他見衛國南子便不歡喜因在陳國絶糧便十分惱怒因他要往應中牟宰佛肸的召要往應中山弗擾的召有許多不歡喜○又有一

箇門生陳元表字子禽背後也說他不見強似子貢見他到處聞政便疑他是求來的○衆門生見他收接互鄉的童子在門下便疑心他不擇交際好歹○傳至戰國時節還說他投歇齊寺人瘠環衛癰疽兩小人家道樣多口沮間了空負先王和順天下的道德思傳與中行又不得思及狂士猥士狂士志大而行不副猥士規模狹小也不濟事只有顏子又苦早亡了看得門下狂士曾點字子晳有箇兒子叫做曾參表字子輿力量弘毅篤行忠恕不比他父親狂的疎漏夫子知他可與傳先王順天下的道

德趣他侍坐開示分曉

唐明皇御製序

唐是唐朝國名明皇即唐玄宗也御製皇帝親自爲之辭也序者集也總序其十八章之意而作此序文也明皇開元初敦叙友于厲精政事去近習禁奢侈講武試策樂善崇儒抑祥瑞之奏容對仗之儀姚宋張韓任用弗貳是以淳風美化盈塞區宇未必非其表章力也

朕聞上古天子自稱曰朕上古指太古也其風朴略言其風俗質朴簡略雖因心之孝已萌孝因於心萌發也而

資敬之禮猶簡禮以將吾敬猶簡未足以盡心及其仁義既有仁愛義敬天理良心親譽益著親親之名譽益彰著而不可掩聖人知孝之可以教人也聖人曉此孝道可以及天下之民這是推己以及人之道理也故因嚴以教敬嚴嚴緊也子事父母其法極嚴緊聖人恐人子容易以犯法故教之以敬敬嚴敬也因親以教愛親亦愛也言爲父母者無不愛其子也人子亦當以父母愛我之心及之而愛父母於是以順移忠之道

昭矣順卽上愛敬是孝也以順移忠卽移孝順以爲忠一道也孝於親者必忠於君欲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立身揚名之義彰矣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皆此愛敬之順道也子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此兩句孔子家語也玄宗引之以明孝經之義春秋魯史也記當時諸侯之實事孔子刪削之褒貶得其當孝經孔子所作者教訓後世得其法故傳曰春秋成麒麟出孝經成天雨壁春秋聖人之志在焉孝經聖人之行在焉是知孝者德之本歟愛親敬親之孝爲德之根本萬善由此生也經曰昔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不敢遺小國之臣雖小國之臣亦吾親之所立不敢遺棄恐遺吾親也而況於公侯伯子男乎五等國君爵祿之大小品級不同皆當推因心之孝以及之一無所遺朕當三復斯言玄宗時常再三而念及此言復反也景行先哲景隨也亦常隨依先王之行事雖無德教加於百姓庶幾廣愛刑於四海庶幾近辭也廣大也刑準則也玄宗言我

雖無孝敬之事見於天下之民人序此書亦可爲後世法則嗟乎夫子沒而微言絕嗟嘆辭也夫子孔夫子也微精也絕無也嗟嘆夫子卒後而孝敬之言微絕也異端起而大義乖異端佛道之流也起發也大義聖人之道也乖亂也言佛道之說起聖道亂也況泯絕於秦得之者皆煨燼之末秦國名秦始皇坑儒焚書而聖人之詩書盡燒之讀書之人盡坑之今雖得此書者皆時人口傳心受如煨燼之物而畧存其渣末耳濫觴於漢得之者皆糟粕之餘濫傳流也觴酒器也漢國名言漢與于秦末如觴之濫傳于天下徧求詩書雖得之如酒之既絕存其糟粕之餘物故魯史春秋魯國之史書名曰春秋乃孔子筆削之也學開五傳後之學者分爲五傳如公羊穀梁左傳胡傳之類國風雅頌分爲四詩今分國風二卷大雅小雅各一卷是爲四詩去聖逾遠是今以來去聖人之世久遠矣源流益別如源泉之流分於四散而各別也近觀孝經舊註踳駁尤甚古者賢人所註之孝

經今乃言其雜亂之甚不足觀也至於跡相祖述至於根尋舊跡而觀看前聖人所爲之事殆且百家殆及也又看及諸子百家所註之說業擅專門業事業也擅獨也專門猶一門也言其人所爲之事善於一業之人也猶將十室十者入也言猶人之進入於宮室也希升堂者但見其室之窄小者不曾登其堂之高大者必自開戶牖言人欲登其堂必自開其門戶而可入今書無聖人發揮猶人入堂無主人之開閉必用自已尋覓處方見中之所用攀逸駕者必逞殊軌轍如人之欲登車駕必循其轍跡之度方可登也是以道隱小成言今人無聖人指授但安于淺近粗畧而不能入于大道也言隱浮僞至于所言之事浮而不實所行之事僞而無眞且傳以通經爲義義以必當爲主且古傳以通孝經義者是道也其義以爲事親事君必當于理而止矣至當歸一精義無二事理之當必歸于一察精其義豈有二乎言決無之理也安得不剪其繁蕪而撮其樞要也

言觀諸家所著之書繁而多蕪而荒不得爲人用是以削其繁多而芟其荒蕪撮纂錄也樞要領也今纂集精要者而成書也韋昭王肅韋王二姓肅昭二名二賢人也皆三國時人俱註孝經一卷先儒之領袖先儒乃是後人之師也領袖如衣之領袖提之則其餘自然整齊也虞翻劉邵虞翻晉人也劉邵三國人也亦曾註孝經一卷抑又次焉言二人之註又次于韋王劉炫明安國之本劉炫隋時人安國漢時人明發明也本宗主也言劉炫所註皆發明孔安國之說也陸澄譏康成之註陸澄康成二人名皆註孝經而陸澄所註嘗譏誚康成也在理或當在詩書則當于理而可以止矣何必求人何如別求異說也今故特舉六家之異同六家韋昭以下至康成也六家之說各有不同而別爲一說者故我今集之考其是非之說而要也纂會五經之旨趣會合也五經詩書易春秋禮記也旨趣意義也取五經之義參六家之註約文敷暢約束也言約束其文而敷演其義則暢然通達也義則昭然其書中之義則昭明

第151冊　續修四庫全書　第22版反內

顯然矣分註錯經分五經六家之說註於十八章之中理亦條貫其理亦條直而不紊義亦貫串而不斷寫之琬琰琬琰二玉名將孝經之文書之于玉石之貴也庶有補於將來殆有助于後世之考者且夫子談經夫子孔子也談經亦註五經也志取垂訓其志意亦欲誠訓後世之人也雖五孝之用則別五孝天子諸侯大夫士庶人也五等之孝用則異別不同而百行之源不殊君子修身之始必以孝悌爲首是知孝者乃君子本務非有異也是以一章之中經有十八章而曰一章之中則是一節之內凡有數句或者四五句講明一句之說一句之內意有兼明或一句之中發明總盖一節之義具載則文繁凡五經之語六家之註具載于中則文多繁雜畧之又義闕若簡畧刪削其註義理又欠闕而不堪解今存於疏今存其文于此而分章定句于後用廣發揮學者當廣孝經義發明其旨而行玄宗不敢自專于篇末而謙之也

玄宗序孝經雖君德之有虧亦子道之不泯也垂訓後世君子略其大節而姑存之爾

孝經本義

開宗明義章第一

這是孝經第一章開說孝經的宗本發明孝順的義理

仲尼居曾子（曾參）**侍子**（仲尼）**曰先王有至德要道以順天下民用和睦上下無怨女知之乎**（女音汝下同）

仲尼是孔夫子表德孔子姓孔名丘表字仲尼居是閑居時節曾子是孔子徒弟侍在孔子旁邊那夫子與他說道我與你雖窮居不用要當講明古先

帝王之法用我便去致治如古先帝王不用我便傳與後來做帝王師法不枉子一生在天地間父母生來的身子吾想那古先帝王致治不在多方有箇極至的德切要的道自家可行人人可行將來順治天下從自家爲天子本身與諸侯卿大夫士下及人民用這箇道德盡都和順親睦如一家父母兄弟子姪相在上在下再無有那不和不睦相悖相怨的心這箇至德要道你曾知道麼

曾子避席曰參不敏何足以知之子曰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

曾子聞得不說學者的名色說了箇先王不說一身的事幹說了箇天下因此不敢承當離避了坐席起來稱自巳的名回話道門生參原不聰敏何足以知這箇道理頭夫子指教那夫子便說先王順天下的至德要道不過是人人易知易行的孝夫孝不是世俗一事一節奉養服勞的末務乃是仁人君子處天地間一身一生許多道德統會的根本道德只在一身儀刑遍及天下乃是教化所從發生的因此名做至德要道

復坐吾語女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

你且復還坐席吾說與你

再聽大凡世俗的孝止養口體先王的孝要養心志虧體辱身不是先王養心志的孝要想人子一身四體毛髮皮膚這不是人子自能有的都是受氣于父受胎于母來的人子保全這箇承受父母的身體事事謹慎不敢使有毀傷方纔安得父母的心這是孝的始初起頭了

立身行道揚名于後世以顯父母孝之終也

保全這身體不能成立行道揚名後世顯及父母也是枉了身體必要振立這箇不毀不傷頂天踏地的身體行天下的大道建起功業揚箇克肖名聲傳留後世使天下後世稱我是

有道的男子便稱我父母是篤生養育有道的好親這箇乃是孝的收成完全臨終結果了

夫孝始于事親中于事君終于立身看來這箇孝起頭在事親從奉養充到保全身體安着親心開手了當中推事父母的心看得父母是家中嚴君君是國中的父母將這父母生下身體輔事君王行道濟時去了及至臨終挺立這父母所生的身體做箇有道人品去揚名顯親這方是孝有終始不只是順一家順一國直順得天下人民上下和睦無有相怨因此上叫做至德叫做要道從先王到今誰能舍得

大雅云無念爾祖聿修厥德你看毛詩大雅文王的詩忠臣勸成王說道可無念你的祖父祖母急修你那祖父母的相傳道德做箇祖父母的克肖子孫就如你祖文王修德直到無聲無臭昇合上天做了上天的肖子曉得這詩修德的說便曉得修事親事君立身的德做克肖孝子了便是先王至德要道可順天下了

天子章第二

這是孝經第二章說天子行的孝道天子是普天下百姓的主人

子曰愛親者不敢惡于人敬親者不敢慢于人做天子的存愛親的心行不虧不辱的道將孝親念頭推將去愛惜自家父母便不敢惡了天地間父母所生的人敬重自家父母便不敢侮慢天地間父母所生的人

愛敬盡于事親而德教加于百姓刑于四海蓋天子之孝也愛與敬這兩般奉事父母都盡了便有許多推廣的德行教化加到百姓身上且儀刑觀法直到四海無不如一家父母所生的真是民用和睦上下無怨能

順了父母傳的天下蓋是天子倡率天下的孝

甫刑云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周書呂刑說道天子一人明德慎罰召集和氣享有福慶下而兆民都仰賴這一人蔭庇人人和睦無怨了

諸侯章第三

這是孝經第三章說諸侯行的孝道諸侯是天子封的公侯伯子男五等諸侯

在上不驕高而不危制節謹度滿而不溢天子下面做諸侯的如古時公侯伯子男後世王侯便是他存愛親敬親

的心不敢做虧體辱身的事思想天子與我的位雖尊高實是危險謙恭自牧在衆人上面而不驕縱因此雖高不危思想天子與我的祿雖盛滿實易傾溢儉約自處制財用之節謹出入之度雖是滿盈不致泛溢恰似捧一碗水捧得好也不劚將出來**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也滿而不溢所以長守富也**雖在高位不危險却能常常守得那爵祿雖是滿盈不至泛溢却能常常守得財物**富貴不離其身然後能保其社稷而和其民人蓋諸侯之孝也**諸侯能常守一身的貴能常守一身的富這富貴不劚去了父母生下的身子方纔保全得父母留下一國的社稷和順得父母留下一國的百姓這便是諸侯有國的孝道社是土神稷是穀神諸侯祭祀一國的社稷

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

毛詩小雅小旻之詩說諸侯戰戰恐懼兢兢戒謹如身臨深淵怕墜下如足履薄氷怕陷下這是諸侯高怕危滿怕溢不驕不侈小心守那社稷民人也

卿大夫章第四

這是孝經第四章說卿大夫行的孝道卿和大夫是兩等大官人

非先王之法服不敢服非先王之法言不敢道非先王之德行不敢行諸侯下而做卿做大夫的存愛親敬親的心不敢爲虧體辱身的事不是帝王制下合法度的衣服不敢做來穿不是帝王說過合法度的言語不敢將來說不是帝王行過的好德行不敢將來行**是故非法不言非道不行口無擇言身無擇行言滿天下無口過行滿天下無怨惡**不合法度的言語不說不合道理的勾當不行口中句句停當沒有可揀擇的言語身中件件停當沒有可揀擇的行迹言語傳滿天下天下無一句口過行迹施滿天下沒有一人怨惡**三者備矣然後能守其宗廟蓋卿大夫之孝也**穿的衣服說的言語行的德行這三件都完備纔能守得祖宗家廟祭祀在這便是卿和大夫行的孝道

詩云夙夜匪懈以事一人

大雅烝民的詩稱仲山甫說道早起脫息不曾懈怠服事君王一箇人

五品以上為大夫也六品則六品以下上士中士下士皆是也

士章第五這是孝經第五章說為士所行的孝道士是卿大夫以下的官人記曰士者任事之稱也

資於事父以事母而愛同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故母取其愛而君取其敬兼之者父也卿大夫下面做士的存愛親敬親的心不敢為虧體辱身的事資着事父的心事母恩愛相同資着事父的心事君嚴敬相同因這個緣故可知道事母取事父的愛事君取事父的敬兼這愛母敬君兩件心的是父親一箇人這愛敬父親的心兼着事母事君的心因此上孝敬忠順摠是一心

故以孝事君則忠以敬事長則順取孝愛的心事君上便是忠取孝敬的心事長上便是順

忠順不失以事其上然後能保其祿位而守其祭祀蓋士之孝也忠於君順於長這兩般都不失了奉事上面君長方纔會保全長上與我做士的俸祿爵位守得父母相傳的祖宗祭祀蓋為士有身有祿位祭祀的孝順

詩云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小雅小宛詩說道人當思念所生早朝興起來夜裡睡去思量時常敬慎無忝你那父母生身的休教羞辱爾的父母

庶人章第六這是孝經第六章說庶人行的孝道庶人是天下衆百姓或農或工或商或賈

用天之道分地之利士下面有庶人也要存着愛親敬親的心不敢為虧體辱身的事百姓做庄家順着春生夏長秋斂冬藏的節氣這是用天之道依着地土高下布種桑麻稻麥這是分地之利

謹身節用以養父母此庶人之孝也謹守父母生下的身子撙節使用錢財將本分生理供養父母這箇是百姓庶人的孝順

故自天子至於庶人孝無終始而患不及者未之有也這幾等孝便是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孝有終始斷無那失天下壞國喪家亡身的患害滿天地間自然和睦無怨親祚自然長久因這箇緣故可見從天子下諸侯卿大夫士至庶人這五等人若貧賤時行孝富貴時不行孝今日行孝明日不行孝這般有頭沒後孝無終始的人會得

患害不及他身這箇定沒有此理因此上叫做至德要道順天下的物事這一段總結前五章的意思大抵位有尊卑心無豈歉事有隆殺道無優劣隨分各足易地皆然修在身便是道德施在人便是功業傳在後便是名譽眞箇是立身揚名顯親二帝三王做君的皋夔伊周做臣的孔子曾子做師的都是此心想那虞帝大舜側陋曾做庶人三十登庸曾做了士大夫卿諸侯末後受了堯禪便做天子樣樣做過他終身只是這點慕父母的孝心可見他孝有終始論孝不到這裡還都是小節如何順天下人子須要曉得

三才章第七

三才是天地人這一章說聖人因天地順人心教人行孝因此喚做三才

曾子曰甚哉孝之大也

曾子聽得這箇孝道終始的義理天子諸侯卿大夫士庶人的孝深曉孝不在一事一節些小間眞是至德要道能順治天下使人人和睦無怨的大端眞是道德的根本教化從此生出去不覺嘆說世間道德看來極甚的是孝這道最大了

子曰夫孝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

夫子因此又教他說道這箇孝豈止是人身的道德卻是三才全備的道德上是在天爲萬物父的常經下是在地爲萬物母的理義中是在民事父母如天地立父母生身的德行

天地之經而民是則之

總是天地常經人民將這箇做法則的從先王到今是這天地人民便只是這箇孝

則天之明因地之利以順天下是以其教不肅而成其政不嚴而治

上面法則天的日月光明下面因仍地的發生財利把這天下共明共利良知良能順着天下使他化悖逆乖怨做了和

順無怨因此上這教訓不勞整肅自然成就這政令不勞威嚴自然平治

先王見教之可以化民也是故先之以博愛而民莫遺其親陳之以德義而民興行

古先明王見這箇政教好得化民因此緣故率先人民用這孝的愛父愛母推廣傳愛民便化了沒有遺棄他親的陳說着德行仁義用這孝的德義百姓都興起百行

先之以敬讓而民不爭導之以禮樂而民和睦示之以好惡而民知禁

率先人民用這孝的敬讓民便化了不相爭兢引導人民用這孝中節文的禮和悅的樂民便化了和順親睦示民以好善惡惡用這孝的公好公惡民不犯禁令都爲善不爲惡了**詩云赫赫師尹民具爾瞻**小雅節南山詩稱道赫赫然威嚴光顯的我周太師尹氏百姓人民都把爾瞻仰觀望正說在上面的人百姓都看着不可不先行孝道

孝治章第八

這一章說聖人將孝道去治天下

子曰昔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不敢遺小國之臣而況於公侯伯子男乎故得萬國之懽心以事其先王昔者聖明的君王用這箇愛親敬親的孝道順治天下想起天如父地如母天地間人如父母所生一般我孝父母就當推父母的心去聯屬這人不敢遺棄了小國的臣何況那公侯伯子男五等有國的我敢遺棄了既有這等一體萬國的大孝故得萬國的懽心人人助祭事我的先王這箇是天下和睦無怨天子的孝**治國者不敢侮於鰥寡而況於士民乎故得**

百姓之懽心以事其先君上有這樣孝順的天子下有這樣孝順的臣庶用孝治國的看國中百姓皆如父母所生不敢欺侮那鰥夫寡婦何況士大夫與好百姓更是不敢欺侮他因此得那一國士民百姓的懽心助祭事我先君這是箇一國和睦無怨諸侯的孝**治家者不敢侮於臣妾而況於妻子乎故得人之懽心以事其親**用孝治家的看家中長少皆如父母所生不敢欺侮家臣婢妾何況那妻與兒子更是不敢欺侮他因此得一家人的懽心助祭事我二親這是一家和睦無怨卿大夫士庶人的孝**夫然後生則親安之祭則鬼享之**這一段總結上面三節的意思說道天子諸侯卿大夫都得人的懽心因這般上父母在生時受他的奉養心裡也安父母亡沒了鬼神懽享他的祭祀**是以天下和平災害不生禍亂不作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如此**因這等樣致得天下和順平安水旱飢荒這等災害也不生軍馬盜賊這等禍亂也不作災害是天降的禍亂是人做的天道和便災害

不生人心順便禍亂不作聖明的君王將孝道去治天下他的效驗是這般的

詩云有覺德行四國順之孔夫子又引毛詩大雅抑的詩說道抑抑敬慎的恭人哲人有箇靈通明覺內覺巳心外覺人心的大德行在身上四方國人誰無同覺同得同行的心自然都來順從了這就是明王有大孝治天下這箇德行身致天下和平

聖治章第九

這一章說聖人治天下的道理

曾子曰敢問聖人之德無以加於孝乎

曾子聞孝道之大兼三才而敷政教治天下而通幽明先王有巳試的成効詩人有互發的明訓道恁般樣要德恁般樣至因此問聖人的德果沒有加得這孝麽

子曰天地之性人爲貴人之行莫大於孝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也夫子應他說道聖人之德不過盡性盡性的極不過行孝大凡天地化生萬物的性只有人最靈在萬物中獨爲尊貴人體天地性發做一生行跡沒有大似這箇根本統會的孝孝的立身顯親沒有大似

尊嚴那父尊嚴父的沒有大似聖人得天子之權祭天時節將父親配天享祭的古人有箇周公便是尊嚴父親的人

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后稷是周家的始祖郊是南郊祭天的去處文王是周武王的父親明堂是天子坐着行政令的所在又就裏面祭上帝周公是武王的弟輔相着周成王孔夫子說道在先周公制禮冬至日在南郊外祭天尊着始祖后稷來配那上天九月裏在明堂裏祭上帝又尊着父親文王來配享那上帝這是尊嚴父親的

道理

是以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祭夫聖人之德又何以加於孝乎因此四海裏面各隨他職分來助周家的祭祀似這般看來真得萬國的歡心事親就如天帝一般人盡四海多不可加了祭得四海人助是合權不可加了事親加天帝是尊嚴不可加了看來聖人的德又有那件加得這孝乎

故親生之膝下以養父母日嚴人生兒子幼小時節在父母的膝下便有親愛的心尚未知有嚴敬的心及到長成時知到奉養父母方逐日生將嚴敬的心

出來情本日親的用這箇膝下的 聖人心愛養父母義本又是日嚴的

因嚴以教敬因親以教愛 因這箇嚴的情教民孝敬因這親的情教民孝愛聖人教人行孝只順着人的天性不是去勉強他 聖人之教不肅而成其政不嚴而治其所因者本也 聖人行的教化不待整肅自然成就行的政令不待威嚴自然平治如何能這般正爲他所因的是根本上自然的嚴自然的親所以速化如此

父子之道天性也君臣之義也 父慈子孝這箇道理是天生下自然的性在父子便喚做親在君臣便喚做義這君臣之義都從父子之親生出來

故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者謂之悖德不敬其親而敬他人者謂之悖禮 愛與敬兩件人子本合在父母根前盡了方纔推及他人若不愛自家的父母却去愛別箇人這便是於德上悖了不敬自家的父母却去敬別箇人這便是於禮上悖了

以順則逆民無則焉不在於善而皆在於凶德雖得之君子不

貴也 順是愛敬其親以及人的親逆是不愛敬其親而愛敬人的親順便是善逆便是凶聖人教人行孝本是順的反將來自家倒做悖逆了那下面民人將何法則他這是不因根本難望教成政治了看他的愛人敬人不在善的一邊却都在凶德的一邊雖得箇愛敬的德實悖了天地生人至貴的性君子不貴他了

君子則不然言思可道行思可樂德義可尊作事可法容止可觀進退可度 君子的孝不是這等他因親教愛不忍悖德因嚴教敬不忍悖禮一言不忘父母便思使民可道一行不忘父母便思使民可樂用這箇思來立德義便可爲尊用這箇思來作事務便可爲法容貌舉止可以教人觀聽進退動靜可爲法度

以臨其民是以其民畏而愛之則而象之故能成其德教而行其政令 君子行的這六件好處在上面臨著下面的百姓百姓都畏懼他親愛他法則倣象他因此自然成得他的德行教化行得他的政事號令真箇不肅自成不嚴自治

詩曰淑人君子其儀不忒 孔夫子引曹風鳲鳩

詩說那善人君子他的威儀動靜無有差忒如那鳲鳩喃了朝從上下暮從下上往來均一相似這箇是愛親愛身敬親敬身君子立身顯揚的孝

紀孝行章第十

這一章紀錄爲人子行孝的事

子曰孝子之事親也居則致其敬養則致其樂病則致其憂喪則致其哀祭則致其嚴 孝子事親親愛嚴敬的心没一刻不存没一事不到没一物不推父母安居無事要小心奉承盡那恭敬奉養父母要衣食飽煖盡那懽樂父母有疾病要調護醫治盡那憂戚父母亡没了要思想哭泣盡那哀痛時節祭祀要齋戒盡那嚴謹 五者備矣然後能事親 上面說敬樂憂哀嚴五者人子事親始終都行得完備了方纔是能服事父母 事親者居上不驕爲下不亂在醜不爭 服事父母的人在衆人上頭休要依勢驕傲在衆人下頭休要犯上作亂在一般衆人中休要與人爭鬭 居上而驕則亡爲下而亂則刑在醜而爭則兵 在上的人若行驕傲必致壞了國家在下的人

若去作亂必致犯着刑法在衆人裏頭若與人爭鬭必致有兵戈之患 三者不除雖日用三牲之養猶爲不孝也 驕亂爭這三件若不除去身體未免毀傷父母未免憂辱雖每日間用牛羊猪三牲養父母如何叫父母喫得安樂歡喜如何叫得愛敬父母這還做不孝子

○這紀孝行一章孔夫子說的孝道從帝王到小百姓都行得

五刑章第十一

五刑是墨劓剕宮大辟五等的刑法

子曰五刑之屬三千而罪莫大於不孝 五等刑罰有三千條目墨罰千劓罰千剕五百宮三百大辟二百總有三千這三千中罪過没有大似不孝的其罪最大 要君者無上非聖人者無法非孝者無親 爲臣的合當盡忠國家若是將私已的事要求便是不敬上的亂臣聖人制立下法度教人若是毀謗聖人便是無法度的亂民孝順父母是爲子合做的若毀謗孝順的人便是無父母的亂子 此大亂之道也 說無上無法無親這三件都是逆天悖理大亂道路都是一般大罪

○此一章警戒人不孝

廣要道章第十二

這一章推廣第一章裏所說要道兩字的意思

子曰教民親愛莫善於孝教民禮順莫善於悌孔子說要教百姓盡那親愛的心無有好似孝於親的道理人能孝于親自然無有不親愛處要教百姓盡那禮順的心無有好似悌於兄的道理人能悌于兄自然無有不禮順處移風易俗莫善於樂安上治民莫善於禮要移易百姓不好的風俗做好的風俗無過於那音樂可以化人要奠安在上的人整治在下的人無過于那禮節可以教人禮者敬而已矣故敬其父則子悅敬其兄則弟悅敬其君則臣悅禮這一個字只有一個恭敬所以人能自家敬其父親則凡爲人子的心都歡喜能自家敬其兄長則凡爲人弟的心都歡喜能自家敬其君王則凡爲人臣的心都歡喜敬一人而千萬人悅所敬者寡而悅者衆此之謂要道也敬其父敬其兄敬其君只是敬一個

人凡爲人子爲人弟爲人臣千萬個人都喜歡了所敬的人甚少所喜的人甚多這便是切要的道理先王順治天下舍這個更有何道

廣至德章第十三

這一章推廣第一章裏所說至德兩個字的意思

子曰君子之教以孝也非家至而日見之也孔子說道聖人教百姓行孝不是家家行見日日厮見與他說只是自家行孝百姓都化了教以孝所以敬天下之爲人父者也教以悌所以敬天下之爲人兄者也教以臣所以敬天下之爲人君者也聖人教人行孝只是自家先敬父母化得天下做兒子的都敬父母了教人行悌只是自家先敬兄長化得天下做幼小的都敬長上了教人爲臣只是自家先敬君王化得天下做臣宰的都敬君王了詩云愷悌君子民之父母孔子引那大雅泂酌的詩說個愷樂悌易的君子民將他看做父母莫不歸附正如這個教孝教悌教臣盡天下皆在教化範

圍徑百

非至德其孰能順民如此其大者乎孔子又說引詩的意思若不是聖人有至好的德行還有那個會順着這民化得天下百姓這般樣廣大者乎因此上叫這箇孝做至德大道是要道德是至德真個孝道最大聖德無以加此

廣揚名章第十四

這一章推廣第一章裏所說揚名于後世的意思

子曰君子之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君子的事親孝了移將這個心去服事君王便是盡忠事兄悌故順可移於長事哥哥盡悌了移將這個心服事長上便是和順居家理故治可移於官在家裏整治得端正了却移將這個道理去做官管百姓便都平治是以行成於內而名立於後世矣這個行孝君子他孝親悌兄理家的德行成在門內便有忠君順長治官的功名立在後世這是立身這是揚名這是顯父母這是孝道的大處先王順天下以此

諫諍章第十五

這一章說父母行差了為子的合當去諫諍

曾子曰若夫慈愛恭敬安親揚名則聞命矣敢問子從父之令可謂孝乎曾子聞孔子說許多行孝的事了又問道這慈愛父母恭敬長上安父母的心揚後世的名這幾般前面已聽夫子教訓了再問道父母有要行的事為子的便依着行可以喚做孝麼子曰是何言歟是何言歟夫子答曾子說你的問從令一件是什麼說話是什麼說話昔者天子有爭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其天下諸侯有爭臣五人雖無道不失其國大夫有爭臣三人雖無道不失其家昔者天子有七個諫爭的朝臣不從他令雖行的無道也救正了不致差了事務不失其天下諸侯有五個諫諍的陪臣不從他令雖行的無道也救正了不致失了一國大夫有三個諫諍的家臣便行的無道也救得他正了不致失了一家士有爭友

愚意爭臣以多為善不必限定但孔子只以天下國家大小而折言之以見有此幾人亦足矣學者當以意會

這個當不義指父說下面既說從父之人之可規

則身不離于令名父有爭子則身不陷於不義士無臣只有朋友有諫諍的朋友為之匡救其失則身已上不失好名父有諫諍兒子方纔身已不做歹的不義事故當不義則子不可以不諍於父臣不可以不爭於君當父親有行不合宜的事非特父之過也子與有責焉不可以不爭于父君王有不合義的事非特君之過也臣與有辱焉不可以不爭于君故當不義則爭之從父之令又焉得為孝乎

當親有不義事為子者必苦口諫諍若順着父親的言語這個是陷親不義豈得為孝乎○這一章說天子公侯卿大夫士與凡做父母的都要人諫諍

感應章第十六這一章說帝王行孝能感應天地的

意思

子曰昔者明王事父孝故事天明事母孝故事地察孔子說古時聖明的君王能孝父親便曉得奉事天的道理孝是天經他則天的明就如承天的緒能孝母親便曉得奉事地的道理孝是地義他因地的利就如賴母的養恭因君王將天做父地做母將宗廟裏享父母的誠心去祭天祭地都是一般長幼順故上下治君王能敬長上慈愛幼小這家道利順了便正得君臣上下的分限國事也都平治天地明察神明彰矣這上三件揔是孝悌揔是天地明察天地既明既察便是將吾心的神明去通天地的神明洋洋赫赫感格昭著故雖天子必有尊也言有父也必有先也言有兄也故雖天子處天下至尊又必有箇尊似他的說

是還有箇他的父在處天下最先又必有箇先似他的說是還有他的兄在存時當尊他先他亡時當追他報他宗廟致敬不忘親也修身慎行恐辱先也說君王的父母雖是亡歿了四時去太廟裏祭祀必盡恭敬的心不敢忘了又修整身已謹慎行事恐怕廢棄了國家羞辱了祖宗宗廟致敬鬼神著矣若是君王在宗廟裏能盡誠敬的心祖宗的魂鬼便都來享他的祭祀孝悌之至通於神明光於四海無所不通前面說敬宗廟便是

孝的道理順長幼便是悌的道理若是這兩件行的至盡了無幽不格便通於天地父母的神明無顯不至便光於東西南北的四海更有何處不通達的

詩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文王有聲的詩說道武王孝順只思法則文王遷都鎬京建學設教此時從西海從東海從南海從北海的人無有一箇思念不心悅誠服這是光於四海無所不通之意這一章說一箇孝字可以上通天地下化人民君王行孝到這般分際方是盡了

事君章第十七這一章說爲臣服事君王的道理○申明首章中於事君的意

子曰君子之事上也進思盡忠退思補過將順其美匡救其惡故上下能相親也大凡君子推事親念頭去事君上進在朝廷便思量盡我的忠心退在家裏便思量補我幾闕的過失君王有美好的德郎便依從着行君王有過惡的行郎便救正着休行這四件事都能行了臣這般去親君上進諫不已君自然也親臣下又肯從諫上下同心相親相愛詩云心乎愛矣遐不謂矣中心藏之何日忘之孔子引雅隰桑的詩說爲臣的心裏常愛君王雖已身已離了左右心裏不曾道遠便不思想君王常常藏着愛君的心那箇日頭忘得這一章是爲子的出去服事君王移孝爲忠的道理

喪親章第十八這一章說父母亡殁了爲子居喪的道理

子曰孝子之喪親也孔子說孝順的子在父母喪服中哭不偯禮無容言不文服美不安聞樂不樂食旨不甘此哀戚之情也哭泣時不要作長聲行禮時不要修容貌言語時不要說文談穿服美衣則身上不安聞音樂則心裏不喜喫美食則口裏不甜這三大件都是孝子哀痛的眞心發見處三日而食教民無以死傷生毀不滅性此聖人之政也父母殁三日不喫飲食三日後方許喫稀粥聖人教

人不因爲死的又傷了活的爲人子的
雖是悲哀毀壞形貌却不要滅了性命
這是聖人行的政令若居喪過
哀毀壞身已顛倒虧了孝也
喪不過三年示民有終也行喪服不過三箇周
年長教百姓知孝子
的心無窮而法制有限想兒子不過三
歲方離父母懷抱因此上立爲中制定
做三年的喪**爲之棺椁衣衾而舉之陳其簠簋而哀慼之擗踊哭泣哀以送之**棺是內棺
椁是外椁衾是被子簠簋是祭器擗是
搥胷踴是頓足說父母初歿時做棺椁
衣服被子收斂了陳設器皿悲哀祭奠
了至出殯時又擗踊哭泣以盡送終之
禮**卜其宅兆而安厝之爲之宗廟以鬼享之春秋祭祀以時思之**出殯時揀好
墳穴的吉兆
將親體魄安塟在村體魄雖安在墳宅
魂氣常附在神主做箇宗廟在家廟裏
用鬼神之道以供養祭享之春時與天
地間萬物俱來有迎他的祭祀秋時與
天地間萬物俱往有送他的祭
祀年年逢時思念沒有終止**生事愛敬死事哀慼**父母在生時似前幾章裏
說的這般親愛恭敬父母

歿了時又似這一章裏說的這
般哀痛憂慼孝子都行着了**生民之本盡矣死生之義備矣孝子之事親終矣**父母是生身的根本思念始根本
已竭盡了養生送死的道理都完備
了孝子事親用那不毀不傷的身行那
愛親敬親的道與吾生俱存與吾生俱
永的德行到這裏已終了因此生則親
心安死則親鬼享方叫做孝○大都看
來這箇養生送死的心與那立身行道
的心有始有終無一日不行先王的道
無一日不立父母的身眞箇是名揚親
顯天地間皆孝子一箇和氣融液流布
眞箇是至德要道協順天下和睦無怨
的功効這箇便是大人君子聖帝明王
賢相明師的家法孔子傳道與曾子這
是最要的其後曾子發揮大學明明德
於天下爲天子至庶人萬世法則自家
戰兢如臨深履薄愼行父母遺體說那
事君不忠戰陳無勇的五件爲災及父
母標揭孝道便道是塞天地橫四海不
忍二樹一獸斷殺不待時節眞箇是將
仁爲已任到死方止弘大剛毅任重道
遠的克肖子孔子一部孝經的志事眞
是他能繼述萬世道統眞是曾子獨得
其
宗

註解畢一部孝經盡在目中矣先王至德要道豈有加於孝哉故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人常誦此經則念念皆孝箇箇是堯舜所謂人皆可為堯舜者以此孔門三千之徒獨傳孝經於曾子人知顏子貧不知曾子尤貧曾子養曾皙必有酒肉蓋富而厚養日用之常惟貧而能養見人子至情勸世人及親存時寧薄於自奉不儉其親存則一肉亦為甘旨沒則三牲徒為虛設木欲靜而風不止斯言眞可惕然猛省不然寧能免負米之恨乎人生天地間父母最當愛敬識得大段道理心胞弘闊以天地為父母身體成全以父母為天地天經地義一孝該之矣詩曰永言孝思不但春秋祭祀以時思之朝夕出入起居思其所處思其所嗜思其笑語殆無時而不思也十八章末多引詩余誦蓼莪篇以識思親之意云

孝經讚義

黃道周書并贊

[seal]

開宗明義章第一

讚曰素王敷政素相佐之璣衡垂精鳴鴞和之觀身知參體親知孝命為道德是曰至要玉振金聲神明名之孚帝毓王億世紹之

天子章第二

讚曰天地之大則有從出元后雖貴肫與民物曰愛曰敬是體天心惡慢橫生天意忽焉何以御之曰唯不敢朽索六馬厥轡爰攬堯稱兢業文詠小心惟此人民是翼是欽中和建極乃錫厥福靡是怨惡以慶萬國

諸侯章第三

讚曰王章祖德則有所受驕危滿溢孰離其咎富貴非寶民社是寶制度在身盈玉集手毋曰易知毋曰易持淵冰在前或常蹈之（騫按盈玉集手句疑當在毋曰易知句下）

卿大夫章第四

讚曰邦國若否則非厥辟持危扶顛工寀之職範身軌物言行是先古訓威儀出焉匪直資性則繇學問令屆古稽畀積乃進勿曰良知勿曰良能目巧之匠雖良不精擇至無擇漸久乃得式金式玉出於沙石

士章第五

讚曰爾仕伊始無田不祭譬子岐嶷猶就父食和敬黽勉以代稼穡仰睇及肩俯睇及膝從卿大夫則莫與敵饞鼎銘躬循墻終日非敢為佞實防其軼持之有恒庶無所失矣

庶人章第六

讚曰巖廊之上亦有眷力畝畝之下亦有眷志宵旦勉〻各畢所事大禹畢服文王田功克勤小物非獨畢公謹身為始顯名為終身歿名湮則無始終公侯卿士甘受惡慢或棄或暴遂與庶人同患庶人失少公侯失多庶人之失不及公侯之半

三才章第七

讚曰天有五緯視日為明地有四瀆視海為王日為緯君海為瀆母曰敬曰愛各利其故先王因利不假嚴肅孝敬節文遂成禮樂禮以止刑樂以去殺示以好惡而天地明察民各不爭萬物自得如水趨海而星炙日回

故民臣上下各共厥職

孝治章第八

讚曰惟孝生仁惟敬生孝：得仁根敬得孝報以敬取孝如燧取火以孝成仁如核敷果先王孝治先敬天下懽心既聚頑獷乃化協氣之流如薰悳風草木欣：安知聖功不敬不懽人心乃失角弓在堂破鏡入室欲求順應何可得乎

聖德章第九

讚曰脩道本天立教本性不本天性安厎聖政天子宗明堂公侯宗廟庶人茅茨各職本要舜實宗堯禹又宗舜周公嚴公(父)乃展厥分仲尼章衣亦尊厥先巍道顯申命之於天壹以父子而儼君臣仰接元穹祇如所親重大之業縣之嗣續守道不宏立身安(昌)篤以此亦可去其二悖儼若致思君子所貴

紀孝行章第十

讚曰五倫之原宗於一敬哀樂憂嚴以敬得正為上立教為下順令禮樂所出教化以并消刑偃兵天下明清五昌三牲不如其精

五刑章第十一

讚曰武王顯名周公不瑕楊氏尊生墨氏(子)離家睨彼日星而躓空華拔木循株毀正為邪雖無醜爭已甚於亂身毀名滅古人所患以睨五刑辜功同貫

廣要道章第十二

讚曰樂繇天作禮繇地制人生躔實踐履非地非禮何敬非敬何孝犬馬之養不足為報立少觀多敬一悅萬雖有匹夫帝不敢慢況此三重四善之綱承祭見賓庶足以方

廣至德章第十三

讚曰皇堂垂衣清廟昭格三物敷天比屋率服非曰教之蓋實敬之非徒敬之又實順之敬其所尊敬其所親海隅聞風不違一身以其子弟為其父母為天下天為萬世土非敬昌教故敬為教主

廣揚名章第十四

讚曰閑戶造車出而合轍以律應歷不失其節心性同原末煩更端豈有居家異於理官孝順君長如印兩手以就一券何移之有行成名立君子昌知仰睇鳲鳩載

賡其詩

諫諍章第十五

讃曰日月弗輯里社鳴鼓鞀鐸之音聖神是俯括囊陷親於子曷安傾社危宗非臣所寬豈曰翹過亦共歧𩵋豈曰徵名亦共完身法弼互用感勞弗避毀傷天下痛於一己阿〻唯〻則爲用彼

應感章第十六

讃曰至孝近王至弟近覇孝弟之根被於天下王覇何分合同則化廼慎廼敬祇畏夙夜嶽瀆星辰豈異人者白茅萋且明禋是藉天地畛頓宛在膝下雖有明王亦人子也

事君章第十七

讃曰君子進諫何正何譎所貴抒誠中藏外澈進而補救退而思過委蛇容匆不開其釁鑄式於無聲格於無形消萌造微投之以幾上下相親漸久以思雖有逆耳得其理矣

喪親章第十八

讃曰永思曷竟生養有既行道立身安親百世大事自致約之以禮儉不墜墨豐不導侈竭情盡分節性盡其本義過此以往揚名而已

重曰素王爲治刊飾去僞本敬起孝忠質是貴聚順集懽得天地心衆建之原則無古今親〻長〻災害不起偃兵息刑還於上理神明所從日月與光合天下身則無毀傷聖人之政與時消息惟與孝敬與偕天無極至順至要昭垂於茲凡我素臣敬而治之

崇禎辛巳秋道周又識

明新安呂維祺箋次

孝經大全

修業堂藏板

序

孝經大全者西雒大傅忠節呂公所輯而嗣君孝芝敬芝爲排纘其先人之遺言槧版行世者也昔吾夫子志在春秋行在孝經因以春秋屬子夏孝經屬曾子葢春秋乃聖人之刑書孝經乃聖人之德教是二書之在孔門如左右手然相爲用也自漢唐盛世敦重經術孝經一書諸儒注者百家所言皆煌然若鼓鐘之不可隱乃至期門羽林屯營飛騎悉授章句可謂盛矣其在一介縫掖之士用以警世厲俗蒸祥致和如仇覽之化頑顧歡之卻病亦遈遈雜見於諸傳記中大矣哉孝之爲道乎逮宋熙寧間金陵王氏專國變法以明經取士而孝經遂與春秋俱罷不列學宫相沿至今僅爲家塾童子所私習嗟乎疏進孝經者司馬涑水也金陵之罷孝經者甚涑

水也懟涑水而併懟其所進之書盖幾
幾乎懟孔曾矣不寧惟是孔曾亦人子
也孔曾而可懟則是幾幾乎懟父母矣
廢孝經而懟父母此北宋之所以靖康
也昧春秋而忘復讎此南宋之所以德
祐也宋社之屋非金陵氏之爲而誰爲
耶迄乎元末而隱士釣滄子者出爰著
孝經管見一書以爲後五百年必有聖
王振起先聖遺經復明於世或以釣滄

子爲知數學者余謂此說非也易曰无
往不復夫子刪詩係曲於十五國風之
末明變之復可正也大倫不可以終斁
天性不可以終隱學術不可以終詭人
心不可以終死然則孝經一書其晦蝕
於金陵氏者垂五百年釣滄子所云殆
亦有否極而泰匪風下泉之思乎大傅
公當明之末乃力尋孔曾墜緒潛心是
書三十年而始闡繹之本義既成大全

隨輯其取材也傳其持論也精訂定訓
解綱明目張書成之日芝十八莖產於
庭盖書以表章八要五疏請之於朝事
雖報聞行之未果而冦陷西雒公竟身
殉國難矣夫大傅公以純孝攄爲精忠
其日星河嶽之文正不必以立言傳即
以立言傳亦不止孝經一書而
本朝受命以來首崇教孝恭覩
世祖章皇帝簡命儒臣纂修孝經衍義專海

今天子御極又懲制科之弊黜經義崇論策
内外固已罔不嚮風而
赫然下
明詔專舉安石奸臣爲言然則
聖王孝治高掩千古而金陵氏之學術頼倒
錯繆爲萬世人心蠹害至今日而益可
覩矣其爲金陵氏所創造者今已罷去
弗用則其爲
先皇帝所尊尚而金陵氏所罷去者廟堂之

上亦可以次第而議興復之矣而嗣君
剞劂其先公之遺書乃適於是時然則
鈞滄子所言非驗於明末而驗於
皇清之興運可知也太傅公純孝精忠前代
雖已表襮乎而其立言遺緒益昌大於
後人今日之手又可知也吾知孝經之
與春秋必相輔以行而洙泗正統復歸
伊洛固有不待卜而自决者矣至於太
傅公之生平其立朝也則如裴中立韓
稚圭其死國也則如顏清臣文宋瑞朝
典家乘彪炳烜著苟非聾與瞶者孰弗
聞且見之乎小子何人又安敢贅加稱
述乎是爲序
旹
康熙癸卯除夕前二日後學瑯琊王昊頓
首薰沐拜書

孝經大全序

戊申初夏天地清和日月開朗吳江計東于
廣陵旅次焚香默坐展河南新安故大司馬
贈太傅諡忠節呂公所著進呈孝經大全卒
業之歎曰至矣哉以東所見前賢詁釋箋記
孝經凡百數十家未有若忠節呂公所著之
詳切明備使人悚然改觀者也孝弟之道雖
曰孩提之童無不知愛知敬可以不學不慮
自然合于要道此以論率性則然若以語乎
修道則孝經亦但舉其大綱而已其曲折纖
悉必合三禮家語小學及漢宋諸儒箋註各
經之章句彙觀而分析之然後知一語一動
一食一息之節莫不有仁人孝子不敢過不
敢不及之義雍容肅穆中乎情文之矩矱者
在焉此修道之所以率性也嘉隆以來學者
大率宗姚江之教以不學不慮爲宗至心齋
近溪益主直指人心見性即道之說海內靡
然從風其說易動人者于孟子孩提之章尤

三致意若是是無論三禮小學諸書可廢即
孝經一書舉其大綱者皆可廢而不讀也夫
不合三禮小學諸書之言孝者以箋釋經文
不知孝道之廣大而精微也不合他經所載
曾子之言及漢宋諸儒所推述曾子之孝行
不知孝道之篤寔而巧變也忠節公生平以
講學爲已任首致力乎德本而傳採截籍集
成大全誠哉大全矣進呈之疏十数上而不
倦忠愛之意彌綸乎天地經曰資於事父以

事君公之盡瘁報國從容就義了詮孝經之
時早矣之矣此可不學而能者乎東益以嘆
姚江之教心齋近溪之專主率性不言修道
者即于孝弟之道而未得其大全而公之書
篤粹然無斃已
康熙七年四月初一日吳江後學計東拜手
序

孝經大全序

愚既著孝經本義已復櫛比諸家之同異潛
玩孔曾之心傳久之與而歎曰大哉聖人之
言孝也其言近而旨遠其守約而施博其理
至廣大而淵微至神奇而平易其文至暢達
而精約至參錯變化而脉絡貫通前後照應
非天下至聖其孰能與於斯也慨秦焰既灰
諸儒羽翼孝經者殆數百家而今古分壘爭
勝如讎嘗考今古所異不過隸書蝌蚪字句

多寡於大義奚損且夫正緣互異愈徵眞傳
苟能體認皆存至理而諸儒多以其意見自
爲家卑者襲謬外高者執胸臆如長孫江翁
韋昭王肅虞翻劉炫之流論著蠭起互有出
入孔傳既亡鄭説無徵唐註浮譎邢疏繁蕪
學士搖搖莫知所宗迨夫涑水指解紫陽刊
誤庶幾學者之津筏而疑非定筆他如董廣
川程伊川劉屏山范蜀公眞西山陸象山釣
滄子宋景濂羅近溪諸君子亦各有所發明

而或鮮詮釋又如吳臨川董鄱陽虞長孺蔡
弘甫朱申周翰孫本朱鴻諸家各有詮註行
于世亦似有功闡翼然或是古非今分經列
傳牵合附會改易增減亦失厥旨嗚呼孝之
道本天地之性傳帝王之心通貴賤之分因
愛敬之良而孔子發明之以統六經之要垂
萬世之法爲人君父者不可不知孝經爲人
臣子者不可不知孝經爲人君父而不知孝
經則必無以立德教之極爲人臣子而不知

孝經則必無以盡忠孝之倫昔明道先生看
詳武學經制猶欲添習孝經雖漢唐宋中主
猶知置博士講殿廷刻石臺令虎賁羽林悉
通章句而安石獨以私見罷黜至今猶不得
與麟經共恢復嗟夫以孔子作於七十後者
今乃視爲蒙穉之句讀以孔子所謂天經地
義通於神明者今尚不得爲稽古之筌蹄何
怪夫忠孝風微廉恥道喪士紕其學民敝其
俗淩淫至於盜侵兵譁妖興亂起邪慝熾而

良知燼斯不亦人心之秦火至今熖哉洪惟
我
二祖以孝治天下其振鐸之諭首曰孝其序
贊孝實嘗曰孝經者聖賢之格言大訓而我
皇上親灑宸翰屢諭表章習學且曰朕不敢
與
天地
祖宗並孝孰大於此者往歲
上釋奠太學一儒生犯蹕上書乞行孝經所

司劾奏治罪
上猶優容下其議意者二千年志行之精靈
固有在耶愚幼志此經有年及觸署歸省始
搆摭群書淹貫折衷時欲任此顧未敢爾意
謂海內必有人焉先得我心者遲迴十載歧
望稍孤於是更不敢不自任會以視南廥之
明年食足人悅鞅掌小暇不揣狂僭下筆脫
草成本義若干卷又二年成大全若干卷冠
以義例羽翼引證姓氏節略若干卷附以孔

贊論孝曾子孝言曾子孝行曾子論贊及宸翰入告進文紀事識餘若干卷蓋欲明孔子作經之意爲明王以孝治天下而發其義理節次皆有本領條貫大哉非天下之至聖其孰能與於斯乎豈諸儒可以其意見自爲家者然諸儒之說亦有雅正淵閎可發聖蘊可裨治理可互存就質者皆取節焉乙亥履端業擬繕寫爲表上之會以

恩放歸田不果深山之暇間簡原草重加箋

訂而孝經或問成尚有續著衍義圖說外傳等若干卷俱藏諸笥以訓子弟及門之士云爾敢曰闡聖言於將湮扶名敎於幾衰提良知於未死足徵　尊崇孝與德敎正人心之一助哉杳壇不遠斯文在兹幸孝治之方興庶吾身之親見

明崇禎戊寅端月元日原奉勅叅贊機務南京兵部尚書伊雒豫石呂維祺齋沐焚香吿備于

天而書於雒社之明德堂

男　兆璜　兆琳　重梓

進孝經表

原任叅贊機務南京兵部尚書臣呂維
祺恭以所撰孝經本義二卷大全二
十八卷或問三卷謹奉

表稱

進者伏以

王化風行象夫巽教孝已敷菁莪
帝心虛受法乎咸聞經不遺葑菲
四表之光徹五典仰

聖謨之孔彰
一人之媚祜萬年矢嘉猷而入
告經繇孔曾面授道接堯舜心傳敢獻愚
忠敬陳
睿覽臣維祺誠惶誠恐稽首頓首竊惟義一
畫以開天範九疇而錫極關雎麟趾之
意輝映周官五禮六樂之遺賸駁漢簡
明德率性猶存泗水之微言二論七篇
誰窺杏壇之奧旨非春秋奚存王迹惟

孝經乃統聖眞會五經四書之指歸垂
千聖百王之模範道必待人而授及門
群彥推參獨得其宗教必本所由生百
行殊名惟孝實居其首故以至德要道
爲本乃見天經地義之尊愛因親敬因
嚴天地之性人爲貴則而象畏而愛孝
弟之至神可通大哉孝乎文在玆矣是
以修經卒業獨標志行之靈垂老談經
直傳德教之訣意

明王南面而治布
王化所最先猶
上天北斗之樞答
天心而告備淳風既邈正學隨荒思孟方極
力以廻瀾嬴斯遂乘權而煽熖偕六籍
以灰沒踰貳紀而雲蒸幸存顏衣重開
孔壁自河間獻王之奏業通曉於薦紳
先生經中壘較尉之編遂傳布於期門
子弟雖漢唐代有表章之舉而朝野者

聞禮樂之興然光岳積儲道如懸而不
絕豈雒濂後起機有開以必先胡平章
任曲學之儒孖憑臆以自用致經筵缺
進講之例遂束卷而不觀窮理通人徵
存刊誤未定之筆明謨元老莫施引君
當道之方羽翼殆數百家理解僅二三
種多分經列傳而謬附且是古非今以
紛爭訓詁半屬師心增改皆同食耳聰
彼勝國迺有釣滄謂二千載聖人精華

必發
明王之夢期五百年
王者興起當弘孝治之風肆我
明興事崇經學洪惟我
太祖高皇帝生知出類神武統天註洪範以
新萬世之平成宣孝鐸而揭大明之日
月我
成祖文皇帝聖學纂心法經書集大全製孝
順事編以樹倫物之範著文華寶鑑以
養皇儲之蒙我
宣宗章皇帝御書首重五倫臣鑒折衷歷代
我
世宗肅皇帝郊社一秉於周禮宗祀特秩乎
獻皇我
光宗貞皇帝純孝性成稱一月昇平
天子至仁天縱允萬古有道
聖人然孝經未布學宮即士紳罔知標準幸
聖政方崇教化從經書獨會本源

上天之微意若留千載之盛事如待恭惟
皇帝陛下
聰明剛健
孝友中和
日旦群陰消狐鼠識太平之氣
聖作萬物睹風雲奮至德之光
制節謹度以凜
萬幾
夙興夜寐而勤

召對
明察致敬答
天地所尊所親
德禮修身講
帝王大經大法
聖不自聖錄諍臣以屢
詔求言
刑期無刑敎謹身而時軫
欽恤

祲災側身釋繫沛禹湯下車解網之恩
臨軒論相遴才修唐虞敷奏明試之典乃猶
布告中外
命學官士子通習孝經蓋欲
啟廸臣民俾薄海馮生悉知政本臨於
先王成憲在此至聖遺經始事親中事君終
立身念爾祖而得歡萬國盡愛敬加百
姓刑四海慶
一人以允賴光民

思孝子致敬致樂致憂致哀致嚴篤孝思
而維則
念君子可道可樂可尊可法可度建
皇極以錫疇大
闡聖宗屢灑
宸翰
龍文掩映天開七曜之輝
鳳札飛揚瑞奪五雲之色矧茲吉祥善事幸
際廸教

元儲保
泰運以方亨紫靄遠
重離之照端
蒙養以作聖丹霞垂
出震之祥宜沃天性之良
聖以孝而傳孝用資修德之助學日新而又
新立身行道揚名顯親孝子不匱博愛
敬讓德義禮樂孫謀永貽厲以
三加禮成愈篤終身孺慕册崇

顯號揚
太姙太姜之慈徽
恩布普天暢
善繼善述之大孝際斯
聖朝曠典丕望
君子反經篤聖經久當殘廢之餘非
王言孰立尊信之執宿儒尚狃岐見後學安
所適從況小學集註既須且
六諭訓解廣布而猶載涣
宸諭迥固本厚生之源更復實課師模醒誦
讀力行之要此誠
明王孝治之會宜廣
先王化民之心臣學愧賈生塾慚君實恰受
廛于伊雒頗知山仰邵程曾筮仕於甌
蒙妄意管窺洙泗蒐羅久而臆撮其要
沉潛深而心會其微嗇當東山歸省之
時已加箋訂更於南庾視政之暇謬效
編摩本義初成大全繼纂總明作經之

意非專言乎庭闈尤重敷教之原必立
極於
天子服其服言其言行其行非曰能之敎以
孝敎以弟敎以忠固所願也兩書業告
成於乙亥或問復詳辯乎戊寅畎畝不
忘
朝廷每惓惓於報
王藩墻皆置筆墨幾矻矻以窮年聊殫作述
之蹄筌微資
化理之涓滴研丹鉛而抱槧豈青藜分太
乙之精積縹緗以充囊值
紫禁煥
前星之耀赤虹黃玉竟不燼於秦灰蝌蚪
竹絲恍猶存乎魯壁安得一詞襄
泰祉愧非半部佐
豐亨積二十年之葵丹心終向
日集十八章之竹素志在囘
天剩芸架之酉藏點朱分

金盤之露塵
楓宸之
乙夜汗青蕙
玉爐之香伏願
法舜夔夔
師文翼翼
暢遺旨於言湮聖遠
執大本而經正民興
參三才貫其中謂人之

王王者無私合
天地神明以效順
分一極身其統為
天之子子止於孝聯盡忠補過而相親
會孔曾之授受見諸行毋為空言之託
本堯舜之孝弟施於政必廣錫類之仁
文武聖神以先天首敦親睦
祿位名壽而受命必本克諧
體兢戰淵冰之微言傳聖賢大孝心法

順愷悌父母之至德培
帝王有道靈長快睹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
過八百年猶綿駿業會見
日重輝月重輪海重潤歷億萬歲益振鴻
猷臣無任瞻
天仰
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
表恭
進以

聞

孝經大全義例

一孝經乃至聖精神命脉所寄繼古帝王之道統治統皆在此諸家多視爲養親一節不求其本旨大義今以明王孝治天下立論而中所闡發頗于孔曾微言畧窺萬一其首卷節畧十二條附註四十四條皆記孔曾之言及諸儒格言漢藝文志等書庶孝經本旨大義展卷便已瞭然

一孝經章第題名皆後人爲之非孔曾之舊也劉向始比較今古文定一十八章唐玄宗時儒臣集議重加商量始定開宗明義等題名今以卷帙既多不宜統同無別倣中庸例仍爲十八章删去題名以存大雅

一孝經今古經傳之說諸家紛紜莫知所從后之學者又復憑臆增減多所改竄遂使至聖眞經混淆莫辨幸顏本自漢至今世所通行今細加玩味眞非天下之至聖莫之能作也謹一依元本片語隻字不敢增減移易

一孝經本義訓詁字義發明意旨其說已備今復集諸家之論或闡玄微或辨疑似或廣義類或採引証或詳節目大抵以先儒醇正之說爲主以闡明孔曾之心傳爲要間附巳意以訂之庶於孔子作經之意或有小補

一凡引先聖先賢先儒及近世諸君子言或以謚或以子或以字或以號或以氏或以名或以書名隨所引用無定例也惟
國朝諸賢皆以氏而名之雖陽明文清諸大儒亦然葢此書進呈
御覽故不敢不名
君前臣名禮也

一凡右第某章下註古文有無字句多寡

之異以備查考間及文公草廬諸賢議
論而附以愚見訂證以俟後之君子
一後附孔曾論孝及曾子孝言孝行論贊
四卷以見孔門傳授心法皆在此經末
及宸翰入告述文紀事識餘等卷蓋節
畧所未盡者學者潛心詠玩庶孔曾傳
孝心法昭然盡明於天下後世而後儒
紛紛之疑斷斷之說皆渙然氷釋矣

古今羽翼孝經姓氏

呂維祺曰按孝經爲孔門授受心法
明王以孝治天下之[illegible]於此歷漢唐
宋表章稱矣要之未有如我
朝
二祖
列宗與我
皇上之躬行於上教民於下者近崇我
皇上加意興起此經超越千古屢奉表章力
行命題之
吾竊意
明王孝治天下之效將旦暮遇之矣謹歷敘
帝王之羽翼孝經者而首列我
聖祖
列宗與我
皇上以爲萬世法次及歷代帝王次及列國
以迨儒臣大抵古今闡翼此經者亡慮
數百家而博採群書輯錄其有據者若

于姓氏但見聞有限或不無舛譌掛漏之失容俟續訂補正焉

帝王

明

太祖高皇帝 教民榜文首曰孝順父母

成祖文皇帝 御製孝順事實嘗曰孝經者聖賢之格言大訓

宣宗章皇帝 五倫全書多引孝經語

崇禎皇帝 諭士子習孝經小學須六論訓解且曰朕不敢與天地祖宗並

歷代

漢文帝 置孝經博士

平帝 令庠序置孝經師又令天下通知孝經者所在以聞

光武帝 令虎賁士俱習孝經

明帝 令期門羽林悉通孝經章句

晉元帝 置孝經博士一人

穆帝 帝講孝經親釋奠于中堂

梁武帝 注孝經義疏國學置孝經助教一人

簡文帝 注孝經五卷

隋文帝 親臨釋奠頒賜孝經

唐太宗 帝詣國子監釋奠命祭酒孔穎達講孝經又命趙弘智講孝經忠臣孝子之義

高宗 自幼受孝經於著作趙弘智講孝經

玄宗 開元十年御注孝經頒天下天寶三載詔天下家藏孝經精勤教習

代宗 禮部侍郎楊綰議孝經升以論語孝經孟子兼爲一經詔從之

穆宗 註解孝經

宋太宗 御書孝經賜李至仍命重加摹較

眞宗 咸平三年命邢昺等修纂孝經正義以獻刻板杭州祥符間資善堂講孝經

仁宗 命王洙書孝經四章列置左右又命丁度書孝經天子孝治聖治廣要道四章爲圖增設明經試法又命國子監取孝經爲篆隸二體刻石兩楹

哲宗 元祐二年尚書省言加試論語孝經大義並依科目次序詔集議以聞

高宗 出御書孝經宣示呂頤浩等御書孝經刻石賜見任官及學生又作孝經贊

孝宗 詔童子科凡全誦六經孝經論孟爲上等與推恩

列國

魏文侯 作孝經傳

漢河間獻王 得隷書孝經于顏氏之
問天經地義于董仲舒
沛獻王輔 光武子善說孝經以論音
孝經通論
梁昭明太子 中
梁書昭明太子講孝經殿
唐越王貞 太宗子
撰孝經解號為越王新義
明魯王府 刊孝經注疏十二卷

儒臣

秦顏芝 隷書孝經以授其子貞藏於家
顏貞 顏芝子出孝經於衣裏以獻
孔鮒 藏古文孝經於孔壁

孝經姓氏　羽翼姓氏　四

漢劉向 以顏芝本較古文孝經除其繁惑定一十八章
董仲舒 荅河間獻王天經地義解
長孫氏 註孝經一卷
江翁 註孝經一卷
后蒼 註孝經一卷
翼奉 註孝經一卷
張禹 註孝經一卷以上五家著孝經說各自名家
孔安國 傳孔壁中古文孝經
魯國三老 獻古文孝經

衛宏 字敬仲較古文孝經
鄭衆 注今文孝經
馬融 注古文孝經
鄭玄 注今文孝經以為五經之總會
許慎 撰孝經一篇
高誘 作孝經解
仇覽 為陽遂亭長好行教化有陳元不孝與孝經使讀之元感化
荀爽 對策漢火德其德為孝又曰漢制使天下誦孝經選吏舉孝廉
何休 註訓孝經

孝經大全　羽翼姓氏　五

宋梟 疏涼州寡于學術屢致反暴欲
多寫孝經家家習之
無名氏 孝經直解
三國
韋昭 注孝經一卷
王肅 注孝經一卷傳奉詔令諸儒注
述孝經以肅說為長
蘇林 注古文孝經
孫熙 注古文孝經
何晏 注古文孝經
劉邵 注古文孝經
嚴畯 孝經傳注

梁有晉著孝經雜緯一卷
宋均孝經緯注
晉謝萬[illegible]
虞盤佐[illegible]
虞翻孝經注
殷仲文孝經注
郭璞著孝經[illegible]緯
殷叔道作孝經注
范曄注孝經一卷

徐整孝經注一卷
袁克巳孝經旁訓
袁敬仲孝經集文一卷
荀昶撰集孝經諸說
孫昶孝經集解
傅咸作孝經四言詩
鄭志注今文孝經
虞喜孝經注
楊泓孝經注

車胤孝經講義疏
何約之孝經講義疏
孫氏孝經注失其名
庾氏孝經注失其名
荀勗孝經集解
何承天孝經注
陶潛著五等孝傳贊
祁嘉字孔賓依孝經作二九神經教授門生百餘人
太史叔明著孝經義一卷每講說聽者常數百人

戴明孝經雜緯十卷
齊陸澄孝經注
周顒撰孝經義疏
祖冲之孝經注解
梁皇侃撰孝經義疏三卷
岑之敬五歲通孝經十六策孝經義擢高第武帝召入升座講士孝章應對如響
賀瑒孝經注
王玄載孝經注

沈文阿 孝經義記
明僧紹 孝經注
嚴植之 作孝經注
蕭子顯 孝經敬愛義一卷
王元規 著孝經義記二卷簡文在東宮引爲賓客
張譏 孝經義八卷簡文在東宮發孝經題譏議論往復甚見傾賞
劉眞簡 孝經說
趙景昭 孝經義一卷
阮孝緒 孝經七錄

陶弘景 孝經集說
孔僉 人著孝經講疏數十篇生徒數百
張士儒 演孝經十二卷
袁宏 孝經注
魏陳奇 注孝經其說異鄭玄與崔浩同頗爲縉紳所稱
盧景裕 孝經說
明山賓 孝經說
沈麟士 孝經要略
後魏周弘正 孝經疏二卷

陳奇始 孝經注
宇文弼 孝經注
阮鶚 孝經錯綜
何遜 孝經注
龍昌期 孝經注
黃金色 編定孝經古文
韋節 孝經注
楊少愚 孝經讀義
林起宗 孝經圖解

熊大年 孝經養蒙大訓
陳選 孝經注
余息 刊誤說
汪宇 祁門人有孝經考誤集解
柯遷之 考定古文
周樊深 孝經問疑
熊安生 孝經義疏
陳顧越 孝經序論
李鉉 孝經義疏

賈公彥　孝經義疏

隋劉炫　作稽疑一篇述義五卷其所出古文儒者皆云炫自作非古本也

劉綽　作孝經疏

張冲　孝經義三卷

樂遜　孝經序論一卷

何妥　孝經義疏二卷

魏貞克　孝經訓

明克讓　孝經義疏

唐趙匡　開元時上舉人條例論語孝經名一經與爾試孝經口問五道

費希冉　孝經解

陸德明　孝經釋文

盧陵　孝經注

孔穎達　字仲達孝經注疏

謝諤　撰孝史五十卷

韓愈　字退之李陽冰子服之貞元中授愈蝌蚪孝經行於世

平貞昚　孝經義

李嗣真　孝經指要一卷

劉子玄　孝經注議

徐浩　[illegible]孝五十卷

楊栖　[illegible]史嘗標孝經以示訓令能[illegible]日孝經譚

元行沖　[illegible]作孝經疏唐玄宗詔立學官

尹知章　孝經注

薛放　對唐穆宗日孝經人倫之大本

李適　孝經章句

王元感　孝經注成魏知古見其書歎曰可爲指南

王漸　著孝經義五十卷

徐孝克　至德中嘗講疏六卷

楊晏　精孝經手寫數十篇可教者輒遺之

任希古　著越王孝經新義十卷以越王爲問目釋疏文是非後周顯德中高麗遣使進新義八卷

宋周敦頤　著太極圖明大孝之本源

程顥　看詳武學經制添習孝經又曰神明孝弟不是兩事

程頤　作孝經卜其宅兆解

邢昺　杜鎬　咸平中奉詔同修纂孝經正義三卷

崔遵度 仁宗開壽春王府擇爲王友授王孝經御書寵之
尹焞 論孝經非先舜大聖不能盡伊川極稱之
司馬光 古文孝經指解二卷進藏秘府
劉子翬 論孝爲百行之宗以敬爲本
趙克孝 孝經傳一卷
張載 著西銘以天地爲大父母明人孝之理
任奉古 孝經講疏
張崇文 孝經節疏一卷
張元老 孝經講義一卷

宋綬 太后命擇前代文字可補政治者遂錄孝經節要以上
蘇彬 孝經疏一卷
孫覺 字莘老英宗時爲昌王府記室王問終身之戒陳孝經諸侯章復作富貴二箴稱爲知理
呂公著 元祐二年節取孝經要語切于治道者進覽
范祖禹 元祐中上古文孝經說一卷
朱申 註古文孝經
周翰 同朱申註古文孝經
吉觀國 孝經新義一部解義二卷

方逢辰 孝經解
何初 孝經解
胡子寶 孝經注
王文獻 孝經詳解一卷
林椿齡 孝經全解一卷
沈處厚 孝經解一卷
趙湘 孝經義一卷
張師尹 孝經通義三卷
張九成 字子韶作孝經解一卷

王非 紹興中獻孝經解義詔賜粟帛
洪興祖 古文孝經序贊
李克孝 孝經注義
朱熹 字元晦幼讀孝經曰若不如此便不成人作刊誤分經傳然非定筆也故未註其稱格言精約者不一而足復採入小學以訓後世
蔡子高 作孝經註
陸九淵 字子靜謂孝經十八章聖人踐履實地非虛言也作天地之性人爲貴論

眞德秀 字景化作孝經紀孝行并庶人章解

龔栗 作孝經集義西山眞氏敘

胡一桂 孝經傳贊

黃幹 孝經本旨

項安世 孝經說一卷

陳少愚 青陽人好學博通羣書註孝經衍孝編

馮椅 孝經輯註

趙景緯 知台州允務化民取孝經庶人章爲四言咏賛俾民歌之旌孝行作訓孝文

徐國和 撰至孝通神集記孝感事取通于神明之義

楊簡 陸九淵門人作古文孝經解

袁廣微 楊簡門人諸生録其孝經講義三卷

王行 作孝經同異三卷

袁甫 孝經說三卷

程全一 進孝經解

應氏 新昌令失其名作孝經春秋祭祀以時思之論

林獨秀 進孝經指解

陳鄂 著孝經釋文

姜融 著孝經釋文

元

吳澄 號草廬校定今文孝經自注

許衡 註孝經一卷見[illegible]考

李孝光 字季和隱居雁宕山至正七年應詔進孝經圖說

董鼎 字季亨評朱子孝經刊誤名孝經大義熊禾序

鈞滄子 至正間隱士著孝經管見其姓名不傳

皇明

宋濂 字景濂作孝經註一卷見續文獻通考

曹端 詳論太極圖說明大孝之理又著孝經說

孫蕡 字仲衍廣東人洪武壬寅鄉貢進士著孝經集善宋濂序

王禕 著孝經集說自序

方孝孺 著孝經誡俗

丘濬 進大學衍義補論孝經以敬爲本

王守仁 以良知爲學之宗良知即孟子所謂孩提愛親之良知也是明于大孝之原者又著孝經大義

陳獻章 字公甫廣東新會人性至孝篤信孝經發明孝旨謂張詡曰孔子之道至矣勿畫蛇添足

沈度 著孝經旁注

薛瑄 訂次孝經今古文

章品 重定孝經傳注
周木 考定古今孝經節次
朱升 作孝經注
陳深 字子淵浙江人著孝經解詁
余時英 孝經集義
陳維範 孝經求蒙
陳三槐 孝經釋
沈易 孝經旁注
楊守陳 孝經私抄八卷

陳炫 孝經章句集解
胡時化 註解孝經
潘府 孝經正誤
蔡復賞 編次孝經
陳堯道 孝經考注
羅汝芳 著孝經宗旨
陳曉 作孝經問對
李槃 作孝經別傳
鄧以誥 江西人著孝經全書

沈淮 孝經會通
朱鴻 集錄家塾直解經書孝語質疑等書
朱門材 孝經考注
孫本 作孝經解意釋疑
孟化鯉 字叔龍新安人著孝經要旨
虞淳熙 作孝經邇言孝經集靈等書
楊起元 歸善人作孝經引證
褚相 作孝經本文說并參訂
韓世能 萬曆丙戌進孝經

李材 豐城人纂孝經疏義
鄒元標 著孝經說又作孝經敘以冀性立論
馮從吾 著孝經義說
方學漸 桐城人作孝經繹
歸有光 崑山人作孝經敘錄
蔡悉 著孝經孝則
蔡毅中 註古文孝經萬曆時進
吳從周 作父母生之續莫大焉衍義
曹于汴 訂正孝經本義

畢懋康 編次孝經大全
王鐸 訂正孝經大全
陳仁錫 訂刻孝經翼
王元祚 訂次孝經通彙註三卷
張問延 較訂孝經大全
馮夢龍 刻孝經翼通彙註
吳甡 較訂孝經本義大全
梅問和 刻孝經疏抄
江旭奇 崇禎己巳進疏義
瞿罕 崇禎甲戌進孝經貫注
呂維祺 著孝經本義二卷節畧大全二十八卷或問三卷崇禎己卯恭進又輯孝經衍義圖說外傳等書
呂維祜 祺之弟訂次孝經本義大全或問衍義又作孝經翼
呂兆璜 祺之子訂次孝經本義大全等書

孝經大全羽翼姓氏終

孝經大全目錄

卷之首
孝經節略
卷之一
第一章
卷之二
第二章 第三章
卷之三
第四章 第五章
卷之四
第六章
卷之五
第七章
卷之六
第八章
卷之七
第九章
卷之八

第十章　第十一章
卷之九
第十二章　第十三章
第十四章
卷之十
第十五章
卷之十一
第十六章
卷之十二

第十七章
卷之十三
第十八章
卷之十四
孔曾論孝
卷之十五
曾子孝言
卷之十六
曾子孝行

卷之十七
曾子論贊
卷之十八
表章通考 宸翰
卷之十九
表章通考 入告 表 剳子 進呈序 疏
卷之二十
表章通考 入告 進呈疏
卷之二十一

表章通考 述文 序
卷之二十二
表章通考 述文 跋
卷之二十三
表章通考 述文 論 說
卷之二十四
表章通考 述文 解
卷之二十五
表章通考 述文 考 辯 別傳 衍義 心法

卷之二十六
表章通考 述文　宗旨　引證
卷之二十七
表章通考 紀事
卷之二十八
表章通考 識餘

孝經大全卷之首

明新安呂維祺箋次

孝經節略

子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又曰春秋屬商孝經屬參

祺按中庸注孔子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二經固足以明之孔子祖述堯舜之道而制春秋斷以文王武王之法度

○公羊何休序孔子有云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此二經者聖人之極致治世之要務也

班氏固曰巳作春秋後作孝經何欲專制正於孝經何夫孝者自天子下至庶人上下通夫孝經者制作禮樂仁義之本聖人道德巳備

孝經緯云孔子曰欲觀我褒貶諸侯之志在春秋崇人倫之行在孝經是知孝經與春秋爲表裏○史記曰魯哀公十

四年西狩獲麟孔子作春秋至十六年夏四月己丑孔子卒則孝經之作在哀公十四年之後十六年之前○鈎命訣云孔子曰春秋以屬商孝經以屬參則孝經之作在春秋後也

宋朱光庭兼明書云六親不和有孝慈閔之父和而孝不顯曾參父嚴而孝道著所以孔子獨與之論孝孫奭云曾子在七十弟子中孝行最著孔子乃假立

曾子爲請益問答之人以廣明孝道既說之後乃屬與曾子夫所云假立曾子聖人制作斷不其然然謂既說之後乃屬曾子則此經爲孔子口授矣朱子直以爲曾子門人記錄之書觀仲尼居曾子侍及中間子曰字理亦近似葢此書疑曾子與其門人所記然必有經孔子裁定者故曰行在孝經也

宋志云孔子告備於天曰孝經四卷讙已備

老泉蘇氏曰夫子繫易謂之繫辭言孝謂之孝經皆自名之則夫子私之也洵葢實信其爲孔氏之書矣

曾子曰夫孝天下之大經也○又曰小孝用力中孝用勞大孝不匱○又曰居處不莊非孝也事君不忠非孝也涖官不敬非孝也朋友不信非孝也戰陳無勇非孝也

祺按曾子力行孝道故孔子傳以孝經

曾子遂得其傳之宗其言多本於孝經

張氏九成曰人各有入道處曾子則由孝而入

程子曰孔子沒曾子之道日益光大曾子傳孔子之道只是一個誠篤

朱子曰曾子爲人敦厚質實其學專以躬行爲主其所以自守而終身者未嘗離乎孝敬信讓之規○又曰曾子大抵偏於剛毅這終是有立脚處所以其他

諸子皆無傳

象山陸氏曰懿哉曾子之論孝也世人知不得於親之為非孝亦孰知夫居處不莊事君不忠涖官不敬朋友不信戰陳不勇之非孝也

李氏槃曰曾子聰明弘毅藏於朴魯凡教語所傳皆勤於日省獨唯一貫善發其蘊孔子知其任重道遠可與托也故語之以孝皆明王孝治天下君臣上下

一德之事蓋非世俗所謂奉養之末也

漢藝文志曰孝經漢興長孫氏江翁后蒼翼奉張禹傳之各自名家唯孔氏壁中古文為異

祺按漢藝文志孝經者孔子為曾子陳孝道也夫孝天之經地之義民之行也舉大者言故曰孝經父母生之續莫大焉故親生之膝下諸家說不安處古文字讀皆異

師古曰桓譚新論云古孝經千八百七十二字今異者四百餘字

孔氏安國曰魯共王壞孔子舊宅於壁中得先人所藏虞夏商周古文書及論語孝經皆蝌蚪文字又升孔子堂聞金石絲竹之音乃不壞宅蝌蚪書廢已久時人無能知者以所聞伏生之書考論文義定其可知者為隸古而更以竹簡寫之其餘錯亂磨滅弗可復知悉上送

官藏之書府以待能者

陳氏曰世傳秦火之後河間人顏芝得孝經藏之以獻河間王今十八章是也相承云康成作註古文有孔安國傳不行於世劉炫偽作稽疑一篇按三朝志五代以來孔鄭註皆亡周顯德中新羅獻別序孝經即鄭註者而崇文總目以為咸平中日本僧奝然所獻未審孰是世少有其本乾道中熊克子復從袁樞

機仲得之刻於京口學官而孔傳不可復見

隋經籍志曰孔子既敘述六經作孝經以總會之明其枝流雖分本萌於孝者也遭秦焚書爲河間人顔芝所藏又有古文孝經孔安國爲之傳至劉向典較經籍以顔本比古文除其繁惑以十八章爲定安國之本亡於梁

祺按隋經籍志孔子既敘述六經題目不同指意差別恐斯道離散故作孝經以總會之明其枝流雖分本萌於孝者也遭秦焚書爲河間人顔芝所藏漢初芝子貞出之凡十八章而長孫氏博士江翁少府后蒼諫議大夫翼奉安昌侯張禹皆名其學又有古文孝經經文大較相似篇簡闕解又有衍出三章并前合爲二十二章孔安國爲之傳至劉向典較經籍以顔本比古文除其繁惑以

十八章爲定鄭衆馬融並爲之註又有鄭氏註相傳或云鄭玄其立義與公所註餘書不同故疑之梁代安國及鄭氏二家並立國學安國之本亡於梁亂陳及周齊唯傳鄭氏至隋秘書監王卲於京師訪得孔傳遂示河間劉炫炫因序其得喪述其議疏講於人間漸聞朝廷後遂著令與鄭氏並立儒者諠諠皆云炫自作之非孔舊本而秘府又先無其書

宋三朝藝文志曰古文孝經世不傳歷晉至唐所行唯鄭氏者世以爲鄭玄也咸平中祭酒邢昺作正義

祺按宋三朝藝文志古文孝經世不傳歷晉至唐所傳唯鄭氏者世以爲鄭玄唐開元中史官劉子玄證其非鄭玄者十有二諸儒非子玄之說天寶中玄宗自註元行冲造疏授學官迄今儒者傳

習焉五代以來孔鄭二註皆亡周顯德
末新羅獻別敘孝經即鄭註者本朝咸
平中令祭酒邢昺取行中疏刪定正義
行焉
邢氏昺曰古文孝經曠代亡逸隋開皇
十四年秘書學生王逸於京市陳人處
得本送與著作郎王劭以示河間劉炫
仍令較定炫遂以庶人章分爲二曾子
敢問章分爲三又多閨門一章凡二十

二章因著古文稽疑一篇○又曰按今
文孝經是漢河間王所得顏芝本至劉
向比較古文定一十八章其古文二十
二章出孔壁未之行遂亡其本近儒輒
穿鑿更改僞作閨門一章文句凡鄙又
分庶人章從故自天子以下別爲一章
以應二十二章之數
明道程子因禮部看詳武學制添習孝經或
疑迂濶曰其添入者欲令武勇之士能知
義理未足爲迂濶
祺按漢文帝置孝經博士司隸有專師
制使天下誦習明帝令期門羽林之士
悉通孝經章句唐太宗詣國子監釋奠
命孔穎達講孝經自屯營飛騎亦授以
經明道所見未爲無據今文學之士且
棄置之安問武勇之士儒者之効不彰
治不逮古有由然矣
清源蘇濬曰漢世表章經術而孝經一

書出之衣褒列之東觀薦紳先生類能
言之迨中元間令期門羽林悉通孝經
章句豈不斌斌乎盛哉嗣是仇覽以之
化頑顧懽以之郤病誠孝之極可諧神
人尢足多焉宋王安石立明經取士之
法而孝經一書不列學官相沿以至於
今未有表而章之者遂使孔曾相傳之
微言竟等之土苴弁髦且不得與呂不
韋月令之書並傳於世學士大夫袖手

而語良知抗顏而談性命至爲行本根
率以無甚高論賓之經學不明其害固
若是烈耶余謂金陵之罪浮於李斯殆
不爲過也

司馬溫公曰聖人之德莫加於孝猶江河之有源草木之有本

祺按涑水司馬君實光進孝經表云聖
人之德莫加於孝猶江河之有源草木
之有本源遠則流大本固則葉繁秘閣

所藏古文孝經先秦舊書傳注遺逸孤
學湮微不絕如綫書進詔藏秘府王安
石與公有隙遂罷孝經並春秋

王氏禕曰孝者天之經地之義而百行
之原也自天子達於庶人尊卑雖有等
差至於爲孝曷有間哉五經四子之言
備矣而教孝必以孝經爲先則以聖言
雖衆而孝經者實總會之也是書大行
其必人曾參而家閔損有關於世教甚
重豈曰小補而已

朱子曰若不如此便不成人○又曰經文首尾相應次第相承文勢連屬脈絡通貫○又曰此皆格言○又曰其語尤精約也

祺按吳氏澄曰中有格言朱子每於各
章註出而小學書所纂孝經之文其擇
之也精矣學者豈可因後儒之傳會而
廢先聖之格言也

虞氏淳熙曰朱子幼讀孝經手題曰若

不如此便不成人後雖稍疑其誤而於
首章則斷以爲經文於卒章則贊以爲
精妙於紀孝行五刑感應等章則並以
爲格言未嘗不尊信而表章之也其跋
屏山遺帖云老大無成不能有以仰副
當日付授之意抱此愧恨每念無以見
先生於地下今病已力何所復云其晚
年之悔深矣

范氏祖禹曰孝經道之根本學之基址其言

近其旨遠其守約其施博

祺按范蜀公祖禹元祐中侍經筵上古
文孝經說嘗曰孝經自微至顯自小至
大自身體髮膚受之父母至於嚴父配
天自親生之膝下至於天地明察通神
明光四海充其道者大舜文王周公也
尹氏焞曰孝經事父孝故事天明事母
孝故事地察天地明察神明彰矣道至
通神明光四海非堯舜大聖不能盡此

或以語伊川伊川曰極是縱使某說亦
不過如此
沈氏淮曰大哉孝經其先聖之微言乎
彼視爲蒙稺之習而弁髦之者固無論
已若謂孔子發五等始終之義於曾子
以教人亦井天管豹之見其於聖人旨
趣均之乎膭覯而聾聽哉葢聖人立言
指近而遠詞約而博匪可以寡陋窺者
孔子刪述六經匡持理道參賛化育詳

且悉矣又慮夫天下後世求泒遺源而
不知大經大法之要故諄諄與曾氏發
明孝行示天下後世治平之準藹化之
源焉

草廬吳氏曰孝經蓋自孔曾一時問答之語
今文出於漢劉向手較世所通行隋時有
稱得古文孝經者與今文增減異同不過
一二字而文勢曾不若今文之從順以許
愼說文所引及桓譚新論所言攷證皆不
合

祺按吳澄云今文出於漢初武帝時魯
共王壞孔子宅於壁中得古文孝經以
爲秦時孔鮒所藏昭帝時魯國三老始
以上獻劉向衛宏葢嘗手較魏晉以後
其書亡失世所通行惟今文孝經十八
章而已隋時有稱得古文孝經者决非
漢世孔壁中之古文也○又曰許愼學
孝經孔氏古文說文中所引用者愼[illegible]

序云其引論語孝經皆古文也今按說
文居字下引孝經仲尼居見得當時古
文居上仰無閒字豈校本增此一字妄
矣又恒譚言古文千八百七十二字與
今文異者四百餘字今按劉炫本止有
千八百七字多於今文八字除增閒門
一章二十四字外與今文異者僅二十
餘字其所增或一字或二字比今文徒
爲冗羡其所減多是句末也字比今文

更覺突兀

釣滄子曰聖人之經安得竟廢不行五百年
必有王者興嗣是有以孝治天下之明王
在上而海內仁人孝子興起而振作之則
必輯錄是經發明興蘊

祺按元至正三年隱士釣滄子著孝經
管見今逸其名朱鴻曰萬曆庚寅季春
望後三日鴻過南屏山村中偶獲孝經
管見一卷迺元隱士釣滄子所撰也其

語意梗概率以孝治爲先不分章第經
傳開後語期五百年必有明王振起先
聖遺經復明於世者常考荆公執政罷
黜此經至今適五百餘年正我
明孝治之會而隱士預卜其期若執左契非
特精於數學蓋亦至誠之道耶

呂維祺曰春秋孔子之刑書也孝經孔子之
教書也皆天子之事也春秋成而亂臣賊
子懼孝經成而上下無怨天下和平通於

神明光於四海○有天下國家者不可不
知孝經孝經先德教後政刑○孝經其用
大而理約

祺按學記曰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庠
術有序國有學舜命契曰百姓不親五
品不遜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寬
周禮大司徒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
之一曰六德知仁聖義中和二曰六行
孝友睦婣任恤三曰六藝禮樂射御書

數以鄉八刑糾萬民一曰不孝之刑二曰不睦之刑三曰不婣之刑四曰不弟之刑五曰不任之刑六曰不恤之刑七曰造言之刑八曰亂民之刑

仲素羅氏曰昔瞽瞍底豫而天下之爲父子者定只爲天下無不是底父母了翁聞而善之曰唯如此而後天下之爲父子者定彼臣弒其君子弒其父常始於見其有不是處耳

溫氏純曰子云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夫春秋法至嚴爲亂臣賊子作也孝經則導之愛敬蓋曰出於孝必入於法譬之狂瀾既倒以春秋爲隄防而孝經乃其所導而歸之海者也

郭氏孝曰夫子云志在春秋行在孝經夫春秋孔子之刑書孝經孔子之德教昔嘗並黜於王氏今春秋與四經並列爲五而孝經僅爲家塾童子之習是使後世徒見聖人之志而不見聖人之行矣

羅氏汝芳曰聖賢立教爲天下後世定之極則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後世不察乃謂止舉聖道中之淺近爲言噫天下之理豈有妙於不思而得者乎夫人能日周旋於事親從兄之間以涵泳乎良知良能之妙俾此身此道不離於須臾之頃則人皆堯舜之歸而世皆雍熙之化也

歸氏有光曰大哉孝之道非聖人莫之知也昔孔子嘗不對或人之問禘矣其言明王之以孝治天下至於刑四海事天地言大而理約豈非極萬殊一本之義意其所以告曾子者如此

蔡氏悉曰夫孝天性也本乎至情隨分自盡大舜養以天下曾子養以酒肉其道一也虞書顯設於當時孝經大學垂

憲於萬世其道一也愛敬生於孩提仁義達之天下沛然而不可禦也教成而政治奚率性而愛敬之謂之孝是曰性善至於配天而性無毫髮之不盡矣夫子言性何其切近精實如此也

虞氏淳熙曰孔子爲曾子開陳堯舜禹湯文武周公相傳之宗明生天生地生人之大義只一孝字都包得盡

孝經大全卷之首終

孝經大全卷之一

明新安呂維祺箋次

孝經

說文孝善事父母者祭統孝者畜也謹按爾雅善事父母爲孝○說文孝從老省從子子承老也禮記祭統孝者畜也順於道不逆於倫之謂畜○邢昺疏孝好也取道常在心盡其色養中情悅好承順無怠之義○援神契曰元氣混沌孝在其中○鈎命訣云孝者就也度也譽也究也畜也辨正論曰天子之孝曰就諸侯曰度卿大夫曰譽士曰究庶人曰畜○鈎命訣百王聿修萬古不易者孝之謂○子華子曰事心者宜以孝○杜欽曰孝者人之由靈也○荀爽云火德爲孝其象爲離在人者用其精則爲日在地者用其形則爲火夏火旺其精在天溫煖之氣養生百木是其孝也○白虎通男不離父母何法法火不離木也○張說云孝哉一心混成衆妙○王維云夫孝於人爲和德其應爲陽氣○劉子翬曰孝爲百行之宗以敬爲本敬心既純大本發露求其名匹夫匹婦能焉核其實聖人以爲難矣○謚法至順曰孝五宗安之曰孝慈惠愛親曰孝秉德不回曰孝協時肇厚曰孝

經常也謂古先聖王典道致治之常法也說文經織也從糸巠聲又機縷也一曰書也釋名經徑也典常也言如徑路無所不通也○白虎通云五經易書詩禮樂初學記九經易書詩周禮儀禮禮記春秋三傳

後人以易書詩周禮禮記春秋爲六經
又孝經論語孟子易書詩周禮禮記春
秋左氏傳爲九經○董鼎曰人之行莫
大於孝堯舜大聖人也其道不過孝悌
而已孔子傳之曾子以爲經上自天子
下至庶人皆當受用近之閨門妻子兒
弟長幼遠之天地鬼神四海百姓皆自
此推名之曰孝經者以其可爲天下萬
世常法也漢藝文志孝經者孔子爲曾子陳
孝道也緯云孔子七十二語曾子著孝
經鄭康成曰孝經者五經之總會也漢藝
文志曰夫孝天之經地之義民之行也
舉大者言故曰孝經○邢昺正義曰孝
者事親之名經者常行之典○皇侃曰
經者常也法也此經爲教任重道遠雖

復時移代革金石可消而爲孝事親常
行存世不滅是其常也爲百代規模人
生所資是其法也孝爲百行之本故名
曰孝經經之創制孔子所撰也○前賢
以爲曾參雖有至孝之性未達孝德之
本偶於閒居因得侍坐參起問於夫子
夫子隨而答參是以集錄因名爲孝經
○邢昺曰修春秋撰孝經孔子之志行
也何爲重其志而自筆削輕其行而假
他人劉炫述義其略曰炫謂孔子自作
孝經本非曾參請業而對也按二說以
前賢所論爲正○鄭玄謂孝經爲五經
之總會嘗還高密道遇黃巾賊數萬見
玄皆拜相約不敢入境玄病夢孔子告
之曰起起今年歲在辰明年歲在巳既
卒自郡守以下受業者千餘皆縗絰赴
會孔融爲特立一鄉曰鄭公鄉
廣門衢令容高車號通德門（　）謹按

晁氏曰何休稱子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
曰何休稱子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
今詳其文出當是曾子弟子所爲柳宗
元謂論語載弟子必以字曾參不然蓋
曾氏之徒樂正子春子思相與爲之耳
余於孝經亦云孔子本欲以孝治天下一生精
神蘊結全在於此夾谷墮費三月大治
爲之兆也按春秋傳定公與齊侯會於
夾谷孔子攝相事曰臣聞有
文事者必有武備有武事者必有文備
古者諸侯並出疆必具官以從請具左
右司馬定公從之至會所爲壇位土階
三等以遇禮相見揖讓而登既畢齊使
萊人以兵鼓譟劫定公孔子歷階而進
以公退曰吾兩君爲好裔夷之俘敢以

兵亂之非齊君所以命諸侯也齊侯心
怍麾而避之有頃齊奏宮中之樂俳優
侏儒戲於前孔子趨進歷階而上不盡
一等曰匹夫熒惑諸侯罪當誅請右司
馬速加刑焉於是斬侏儒齊侯懼有慚
色將盟齊人加載書曰齊師出境而不
以兵車三百乘從我者有如此盟孔子
使茲無還對曰而不返我汶陽之田吾
所供命者亦如之齊侯歸乃歸所侵魯
之四邑及汶陽之田○孔子因三家之
問言於定公曰家不藏甲邑無百雉之
城古之制也今三家過制請皆損之乃
使季氏宰仲由隳三都叔孫不得意於
季氏因費宰公山弗擾率費人以襲魯
孔子以公與季孫叔孫孟孫入于季氏
之宮登武子之臺費人攻之及臺側孔
子命申句須樂頎勒士衆下伐之費人
北遂墮費歸○夫公室弱私家尊君卑臣

政化大行及昭成公嗣之弗克○周敬王二十三年魯定公孔子攝相事與聞國政三月孔子年五十六由大司寇攝行相事七月而誅魯大夫亂政者少正卯孔子曰人有大惡五而竊盜不與焉一曰心逆而險二曰行僻而堅三曰言僞而辯四曰記醜而博五曰順非而澤此五者有一於人則不得免於君子之誅而少正卯兼有之故不可以不誅也初魯之販羊有沈猶氏者常朝飲其羊以詐市人有公慎氏者妻淫不制有慎潰氏者奢侈踰法魯之鬻六畜者飾之以儲價及孔子爲政沈猶氏不敢朝飲其羊公慎氏出其妻慎潰氏越境而徙三月則鬻牛馬不儲價賣羔豚者不加飾男女行者別其塗道不拾遺男尚忠信女尚貞順焉孔子爲政民初誦之曰麛裘而韠投之無戾韠之麛裘投之無郵政成化行民誦之曰袞衣章甫實獲我所章甫袞衣惠我無私　齊人聞而懼選齊國中女子好者八十人皆衣文衣而舞康樂文馬三十駟遺魯君陳女樂文馬於魯城南高門外季桓子微服往觀再三將受乃語魯君爲周道游往觀終日怠於政事郊又不致膰俎於大夫孔子遂行宿乎屯歌曰彼婦之口可以出走彼婦之謁可以死敗優哉游哉聊以卒歲

道既不行故口授曾子以語後世學者要思使孔子得志行孝經時其作爲如何

鈎滄子曰孔子因敦孝之人以發孝旨實指化民成俗治天下之要故二帝三王之治本於道二帝三王之道本於身二帝三王之身極本於心二帝三王之心極本於孝○羅氏汝芳曰道之爲道不從天降不從地出切近易見則赤子下胎之初啞啼一聲是也聽着此一聲啼何等迫切想着此一聲啼多少意味其時母子骨肉之情毫髮也似分離不開頃刻也似安歇不過真是繼之者善成之者性而直見乎天地之心亦真是推之四海皆準垂之萬世無朝夕舍此不着力理會而言學爲是謂達人以爲道○謹按孝道甚大不專指事父母一節言孫本目孔子所以興東周之教而繼帝王之治統在是

仲尼居曾子侍子曰先王有至德要道以順天下民用和睦上下無怨女知之乎

女汝通用下同

仲尼孔子字

按家語孔子父叔梁紇娶顏氏之女徵在徵在禱尼丘山而生孔子故名丘杜氏云孔子生而圩頂首象尼丘故名丘字仲尼○按孔子世家云仲尼其先宋人也宋閔公有子弗父何長而當立讓其弟厲公何生宋父周周生世子勝勝生正考父正考父受命爲宋卿生孔父嘉嘉別爲公族故其後以孔爲氏孔父嘉生木金父木金父生皐夷父皐夷父生防叔避華氏之禍而奔魯防叔生伯夏伯夏生叔梁紇紇生孔子○朱子曰昔人未嘗諱字程子云子年十四五從周茂叔本朝先輩尚如此伊川亦嘗稱明道字

居閒居也

按邢昺正義居謂閒居蓋謂乘閒居而坐與論語云居吾語汝義同而與居則致其敬之居不同

曾子孔子弟子名參字子輿

按史記曾參南武城人字子輿少孔子四十六歲孔子以爲能通孝道故授之業作孝經

侍侍坐也

按邢

曷正義曰卑者在尊者側曰侍故經謂之侍凡侍有坐有立此曾子侍即侍坐也曲禮有侍坐於先生侍坐於所尊侍坐於君子子謂孔子按公羊傳云子者男子之通稱也古者謂師為子先王謂古先聖王至極也要切要之德者人心所得於天之性道者事物當然之理草廬吳氏曰德謂己所得道謂人所共由蓋己之所得人之所共由者其理曰仁義禮智而仁兼統之仁之發為愛而愛先於親故孝為德之至道之要也○董鼎曰德者人心所得於天之理仁義禮智信是也此五者皆謂之德而此獨舉其德之至道者事物當然之理皆是而其大目則父子也君臣也夫婦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此五者即仁義禮智信之性率而行之以為天下之達道者

也皆謂之道而此獨舉其道之要順者不過因人心天理所固有而非有所強拂為之也○潛室陳氏曰道謂事事物物當然之理德乃行是道而實得于心者在一人身上只是一箇物事○北溪陳氏曰道與德不是判然二物道是公共的德是實得於身為我所有的上下統下文天子諸侯卿大夫士庶人而言吳氏曰上謂天子在諸侯之上諸侯在卿大夫之上卿大夫在士之上下謂士在卿大夫之下卿大夫在諸侯之下諸侯在天子之下孔子言古先聖王有至極之德切要之道以順天下而天下之民一歸于順故協和雍睦上與下俱無怨尤女知此否吳氏曰為下者順事其上而上無怨於下為上者順從其下而下無怨於上天地之間一體充塞九族既睦百姓昭明黎民於變時雍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唐虞成周之盛也蓋孔子欲傳孝道于曾子而其道至大難以輕言故先發端以啟問也引而不發垂其事而未欲遽言之也○謹按所謂先王有至德要道者見孝雖人所固有而不能全盡惟先王能有之也然必以先王立言者見孝治天下非王者不能使孔子得明王輔之當執此往矣朱鴻曰孔子慨明王不作天下莫宗既刪述六經復呼曾子授以孝經誠諸經之總

會治世之宏綱也統觀是經稱先王者六明王者三天子者四聖人者六君子者七復兩舉政教之神一則天明一因人性兩申教孝之意子臣與弟無不悅一從又申移孝為忠事上盡職以諍臣諍子無非諭君父於道而不拘拘於命令之從獨事親喪親二節止著孝子者二又合上下貴賤而言若大夫出治佐治之孝禮樂政教之敷暨暨推明而不已曷嘗沾沾於溫凊定省之儀飲食起居之節謂孝養細事而云然哉世傳童習之書意已謬舛至謂人子事親之經者亦各局於所見也豈測夫子著先王治平之典必本因心之孝為之乎○又曰孔子著經之意蓋欲以孝治天下乎故於事親之儀節略焉而諸家註解非不分文析字而本原大旨或有昧焉而未闡者○又曰人有致學於孝則事君事長齊家治國眾而措之天下猶如夫子首揭至德要

道以授曾子又嘗志於周公故他日復夢見周公曰如有用我者吾其爲東周乎又云期月可也三年有成蓋欲以孝爲治者也夫孝本人情之固有以此順民而民焉有不順者哉○蓋天下以誠使天子公卿躬行其上凡禮樂刑政之具皆是以孝爲本則斯道也因天性之自然人心之固有一轉移間王道頓不易易乎惜徒託之空言而僅見于記錄之書也然雖不能行之一時猶可詔之來世

曾子辟席曰參不敏何足以知之子曰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復坐吾語女辟與避同夫音扶下同復扶又反語去聲

禮侍坐君子更端起對敏聽達也曾子聞

孔子之言甚大瞿然起敬避席立對禮曰侍坐于先生先生問焉終則對請業則起請益則起○又曰侍坐于君子問更端則起而對○周氏汝登曰耿恭簡定向有一問頭曰道○莫妙于一貫曾子聞之唯至問孝曰先王有至德要道汝知之乎却避席不敢當曰參不敏何足以知之夫子以知天命自任子臣弟友之庸行乃曰未能也此何以故來莫能對焦太史竑爲之語曰理須頓悟事則漸修頓悟易漸修難或以問予予曰不然曾子謂何足以知之不知爲不知是知也是知就是一貫莫爲者天莫致者命此中可容得一能字否或者首肯復問曰頓悟漸修之說如何予曰一日克己復禮便天下歸仁朝聞道便可夕死此中加得漸修之功否太史之言亦不敢謂然也

而孔子告之所謂

至德要道者非他孝也孝統衆善爲德之本本猶根也按禮記祭義曾子云衆之本教曰孝尚書敬敷五教謂教父以義教母以慈教兄以友教弟以恭教子以孝衆此則其餘順人之教皆可知也○五峰胡氏曰德有本故其行不窮○延氏爲曰近取諸身則耳有聽受之用目有察見之明足有致遠之勞手有飾衛之功功雖顯外本之者心也遠取諸物則草木之生始于萌芽終于彌蔓枝葉扶疎榮華紛縟木雖繁蔚致之者根也夫仁人之有孝猶四體之有心腹枝葉之有根本也○庾子輿五歲讀孝經手不釋卷或曰此書文句不多何用自苦答曰孝者德之本何謂不多○羅氏汝芳曰盡四海九州之千人萬人而其心性渾然只是一箇天命雖欲離之而不可離雖欲分之而不可分如

木之許多枝葉而貫以一本如水之許多流派而出自一源○虞氏淳熙曰夫子言孝不只是孝德凡是道德都是他資助都是他推移出來譬如樹木有根本就生枝葉誰人止遏得任莫看道孝小了

行仁必自孝始而教化由此生焉所以爲德之至道之要也蓋聞曰聖人以五常之道立教本立則道生移之以事君則忠矣資之以事長則順矣施之于閨門則夫婦和矣行之于鄉黨則朋友信矣充擴得去舉天下之大無一物不在吾仁之中無一事不自吾孝中出故曰教之所由生○朱鴻曰孝乃仁之本原仁乃心之全德仁主于愛而愛莫切于愛親故孝爲德之本本立則道生自然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以至綏中國保四海無一物一事不在吾孝之中

語將更端

曾子猶立故命之復坐而詳語之吳氏曰孔子之言未竟又將更端以曾子避席起立故命之還坐而聽也○蓋聞孝之義甚大而其為說甚長非立談可盡故使之復坐而詳以告之

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髮音發膚音扶

身躬也體四肢也髮謂毛髮膚謂皮膚邢昺正義曰身謂躬也體謂四肢也髮謂毛髮膚謂皮膚禮運曰四體既正膚革充盈詩曰鬒髮如雲此則身體髮膚之謂也言人之一身父母全而

生之子當全而歸之一有虧毀損傷是為虧體辱親正義曰子之初生受全體于父母故當常自念慮至死全而歸之若曾子啟手啟足之類是也毀謂虧辱傷謂損傷故夫子云不虧其體不辱其身可謂全矣鄭註引禮禁殺戮云見血為傷是也○曲禮曰不登高不臨深不苟訾不苟笑孝子不服闇不登危懼辱親也樂正子下堂傷足憂形于色蓋為此也樂正子春下堂而傷其足數月不出猶有憂色門弟子曰夫子之足瘳矣數月不出猶有憂色何也樂正子春曰吾聞曾子聞諸夫子曰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可謂孝矣不虧其體不辱其身可謂全矣故君子頃步而弗敢忘孝也今予忘孝之道予是以有憂色也不辱其身不羞其親可謂孝矣○陶潛曰樂正子春下堂傷足猶有憂色蓋不敢毀傷孝之始也夫能敬慎若此而災患及者未之有也○范宣子年十歲能誦詩書嘗以刀傷手捧手改容人問痛耶答曰不足為痛但受全之體而致毀傷不可處耳及長隱居積學躬耕養親不敢毀傷者敬之至也孔子曰君子無不敬也敬身為大身也者親之枝也敢不敬與不能敬其身是傷其親傷其親是傷其本傷其本枝從而亡○曾子曰身也者父母之遺體也行父母之遺體敢不敬乎○張子曰體其受而全歸者參乎朱子曰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若曾子之啟手足則體其所受乎親者而歸其全也○或問盡其道謂之孝弟夫以一身推之則身者資父母血氣以生者也盡其道者則能敬其身敬其身者則能敬其父母不盡其道則不敬其身不敬

其身則不敬其父母○程子曰今士大夫受職於君期盡其職受身於父母安可不盡其道○慈湖楊氏曰人咸以身體髮膚為已不知受之於父母孔子於是破其私有之宿宅而復其本心之大公人莫切于已莫愛于已因其愛已而敬之以受之父母則愛出於公因其不肯毀傷而轉曰不敢則公而不私因而不拂○虞氏淳熙曰四體頭髮皮膚不是自已的是父母生下你來你親受得你的毀傷了自身就是毀傷了父母雖然不該貪生怕死豈可驕亂爭鬬觸天怒犯王法損壞他的遺體須是戰戰兢兢如抱著父母出入方是孝子的起頭處○徐氏幹曰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至也若夫求名之徒殘疾厥體冒厄危戮以徇其名曾參不之為也○尤氏時熙曰人苟知父母之生成此身甚難則所以愛其身者不容不至而義理不可

勝用矣○曹氏于汴曰愛親者愛日自愛者愛日親哀愛之日短身哀學之日短其皇皇等也

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孝之終也

行如字

又言孝非惟不毀而已必卓然植立此身於天地之間不愧不怍中立不倚道則身之所當行者窮則獨行其道達則大行於天下羅氏汝芳曰所謂立身者立天下之大本也首柱天足鎮地以立極於宇宙之間所謂行道者行天下之達道也負荷綱常發揮事業出則治化天下處則教

化萬世必如孔子大學方爲全人而無忝所生故孟子論志願學孔子○又曰立身行道果何道曰大學之道也大學明德親民止至善如許大事惟立此身蓋丈夫之所謂身聯屬天下國家而後成者也○廣川黃子曰勉强學問則聞見博而智益明勉强行道則德日起而大有功祺謂立身行道不可不知學問○蘇氏頙曰孝者貴於立身立而不廢則安夷險傑明哲太社于是乎暢其風太常于是乎書其事○五峰胡氏曰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者大賢之分也達則兼善天下窮則兼善萬世者聖人之分也○羅氏洪先曰此身可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何物哉非以此心之虛而能神乎而吾未免有所欲焉則所以窒其源而逷其流者不知其何紀極也其如天地生民何哉誠有意于此因不能一日悠悠爾矣○王氏艮曰能立此

身便能位天地育萬物病痛自將消融○或問立身之義維祺曰身也者天地之所付也父母之所遺也天地父母原不虛生此身撐天柱地致君澤民經往開來光前裕後爲法可傳只是此一身承當一有傾頽墮依倚搖奪便立不住所以必要亭亭噹噹了了楚楚磊磊落落站立得住仰不愧於天俯不怍於人中立不倚獨行不懼昂然爲天地完人父母肖子富貴功名是非毀譽人情世故都搖動不倒方是立身本領○或問何謂立身維祺曰中立而不倚强哉矯是何等力量已欲立而立人爲天地立心爲萬民立命是何等心術立天下之正位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是何等氣象天壽不貳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是何等學問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綏之斯來動之斯和是何等事業○維祺嘗作身銘曰大哉身乎其備也

元氣混沌包而無外是故天地憾吾身缺隋吾身虧天地傾敧身非塊然天地叅也合之爲一體分則三也首圓象天足方象地中虛象極神行象次耳目鼻舌手足吾五行之官視聽言動吾四時之吏呼吸吾之潮汐寢興吾之分至察於人倫三辰序也喜怒哀樂吾露雷風雨也其中有君上帝臨汝也思無邪宋景之退熒惑誠則形鄒衍之飛霜零進修及時魯陽公之揮日克己復禮靈媧氏之補石愼爾樞機虞廷之齊七政戒謹不睹成湯之顧明命不違其志文王陟降之事帝也無思無爲禹之行水行無事也淸寧奠位號吾之榮衛陽罔或愆陰罔或伏調吾之嘘吹草木鳥獸愛惜吾之爪髮痛癢一體撫摩吾之傾領薦德馨郢斤之鑿鼻至且游衍金鏡之則眼翳頹乎若太虛中存元氣與天地叅萬物備也

雖無意求名而

名自稱揚於後世邇流窮源仰父母亦有
顯榮若行孝不至揚名顯親未得爲立身
也按禮記祭義曰烹熟羶薌嘗而薦之非孝也養也君子之所謂孝也者國人稱願然曰幸哉有子如此所謂孝也已○曾子曰慎行其身不遺父母惡名可謂能終矣○皐魚曰若生能行孝沒而揚名則身有德譽乃能光榮其父母也按哀公問孔子對曰君子也者人之成名也百姓歸之名謂之君子之子是使其親爲君子也此則揚名榮親也○屏山劉氏曰曾子之孝立身揚名惟此一節而于開道最爲超警
死生之際粲然明白蓋始則因孝心而致
敬終則因敬心而成已敬手足則見于戰
戰兢兢之時發善言則存乎容貌辭氣之
際皆敬之謂也戴經所記與義甚多首文

孝經大全　卷之十　十四

三語已盡其要學者非弗知也然皆有愧
于曾子者行之弗至也恭于昭昭者孝之
名也謹于昏昏者孝之實也求其名匹夫
匹婦能爲核其實聖人以爲難也○王氏
守仁曰子爲賢人也則其父爲賢人之父
矣子爲聖人也則其父爲聖人之父矣夫
叔粱紇之名至今不朽則亦以仲尼之爲
子邪○馮氏宿曰揚名顯親教孝申敬是
爲宰德可以觀政○存古篇曰孝子每一
舉念措足必於其父母立身禮道顯親揚
名以成父母志○又曰人能念念事事想
到父母身上便自不敢分毫虧損大禹八
年於外只爲成就箇孝
始終非分先後猶言孝之始
基孝之完全爾邢昺正義曰不敢毀傷闔棺乃止立身行道弱冠須明經雖言其始終此略示有先後非謂不敢毀傷唯在於始立身獨在於終也明不

敢毀傷立身行道從始至末兩行無怠此
於次有先後非於事理有始終也○黃冑
曰始言保身之道終言立身之道蓋不敢
毀傷者但是不虧其體而已必不虧其行
而後方可立身故以是終之
○按立身行道揚名所包
最廣不專指得位事君者言事君特行道
揚名中一事爾屏山劉氏曰孝子之心爲慮俱忘唯一敬而已敬念
之所通無間無彷塞乎天地橫乎四海莫
知其紀極也敬心既純大本發露虛明洞
達躍如於兢兢肅肅之中此至孝之士所
以行成於外而性修于內也曾子立身揚
名唯此一節平日服膺念茲在茲而已○
伊川程子曰古之學者四十而仕未仕以
前三十餘年得盡力于學問無他營也故
入之成材可用今之士十四五以上便學

孝經大全　卷之十一　十五

綴文覓官豈嘗有意爲己之學夫以不學
之人一旦授之官而使之事若長民治事
宜其效不如古也故今之在仕路者人物
多凡下不足道以此○龜山楊氏曰方太
公釣于渭不遇文王特一老漁父耳及之
朝用之乃有鷹揚之勇非文王有獨見之
明誰能知之學者須體此意然後進退之
顯各得其當○呂氏柟曰古之功名爲天
地立心爲生民立命爲萬世開太平轉乾
旋坤繼往開來今之功名富貴之標的而
已○方氏孝孺曰養有不及謂之死其親
沒而不傳道謂之物其親斯二者之罪也物
之尤罪也是以孝子修德修行以令聞加
乎祖考守職立功以顯號遺乎祖考○或
問立與行是兩事否維祺曰立身行道非
兩事立得定方行得不差○或問行道指
得位事君否維祺曰得位事君固是行道
所謂達可行于天下而後行之者也道必

如此而後大行然亦不必專指得位孟
子曰得志與民由之不得志獨行其道

夫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

申結上文之意孝本愛親故以事親爲始
曲禮曰凡爲人子之禮冬溫而夏凊昏定
而晨省○又曰爲人子者出必告反必面
所遊必有常所習必有業恒言不稱老○
又曰視於無形聽於無聲○禮弓云子路
問曰傷哉貧也生無以爲養死無以爲禮
也孔子曰啜菽飲水盡其歡斯之謂孝○
坊記曰子云父母在不稱老言孝不言慈
閨門之內戲而不嘆君子以此防民民猶
薄於孝而厚於慈○曾子曰吾及親仕三
釜而心樂後仕三十鍾而不洎吾心悲○
閔損字子騫早喪母父娶後妻生二子損
孝事不怠母嫉損所生子衣綿絮衣損以

蘆花絮父冬月令損御車體寒失靷父責
之損不自理父察知之欲遣後母損泣啟
日母在一子寒母去三子單父善之母亦
悔過三子一視遂成慈母耿氏定向曰一
言悟母幾于舜之底豫○南軒張氏曰以
孝於親論之自其粗者知有冬溫夏凊昏
定晨省則當從溫凊定省行之而又知其
有進於此者則又從而行之知之進則行
愈有所施行之力則知愈有所進以至于
聖人人倫之至其等級固遠其曲折固多
然亦必由是而循循可至○紫陽呂氏曰
孝子事親事事躬親不可委之使令也
嘗觀穀梁言天子親耕以供粢盛王后親
蠶以供祭服國非無良農工女也以爲人
之所盡事其祖禰不若以己所
自親者也此說最切事親之道

行道揚名

非事君不能全盡故以事君爲中

表記曰
事君愼
始而敬終○呂公曰事君者險而不懟怨
而不怒○廣川董子曰上臣事君以人中
臣事君以身下臣事君以貨○莊氏周曰
子之愛親命也不可解于其心臣之事君
義也無適而非君也無所逃于天地之間
大事親者不擇地而安之孝之至也事君
者不擇事而安
之忠之盛也

立身行道以全親之所付方可以爲人爲子故以立身爲終

章氏懋
曰身也
者親之枝也親雖不存而吾身存焉必思
所以立其身夙興夜寐無忝所生一出言
一舉足皆不敢忘若古之聖人君子者
行道揚名以顯其親於無窮豈非所思之
大者乎○來氏知德曰爲人在世須立身
行道與乾坤同其悠久不然亦猶草木之
靡朽耳○草廬吳氏曰事親者不敢毀傷
其大也左右就養等事在其中矣事君者

推愛親之心以愛君也立身者行道揚名
之謂也○鄭氏玄曰父母生之是事親爲
始四十强仕是事君爲中七十致仕是立
身爲終或騐云若以始爲在家終爲致仕
則兆庶皆能有始人君所以無終若以年
七十者始爲孝終不致仕者皆爲不立則
中壽之輩盡曰不終顏
子之流亦無所立矣

事親立身循環無端事君者所以光大其始終也

陳氏曰上
言孝之始
終而不言中于事君者謂行道揚名則事
君之道在其中矣然所以如此立言者蓋
世之人或有隱居以求志修身以俟命豈
必皆事君哉○或曰此總論孝之終始也
夫上文止言孝之始終而此又兼言中于
事君者蓋行道顯揚非事君不能况四十
始仕移孝爲忠亦理之常也○齊宣王謂
田過曰吾聞儒者親喪三年君之與父孰

重田過對曰殆不如父重王忿曰則曷爲去親而事君田過曰非君之土地無以處吾親非君之祿無以養吾親非君之爵無以尊顯吾親受之於君致之於親凡事君者以爲親也

大雅云無念爾祖聿修厥德聿以律反

詩大雅文王之篇無念念也聿語助辭厥其也邢昺正義曰無念念也聿述也厥其也義取常念先祖述修其德而行之此經有十一章引詩及書夫子叙經中述先王之道詩書之語事有當其義者則引而證之示言不虛發也七章不引者或事義相違或文勢自足則不引也五經唯傳引詩而禮則雜引詩書及易並意及則引若汎指則日詩曰詩云若指四始之名即云國風大雅小雅魯頌商頌皆隨所便而引之無定例也引詩言人能念其祖先而聿修其德則孝之始終盡是矣虞氏淳熙曰孔子引大雅文王之詩謂文王之德無聲無臭與上天一般蓋臣勸成王修這樣德何患自身不立就是文王的令聞一發遠布一發可以配天了如今所修之至德要道即是無聲無臭之祖德因此事君事親立身都來完備毫髮不缺前言先王今文王豈不是先王觀一文王其餘先王誰不如此○吳氏曰前言至德要道蓋言在上者之孝而通乎下夫孝以下二句結前意也後言孝之終始蓋言在下者之孝而通乎上夫孝以下三句結後意也

右第一章蓋孔子欲明孝道之大而先發其大端以爲全經張本其下遂次第通言之而復三因曾子之疑問以推廣其義陸象山謂孝經十八章聖人踐履實地非虛言也旨哉今文古文皆有古文首二句爲仲尼閒居曾子侍坐子曰下有參字夫孝二句各無也字今文爲開宗明義章

謹按漢藝文志孝經一篇十八章長孫氏江翁后蒼翼奉張禹傳之各自名家經文皆同惟孔氏壁中古文爲異隋經籍志孔子既叙六經作孝經以總會之遭秦焚書爲河間顏芝所藏漢初芝子貞出之凡十八章宋邢昺正義云劉向較經籍比量二本除其繁惑以十八章爲定不列名又有荀昶集其錄及諸家疏並無章名唯皇侃標其目冠于章首○按卷帙既多不得不分章次但題名非古也今做中庸右第某章及論語鄉黨篇此

一節因爲十八章而不列名

孝經大全卷之一　終

孝經大全卷之二

明新安呂維祺箋次

子曰愛親者不敢惡於人敬親者不敢慢於人惡去聲○復稱子曰者益言甫竟而又更端是緊要提醒處或問答偶間而更言之非引語也後做此

此承上文而首言天子之孝也惡者愛之反慢者敬之反愛親者必推愛親之心以愛人而不敢惡敬親者必推敬親之心以敬人而不敢慢夫有所惡慢於人則愛敬其親之心薄且恐或以貽親之辱言不敢者兢業小心之極也五等之孝惟於天子章稱子曰者皇侃云上陳天子極尊下列庶人極卑尊卑既異恐嫌爲孝之理有別故以一子曰通冠五章明尊卑貴賤有殊而奉親之道無二○沈宏云親至結心爲愛崇恪表迹爲敬劉炫云愛惡俱在於心敬慢並見於貌愛者隱惜而結於內敬者嚴肅而形於外皇侃曰愛敬各有心迹烝烝至惜是爲愛心溫凊搔摩是爲愛迹肅肅悚悚是爲敬心拜伏擎跪是爲敬迹○羅氏汝芳曰子不思父母生我千萬劬勞乎未能分毫報也子不思父母望我千萬高遠乎未能分毫就也思之自然悲愴生焉疼痛覺焉即滿腔皆惻隱矣遇人遇物必能方便慈惠周卹溥濟又安有殘忍戕賊之私○虞氏淳熙

日凡人愛惜父母之身便不敢嫌惡衆人與我同受之身尊敬父母之身便不敢輕慢衆人與我同受之身原來我與人不曾有這身來完全是天地父母的所以立起萬物一體之身連四海百姓都不惡他慢他直至親民然後是愛敬的盡處到盡處將人人學做孝子人人都無怨心此事非天子不能一那時正義謂不敢惡於人不敢慢於人是天子施化使天下之人皆行愛敬不敢慢惡其親緝熙按此似後一層事於不敢字不切

愛敬盡於事親而德教加於百姓刑於四海蓋天子之孝也

德教謂至德之教刑儀刑也天子謂爲天

之子指有天下者言表記曰惟天子受命於天故曰天子虞夏以上未有此名殷周以來始謂王者爲天子也○白虎通曰所以稱天子者何王者父天母地爲天之子也故援神契曰天覆地載謂之天子上法斗極鉤命訣曰天子爵稱也帝王之德有優劣所以俱稱天子者何以其俱命於天而王治五千里內也尚書曰天子作民父母以爲天下王天子德教所從出四海所視傚以此不敢之心盡愛敬其親之道無所不至其極而推以愛人敬人則百姓之衆皆被服其德意教化四海之大皆視爲儀刑堯典曰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萬邦黎民於

變時雍○舜典曰愼徽五典五典克從○納於百揆百揆時叙賓於四門四門穆穆○伊訓曰惟我商王立愛惟親立敬惟長始於家邦終於四海○孔氏穎達曰孝經天子之章盛論愛敬之事立愛唯親立敬唯長即孝經所云愛親者不敢惡於人敬親者不敢慢於人始於家邦終於四海即孝經所云德教加於百姓刑於四海是也

所謂以順天下民用和睦上下無怨如此

魯齋許氏曰事親大節目是養體養志致愛致敬四事中致愛敬尤急所以孝只是愛親敬親兩事耳天子之孝推愛敬之心以及天下亦惟此二事爲能刑于四海固結人心舍此則法術矣其效與聖人不相似○董鼎曰天子者天下之表也上行[illegible]則下效之君好之則民從之天子所以[illegible]致其親者[illegible]

其親者亦莫敢不至況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愛親敬兄本人心天理之固有天子亦因其所固有而利導之耳安有感之而不應倡之而不和者○王氏良明哲保身論曰明哲者良知也明哲保身者良知良能也所謂不慮而知不學而能者也人皆有之聖人與我同也知保身者則必愛身能愛身則不敢不愛人能愛人則不敢惡人不惡人則人不惡我人能愛身則必敬身能敬身則不敢不敬人能敬人則不敢慢人不慢人則人不慢我此仁也萬物一體之道也天下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莫不尊親則吾身保矣吾身保然後能保天下此仁也所謂至誠不息也一貫之道也經曰愛敬盡於事親而德教加于百姓刑于四海蓋

天子之孝有終始當如是也蓋者約詞有

不盡之意孝道廣大此特畧言之爾故下
必引書以明之按孔傳云蓋者辜較之辭劉炫云辜較猶梗槩也孝
道既廣此纔舉其大畧也劉炫云蓋者不
終盡之辭明孝道之廣大此畧言之也鄭
註云蓋者謙辭據此而言蓋非謙也○孝
經援神契曰天子之孝曰就言德被天下
澤及萬物始終成就榮其祖考也○方氏
學曰愛親者必愛身愛身者必愛天下
敢有惡於人乎敬親者必敬身敬身者必
敬天下敢有慢於人乎我無所惡於人人
亦無所惡於我我無所慢於人人亦無所
慢於我愛敬始於親而德教加於百姓則
無弗愛且敬焉合天下之愛
敬歸之於吾親是爲大孝

甫刑云一人有慶兆民賴之

甫刑卽呂刑尚書篇名邢昺正義曰甫刑卽尚書呂刑禮記
緇衣篇孔子兩引甫刑辭與呂刑無別則
孔子之代以甫刑命篇明矣今尚書爲呂
刑者孔安國云後爲甫侯故稱甫刑穆王
時未有甫名而稱爲甫刑者後人以子孫
之國號名之也猶若叔虞初封於
唐子孫封晋而史記稱晋世家也一人謂
天子慶作善降祥兆民庶民也十億爲兆
尚氏潛曰高宗宅憂亮陰三祀鄭玄註引
孝經云言不文也恭默思道夢帝賚予良
弼蓋孝經所謂喪三年而通於神明也三
年不言德教大行朞月一人有慶兆民賴
之其此之謂乎○虞氏淳熙曰孔子引尚
書呂刑謂天子一人法舜之孝不敢輕易
用刑便有祿位名壽諸般喜慶的事一人
既有喜慶的事兆民都受一人福蔭家家

和睦箇箇無怨與我前說天子盡孝百姓
都孝的說話一箇道理○朱鴻曰天子能
愛敬其親而不敢慢惡於人卽一人有慶
也德教遠被四海典型卽兆民賴之也

○釣滄子曰孝者良心之切近精實者也
二帝三王之心極本於孝乃齊治均平之
準也按釣滄子元隱士失其名著孝經管見以孝治天下立論謂五百年必有
王者興起是經自序曰二帝三王之建極
於身者立心極也立心極者端極於孝也
推之齊家治國平天下何莫不由是出舍
是而求適於治無由也又曰齊栗底豫而
風動四方視膳三朝而汝墳遵化善述善
繼而四海永清其功效成驗可知梗槩哉
是孝立而心極建心極建而身極端身極
端而治化美自生民以來無改也○丘氏

濬曰天生人君而付之以肇修人紀之任
必使三綱六紀皆盡其道然後不負上天
之所命然其所以肇修之端則在乎愛敬
焉愛敬既立則由家而國而天下之人無
不能愛能敬皆由吾君一人植立以感化
之也○祺按五等之孝惟天子足以刑四
海而諸侯以下漸有差焉夫子之意蓋有
重焉者以是知孝經乃孔子所以繼帝王
而開萬世之治統者非
沾沾於家庭定省間也

右第二章按天子建中和之極故特稱
子曰以天子之孝統之以廣上文先
王有至德要道以順天下之意今文古文
皆有古文蓋天子之孝
無也字今文爲天子章

在上不驕高而不危制節謹度滿而不溢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也滿而不溢所以長守富也長上聲

此言諸侯之孝也在上在一國臣民之上驕矜肆也高處尊位也危將墜而不安也制節制財用之節謹度謹禮法之度滿處富足也溢汎溢也鄭氏曰費用約儉謂之制節慎行禮法謂之謹度無禮爲驕奢泰爲溢○五代博士馬縞曰孝經云制節謹度唐節制皆從太府寺准三禮定之由縞言蓋亦準孝經制器矣○王氏守仁訓諸弟曰今人病痛大段只是傲千罪百惡皆從傲上來傲則自高自是不肯屈下人象之不仁丹朱之不肖皆只是一傲字結果一生傲之反爲謙謙字便是對症之藥謙非但是外貌卑遜須是中心恭敬撙節退讓常見自己不是眞能虛己受人堯舜之聖只是謙到至誠處便是允恭克讓溫恭允塞也位尊曰貴財足曰富諸侯貴踞一國之上如自高臨下處之者易以危富有一國之財如水滿器中持之者易以溢有如不自矜肆雖高不危謹守節度雖滿不溢邢昺正義曰諸侯在一國臣人之上其位高矣高者危懼若能不以貴自驕則雖處高位終不至于傾危積一國之賦稅其府庫充滿矣若制立節限慎

守法度則雖充滿而不至盈溢滿謂充實溢謂奢侈書稱位不期驕祿不期侈是知貴不與驕期而驕自至富不與侈期而侈自來言諸侯貴爲一國人主富有一國之財故宜戒之也不危則不失其位不溢則不至悖出草廬吳氏曰諸侯在臣民之上能不自驕雖高不危則不以陵傲召禍而致卑替制財用之節能謹侯度雖滿不溢則不以僭侈費財而致虛耗○方氏學漸曰居上不驕非以爲貴也制節謹度非以爲富也諸侯之道宜爾也而可以長守其富貴故若不患祿位之不永而患吾道之不修

富貴不離其身然後能保其社稷而和其民人蓋諸侯之孝也離去聲

社主土稷主穀民生所賴以安養者按韓詩外傳云天子大社東方青南方赤西方白北方黑中央黃土若封四方諸侯各割其方色土苴以白茅而與之諸侯以此土封之爲社明受于天子也社即土神也經典所論社稷皆連言之俱以爲稷五穀之長亦爲土神據此稷亦社之類也言諸侯有社稷乃有國無社稷則無國也○橫渠張子曰祭社稷五祀百神者以百神之功報天之德爾諸侯謂公侯伯子男指有一國者言正義曰次天子之貴者諸侯也按釋詁云公侯君也不曰諸公者嫌涉天子三公也故以其次稱爲諸侯猶言諸國之君也○白虎通曰王制云王者之制祿爵凡五等謂公侯伯子男此周制也所以名之爲公侯者何公者通公正無私之意也侯者候

也僭逆順也春秋傳曰王者之後稱公其餘人皆千乘象雷震百里所潤同大國稱侯小國稱伯子男也又王制云公侯田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伯者百也子者孳也孳孳無已也男者任也人皆五十里差次功德○吳氏曰諸侯謂五等國君公九命侯伯七命子男五命

諸侯爲社稷之主必不危不溢長守富貴不至離其身然後能保守社稷而民人和悅

皇侃云民是廣及無知人是稍識仁義即府史之徒故言民人明遠近皆和悅也○或曰民是無位者人是有位者○班氏固曰孝經云保其社稷而和其民人蓋諸侯之孝也稷者得陰陽中和之氣而用尤多故爲長也此蓋以和召和盛德通靈之一驗也

蓋諸侯之孝有終始當如是也

援神契曰諸侯行孝曰度言奉天子之法度能不危溢是榮其先祖也○董鼎曰諸侯自始封之君受命于天子而有民人有社稷以傳之子孫所謂開國君積行累功以致爵位豈易得之爲諸侯之先公者其身雖沒其心猶願有賢子孫世世守之而不失也爲其子孫者果若循理奉法足以長守其富貴則能保先公之社稷和先公之民人矣諸侯之所以爲孝者莫大于此如其不念先公積累之艱勤恣爲驕奢至於危溢以失其富貴而不能保其社稷民人則不孝莫甚焉此諸侯所當戒也

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

詩小雅小旻之篇戰戰恐懼兢兢戒謹臨

淵恐墜履冰恐陷

按邢昺正義恐墜謂如入深淵不可復出恐陷謂沒在冰下不可拯濟

引此以明不危不溢之意

虞氏淳熙曰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夫子引小雅小旻之詩蓋道做諸侯的長戰戰的恐懼兢兢的戒謹恰似在深水邊頭立生怕跌下去恰似在薄冰面上行生怕陷下去這般謹慎方得免患可見這富貴這社稷這人民不是安逸受享的物事就如深水薄冰無有一樣倘或一些差池求生不得所以諸侯必須不驕不俊然後爲孝我說山高要墜水滿要翻與詩說深水薄冰有何分別○或曰此孝子保身之法獨以證諸侯之孝者以諸侯易於驕侈也○延平李氏曰凡蹈危者慮深而獲全居安者患生于所忽此人之常情也

○謹按此詩是傳孝心法乃曾子平生着力處後當有疾口詠此詩以傳示弟子易簀之夕必曰吾得正而斃焉得力于此多矣故聖門惟曾子之傳爲得其宗焉

薛氏瑄曰曾子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君子之守身不可不謹○虞氏淳熙曰按此詩之言是全孝心法後來曾子口詠此詩親傳弟子不但諸侯可行也○郭氏子章曰劉中壘校定孝經已傳于漢朱子始刪詩爲經餘改爲傳子章謂戰戰兢兢一詩實孝經大旨不觀曾子易簀諸乎啓予足啓予手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而今而後吾知免夫非謂免於毀傷也謂平生戰兢至疾革始免耶仁以爲己任死而後已也由此言之詩未可遽刪也○

禮記曾子寢疾病樂正子春坐於牀下曾
元曾申坐於足童子隅坐執燭童子曰華
而睆大夫之簀與曾子曰然斯季孫之賜
我未之能易也元起易簀曾元曰夫子之
病革矣不可以變曾子曰君子之愛人也
以德細人之愛人也以姑息吾得正而斃
焉斯已矣○程子曰曾子傳聖人學其德
後來不可測安知其不至聖人如言吾得
正而斃且休理會文字只看他氣象亦好
被他所見處大後人雖有好言語只被氣
象卑終不類道○又曰曾子易簀之際志
于正而已矣無所慮也與行一不義殺一
不辜而得天下
不爲者同心

右第三章 今文古文皆有古文無三也字今文爲諸侯章

孝經大全卷之二終

孝經大全卷之三

明新安呂維祺箋次

非先王之法服不敢服非先王之法言不敢
道非先王之德行不敢行 德行之行去聲下擇行行滿同

此言卿大夫之孝也法服法度之服先王
制章服各有品秩 左傳曰衣身之章也尚書皋陶篇曰天命有德
五服五章哉孔傳云五服天子諸侯卿大
夫士之服也尊卑采章各異○按尚書益
稷篇舜命禹曰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
辰山龍華蟲作會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
繡以五采彰施于五色作服汝明孔傳曰
天子服日月而下諸侯自龍袞而下至黼

黻大夫服藻火粉米上得兼下下不得僭
上此古之天子冕服十二章以日月星辰
及山龍華蟲六章畫於衣衣法天畫之
爲陽也以宗彝藻火粉米黼黻六章繡之
於裳裳法於地繡之爲陰也日月星辰取
照臨於下山取其鎮龍取其變華蟲謂雉
取耿介而文宗彝虎蜼取其孝也藻取其
潔火取其明粉米取其能養黼取斷割黻
取背惡鄉善皆爲百王之明戒以益其德
諸侯自龍袞而下八章也大夫藻火粉米
三章也○周制天子冕服九章象陽之數
極也按司服云王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
而冕祀五帝亦如之享先王則袞冕享先
公饗射則鷩冕祀四望山川則毳冕祭社
稷五祀則絺冕祭小祀則玄冕而冕服九
章也鄭注九章初一曰龍次二曰山次三
曰華蟲次四曰火次五曰宗彝皆畫以爲
繢次六曰藻次七曰粉米次八曰黼次九

曰黻皆絺以爲繡則衮之衣五章裳四章凡九也鷩畫以雉謂華蟲也其衣三章裳二章凡五也絺衣粉米無畫也其衣一章裳二章凡三也玄者衣無文裳刺黻而已是以謂玄焉凡冕服皆玄衣纁裳又按司服公之服自衮冕而下如王之服侯伯之服自鷩冕而下子男之服自毳冕而下卿大夫之服自玄冕而下士之服自皮弁而下如大夫之服則周官之侯伯子男其服之章數與古之象服頗異

法言法度之言德行心有所得而見之躬行者服之不衷身之災也

語曰服奇者志淫春秋傳鄭子臧出奔宋好聚鷸冠鄭伯聞而惡之使盜殺之君子曰服之不衷身之災也

非法服而服之是僭上偪下

邢昺正義曰言卿大夫遵守禮法不敢僭上偪下僭上謂服飾過制僭擬於上也偪下謂服飾儉固偪迫於下也禮曰君子上不僭上下不偪下是也○許氏瑄曰古人衣一冠韠博皆所以嚴其外而肅其內後人服一切簡便短窄之衣起居動靜惟務安適外無所嚴內無所肅鮮不習而爲輕佻浮薄者

非法言是妄言也

武王機之銘曰皇皇惟敬口口生垢口戕口○富鄭公曰守口如瓶防意如城○許氏瑄曰輕言戲謔最害事蓋言妄發則言出人而人信之苟輕言戲謔後雖有誠實之言人亦弗之信矣易曰修辭立其誠必須無一言妄發斯可學道苟信口亂談一而貧笑謔一其進道遠矣必言謹則氣定心一氣要顧一心要顧一又曰進德則言自簡○蔡氏清曰有道德者必不多言有信義者必不多言有才謀者必不多言惟狂夫細人狂人妄人乃多言爾夫未有多言而不

孝經大全　卷之三　二十

妄者也○又曰戒爾再其言言欲亮而貞出於我也不再則人之聽之也輕惟古之聖賢分率然隻語達天聲垂之後世而爲經丿背尺端目个人輕易言著是他此心不在介駝四由了學有當自諸言語以操存此心○尤尺時照日言語務任簡然不得已而言亦不可多養心養氣之功个在此

非德行是僞行也

禮記王制曰行僞而堅言僞而辨學非而辨順非而澤以疑衆殺蘇老泉辨姦論曰凡事之不近人情者鮮不爲大奸慝豎刁易牙開方是也以蓋世之名而濟其未形之患雖有願治之主好賢之相猶將舉而用之則其爲天下患必然而無疑者○鄒氏元標曰聖人之教庸德是程大經是經而世之學者往往跳于經常之外游情滇滓脫畧名教自以爲逖世網解天弢知者謂之亂常謂之拂經夫亂常拂經者是

孝經大全　卷之三　二十一

日邪惡聖教所不容而德之賊也

服之言之行之有虧孝道故三者皆不敢也

祖按卿大夫所居之位蓋輔翼人主秉持世教以爲斯民標的者也衣冠言動之際不敢不謹如此

是故非法不言非道不行口無擇言身無擇行言滿天下無口過行滿天下無怨惡惡去聲

是故言必守法行必遵道口之所言身之所行皆遵道法故無可擇言之多雖至於滿天下無率口之過行之多雖至於滿天下不招人之怨惡卿大夫立朝則敷奏揆

賓出使則將命布德故言行可滿天下正義曰言之與行君子所最謹出已加人發邇見遠出言不善千里違之其行不善譏詳斯及故首章一敘不毀而再敘立身此章一衆法服而三復言行也

草廬吳氏曰人之相與先觀容飾次交言辭後考德行孟子言服堯之服誦堯之言行堯之行意與此同故首服次言次行然是故以下申言行而不及服者蓋以服明白易見不必更申故下文又以三者總結之也

王氏時槐曰儒者律身行已自有法度一念不敢姿萌一言不敢姿出一事不敢姿

為子臣弟友必盡其分務期俯仰無愧此躬行實際也彼恣高談薄踐履甚者斁倫此傷教其謬妙道在形跡之外此說倡人欲橫流矣○呂氏柟曰父母生身最難須將聖人言行一一體貼在身上將此身喚作一箇聖賢的肢體方是孝順

三者備矣然後能守其宗廟蓋卿大夫之孝也

三者法服法言德行也宗廟者按祭法天子七廟諸侯五廟卿大夫三廟按古者宗廟之制天子七廟諸侯五廟大夫三廟卿與大夫同○又按祭法卿大夫立三廟寢之前屋有東西廂者曰廟○朱子曰王制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諸侯大夫上降殺以兩而祭法又有適士二廟官師一廟之文大抵上無太祖而皆及其祖考也○或問官師一廟只得祭父母而不及祖無乃不盡人情耶○朱子曰位卑則流澤淺其理自然如此○或問今士庶人家亦祭三代却是違禮朱子曰雖祭三代却無廟亦不可謂之僭古所謂廟體面甚大皆具門堂寢室非如今人但以一室為之○吳氏曰古之大夫几上有家有家者不謂都邑有食采之田以奉宗廟子孫館不世曾而猶世祿承家之宗子世世守其宗廟所在而支子不得與焉宗子出他國而不復然後命其見弟若族人主之此古者大夫卿士之家所以與國咸休而無那或替也

大夫通指王朝列國言按卿大夫謂王朝侯國之臣王之卿六命大夫四命公侯伯之卿三命大夫再命子男之卿再命大夫一命○正義曰次

諸侯之貴者卿大夫說文卿章也白虎通云卿之為言章也章善明理也大夫之為言大扶扶進人者也故傳云進賢達能謂之卿大夫王制云上大夫卿也又典命云王之卿六命其大夫四命則為卿與大夫異也今連言者以其行同也○按卿大夫位以材進者毛詩傳曰建邦能命龜田能施命作器能銘使能造命升高能賦師旅能誓山川能說喪紀能誄祭祀能語君子能此九者可謂有德音可以為大夫是位以材進也

言卿大夫世守宗廟僭服姿言僞行有一則不免於罪廢惟法服法言德行之三者全備而後能保守宗祀蓋卿大夫之孝有終始當如是也皇侃云初陳教本故舉三事服在身外可

見不假多求言行出於內府難明必須備
言至於後結宜應總言謂人相見先觀容
飾次交言辭後考德行言卿大夫若能備服
飾言行故能守宗廟也○按神契云卿大
夫行孝曰譽蓋以聲譽爲義謂言行布
滿天下能無怨惡遐邇稱譽是榮親也

詩云夙夜匪懈以事一人 懈居賣反

詩大雅烝民之篇引仲山甫修其威儀爲王喉舌夙夜小心式於古訓不敢懈怠以事其君以明卿大夫之孝 熊氏淳熙曰仲山甫修其威儀

爲王喉舌早晚小心翼翼式於古訓不敢
懈惰專心以事君王其明哲保身不辱父
母之道在此○按衣服言行與詩中威儀
喉舌相合法先王與詩中古訓是式相合

守宗廟與詩中明哲保身相合○上天經
常不易之法傳與天子天子口代天言身
代天事五服之錫亦代天命而彰有德完
全是天天就君臣父子之分論又完全是父
孝順天子便是孝順天地孝順
父母故立身保宗全在於此

右第四章 今文古文俱同今文爲卿大夫章

資於事父以事母而愛同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故母取其愛而君取其敬兼之者父也

此言士之孝也資藉也言愛敬其父而藉以愛母敬君皆同也母非不敬以愛爲主

君非不愛以敬爲主 董鼎曰取事父之道以事母其愛母則同
于愛父雖未嘗不敬也而以愛爲主以父
主義毋主恩故也取事父之道以事君其
敬君則同于敬父雖未嘗不愛也而
以敬爲主以君臣之際義勝恩故也

兼愛與敬惟父而已皆本人性自然而然非有所強也此移孝爲忠之道所由生也 劉氏獻曰

父情天屬尊無所屈故愛敬雙極○或曰
人必有本父者生之本也愛與敬父兼之
所以致隆於
一本故也

故以孝事君則忠以敬事長則順 長上聲

故承上文而言忠謂盡心無隱順謂循理

無違 薛氏瑄曰恭而不近于諛和而不至
于流事上處衆之道○朱鴻曰移孝
事君則盡心無隱爲忠移
敬事長則循理無違爲順

士初離膝下方登仕籍式未盡知事君之道第用事父之孝以事君則爲忠矣 正義曰入仕本欲安

親非貪榮貴也若用安
親之心則爲忠也若用貪榮之心則非
忠也○嚴植之曰君父敬同則忠孝不得
有異言以至孝之心事君必忠也○橫渠
張子曰聚百順以事君親故曰孝者畜也
又曰畜君者好君也○虞氏淳熙曰愛敬
二字愛之極便是敬敬之立原于愛兼敬
得愛愛兼不得敬事君敬同于父亦應愛
同于父故取父子之愛事君就與做不忍
欺君之忠取父子之敬事君就與做不敢
慢君之順總來孝君時連着孝親孝親時

速着孝君原無二道也即用事父之敬以事長則爲順矣長謂士之上有卿大夫爲之長也正義曰不言悌而言敬者順經文也左傳曰兄愛弟敬又曰弟順而敬則知悌之與敬其義同尚書云邦伯師長安岡曰衆長公卿也則知大夫已上皆是士之長維祺按以敬之敬即承上敬同取敬之敬以敬父之敬事其長也言敬父而敬兄之敬在其中矣正義之解非也

忠順不失以事其上然後能保其祿位而守其祭祀蓋士之孝也

士如上士中士下士指已仕者言正義曰次卿大

夫者士也說文數始于一終于十孔子曰惟一答十爲士毛詩傳曰士者事也白虎通曰士者事也任事之稱也傳曰通古今辯然不然謂之士○按士有上士中士下士一命爲下士再命爲中士三命爲上士○白虎通云天子之士獨稱元士蓋士賤不得體君之尊故加元以別于諸侯之士○王制云上農夫食九人謂諸侯之下士視上農夫中士倍下士上士倍中士合忠與順而不失其道以事君與長然後能安保其俸廩之祿、爵之位而永守其祖先之祭祀雖士無田則亦不祭故祿位與祭祀相關正義曰謂能盡忠順以事君長則能保其祿位也祿謂廩食位謂爵位廣雅曰位涖也涖下爲位○祭者際也人神相接故曰際也祀者似也謂祀者似將見先人也○皇侃云保者安鎮也守者無逸也社稷祿位是公故言保宗廟祭祀是私故言守士初得祿位故兩言之○呂氏本中曰事君如事親事官長如事兄與同僚如家人待羣吏如奴僕愛百姓如妻子處官事如家事然後能盡吾之心如有毫末不至皆吾心有所未盡也○按君言社稷卿大夫言宗廟士言祭祀各以其所事爲重也庶人則薦而不祭○章氏懋曰先王廟祀之典不及下士庶人蓋以其分之有限禮不下達而人情猶有歉焉至宋大儒君子創爲祠堂之制則通上下皆得爲之然後盡于人心豈非禮之以義起者乎蓋士之孝有終始當如是也援神契云士行孝曰究以明審爲義須能明審資親事君之道是能榮親也

詩云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夙音宿寐密反忝他點反詩小雅小宛之篇引詩言早夜敬謹無辱所生之親以明忠順不失之意○張子曰不愧屋漏爲無忝存心養性爲匪懈虞氏淳熙曰引小雅小宛之詩言人生有如鶺鴒一身首尾相顧乃得全生又有如蜾蠃兩個形體相負乃得化生父母生我不必言凡全我化我之人皆有生我之恩當得早朝起來夜裡睡去戰戰兢兢無忝所生方是孝子○黃香九歲失母思慕骨立事父竭力以致養冬無被袴而盡滋味暑則扇牀枕寒則以身溫席和帝嘉之特加異賜歷位恭勤寵祿榮親陶氏潛曰可謂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者也○薛氏瑄曰因讀朱

文公與子受之書念之念之夙夜無忝所生之言不勝感發興起中心惻然必欲不為一事之惡以忝先人

右第五章古文今文皆有古文保其祿位為保其爵祿今文為士章

孝經大全卷之三終

孝經大全卷之四

明新安呂維祺箋次

用天之道分地之利謹身節用以養父母此庶人之孝也養去聲

春生夏長秋收冬藏舉事順時用天道也爾雅釋天云春為發生夏為長贏秋為收斂冬為安寧安寧即閉藏之義也舉農畝之事順四時之氣春生則耕種夏長則芸苗秋收則穫刈冬藏則入廩也

分別五土視其高下各盡所宜分地利也按周禮大司徒云五土一曰山林二曰川澤三曰丘陵四曰墳衍五曰原隰謂庶人須能分別

視此五土之高下隨所宜而播種之則職方氏所謂青州其穀宜稻粱雍州其穀宜黍稷之類是也

不順天道物無以生不辨地利物無以成二者皆得則生植成遂衣食足矣

尤必謹守其身而不敢放縱節其財用而不敢奢侈鄭氏曰身恭謹則遠恥辱用節省則免饑寒公賦既充則私養不闕○禮曰食節事時又曰庶人無故不食珍又曰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以三十年之通雖有凶旱水溢民無菜色

以此養其父母不徒養口體且養志矣董鼎曰衣食既足又必謹其身而不敢放縱節其用而不敢奢侈惟恐縱肆則犯禮而自陷于刑戮侈用則傷財而

不免于饑寒常以此爲心則所以養其父母者不徒養口體有餘而養志亦無不足○凡庶人及未受命爲士者旣不得以事君所事者惟父母而已故以養父母爲孝○存古篇曰凡有綿帛父母未衣不忍先着體凡有美鮮父母未嘗不忍先入口此孝子之用心也○又曰世人慳吝雖父母之養不肯盡心或有兄弟互相推諉至令父母凍餓或富而力能養者亻乍父母前多粗率無狀求其敬且和者百無二三也嗚呼孝道之失久矣

庶人之孝有終始惟此而已

正義曰庶者衆也謂天下衆人也皇侃云不言衆民者兼包府史之屬通謂之庶人也嚴植之以爲士有員位人無限極故士以下皆爲庶人○或曰學爲士而未仕與農工商賈之屬皆是○援神契云庶人行孝曰畜以畜養爲義言能躬耕力農以畜其德

而養其親也○統觀夫子條陳五等之孝於庶人始以養父母言則孝之大指自可默喻○謹按此章變蓋言此者天子諸侯卿

大夫士其應行之孝道甚廣所言亦未敢以爲盡故云蓋而猶必引詩書証之若庶人之孝其理易明其事易盡故直指之曰此而不必引詩矣

按天子諸侯卿大夫士皆言蓋而庶人獨言此謂天子至士孝行廣大其章畧述宏綱所以言蓋也庶人用天分地謹身節用其孝行已盡故曰此言惟此而已庶人不引詩者義盡於此無贅詞也○或曰孔子言天子至士之孝還不敢決定須着一蓋字又要引詩引書作証據惟此一節是爾見我

語的又何必疑他○西山真氏作庶人章解曰春宜深耕夏宜數耘禾稻成熟宜早收歛豆麥黍粟麻蔬果宜及時用功深治此便是用天之道高田種早低田種晚燥處宜麥濕處宜禾田硬宜豆山畬宜粟隨地所宜無不栽種此便是分地之利旣能如此又要謹身節用念我此身父母所生宜自愛惜莫作罪過莫犯刑責得忍且忍莫要鬬毆得休且休莫興詞訟入孝出弟上和下睦此便是謹身財物難得當須愛惜食足充口不須貪味衣足蔽體不須奢華莫喜飲酒飲酒失事莫喜賭博賭博壞家莫習魔教莫信邪師莫貪浪遊莫看百戲凡人皆妄費便生出許多事端旣不妄費卽不妄求自然安穩無諸災難此便是節用謹身則不憂惱父母節用則能供給父母能是二者卽是謂孝故曰以養父母此庶人之孝也○司馬溫公著古文孝

經指解一日省墓止餘慶寺有父老五六輩獻粟米菜蔬復請曰願聞孝政講書以爲鄉里之訓光欣然取紙筆書庶人章講之

故自天子至於庶人孝無終始而患不及者未之有也

故自天子下至於庶人雖有尊卑之分其根於一本則一孝雖有五等之別其始於事親終於立身則一有如立心不純用力不果其於立身之終事親之始皆無成就如是而禍患不及必無之理也孔子爲天

子庶人通設此戒以結上文之旨可謂至儆切矣曾子曰官怠於宦成病加於小愈禍生於懈惰孝衰於妻子察此四者慎終如始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草廬吳氏曰孝之終謂立身孝之始謂事親孝無終始謂不能事親立身也患禍難也不能事親立身則禍難之文之其則天子不能保其天下諸侯不能保其國卿大夫不能保其家士庶人不能保其身也○或曰此通結上文以重致戒勉之意孝之終謂立身孝之始謂事親孝無終始謂不能事親立身則禍患鮮有不及之者理勢之必然也○又曰夫子既條陳五孝之用而具言孝道之極至則天子可以刑四海諸侯可以保社稷卿大夫可以保守宗廟士可以守祭祀庶人可以養父母其必至之微有如此者聞者亦宜有以自勸矣然

循恐其信道之不篤用力之不果而反以吾言之行與不行爲無所損益於是又有以警戒之○維祺按邢昺註疏及近世儒者解孝無終始謂孝無內無外無久無暫何嘗有終始因心愛日豈患不及其論亦通第及覆上下文義終始原與第一章孝之始孝之終終始於事親終於立身相應而患不及作禍患之患亦與下災害禍亂五刑大亂等語相合更爲嚴切令人悚然起畏○又按孝經大學皆孔子格言而曾子與其門人筆記之故二書相爲表裏今觀孝經結云故自天子至於庶人孝無終始而患不及者未之有也與大學結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兩段氣脉文義皆酷相似後復反覆發明極其廣大精微真天下萬世興道致治之本而大學久頒學官獨此經以淺近擯之祖龍煽焰金陵煬灰惜哉

右第六章按經之首章統論孝之始終中乃推極孝之通於天下而未總結之朱子曰首尾相應次第相承文勢連屬脉絡通貫至矣今文古文皆有古文分地之利爲因地之利自天子何多子曰已下四字今文爲庶人章○朱子曰此一節夫子曾子問答之言而曾子門人記之也疑所謂孝經者其本文止如此其下則或者雜引傳記以釋經文乃孝經之傳也又曰經之首統論孝之終始中乃敷陳天子諸侯卿大夫士庶人之孝而其末結之曰故自天子已下至於庶人孝無終始而患不及者未之有也其首尾相應次第相

承文勢連屬脉絡通貫同是一時之言無可疑者而後人以爲六七章又增子曰及引詩書之文以雜乎其間使其文意分斷間隔今合爲一章而刪去子曰者二引書者一引詩者四凡六十一字○維祺按孝經大學大意相同而文體稍異大學首爲經其餘皆曾子以己意釋經各有次第故有所謂誠其意所謂修身所謂齊家治國平天下之起語也孝經則仲尼曾子以次問答引伸觸類以極言孝道之大觀甚哉孝之大也敢問聖人之德若夫慈愛恭敬等章語氣相承結上起下卽有推廣脉絡亦自貫串非雜引孔子之言以解經也不然曾子若以傳解經何無一語自解而全引孔子之言且既云傳矣如諫爭喪親等章又不解經而別發一義於傳

何居○又按孝經本孔曾一時問答
之語或問以了曰字則記者見孔曾
答問之外有更端以告者又有問欸
而復告之者故皆以子曰起之而意則
未始不相貫也○又按孝經之引詩
書者蓋聖人之言○容不迫令人有
餘味詩若有閒而意更親切如大學
中庸凡意所不盡多引詩書孟子亦
多用此正使人詠歎反覆意味深
長未嘗有所分斷間隔也○又按分
章自劉向始幷經文之舊題名則皇
侃等所加也但以卷帙之多而分之
又加題名便於識記如詩關雎幾章
章幾句未嘗不分章也中庸右第幾
章亦非子思之舊分章固無害也但
題名如後章三才聖治章紀孝行應感
等章俱欠典切且此章雖明庶人之
孝而故自天子至於庶人一段乃總

結之與庶人章無涉亦總題庶人章
則非也故皆刪之○草廬吳氏曰古
文居上有閒字按許愼說文所引古
文無之侍下有坐字按居卽坐也與
上句義重禮小戴記云仲尼燕居子
張子貢子游侍孔子閒居子夏侍大
戴記云孔子閒居曾子侍竝無坐字
此經與彼所記當爲一例先王上有
參字德之本教之所由生蓋天子之
孝所以長守貴所以長守富蓋諸侯
之孝蓋卿大夫之孝蓋士之孝此庶
人之孝九句之末竝無也字祿位作
爵祿分地作因地故自天子下有已
下字依大學經文例亦不應有凡此
疑皆僞稱得古文者妄增減改易以
異於今文故今所定悉從今文○維
祺按草廬因斥古文之僞從今文矣
乃分經列傳又頗駁朱子刊誤之說

中亦多所更定張恒謂草廬校子文
讀之文謂先生整齊諸說附入已見
不欲出以示人豈
亦有所未安與

孝經大全卷之四終

孝經大全卷之五

明新安呂維祺箋次

曾子曰甚哉孝之大也子曰夫孝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行去聲下同）

此因曾子之贊而推言之以明本孝立教之義曾子平日以保身爲孝不知孝之通於天下其大如此故極贊之而孔子言民性之孝原於天地天以生物覆幬爲常故曰經地以承順利物爲宜故曰義得天之性爲慈愛得地之性爲恭順卽此是孝乃民之所當躬行者故曰民之行（延氏篤曰人之有孝猶四體之有心腹枝葉之有根本也聖人知之故曰夫孝天之經也地之義也人之行也孝以心體根本爲先○河間獻王問董子曰夫孝天之經地之義何謂也董子對曰天有五行春木王生夏火王長季夏土王養秋金王收冬水王成是故父之所生其子長之父之所長其子養之父之所養其子成之凡父所爲其子皆奉承而續行之乃天之道也故曰夫孝者天之經也此之謂也王曰善願聞地之義對曰風雨者地之爲地不敢有其功名必上之於天可謂大忠矣土者火之子也五行莫貴於土土之於四時無所命者不與火分功名此謂孝者地之義也王曰善○春秋繁露）

（曰忠臣之義孝子之行取之土土者五行最貴者也其義不可以加矣五聲莫貴於宮五味莫貴於甘五色莫貴於黃此謂孝者地之義也○邢昺正義曰經常也易文言曰利物足以和義人之百行莫先於孝易曰常其德貞孝是也孝爲百行之首而人生有常之德若日月星辰運行於天而行常山川原隰分別土地而爲利則知貴賤雖別必資孝以立身皆貴法則於天地○虞氏淳熙曰孝在混沌之中生出天來地天就是這箇道理生出地來地就是這箇道理生出人來人就是這箇道理因他常明喚作天經因他常利喚作地義因他常順喚作民行○董鼎曰天以陽生物父道也地以順承天母道也天以生覆爲常故曰經地以承順爲宜故曰義人生天地之間稟天地之性如子之肖象父母也得天之性爲慈愛得地之性爲恭順慈愛恭順卽所以爲孝○朱鴻曰孝之爲道在天爲常經一定而不可易在地爲大義裁制而得其宜在民爲懿行五常由之而爲德之本）

○西山眞氏曰人與天地並立而爲三者形有大小之殊理無大小之間（和靖尹氏曰人本與天地一般大只爲人自小了若能自處以天地之心爲心便是與天地同體○慈湖楊氏曰夫孝天之經地之義民之行此道通明無可疑者人堅執其形牢執其名而意始分裂不一矣意雖不一其實未始不一人心本體無所不通無所限量是故事親之道卽事君事長之道卽慈幼之道卽應事接物之道卽天地生成之道卽日月四時之道卽鬼神之道○曹氏端曰此身從天地來其形雖小理與天地渾合○又曰人生天地間上戴天下履地參兩

問而立者不能以忠孝立身幷大丈夫也

天地之經而民是則之則天之明因地之利以順天下是以其教不肅而成其政不嚴而治治去聲

則法也孝者天地之常經而民所取以為法則者但民不能自則聖人乃則之也經故常明義故利物則其明因其利以順天下愛敬之心而立之政教是以教不待戒肅而成政不待威嚴而治者無他也葢以孝為天性之自然人心所固有是以其化之神如此邢昺正義曰天有常明謂日月星辰明臨于下紀于四時人事則之以夙興夜寐無忝所生地有常利謂山川原隰動植物產人事因之以晨羞夕膳色養無違此皆人能法則天地以為孝行者○慈湖楊氏曰民自膝下嬉嬉皆知愛親愛其親之心曰孝天之健行地之博載化生一以貫之按慈湖云孔子謂天地之經民是則之夫天之不可倣而度如彼地之不可倣而測又如彼而民何以則則之謂民則不惟聖賢凡民皆在其中然則凡民何以則之也自膝下嬉嬉皆知愛其親愛其親之心曰孝是愛其親之心吾不知[illegible]所自來也窮之而無原執

之而無體川之而不可既廣大而無際天之所以健行不息吾之健行也地之所以博載化生吾之化生也日月之所以明吾之明也四時之所以代謝吾之代謝也萬物之所以散殊於天地之間吾之散殊也吾道一以貫之○謹按上言天之經地之義下言天地之經言經而義在其中矣下又變經言明變義言利經常明義利物非有二也皆文法錯綜極變化之妙非聖人不能道或改利為義非也正義曰上言天之經地之義此云天地之經而不言義者為地有利物之義亦是天常也分而言之則為義合而言之則為常也○草廬吳氏曰孝者天地之理民效法而行之既分言天經地義又總言天地之經則義在其中矣

先王見教之可以化民也是故先之以博愛而民莫遺其親陳之以德義而民興行先之以敬讓而民不爭導之以禮樂而民和睦示之以好惡而民知禁詩云赫赫師尹民具爾瞻好去聲惡烏路反赫許格反

教承上不肅而成之教言政教皆可化民而以孝立教其化尤神是以先王有見於此而必以身先之也博廣也謂廣其愛於

親也遺棄也陳布也導引也示昭明之也禁知所禁止而不敢犯也博愛敬讓以身前乎民故兩曰先之德義之美可布故陳之禮節樂和有節文聲容可引故導之善當好惡當惡善有慶惡有刑可以昭明勸戒故示之此五者皆則天地之經以孝教民之目也民之化之捷於影響甚矣教之可以化民也

正義曰先王見因天地之常不肅不嚴之政教可以率先化下故須身行博愛之道以率先之則人漸其風教無有遺其親者於是陳說德義

之美以順教誨人則人起心而行之先王又以身行敬讓之道以率先之則人漸其德而不爭競又導之以禮樂之教正其心迹則人被其教自和睦也又示之以好者必愛之惡者必討之則人見之而知國有禁也○又曰君行博愛之道則人化之無有遺忘其親者即天子章之愛敬盡于事親德教加于百姓是也易稱君子進德修業論語義以爲質左傳趙衰薦郤穀說禮樂而敦詩書詩書義之府也禮樂德之則也德義利之本也言大臣陳說德義之美是天子所重爲舉情所恭則人起發心志而效行之祺按言大臣陳說德義之美是因引詩添出非本旨也○鄉飲酒義先禮而後財則民作敬讓而不爭言君身先行敬讓則天下之人自息貪也○虞芮之君相與爭田久而不平乃相謂曰西伯仁人也盍徃質焉乃相與朝周入其境則耕者

讓畔行者讓路入其邑男女異路班白者不提挈入其朝士讓爲大夫大夫讓爲卿二國之君感而相謂曰我等小人不可以履君子之庭乃相讓以其所爭田爲閒田而退天下聞而歸之者四十餘國○禮記樂由中出禮自外作中謂心在其中也外謂跡見于外也由心以出者宜聽樂以正之自跡以見皆當用禮以簡之簡之謂約來也言心跡不遠于禮樂則人自當和睦也祺按導之以禮樂謂內外交養非禮偏外樂偏內也○虞氏淳熙曰先王把愛父愛母極大的愛來順天下天下人自然不恐遺棄二親就將此仁愛之所統喚做德義的與他陳說一番衆人便都全修百行矣先把這敬父敬母的敬讓來順天下天下人自然不敢好勇闘很就將此敬讓之節文喚做禮樂的與他開導一番衆人郤都和順親睦矣又將禮樂之精喚做好惡

的與他披露一番衆人便都怕犯禁令矣曰博愛曰德義曰敬讓曰禮樂曰好惡乃先王之教也曰莫遺親曰與行曰不爭曰和睦曰知禁乃先王之化民也○韓氏邦奇曰上行下效有如桴鼓聖賢之言的然無疑

引詩小雅節南山篇以證教明於上民化於下之意

虞氏淳熙曰孔子引節南山之詩謂尹氏不過太師其威光赫然百姓尚具瞻望正謂人君挽回天意俾民不迷尚不且頖于師尹何況明明天子四海具瞻可不立教以化民乎倘若有疑當取此詩爲證○維祺按學者多疑此章不知此章與天子之孝互相發明亦可作註解先王天子也教德教也博愛敬讓者愛敬盡于事親也德義三者皆德教也先之陳之導之示之加于百姓也民莫遺其親之五者刑于四海也引詩之師尹者

况一人也民兆民也其賴之也○按鄭氏註義取大臣助君行化邢氏註謂君臣同體相須而成姝非維祺按大學平天下章亦引此詩朱子曰言在尊位者人所觀仰不可不謹又曰古人引詩多斷章取義或姑借其辭以明己意未必皆取本文之義

○周子曰聖人立教俾人自易其惡

廣川董子曰夫萬民之從利猶水之趨下不以教化隄防之不能止也是故教化立而姦邪皆止者其隄防完也教化廢而姦邪並出刑罰不能勝者其隄防壞也古之王者明於此是故南面而治天下莫不以教化為大務○胡氏寅曰天生斯民立之司牧而寄以三事然自三代之後能舉此職者百無一二漢之文明唐之太宗亦云庶且富矣西京之教無聞焉明帝尊師重傳臨雍拜老宗戚子弟莫不受學唐太宗大召

名儒增廣生員教亦至矣然亦未知所以教也三代之教天子公卿躬行於上言行政事皆可師法彼二君者其能然乎○丘氏濬曰在己者皆盡其道則在下者各以類而應之所謂正己而物正者也○鄒氏元標曰呼途之人曰來吾語汝以大道彼未必不四顧踟躕惟語之以孝親三尺豎兒心動神洽聖人覺世從人所常有者提撕之則人不沮於其難而吾言之人也常易

右第七章前章之語已終因曾子贊之而復極言本孝立教之義其下七章皆推廣此意而反覆言之今文古文皆有天之經三句俱無也字今文為三才章○按朱子謂此章釋以順天下○

又曰但自其章首以至因地之義皆是春秋左氏傳所載子太叔為趙簡子道子產之言惟易禮字為孝字其曰先王見教之可以化民又與上文不相應故溫公改教為孝乃得粗通而下文所謂德義敬讓禮樂好惡者却不相應疑亦裂取他書之成文而强加裝綴以為孔子曾子之問答但未見其所出耳然其前段文雖非是而理猶可通存之無害至於後段則文既可疑而謂聖人見孝可以化民而後以身先之於理又已悖矣況先之以博愛亦非立愛惟親之序若之何而能使民不遺其親○維祺按朱子謂聖人見孝可以化民而後以身先之於理已悖蓋經文本意謂先王真見身先之教可以化民是故必以身先之也是因其以身先教民而知

其真見有如此也非謂見其可以化民而後以身先之也朱子以而後二字易先之二字經固言先之未嘗言而後也○又按先王見教之可以化民也蓋承上文是以其教不肅而成之教也上文兼言政教此獨言教者即孟子善政不如善教之意蓋謂政不如教也教即孝之教溫公自不必改教為孝至先之以博愛十語文精整先之以博愛與博施濟衆語不同蓋即篤於親之義而老吾老以及人之老之義在後一層於立愛惟親之序未嘗悖謬也○或問博愛與博施濟衆何為不同曰博字亦無異但此謂博愛其親彼謂博施於衆且子貢所云博施濟衆亦不差但要博施又要能濟衆若必以此為仁則求仁太遠太難是子貢欲在遠處做孔子教以

近處做又教以方如要廣治人病須有良方始施得博濟得衆非謂博施濟衆爲非是也○或問博愛之義曰博猶溥也篤也無方也巧變也不匱也純也聚也論語事父母能竭其力君子篤於親禮檀弓左右就養無方曾子孝子惟巧變詩孝子不匱左傳穎考叔純孝也張子聚百順以事親皆博愛之義也謂博愛其親非博愛民也○又曰博盡也致也備也本經自明不必他求愛敬盡於事親博愛也居則致其敬養則致其樂病則致其憂喪則致其哀祭則致其嚴博愛也五者備矣然後能事親博愛也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合始中終而言亦博之義也然曰先之以日而民便有不敢惡於人不敢遺小國之臣故得萬國之歡心以事其先王

意思在其中○或問謂博愛爲博愛其親有據乎曰按說文博大通也又廣韻亦曰大也通也據本經文有云人之行莫大於孝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其大也至矣又云孝弟之至通於神明無所不通其通也至矣大而通其博愛也至矣故博愛爲博愛其親無疑也○或問近儒解博愛作博愛其民子獨言博愛其親何以知其然也曰以理揆之則知之耳君子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若謂博愛其民是不先之以親親而先之以仁民也於理通不去○又曰以經文證之則知之耳本句經文先之以博愛若謂博愛其民是後一層事不應言先於本句經文通不去前章經文愛敬盡於事親德教加於百姓刑於四海若謂博愛其民是愛敬先加於百姓而遂刑於四海於前章經文通不去後章經文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者謂之悖德若謂博愛其民經不應自相矛盾而一則曰先之一則曰悖德也於後章經文通不去○或問凡經文有疑者作何解曰於理不可通者意見也於經不可通者信傳之過也是故以意見解經不如以理解經以傳解經不如以經解經聖人之言千變萬化一以貫之只是個理要虛心體認始得

孝經大全卷之五終

孝經大全卷之六

明新安呂維祺箋次

子曰昔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不敢遺小國之臣而況于公侯伯子男乎故得萬國之懽心以事其先王治平聲下同

此又廣上文教可化民之意而極言之明王明聖之王即首章之先王也邢昺正義曰此章之首稱子曰者為事訖更別起端故○按國語古日在昔日先民左傳照臨四方曰明昔者非當時代之名明王則聖王之稱也是泛指前代聖王之有德者即指首章之

先王也以代言之謂之先王以聖明言之則為明王遺忘也小國之臣謂子男以下之臣也其先王指明王之先王也言明王見理最明故以孝治天下愛敬其親不敢惡慢于人雖小國之臣尚不敢忘況公侯伯子男五等之君乎故得萬國懽悅之心尊君親上同然無間人心和而王業固社稷靈長世德光顯以此事其先王孝道至矣教之本立矣按公侯伯子男舊解云公者正也言正行其事侯者侯也言斥候而服事也伯者長也為一國之長也子

者字也言字愛于小人也男者任也言任王之職事也○陶氏潛曰文王孝道光大自近之遠故得萬國之懽心以事其先王故○草廬吳氏曰天子諸侯無生親可事故以事其先王先君為孝或曰子謂天子諸侯無生親可事獨無母存者乎曰聖人立言舉尊以包卑故上章及此章與中庸論武王周公皆以宗廟事死之孝而言若有母存則事生之孝固在其中○維祺按草廬謂無生親可事又云有生母可事然謂之明王則豈必無一王有生親可事乎如舜之瞽瞍漢高之太上皇非生親耶此特舉其重者而言生父生母固在其中不然下何以言生則親安之也豈生則親安獨為卿大夫以下發耶○又按鄭氏謂得萬國之懽心以事其先王言行孝道以理天下皆得懽心以其職來助祭愚謂得懽所包者廣不止言助祭○謹按孔

子之稱明王曰不敢遺小國之臣不敢之心即前不敢惡慢於人之心一於敬也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然以欽明溫恭開萬世治道之源禹以祗台幹父之蠱湯以聖敬肇修人紀文武以敬止執競而止孝達孝可見帝王傳授孝道心法祗此一敬有天下者所當深念也西山真氏曰堯舜禹湯文武皆天縱之聖而詩書敘其德必以敬為首稱蓋敬者一心之主宰萬善之本原學者之所以學聖人之所以聖未有外乎此者聖人之敬純亦不已即天也君子之敬自强不息由人而天

也聖人之欲安而行之然成湯之日躋文王之緝熙雖非用力亦未嘗不用其力者此湯文之所以聖益聖也人王而欲師帝王其可不用力于此乎○又曰人君處宮闈之邃極貴富之奉故必以莊敬自持凜然肅然如對神明如臨師保莊敬則志立而日彊安肆則志惰而日偷

治國者不敢侮於鰥寡而況於士民乎故得百姓之懽心以事其先君治家者不敢失於臣妾而況於妻子乎故得人之懽心以事其親 鰥古頑反

以此教諸侯而治一國者不敢侮慢于無妻之鰥無夫之寡況知禮義之士與齊民乎緣此故得一國百姓之歡心以事其先君 王制云老而無妻者謂之鰥老而無夫者謂之寡此天民之窮而無告者國之微賤者也言微賤者國君尚不輕侮況知禮義之士 以此教卿大夫士庶人而治一家者不敢有愆失于臣僕妾侍之疎賤況妻子之貴而親乎緣此故得一家人之懽心以事其親 臣妾家之賤者尚書費誓曰竊馬牛誘臣妾孔安國云誘偷奴婢既以臣妾爲奴婢是家之賤者也妻子家之貴者禮記哀公問於孔子孔子對曰妻者親之主也敢不敬與子者親之後也敢不

敬與是妻子家之貴者也○按禮記內則稱子事父母婦事舅姑日以雞初鳴咸盥漱以適父母舅姑之所問衣燠寒饘酏酒醴芼羹菽麥蕡稻黍粱秫唯所欲棗栗飴蜜以甘之父母舅姑必嘗之而後退此皆以事其親也○正義曰天子諸侯繼父而立故言先王先君大夫唯賢是授若位之時或有倖緣以逮於親故言其親○遺謂意不存錄侮謂忽慢其人失謂不得其意小國之臣位卑或簡其禮故云不敢遺也鰥寡人中賤弱或被人輕侮故曰不敢侮也臣妾營事產業宜須得其心力故云不敢失也○藍田呂氏曰君子之道莫大乎孝孝之本莫大乎順親故仁人孝子欲順乎親必先乎妻子不失其好兄弟不失其和家道成然後可以養父母之志而無違也故身不行道不行于妻子文王刑於寡妻至于兄弟則治家之道必自妻子始

此皆明王之有以教而化之也 按此二段皆言明王孝治天下之教有以感化之非謂中一節爲諸侯之孝末一節爲卿大夫士庶人之孝也如此看方爲周匝且觀末節結語云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如此可見

夫然故生則親安之祭則鬼享之是以天下和平災害不生禍亂不作

氣屈而歸曰鬼災害如水旱疾疫之類生于天者也禍亂如悖逆簒叛之類作于人者也承上三節誠然故親生而存則安其養而心志和親歸而鬼則享其祭而魂魄

寧盡天地間無非一孝所薰蒸心和氣和天地之和應之天下無不歸于太和蕩平而災害禍亂自潛消默化矣正義曰天下和平皆由明王孝治所致皇侃云天反時爲災謂風雨不節也地反物爲妖妖即害物謂水旱傷禾稼也說文禍神不福也增韻殃也臣下反逆爲亂又廣韻兵寇也不理也○晉書曰大哉孝之爲德也分渾元而立體道貫三靈資品彙以順名功苞萬象用之於國動天地而降休徵行之于家感神鬼而昭景福

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如此詩云有覺德行四國順之行去聲

故總結之曰此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如此蓋由天子身率于上諸侯以下化而行之故能如此也正義曰上文有明王諸侯大夫三等而經獨言明王孝治如此者言由明王之故也則諸侯以下奉而行之而功歸於明王也末引大雅抑之篇以証明王孝治天下之意覺明也詩註大也詩箋云有大德行則天下順從其化是以覺爲大也○虞氏淳熙曰孔子恐曾子尚疑人各一心因甚這等通貫便露出個覺字來見得良知交徹的妙處乃引這大雅抑之詩言人能抑抑敬慎做得恭人方做得哲人哲人有覺悟處德行從覺悟處成就他的靈覺之心就是四方臣民的靈心心心相通有何隔礙因此四國順之也我連說幾箇不收正是這抑抑之敬其心收斂不容一物自然覺悟盡通惟忻交暢哲人証明王國順証和平○慈湖楊氏曰此章發明道心之至和何其深切著明也每誦此章如春風和氣油然動於中而自不能喻如身在唐虞三代之盛世也慈湖楊氏曰此心虛明變化至和至順爲孝爲弟爲博愛無一點己私雜其中如春風如和氣如簫韶九成之音可言而不可盡○又曰親安鬼享天下和平災害不生禍亂不作灼知其可致非聖人之虛言也○方氏學漸曰明王聯天下爲一身大國之君吾體也小國之君吾小體也其臣吾小體之一指也億兆之民吾髮膚也鰥寡

煢獨顛連無告吾膚理之痛瘵而不寧者也明王不敢慢邦君不敢遺小臣不敢忽丘民不敢傷鰥寡虐無告何也所以敬吾身也敬吾身所以敬吾親也故天下之人莫不尊親安處于人羣之上享有令名延昌世澤敬佑之頌歸之于親所謂以天下尊養者也上而有國下而有家下而有身善事其親者亦若此矣

右第八章今文古文皆有古文失于臣妾爲侮于臣妾故明王所以孝治天下也如此無也字今文爲孝治章○朱子曰此言雖善而非經文正意蓋經以孝而和此以和而孝○草廬吳氏曰澄謂此傳正是發明經中以孝而和之意所謂以事先王以事先君以事親者言已有是孝愛敬一念由親及疎由尊及卑上下兩間同乎一順故家國天下無一不得其

惟心未有不得於親而能得于人者孝之效驗至此乃所以見其事先事親之孝云爾非謂先得他人之懽心而後以之事其先事其親也舊註以爲得彼懽心以助祭享助奉養蓋害於辭而失其意朱子亦率於舊註之說故云

孝經大全卷之六終

孝經大全卷之七

明新安呂維祺箋次

曾子曰敢問聖人之德無以加於孝乎子曰天地之性人爲貴人之行莫大於孝行去聲下行思之行同

此又極言孝之大者而聖人因以立教也曾子既聞孝道之大與孝治極至之效故有此問孔子言人與物均得天地之氣以成形天地之理以成性然物得氣之偏其質蠢人得氣之全其質靈是以人能全其性以與天地參而物不能也故天地之性惟人爲貴象山陸氏曰人生天地之間稟陰陽之和抱五行之秀其爲貴孰得而加焉使能因其本然全其固有則所謂貴者固自有之自知之自享之而奚以聖人之言爲惟夫陷溺于物欲而不能自拔則其所貴者類出于利欲而良貴由是以喪微聖人惘焉告之以天地之性人爲貴則所以曉之者至矣然人之所以貴者以此性而性之德爲仁義禮智皆統於仁仁主于愛愛莫先于愛親故人之行莫大于孝貴則不容自賤大則不容

自小〇董子曰必知自貴於物而後可與爲善也禮運曰人者天地之德陰陽之交鬼神之會五行之秀氣也〇尚書曰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〇周子曰五行之生也各一其性無極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氣交感化生萬物萬物生生而變化無窮焉惟人也得其秀而最靈〇邵子曰人之所以能靈于萬物者謂其目能收萬物之色耳能收萬物之聲鼻能收萬物之氣口能收萬物之味聲色氣味者萬物之體也耳目鼻口者萬人之用也〇程子曰天地之大德曰生天地絪縕萬物化醇生之謂性萬物之生意最可觀〇伊川程子曰仁主于愛愛莫大于愛親〇象山陸氏曰人生天地間抱五常之性爲庶類之最靈者全其靈則適其分誠全其靈則爲人子盡

子道爲人臣盡臣道〇龜山楊氏曰性上不可添一物堯舜所以爲萬世法只是率性而已外邊用計用數假饒立得功業只是人欲之私與聖賢作處天地懸隔

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也

嚴尊敬也配配享也周公文王子武王弟名旦食采於周相成王制禮作樂孝之大無所不至而莫大于尊敬其父尊敬其父無所不至而莫大于以父配享上天惟天爲大至尊無對而以已之父配之則尊敬之者至矣仁人孝子愛親之心無窮而禮制有限仰前代有勢位可以自盡者不知制爲此禮求其[illegible]之[illegible]而得自盡此心能自盡此禮者惟周公其人而已

按周公自文王在時爲子孝仁異于羣子能傳其父之道曰文王戌師也及武王即位輔翼武王武王有疾不豫羣臣懼周公乃設三壇北向立植璧秉圭告於太王王季文王史策祝曰惟爾元孫王發勤勞且疾以旦代王發之身旦巧能多材多藝能事鬼神乃王發不如旦今我其卽命于元龜于是乃卜三龜卜人皆曰吉發書視之信吉公喜入賀曰王其無害乃納冊于金縢匱中王翼日乃瘳後武王崩成王幼公相王踐阼而治

一沐三握髮一飯三吐哺起以待士猶恐失天下之賢人管叔蔡叔流言避居東都人歌之曰公遜碩膚赤舄几几公遜碩膚德音不瑕成王感風雷之變發金縢之匱乃迎公反國〇陶氏潛曰周公攝政制禮作樂四海各以其職來祭詩曰於穆清廟肅雍顯相言諸侯樂其位而敬其事也貴而不驕位高彌謙自承文武之休烈孝道通于神明光被四海〇淮南子曰周公之事文王也行無專制事無由已身若不勝衣言若不出口有奉侍于文王洞洞屬屬如將不勝如恐失之可謂能子矣〇虞氏淳熙曰孝經嚴父之議當以錢公輔司馬光呂誨孫近朱熹之議爲正而王珪孫抃之諂詞不足據也神宗謂周公宗祀在成王以文王爲祖則明堂非以考配明矣王安石亦誤引孝經嚴父之文惜乎不能將順上意辨正典禮夫泥于父之名者止二

三人尙如乾父之命者君臣一揆可以見人心之靈矣

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是以四海之[illegible]其職來祭

夫聖人之德又何以加於孝乎

郊南郊祭天也后稷名弃始封有邰教民稼穡周始祖也按周本紀云后稷名棄其母有邰氏女曰姜嫄爲帝嚳元妃出野見巨人跡心忻然欲踐之踐之而身動如孕者居期而生子以爲不祥棄之隘巷牛馬過者皆辟不踐徙置之林中適會山林多人遷之而棄渠中冰上飛鳥以其翼覆藉之姜嫄以爲神遂收養長之初欲棄之因名曰棄棄爲兒好種樹麻菽及爲成人遂好耕農帝堯舉爲農師天下得其利有功帝舜曰棄黎民阻饑爾后稷播時百穀封棄于邰號曰后稷后稷生于姜嫄文武之功起于后稷故推以配天焉

宗謂別立一廟爲百世不祧之宗也明堂天子布政之宮也其制後爲室前爲堂室幽暗堂顯明享人鬼尚幽故于室祀天神尚明故于堂上帝即天也郊則尊之而曰天堂則親之而曰上帝配天謂冬至祀天于圜丘以始祖后稷配之也邢昺正義曰郊謂圜丘祭天謂之郊周禮大司樂云凡樂圜鍾爲宮黃鍾爲角太蔟爲徵姑洗爲羽靁鼓靁鼗孤竹之管雲和之琴瑟雲門之舞冬日至于地上之圜丘奏之若樂六變則天神皆降郊特牲曰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也大報天而主日也兆于南郊就陽位也又曰郊之祭也大報本反始也言以冬至之後日漸長郊祭而迎之

配上帝

謂季秋于廟之前堂祀上帝以文王配之也正義曰明堂天子布政之宮也周公因祀五方上帝于明堂乃尊文王以配之也謂以文王配五方上帝之神侑坐而食也○五方上帝謂東方青帝南方赤帝西方白帝北方黑帝中央黃帝即天也一曰五行也○鄭玄曰明堂居國之南南是陽明之地故曰明堂按史記云黃帝接萬靈于明庭明庭即明堂也明堂起于黃帝周禮考工記曰夏后曰世室殷人重屋周人明堂○大戴禮云明堂凡九室一室而有四戶八牖三十六戶七十二牖以茅蓋屋上圓下方鄭玄據援神契云明堂上圓下方八牖四闥考工記曰明堂五室稱九室者或云取象陽數也八牖者陰數也取象八風也三十六戶取六甲子之爻六六三十六也上圓象天下方法地八牖者即八節也四闥者象四方也稱五室者取象五行按此皆無明文以意釋之耳○橫渠張子曰殷而上七廟自祖考而下五并遠廟爲祧者二無不遷之太祖廟至周有百世不毀之祖則三昭三穆四爲親廟二爲文武二世室并始祖而七諸侯無二祧故五大夫無不遷之祖則一昭一穆與祖考而三故以祖考通謂爲太祖若祫則請于其曾高祖下祫之○又曰據玉藻疑天子聽朔于明堂諸侯則于太廟就藏朔之處告祖而行○朱子曰廟制皆在中門外之左外爲都宮內各有寢廟別有門垣太

祖在北左昭右穆以次而南天子太祖百世不遷一昭一穆爲宗亦百世不遷

四海之內謂四方諸侯其職謂貢物述職來祭來助祭也

按周禮大行人以九儀辨諸侯之命廟中將幣三享又曰侯服貢祀物鄭云犧牲之屬甸服貢嬪物註云絲帛也男服貢器物註云尊彝之屬也釆服貢服物註云玄纁絺纊也衛服貢材物註云八材也要服貢貨物註云龜貝也此是六服諸侯各修其職來助祭又若尚書武成篇云丁未祀于周廟邦甸侯衛駿奔走執籩豆亦是助祭之義○魏氏徵曰周公大孝備物于宗祀聖人設教夫豈徒哉

言周公制禮既郊祀后稷以配天猶必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是爲百世不

遷之宗此禮一定文王世世得以配天此周公所以獨能遂其嚴父之心也

草廬吳氏曰宗者文王之廟天子七廟祖廟一昭廟三穆廟三祖廟百世不毁昭穆六世後親盡則祧其有功德當不祧者謂之宗武王成王時文王居穆之第三廟康王昭王時文王居穆之第二廟穆王共王時文王居穆之第一廟懿王時文王親盡在三穆之外以其不當祧也故于穆廟北別立一廟以祀文王是名爲宗不在六廟之數穆王以前文王雖未別立廟遞居三穆廟中然即其所居之廟亦名爲宗蓋初祔廟時已定爲百世不祧之宗故也明堂者廟之前堂凡廟之制後爲室室則幽暗前爲堂堂則顯明故曰明堂享人鬼尚幽暗則于室祀天神尚顯明故于堂上帝即天也祀之于郊則尊之而曰天祀之于堂則親之而曰帝冬至于國門外之南郊築壇爲圜丘祀天而以始祖后稷配季秋于文王廟之前堂祀帝而以文王配后稷封于邰周家有國之始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周家有天下之始故以后稷配天文王配帝此禮一定而周公之父世世得配天帝此周公所獨能遂其嚴父之心也○按禮記有虞氏尚德不郊其祖夏殷始尊祖于郊無父配天之禮也周公大聖而首行之禮無二尊既以后稷配郊天不可又以文王配之五帝天之別名也因享明堂而以文王配之是周公嚴父配天之義也○朱子曰以始祖配天須在冬至冬至一陽始生萬物之始祭用圜丘器用陶匏藁秸服大裘而祭者宗祀九月萬物之成父者我之所生帝者生物之祖故推以爲配而祭祀于明堂○[illegible]夢龍曰上帝即天也五帝五行也萬物

資始于天然天實無爲效其能者五行也周之王業始于稷而成于文王故以稷配天以文王配五帝若謂明堂祀上帝則與祀郊何別○或曰帝以形體言曰天尊之也上帝以主宰言曰帝親之也其實一而已

至此而孝親之心始無遺憾然亦因其功德禮所宜然非私意也

按詩周頌曰思文后稷克配彼天立我烝民莫匪爾極貽我來牟帝命率育無此疆爾界陳常于時夏蓋周人尊后稷以配天故郊祀而頌之也○又按詩周頌曰我將我享維羊維牛維天其右之又曰儀式刑文王之典日靖四方伊嘏文王既右享之又曰我其夙夜畏天之威于時保之蓋周人宗祀文王之詩也○合觀思文我將二詩則知天即帝也郊而曰天所以尊之也明堂而曰帝所以親之也故尊

尊而觀親周道備矣非至孝何以能此○
孔氏穎達曰詩我將祀文王於明堂思文
頌所配之人曰維天其右之曰伊嘏文王
旣右享之曰貽我來牟可謂通神明矣
此孝之極大而無以復加者蓋極言孝之
大至于如此非謂人人皆必如此而後爲
孝也　玉山汪氏嘗疑嚴父配天之文非孔
子語○陽水李氏曰此言周公制禮
之事爾猶中庸言周公成文武之德追王
大王王季也周公制禮成王行之自周公
言則嚴父成王則嚴祖也○司馬溫公曰
周公制禮文王適其父故曰嚴父非謂凡
有天下者皆當以父配天孝子之心誰不
欲尊其父禮不敢踰也祖已曰祀無豐于
昵孔子論孝亦曰祭之以禮漢以高祖配
天光武配明堂文景明章德業非不美然

孝經大全卷之七　八

不敢推以配天近世明堂皆以父配此乃
誤識孝經之意違先王之禮不可以爲法
也○按唐垂拱元年孔玄義引孝經之文
奏三祖同配沈伯儀曰孝經云嚴父莫大
于配天則周公其人也昔者周公宗祀文
王于明堂以配上帝不言武王配之故孝
經緯曰后稷爲天地主文王爲五帝宗也
開元十一年始罷三祖同配之禮如伯儀
議○漢孝經直解云這配大一節只說君
王行的孝道不說那常人若常人僣想時
顚倒陷入大不孝了○朱子曰此因論周公之事而
贊美其孝之詞非謂凡爲孝者皆欲如此
也　按朱子謂傳釋孝德之本但嚴父配天
本因論武王周公之事而贊美其孝之
詞非謂凡爲孝者皆欲如此也又況孝之
所以爲大者本自有親切處而非此之謂

也若必如此而後爲孝則是使爲人臣子
者皆有今將之心而反陷于大不孝矣作
傳者但見其論孝之大郎因附此而不知
其非所以爲天下之通訓讀者詳之不以
文害意焉可也○禮按此極論孝道之大
至于配天郎中庸孔子言舜大孝武達孝
極論之至于爲天子宗廟饗子孫保追王
上祀等事非謂人人皆可有今將之心也
蓋此章與中庸論舜大孝文王
無憂武王周公達孝例同看
故親生之膝下以養父母曰嚴　養去聲
故承上言聖人之德無加于孝而教可知
矣此三節言因人愛敬之心而教之下三
節言恐人失愛敬之心而必教之也親猶

孝經大全卷之七　九

愛也與上文孝字相應下文因親之親郎
因此也膝下孩幼之時嚴敬也與上文嚴
父之嚴相應下文因嚴之嚴郎因此也言
親愛之心生于孩幼從此以奉養父母年
漸稍長日加尊嚴于一日　按內則子生三
月妻以子見于
父父執子之右手孩而名之按說文孩小
兒笑也謂指其頤下令之笑而爲之名故
知膝下謂孩幼之時也孩幼之時已有親
愛父母之心此及年長漸識義方則日加
尊嚴能致敬于父母○春秋傳石碏曰臣
聞愛子教之以義方○禮記內則子能飲
食教以右手能言男唯女俞男鞶革女鞶
絲六年教之數與方名七年男女不同席

不共食八年出入門戶及即席飲食必後長者始教之讓九年教之數日〇又曲禮云幼子常視無誑立必正方不傾聽與之提携則兩手奉長者之手負劍辟咡詔之則掩口而對此人之本性良知良能也勉齋黃氏曰敬與愛皆非親之不能無也父母至親也而愛心生焉父母至尊也而敬心生焉皆天理之自然而非人之所強爲也〇象山陸氏曰孩提知愛其親及長知敬其兄先王之時庠序之教亦申斯義以致其知使不失其本心而已堯舜之道不過如此非有甚高難行之事何至遽視古俗自絕于聖賢〇陳氏獻章曰予幼時讀孟子人少則慕父母知好色則慕少艾有妻子則慕妻子仕則慕君不得于君則熱中大孝終身慕父母竊疑孟子之言抑揚太過愛親人子之至情也不待教而能不因物而遷人

之興于聖人也豈相懸絕若是也此弱冠求友于四方多當世之士擇其賢者能者而師之其不可者而改諸內外輕重之間桀以孟子之論其役志于功名其徇情于妻子其思慕其親而不至以皓首而媿垂髮者希矣然後信孟子之知道不苟于言也〇王氏時槐曰夫人性本善日用之間種種呈露見父則孝心自生見長則弟心自生此在衆人皆然蓋天降之衷非由強作可見此心之良與堯舜無異也且此心豈是因人講說被人逼迫而後生哉此心不爲堯存不爲桀亡與生俱生萬古如一日者也〇朱鴻曰人稟天地之性性具愛敬之良夫膝下之時正孩提之童也便知親愛父母是愛之萌芽也嚴畏父母是敬之萌芽也〇或曰人子幼時知愛父母良知之愛也漸長漸畏日嚴一日有不自覺良知之敬也〇王氏守仁見稱僧坐關習之驚起問其家對曰有母在因起念否曰不能不起守仁即指愛親本性諭之僧涕泣謝明日問之僧已去

聖人因嚴以教敬因親以教愛聖人之教不肅而成其政不嚴而治其所因者本也治去聲

聖人之教因其嚴敬之心以教之敬因其親愛之心以教之愛故所云聖人之教不肅而成其政不嚴而治何以若是蓋以因其本然有此愛敬之心而教之非有加也

董鼎曰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聖人復恐其狎恩恃愛而易失于不敬于是因嚴

教敬使愛而不至于褻又因親教愛使敬而不致于疏此聖人所以有功于人心天理而扶植彝倫于不墜也〇或曰聖人恐其後來狎恩恃愛而失于不敬故因嚴以教敬因親以教愛使愛不至于褻敬不致于疏此其教所以不待整肅而成其政不待嚴厲而治者由所因者本也夫曰因則非強世曰本則非外鑠聖人何嘗不順羣情而勉強矯拂于其間

〇鄭氏曰出以就傳趨而過庭以教敬也抑搔癢痛懸衾篋枕以教愛也

正義曰出以就傳者按禮記內則云十年出就外傳居宿于外學書計鄭云外傳教學之師也謂年十歲出就外傳居宿于外就師而學也按十年出就外傳指命士已上今此引之則尊卑皆然也趨而過庭者言父之與子于禮不得常同居處也

又曰抑搔癢痛懸衾篋枕以教愛者按內則以適父母舅姑之所及所下氣怡聲問衣燠寒疾痛疴癢而敬抑搔之父母舅姑將坐奉席請何鄉將衽長者奉席請何趾少者執牀與坐御者舉几斂席與簟懸衾篋枕斂簟而襡之也是父母未嘗故衾衾被則懸枕則置篋中○夫愛只敬生敬先于愛無所待教而此言教愛者樂記曰樂者爲同禮者爲異同則相親異則相敬樂勝則流是愛深而敬薄也禮勝則離是嚴多而愛殺也不敬則不嚴不和親則忘愛所以先敬而後愛也○或問女子亦當有教自孝經之外如論語只取其面前明白者教之如何朱子曰亦可如曹大家女戒溫公家範亦好○按張橫渠其家童子必使灑掃應對給侍長者女子之未嫁者必使親祭祀納酒漿皆所以養子弟就成德嘗曰事親奉祭豈可使人爲之○

呂氏曰小學內明父子之親言凡爲人子爲人婦幼男與未嫁女子皆當敬愛盡敬不敢自專事親之道也

父子之道天性也君臣之義也父母生之續莫大焉君親臨之厚莫重焉

此又承上而切言之父子之道其親也天性然也李虔曰父子之道天性也蓋明一體同氣可共而不可離○宣帝地節四年詔曰父子之親天性也自今子首匿父母皆勿坐○正義曰父子相親本于天性言慈孝生于自然○或問天性自有輕重疑若有間然程子曰只爲今人以私心看了孔子云父子之道天性也此只就孝上說故言父子天性若君臣兄弟賓主朋友之類亦豈不是天性○朱子曰人之所以有此身者受形于母而資始于父雖有強暴之人見子則憐至于襁褓之兒見父則笑果何爲而然哉初無所爲而然也父子之道所以爲天性而不可解也然父子之間或有不盡其道者是豈爲父而天性有不盡于慈亦豈爲子而天性有不足于孝者哉人心本明天理素具但爲物欲所昏利害所蔽故小則傷恩害義而甚不可聞大則滅天亂倫而不可救也且其日嚴有君臣之義焉正義曰父爲子綱豈不是君臣之義既親且嚴故人子之身氣始于父形成於母其體本自連續從此一氣而世世接續其爲至親之續孰大于此易曰家人有嚴君

焉父母之謂也既爲至親又爲嚴君而臨乎我上其爲極尊而分義之隆厚孰重于此此愛敬之心所以不能自已也正義曰說文續連也言子繼于父母相連不絕也易稱生生之謂易言後生次于前也此則傳續之義也○鄧子曰生而成成而生易之道也○吳氏曰人子之身氣始于父形成于母其體連續是爲至親無有大于此者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既爲我之親又爲我之君而臨乎上其分隆厚是爲至尊無有重于此者○虞氏淳熙曰父子相生這箇天性生生不已父母接續祖宗我接續着父母我的子孫又接續着我不比小可的接續所以謂之天性這箇君臣之義森森難犯看他是嚴君已是厚了又看他是

上帝更厚了一層必厚到加不得處所以謂之君臣之義〇朱子曰君臣之義之下當有脫簡不能知其爲何字也按父母生之四語緊接父子之道四語朱子以爲有脫簡何也只爲古文夫兩也字使不成語起人多少疑處有今文何等明順

故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者謂之悖德不敬其親而敬他人者謂之悖禮以順則逆民無則焉不在於善而皆在於凶德雖得之君子不貴也

德主愛禮主敬愛敬之心厚於一本故必愛敬其親而後推以愛敬他人則于德禮

不悖而謂之順若不愛敬其親而先以愛敬他人雖亦似德似禮然其於德禮也悖矣悖則謂之逆按張子西銘違曰悖德朱子曰不循天理而徇人欲者不愛其親而愛他人也故謂之悖德〇董鼎曰由愛敬其親而推以愛敬他人則爲順不愛敬其親而先以愛敬他人則爲逆　則法也在居也教民者將以順示則而先自則于逆民又何所則乎夫順則爲善而吉逆則爲不居于善而皆居于凶德所以雖得志爲人上君子弗貴也虞氏淳熙曰續莫大焉誰比得道天性若不愛其親反愛他人愛雖是德也只叫做悖德厚莫重焉誰比得道大義若不敬其親反敬他人敬雖是禮也只叫做悖禮該順的道理反把來逆做誰去法則他不得無以成教就是他的德看來是善已不在善內矣凡道理順則吉逆則凶〇上言聖人此言君子互文也

君子則不然言思可道行思可樂德義可尊作事可法容止可觀進退可度以臨其民道去聲樂音雜

道言也蓋謂君子所貴者推愛敬其親之心以一歸之于順故其發于言措于行修

于德義推于作事容止進退之閒無非愛敬無非德禮以此臨御其民庶幾其順而可則矣漢書儒林傳云魯徐生善爲容以禮官大夫威儀即儀禮也左氏傳曰有威而可畏謂之威有儀而可象謂之儀言君子有此容止威儀能合規矩故可觀進則動也退則靜也按易乾文言曰進退無常非離羣也又艮卦彖曰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動靜不爽退禮法故可度

是以其民畏而愛之則而象之故能成其德教而行其政令詩云淑人君子其儀不忒行如字忒他得反

是以其民皆嚴而畏之親而愛之則其所爲順者而倣象之故德教成而政令行何待嚴肅哉然則聖人之德無加于孝較著矣按左傳北宮文子對衛侯曰君有君之威儀其臣畏而愛之則而象之又因引周書數文王之德曰大國畏其力小國懷其德畏而愛之也詩云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則而象之也又云君子在位可畏施舍可愛進退可度周旋可則容止可觀作事可法德行可象聲氣可樂動作有文言語有章以臨其下詩曹風鳲鳩之篇淑善也儀儀刑也忒僭差也虞氏淳熙曰孔子引曹風鳲鳩之詩謂善人君子只是收歛威儀主一無適與渾然至一之天心無少差忒便可作四方之範享萬年之壽鳲鳩哺子朝從上下暮從下上往往來來合而爲一無休歇之時然後鳥雛纔有生意這點天心資始萬物保合太和一陰一陽一升一降如環如結往往來來合而爲一亦無休歇所以萬事萬化萬年之曆俱從此生○按此章義理廣大語意精深脉絡貫通原無可疑而疑者紛紛謂首三節與故親生之以下字義似不聯屬維祺謂聖人之言固未可輕議也因前章極論孝道之大而曾子猶問有加于孝者孔子答以雖周公盡愛敬之道至于如此亦非有加下因極言聖人以孝立教以明無加于孝之意上言莫大于孝下親生之親因親教愛之愛與上孝字相應上言莫大于嚴父下日嚴之嚴因嚴教敬之敬與上嚴字相應父子之道天性七句又與上親生日嚴相應而因承上以起下也故不愛其親以

下又反言以見愛敬之可以立教而遂以君子之教極言之也上言聖人有此愛敬之心而能自盡下言聖人因人皆有此愛敬之心而教之使各隨分自盡所謂聖人之德無以加于孝者以此

右第九章按此章首三節言聖人之德後六節言聖人之教本于德德生教教本德上下語似不屬意實相承今文古文皆有古文無以加于孝多其字來祭多助字父子之道二句有子曰無二也字故不愛其親句有子曰無故字君子不貴也爲君子所不貴言思行思之思古文爲斯餘同今文爲聖治章○朱子曰悖禮以上皆格言但以順則逆以下則又雜取左傳所載季文子北宮文子之言與此上文既不相應而彼此得失又如前章所論子產之語今刪去凡九十字季文子曰以訓則昏民無則焉不度於善而皆在于凶德是以去之北宮文子曰君子在位可畏施舍可愛進退可度周旋可則容止可觀作事可法德行可象聲氣可樂動作有文言語有章以臨其下○維祺按孔子述而不作觀此文與左傳語皆極精則或古有是言而孔子述之耶或孔子言之左氏述以用之于傳借古人名字發自巳議論所謂左氏之言夸也又按孔子文言元者善之長也等語皆極精而左氏則取爲穆姜之言可以穆姜之言遂疑文言謂雜取左傳耶

孝經大全卷之七

孝經大全卷之八

明新安呂維祺箋次

子曰孝子之事親也居則致其敬養則致其樂病則致其憂喪則致其哀祭則致其嚴五者備矣然後能事親養去聲下同樂音洛喪平聲

此下二章承上文順逆之意而申言之言如此則順而能事親如彼則逆而爲不孝爲罪爲大亂此君子所以必教以順也居謂平居致者推之而至其極也敬者不敢慢也邢昺正義曰平居在家則須恭敬禮記內則子事父母雞初鳴咸盥漱至于父母之所敬進甘脆而後退祭義曰養可能也敬爲難○西山真氏曰所謂居則致其敬者言子之事親須當恭敬不得慢易蓋父母者子之天地也爲人而不敬天地必有雷霆之誅爲子而慢父母必有幽明之譴○禮文王世子文王之爲世子朝於王季日三雞初鳴而衣服至於寢門外問內豎之御者曰今日安否何如內豎曰安文王乃喜及日中又至亦如之及莫又至亦如之養謂奉養樂者悅親之志也正義曰檀弓云事親有隱而無犯左右就養無方言孝子冬溫夏凊昏定晨省及進飲食以養父母皆須盡其敬安之心不然則難以致親之懽心○祭義曰孝子之有深愛者必有和氣有和氣者必有愉色有愉色者必有婉容孝子如執玉如奉盈洞洞屬屬然如弗勝如將失之嚴威儼恪非所以事親也成人之道也○曾子曰孝子之養老也樂其心不違其志樂其耳目安其寢處以其飲食忠養之○西山真氏曰所謂養則致其樂者言人子養親當順適其志使之喜樂也大凡高年之人心歡樂則疾病必少若中懷憂戚則易損天年昔老萊子雙親年高已七十常着綵衣爲兒童戲於親側欲親之喜正以此也○朱子曰楊雄有云事父母自知不足者其舜乎不可得而久者事親之謂也孝子愛日○呂氏坤曰侍父母之側無戚容無怨容無惰容無莊容無怒容無昏忽之容無不足之容無高聲無叱咤之聲無直言無貲解說之言無犯諱之言怡怡溫溫與與恂恂載笑載言承在意先無令親難憂憂慮不遑寧處也正義曰禮記王季有不安節則內豎以告文王文王色憂行不能正履武王帥而行之不敢有加焉文王有疾武王不脫冠帶而養文王一飯亦一飯文王再飯亦再飯○曲禮曰父母有疾冠者不櫛行不翔言不惰琴瑟不御食肉不至變味飲酒不至變貌笑不至矧怒不至詈疾止復故○又曰親有疾飲藥子先嘗之醫不三世不服其藥○西山真氏曰所謂病則致其憂者言父母有疾當極其憂慮也昔王祥有母病三年衣不解帶親年既高不能無病人子當躬自侍奉藥必親嘗若有名醫不恤涕泣懇告以求治療之法不必刲股割股然後爲孝蓋身體髮膚受之父母或不幸因而致疾未免反貽親憂○伊川程子曰病臥於牀委之庸醫比之不慈不孝事親者不可不知醫○或問人子事親學醫如何曰最是大事今有璞玉於此必使玉人彫琢之蓋百工之事不可

使一人兼之故使主人照承之也若更有
珍貴物須是自看如必不肯任其自爲也
令人視父母疾乃一任醫者之手豈不害
事必須識醫藥之道理別病是何如藥當
如何故可任者也○或曰已未能盡醫
者之術或偏見不到適足害事奈何曰且
如識圖畫人未必畫得如畫工然他却識
別得工拙如自已曾學令醫者說道理便
自見得或已有所見亦要說與他商量○
呂氏坤曰在病室入如竊出如竊立如寐
坐如尸無嚏噴無咳咯無擾聲無長聲無
安置器物之聲無喘息之聲○又曰門之
闔闢有聲者漬其樞戶之見風自掩者杙
其扉定以生陰靜以息火此養病第一要
訣也按樞濡使濕則無
聲杙楔也所以止門
哀哀戚追念痛切也
西山眞氏曰送終之禮稱家有無昔人
所謂必誠必信者惟棺椁衣衾至爲切

孝經大全　卷之八　三十

要其他繁文外飾皆不必爲至如佛家追
薦之說固荒非難知然昔賢有言天堂無
則已有則君子登地獄無則已有則小人
入苟明此理則供佛飯僧廣修齋事其爲
無益灼
然可知
嚴謂竭誠齋戒精潔嚴肅也
祭義
曰孝
子之祭也盡其愨而愨焉盡其信而信焉
盡其敬而敬焉盡其禮而不過失焉進退
必敬如親聽命則或使之也○又曰孝子
之祭可知也其立之也敬以詘其進之也
敬以愉其薦之也敬以欲退而立如將受
命已徹而退敬齊之色不絕於面孝子之
祭也立而不詘固也進而不愉疏也薦而
不欲不愛也退立而不如受命敖也已徹
而退無敬齊之色忘本也如是而祭失之
矣○又曰致齊於內散齊於外齊之日思
其居處思其笑語思其志意思其所樂思
其所嗜齊三日乃見其所爲齊者○又曰

祭之日入室僾然必有見乎其位周還出
戶肅然必有聞乎其容聲出戶而聽愾然
必有聞乎其歎息之聲○又曰孝子將祭
夫婦齊戒沐浴盛服奉承而進之言將祭
必先齊戒沐浴也又云文王之祭也事死
如事生詩云明發不寐有懷二人文王之
詩也鄭注云明發謂夜而至旦也二
人謂父母也言文王之嚴敬祭祀如此也
○又曰祭不欲數數則煩煩則不敬祭不
欲疏疏則怠怠則忘是故君子合諸天地
春禘秋嘗霜露既降君子履之必有悽愴
之心非其寒之謂也春雨露既濡君子履
之必有怵惕之心如將見之樂以迎來哀
以送往○黃氏廣禮樂合編引禮云禮有五
經莫重于祭夫祭者非物自外至者也自
中出生于心者也心怵而奉之以禮是故
惟賢者能盡祭之義○又曰君子非有大
事則不齊非有恭敬則不齊及其將齊也

孝經大全　卷之八　四

防其邪物訖其嗜欲專致其精明之德也
○流氏鯉曰灌獻自兩事今人混而爲一
蓋灌者方祭之時灌地降神求神于陰如
燔膋蕭達臭墻屋求神于陽也逮三獻則
神已來格矣而亦以灌地不野於禮乎○
存古篇曰今世祭禮久廢無論水木本源
之思弗恐慤然藉令人子甘肥順養而其
先人不獲沾一日之菽水若敖氏之鬼不
其餒耶或曰吾貧不能備物也吾不能爲
席以延賓禮者也噫祭固所自盡也人之
牲醴珍錯小之採山釣水無不可以明孝
也○又曰但有新味未薦祖先不可輒自
入口
備此五者生事喪祭無一不盡其愛敬
然後爲能事其父母若有不備不可謂能
也
朱子曰如欲爲孝則當知所以爲孝之
道如何爲奉養之宜如何爲溫凊之節

莫不窮究然後能之非獨守夫孝之一字
而可得也○又曰如事親當孝非是定守
一箇孝字必須窮格所以爲孝之理當如
何凡古人事親條目皆無一不講然後可
以實能盡孝○又曰如割股廬墓一是不
忠其親之病一是不忠其親之死不見因
要人知了去做○或問割股事如何
曰割股固自不是若誠心爲之不求人知
亦庶幾爲今有以此要譽者有橫渠嘗了
曰舜之事親有不悅者爲父頑母嚚不近
人情若中人之性其愛惡無甚害理必姑
順之親之故舊所喜當極力招致賓客之
奉當極力營辦務以悅親爲事不可計家
之有無然須使之不知其勉強勞苦苟使
見其苦難則亦不安矣○呂氏坤曰百年
有限之親一去不回之日親此二語良心
有不悚動非人子也○朱鴻曰父母平居
之時人子當致其恭敬如昏定晨省出告

反面夔夔齋慄之類供養之時當盡其懽
樂承顏順志聚百順以娛其心如斑衣戲
彩而無所拂之類父母有疾當盡其憂豈
惟醫藥畢備如行不翔言不惰色容不盛
冠帶不服之類父母死喪當致其哀如擗
踊哭泣呼號籲天無已之類歲時祭祀當
盡其嚴如齋戒竭誠思其笑語居處之類
○黃閏曰人有一身心爲之主士有百行
孝爲之大爲人子者誠以愛親爲心而不
忘事親之孝乎居無事常有以致其敬則
敬存而心存一敬既立遇養則樂遇病則
憂遇喪則哀遇祭則嚴五者有一不備不
可謂能然皆以敬爲本○存古篇曰子事
父母務聚順常使父母悅有不悅弗敢即
安隨力所至以奉養之不敢有
所誘其致養也必敬色必和

事親者居上不驕爲下不亂在醜不爭居上

而驕則亡爲下而亂則刑在醜而爭則兵三
者不除雖日用三牲之養猶爲不孝也醜齒九反

醜類也三牲牛羊豕也○正義曰三牲牛羊
豕也尚書召誥稱
越翼日戊午乃社于新邑牛
一羊一豕一孔云用太牢也
言事親者既
有五要猶有三戒如居上當莊敬以臨下
不可驕矜爲下當恭謹以事上不可悖亂
在醜類當和順以處衆不可爭競曲禮曰
爲人子
之禮在醜夷不爭○和靖尹氏曰莫人之
禍起於須臾之不忍不可不謹○來氏知
德曰凡人一子多不孝富貴之子多傲雖
不盡然十有三四所以然者姑息之久故

也故易戒婦子嘻嘻
聖賢言論句句實歷
何也驕則亡亂則刑
爭則兵危亡之禍憂將及親此三者不除
雖日具三牲之奉親得安坐而食乎故曰
猶爲不孝人子所當深戒也李氏夢陽曰
葉子有言誠
非由於中雖日用三牲非孝也斯善識眞
者也○范氏曄曰鐘鼓非樂云之本而器
不可去三牲非致孝
之主而養不可廢

右第十章今文古文俱有古文孝子之
事親下無也字三者不除上
多此字今文爲紀孝行
章○朱子曰亦格言也

子曰五刑之屬三千而罪莫大於不孝要君

者無上非聖人者無法非孝者無親此大亂
之道也要平聲
又承上爲下而亂則刑及猶爲不孝以足
其意五刑墨劓剕宮大辟也墨之屬千劓
之屬千剕之屬五百宮之屬三百大辟之
屬二百其條三千邢昺正義曰五刑謂墨劓剕宮大辟也五刑之
名皆尚書呂刑文孔安國云刻其顙而涅
之曰墨刑顙額也謂刻額爲瘡以墨塞瘡
孔令變色也墨一名黥又云截鼻曰劓刖
足曰剕釋言云剕刖也李巡曰斷足曰刖
是也又云宮淫刑也男子割勢婦人幽閉
次死之刑以男子之陰名爲勢割去其勢

與椓去其陰事亦同也婦人幽閉閉於宮
使不得出也又云大辟死刑也按此五刑
之名見于經傳唐虞以來皆有之未知上
古起自何時漢文帝始除肉刑除墨劓剕
爾宮刑猶在隋開皇之初始除男子宮刑
婦人猶閉于宮此五刑之名義鄭註周禮
司刑引書傳曰決關梁踰城郭而略盜者
其刑臏男女不以義交者其刑宮觸易君
命革輿服制度姦軌盜攘傷人者其刑劓
非事而事之出入不以道義而誦不祥之
辭者其刑墨降畔寇賊劫略奪攘撟虔者
其刑死說文云臏膝骨也則臏謂斷其膝
骨此註不言臏而云剕者據呂刑之文也
○又按周禮司刑掌五刑之法以麗萬民
之罪墨罪五百劓罪五百宮罪五百刖罪
五百殺罪五百合二千五百至周穆王乃
命呂侯入爲司寇令其訓暢夏禹贖刑增
輕削重依夏之法有三千則周三千之條

首自穆王始也呂刑云墨罰之屬千劓罰
之屬千剕罰之屬五百宮罰之屬三百大
辟之罰其屬二百五刑之屬三千○橫渠
張子曰肉刑猶可用於死今大辟之罪且
如傷人者死軍人犯逃走亦死今且以
此比刖足彼亦自幸得免死人觀之更不
敢犯此今之妄人往往輕視其死
使之刖足亦必懼矣此亦仁術而最大者
莫過不孝風俗通曰舜命皋陶有五刑及
周穆王訓夏李悝師魏乃製法
經六篇而以盜賊爲首賊之大者有惡逆
焉決斷不違時凡赦不免又有不孝之罪
並編十惡之條○丘氏濬曰刑以糾不孝
之人則民皆上德而無不孝之子是教典
資於
刑也要脅也非訕毀也君者臣下所稟命
而敢要脅之是無其上也聖人制作禮法

而敢非之是無法度也子當行孝道而敢
非之是無其父母也按草廬吳氏及諸家
解非字與前章非先
王法服之非同謂人之所行非聖人之道
子之所行非孝道○維祺按非聖非孝此
解似未盡非字之義此非字還宜重看方
與大亂之道何合且要君之罪最重非止
不能事君而已安得以不能學聖不能盡
孝遂謂罪同要君爲大亂之道此非字當
作非毀
爲是此豈非大亂之道而聖人所必刑
乎夏氏僎曰刑雖主於刑人然刑姦宄所
以扶善良雖曰不祥乃所以爲祥也故
刑曰祥刑本不祥之器也而謂之祥刑
能以不祥爲祥知用刑之道矣○丘氏濬
曰聖人之心不偏不倚非獨禮樂德政爲
然而施於刑者亦然蓋民不幸犯于有司

所以罪之者皆彼所自取也吾固無容心
於其間不偏於此亦不倚於彼一惟其情
實焉夫是之謂祥刑○按君治之師教之
父母生之所謂民生于三也正義曰不忠
于君不法于聖不愛于親此皆爲不孝
乃是罪惡之極故經以大亂結之也

立教以順逆而刑之無非教也舒子曰衆之本教曰孝仁
者仁此者也禮者履此者也義者宜此者
也信者信此者也強者強此者也樂自順
此生刑自反此作○宋新昌令應氏曰五
刑之屬三千而罪莫大于不孝然世固有
不孝之人而未嘗受不孝之刑者何也渝
川歐陽氏嘗論之曰父母之心本于慈愛
子孫悖慢不欲聞官謂其富貴者恐貽羞
門戶貧賤者亦望其返哺而一切含容隱
忍故不孝者獲免于刑然父母吞聲飲恨
之誅不覺怨氣有藏是故世之不孝者或

斃于雷或死于疫後嗣衰微此皆受天刑
也嗚呼王法可幸免天誅不可逃也○劉
元城與馬永卿論禮記內則雞鳴而起適
父母之所曰不亦太蚤乎元城正色曰父
召無諾君命召無諾父前子名君前臣名
君父一也今朝謁必雞鳴而起刑驅其後
也若人子畏義如刑
則令人可爲古人矣

右第十一章今文古文俱同今文爲五刑章○朱子曰因上文不孝之云而繫于此亦格言也

孝經大全卷之八 終

孝經大全卷之九

明新安呂維祺箋次

子曰教民親愛莫善於孝教民禮順莫善於弟移風易俗莫善於樂安上治民莫善於禮弟去聲後同易去聲樂如字治平聲

此下三章意義相承皆申明君子以順立
教之本以廣前章至德要道揚名之意教
民之道孝弟禮樂皆其具也然弟者孝中
一事禮節此者也樂和此者也言教民相

親相愛無有善於孝者以孝爲親愛之本
也至教民有禮而順莫有善於弟者教民
以移其風化易其習俗莫善於樂樂有鼓
舞感動之意故于風俗爲切子夏詩序云風風也教也
風以動之教以化之韋昭曰人之性繫於
大人大人風聲故謂之風隨其趨舍之情
欲故謂之俗○詩序又曰至于王道衰禮
義廢政教失國異政家殊俗而變風變雅
作矣○又曰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
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
其民困○又尚書益稷篇舜曰予欲聞六
律五聲八音在治忽孔安國云在察天下
理治及忽怠者皆是音樂而彰也○禮記
云大樂與天地同和則自生人以來皆有

樂性也世本曰伏羲造琴瑟則其樂器漸於伏羲也史籍皆言黃帝樂曰雲門顓頊曰六莖帝嚳曰五莖堯曰咸池舜曰大韶禹曰大夏湯曰大濩武曰大武樂之聲節起自黃帝也○周子曰樂者本乎政也政善民安則天下之心和故聖人作樂以宣暢其和心達於天地天地之氣感而大和焉天地和則萬物順故神祇格鳥獸馴○又曰樂聲淡則聽心平樂辭善則歌者慕故風移而俗易矣妖聲艷辭之化也亦然

若夫安上之等咸名分以治下之民莫善於禮蓋禮所以辨上下定民志別尊卑分貴賤也

禮云非禮無以辨君臣上下長幼之位非禮無以辨男女父子兄弟之親○鄭氏曰禮所以正君臣父子之別明男女長幼之序故可以安上化下也○

然四者各舉其要言之實一本也

邢昺正義曰樂記云禮殊事而合敬樂異文而同愛敬愛之極是謂要道神而明之是謂至德故必由斯人以弘斯敬而後禮樂興焉政令行焉○復心程氏曰周禮大宗伯五禮之目吉禮十有二一禋祀二實柴三槱燎四血祭五貍沈六疈辜七肆獻八饋食九同十禴十一嘗十二烝凶禮五一喪二荒三弔四禬五恤賓禮八一朝二宗三覲四遇五會六同七問八視軍禮五一師二均三田四役五封嘉禮六一飲食二婚冠三賓射四饗燕五脤膰六慶賀○六樂一雲門黃帝樂一云堯樂象雲氣出入故周人冬至舞之以祀天神二咸池黃帝樂亦云堯樂象池水周徧故周人夏至舞之以祭地示三大磬舜樂磬紹也以其紹堯之業而能齊七政肇十有二州故周人舞之以祀四望司中司命風師雨師四大夏禹樂夏大也以其大堯舜之德而能平水土故周人舞之以祭大川五大濩一名韶濩湯樂濩護也湯寬仁而能救護生民故周人舞之以享姜嫄六大武武王樂傳云武王以黃鍾布牧野之陣歸以大族無射○疏妙云韶樂存於齊而民不爲之易周禮備於魯而君不獲其安亦政教失其極耳夫豈禮樂之咎○周子曰陰陽理而後和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萬物各得其理然後和故禮先而樂後○又曰古者聖王制禮法修教化三綱正九疇敘百姓大和萬物咸若乃作樂以宣八風之氣以平天下之情○西山真氏曰敬者禮之本制度威儀者禮之文和者樂之本鐘鼓管磬者樂之文禮樂二者闕一不可記曰樂由陽來禮由陰作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焉○北溪陳氏曰禮樂有本有

文禮只是中樂只是和中和是禮樂之本然本與文二者不可一闕禮之文如俎豆玉帛之類樂之文如聲音節奏之類須是有這中和而文以玉帛俎豆與聲音節奏方成禮樂○又曰就心上論禮只是箇恭敬底意樂只是箇和樂底意本是裡面有此敬與和底意然此意何自而見須于玉帛籩豆聲音節奏間如此則內外本末相副○按春秋繁露董子曰天生之以孝弟地養之以衣食人成之以禮樂三者相爲手足合以成體不可一無○廬陵歐陽氏曰三代而上治出於一而禮樂達於天下三代而下治出於二而禮樂爲虛文

禮者敬而已矣故敬其父則子悅敬其兄則弟悅敬其君則臣悅敬一人而千萬人悅所

敬者寡而悅者衆此之謂要道也已音以

承上文禮字而言禮毋不敬敬者禮之本

也按正義曲禮曰毋不敬又引尚書五子之歌云爲人上者奈何不敬○丹書曰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滅義勝欲者從欲勝義者凶○程子曰毋不敬儼若思安定辭安民哉君道也君道即天道也又曰毋不敬可以對越上帝又曰只是敬則無間斷○伊川程子曰嚴威儼恪非持敬之道然敬須自此入又曰怠敬而後毋不敬又曰學者須恭敬但不可令拘迫拘迫則難久也○董鼎曰上文兼言孝悌禮樂四者至此又獨歸重於禮至於言禮則又以敬爲主蓋父母於子一體而分愛易能而敬難盡故經雖以愛敬兼言而此獨言敬而以爲重者蓋其所以有序而和者未有不

本於敬而能之也故又推廣敬之功用如此極言敬之功用謂

上之人特自敬其父兄與君耳而下之人

皆悅以事其父悅以事其兄悅以事其君

是敬止一人而悅乃千萬人敬寡悅衆所

操者約而天下之道已盡該括故曰此之

謂要道按邢昺朱申周翰董鼎皆謂敬其父兄君爲敬人之父兄與君非也觀其字之意乃自己之父兄與君且與下文敬一人敬者寡相應若曰敬人之父兄與君則敬千萬人矣亦得謂之所敬者寡安得謂之要道熟體此之自見○草廬吳氏曰居上者自敬其父兄君則下之爲人子爲人弟爲人臣者效之各皆懽悅以事其父兄君○維祺按草廬有其字有分曉蓋敬父敬兄敬君之

道原人心之同然所以上好下甚舉一而

措舉者其本一也方氏學漸曰天下國家其本於身乎身其本於親乎事親孝則九族睦既四海準故立愛自親始立敬自長始達之天下各親其親各長其長而天下自平近而遠約而博是先王之要道也

右第十二章今文古文皆有古文要道下無也字今文爲廣要道章○按董鼎因朱子刊誤以此章爲釋要道引朱子曰但經所謂要道當自己而推之與此亦不同也○維祺按此章廣要道非釋要道也

子曰君子之教以孝也非家至而日見之也

教以孝所以敬天下之爲人父者也教以弟

所以敬天下之爲人兄者也教以臣所以敬

天下之爲人君者也弟去聲

言君子教民以孝豈必家諭戶曉日日相

見而面命之固有本之者耳何者君子躬

行孝道而教天下以孝豈能遍天下之爲

人父而敬之哉然上行下效自然感化而

各敬其父是即所以敬天下之爲人父者

也至於教以弟教以臣亦莫不然一順立

而天下大順何待家至日見然後爲教也

邢昺正義曰此夫子廣至德之義言君予教人行孝事其親者非家家悉至而日日見之但教之以孝則天下之爲人父者皆得其子之敬教之以悌則天下之爲人兄者皆得其弟之敬教之以臣則天下之爲人君者皆得其臣之敬○又曰按祭義祀明堂所以教孝食三老五更所以教悌朝覲所以教臣祭帝籍臣亦以身率下也○草廬吳氏曰上之人躬行孝悌臣以教則天下之人無不效之而各敬其父兄與君是上之人自敬其父兄君者乃所以敬天下之爲人父爲人兄爲人君者也○維禎按教以孝非教彼以孝也蓋教之以吾之孝所謂以身先之也此論爲切且與非家至而日見之也相合而下文所以敬天下之爲人父方有着落弟臣二段倣此

周子曰十室之邑人人提耳而教且不及況天下之廣兆民之衆哉曰純其心而已矣

橫渠張子曰事父母先意承志故能辨志意之異然後能教人○按張橫渠在雲巖政事大抵以敦本善俗爲先每以月吉具酒食召鄉人高年會於縣庭親爲勸酬使人知養老事長之義因問民疾苦及告所以訓戒子弟之意有所告教常患文檄之出不能盡達於民每召鄉長于庭諄諄口諭使往告其閭里○蔡氏沈曰孝弟者人心之所同非必人人教詔之親吾親以及人之親長吾長以及人之長始於家達於國終而措之天下

詩云愷悌君子民之父母非至德其孰能順民如此其大者乎

愷可亥反　悌大計反

詩大雅泂酌之篇愷樂也悌易也引詩以明順民之大如此而復咏嘆之曰非至德孰能順民如此其大者乎雖明王不作孝治無閒而至德大順之象恍然如見矣

正義曰愷樂悌易君以樂易之道化人則爲天下蒼生之父母引詩大意如此蒼生尚書謂天下黔首蒼蒼然衆多之貌也○曾子曰爲人子而不能孝其父者不敢言人父不能畜其子者爲人弟而不能承其兄者不敢言人兄不能順其弟者爲人臣而不能事其君者不敢言人君而不能使其臣者故與父言言畜子與子言言孝父與兄言言順弟與弟言言承兄與君言言使臣與臣言言事君

右第十三章

今文古文皆有古文父者兄者君者之下無三也字今文爲廣至德章○董鼎述朱子刊誤謂傳釋至德又引朱子曰然所論至德語意亦疏如上章之失云禎按朱子謂所論至德語意亦疏蓋此章傳文爲廣至德非釋之也故但可言廣不可言釋則謂之傳非也

子曰君子之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事兄弟故順可移於長居家理故治可移於官是以行成於內而名立於後世矣

長上聲弟治　行並去聲

君子立教以孝者也以孝作忠忠者孝之

推也曾子曰未有君而忠臣可知者孝子之謂也○按左傳季文子使太史克對曰先大夫臧文仲教行父事君之禮行父奉以周旋弗敢失墜曰見有禮於其君者事之如孝子之養父母也見無禮於其君者誅之如鷹鸇之逐鳥雀也○陳氏櫟曰孝不盡則忠不純○薛氏瑄曰狄梁公光復唐祚事載簡冊昭若日星識者謂自堂實一念中來故曰求忠臣於孝子之門○朱鴻曰古語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門人臣有一毫之不忠非孝也世云忠孝不能兩全此語時位之不可全非道理之不可全也故曰事親孝則忠可移於君**孝則必弟以弟作順**

順者弟之推也伊川程子曰人倫有五而兄弟相處之日最長君臣遇合朋友聚會久速固難必也父之生子妻之配夫其蚤者皆以二十歲爲率惟兄

弟或一二年或二三四年相繼而生自竹馬游戲以至鮐背鶴髮相與周旋多至七八十年之久若恩意浹洽猜間不生其樂豈有涯哉○南軒張氏曰人莫不有父母兄弟也愛敬之心豈獨無之古之人自冬溫夏凊昏定晨省以爲孝自徐行後長者以爲弟行著習察存養擴充以至於盡性至命其端初不遠貴乎勿舍而已○鄒氏元標曰吾儒之學別無奇特惟親其親以及人之親長其長以及人之長而已孟氏云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夫天下平至難事而不外親親長長非孟氏眼高千古安能道此○馮氏從吾曰今吾輩在此講格物就是格物即如孝弟二字與師友講明即是知至由是誠其孝弟之意正其孝弟之心修其孝弟之身齊其家使一家之人皆孝弟治其國使一國之人皆孝弟平其天下使天下之人皆孝弟故曰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若離却眼前另尋一物是物與吾身爲兩而道可須臾離矣○存古篇曰兄弟相友毋以小忿小利傷同氣之愛又曰家庭骨肉以和爲本和致祥乖致異毋聽婦人言**孝則家事必理居家孝弟而家事理即可移于官而官事治治官者理**

家之推也易之家人曰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曾子曰親戚不說不敢外交近者不親不敢求遠小者不審不敢言大○左氏曰晉趙孟言范宣子之家事理其親史無愧辭楚子曰宜其光輔五君也**誠如是也孝弟居家之德行成于內達于外**按程子曰天地生物各無不足之理常思天下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有多少不

盡分處○薛氏瑄曰親親仁也敬長義也無他達之天下也故知惟孝友于兄弟爲爲政之本**不惟光顯一時而名必立于後世所謂揚名于後世以顯父母信矣**子路問於孔子曰有人于此夙興夜寐耕耘樹藝以養其親而名不稱孝者何也孔子曰意者身不敬與辭不順與色不悅與雖有國士之力不能自舉其身非無力也勢不便也故入而行不修身之罪也出而名不章友之過也故君子入則篤行出則友賢何爲而無孝之名也○邢昺正義曰移孝以事於君移弟以事於長移理以施於官三德不失則其令名自傳於後世○曾氏子沐曰忠君孝親辟如饑食渴飲寒裘暑葛隨時行之而已飲食不求人知忠孝求人知惑也○謹按舜在側微又處

頑父嚚母傲弟之間而能烝烝齊慄盡事
親之道是以帝堯聞之四岳舉之天下君
之萬世師之行成名立莫大於此故大德
必得其名
龜山楊氏曰舜在側微堯舉而試之慎徽五典五典克從納于
百揆百揆時敘賓於四門四門穆穆觀其所施設舜之所以為舜其才德可謂大矣
宜非深山之中所能久處而為舜者當堯未之知方且飯糗茹草若將終身若使今
人有才氣者雖不得時其能自已其功名之心乎以此見人必能不為然後能有為
也非有為之難其不為猶難矣○謹按孔子云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聖人豈教
人以好名蓋以名者實之賓也名不稱於後世必其實之未至也是以君子篤孝弟

宜家之行于內惟恐其實之不至而孜孜勉焉也○古人為忠臣孝子友兄弟刑寡
妻只為自慊其本性而止豈為求名凡有意求名者亦必其實之未至也

右第十四章今文古文皆同古文此章在明王事父章下而此章
下有子曰閨門之內二十四字今文為廣揚名章

子曰閨門之內具禮已乎嚴父嚴兄
妻子臣妾猶百姓徒役也○按閨門
章漢劉向較定今古文無隋劉炫古
文有或以為無此不得為全經或以
為後儒僞作而草廬吳氏曰今詳此
章不惟不類聖言亦不類漢儒語宋
氏濂謂其所與惟閨門一章諸儒于
經文大指未見發揮而斷斷紛紜抑
末矣今姑闕疑以俟君子
草廬吳氏曰閨門章
今文無古文在傳十章之後十章之前朱子因上章三可移而言嚴
父孝也嚴兄弟也臣妾官也邢氏正義說已見前今詳此章不惟不類聖
言亦不類漢儒語是後儒僞作明甚而朱子不致疑者蓋因溫公信之而
未服深考耳況十一章之首作傳者承十章之末而發問若有此章則文
義間隔特據正義之說黜之○按玉海會要曰唐開元七年三月一日勅

孝經尚書有古文本孔鄭注其趣頗多踳駁令諸儒質定六日詔曰孝經
德教所先頃來獨宗鄭氏孔氏遺旨今則無文其令儒官詳定所長令明
經者習讀四月七日左庶子劉子玄上孝經議曰今俗所行孝經題曰鄭
氏注云即康成而魏晉無此說至晉穆帝永和十一年孝武太元元年再
聚羣臣共論經義有荀昶撰集孝經諸說始以鄭氏為宗宋梁以來多有
異論陸澄以為非玄所注請不藏秘省王儉不依其請遂傳於時魏齊立
於學官著在律令然孝經非玄所注其驗十有二古文孔傳曠代亡逸隋
開皇十四年秘書學生王孝逸得一本送王邵以示劉炫炫率意刊改因
著孝經稽疑一篇邵以為經文盡在正義甚美而歷代未嘗置於學官愚

謂行孔廢鄭於義爲安國子祭酒司馬貞議曰今孝經是漢河間獻王所得顏芝本劉向定爲十八章其注相承云鄭玄作而鄭志及目錄等不載往賢共疑焉唯荀昶范曄以爲鄭注昶集解孝經具載此注序云以鄭爲主是則此注爲優且其古文二十二章元出孔壁安國作傳傳世未之行荀昶集注之時尚有孔傳中朝遂亡其本近儒欲崇此傳假稱孔氏又偽作閨門一章劉炫詭隨妄稱其善且閨門之義近俗之語非宣尼正說又分庶人章故自天子已下別爲一章仍加子曰二字非但經文不眞亦傳習淺偽議者取近儒詭說殘經缺傳而廢鄭註理實未可請鄭孔俱行五月五日詔鄭仍舊行用孔注傳習者稀亦存繼絶之典頗加獎飾○今按劉子

孝經大全卷之九　十二

玄議行孔廢鄭司馬貞議鄭孔並行而玄宗詔鄭仍舊行孔注亦存繼絶之典又按子玄尊古文孝經者也其議亦云劉炫率意刊改則古文孝經多出于劉炫之手而貞議鄭孔並行亦非專主今文也閨門章今文原無而後乃云司馬貞爲國諱削閨門章夫貞固未嘗削之也且玄宗亦詔孔鄭並存豈玄宗不自諱而貞反諱之乎是未嘗深考當時之實而妄議之也程子曰讀書者當平其心易其氣闕其疑

孝經大全卷之九終

孝經大全卷之十

明新安呂維祺箋次

曾子曰若夫慈愛恭敬安親揚名則聞命矣敢問子從父之令可謂孝乎子曰是何言與是何言與夫音扶令去聲與平聲

此又因曾子之問以明孝之大也命教也曾子初承孔子告以孝道次嘆孝之大次問無加於孝而孔子皆詳告之所謂慈愛恭敬安親揚名統包前章而言禮事親有

孝經大全卷之十　一

隱無犯曾子平日以從命爲孝故發此問而孔子重言是何言與以深警其非也邢昺

正義曰檀弓云事親有隱無犯論語云事父母幾諫見志不從又敬不違故曾子有可問之端○虞氏淳熙曰昔日曾子耘瓜傷了些藤曾晳把大杖責之仆地夫子因此不容曾子相見想曾晳是狂的人多有過失曾子雖順着他心裏終是不安故有此問○維祺按慈愛不敢毀傷不敢惡於人母取其愛因親敎愛養則致樂敎民親愛之類恭敬如不敢慢於人不危不溢不敢遺小國之臣不敢侮鰥寡不敢失臣妾因嚴敎敬居則致敬及禮者從而已之類安親如保社稷守宗廟守祭祀養父母生則親安祭則鬼享及不近驕爭兵刑之類揚名如揚名後世配帝來祭及名立于

後世之類

昔者天子有爭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天下諸侯有爭臣五人雖無道不失其國大夫有爭臣三人雖無道不失其家士有爭友則身不離於令名父有爭子則身不陷於不義爭與諍同去聲下倣此離去聲

昔古之天子必置諫爭之臣以救其過故有爭臣七人雖至無道亦必救正不致失其天下孔叢子曰夫為人臣見非而不爭以陷主於危亡罪之大者也人君疾臣之弼而惡之資臣以箕子比干之忠惑之大者也○班氏固曰天子有爭臣七人及下五人三人云者夫陽變於七以三成子之諫父法火以揉木也是此經之旨無不符二氣叶五行所以靈也○唐永徽初召趙弘智為陳王師講孝經于百福殿高宗頗嫻墳典方欲以德教加於百姓刑於四海乃令陳孝經大要以補不逮對曰天子有爭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其天下願以此獻帝悅賜絹疋名馬故永徽之治庶幾貞觀

其實諫不厭多先王立誹謗之木設敢諫之鼓廣集忠益惟恐人之不爭豈僅拘七人之數哉姑約略言之耳皇侃云夫子述孝經之時當周亂衰之代無此諫爭之臣故言昔者不言先王而言天子者諸稱先王皆指聖德之主此言無道所以不稱先王○左傳稱周辛甲之為太史也命百官官箴王闕師曠說匡諫之事史為書瞽為詩工誦箴諫大夫規誨士傳言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此則凡在人臣皆合諫也夫子言天子有天下之廣七人則足以見諫爭功之大故舉少以言之○朱子曰內自臣工外及甿庶有能開寤聖心指陳闕政者無間疏賤使咸得以自通然後擇近臣之通明正直者一二人使各引其所知有識敢言之士十數人寓直殿門凡四方之言有來上者悉令省閱舉其盡忠不隱者日以聞于聽聽則夫天人之際將有粲然畢陳於前者然後兼總條貫稱制臨決畫為科品以次施行○五峯胡氏曰事物之情以成則難以毀則易足之行也亦然升高難就畢易舟之行也亦然泝流難順流易是故雅言難入而淫言易聽正道難從而小道易用伊尹之訓太甲曰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於汝志必求諸非道蓋本天下事物之情而戒之耳英明之君能以是自戒則德業日新可以配天矣○元城劉氏曰嘗讀國語以謂天子聽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獻詩瞽獻曲史獻書師箴瞍賦矇誦百工諫庶人傳語近臣盡規親戚補察瞽史教誨耆艾修之而後王斟酌焉是三代之前上則公卿大夫朝夕得以納忠下則百工庶民猶執藝事以諫故忠言嘉謀日聞于上而天下之情無幽不燭無遠不通所為必成所舉必當者諫爭之効也後世之士不務獻納於君而多為自全之謀正論遠謀鮮有入告於是設員置職而責之以諫矣夫進言者日益少而聽言者不加勸此天下之治所以終愧于先王之盛時也○西山真氏曰忠良之士論治體補國事乃其志爾能密有所助則

亦志伸而道行豈必彰君過而取高名哉當君相議事之際使諫官預聞得以關說或有闕失從而正之天下但覩朝政之得宜不知諫者之何言況大臣論事以諍官規正於人君之前安有不公之議茲亦制御大臣使之無過之術耳若以諫官小臣不可預聞國議必衆知闕失方許諫正事或已行而不可救過或已彰而不可言故剛直之臣有激訐不顧以爭之者君從之猶掩其過君或不從則君之過大臣之罪愈大矣○又曰欲諫其君者必先能受人之諫倘在已則知盡言以諫君而於人則不欲盡言以諫我是以善責君而未嘗以善責已也其可乎哉故爲大臣必以羣下有言爲救已之過而不以爲形已之短以爲愛已而不以爲輕已以爲助已而不以爲異已然後可稱宰相之度

諸侯次於天子國小於天下其事稍簡故五人而可大夫有家者又小於國其事又簡故三人而可要之謂諸臣中有七人五人三人能直言敢諫者非謂置諫臣止此數也

正義曰左傳自上以下降殺以兩禮也謂天子尊故七人諸侯卑於天子降兩故有五人大夫卑於諸侯降兩故有三人論語有云信而後諫左傳云伏死而爭此蓋謂極諫爲諍也若隨無道人各有心鬼神乏主季良猶在楚不敢代是有爭臣不亡其國之證○或謂天子七人者按文王世子記曰虞夏商周有師保有疑丞設四輔及三公不必備惟其人又尚書大傳曰古者天子必有四隣前曰疑後曰丞左曰輔右曰弼諸侯五者孔傳指天子所命之孤及三

卿與上大夫王肅指三卿內史外史以充五人之數大夫三者孔傳指家相室老側室以充三人之數王肅無側室而謂邑宰斯並以意解說恐非經意○董鼎曰天子有天下四海之大萬幾之繁善則億兆蒙其福不善則宗社受其禍故必有諫爭之臣以救其過古者立誹謗之木設敢諫之鼓大開言路廣集忠益諍臣豈止七人孔子姑約而言之耳若次于天子爲諸侯又次于諸侯爲大夫國小於天下其事必簡故五人而可家小於國其事又簡故三人而可其實諫不厭多非必以數拘也○曹氏端曰南容謹言只是不輕言取禍若以直言極諫面折廷爭爲不謹言豈聖門忠孝之教

士雖無臣苟有忠告善道之爭友自不失令名父苟有苦口幾諫之爭子必不

陷不義夫君臣朋友父子皆受爭之益如此

豫章羅氏曰君明君之福臣忠臣之福君明臣忠則朝廷治安得不謂之福乎父慈父之福子孝子之福父慈子孝則家道隆盛得不謂之福乎俗人以富貴爲福陋哉○曹氏端曰君有爭臣君之福也父有爭子父之福也兄有爭弟兄之福也士有爭友士之福也成湯知乎此從諫弗咈唐太宗知乎此納諫如流子路知乎此聞過則喜此所以皆成聖賢之德而名流萬古也

○司馬氏曰士無臣故以友爭

易曰出門交有功不失也又曰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同心之言其臭如蘭又曰君子上交不諂下交不瀆又曰定其交而後求○表記曰君子之接如水小人之接如醴君子淡以成小人甘以壞○宋王回告友曰父子兄弟之

親天性之自然者也夫婦之合以人情而然者也君臣之從以衆心而然者也是雖欲自廢而理勢持之勿能也惟朋友者舉天下之人莫不可同亦舉天下之人莫不可與同興在我罪義安要卒歸○呂氏構曰交友當取其直責善當與其諾○又曰諸交責備外有益友見常責備內有益親如此何患不長進○又曰爲學隆師取友變化氣質爲本習尚有薛敬之從周先生遊常鷄鳴而起候門開灑掃設坐及至則跪以請教後歲貢過陝州聞陳秀才雲逵忠信狷介凡事皆持敬遂拜訪其家問曰何以得此陳曰我常事父母有忿聲一日讀子夏色難章自悟即改其行薛嘆曰此吾良友也遂定交而去○孟氏化鯉曰凡接朋輩須察能切磋相成否仍謟舊習否此最要緊不可忽○上大戒曰毋與匪人交匪人非止一端交之則無益而有損易曰

比之匪人不亦傷乎學者所當深戒也

故當不義則子不可以不爭於父臣不可以不爭於君故當不義則爭之從父之令又焉得爲孝乎焉於虔反

故承上言父子天性何恐陷於不義至情不能自已故起敬起孝積誠感動見志不從又敬不違至諫不聽則號泣而隨必使從而後已曲禮曰子之事親也三諫而不聽則號泣而隨之大諫不聽而遂絕之則傷恩矣號泣隨之將以感其心仁之至也○內則云父母有過下氣怡色柔聲以諫諫若不入起敬起孝說則復諫不說與其得罪於鄉黨州閭寧熟諫父母怒不說而撻之流血不敢疾怨起敬起孝○曾子曰從而不諫非孝也諫而不從亦非孝也故孝子之諫達善而不敢爭辨○易之蠱曰初六幹父之蠱有子考無咎厲終吉象曰幹父之蠱意承考也○九二幹母之蠱不可貞象曰幹母之蠱得中道也○六五幹父之蠱用譽象曰幹父之蠱承以德也○伊川程子曰幹母之蠱不可貞子之於母當以柔巽輔導之始得於義不順而致敗蠱則子之罪也○文定胡氏曰孝子盡道以事其親者也不盡道而苟焉以從命爲孝又焉得爲孝故尸子曰夫已多乎道○呂氏坤曰親有錯履無遺言無盡言無當人而言乘時乘機設言以悟之○曹氏端曰孝子保親全家之道當以盡諫爲心也且先意承志諭父母于道者其

孝大於養極甘脆者矣和色柔聲諫父母於善者其孝大於拜醫求藥者矣書稱虞舜曰父頑母嚚象傲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良以此也然此不惟孝子當行而實慈父慈母之所當察焉

故總結之曰當不義則子不可不爭于父臣不可不爭于君先父子而後君臣其旨深矣微子曰父子骨肉而臣主以義屬故父有過子三諫而不聽則隨而號之人臣三諫而不聽則其義可以去矣○晁氏曰經云當不義則子不可以不諍於父孟子猥曰父子之間不責善夫豈然哉今王安石作孝經解謂當不義則諍之非責善也噫不爲不義即善矣阿其所好以巧傷聖人之言至此君子疾夫○按安石黜孝經近儒以爲其罪浮於李斯晁氏意或云然非獨駁其

非責善之說耳○馮夢龍曰爭者爭也如
爭者之必求其勝非但以一言塞責而已
君父一體子不爭于父猶臣不可不
爭于君故當父不義為子者直爭之必不
可從父之令○或曰君有過則諫三諫而
不聽則去親有過則諫三諫而不聽則號
泣而隨事父母幾諫起敬起孝悅則復諫
積誠以感動之必其從而後已此則人子
愛親之至終欲其歸于至善又有非臣與
友之所得為者自士以下雖謂庶人然天
子諸侯大夫士之子均為子也均愛父也
父若有過子必幾諫無誘之諍臣諍友可
也

右第十五章 今文古文皆有古文則聞命為參聞命敢問下無子字是何言與下有言之不通也五字不失天下有其字不爭于父不爭于

君二不字古文皆為弗字又為得為孝古文無又字今文為諫爭章○朱子曰此不解經而別發一義○吳氏曰凡百四十三字廣經中五孝之義言天子諸侯卿大夫士庶人皆當有過則諫非徒從順而已

孝經大全卷之十終

孝經大全卷之十一

明新安呂維祺纂次

子曰昔者明王事父孝故事天明事母孝故
事地察長幼順故上下治天地明察神明彰
矣 長上聲治去聲

此又極言孝之感通以贊孝之大也易曰
乾天也故稱乎父坤地也故稱乎母明王
父天母地者也父母天地本同一理故事
父之孝可通於天事母之孝可通於地明

謂明其經常之大察謂析其曲折之詳易說
卦云乾為天為父事父孝故能事天是事
父之孝通於天也坤為地為母事母孝故
能事地是事母之孝通於地也○白虎通
曰王者父天母地此言事者謂移事父母
之孝以事天地也○祭義曾子曰樹木以
時伐焉禽獸以時殺焉夫子曰斷一樹殺
一獸不以其時非孝也又王制曰獺祭魚
然後虞人入澤梁豺祭獸然後田獵鳩化
為鷹然後設罻羅草木零落然後入山林
昆蟲未蟄不以火田此則令無大小皆順
天地是事天地能明察也○孔子曰仁人
不過乎物孝子不過乎物是故仁人之事
親也如事天事天如事親是故孝子成身
○慈湖楊氏曰父母即天地人生而兆已
私起意彼此牢不可解一日醒覺吾性清
明廣大無際無畔誠不見其有天地之殊

荀子曰通則事父母資不識父母兄能事天地孝子之心即天地之道惟不自知故易曰百姓日用而不知○雙峰饒氏曰人受天地之氣以生而有是性猶子受父母之氣以生而有是身父母之氣即天地之氣也分而言之人各一父母也合而言之眾人同一天地也人知父母之爲父母而不知天地之爲大父母○又曰天以至健而始萬物則父之道也地以至順而成萬物則母之道也○草廬吳氏曰天地者吾之父母也父母者吾之天地也天即父父即天地即母母即地人事天地當如事父母子事父母當如事天地○董鼎曰此明察二字亦是就前章天經地義二句引來孔子曰明於天之道而察於民之故孟子曰舜明於庶物察於人倫大抵經是總言其大者義是中間事物纖悉曲折之宜董子所謂常經通義亦是此意惟其爲天

之經也所以事父孝故事天明惟其爲地之義也所以事母孝故事地察明字氣象大聰明無所不知無所不照察則工夫細文理密察無所不周○鄭氏曰王者父事天母事地言能敬事宗廟則事天地能明察也○祇按事父母亦不辱言宗廟○孫本曰明王推所以孝父者事天於郊而其禮明推所以孝母者事地於社而其義察○祇按事天事地凡所以參贊調爕以體元者皆是不但事之以郊社而已也

推孝爲弟而宗族長幼皆順於禮則凡在上下之人皆自化而治矣邢昺正義曰此言明王能順長幼之道則臣下化之而自理也○長幼順葢就事父母推之上下治葢就事天地推之

夫言孝至於天地明察天時順而休徵協應地道寧而萬物咸若神明之道於是乎彰矣不言上下治者舉重也明王孝德感通之神孰大於此正義曰言事天地若能明察則神祇感其至和而降福應以佑助之是神明之功彰見也書云至誠感神又瑞應圖曰聖人能順天地則天降膏露地出醴泉詩曰降福穰穰易曰自天佑之吉無不利○朱子曰聖人之於天地猶子之於父母又曰敬天當如敬親戰戰兢兢無所不至愛天當如愛親無所不順慈湖楊氏曰明王之事父母孝與乎未明者之孝未明者之孝雖孝而未通故於事天不明其天事地不明其地不特不明其天地亦不

明其父母雖知父母之情意不知父母之正性不自明已之正性故亦不明父母之正性亦不明天地之性人皆曰我惟知父母不知天地此不知道者之言

故雖天子必有尊也言有父也必有先也言有兄也宗廟致敬不忘親也脩身慎行恐辱先也宗廟致敬鬼神著矣行去聲

孝弟之通於天地神明如此故雖天子至尊尊無二上而必有尊於天子者葢父也故不可以弗孝天子至尊故莫之敢先而必有先於天子者葢兄也故不可以弗弟

按鄭氏註父謂諸父兄謂諸兄皆祖考之胤也禮君讌族人與父兄齒也吳氏亦言所當尊者諸父所當先者諸兄○謂父兄仍指自己父兄而諸父諸兄皆在其中爲是皆只作諸父諸兄則上文事父孝亦可謂諸父乎安能通於事天故解經皆當以經解經誠然至於宗廟之祭必致其敬事死如生言不敢忘其親也然必脩身而謹其行恐行一有失而玷辱其祖考也横渠張子曰今人之祭祖但致其事生之禮陳其數而已其於接鬼神之道則未也祭祀之禮所總者博其禮甚深今人所知者其數猶不足又安能達聖人致祭之義○羅氏汝芳曰將爲善思貽父母令名必果將爲不善思貽父母羞辱必不果經曰脩身慎行恐辱先也

○董鼎曰脩身慎行事親之始終不出於此故爲人子一舉足而不敢忘父母一出言而不敢忘父母惟恐一言一行之玷以辱其親　鬼神謂祖考之神夫言孝至於宗廟致敬則洋洋在上來格來饗而鬼神之道於是乎著矣不言脩身愼行者亦舉重也明王孝德感通之神又孰大於此正義曰上言神明謂天地之神也此言鬼神謂祖考之神也易曰陰陽不測之謂神先儒釋云若就三才相對則天曰神地曰祇人曰鬼言天道玄遠難測故曰神也祇者知也言地去人近長育可知故曰祇也鬼者歸也言人生於無還歸於無故曰鬼也亦謂之神按五帝德云黃帝死而民畏其神百年是也

上言神明尊天地也此言鬼神尊祖考也○朱子曰周禮言天曰神地曰祇人曰鬼三者皆有神而天獨曰神者以其常常流動不息故專以神言之若人亦自有神但在人身上則謂之神散則謂之鬼耳鬼是散而靜了更無形故曰往而不來如人祖考氣散爲鬼矣子孫盡精神以格之則洋洋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豈非鬼之神耶魂者陽之神魄者鬼之神見淮南子註

孝弟之至通於神明光於四海無所不通詩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弟去聲

故總結而贊之言孝之大至於天地鬼神相爲感應則徧天地間無非孝道充塞人

神無間上下協和故孝弟之至其極自然通融貫徹於神明光明顯耀於四海上下幽明無所隔礙而不通者明王孝德感通之大至於如此所謂以順天下民用和睦上下無怨至矣無以復加矣說苑曰昔者舜盡孝道天下化之蠻裔率服北發渠搜南撫交趾莫不慕義麟鳳在郊故孔子曰孝弟之至通於神明光於四海舜之謂也○虞氏淳熙曰神明孝悌不是兩事略無毫髮間隔置之而塞乎天地間矣四海孝弟總是一心不屬形氣窒礙推而放之而準矣又曰孩提之知覺因齋戒之精明而還郊社之明察因宗廟之肅將而得○又曰謹按孔子

這話說人都把來看做奇怪的不知母嚙指而子心動父病疾而子汗流至于甘露靈泉神人織女日烏月兎地金冰鯉以及芝草異木種種感通種種難測我成祖文皇帝詳載孝順事實中且親灑宸翰歌咏其美爲人子者豈可不篤信故

引詩大雅文王有聲之篇以明之慈湖楊氏曰無思不服者以東西南北之心同此道心故然感而應也有道則應無道則離易曰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矣以此道至神無所不通故也○**曾子曰夫孝置之而塞於天地溥之而衡於四海施諸後世而無朝夕○程子曰神明孝悌不是兩事**橫渠張子西銘曰乾稱父坤稱母予茲藐焉乃混然中處故天地之

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與也大君者吾父母宗子其大臣宗子之家相也尊高年所以長其長慈孤弱所以幼其幼聖其合德賢其秀也凡天下疲癃殘疾惸獨鰥寡皆吾兄弟之顛連而無告者也于時保之子之翼也樂且不憂純乎孝者也違曰悖德害仁曰賊濟惡者不才其踐形惟肖者也知化則善述其事窮神則善繼其志不愧屋漏爲無忝存心養性爲匪懈惡旨酒崇伯子之顧養育英才穎封人之錫類不弛勞而底豫舜其功也無所逃而待烹申生其恭也體其受而歸全者參乎勇于從而順令者伯奇也富貴福澤將厚吾之生也貧賤憂戚庸玉女于成也存吾順事沒吾寧也○龜山楊氏曰西銘只是發明一個事天底道理又曰堯舜之道曰孝弟不過行止疾徐皆人所日用而已夏葛冬裘渴飲饑食日出而作晦

而息無非道者推是而求之則堯舜與人同反而求之而天下之心由是而通天下之志類萬物之情矣天地之化其則不遠矣**慈湖楊氏曰六合之間天地鬼神無所不通無所不應自私自蔽始隔始離私去蔽開通應如故**北溪陳氏曰心至靈至妙可以爲堯舜參天地格鬼神雖萬里之遠一念便到雖千古人情事變之秘一照便知雖金石至堅可貫雖物類至微可通**○謹按孔子嘗謂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如視諸掌其言明王之以孝治天下至於事天地通神明光四海言大而理約**呂覽曰人主孝

則名章榮下服聽天下譽人臣孝則事君忠處官廉臨難死士民孝則耕耘疾守戰固不敗北夫孝三皇五帝之本務而萬事之紀也夫執一術而百善至百邪去天下從者其惟孝也○朱鴻曰此章統論明王之孝之大無間於生死存亡而一之者說者不察只作節郊主祭享言然則明王于父母直待祭享而始盡其孝乎若以爲然則下文宗廟致敬爲重出矣○草廬先生以天地明察神明彰矣八字錯簡在故雖天子之上今移易於鬼神著矣之下學者近多宗之今仍依舊本但分屬三段看正見聖筆精妙包括無遺無錯又何必支離經統而移易于後此蓋惑於孝弟二字要平看不思弟字係是帶說者非對舉以並言○首節止言事父孝至神明彰矣不申長幼順二句者以天地既明察矣況長幼有不順乎神明尙昭彰矣況上下有不治

乎或以此二句專指弟說則王者之治化豈偏屬於弟道乎殊不思能孝自無不弟又舉幽則明者可見○次段止申鬼神著矣一句不及天地不及治平者蓋以上下可類而推孝極自無感而不應○末段方提出一孝弟字來又不言通鬼神及治平者蓋以通神明則鬼神在其中光四海則治平在其內聖筆精微言簡意盡如此

右第十六章 今文古文俱同古文此章在君子之教以孝也章之下在君子之事親孝故忠可移于君此章之上今文爲感應章○朱子曰此皆格言○吳氏曰今詳此章文理精深正釋至德要道之義當爲傳之首章天地明察神明彰矣八字錯簡在故雖天子之上今詳故字承上起下申說上文長幼順之義而宗廟致敬乃申說章首事父孝事母孝之義天

地明察則因章首事天明事地察而言著矣彰矣二句文法協此不應間隔下文通於神明又承神明彰矣一句而言如此辭意方屬 維祺按天地明察二句正應首四句不應在鬼神著矣之下草廬其亦臆爲之者乎

孝經大全卷之十一 終

孝經大全卷之十二

明新安呂維祺箋次

子曰君子之事上也進思盡忠退思補過將順其美匡救其惡故上下能相親也 惡如字

此又論移孝爲忠之道以廣中於事君之意君子指爲臣者上謂君也 邢昺正義曰經稱君子有七一曰君子不貴二曰君子則不然三曰敎人君子四曰君子之敎以孝五曰愷悌君子以上皆斷章指聖人君子謂居君位而子下人也六曰君子之事親孝此章君子之事上則皆指賢人君子也○又曰論語而好犯上謂凡在己上者此上雖指[illegible]言

進謂進見於君退謂既見而退盡忠謂事有當陳者思以竭其忠愛之心 按說文忠敬也盡心曰忠字詁曰忠直也論語曰臣事君以忠盡忠者言做其職事直其操行盡其節操致身受命也 補過謂己之責有未塞者思以彌縫其闕失而補之 禮記少儀曰朝退曰退左傳引詩曰退食自公杜預註臣自公門而退入私門也謂退朝聖公享罷而還家之時則當思慮以補身之過故國語曰夜而計過無憾而後卽安言若有憾則不能安是思自補也

將助也順導之也其美謂君之善 按孔註尚書泰誓云肅將天威爲敬行天罰是將訓爲行也言君施政教有美則當順而行之 匡

謂正之於微救謂止之於顯其惡謂君之愆按說文匡正也馬融註論語云救猶止也君有過惡則正而止之尚書云予違汝弼汝無面從是也○楊氏東明曰凡諫補其所闕者也以闕補闕未有能補故其道貴自完矣身不行道不行于妻子闕故也况君父之前天下之大乎頒大世之諫者各有其心或擇奇事以立名或就易事以塞責或意念不在君父而攻觝詞以悅人或機軸不由本心而揣人情以附勢要乎內省多疚闕孰甚焉以此欲匡主德濟時艱收補益之效是何異立曲木而求直影也下以忠事上上以義接下如父子之一氣如元首股肱之一體故必如是而後能相親也書曰居上克明爲下克忠

左傳曰君義臣行如此則能相親○董鼎曰君猶父臣猶子相親猶一家也君爲元首臣爲股肱相親猶一體也此相親之至也○徐鉉曰君人者推赤心以接下者也臣人者推赤心以事上者也上下交感政是以和故大易之義在上者其道下降在下者其道上行則曰天地交泰上者自居其上下者自居其下則曰天地不交否然則爲上而下降甚易爲下而上達甚難○景公問晏子曰忠臣之事何如對曰有難不死出亡不送公不說曰君裂地而富之疏爵而貴之有難不死出亡不送何也對曰言而見用終身無難臣何死焉諫而見從終身不出臣何送焉○孔叢子曰事成主裁其賞事敗臣執其咎君總其美臣行其義然君不猜其臣臣不隱于其君故動無過計舉無敗事○按國語士朝而受業晝而講

貫夕而習復夜則計過鄭氏曰君有過失則思補益韋昭曰退歸私室則思補其身過○祺按補過謂自補其過非謂補君之過盖進則盡忠于君退食則思有愆忘遺失未盡忠處必思補之進而復盡耳作補君過似不如此之切盡忠內即有補君之過意下文將順匡救即盡忠之目也言匡救而補君之過可知則退思補過仍作補自己過爲是補過正所以盡忠也

詩云心乎愛矣遐不謂矣中心藏之何日忘之

詩小雅隰桑之篇遐遠也言臣心愛乎君雖在遐遠不謂遠者盖愛之一念藏之中

心何日忘之也使非本於孝何以能忠君若是虞氏淳熙曰夫子引小雅隰桑之詩說道爲臣的心裏既然愛着君王胡不把直言去告君王可見他必匡救其惡了若是不曾去救或救之不得實落放心不下慢慢在念憂去憂來何日忘懷亦是申明以顯父母的意思○維祺按引詩之心乎愛者何明忠臣之本乎愛也君子事君事親有左右就養無方者有左右就養有方者有三諫而不聽則號泣而隨者有三諫而不聽則去者雖若不同其出于至誠惻怛之意愛君愛親非有二也學不本於正心誠意愛不出于中心其卑者爲態臣之修餙與媚臣之迎合而已其高者亦不過才臣之幹辦懸臣之攻訐而已故曰畜君何尤畜君者好君也愛君之至也忠臣孝子之心皆本於此○又曰心乎愛者

孩提之知也退不謂者岵屺之思也中心藏之何日忘之者終身之慕也是故孝者忠之本也○曾子曰事君不忠非孝也司馬溫公曰其事親無以踰于人能不欺而已矣其事君亦然○又曰愛人思而不忍負者其爲子必孝爲臣必忠○董鼎曰忠臣事君如孝子事親先其意承其志迎其幾而致其力一念之善則助成之無使優游不決沮過而中止也一念之惡則諫止之無使昏蔽不明遂成而莫救也陳善閉邪慮之以早防之以豫戒于未然止于無迹此魏鄭公所以願爲良臣不願爲忠臣也○祺按穎考叔存羹遺母與陸績懷橘人皆以爲孝蔡襄之獻茶亦是此意而人有病其諂者乃知小忠小愛非所以爲忠也君子正色立朝責難陳善不負所學不負天子以孝作忠其道如此○孟子曰君

子之事君也務引其君以當道志於仁而已程子曰天下之治亂繫乎人君之仁不仁耳昔者孟子三見齊王而不言事曰我先攻其邪心心無邪而志仁然後天下事可理也又曰有剪桐之戲則隨事箴規違養生之戒則即時諫止○西山眞氏曰當道謂其動合于理也志仁謂心在于仁也君之所行皆合乎理而其心常在于仁則雖土地之狹不害于理與君之所行不合乎理而其心不在于仁則雖土地之廣不能保其有然道之與仁非有二也以事之理而言則曰道以心之德而言則曰仁孟子告齊梁諸君道一曰仁二曰仁正欲其志于此也心存于仁則其行無不合道矣事君者不可不知此○南軒張氏曰某每登對必先自盟其心曰切不可見上喜便隨順將去恐一時隨順後來收拾不得上嘗

日仗節死義之臣難得某對曰陛下未嘗所以求之之道上曰何如曰當於犯顏敢諫中求則臨事可以得仗節死義之士矣若平時不能犯顏敢諫他日安能望其仗節死義○程子曰人臣以忠信善道結于君心必自其所明處乃能入也人心有所蔽有所通故納約自牖雖艱險時終無咎也易之坎六四曰樽酒簋貳用缶納約自牖終無咎○程子曰大臣當險難之時唯至誠見信于君其交固而不可閒又能開明君心則可保無咎矣又曰夫欲上之篤信唯當盡其質實而已所用一樽之酒二簋之食復以瓦缶爲器其質實如此又須納約自牖納約謂進結于君之道牖開通之義室之暗也故設牖所以通明自牖言自

通明之處以況君心所明處詩云天之牖民如壎如篪能如是雖艱險之時終得無咎也又曰自古能諫其君者未有不因其所明者也故訐直强勁者率多取忤而溫厚明辨者其說多行○朱子曰納約自牖雖有向明之意然非路之正終無咎者始雖不甚好然于義理無害故終無咎無咎者善補過之謂也○雲峯胡氏曰納約不自戶而自牖亦坎之時不得已也○潘氏夢旂曰納約自牖與睽之遇主于巷同意皆言艱難之時自間道而通于君也六四居大臣之位當坎險時雖自牖納約非其正道終無咎也居治平之世由閒道而結于君則不可矣惟睽坎之時爲然○董鼎曰後世所謂忠必至犯顏敢諫盡命死節而後爲忠不知救其横流而拯其將亾未若防微杜漸爲忠之大也此龍逢比干之忠所以不如皋夔稷契之良而孔子亦以

將順其美匡救其惡爲盡忠補過之至也苟非君子進則面從退有後言有美不能助而成也有惡不能救而止也激君以自高謗君以自潔諫以爲身而不爲君也是以上下相疾而國家敗矣今君子事上所以忠愛其君者如此則君享其安佚臣預其尊榮故君臣上下能相親也 ○司馬氏曰周易天地交爲泰不交爲否是故君降心以訪問臣竭誠以獻替則庶政修治邦家乂安君惡逆耳之言臣營便身之計則下情壅蔽衆心離叛 ○丘氏濬曰自古帝王旣自謹其所言尤必求人之賢以爲已助因人之言以爲已鑑聞則拜之聽則納之甲辭以誘之厚禮以招之多方以來之博問以盡之和顏悅色以受之大心宏度以容之如所謂直言極諫拾遺補闕者下詔以求責已以訪使人人得以自達是以陳言而善者賜立賞以勸之傳曰興王賞諫臣是也當言不言者則制以威之書曰臣下不匡其刑墨是也言雖過于訐直有所不堪者亦容以受之而不加以罪史曰殺諫臣者其國必亡是也夫如是則嘉言罔攸伏君德之修否朝廷之闕失臣下之賢佞民生之休戚皆因言以達于上有以爲思患豫防之計而不至于噬臍無及之悔若大臣持祿而不極諫小臣畏罪而不敢言下情不得上通其患必至于危亡 ○西山眞氏曰盡忠補過無一時一念不在君也有善承順之有惡正救之此愛君之至者也臣以忠愛而親其君君亦諒其忠愛而親之非古昔盛時臣主俱賢無此氣象也後世人臣有盡其忠愛而君反以爲仇者吁可歎哉

右第十七章今文古文皆有古文君子之事上也無之也二字故上下能相親無也字今文爲事君章 ○朱子曰進思盡忠退思補過亦左傳所載士貞子語然於文理無害引詩亦足以發明移孝事君之意 ○按左傳宣公十二年晉荀林父爲楚所敗歸而請死士貞子諫曰林父之事君也進思盡忠退思補過其敗也如日月之食于是晉侯使復其位 ○維祺按孝經孔子爲明王以孝治天下而發非止言家庭事親之一事也而其首章卽曰中於事君如諸侯卿大夫士無非言孝亦無非言忠其餘章所言事君之忠不一而足至十七章則于忠君一節尤爲篤摯是經也謂之孝經可卽謂之忠經亦可後世乃有依十八章作忠經者無論其借擬聖經而其言亦非孔子之言且湊泊剽裂全不類經是後世二九神經之流耳而好事者每與孝經並稱無惑乎安石謂孝經爲淺近之書而廢黜之也悲夫

孝經大全卷之十二終

孝經大全卷之十三

明新安呂維祺箋次

子曰孝子之喪親也哭不偯禮無容言不文服美不安聞樂不樂食旨不甘此哀戚之情也喪平聲下同偯于豈反聞樂之樂音岳下音雒

此又備言死事之孝以盡孝之變也孝子於父母生成之恩昊天罔極一旦不幸而居親之喪書云百姓如喪考妣禮記檀弓云夫子之喪顏淵若喪子而無服孟子養生喪死無憾並平聲讀○曾子曰吾聞諸夫子人未有自致者也必也親

喪乎○胡氏敬曰親死曰喪喪失也孝子不忍死其親如親尚在相失云爾哀痛之極五內割裂入門而弗見也上堂又弗見也入室又弗見也亡矣喪矣不可復見已矣故哭泣擗踊盡哀而止矣悵焉愴焉惚焉愾焉心絕志悲而已矣○喪禮哀戚之至也節哀順變也君子念始之者也發于聲為哭偯哭餘聲也記云大功之喪三曲而偯不偯氣竭幾盡不能委曲也禮間傳曰斬衰之哭若往而不反齊衰之哭若往而反又曰大功之哭三曲而偯鄭註云三曲一舉聲而三折也偯聲餘從容也斬衰則不偯聲故不委曲也○曾申問於曾子曰哭父母有常聲乎曰中路嬰兒失其母焉何常聲之有○儀禮曰朝夕哭不辟子卯又曰死三日而殯三月而葬遂卒哭將旦而祔則薦又曰期而小祥曰薦此常事又期而大祥曰薦此祥事中月而禫是月也吉祭猶未配動于貌為禮無容觸地局介不暇修儀也正義曰觸地無容此禮記問喪之文也以其悲哀在心故形變于外也所以稽顙觸地無容哀之至也出於口為言不文內痛無已不暇修詞也正義曰喪服四制云三年之喪君不言又云不言而行事者扶而起言而后事行者杖而起鄭玄云扶而起謂天子諸侯也杖而起謂大夫士也經云言不文則是謂臣下也雖則有言志在哀戚不為文飾也以至服美有所不安故服衰麻正義曰孝子喪親心如斬截為其不安美飾故聖人制禮令服縗麻當以麤布長六

寸廣四寸麻為腰絰首絰俱以麻為之縗之言摧也絰之言實也孝子服之明其心實摧痛也聞樂有所不樂故不聽樂正義曰言至痛中發悲哀在心雖聞樂聲不為樂也食旨美之味有所不甘故食疏食嚴植之曰美食人之所甘孝子不以為甘故問喪云不甘味是不甘美味也閒傳曰父母之喪既殯食粥既虞卒哭疏食水飲不食菜果是疏食水飲也華昭引曲禮云有疾則飲酒食肉是為食旨故宜不甘也此六者皆孝子哀戚之真情人心自有非聖人強之也穆公之母卒使人問於曾申曰如之何對曰申也聞諸申之父曰哭泣之哀齊斬之情饘粥之食自天子達布幕衛也縿幕魯也○方氏孝孺曰三年之喪自中出者也

非強乎人也因其心之不安先節也故枕上寢苫因其不甘於肥厚也故啜粟飲水因其不悦於佚樂也故居外次不聞樂豈制於禮而不爲哉情之不能止也

三日而食教民無以死傷生毀不滅性此聖人之政也喪不過三年示民有終也

禮三年之喪水漿不入口者三日過三日則傷生矣所以三日而食教天下之民無以哀死而傷生者禮記問喪云親始死傷腎乾肝焦肺水漿不入口三日又閒傳稱斬衰三日不食三日而食者劉炫言三日之後乃食謂滿三日則食也○曾子謂子思曰伋吾執親之喪也水漿不入於口者七日子思曰先王之制

禮也過之者俯而就之不至焉者企而及之故君子之執親之喪也水漿不入於口者三日杖而後能起性者人所受于天以生者也愛親本由於性若哀毀而至于傷生則反至于滅性禮所謂不勝喪比于不慈不孝是已故雖毀瘠而不使至于滅性此聖人之政所以全其孝也正義曰聖人制禮施教不令致於殞滅曲禮云居喪之禮毀瘠不形又曰不勝喪乃比於不慈不孝是也○居喪之禮毀瘠不形視聽不衰升降不由阼階出入不當門隧○居喪之禮頭有創則沐身有瘍則浴有疾則飲酒食肉疾止復初不勝喪乃比於不慈不孝○五十不致毀六十不毀七十唯衰麻在身飲酒食肉處於內

孝子之心何有限量聖人爲之立制不過三年所以示民有終竟之時使賢者俯從不肖企及也此皆聖人因人情而節文之無賢愚貴賤一也正義曰禮記三年問云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達喪也鄭玄云達謂自天子至於庶人喪服四制曰此喪之所以三年賢者不得過不肖者不得不及檀弓曰先王制禮也過之者俯而就之不至焉者企而及之也起踵曰企俛首曰俯○又曰夫孝子有終身之憂聖人以三年爲制者聖人雖以三年爲文其實二十五月而畢故三年問云將由夫修飾之君子與則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若駟之過隙然而遂之則是無窮也故先王焉

之立中制節壹使足以成文理則釋之矣喪服四制曰始死三日不怠三月不解期悲哀三年憂恩之殺也故孔子云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所以喪必三年爲制也○孔子曰拜而後稽顙頹乎其順也稽顙而後拜頎乎其至也三年之喪吾從其至者○創鉅者其日久痛甚者其愈遲三年者稱情而立文所以爲至痛極也○橫渠張子曰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又兩月爲禫共二十七月禮鑽燧改火天道一變其期已矣情不可以已於是再期又不可以已於是加之三月是二十七月也

爲之棺槨衣衾而舉之陳其簠簋而哀戚之擗踊哭泣哀以送之卜其宅兆而安厝之棺音官槨音郭衾音欽簠音甫簋音鬼擗毘亦反踊音勇厝音醋

此又自聖人之政而言之其始死也爲之棺以藏體椁以附棺衣衾以周身然後舉而斂之正義曰周尸爲棺周棺爲椁檀弓稱葬也者藏也藏也者欲人之弗得見也是故衣足以飾身棺周於衣椁周於棺土周於椁白虎通云棺之言完宜完密也椁之言廓謂開廓不使土侵棺也易繫辭曰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樹喪期無數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椁禮記云有虞氏瓦棺夏后氏堲周殷人棺椁周人牆置翣則虞夏之時棺椁之初也衣謂襲與大小斂之衣衾謂單被覆尸薦尸所用從初死至大斂凡三度加衣也一是襲也謂沐尸竟著衣也二是小斂之衣也不復用袍衣皆有絮也三是大斂也衣皆禪袷也喪大記云布紟二衾君

大夫士一也鄭玄云二衾者或覆之或薦之是舉尸所用也棺椁之數貴賤不同皇侃據檀弓以天子之棺四重合厚二尺四寸也上公三重合厚二尺一寸也侯伯子男二重合厚一尺八寸上大夫一重合厚一尺四寸下大夫亦一重但屬四寸合厚一尺士不重無屬唯大棺六寸庶人仰棺四寸檀弓云栢椁以端長六尺又喪大記曰君松椁大夫栢椁士雜木椁是也○横渠張子曰古之椁言井椁以大木自下排上來非如今日之籠棺也故其四隅有隙可以置物也○國子高曰葬也者藏也藏也者欲人之弗得見也是故衣足以飾身棺周於衣椁周於棺土周於椁反壤樹之哉之其朝夕奠也不見其親之存陳奠簠簋而哀傷痛感之方曰簠圓曰簋祭器也正義曰簠簋祭器也周禮舍人職曰凡祭祀供簠簋實陳之是簠簋爲器也鄭玄云方曰簠圓曰簋盛黍稷稻粱器也檀弓云奠以素器以生者有哀素之心也陳簠簋在衣衾之下哀以送之上舊說以喪大斂祭是不見親故哀戚也○或曰此言朝夕朔望之奠簠盛稻粱器外方內圓簋盛黍稷器外圓內方按士喪禮朝夕奠醢而已盛以籩豆朔月殷奠始有黍稷盛以瓦敦卿大夫祭禮少牢饋食亦止用敦盛黍稷以公食大夫禮推之竊意天子諸侯之殷奠乃備黍稷稻粱而器用簠簋此蓋舉上而言之也其將葬而祖餞也不忍其親之去女擗男踊相與號哭涕泣而盡哀以往送之擗以手擊胸也踊以足頓地也哭者口有

聲泣者目有淚送送葬也正義曰問喪云在牀曰尸在棺曰柩動尸舉柩哭踊無數惻怛之心痛疾之意悲哀志懣氣盛故袒而踊之婦人不宜袒故發胸擊心爵踊殷殷田田如壞牆然則是女質不宜極踊故以擗言之據此女既有踊則男亦有擗是互文也又按既夕禮柩卻下而載之商祝飾柩及陳器訖乃祖註云還柩鄉外爲行始然則祖始也以生人將行而飲酒曰祖故柩車既載而設奠謂之祖奠是送之之義也○擗踊哀之至也有算爲之節文也三日而後殮者亦俟其生也○高子皐之執親之喪也泣血三年未嘗見齒君子以爲難○顏丁善居喪始死皇皇焉如有求而弗得既殯望望焉如有從而弗及既葬慨然如不及其反而息○孔子在衛有送葬者而夫子觀之曰善哉爲喪乎足以爲法矣小子識之

子貢曰夫子何善爾也曰其往也如慕其反也如疑子貢曰豈若速反而虞乎子曰小子識之我未之能行也

其爲墓于郊則必卜其墓穴之宅塋域之兆必得吉而安厝以葬之

正義曰宅墓穴也兆塋域也士喪禮筮宅鄭云宅葬居也詩云臨其穴惴惴其慄鄭云穴謂冢壙中也故云宅墓穴也周禮冢人掌公墓之地辨其兆域則兆是塋域也葬事大故卜之者孔安國云恐其下有伏石涌水泉復爲市朝之地故卜之○司馬溫公孝經指解云卜其宅兆而安厝之謂卜地決其吉凶非若今陰陽家相其山岡風水也地美則其神靈安其子孫盛然則曷謂地之美土色之光潤草木之茂盛乃其處也而拘忌者或以擇地之方位決日之吉凶甚者不以奉先爲計而專以利後爲

慮尤非孝子安厝之用心也○又曰孝子以安親爲心則地不可以不擇其擇也不可以太拘擇而不至於太拘則葬不患其不時○司馬溫公又論葬者人子之大事死者以窆爲安宅死而未葬猶行而未得其歸也是以孝子雖愛親留之不敢久也古者天子七月諸侯五月大夫三月士踰月而葬今五服年月勅王公以下皆三月而葬是舉其中制而言之按禮未葬不變服啜粥居廬寢苫枕塊蓋孝子之心以爲親未獲所安已故不敢安也今世信葬師之說既擇年月日時又擇山水形勢以爲子孫貧富貴賤賢愚壽夭盡係於此而其爲術又多不同爭論紛紜無時可決乃至終喪除服或十年或二十年或終身或累世猶不葬至爲水火所漂焚他人所投棄失亡尸柩不知所之者豈不哀哉人所貴有子孫者爲其死而形體有所付也既

而不葬則與無子孫而死于道路者奚以異乎詩云行有死人尚或殣之況爲人子乃忍棄其親而不葬哉大抵世之遷延不葬者多以是爭各懷自利之心而野師俗巫又從而皷惑之甚至偏納其賂而紿之以私已愚而無知者安受其欺而弗悟也夫其山強則某支富某山弱則某支貧非惟義理所不當問雖近世陰陽書亦有深排其說者惟野師俗巫則張皇嚇惑以爲取利之資擇地者必先破此謬說而後無大拘之患爲人子者所當深察也○草廬吳氏曰將置柩於其處必乘生氣無地風水泉沙礫樹根螻蟻之屬及他日不爲城郭溝池道路然後安卜者決之于神也不卜則擇之以人葬書備言其術之理可稽焉中州土厚水深不擇猶可偏方土薄水淺凡地不皆可葬苟非其地尸柩之朽腐敗壞至速與畢而委之于壑同孝子之忍

恐乎先擇後卜尤爲謹重所謂謀及乃心謀及上民而後謀及卜筮也按喪禮筮宅卜日大夫以上則葬日與宅兆皆用龜卜或亦用筮此云卜蓋通言之○武陽趙汸曰孝經所謂卜其宅兆而安厝之者果爲何事對曰聖人之心吉凶與民同患也而不以獨智先群物故建龜筮以爲生民立命而窀窆之事亦得用焉

此慎終之孝也

子思曰喪三日而殯凡附於身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耳矣三月而葬凡附于棺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耳矣喪三年以爲極亡則弗之忘矣故君子有終身之憂而無一朝之患故忌日不樂○按必誠謂于死者無所欺必信謂于生者無所疑雖已葬而不忘其親所以爲終身之憂而忌日不樂也家宅崩毀出于不意所謂一朝之患也惟其必誠必信故無一朝之患也○董鼎曰其始死也爲之棺

以周衣椁以周棺衣衾以周身然後舉而斂之其將葬也陳其簠簋以奠以素器而不見親之在則傷痛而哀慼之其祖餞也女擗男踊號哭涕泣而不忍親之去則悲哀而往送之爲墓于郊不可苟也則卜之家穴曰宅葬域曰兆必得吉而安厝之此皆慎終之禮也○楊氏明曰朱紫陽之昭穆葬圖儒家相與守之則報本睦族之義備矣眞塋制之善經也自堪輿之術行而昭穆之法壞不知家門興替係德厚薄操縱予奪天尸其柄故天所予者必不以無地獲咎天所奪者必不以有地蒙休何者地之理當不勝天之靈而以術求終不若以德致者不爽也且彼信地理者謂地靈乎不靈乎不靈也擇之奚益也果靈也又奚至不論其人而槩予之禍乎然此猶以禍福言也若論其流弊則葬而復遷遷而復改令死者骨骸轉徙靡定甚且停柩待地至于死孫衰不克下土此豈仁人孝子所忍乎

爲之宗廟以鬼享之春秋祭祀以時思之

其既葬也各循其應立宗廟之禮制而爲之遷主于廟始以鬼享之稱鬼者神之也禮記祭法天子至士皆有宗廟王立七廟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曰顯考廟曰祖考廟皆月祭之遠廟爲祧有二祧享嘗乃止諸侯五廟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皆月祭之顯考祖考廟享嘗乃止大夫立三廟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享嘗乃止適士二廟曰考廟曰王考廟享嘗乃止官師一廟曰考廟庶人無廟○按宗尊也廟貌也言祭宗廟見先祖之尊貌也祭義曰祭之日入室僾然必有見乎其位周還出戶愾然必有聞乎其歎息之聲是也○檀弓曰卒哭曰成事是日也以吉祭易喪祭明日祔祖父則是卒哭之明日而祔未卒哭之前皆喪祭也旣祔之後則以鬼禮享之然宗廟謂士以上則春秋祭祀兼於庶人也○橫渠張子曰喪須三年而祔若卒哭而祔則三年都無事禮卒哭猶存朝夕哭若無祭於殯宮則哭于何處古者君薨三年喪畢吉禘然後祔因其祫祧主藏于夾室新主遂自殯宮入於廟國語言日祭月享禮中皆有日祭之禮此謂三年之中不徹几筵故有日祭朝夕之饋猶定省之禮如其親之存也至於祔祭須是三年喪終乃可祔也

及其久也寒暑變更必有怵惕悽愴之心春秋祭祀以時而思如思其笑語思其居處之思四

時皆祭言春秋者省文也

祭義云霜露既降君子履之必有悽愴之心非其寒之謂也春雨露既濡君子履之必有怵惕之心如將見之是也○文王之祭也事死者如事生思死者如不欲生忌日必哀稱諱如見親祀之忠也如見親之所愛如欲色然祭之日樂與哀半饗之必樂已至必哀祭之明日明發不寐饗而致之又從而思之○君子有終身之喪忌日之謂也忌日不用非不祥也言夫日志有所至而不敢盡其私也

此追遠之孝也

董鼎曰爲廟於家必有制也則爲之三年喪畢遷主於廟始以鬼而禮享之及其久也寒暑變遷益用增感春秋祭祀以寓時思此皆追遠之禮也

所謂聖人之政因情節文無賢愚貴賤一者此也

董鼎曰君子有終身

之喪念親之意何有窮已聖人之政因人
之情爲之節文使過之者俯就不至者企
及也
○伊川程子曰凡事死者皆當厚于奉
生者
新昌令應氏曰經云春秋祭祀以時
思之則祭之說豈止爲居喪時也伊
川先生曰豺獺皆知報本今士大夫家厚
于自奉而薄于先祖甚不可也某嘗修六
禮大畧家必有廟廟必有主月朔必薦新
時祭用仲月冬至祭始祖立春祭先祖季
秋祭禰忌日遷主祭于正寢凡事死者皆
當厚于奉生者人家能存得此等事數件
雖幼者可使漸知禮義○或問俗節之祭
朱子曰韓魏公處得好謂之節祀其家依
之但七月十五日用浮屠說素饌祭某却
不用初張敬夫廢俗節某問公于端午須
吃粽重陽須飲茱萸酒不祭而自奉于汝
心安乎此孝經所謂以時思之之大義也

又曰卜其宅兆卜其地之美惡也
大明會典曰地
之美者神靈必安子孫必盛所謂美者土
色之光潤草木之茂盛他日不爲道路不
爲城郭不爲溝池不爲貴勢所奪不爲畊
犁所及即所爲美地也古人所謂卜其宅
兆者正此意○横渠張子曰正叔嘗爲葬
說有五相地須使異日决不爲道路不置
城郭不爲溝渠不爲貴
家所奪不致畊犁所及
○西山真氏曰浮
屠之教得行由吾儒之禮先廢不復祭禮
則居喪者悵悵無以報其親
按真氏謂浮
屠之教得行
由吾儒之禮先廢使今之居喪者始死有
奠朔有殷奠虞祔祥禫皆有祭既足以盡
人子追慕之情則于世俗之禮且將不暇
爲之矣不復祭禮而徒曰勿用浮屠未見

其可也○伊川先生家治喪不用
浮屠在洛亦有一二人家化之

生事愛敬死事哀戚生民之本盡矣死生之
義備矣孝子之事親終矣

此總結全篇始終之意言孝子事親於其
生也事之以愛敬如前章所云者於其死
也事之以哀戚如此章所云者
朱子曰父
子之大倫
天之經地之義而所謂民彝也子之於父
生則敬養之殁則哀送之所以致其孝之
誠者無所不用其極而非虛加之也以爲
不如是則無以盡吾心云爾○董鼎曰人
之情一錢之雖視爲已物必營護之一飯
之恩常爲已惠必思報之父兮生我母兮

鞠我父母之德較之一飯之恩孰小孰大
父母之身比之一錢之雖孰重孰輕尚能
思報一飯之恩營護一錢之雖則所以思
報父母營護父母者宜知所盡心而竭力
矣居則致其敬養則致其樂生事愛敬也
喪則致其哀祭則致其嚴死事哀戚也

生民之道以孝爲本盡於此矣養生送死
其義爲大備於此矣
草廬吳氏曰民之生
也心之德爲仁仁之
發爲愛愛親本也及人末也故孝爲生民
之本義者宜也生而愛敬死而哀戚理所
宜然故曰
死生之義
然後孝子事親之道終於此矣
正義曰愛敬孝行之始也哀戚孝行之終
也備陳死生之義以盡孝子之情言孝子
之情無所不盡也○馮夢龍曰按前言夫
孝終於立身此言孝子之事親終矣乃知

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即愛敬哀戚之完局也夫孝之大至於生死始終無所不盡其極於膝下親嚴之性始圓滿於天經地義之理始貫徹於德教政令之化始暢遂謂之德之本而教所由生又何疑哉噫此蓼周公爲東周之素心而特寄之一堂問答間其旨深遠矣祭統曰孝子之事親也有三道焉生則養殁則喪喪畢則祭養則觀其順也喪則觀其哀也祭則觀其敬而時也盡此三道者孝子之行也○祭義曰是故先王之孝也色不忘乎目聲不絕乎耳心志嗜慾不忘乎心致愛則存致慤則著著存不忘乎

夫安得不敬乎君子生則敬養死則敬享思終身弗辱也○孫本曰末復總結全篇之義蓋至此而孝子事親之道終矣著之爲經乃孔子平生所蘊治天下之大經大法而出於一時問答之語又何疑哉今合前後而觀之序次詳明脉絡通貫始終具備本末兼該誠六經之總會也奚俟釆輯裝綴而後成經乎於戲是經之宏綱鉅目章章如是乃以爲童習而弁髦之甚哉其侮聖言也○呂維祺曰孝經統百行之宗居六經之要其言大而有本約而易操施之無窮蓋堯舜以來相傳之心法而治天下之大經大本也天地鬼神古今貴賤始終常變無非一孝包羅貫

是徹上徹下道理豈可僅以溫凊問視之節視之非明於大孝達孝之義者不足語於此熊氏禾曰孔門之學惟曾氏得其宗曾氏之書有二曰大學曰孝經經傳章句頗亦相似學以大學爲本行以孝經爲先自天子至庶人一也堯典一篇大學孝經之準也自克明峻德以至親睦九族極而百姓之昭明萬邦之於變大學之序也孝之爲道蓋已具於親睦九族之中矣何也孝一本故也自是舜以克孝而徽五典禹以致孝而敘彝倫伊尹述成湯之德一則曰立愛惟親二則曰奉先思孝人紀之修孰大乎是文武周公帥是而行備見於禮記所載上而宗廟之享下而子孫之保其爲孝茂有加焉功化之盛至使四海之內人人親其親長其長一鱗毛一芽甲之

微無不得所嗚呼二帝三王之教可謂大矣孝經一書即其遺法也世入春秋皇綱紐解孔子傷之三復昔者明王孝治之言思之深望之切矣○朱鴻曰善事父母曰孝善事兄長曰弟此特孝弟所由名耳經曰孝弟之至通於神明光於四海斯大孝之謂與昔史臣贊堯曰克明峻德以親九族曰昭明曰協和時雍皆峻德所致也夫子贊舜之大孝曰德爲聖人曰尊富曰宗廟子孫皆大德所致也孟子謂堯舜之道孝弟而已又曰守身爲大乃知身者親之枝也敢不敬與敬身修德孝之切務也曾子以居處不莊至戰陣無勇悉云非孝經首序天子之孝曰德教加於百姓刑於四海至庶人則曰謹身節用以養父母夫以德教刑四海天子之孝也謹身養父母庶人之孝也是即大學壹是以修身爲本也曾子曰大孝不匱不匱之施此孝之大者

也若禮記所哉特孝子親儀則經文論孝自始終節目及推行功效無所不備極而言之雖虞周之孝尚以爲歉擴而論之塞天地横四海施後世無朝夕孝之功用大矣〇又曰天子庶人壹是以孝爲本爲人上者尤德教所自出孝治之原也其可忽諸文定胡氏曰君者人神之主風教之本也〇董鼎曰孔子此書雖以授曾子而備言五孝之用則自天子諸侯卿大夫士庶人皆所通行而爲人上者又德教之所自出故一則曰先王有至德要道二則曰明王以孝治天下三則曰明王事父孝事母孝至末章則亦曰教民無以死傷生又曰示民有終也是則孝者天地之經人道之本誠有天下國家者之所先務也故雖生事葬祭貴賤有等禮不可違而秉彝好

德之心則自天子達於庶人無貴賤一也聖人之心爲生民慮者豈不深且遠哉然則感人之厚風俗至德要道又何以加於孝〇虞氏淳熙曰聖人所以通神明之德者惟孝乎亙五際總五經含五常孕育三才而靈然獨存者也其結字也子戴老老焉子鴻濛以降年莫老於太極而兩儀爲之伯長經曰事天事地是大易稱父稱母之文而推原性真開闢經義則又太極生生之大指矣仲尼既成春秋年踰七十始呼弟子以開宗揭周公而示行配天雖大契性猶難必若大學之修身中庸之誠身七篇之守身然後見遺體之大全而紹性宗之正脉也此慈湖楊子所以首倡學卽孝字之說也

右第十八章蓋言孝子事親之變以終一篇之意生事愛敬以下總結之也可謂至精約矣古文今文皆有古文無闕也字餘同今文今文乃喪親章〇朱子曰亦不解經別發一義其節尤精約也〇按朱子經刊誤跋云熹舊見衡山胡侍郎論語說疑孝經引詩非經本文初甚駭焉徐而察之始悟胡公之言爲信而孝經之可疑者不但此也因以書質之沙隨程可久丈程答書曰頃見玉山汪端明亦以爲此書多出後人傳會于是乃知前輩讀書精審固已及此又竊自幸有所因述而免于鑿空妄言之罪也因欲掇取他書之言可發此經之旨者別爲外傳顧未敢爾〇虞氏淳熙曰朱子於孝經雖稍疑其誤而于首章則斷以爲經文于卒章

則贊以爲精約于紀孝行五刑感應等章則并以爲格言未嘗不尊信而表章之也〇河南張恒嘗問孝經何以有今文古文之別草廬吳氏曰黃帝時倉頡始造字周宣王時史籀因倉頡字更革爲大篆秦始皇時李斯因史籀字更革爲小篆倉頡字謂之古文秦人以篆書繁難又作隷書取其省易專爲官府行文書而設自此人趨簡便習隷者衆習篆者寡公私通行皆是隷書經火于秦而復出于漢當時傳寫只用世俗通行之字武帝時魯共王壞孔子屋壁得孔鮒所藏書禮及論語孝經皆倉頡古文字後人稱漢儒隷書傳寫之經爲今文以相別異云爾古文書孔安國獻之遭巫蠱事不及傳行安國沒後其書無傳東萊張霸說言受古文書成帝

時微至較其書非是漢志所狀武成之辭門張霸偽古文書也古文禮五十六篇內十七篇與今文儀禮同餘三十九篇謂之逸禮鄭玄註儀禮禮記逸嘗引用孔穎達自疏之時猶有後乃毀于天寶之亂古文論語二十一篇與魯論語齊論語爲三古文孝經二十二篇與今文孝經爲二魏晉而後不存隋人以今文孝經增減數字分析兩章又僞作一章名之曰古文孝經其得之也絕無來歷左驗隋經籍志及唐開元時集議顯斥其妄邢昺正義具載詳備可考司馬溫公有古文孝經指解蓋溫公謂古文尤可尊也而不疑後出之僞朱子刊誤姑據溫公所註之本非以古文優于今文而承用之也學者豈可因後儒之傳會而廢先聖之格言也

瓊山丘濬曰按孝經孔曾問答之言而曾氏門人所記也首言孝爲至德要道而教之所由生因孝而推言及悌蓋以孝者必悌未有孝而不悌者也教以孝以敬天下之父教以悌以敬天下之兄敬一人而千萬人悅推其極以至于通神明光四海是則孝悌雖曰爲治之要道其實人君之至德也而德之所以爲德則以敬爲本焉

呂維祺曰謹按孝經大意孔子爲明先王以孝立教而發孝德之本教所由生其綱領也自身體髮膚至未之有也皆言孝德之本而教在其中自甚哉孝之大也至名立於後世矣皆言教所由生而本於孝自若夫慈愛恭敬至未復因曾子之問而推廣極言之無非申德本教生之意前後語

意相承脉絡貫通而其理至廣大復至精約眞聖人之言也後儒紛紛致疑而以意改之或未揆之理耳程子曰讀書者當平其心易其氣闕其疑則聖人之意可見又曰易其心自見義理只是義理甚分明如履平坦道路

孝經大全卷之十三終

孝經大全卷之十四

明新安呂維祺箋次

孔曾論孝

呂維祺曰孔子之門人蓋三千焉身通六藝者七十二人而孔子獨以孝經傳之曾子何也蓋曾子生平最篤孝而其弘毅忠恕又足以任道今觀孔子平日論孝獨諄諄於曾子而曾子論孝或述聞或翼經又多本之孔子之言則孝經

授受夫亦愈可知矣至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氷三語乃孝經授受之心法也而曾子有疾與門弟子永訣其所詠詩亦祇此三語而已即千古聖人相傳之大孝心法亦不過此首孔曾論孝

孔子曰孝德之始也弟德之序也信德之厚也忠德之正也參也中夫四德者哉（弟中並去聲）

曾子曰敢問何謂七教孔子曰上敬老則下益孝上尊齒則下益悌上樂施則下益寬上親賢則下擇友上好德則下不隱上惡貪則下耻爭上强果則下廉耻民皆有別則貞則正亦不勞矣此謂七教七教者治民之本也

（樂音雒好惡並去聲治平聲）

樂正子春曰吾聞諸曾子曾子聞諸夫子曰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不虧其體不辱其身故君子頃步而弗敢忘孝也孝子一舉足而不敢忘父母是故道而不徑舟而不游不敢以先父母之遺體行殆一出言而不敢

忘父母是故惡言不出於口忿言不反於身不辱其身不羞其親可謂孝矣

道正路也徑捷出邪徑也游徒涉也惡言不出於口已不以惡言加人也忿言不反於身則人自不以忿言復我也

曾子曰吾聞諸夫子孟莊子之孝也其他可能也其不改父之臣與父之政是難能也

曾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可謂孝矣

按生事三語葢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

曾子曰吾聞諸夫子人未有自致者也必也親喪乎

曾子曰夫孝置之而塞乎天地溥之而橫乎四海施諸後世而無朝夕推而放諸東海而準推而放諸西海而準推而放諸南海而準推而放諸北海而準詩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此之謂也 橫平聲

溥舊讀爲敷今如字詩大雅文王有聲之

篇方氏曰置者直而立之溥者敷而散之施言其出無窮推言其進不已放與孟子放乎四海之放同準言人以是爲準

祺按此葢廣明王事父孝故事天明一章大意而即引孝經所引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之詩申言之曰此之謂也可謂至深切著明矣

曾子曰詩云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言不自舍也不耻其親君子之孝也

祺按此葢申言孝經上孝章引詩之意

曾子曰孝子不登高不履危不苟笑不苟訾隱不命臨不指故不在尤遴之中

祺按此葢申孝經身體髮膚不敢毀傷之旨

曾子曰未有君而忠臣可知者孝子之謂也未有長而順下可知者弟弟之謂也未有治而能任可知者先修之謂也 弟弟上弟字並治去聲

祺按此葢申言君子之事親孝故忠可移

於君三段之意

公明儀問於曾子曰夫子可以爲孝乎曾子曰是何言與是何言與君子之所謂孝者先意承志諭父母於道參直養者也安能爲孝乎 與平聲養去聲

祺按此葢申父有爭子一章之意而重言是何言與即述孔子之言以立論也

曾子有疾召門弟子曰啟予足啟予手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而今而後吾

知免夫小子

祺按此蓋曾子以孔子所言孝經要緊三

語傳之門弟子所謂傳得其宗以此

孝經大全卷之十四終

孝經大全卷之十五

明新安呂維祺箋次

曾子孝言

呂維祺曰曾子平日論孝多矣非親承聖訓實體諸身其言之親切有味何以至此謹輯錄其平日所言之孝凡二十有九則或未聞孝經以前之言與已聞孝經以後之言皆不可知然亦足以明曾子之體認孝經至精切矣次曾子孝言

曾子曰孝子之養老也樂其心不違其志樂其耳目安其寢處以其飲食忠養之孝子之身終終身也者非終父母之身終其身也是故父母之所愛亦愛之父母之所敬亦敬之至於犬馬盡然而況於人乎 養俱去聲樂音洛

方氏曰怡聲以問所以樂其耳柔色以溫所以樂其目昏定所以安其寢晨省所以安其處忠者盡己之心也飲食忠養以上

是終父母之身愛所愛敬所敬則終孝子
之身也

曾子曰孝有三小孝用力中孝用勞大孝不匱思慈愛忘勞可謂用力矣尊仁安義可謂用勞矣博施備物可謂不匱矣父母愛之喜而弗忘父母惡之懼而無怨父母有過諫而不逆父母既沒必求仁者之粟以祀之此之謂禮終 惡去聲

曾子曰為人子而不能孝其父者不敢言人

父不能畜其子者為人弟而不能承其兄者不敢言人兄不能順其弟者為人臣而不能事其君者不敢言人君不能使其臣者也故與父言言畜子與子言言孝父與兄言言順弟與弟言言承兄與君言言使臣與臣言言事君

曾子曰衆之本教曰孝其行曰養養可能也敬為難敬可能也安為難安可能也卒為難

曾子曰親戚不說不敢外交近者不親不敢求遠小者不審不敢言大 說音悅

親戚謂父兄外謂外人近卽親戚遠卽外人小謂家大謂國與天下此三言欲人先修孝弟於家耳

曾子曰孝子唯巧變故父母安之若夫坐如尸立如齊弗訊不言言必齊色此成人之善者也未得為人子之道也 齊俱音側

孝子承親命固當從遇難從之命將若之何唯通巧變故父母安之亦無所失曾子云此豈亦有得於大箠則走之訓歟

曾子曰人之生也百歲之中有疾病焉有老幼焉故君子思其不可復者而先施焉親戚既沒雖欲孝誰為孝年既耆艾雖欲悌誰為悌故孝有不及悌有不時其此之謂與

六十曰耆耆之言久也五十曰艾艾之言老也人生以百年為期然其間有疾病老幼之變不能常也故君子思其養之不可復追而及時先行之若親沒則養不逮已

老則兄不存欲行孝悌不可得已曾子曰木欲靜而風不止子欲養而親不待此孝有不及之意也李勣曰姊年老勣亦老雖欲數爲姊煮粥得乎此悌有不時之意也

曾子曰父母生之子弗敢殺父母置之子弗敢廢父母全之子弗敢缺故舟而不游道而不徑能全肢體以守宗廟可謂孝矣

曾子曰養有五道修宮室安牀笫節飲食養體之道也樹五色施五彩列文章養目之道

也正六律和五聲雜八音養耳之道也熟五穀烹六畜龢煎調養口之道也和顏色說言語敬進退養志之道也此五者代進而後用之可謂善養矣養並去聲龢與和同說音悅

曾子曰孝子言爲可聞所以悅遠也行爲可見所以悅近也親近而附遠孝子之道也行去聲

曾子曰孝子惡言滅焉流言止焉美言興焉故惡言不出於口煩言不及於已

曾子曰孝子之事親也居易以俟命不行險以徼倖孝子游之暴人違之出門而使不以或爲父母憂也險途隘巷不求先焉以愛其身以不敢忘其親也孝子之使人也不敢肆行不敢自專也父死三年不敢改父之道又能事父之朋友又能率朋友以助敬也易去聲

曾子曰君子之孝也以正致諫士之孝也以德從命庶人之孝也以力任食任善不敢臣三德

曾子曰孝子之於親也生則有義以輔之死則哀以涖焉祭祀則涖之以敬如此而成於孝子也

曾子曰夫行也者行禮之謂也夫禮貴者敬焉老者孝焉幼者慈焉少者友焉賤者惠焉此禮也行之則行也立之則義也

曾子曰父母之讎不與同生兄弟之讎不與聚國朋友之讎不與聚鄉族人之讎不與聚鄰

子夏過曾子曾子曰入食子夏曰不爲公費乎曾子曰君子有三費飲食不與焉君子有三樂鐘磬琴瑟不與焉子夏曰敢問三樂曾子曰有親可畏有君可事有子可遺此一樂也有親可諫有君可去有子可怒此二樂也有君可喻有友可助此三樂也子夏曰敢問三費曾子曰少而學長而忘此一費也事君有功而輕負之此二費也久交友而中絕之此三費也與去聲樂並音雒

曾子曰先王之所以治天下者五貴德貴貴貴老敬長慈幼五者先王之所以定天下也所謂貴德爲其近於聖也所謂貴貴爲其近於君也所謂貴老爲其近於親也所爲敬長爲其近於兄也所謂慈幼爲其近於弟也治平聲爲去聲

單居離問於曾子曰事父母有道乎曾子曰有愛而敬父母之行若中道則從若不中道則諫諫而不用行之如由己從而不諫非孝也諫而不從亦非孝也孝子之諫達善而不敢爭辨爭辨者作亂之所由興也由己爲無咎則寧由己爲賢人則亂孝子無私樂父母所憂憂之父母所樂樂之之行行字中字並去聲樂字音雒

曾子曰事父可以事君事兄可以事師長使子猶使臣也使弟猶使承嗣也忿怒其臣妾亦猶用刑罰於萬民也是故爲善必自內始也內人怨之雖外人亦不能立也長上聲

曾子曰君子立孝其忠之用禮之貴君子之孝也忠愛以敬反是亂也盡力而有禮莊敬

而安之微諫不倦聽從不怠懽忻忠信咎故不生可謂孝矣盡力而無禮則小人也致而不忠則不入也是故禮以將其力敬以入其忠飲食移其味居處溫愉着心於此濟其志也

曾子與客立於門側其徒趨而出曾子曰爾將何之曰吾父死將出哭於巷曰反哭於爾次曾子北面而弔焉

或問於曾子曰夫既遣而包其餘猶既食而

褁其餘與君子既食則褁其餘乎曾子曰吾
子不見大饗乎夫大饗既饗卷三牲之俎歸
于賓館父母而賓客之所以爲哀也子不見
大饗乎 與平聲
設遣奠苞仰以牲體之餘包褁而蜇之遣
車以納壙中父母家之主今孝子以客禮
待之此所以爲悲哀之至也
仲憲言於曾子曰夏后氏用明器示民無知
也殷人用祭器示民有知也周人兼用之示

民疑也曾子曰其不然乎其不然乎夫明器
鬼器也祭器人器也夫古之人胡爲而死其
親乎
言三代送葬之具質文隨時非有他意若
如憲言則夏后氏何爲而忍以無知待其
親乎
曾子曰喪有疾食肉飲酒必有草木之滋焉
以爲薑桂之謂也
喪有疾居喪而遇疾也只其不嗜故加草
木之味
穆公之母卒使人問於曾申曰如之何對曰
申也聞諸申之父曰哭泣之哀齊斬之情饘
粥之食自天子達布幕衛也繆幕魯也 齊音咨
穆公魯君申參之子也厚曰饘稀曰粥幕
所以覆于殯棺之上衛以布爲幕諸侯之
禮也魯以繆爲幕蓋僭天子之禮也
公明宣學於曾子三年不讀書曾子曰宣而
居參之門三年不學何也公明宣曰安敢不

學宣見夫子居庭親在叱咤之聲未嘗至於
犬馬宣說之學而未能宣見夫子之應賓客
恭儉而不懈惰宣說之學而未能宣見夫子
之居朝廷嚴臨下而不毀傷宣說之學而未
能宣說此三者學而未能宣安敢不學而居
夫子之門乎曾子避席曰參不及宣其學也
已 說音悅
讀書學文之事孝敬慈力行之事論語曰
行有餘力則以學文

曾子有疾曾元抱首曾申抱足曾子曰吾何以告汝夫華多實少者天也言多行少者人也飛鳥以山爲卑而增巢其上魚鱉以淵爲淺而穿穴其中然所以得者餌也君子不以利害身則辱安從至乎 行去聲

曾子曰官怠於宦成病加於小愈禍生於懈惰孝衰於妻子此四者慎終如始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

曾子曰居處不莊非孝也事君不忠非孝也

涖官不敬非孝也朋友不信非孝也戰陳無勇非孝也五者不遂烖及於親敢不敬乎 陳與陣同

曾子曰烹熟羶薌嘗而薦之非孝也養也君子之所謂孝也者國人稱願然曰幸哉有子如此所謂孝也已 養去聲 已音以

曾子曰父母既沒愼行其身不遺父母惡名可謂能終矣

曾子曰仁者仁此者也禮者履此者也義者宜此者也信者信此者也強者強此者也樂自順此生刑自反此作 其行之行去聲養並去聲

曾子曰愼終追遠民德歸厚矣

孝經大全卷之十五終

孝經大全卷之十六

明新安呂維祺箋次

曾子孝行

呂維祺曰孔門以孝稱者如閔子子路諸賢非一人也而曾子之孝最著酒肉養志羊棗不忍孟子論之尚矣耘瓜搕臂烝梨集烏諸事不可盡信然其言曰吾不忍遠親而為人役又曰子欲養而親不待木欲靜而風不止每讀喪禮泣

下沾襟病革易簀得正而斃亦可以想見其事親守身之概矣與純孝之人言孝治天下之道以傳之天下萬世所謂傳得其宗者焉可誣也次曾子孝行

孟子曰曾子養曾晳必有酒肉將徹必請所與問有餘必曰有曾晳死曾元養曾子必有酒肉將徹不請所與問有餘曰亡矣將以復進也此所謂養口體者也若曾子則可謂養志也事親若曾子者可也（養並去聲下同）

曾子立廉不飲盜泉所謂養志也

曾晳嗜羊棗而曾子不忍食羊棗公孫丑問曰膾炙與羊棗孰美孟子曰膾炙哉公孫丑曰然則曾子何為食膾炙而不食羊棗曰膾炙所同也羊棗所獨也諱名不諱姓姓所同也名所獨也

曾子從仲尼在楚心動歸問母母曰思爾齧指孔子聞之曰參之至誠精感萬里

曾子出薪於野有客至而欲歸母曰願留參

方到母卽以手搕其左臂立痛馳至問母母曰客來欲去吾搕臂以呼汝耳

曾子耘瓜誤斬其根曾晳怒建大杖擊之曾子仆地有頃而蘇蹶然而起曰大人教參得無勞乎乃退援琴而歌欲令曾晳聞之知其體康也孔子聞之曰參來勿內三日曾子因客而見孔子孔子曰汝聞瞽瞍有子曰舜乎舜之事父也索而使之未嘗不在側求而殺之未嘗可得小箠則待大箠則走以逃暴怒

也令子拱立而不去殺身陷父以不義不孝孰大是乎曾子曰參罪大矣內同納

曾子耘瓜三足烏集其冠

曾子至孝爲父所憎嘗見絕良久而後蘇曾子見孔子未嘗不問安親之道也

曾子後母遇之無恩而供養不衰及其妻以藜烝不熟因出之人曰非七出也曾子曰藜烝小物耳吾欲使之熟而不用吾命況大事乎遂出之終身不娶子元請焉曾子曰高宗

以後妻殺孝己尹吉甫以後妻放伯奇吾上不及高宗中不比吉甫庸知其得免於非乎

按曾子去妻藜烝不熟或問曰婦有七出不熟亦預乎曰吾聞之也絕交令可友出妻令可嫁也藜烝不熟而已何問其故乎

曾子事孔子十有餘年晨覺眷然念二親皆衰養不能備於是援琴鼓之作歸耕操曰歔欷歸耕兮安所耕歷山兮盤桓操去聲

曾子敝衣力耕泰山下天雨雪凍甚旬月不得歸思其父母作梁山歌雨去聲

齊嘗欲聘曾子爲卿曾子不就曰吾父母老食人之祿則憂人之事故不忍遠親而爲人役

曾子仕於莒得粟三秉方是之時曾子重其祿而輕其身親沒之後齊迎以相楚迎以令尹晉迎以上卿方是之時曾子重其身而輕其祿懷其寶而迷其國者不可與語仁窘其身而約其親者不可與語孝任重道遠者不擇地而息家貧親老者不擇官而仕故君

子蹻褐趨時當務爲急遠相並去聲

曾子食生魚甚美因吐之人問其故曾子曰母在之日不知生魚味今我食美故吐之遂終身不食魚

曾子曰吾及親仕三釜而心樂後仕三十鍾而不洎吾心悲樂音雒

曾子曰子欲養而親不待木欲靜而風不止是故椎牛而祭墓不如雞豚逮親存也故吾嘗事齊爲吏祿不過鍾釜尚猶欣欣而喜者

樂其逮親也旣沒之後吾嘗南遊於楚轉轂百乘猶北嚮而泣者悲不逮吾親也故家貧親老不擇官而仕樂音雒

曾子謂子思曰伋吾執親之喪也水漿不入於口七日子思曰先王之制禮也過焉者俯而就之不及焉者跂而及之故君子之執親喪也水漿不及於口者三日杖而後能起

三日中制也七日則幾於滅性矣有扶而起有杖而起者有垢面而已者

曾子每讀喪禮泣下沾襟嘗以一夕五起視衣厚薄枕之高卑

曾子攀柩車引輴者爲之止也

曾子欲徙鄭而至勝母里旋車而返也

曾子見葅母草而感

曾子居曲阜鴟梟不入城郭

吳起東出衛郭門與其母訣齧臂而盟不復入衛遂事曾子居頃之其母死起終不歸曾子薄之而與起絕

曾子寢疾病樂正子春坐於牀下曾元曾申坐於足童子隅坐而執燭童子曰華而睆大夫之簀與子春曰止曾子聞之瞿然曰呼曰華而睆大夫之簀與曾子曰然斯季孫之賜也我未之能易也元起易簀曾元曰夫子之病革矣不可以變幸而至於旦請敬易之曾子曰爾之愛我也不如彼君子之愛人也以德細人之愛人也以姑息吾何求哉吾得正而斃焉斯巳矣舉扶而易之反席未安而沒

華者畫飾之美好睆者節目之平瑩簀簟也止使童子勿言也瞿然如有所驚也呼者歎而嘘氣之聲曰童子再言也革急也變動也彼謂童子也童子之意以爲曾子未嘗爲大夫不宜臥大夫之簀曾子識其意故然之且言此魯大夫季孫之賜耳於是必欲易之易之而沒可謂斃於正矣

朱子曰易簀結纓未須論優劣但看古人謹於禮法不以死生之變易其所守如此

便使人有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
不爲之心此是緊要處
祺按曾子易簀得正而斃皆從戰戰兢兢
中來曾子體認孝經可謂任重而道遠矣

孝經大全卷之十六終

孝經大全卷之十七

明新安呂維祺箋次

曾子論贊

呂維祺曰古今論贊曾子者甚多今錄
其醇正者數則如程子謂傳孔子之道
者曾子一人而已朱子謂曾子學以躬
行爲主而得聞乎一貫之妙然其所以
自守而終身者則固未嘗離乎孝敬信
讓之規陸象山謂子思獨師曾子則平
日夫子爲子思擇師友可知其他論贊
非一皆足以證曾子得傳孔子之道與
孝經授受之實學者不可不知次曾子
論贊

衛將軍文子問于子貢曰吾聞孔子之施教
也先之以詩書而導之以孝悌說之以仁義
觀之以禮樂然後成之以文德蓋入室升堂
者七十有餘人其孰爲賢子貢對以不知文
子曰請聞其行子貢曰滿而不盈實而如虛

過之如不及先王難之其貌恭其德敦其言於人也無所不信其驕大人也常以浩浩是曾參之行也（說音悅行並去聲）

程子曰傳孔子之道者曾子一人而已

朱子曰曾子之爲人敦厚質實而其學專以躬行爲主故其眞積久而得以聞乎一以貫之之妙然其所以自守而終身者則固未嘗離乎孝敬信讓之規而其制行立身又專以輕富貴守貧賤不求人知爲大是以從之遊

者所聞雖或甚淺亦不失爲謹厚修潔之人所記雖疎亦必有以切於日用躬行之實

徐幹曰曾參之孝有虞不能易

說文曰孔子家兒不知怒曾子家兒不知罵所以然者生而善教也

宋氏濂曰曾子年七十文學始就乃能著書孔子曰參也魯蓋少時止以孝顯未如晚節之該洽也

淮南子曰公西華之養親若與朋友處曾參之養親也若事嚴主烈君其於養一也（養並去聲）

陸賈曰曾子孝於父母昏定晨省調寒溫適輕重勉之於糜粥之間行之於衽席之上而美德重於後世

桓寬曰周襄王之母非無酒肉也衣食非不如曾晳也然而被不孝之名以其不能事父母

陳止齋曰自子胥以忠稱於吳曾參以孝稱於魯則忠臣孝子稀疎寥落如參辰相望矣

曾子安可與子胥並論意是而語非

莊周曰人莫不欲其子之孝而孝未必愛故孝已憂而曾參悲

陸象山曰伯魚死子思乃夫子嫡孫夫子之門人光耀於當世者甚多而子思獨師曾子則平日夫子爲子思擇師者可知矣（爲去聲）

只爲曾子得其宗故子思孟子一脉相傳斯文在兹

高氏子略曰曾子與其弟子公明儀樂正子

春與居離曾元曾華之徒講論孝行之道天地事物之原（行去聲）
楊氏曰孔子殁群弟子離散分處諸侯之國雖各以所聞授弟子然得其傳者盇寡故子夏之後有田子方子方之後爲莊周其去本寖遠矣獨曾子之後子思孟子之傳得其宗
宋高宗贊曰夫孝要道用訓群生以綱百行以通神明因子侍師答問成經事親之實代爲儀刑（夫音扶　行去聲）

蘇頲贊曰百行之極三才以教聖人敘經曾氏知孝全謂手足動稱容貌事君事親是則是傚（行去聲）
楊起元贊曰曾子行孝孔聖說經經於何在在吾此身首圓足方耳聰目明人人具足物物完成離身無孝離孝無身立身行道身立道行光於四海通於神明至德要道地義天經我今持誦不得循聲願明實義廣育群英上尊王德下庇斯民庶幾夙夜無忝所生

呂維祺曰按孔曾論孝曾子孝言曾子孝行曾子論贊四則皆足以証曾子得孔子傳孝之宗雖其文亦有未盡醇其事亦有未可盡信者而孔子所傳之大孝與曾子平日之篤孝皆於此可見學者誠由是而入焉庶乎其近道矣張無垢謂人各有入道處曾子由孝而入得旨哉

孝經大全卷之十七終

孝經大全卷之十八

明新安呂維祺箋次

表章通考

宸翰

明太祖高皇帝教民六諭

孝順父母尊敬長上和睦鄉里教訓子孫各安生理毋作非爲

臣呂維祺曰我

太祖高皇帝以孝治天下見解縉養志堂記

至于振木鐸而勸百姓以孝順因巢鴿而許百官之歸養乃孝經中明王孝治之一端也是以在位三十餘年百祥雲集吏清民安海內殷富功德文章巍然煥然過古遠矣謚曰大孝葢與虞舜比隆云

成祖文皇帝御製孝順事實序（永樂十八年五月）

朕惟天經地義莫尊乎親降衷秉彝莫先于孝故孝者百行之本萬善之原大足以動天地感鬼神微足以化强暴格鳥獸孚草木是皆出于天理民彝之自然非有所矯揉而爲之者也然自古帝王公卿下及民庶孝行稱于當時有傳于後世者不可殫紀往往散見于篇籍難以考索朕嘗歷求史傳諸書所載孝行卓然可述者得二百七人復各爲之論斷并系以詩次爲十卷名曰孝順事實俾觀者屬目之頃可以盡得其爲孝之道油然興其愛親之心歡然盡其爲子之職則人倫明

風俗美豈不有裨于世教者乎然尚慮聞見之不廣采輯之未備致有滄海遺珠之歎後之君子苟能體朕是心廣搜博采以續夫是編之作則於天下後世深有賴焉是爲序

臣呂維祺曰我

成祖文皇帝以孝治天下見孝順事實一書天經地義民行之旨于黃香發之身體髮膚不敢毀傷之旨于范宣發之疾致其憂喪致其哀之旨于張稷發之生事

愛敬死事哀戚之旨于孝肅發之立身
行道揚名顯親之旨于日知承叔發之
事親孝故忠可移于君之旨于玄暢九
齡高登發之至于孝爲德本則四見意
焉孝通神明則屢致歎焉若乃天性二
字闡發尤明謂學以涵養其性非性由
學而有也又于王中之論敘獨詳焉其
曰孝經者聖賢之格言大訓又曰孝者
百行之原萬善之本其道孝經一書備

矣表章此經如此故禮樂明備教化大
行上下咸和年穀屢豐道不拾遺人無
爭訟海外諸國歸依王化者三十餘處

謚曰至孝殆無所不通之謂歟

崇禎皇帝聖諭　崇禎六年正月

祖制設科取士專爲致治求賢近來士習日
偷貢舉失當人材鮮少理道不張皆由督學
師教各官董率乖方培養無術盡失舊制初
意以致朝廷不獲收用人之效朕思士子讀
書進身乃人才根源必宜首重德行幼學壯
行如平生果係孝悌廉讓自然做官時不貪
不欺盡忠竭節何必專工文藝據會典及提
學勑書內敦尚行誼以勵頹俗不尚論文優
劣開載甚明近來通不遵行至孝經小學諸
書及州縣各有社學原欲養蒙育德敷教儲
才近來全不講究輿舉其士子自童時入塾
以迨應試登科只以富貴溫飽爲志竟不知
立身修行忠君愛民之大道如此教化不明

士風吏治安得不日趨卑下朕惟
祖宗朝求才用賢原不盡拘資格科目至考
試文義正欲因言證人亦非專尚浮詞務華
遺實今欲祇遵
祖制起敝還醇童子必入學遇試先查德行
自童儒以及鄉會須有實蹟方許入場異日
敗行考官挨論酌古準今宜有法則規條頒
行遵守又教官爲士子師長化導最親舊制
甚重近皆以衰庸充數教術全廢皆由士風

不正之源今設法典紀着吏禮二部同都察院及該科詳議的確具奏至海內之士豈無潛修碩德純學鴻才清志剛方實堪大用者更宜特拔一二以示風勸至于科道不必專出考選官員應令先歷推知并着酌議來行

臣吕維祺曰我

皇上天聰天明善繼善述躬行孝道首以教化爲先曰孝經小學原欲養蒙育德敷教儲才近來全不講究典舉而其

制旨又曰孝經委宜表章又曰孝經考試命題該部酌議又曰朕不敢與

天地

祖宗並此不敢之心卽孔子所云不敢惡于人不敢慢于人不敢遺小國之臣之心也以此治天下將愛敬盡于事親德教加于百姓刑于四海

明王孝治之效庶可立奏昔元隱士釣滄子嘗云五百年必有明王在上典起振作表章是經今以熙孝經之年計適逢五百之會

天意未喪之斯文

孔聖不朽之志行端有默屬矣

附御製孝經制旨序　唐玄宗

朕聞上古其風朴畧雖因心之孝已萌而資敬之禮猶簡及乎仁義旣有親譽益著聖人知孝之可以教人也故因嚴以敎敬因親以敎愛於是以順移忠之道昭矣立身揚名之義彰矣子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是知孝者德之本歟經曰昔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不敢遺小國之臣而況於公侯伯子男乎朕嘗三復斯言景行先哲雖無德教加於百姓庶幾廣愛刑于四海嗟乎夫子沒而微言絕異端起而大義乖況泯絕於秦得之者皆煨燼之末濫觴於漢傳之者皆糟粕之餘故魯史春秋學開五傳國風雅頌分爲四詩去聖愈遠源流益別近觀孝經舊註踳駁尤甚

至于跡相祖述殆且百家業擅專門猶將十室希升堂者必自開戶牖攀逸駕者必騁殊軌轍是以道隱小成言隱浮僞且傳以通經爲義義以必當爲主至當歸一精義無二安得不剪其繁蕪而撮其樞要也韋昭王肅先儒之領袖虞翻劉邵抑又次焉劉炫明安國之本陸澄譏康成之註在理或當何必求人今故特舉六家之異同會五經之旨趣約文敷暢義則昭然分註錯經理亦條貫寫之琬

琰庶有補于將來且夫子談經志取垂訓雖五孝之用則別而百行之源不殊是以一章之中凡有數句一句之內意有兼明具載則文繁略之又義闕今存於疏用廣發揮

仁和金鍾曰唐玄宗天資明睿勵精求治於開元天寶之初親註疏義書勒辟雍至今稱爲石臺孝經夫親爲訓註以明孝也書題隸古以尊經也列之學宮以示教也可謂得致治之要矣雖其修身齊家鮮克有終然其書迨今家傳人誦爲蒙習養正之書所以維持世教以延唐家三百年之祚未必不基本於是也

吕維祺曰此序唐玄宗所製雖其行事不免爲孝德之累其制旨註解亦無甚足觀然石臺刻布炳照千古朱子漸謂先王之功得聖經而始明孔子之經得

御序而益顯當是唐朝第一篇文字故

君子不以人廢言如玄宗表章孝經是也

孝經大全卷之十八終

孝經大全卷之十九

明新安呂維祺箋次

表章通考

入告

長　劉子　進呈序　疏

進孝經表

唐李齊古

臣齊古言臣聞孝經者天經地義之極至德
要道之源在六籍之上爲百行之本自
文宣既歿後賢所注雖事有發揮而理甚乖
舛伏惟開元天寶聖文神武皇帝陛下敦穆

孝理躬覩筆削以無方之聖討正舊經以不
測之神改作新注朗然如日月之照邈矣合
天地之德使家藏其本人習斯文普天之下
罔不欣戴仍以太學王化所先孝經聖理之
本分命璧沼特建石臺義展宸詞書題御翰
以垂百代之則故得萬國之歡今刊勒既終
功績斯著天文炳煥開七曜之光輝聖札飛
騰奪五雲之氣色煙花相照龍鳳沓起實可
配南山之壽增北極之尊百寮是瞻四方取
則豈比周官之禮空懸象魏孔氏之書但藏
屋壁臣之何幸躬覩盛事遇陛下興其五孝
忝守國庠率胄子歌其六德敢揚文教不勝
欣躍之至謹打石臺孝經本分爲上下兩卷
謹於光順門奉獻兩本以聞臣齊古誠惶誠
恐頓首頓首死罪死罪謹言

御批孝者德之本教之所由生也故親自訓
注垂範將來今石臺畢工亦卿之善職覽所
進本深嘉用心

進古文孝經指解表

嘉祐元年作

宋涑水司馬光

臣光言臣聞聖人之德莫加於孝猶江河之
有源草木之有本源遠則流大本固則葉繁
是以由古及今臣畜四海未有孝不先隆而
能宣昭功化者也伏惟尊號皇帝陛下純孝
之性發於自然動靜云爲必咨訓典起居出
入不忘先烈以爲滁州者太祖皇帝所以擒
馘姦桀肇開王迹并州者太祖皇帝所以芟

除僭亂混一九圍澶州者真宗皇帝所以攘
郤貪殘乂寧華夏皆大勲懿業威靈所存遂
命有司分建原廟嚴續聖容躬題扁榜嚴奉
之禮備盡恭勤羽衛供帳率從豐衍茲有以
見陛下尊顯祖宗之意無不至矣經曰愛敬
盡於事親而德教加於百姓刑於四海夫以
陛下天授之資愛敬之志而又念夫百官者
祖宗之百官不可以私非其人府庫者祖宗
之府庫不可以賞非其功法令者祖宗之法

令不可以罰非其罪申之重之益自儆戒如
是則為無不成求無不給榮名之彰炳於日
月基緒之固巍如泰山黎民乂安四海懷服
草木禽魚靡不茂豫此誠孝德之極致也臣
愚幸得補文館之缺以經史為職竊覩秘閣
所藏古文孝經先秦舊書傳注遺逸孤學湮
微不絕如綫是敢不自揆量妄以所聞為之
指解雖才識褊淺無能發明庶幾因聖人之
言得少關省覽則糞土之臣榮願足矣其古

文孝經解一卷謹隨表奉進以聞

進孝經指解劄子 元豐八年十二月二日

宋涑水司馬光

臣竊惟自古五帝三王未有不由學以成其
聖德者所謂學者非誦章句習筆札作文辭
也在於正心修身齊家治國明明德於天下
也恭惟皇帝陛下肇承基緒雖年在幼冲而
執喪臨朝率禮弗越體貌尊嚴舉止安重顒
顒卬卬有老成之德中外瞻仰無不愛戴此

乃聖性自然不聞亦式實天祐皇家宗廟社
稷生民之盛福也然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學
不知道儻復資學問以成之則堯舜禹湯文
武何遠之有伏見近降聖旨過冬至開講筵
臣竊以聖人之德無以加於孝自天子至於
庶人莫不始於事親終於立身揚名於後世
誠為學所宜先也臣鄉不自揆嘗撰古文孝
經指解皇祐中獻於仁宗皇帝竊慮歲久遺
失不存今則繕寫為一本上進伏乞聖明少

賜省覽取進止

進呈古文孝經指解序　宋涑水司馬光

聖人言則爲經動則爲法故孔子與曾參論孝而門人書之謂之孝經及傳授滋久章句漫差孔氏之人畏其流蕩失眞故取其先世定本雜虞夏商周之書及論語藏諸壁中苟使人或知之則旋踵散失故雖子孫不以告也遭秦滅學天下之書掃地無遺漢興河間人顏芝之子得孝經十八章儒者相與傳之

是爲今文及魯恭王壞孔子宅而古文始出凡二十二章當是之時今文之學已盈故古文排擯不得列於學官獨孔安國及後漢馬融爲之傳諸儒黨同疾異信僞疑眞是以歷載累百而孤學沉厭人無知者隋開皇中秘書學士王逸於陳人處得之河間劉炫爲之作稽疑一篇將以興墜起廢而時人已多譏笑之者及唐明皇開元中詔議孔鄭二家劉知幾以爲宜行孔廢鄭於是諸儒爭難蠭起卒行鄭學及明皇自注遂用十八章爲定先儒皆以爲孔氏避秦禁而藏書臣竊疑其不然何則秦世蝌蚪之書廢絕已久又始皇三十四年始下焚書之令距漢興纔七年耳孔氏子孫豈容悉無知者必待恭王然後廼出蓋始藏之時去聖未遠其書最眞與夫他國之人轉相傳授歷世疎遠者誠不侔矣且孝經與尚書俱出壁中今人皆知尚書之眞而疑孝經之僞是何異信膾之可啗而疑炙之

不可食也嗟乎眞儒之明皦若日月而歷世爭論不能自伸其中異同不多然要爲得正此學者所當重惜也前世中孝經多者五十餘家少者亦不減十家今秘閣所藏止有鄭氏明皇及古文三家而已其古文有經無傳按孔安國以古文時無通者故以隸體寫尚書而傳之然則論語孝經不必獨用古文此蓋後世好事者用孔氏傳本更以古文寫眞其文則非其語則是也夫聖人之經高深幽

遠固非一人所能獨了是以前世並存百家之說使明者擇焉所以廣思慮重經術也臣愚雖不足以度越前人之胸臆闚望先聖之藩籬至於時有所見亦各言爾志之義是敢輒以隸寫古文爲之指解其今文舊注有未盡者引而伸之其不合者易而去之亦未知此之爲是而彼之爲非然經猶的也一人射之不若衆人射之其爲取中多也臣不敢避狂僭之罪而庶幾於先王之道萬一有所裨

焉

表章孝經疏　明婺源江旭奇 監生

臣惟孝經一書孔子手著其始成也師與弟子祭告天地見雲物垂星象孔子曰我行在孝經漢孝宣時疏廣疏受以之訓儲孝章時介冑皆通孝經孝靈時向栩言北向讀孝經賊自消滅隋蘇威言惟孝經一卷足以立身治國何用多爲隋王納其言以孝經賜鄭譯周賓與六行曰孝友睦婣任恤齊內政公閭卿子之鄉有孝於父母者有則以告有而不告謂之蔽明漢元朔間有司議不舉孝以不敬論唐制舉明經孝經爲九經之首宋詔察孝弟力田而明經仍唐制我

太祖高皇帝諭俗首孝順父母亦有孝弟力田通經孝廉等科後來廣輯經書大全命題試士孝經偶遺實有待於

皇上臣幼時臣母猶能以孝經小學口授於臣謂臣曰古人先通孝經後及論語小學宋

朱熹八歲通孝經大義曰若不如此便不成人元許衡敬小學如神明臣觀孝經先至德要道顯親揚名而後廣之小學先立教明倫敬身而後亦廣之是體裁一禀於孝經也今世儒童生員鮮讀二書者臣以爲厚人心淳風俗實爲王道誠於考試間以命題則孔曾傳授之密旨與朱熹嘉惠後學之盛心爲世誦法自能培植根本延綿命脈臣所謂表章首經者此也臣聞人之一心私欲淨盡之後

當以義理養之漢諸葛亮曰非淡泊無以明
志非寧靜無以致遠而其勸後主一則曰先
帝再則曰先帝無非以孝啟沃其君心也唐
張巡言欲知人倫幾識天道宋岳飛涅背盡
忠事母至孝聖門四科德行爲首忠孝如是
況其省卒分班以少禦衆屯田錯處因糧於
敵政事如是國學鄉學彝倫明倫示人效法
皆未從祀亦有待於
皇上也我

世宗皇帝於文廟進祀歐陽修以其濮議有
裨於孝思也願
皇上效法進祀三人顧瞻景企人心固結國
運靈長周年漢祚當遠過之臣所謂顯示臣
鵠者此也崇禎二年正月二十日恭逢
駕臨御彝倫堂具奏二十一日奉
聖旨江旭奇欣逢盛典奏請進書意亦可嘉
孝經疏義留覽其考試命題併前代諸臣祀
事該部酌議具奏欽此

禮部覆表章孝經疏　明粵東陳子壯

題爲
聖帝表章孝經懇臣遵本註解恭呈睿覽以
弘孝治事儀制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崇禎
七年十二月二十四日禮科抄出湖廣黃州
府蘄州黃梅縣儒學廩膳生員瞿罕奏前事
內稱臣僻處山林伏聞崇禎二年正月內欽
奉
聖旨欲以孝經考試命題仰見

皇上仁孝格天精誠法祖親祀圜丘方澤是
父天母地之聖孝也祇肅禴祀蒸嘗是尊祖
敬宗之聖孝也特頒綸綍崇重孝經睿識神
謨卓冠萬古眞遠符帝舜而丕承祖烈矣臣
伏念今天下知有四書五經大全自
成祖文皇帝始也孝經者四書五經之母心
性道德之源也今明詔欲以孝經命題試士
者自
皇上始也是以孝經在歷代猶未及與四書

五經上並列於經筵下同頒於庠序者正造
物陰騭留之以俟我
皇上之表章也然而六年之間覆請如傳意
者疑孝經有古文與今文之異乎大古文與
今文原無異也所異者獨閨門一章爲唐時
删去與一二字句不同耳及宋臣司馬光進
孝經指解朱熹作孝經刊誤皆遵信孝經古
文也
聖朝明經取士悉從朱註則論斷孝經既當

以孔氏古文爲正而考定篇次自當以朱熹
刊誤爲宗矣臣是以從朱熹所定者句解各
章名曰孝經貫註其原爲朱熹所删者附註
於後名曰孝經存餘較勘古文今文篇次之
不同名曰孝經考異歷敘作經傳經世代之
相傳名曰孝經對問薈古今有孝之理便有
孝之事臣因想註疏大全語錄中原與孝經
貫徹者旁引以明其理復考子史志書譜牒
中可與孝經配合者廣譬以證其事總欲以
孝經各章之理貫於五經因而借歷朝五等
之文貫於一孝以期闡發幽光鋪揚
祖德上贊
聖皇之孝治下副先臣之敎誨耳臣祖太僕
寺少卿晟臣父翰林院待詔九思臣兄舉人
甲四世感被國恩隆天極地况臣父九思繆
以學行累薦隱逸蒙
神宗顯皇帝屢旨擢用於生前
熹宗悊皇帝特旨褒闡於身後六年五月內

伏蒙聖恩有瞿九思近例何不詳述還着明
白奏來之旨臣雖卑賤更蒙聖恩拔置學庠
歲廩公廩七經提[illegible]遵奉禮部題欵奬
臣孝行臣矢以孝經[illegible]閉戶潛心歲既六
更稿凡數易今年秋仲始克成編邑人石確
以同學之誼爲臣商訂臣謹徒步詣闕薰沐
進呈伏乞
皇上俯覽愚忱少垂睿照如或有一得之愚
乞勅該部看詳頒布以成皇上六年欲行未

竟之旨旦臣聞孔子自道之言曰志在春秋
行在孝經而註疏又曰孝經之文同春秋而
作今詞臣捧命進講春秋綱常大義揭日月
而中天更乞皇上將孝經前旨未及推行詔
今學官士子共相講習發策决科或從今始
則錫類之聖孝普被寰區而剏見之皇猷昭
垂華夏矣臣謹以所輯孝經貫註二十卷孝
經存餘三卷孝經考異一卷孝經對問三卷
隨本奏聞等因崇禎七年十二月十八日奉

聖旨孝經委宜表章這註解着該部看詳具
奏欽此欽遵抄出到部送司案呈到部看得
孝經一十八章孔子之述作誠百行之宗五
敎之要也國家隆尚經學典制定以四書五
經取士如日中天而孝經旅列於十三經註
疏中以資誦說自西漢以來註解殆及百家
惟孔安國鄭康成最著至唐玄宗採集諸儒
翦繁撮要以行於今莫之有改而生員瞿罕
乃覃思揆索字箋句釋爲貫註存餘考異對
問各卷以獻雖其中固不無附會汎濫之處
然亦可謂卽流遡源著述不妄者矣合無准
從書肆刊布以無虛其六年苦心而至於命
題一節崇禎二年奉有
明旨已經覆請一遵
聖祖頒定之舊第孝經雖不並於四書五經
自不後於小學性理今依朱子定本頒行令
督學師儒等官凡遇考試生童將孝經小學
性理三書間出論題仍不時講究使多士翕

然誦習立行蒸蒸庶幾上副表章之旨而於
皇上以孝治天下之隆義不無裨益矣謹將
御前原發下孝經貫註一部隨本進繳統候
聖裁崇禎八年三月十一日具題十六日奉
聖旨孝經原隸學官着兩雍及直省各學臣
嚴飭士子同小學俱務誦讀力行考試仍一
體命題以驗有無熟習所進貫註不必刊布
欽此

呂維祺曰漢興表章六經以篇帙殘缺

既置博士復令諸儒集較遂成全書惟
孝經未及劉向孔安國嘗較正之各自
名家然文帝光武諸帝已加意表章矣
及晉隋唐宋諸帝俱於孝經特加尊崇
王安石與司馬溫公有隙以溫公進孝
經遂罷黜不以貢舉至今猶未恢復今
錄李齊古溫公兩表而唐宋得失之林
亦可槩矣溫公進呈劄序併錄於篇而
以太學生江旭奇瞿罕等疏附之并錄

明旨表章之盛以見我
皇上之加意孝經非漢唐以下王所可幾萬
一也恢復孝經以符元釣滄于五百年
王者興起之期豈非孝治一大機哉

孝經大全卷之十九終

孝經大全卷之二十

明新安呂維祺箋次

表章通考

入告　疏

進呈孝經疏　呂維祺

奏為恭進孝經本義大全或問伏祈睿斷頒
布以羽翼化理事臣聞宋儒蔡沈言二帝三
王之治本於道二帝三王之道本於心臣以
為二帝三王之心本於孝昔堯親睦而時雍

舜齊栗而風動禹致孝而祗台罔距湯思孝
而肇修人紀文武止孝達孝而汝墳遵化四
海永清大哉孝乎天經地義神明四海一以
貫之矣世入春秋孝治之道邈焉孔子刪述
六經筆削春秋復作孝經者蓋所以會六經
之指歸繼帝王之道統以明治天下之大經
大法端在乎此漢唐宋雖代有表章然止設
科取士而猶未深知其為與道致治之本也
我

太祖高皇帝首諭孝順父母
成祖文皇帝御製孝順事實凡我　列宗皆
崇孝行然表章頒布千秋盛事猶闕以待我
皇上之善繼善述爾而我
皇上仰法　二祖　列宗躬行孝道以明教
化故加意聖祖六諭孝經小學以爲化民成
俗之本今六諭解註小學集註頒矣至孝經
有孝經全不講究之諭孝經委宜表章之旨
孝經着學臣嚴飭誦讀力行考試一體命題

之旨頃於本年五月內又有　聖祖六諭小
學孝經果否遵旨通行講讀考試撫按年終
類奏該部詳加甄別以憑黜陟之諭而適與
尊崇　聖母徽號之恩詔會是
皇上躬行孝道表章孝經至矣而尚未頒發
定本坊刻舛誤不一士雖留心此經莫知適
從故頒發萬不容緩也臣潛心此經二十餘
年不揣愚陋僭著本義二卷大全二十八卷
蓋求合乎孔曾相傳之心法與明王孝治天

下之大經大法而不規規於訓詁事親一節
第世狃固習宗旨未明復僭著或問三卷所
以釋群疑而明大意謹繕寫成帙恭撰表文
一通附卷首以進伏祈
皇上深維孝治之本曲賜乙夜之覽倘一得
可採祈勅禮部覆議頒行以爲羽翼化理之
助臣惟願我
皇上早奏明王孝治之效以建中興第一事
業同符　二祖光顯　列宗臣當與父老子

弟共歌咏聖化於無窮矣臣曷任激切待命
之至崇禎十二年九月十七日奉
聖旨這所進孝經有裨治理該部會同翰林
院再加較正詳備具奏

敬陳表章疏

奏爲敬陳表章孝經八要以課實責效事項
臣恭進孝經本義大全等書復具八要一疏
蓋嘔心條議欲課實效而通政司新奉限字
嚴旨未敢封進微臣愚蓋尚欝該部看議奚

憑敬遵旨分疏補牘再請臣惟帝王致治之本惟孝爲先孔曾相傳之宗此經爲要非天子孰敢考文惟大孝斯能建極宋臣尹焞曰孝經非堯舜大聖不能盡先臣王禕曰是書有關世教甚重豈曰小補我

皇上仁孝聰睿超出千古帝王之上而崇重孝經爲第一經卽與舉孝治爲第一務想聖心深契必不止出題誦習已者誠自聖躬以及教儲睦族自朝廷以及鄉國郊遂自官僚

以及介胄氓庶無非孝之一道包羅無非

皇上之一孝感通將見道貫三靈功苞萬象動天地而降休徵感鬼神而昭景福其功可勝言哉抑臣謂此非人之所能爲也天也昔元隱士鈞滄子嘗言孝經安得竟廢不行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嗣是必有明王振作是經者考宋罷孝經今適五百餘年乃知天意若閟留之以待

皇上之興起之也契十八章未墜之微言明二千年久晦之大義闡遺經而揭日月崇正學以及乾坤明王孝治之烈自我

皇上始闢之故曰天也非人所能爲也臣受

恩深重所以衘慇忠甘勞怨以事

皇上者惟一部孝經而已舍誠正別無學術非堯舜何敢陳前故願

皇上以明王孝治之道治天下蓋决之天意有默屬焉爾伏祈勅部將臣八要另疏詳議舉行庶孝治可立見於今日而屢諭不至托

諸空言矣崇禎十二年十一月十二日奉

聖旨該部知道

再陳表章疏

奏爲再陳表章孝經第一要事臣惟表章八要首在

皇上躬行大孝故其一要曰進講經筵以樹模範蓋天子之孝與臣下異而

皇上之大孝又與三代而下之帝王異何者臣下以一身一家爲孝

皇上以興起天下之孝爲孝也三代而下以
試士爲表章
皇上大孝以樹模範奏孝治爲表章也先臣
丘濬有言人君肇修人紀愛敬既立則家國
天下無不感化我
皇上聖由天縱孝本性成嘗諭臣下曰朕不
敢與
天地
祖宗並此不敢之心大孝也充此心以敬天

仁民錫類不匱當深居燕閒時披閱孝經詳
玩意義仍命儒臣進講經筵詳加啟沃於以
立愛敬而興天下之孝樹模範而奏孝治之
化道豈遠乎哉
太祖高皇帝曰孔子明帝王治天下之大經
大法於萬世
成祖文皇帝曰人君之孝與庶人不同又曰
朕宮中恒觀書深有啟沃
宣宗章皇帝曰朕宮中無事時取書籍玩味

亦得胸次開豁此誠
皇上之所當法者然世儒之言曰今天下貪
欺成習兵食告匱流土交訌何汲汲於此臣
以凡此者政由教化之未明人心之未正反
經之未實故也夫一代之人心風俗聲教德
化皆繫於人主之精神好尚蓋上之精神天
下之所繩從而嚮望也如東漢之節義唐之
詩賦宋之理學風教所樹人心景從見
皇上精神所注首以孝經立之繩嚮而天下

有不翕然丕變者臣不敢信也孔子曰吾志
在春秋行在孝經誠行孝經於今日之天下
使天下之服習孝經者皆願爲忠臣孝子皆
欲實爲朝廷任事豈復憂貪欺憂兵食憂盜
賊何者得其本故也得其本而凡古明王之
以孝治天下者其道皆可該也愛敬盡而德
教立即察天地通神明光四海一以貫之矣
崇禎十二年十一月十二日奉
聖旨禮部知道

三陳表章疏
奏爲三陳表章孝經二要二要事臣既以孝
治歸本
皇上躬行大孝爲第一要矣其次則教儲睦
族皆孝治之最大者是以敢次第言之二要
曰東宮講習以端儲教三要曰須諭宗戚以
敦親睦何以明其然也臣聞　太子天下之
本儲教致治之原我
皇上加意豫教命　太子出閣講學所以端

軌樹範養正作聖無不肫摯臣以爲尤必先
教以孝葢孝德之本教所由生使　太子當
蒙養時卽知問安視膳溫凊定省而預啟廸
之以舜之大孝文之止孝武之達孝如孝經
一書更當朝夕溫習論令儒臣開導講解以
爲異日孝治天下之本昔我
太祖高皇帝曰爲　太子者當知敦睦九族
隆親親之恩我
成祖文皇帝曰　皇太子當進學之時欲使

知要庶幾將來太平之望我
仁宗昭皇帝諭楊士奇等曰東宮開講筵當
以大經大法進說此非我
皇上之所當法者乎臣又聞堯典曰克明峻
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若是乎大
孝之先篤親也昔我
太祖高皇帝諭秦右相鄭九成等曰朕封建
諸子選用傅相凡與王言當廣學問陳忠孝
使其聰明無蔽上下相親我

成祖文皇帝賜蜀王書曰敦孝循理好學不
倦勉自愛重用副所懷又曰國家篤於親親
宗室謹於禮法共保富貴令聞長世此又非
我
皇上之所當法者乎我
皇上篤念宗親備極優渥而頃又允閣臣楊
嗣昌之奏申諭諄切加以勑奬誡諭可謂仁
之至義之盡臣以爲當須孝經於各王府宗
親俾各服習體認以成親睦之仁至於戚

一體須諭宗學一體試題仍乞諭令選舉換
授必以敎孝行通孝經爲本庶孝愈篤於本
支義共固於維城矣
皇上既自身而家自家而國而天下修齊治
平之本裕如已伏惟府斷施行崇禎十二年
十一月十二日奉
聖旨禮部知道
四陳表章疏
奏爲四陳表章孝經四要五要六要事臣惟

皇上端孝範於上而以孝正元儲之養蒙篤
九族之親睦矣又其次則揆文奮武宜弘薪
槱之運而醇菁莪之化也故四要曰須行試
題以驗習學臣聞孝爲百行之原孝經統六
經之會
皇上加意此經業命誦讀試題矣然該部原
疏但云將孝經小學間出論題耳合無責令
兩雍省直師儒學官凡遇貢監生儒考試照
經書出題作制義如解卷無孝經制義以不
職論昔
太祖高皇帝謂敎化之道學校爲本宜講論
聖道使人日漸月化
成祖文皇帝謂學較風化所係在上人之作
興耳則
皇上仰法
二祖敎天下以孝作忠者並必本乎此也五
要曰鄉會出題以隆大典臣聞漢唐以來率
用孝經取士如漢置孝經博士唐以論語孝

經孟子爲一經宋尚書省加試論語孝經其
來已久自王安石黜孝經貢舉遂不以取士
矣今制鄉會試初場題例以四書三篇經四
篇今無敕令習本經者皆通孝經遇鄉會試
令出孝經題一道列於四書後本經前減本
經一篇即自十三年會試爲始
成祖文皇帝曰孝經者聖賢之格言大訓
宣宗章皇帝曰設科求賢願得忠孝之人以
資國用朕之心亦如此則

皇上頒行孝經成　成祖　宣宗之志此正
繼志述事之大孝也六要曰頒諭武士以明
大義臣聞宋儒程顥看詳武學欲添習孝經
曰欲令武勇之士知義理故東漢時有令虎
賁士習孝經者有令期門羽林通孝經章句
者而我
成祖文皇帝曰申明武學嚴其課讀毋爲文
具
孝宗敬皇帝曰公侯駙馬伯子孫令讀書習

禮將來朝廷庶得世臣之用伏覩
皇上諭頒孝經於天下武學其考試必問出
孝經題目其武塲鄉會試亦一體出題至公
侯指揮世襲等官子孫承襲必問抽孝經一
二段令背誦讀解通者方許承襲庶干城腹
心之士猶有敦詩書悅禮樂之風焉統惟
皇上舉行以光文武薪槱菁莪之興崇禎十
二年十一月十二日奉
聖旨該部知道

五陳表章疏
奏爲五陳表章孝經七要八要事臣既陳表
章六要夫如是皇極建而元良貞一本敦而
群策儲矣然而辟舉不眞風俗不醇雖欲復
古孝治猶未也故次七要曰辟舉眞孝以勵
士俗臣聞漢辟舉孝廉猶爲近古我祖宗朝
尤加意行之
太祖高皇帝曰爲國得寳不如得賢又曰但
嚴舉錯之法則冐濫自革

宣宗章皇帝曰務選經明行修之人不得濫
舉
皇上既命復辟舉矣然必深明辟舉之首重
乎孝使天下知上意之所重然後可挽澆俗
而於變耳合無勅令撫按遵奉新頒　聖諭
毋年終類奏各舉通習孝經孝友廉讓者無
論紳衿隱逸多不過三人有奔營濫舉者連
坐其提學考較巡按出巡聽酌舉眞孝徑自
獎勸優賞如黃香扇枕溫席而舉授榮親王

元規著孝經義而詔舉高第皆其遺事也終八要曰諭俗講解以正民風臣聞化民成俗以孝爲先

太祖高皇帝曰風俗本乎教化教化行雖閭閻可使爲君子

成祖文皇帝曰近俗簡於事親此蓋教化不明之過合無勑令天下府州縣官於講鄉約時先宣　聖祖六諭間亦講說孝經務令通俗易曉以化鄉愚凡塾師教習處皆須孝經

一部命誦講解其士民杖笞小過果能背誦講解明白者亦准寛宥如司馬光講庶人章以誨父老眞德秀作庶人章解以化泉民又如王漸誦孝經義而鄉里慚謝韋景駿以孝經化貴鄉而母子感悟皆其成效也總之表章八要以朝廷爲萬國之倡俾天下皆講明正學實敦孝道如此而期月之間紀綱粗布行之三年有不成教化變風俗裕兵食再久之而有不復祖宗淳熈之化舞干兩階幾致

刑措眞才輩出輔德翼治者乎帝德巍煥不識不知而順則王道蕩平無偏無黨而式度斯文未喪至孝通神惟在我

皇上獨斷而實行之焉崇禎十二年十一月十二日奏

聖旨禮部知道講讀已有旨了

補陳表章孝經四翼疏

奏爲補陳表章孝經四翼以備採擇事客歲臣恭進孝經奏

聖旨這所進孝經有裨治理該部會同翰林院再加較正詳備具奏臣續陳表章八要奉

聖旨下部議覆矣玆閱邸報禮部題爲科場留期等事奉

聖旨孝經章數無多若更定一題易於揣摩打點這會場七題還仍舊或於科歲二考間出以觀士子學習條欵嚴飭行欽此謹恭繹

明旨補陳四翼一曰定本須發宜早我

皇上加意孝經命科歲出題以觀學習矣坊

刻非無孝經但舛譌不一有僞古文加題名者有傳會分傳者有增減字句改移章次段落者士子學習安所適從故須發誠不可一日緩也二日科場試題宜酌奉旨講章數無多易於揣摩仰見

皇上隆重孝經愼毖制舉至意臣愚謂孝經逐句出題誠少若比類推擬以長短搭截章節句段之題通計之不下千餘道揣摩豈易蓋非科場出題無以鼓舞人心變化士習在

漢唐尚能設科豈聖朝終成闕典且仍舊云者似止就今科會場論非沮後來科場表章之路也三日聖經闕翼宜隆臣聞漢唐宋謂孝經章數不多故有附論語或附孟子爲一經臣謂孔子作孝經以垂憲萬世直當孤行於世何必他附倘必存乎見少請以孝經附大學便盍四書記孔子問答之言五經孔子所贊定筆削者獨孝經與大學聖經其所作也若以二經合而名之曰孝學使天下知孝與學非二物孝學與治天下國家非二事每科首出孝學一題次出論語中庸孟子各一題次出本經三題豈非千古盛事自

皇上始乎四日臣工激勵宜切

皇上敎臣下廉毋貪恬毋競蕩平毋黨實心任事毋欺飾而臣下未然者豈免而無恥與抑忠孝之本未講明與宜頒孝經於大小文武內外臣工使朝夕捧誦講明體認如是而尚不廉不恬不蕩平不實心任事是爲不忠

不孝無恥之尤者三尺何辭此臣補陳四翼與前八要等疏互相發明總以[illegible]

皇上隆重愼毖至意伏惟

聖明採擇施行臣何任[illegible]待命之至

七陳表章疏

奏爲七陳表章孝經六便七益併擬試題以重科場首務事臣前疏以孝經科題與大學或合而同出或總而間出或另而專出業請候裁矣弘表章之盛舉光取士之大典蓋有

六便又有七益何謂六便孔子一生止作此
二經一也二經皆曾子筆記二也文法義理
相似三也聖門道統賴此二經之傳四也使
天下知孝學非二物孝學與治天下非二事
五也國制科題大學序論語前中庸序論語
後今孝學相合首出一題不致前後參差六
也何謂七益使天下首務講明忠孝之義一
也使士子顧名思義知經書之源設科之義
首重忠孝二也舉世皆尊崇孔子顧獨淺近

其自作之經千古曠典自
皇上舉三也孔子明二帝三王之道本於孝
皇上傳二帝三王之孝本於孝經四也自皇
躬以及天下國家無非一孝所貫皆自表章
孝經始五也漢唐猶以孝經附他書後儒多
以刪改生異議
皇上獨隆重定本一洗漢唐之陋而正後儒
之譌六也宋君臣黜孝經不設科者五百餘
年

皇上一旦復古功在聖道功在萬世七也此
其表章豈僅科場出題已哉卽以科場題論
亦自不少臣常比類推擬約單句題二百零
一道雙句題一百六十六道連句題三百零
九道摘段題一百六十八道搭截題七十六
道全章合章搭章一百九十二道共約一千
一百一十二道臣恐以字數踰格有煩
聖聽另送閣部備聖明取覽該部酌覆之資
葢臣生平精力專在於此六載林居萬念灰

冷獨此羽翼孝經孤志耿耿百折不變且妄
謂帝王治天下之孝弟德教禮樂刑政泰交
功化無一不備於孝經業箋輯孝經衍義外
傳等書百十餘卷次第垂成倘不卽塡溝壑
會當敬獻楓扆昔我
成祖謂孝經爲格言大訓而我
皇上亦曰所進孝經有裨治理倘忘臣之迂
且愚而採納之聖道之幸世道之福也臣之
願也非所敢必也

先太傅孝經註疏既以表文進呈又陳表
章八要以功令述字諭格列疏五上業
及表章四翼六便七益疏凡八上業
蒙嘉納而頒布學宮鄉會命題之旨
猶未及行嗟乎一生功力千古心傳
斯文未喪吾道誰屬聖人之書安得
終廢不行乎入告之後附以進呈奏
疏原進呈大全合節畧大全通考共
二十八卷今增以入告奏疏合節畧
首卷共有二十九卷男兆璜敬識

孝經大全卷之二十終

孝經大全卷之二十一

明新安呂維祺箋次

表章通考

述文序

孝經集義序　宋建安眞德秀

孝經一書其行於世久矣至子朱子乃始分別經傳去後儒之所傳益者而經復完然未暇發揮其義也予友龔君栗篤志好學乃本朱子之意采衆說之長而折衷之又以生事葬祭之禮見於他書者彙而輯之以為此經之羽翼學者所疑則設為問難曲而暢之於是聖門教人之微指始瞭然無餘蘊矣夫孝者人心之固有也古先聖王命家宰降德于民者不過以節文度數示之而未嘗言其義也言其義則始于孔子蓋三代以前理道明風俗一人皆曉然知孝之為孝聖王在上設禮教以範防之俾勿失而已至孔子時則異矣觀其告游夏者猶恐以服勞能養為孝則

下乎游夏者可知故不得不詳其義以曉學者今之世視孔子之時則又異矣雖名爲士君子有不知孝之爲孝者服勞能養且有媿焉況其大者乎況凡民之狃於敝俗者乎兾君之爲此書欲爲士者知孝之爲孝俛焉以盡其力而無不能孝之士凡民有所觀法亦知孝之爲孝俛焉以盡其力而無不能孝之民其用心豈不至矣乎予謂長人者宜以此書頒之庠序布之鄉黨使爲士者服習焉而

力行以先乎民則吾邑之俗可變推而達之將天下之俗無不可變者豈小補云哉顧龔君於此用力甚勤辭義之間雖若小有未瑩而其大指則炳然矣故爲之序而切磋講究之庶以永其傳云

孝經註疏序　宋成都傅注

夫孝經者孔子之所述作也述作之旨者昔聖人蘊大聖德生不偶時適値周室衰微王綱失墜君臣僭亂禮樂崩頹居上位者賞罰不行居下位者褒貶無作孔子遂乃定禮樂刪詩書讚易道以明道德仁義之源修春秋以正君臣父子之法又慮雖知其法未知其行遂說孝經一十八章以明君臣父子之行所寄知其法者修其行知其行者謹其法故孝經緯曰孔子云欲觀我褒貶諸侯之志在春秋崇人倫之行在孝經是知孝經雖居六籍之外乃與春秋爲表裏先儒或云夫子爲曾參所說此未盡其指歸也蓋曾子在七十

弟子中孝行最著孔子乃假立曾子爲請益問答之人以廣明孝道旣說之後乃屬與曾子洎遭暴秦焚書並爲煨燼漢膺天命復闡微言孝經河間顏芝所藏因始傳之于世自西漢及魏歷晉宋齊梁註解之者迨及百家至有唐之初雖備存秘府而簡編多有殘缺傳行者唯孔安國鄭康成兩家之註并有梁博士皇侃義疏播於國序然辭多紕繆理昧精研至唐玄宗朝乃詔羣儒學官俾其集議

是以劉子玄辯鄭註有十謬七惑司馬堅斥孔註多鄙俚不經其餘諸家註解皆榮華其言妄生穿鑿明皇遂於先儒註中採摭菁英芟去煩亂撮其義理允當者用爲註解至天寶二年註成頒行天下仍自八分御札勒于石碑卽今京兆石臺孝經是也

孝經管見序

元隱士鈞滄子

說者曰二帝三王之治本於道二帝三王之道本於身愚以二帝三王之建極於身者立

心極也立心極者端極於孝也孝者良心之切近精實者也以其所切近精實者推之則爲惻隱爲辭讓爲羞惡爲是非又推之爲齊家爲治國爲平天下何莫不是出也巳舍是而求適於治無由也故齊栗底豫矣而風動四方視膳三朝矣而汝墳遵化善述善繼矣而四海永清若分羹忍而終成雜伯刧父謀而竟致雜霸其功效成驗可知梗槩哉是孝立而心極建心極建而身極端身極端而治化美大矣哉孝之道乎全之可以淑身心擴之可以淑民物根之於惟淵惟默之中賦之於形生神發之際不離於須臾之頃恒完於方寸之間自生民以來無攺也柰之何一廢嬴火再廢曲學竹編蝌蚪錯襍謬誤穿鑿考訂臆說沸騰是以荆公執政畢視此經大廷不以策士史館不以進講家之長老不以垂訓子孫學之傳師不以課誨弟子此經非特不爲治平之具且蒙習亦弁髦之矣嗟夫聖

人精神命脈之發將爲淵沉土覆乎豈人天性之良古今之賦受者殊耶殆不然不灼其景矘者弗覩也不裂其聲聾者弗聽也不翼其肱跛者弗行也性雖賦於固有良雖具於本然不有開示訓導警覺提撕安能復性返良而還其天哉上無身先之教下無向化之機治不軼古無異也孔子言治未嘗不本諸德德仁之發也仁孝之端也然慮天下後世君民者有昧乎此故特因敎孝之人以發孝

旨若專爲孝也實指其化民成俗天下之要也不然何獨於孝之一端而諄諄詳告有如此乎愚故曰二帝三王之治本於道二帝三王之道本於身二帝三王之身極本於心二帝三王之心極本於孝孝乃齊治均平之準也惜乎其經之湮泯於異端曲學之私也愚不慧讀經之次稍有覺悟敢舉其一二而明發之如測淵於蠡窺天於管焉耳後之君子倘翹起而復振之幸毋哂其疵焉幸何如哉

朱鴻曰萬曆庚寅季春望後三日鴻過南屏山村肆中偶獲孝經管見一卷迺至正三年隱士釣滄子撰也其語意梗槩率以孝治爲先與孫初陽及鴻所見皆符追閱後語期五百年必有明王振起先聖遺經復明於世鴻考荊公執政罷黜此經至今適五百年正我
明孝治之會而隱士預卜其期若執左契此非精於數學茲仙家者流也故特梓其前後二序見大聖微言無終晦之理明王孝治成和睦之風古今貞卓之見亦自有曠世而同然者耳有志羽翼是經者共鑒諸

孝經集善序

明金華宋濂

孝經一也而有古今文之異者蓋遭秦火之後出於漢初顔芝之子貞者爲今文凡十八章而鄭玄爲之註至武帝時得於魯恭王所壞孔子屋壁者爲古文凡二十二章而孔安

國爲之註後世諸儒各騁意見尊古文者則謂孔傳既出孔壁語甚詳正無俟商確揆於鄭注雲泥致隔必行孔廢鄭於義爲允况鄭玄未嘗有註而依倣托之者乎尊今文者則謂劉向以顔芝本叅較古文省除繁惑而定爲今文無有不善爲之傳者縱曰非玄所作而義旨實敷暢若夫古文并安國之註其亡巳久世儒欲崇古學妄撰孔傳又僞爲閨門一章文句凡鄙不合經典將何所取徵哉二

者之論雖莫之有定然皆並存於時各相傳授自唐玄宗注用今文於是今文盛行而古文幾至廢絶宋司馬温公始專主古文撰爲指解上之以予觀之古今文之所異者特辭語微有不同稽其文義初無絶相遠者其所甚異唯閨門一章耳諸儒於經之大旨未見有所發揮而獨斷斷然致其紛紜若此抑亦末矣自伊洛之學興子朱子實起而繼之於是因衡山胡氏玉川汪氏之疑而就古文考

定分爲經傳元室之初吳文正公出於臨川又以今文爲正頗遵刊誤章目重加訂定而爲之訓解其旨益明而無遺憾矣東廣孫君蕡讀而悅之因增以諸家所註名曰孝經集善而其大義則以朱子及吳公爲之宗蕡通經而能文辭釆擇旣精而又發以已意其書當可傳誦故余爲疏歷代所尚之異同序於篇端蕡字仲衍洪武壬寅鄉貢進士今爲織染局使云

孝經集說序

明義烏王禕

孝經有古文今文之異當秦燔書時河間顏芝藏其書漢初芝子貞出之河間獻王得而上諸朝長孫氏江翁后蒼翼奉張禹之徒皆名其學凡十八章所謂今文也武帝時魯恭王壞孔子宅得孝經與尚書於壁中以爲秦時孔鮒所藏昭帝時魯國三老始以上獻孔安國爲之傳凡二十二章所謂古文也劉向典較經籍實據顏本以比古文除其繁惑以

十八章爲定鄭衆馬融鄭玄皆爲之註專從今文故古文不得列於學官而安國之本亡於梁隋開皇中王邵始訪得之以示河間劉炫炫遂分庶人章爲二曾子敢問章爲三又多閨門一章以足二十二章之數且序其得喪講于人間時議皆疑炫所自作而古文非復孔氏之舊矣唐開元間詔諸儒集議劉知幾請行孔傳司馬貞力非之獨主鄭說玄宗自爲之註用十八章爲正先是自天子至庶

人五章惟皇侃標其目冠於章首至是用諸儒議章始各有名如開宗明義等類爲之䟽者元行冲也至宋邢昺爲正義訓詁益復加詳而當世大儒司馬溫公范蜀公則皆尊信古文司馬公爲古文指解迨朱徽公爲刊誤謂經一章傳十四章而近時臨川吳氏復以爲隋時所得古文與今文增減異同率不過一二字文勢曾不若今文之順以許慎說文所引桓譚新論所言考證皆不合决非漢世

孔壁之古文爰因刊誤重以古文今文較其同異焉夫今文最先出自劉向鄭玄等以及唐世君臣皆知表章之其書固已遍行古文出稍後而安國之傳既亡劉炫之本又非眞豈其顯晦各繫於時之好尚哉今行中書右丞公以古文今文及刊誤三書雖皆行世而學者皆習而不察乃與儒者議彙次其先後且刪漢唐宋諸家訓詁附於古文之下刻本以行於是孝經之爲書本末具矣嗚呼孝者天之經地之義而百行之原也自天子逹於庶人尊卑雖有等差至於爲孝曷有閒哉五經四子之言備矣而教孝必以孝經爲先則以聖言雖衆而孝經者實總會之也是書大行其必人曾參而家閔損有關於世教甚重豈曰小補而已

孝經引證序

明吉水鄒元標

太史貞復楊子學悟性宗一見與余論合聯榻信宿而別一日出所編孝經徵予序予卒

業遲回者久之經曰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予之足巳毀矣又曰愛親者不敢侮人敬親者不敢慢人予生平取世忌嫉不少必予愛敬之未至矣雖然吾有尊足者存卒不敢以世忌嫉弛吾愛人敬人眞心歛衽而序之序曰大哉經乎千聖之道之總萃咸備於是無所容吾贅矣古今稱孝舜曰大孝武王曰逹孝下此者卽不得謂孝子請縱言之可乎乞人賤行也丐者行食於道得食飲

即遺母母食且爲之歌數闋盡懽而止彼不得不丐者遇也丐而娛親者真性也苗裔異族也有苗泣親繼以殞命彼淪於苗者族也不以苗忘親者真性也禽獸無知也而跪食而返哺禽獸未始不知有親也夫大者謂其彌綸六合有一物不孝者非大也達者謂其達之天下有一物不順者非達也呼途之人曰來吾語汝以大道彼未必不四顧踟躕惟語之以孝親三尺豎兒心動神洽覺世君子

從人所常有者提撕之則人不沮於其難而吾言之入也常易此楊子惓惓於是經不忘也或曰集靈引證何居予曰草木微物必有以鼓動之始甲而拆拆而徐達予輿氏曰樂則生生則惡可已此集靈引證意也羅子宗旨何居予曰鵠誠設射者至之軌道誠立行者由之羅子宗旨孝道之軌鵠也一切揣摩意識思慮懸想儀章度數鰲宗旨遠甚且斯道也吾不知其所自來也窮之無原執之無端用之不可旣洞焉通焉廣大無際窮天蟠地無復周浹以之事君以之事長無二道也人曰仁宜曰義履曰禮知曰知樂曰樂所謂不敢毀傷不敢侮人不敢慢人者皆是物也皆人所固有羅子非能爲人加益之也必明乎斯而後可以言孝事父孝故事天明事母孝故事地察不然事父母且不知父母矧曰天地嗟乎安得起羅子而質之予聞陸象山氏曰孝經十八章夫子從曾子篤實處說出

來學者必踐履篤實久則恍然無疑斯語聃菴年方七歲即題其上曰不如是非人嗚呼思先儒格言繹羅子微旨而後楊子之志不孤

刻孝經全書序

明南昌鄧以誥

夫孝生人之命脈而持世之綱維也開闢以來堯舜以孝治天下萬邦協和而四方風動堯舜之心至今在風會日流彝倫浸斁習焉而玩曁於春秋夫子痛二百四十二年之間

倒置盜甚褒貶衮鉞庻幾廻狂瀾于既倒巳令春秋凛凛懼矣然可以東天下而未可以化天下猶有蔓難圖也是不得不爲之敦龎而植本也删述既成穆然有深思焉當七十二歲於曾子問答次第著爲經發玥至德要道我所固有亦人所同有我莫之爲而爲亦人共莫之爲而爲令讀者自見腔子内渾是一團生意若君父大倫尊尊卑卑灼然透徹固結於人心而春秋之僭竊巳潜消默化巳

故夫子嘗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孟子學孔子守此孝弟二字其稱堯舜也必本孝弟其言仁義也必自事親從兄覩諸孩提未嘗學慮而愛根仁體森然畢露不越於衣冠言動不移於少艾熱中一念終身不識不知一順帝之則也視於無形聽於無聲一不睹不聞之純乎天也人人親其親人人皆孝子人人長其長人人皆悌弟而天下平也夫剖堯舜之宗抉仁義之實渾合大人赤子之全體

總之大羽翼於孝經固其所不朽哉願令天下臣庻人甖一帙曰誦躬行俾家親長而戸孝弟一道同風和氣蒸溢螽風雨調而寒暑時天胥應之螽隹禾植而芝草生地胥應之螽綱常正而教化行人胥應之夫子生平删述歸一於孝經自此益揭日月而中天其媲美唐虞之盛也千萬世其無疆哉

古文孝經序　　明四明王佐

夫自天子以至庻人誰能離孝粤稽古載籍

誰不言孝而以孝作經自吾夫子始吾夫子螽嘗作春秋矣操二百四十二年南面之權以寓誅賞而亂臣賊子懼故春秋者吾夫子之刑書也然而有所假也夫孩提之童無不知愛親是爲良知良知則無所假也孩提生而無不能愛親是爲良能良能則無所假也吾夫子曰令天下萬世不敢爲亂臣孰若令天下萬世願爲忠臣令天下萬世不敢爲賊子孰若令天下萬世願爲孝子與曾子問答

幾二千言總不離良知良能者是蓋不假誅賞而愛敬若發自孩提而自不容已此吾夫子作經意也而庸知實昉於乾坤何者天地吾大父母父母吾小天地吾身則合父母天地爲一體而毫髮無所假者乾以易知此良知所自始率其良知則無不易而[illegible]不知坤以簡能此良能所自始率其良能則無不簡而自無不能故事父孝則事天明事母孝則事地察吾夫子之贊孝也通神明光四海

推之東西南北而無不服孰非此易簡握其樞哉敬齋鄧公嘗取古文孝經暨經傳名家語錄彙成一集授梓令不佞序諸簡端不佞烏能文謬窺知能本體歸於易簡而[illegible]闡不睹不聞之微旨以自附於蠡測俾天下萬世之風動恊和上下草木鳥獸咸若原非偉烈豫頑嚚而諧傲弟一深山野人能之卒至有天下而不與嗟嗟人人有孝弟人人有堯舜彼七十二子向北辰磬折與吾夫子跪受黃玉刻文夫非尊德性而示吾良知良能不可棄且褻耶勿作徵異觀可也

孝經引證序

明嶺南楊起元

孝道之大備著于經矣貫三才通神明光四海至貴之行配天之德聖人之至教也以之事君則忠以之事長則順以之事天地則仁天子之所以保天下諸侯之所以保其國卿大夫士之所以守宗廟保祿位庶人之所以保四體養父母未有離孝者也萬善未易全

也惟孝則全百福未易備也惟孝則備令名未易享也惟孝則享至於還淳返朴致和召順歸蕩平而躋渾噩調雨暘而集靈貺未有不由斯道者矣易曰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履信思順者其唯孝乎書曰惠廸吉從逆凶惟影響蓋言孝也孝順德也吉德也逆則凶矣孝者人之常行也人惟失其常行然後不孝焉不孝然後刑罪及焉周之衰也下陵上替害禮傷尊干上犯分罪不容

誅原其所由致此者孝德忘也嗟夫此春秋之所以作也人徒見春秋誅罰之筆若是其嚴不知皆因孝德之亡而後有使天下有孝德焉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或有弗協者司寇得而刑之春秋可不作也然則孝經者誠教世以常春秋者防萬世於變也故孝經之義不可一日不行於天下也乃若德至於天而風雨節寒暑時德至於地而嘉禾植芝草生德至於人而壽考且寧要荒卽叙惟

聖天子愛敬之極所致而輔相之上務也然稽之往牒雖書生賤士持誦是經且足以感靈祇致瑞應雖一物之微率此足以格天享帝而況於人乎而況士大夫而上至於崇貴乎予爲之惕然是編也雖淺陋者所爲然不敢不出以示人亦所以畏聖人之言也

孝經大全卷之二十一終

孝經大全卷之二十二

明新安呂維祺箋次

表章通考

述文 䟦

管見䟦

元隱士釣滄子

夫粟菽非可以甘唇乃其所常食也布帛非可以華躬乃其所常服也然常食之中有至味常服之中有至美但人莫不食且服也而喜膏粱好文繡知其味與美者豈不鮮哉孝

經廢弛日久士尚奇詭之學視此若土苴談而及之反唇而譏掩口而笑不以爲迂則以爲腐氷炭薰蕕兩不相合愚雅嗜讀書不求仕進退居山僻蒐究典墳然不喜襲陳說間閱孝經少參一二名之曰管見猶云坐井觀天也但其間若有自得之趣輒註輒喜甫成卽函之笈笥以自珍非欲私之巳而不公之人也苟不在孝道中用力與不達孔曾之旨者持而語之是強以粟菽易膏粱布帛奪錦

繍烏乎能哉故寧秘之而不發也雖然卞氏之璧不終於塵埋趙氏之珠豈久爲淵沒聖人之經安得竟廢而不行哉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者嗣是而後有以孝治天下之明王在上而海內仁人孝子與起而振作之則必輯錄是經發明與蘊將蒐羅而纂集之愚言幸存或亦爲芻蕘之釆得備籠中之藥物未可知矣今日之言寧非他日之用哉若或言悖於道不印聖心不合經意則

亦俟後之仁人孝子教我而已我又何得自知乎

孝經跋　　明錢塘虞淳熙

聖人所以通神明之德者惟孝乎亘五際總五經含五常孕育三才而靈然獨存者也其結字也子戴老老馮子鴻濛以降年莫老於太極而兩儀爲之伯長經曰事天事地是大易稱父稱母之文而推原性真開闢經義則又太極生生之大指矣仲尼既成春秋年踰七十始收衰鉞爰受玉圖呼弟子以開宗揭周公而示行配天雖大契性猶難必若大學之修身中庸之誠身七篇之守身然後見遺體之大全而紹性宗之正脉也學絕既久心畫日湮慈湖楊子首倡學即孝字之説以發矇而蕎蕎良知東越標其獨見於是子漸之孝遂名朱氏之學矣子漸由孩提以至耄耋由始生飲食以至賓飲於鄉無須臾離孝亦無終食離經大索古今遠蒐疏解爰張百家

之羽翼横絕四海而家喻戶曉不啻王漸之沿門誦義尹公之散及鄉人也書凡四種曰經書孝語曰家塾孝經曰曾子孝實曰古文直解并古疏爲五帙挾大樞從

皇祖教鐸而趨與遒人日徇于路温中丞壯其志表其間分其衰三以應三才以象九疇之三揲使妙應無方出家塾通序室質諸十六字而無疑斯盛心哉乃子漸猶恐身附文公疑于兩朱子者夫從孝遡之豈惟無兩朱

子將孔曾天地尚非兩人遡身之初無論身
附朱子即孔曾天地尚非兩身而子漸何慮
其僭耶三才不一不能盡其才三極不一不
能用其極神明本通安所取疏鑿之力而始
通乎當是時東越俎豆孔庭國學剞劂正義
西清東壁咸列是經豈其必家塾而聖天子
陳之經筵從容留覽正子漸質成之會豈其
必疑之質孝且達矣雖然熙尤欲以國人之
儆儆子漸也太極遺體是曰吾身守之則名

希[illegible]誠之則名希子思修之則名希曾子
[illegible]之則名希孔子尚思揚名哉四子一身也
[illegible]即誠也誠即修也修即立也名即實也實
即孝也孝即學也齊戒以神明其德在子漸
之益致其知益力其學也

孝經跋　明錢塘葛寅亮

古帝王之治天下也咸願得忠義之臣而共
敷雍熙之化然有宵旰不能求而垂拱敦倫
逴逴眞才倍出而風俗自美者則孝之關於
士風世道不綦重哉蓋人之五倫父子最親
親故愛之敬之移於兄則爲悌弟移於君則
爲忠臣由是而成廉成讓由是而不貪不欺
直一念貫之耳使愛敬未至孝道仍缺忠於
何推矧其他乎故知孝雖家庭庸行而實聖
帝明王之至治使爲治而舍此縱稱仁講義
崇禮作樂終非上理也洪惟我
太祖高皇帝以孝警民
成祖文皇帝以孝垂訓自是

列聖相仍率循斯道故一皆臣工或以義著
或以忠聞而雍熙之化直比隆唐虞矣
今上御極洞教化之原徹至理之治首重是
道爰頒聖論責董學臣崇尚孝經詘浮藻之
詞而欲收移孝爲忠之用大哉王言誠可謂
萬世卓絕之至見而一皆願治之極思也竊
私念之以爲聖天子純孝若此則士風自漓
反淳世道以治益治此其時已迺首起而綜
輯是經者即得之吾友江邦玉邦玉世登仕

版俱以忠孝著聞而邦玉則樂於恬退獨居横山之中無書不讀而尤精孝經一書此其人品亦可槩見矣嘗維夏五月予寄宦璽卿邦玉所訂孝經成郵致一冊而問序于予予莊誦之備漢唐宋元之詮釋辯古文今文之同異傳而得要該而不繁無論經傳註述悉有條貫而聖人作經之微意茂不窺矣非孝與性成童而習之烏能精專至此哉此書一出吾知人同此心將觸之火然泉達有不自

知其興於孝者孝則必忠而貪僞之風又奚患不消靡耶如是而人心純粹世道雍熙則是書也誠足仰副聖天子之望巳

刻孝經跋

明吳興閔洪學

有味乎孟氏之言曰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凡天地間有待安排有費辭說一人知不必人人共知一人能不必人人共能此于道不可謂自然于人便非親切于世爲可有可無之物以之立教不免離合參差有作

而不必應有唱而不必和乎天下者不道也若夫親親長長則不然人不生空桑墮地即有父母此無待而然者也有父母即痛癢關切孩之而笑疾痛而呼又莫不然而莫知所以然者也無賢不肖無知愚亦無貴賤貧富亦不必依傍名理亦不必轉相借貸隨取隨足至易至簡嘗試盡一世之人而詰之有一人焉能脫離父母不屬于毛不離于裹者乎姑舉事父母諸事如朝夕溫凊視膳問安負

米扇枕之類設身處地有一可自謂不能者乎雖田夫野叟兒童婦女生未識字之人但聞說孝弟等事靡不心開目明手舞足蹈即世間一種下愚喪心滅性舉人世上名義禮法俱於彼似不相關涉一切入之不得但使有人焉偲偲切切直提以身所從來亦必隱隱若刺肉顫心戰瞿然悚然不自知顙發乎面汗發乎背彷徨而無以自容借曰不然必非範人之形而可耳此無他所謂刺頂得血

着其痛處不覺啞然失聲蓋招不孝者而歸諸孝招不弟者而歸諸弟亦如呼行者而使之歸無不望見城邑涕泗悲號者矣昔孔子嘗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孝經與春秋相表裏固經世之書爾

刻孝經䟦　明宜興陳于廷

夫孝人子之極思也思則至性欝勃無待也待訓戒丁寧乎待訓戒丁寧而後萌又惡在爲孝思也噫不然也自先王之道不明而師

失其所以教弟子失其所以學天經地義晦蝕澌㓕膝下依依真意轉入百千萬億之情識如少艾妻子得君種種移其慕父母之良而至違禽獸不遠夫違禽獸則誠不遠矣脫斯時而有介乎其側者告之曰吾猶臆爾父母之腹爾者奚若也其寧自餒而飼爾寧自凍而燠爾寧自瘁而憂爾者奚若也有不恍遇其膝下之真而潸然淚下者乎又告之曰吾猶臆爾父母睊睊其目望逮爾一日之養

者奚若也爾幸有今日乃向之睊睊者曾能以粒粟寸絲甘其口而温其膚否也又有不泫然涕流若不能須臾視息于人世者乎凡此則有待而萌者耳何況聖經洋洋羣籍炳炳發皇夫至德要道之微而指陳夫大人赤子之體者堯舜孝弟宛在庭除親長平天下燦若指掌又不有賢愚共其觸發而貴賤同其悲感者哉顧嘗論之孝一也有及親之孝有盡巳之孝歿而祭祭而哀直盡巳焉耳舜

孝之大大于以天下養也曾參之孝之純純于養志養口體兩無憾也噫真子道之盛也負米與恨風木銜悲雖悽惻千古于親何及哉歐陽子曰祭而豐不如養之薄也余讀其言而愴然悲心焉夫自天子至庶人其隨分得爲者皆可及吾親乃或大言曰吾且爲顯揚爲大孝而區區口體弗遑留意嗟嗟曾口體之養弗切而有真顯揚者乎文王之爲世子也朝于寢門日三食上必視寒煖之節食

下必問所膳彼至聖之孝而猶若是蓋膝下愛濡掀揭宇宙皆愧端也孩提慕永勳華事業猶一吷也古人不以三公易一日之養而啜菽飲水務盡其歡即泣竹剖氷屢標其異豈非生前聚順之爲眞而勿使有後日之恨哉余故願今之讀是書者毋遠求即自温凊菽水始夫經之言孝終始顯微靡所不極乃余若有意乎其近者何也則欲使今之人人入門可致隨有無可勉與後日而思其居處

思其嗜欲固不如今日者之遂得致于吾親也又况即此一念忠移君悌移長治移官五孝之用雖别而百行之原不殊塞天地横四海又豈迂乎哉余故從至性鬱勃中亟導其近且易者即與裒是書者之婆心一耳

刻孝經䟦

明九華施逵

孔子七十二著孝經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夫春秋經世雖先王之志乎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即與孝經奚涉也抑孝經嘗論列天子諸侯卿大夫士矣愛敬盡於事親而德教加於百姓刑於四海則天子之令行諸侯不驕不溢卿大夫守先王之法言法行士以孝敬事其君長則僭竊不生篡逆不作五刑之屬可措而春秋之筆削何從故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孝經行而犯上作亂鮮其謂先王有至德要道以順天下民用和睦上下無怨亶其然乎昔鄭玄注孝經以爲五經之總會

國朝孝經不列於學官而春秋孤行先儒盱江羅氏學先仁孝厥徒楊歸善氏傳得其宗纂輯是經采摭武林虞淳熙集靈禮記諸書引證及師門宗旨合爲一編俾學者朝夕禮誦其言曰孝經之教以不敢爲先自身體髮膚不敢毀傷馴至於不敢惡慢不敢服道行於非法不敢失小國侮鰥寡失臣妾是不敢之爲孝也大矣乃若五刑之辠莫大於不孝者凡刑之所加皆敢之所致也故孝經之教

行天下可以無刑人其表章春秋於孝經義爲著學者果能涵濡浸漬於斯春秋之治可致也爰刊副本以廣示夫天下之爲人臣子者

孝經大全卷之二十二終

孝經大全卷之二十三

明新安呂維祺箋次

表章通考

述文 論 說

孝經論一 宋慈湖楊簡

孔子曰天有四時春夏秋冬風雨霜露無非教也簡亦曰無非教也又曰地載神氣神氣風霆風霆流形庶物露生無非教也簡亦曰無非教也不敢惡於人者此也不敢慢於人

者此也在上不驕者此也制節謹度者此也不敢服非先王之法服者此也不敢道非法之言者此也不敢行非法之行者此也愛於母敬於君而兼敬愛於父者此也用天之道因地之利謹身節用以養父母者此也是三才之所同也人性之所自有也人性之自有而爲悖爲亂者動於意而昏也孔子每每戒學者毋意絕其昏亂之萌也意欲不作清明融和爲愛敬爲博愛爲敬讓爲不敢爲不驕

為不濫為德義為禮樂為不敢遺小國之臣為不敢侮鰥寡為不敢失於臣妾為不敢從父之令為補君之過皆此心之變化一以貫之也不可以為彼粗此精也曰粗曰精者意也非吾所謂無所不通者也其物以十百千萬其實未嘗十百千萬也故曰孝弟之至通於神明光於四海無所不通詩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此之謂也此心之神無所不通光明如此由此謂之正學失此謂之

偽學而章句陋儒取孔子所與曾子之書妄以己意增益之而分裂之又刊落之相與妄論於迷惑之中而不自知此惟心通內明乃克決擇

孝經論二　宋慈湖楊簡

孔子曰夫孝天之經地之義民之行天地之經而民是則之夫天地之不可以俄而測度如彼而民何以則之謂民則不惟聖賢凡民皆在其中然則凡民何以則之也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是則之也是天地之經也居則致其敬養則致其樂病則致其憂喪則致其哀祭則致其嚴是則之也是天地之經也自膝下嬉嬉皆知愛其親愛其親之心曰孝是愛其親之心吾不知其所自來也窮之而無原執之而無體用之而不可旣不勉而中不思而得洞焉通焉廣大而無際天之所以健行而不息者乃吾之健行也地之所以博載而化生者乃吾之化生也日月之所

以明者乃吾之明也四時之所以代謝者乃吾之代謝也萬物之所以散殊於天地之間者乃吾之散殊也吾道一以貫之果吾之所自有也人皆有之而自省自信者寡也志曰聖人之道發育萬物又曰聖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也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及長無不知敬兄敬兄卽愛親之心也壯而事君無不知忠於君忠於君之心卽愛親之心也無二心也無二道也及其臨民博施之心又不

期生而自生卽愛其親之心也此無二心也無二道也泛焉應酬縱焉交錯愛敬互興喜怒哀樂無二心也無二道也仁此謂之仁宜此謂之義履此謂之禮樂此謂之樂知此謂之知明目而視之不可得而見也傾耳而聽之不可得而聞也故曰無聲之樂日聞四方此卽天之經也此卽地之義也是之謂則天地之經

安厝時思論一　宋涑水司馬光

葬者人子之大事死者以窀窆爲安宅死而未葬猶行而未得其歸也是以孝子雖愛親留之不敢久也古者天子七月諸侯五月大夫三月士踰月而葬今五服年月敕王公以下皆三月而葬是舉其中制而言之按禮未葬不變服啜粥居廬寢苫枕塊蓋孝子之心以爲親未獲所安已故不敢安也今世信葬師之說旣擇年月日時又擇山水形勢以爲子孫貧富貴賤賢愚壽夭盡係於此而其爲術又多不同爭論紛紜無時可決乃至終喪除服或十年或二十年或終身或累世猶不葬至爲水火所漂焚他人所投棄失亡尸柩不知所之者豈不哀哉人所貴有子孫者爲其死而形體有所付也旣而不葬則與無子孫而死於道路者奚以異乎詩云行有死人尚或殣之況爲人子乃恐棄其親而不葬哉大抵世之遷延不葬者多以昆弟各懷自利之心而野師俗巫又從而誑惑之甚至偏納

其賂而給之以私己愚而無知者安受其欺而弗悟也夫某山强則某支富某山弱則某支貧非惟義理所不當問雖近世陰陽書亦有深排其說者惟野師俗巫則張皇煽惑以爲取利之資擇地者必先破此謬說而後無大拘之患爲人子者所當深察也南劍州羅肇在大學默禱前程事於神一夕夢神曰子得罪陰間宜亟歸前程不須問肇懇平生無過願告獲罪之因神曰子無他過唯父母久

不葬兄弟孫孫安足責也輩悔悟急歸未及家而卒

安厝時思論一　宋建安真德秀

浮屠之教得行由吾儒之禮先廢使今之居喪者始死有奠朔有殷奠虞祔祥禫皆有祭旣足以盡人子追慕之情則於世俗之禮且將不暇為之矣不復祭禮而徒曰勿用浮屠使居喪者悵悵然無以報其親未見其可也經曰卜其宅兆而安厝之春秋祭祀以時思之孝子之事親終矣雖然君子有終身之喪忌日之謂也忌日不用非不祥也言夫日志有所至而不敢盡其私也人子之於生日苟無父母當以忌日自處太宗以萬乘之主能行之況學者豈可昧此

孝經本文說　明海昌褚相

聖學者心學也一元沕穆之始勿論已兩儀旣奠而三才之道彰則一元之秘獨契于聖人之一心自羲皇一畫而為心學之祖宣聖一貫而為心學之宗時至春秋教化漓而人心陷溺君權世道大裂不支聖為此懼斷魯史以維旣墜之王法闡孝經以覺未泯之人心要皆本吾天地生生之心廓吾天地生生之德然德莫大于盡孝孝即良知良能此心之愛敬為之匪襲也命于天率于性彰于教通于治蘊于人心流行于萬事萬化通神明和上下格天地光祖宗達四海前乎千萬世之旣往後乎千萬世之將來無所不通信哉孝經一書孔曾授受之蘊吾道一貫之精乎夫道以一貫則道以心盡舉一孝而天地古今之治化畢矣惜嬴煨作而經殘教潰歷代君臣好尚靡定聖學罔聞遂至諸儒紛紛各售已見分門立戶考索異同而有拂經鑿經議經之失嗟乎此聖經一大厄也予嘗反覆玩味經之本文數百語直截簡明其旨燦然其義秩然其體察躬行一指掌而化理藹然言天子則舉天下之孝盡之矣言諸侯卿大

夫則舉一國一家之孝盡之矣言士庶則舉一人一身之孝盡之矣明此而大順克溢比屋可封天下復覩唐虞三代之盛何古今率貿貿焉莫知所自也或者曰予以一貫說經深明此孝渾然一理無事紛張似矣其闢孔曾更端問答之詞何居噫此正聖賢教思無窮之心萬物一體之學先揭明王孝治以端化本更歷叙孝行以槩化機至于因人情以爲節文因上之善政善教以及不軌之懲戒

閭門之幽隱而凡有裨于人心化理至詳至密無非欲人各隨其分以盡吾性以全吾孝至求其孝治天下之本實係于吾君之建心極嗟乎惟皇建極大化攸同此誠聖經垂範之大旨譬猶麗天之宿一舉首而在目中合轍之車不出戶而通天下古謂一孝立而萬善備非一貫之旨歟第愧後儒罔求聖學心源惟兢俗流訓詁前後異見遂析爲古文今文之辨是謂拂經分章詮釋以各炫已長自多傳識是謂鑿經刪煩訂訛迄無定論以破千古之惑是謂議經三者出而全經愈蝕俾聖心獨得于天之蘊乃爲後世支離口耳之談其獲戾聖教何如耶有志聖經者莫先于明一貫之學庶可覷其微矣

孝經叙錄說　明崑山歸有光

孝經一篇十八章河間顏芝所藏芝子貞出之孝經古孔氏一篇二十二章孔氏壁中所藏魯三老獻之漢世傳孝經有長孫氏江氏

后氏翼氏四家而古文絕無師授至劉向校定以十八章爲定魏晉以後王肅韋昭謝萬徐整之徒注者無慮百家莫有言古文者蓋古文并於十八章而孔氏之別出者廢已久矣隋劉炫始自離析增衍以合二十二章之數著稽疑一篇當時遂以爲孔傳復出而儒者固已譁然謂炫自作炫又僞造連山魯史等百卷則炫之書又可信哉晉穆帝永和十一年及孝武大元元年再聚群臣共論經義

訶親撰進孝經諸說以鄭氏爲宗其後陸澄譏爲非玄所注唐開元七年詔群臣集議史官劉子玄遂請行孔廢鄭夫子玄以爲非鄭之注可矣因欲以廢經而用劉炫之古文豈不過哉當是時儒者盡非子玄天子卒自注定從十八章仍八分御札勒於石碑世謂之石臺孝經宋咸平中詔邢昺杜鎬等依以爲講義而司馬温公指解猶尊用古文其意誑今文爲他國踈遠之僞書葢見新羅日本之

別序而近忘京兆之石臺也元吳文正公始斥古文之僞因朱子刊誤多所更定今予一從石臺本獨其章名乃梁博士皇甫侃之所標非漢時之所傳故悉去之予又著其說曰大哉孝之道非聖人莫之知也昔孔子嘗不對或人之問禘矣其言明王之以孝治天下至於刑四海事天地言大而理約豈非極萬殊一本之義意其所以告曾子者如此

全孝圖說

明錢塘虞淳熙

孝字從老省從子子在老傍抗而不順非孝也老在子下逆而不順非孝也老上子下斯象形矣規者太虛也規中者其孕也約以從老從子之象太虛爲老能孳萌爲子太虛爲老三才萬物爲子乾爲老坤順承爲子乾坤爲老六子爲子乾坤爲老日月五行民物爲子日爲老月受光爲子日月爲老五行民物爲子五行生我爲老我生爲子山祖脉爲老胎育爲子川源爲老委爲子五行爲老渾敦

氏爲子渾敦氏爲老人爲子二氏父母爲老二氏爲子兆人父母爲老兆人爲子四裔父母爲老四裔爲子五等之貴者爲老賤者爲子禽獸草木各有牝牡雌雄雖胎化不同而生者爲老受生者爲子以老孚子以子承老無物非孝也援神契曰孝在混沌之中曾子曰夫孝推之後世而無朝夕無時非孝也無物不有無時暫停以應規也人言釋老超出太虛不拜父母太虛無外復何可超即與同

體能不孳萌而爲孝乎作全孝圖說

孝經大全卷之二十三終

孝經大全卷之二十四

明新安呂維祺箋次

表章通考

述文　解

紀孝行章解　宋建安眞德秀

昔聖人作孝經一書教人以事親之道其紀孝行章曰居則致其敬養則致其樂病則致其憂喪則致其哀祭則致其嚴五者備矣然後能事親孝之終始無出於此所謂居則致其敬者言子之事親須當恭敬不得慢易蓋父母者子之天地也昔王侍郎十朋見人禮塔呼而語之曰汝有在家佛何不供養蓋謂人能奉親即是奉佛若不能奉親雖焚香百拜佛亦不佑此理甚明所謂養則致其樂者言人子養親當順適其意使之喜樂也昔老萊子雙親年高已逾七十常綵衣爲兒童戲於親側欲親之喜今貧民固無美食珍膳但能隨力所有盡其誠心則尊者之心自然快

樂一門之內盎然如春矣所謂病則致其憂者言父母有疾當極其憂慮也昔人至謂有母病三年衣不解帶親年既高不能無病人子當躬自侍奉藥必親嘗若有名醫不恤涕泣訴告以求治療之法不必剔肝割股然後爲孝所謂喪則致其哀祭則致其嚴二事皆當以盡誠盡敬爲主又曰民間不幸有喪富者則侈靡而傷於財貧者則火化而害於恩夫送終之禮稱家有無昔人所謂必誠必信

者惟棺椁衣衾至爲切要其他繁文外飾皆不必爲又曰至如佛家追薦之說固茫昧難知供佛飯僧廣修齋事甚爲無益灼然可知又曰聞鄉俗相承親賓送塟或至割羊宰豕酬杯劇飲當哀而樂尤爲非禮又曰經曰孝弟之至通於神明天下萬善孝爲之本若能勤行孝道非惟鄉人重之官司重之天地鬼神亦將佑之如其悖逆不孝非惟鄉人賤之官司治之天地鬼神亦將殛之此州素稱善國好善者多今請鄉黨鄰里之間更相勸勉其有不識文義者煩老成賢德之士當爲詳說使之通曉庶幾人人興起家家慕效漸還淳古之俗

庶人章解　宋建安真德秀

經云用天之道分地之利謹身節用以養父母此至聖孔子所作大聖言語應不誤人春宜深耕夏宜數耘禾稻成熟宜早收歛豆麥黍米桑麻蔬果宜及時用功浚治此便是用

天之道高田種早低田種晚燥處宜麥濕處宜禾田硬宜豆山畬宜粟隨地所宜無不栽種此便是分地之利既能如此又要謹身節用念我此身父母所生宜自愛恤莫作罪過莫犯刑責得忍且忍莫要鬬毆得休且休莫興詞訟入孝出弟上和下睦此便是謹身財物難得當須愛惜食足充口不須貪味衣足蔽體不須奢華莫喜飲酒飲酒失事莫喜賭博賭博壞家莫習魔教莫信邪師莫貪浪遊

莫看百戲凡人皆因妄費便生出許多事端既不妄費卽不妄求自然安穩無諸災難此便是節用謹身則不憂惱父母節用則能供給父母能是二者卽是謂孝故曰以養父母此庶人之孝也爾衆朝朝誦念字字奉行如此則在鄉爲良民在家爲孝子明不犯王法幽不遭天刑比之遊惰荒廢自取饑寒放蕩不謹自招危辱者相去遠矣

呂維祺曰按真文忠公經濟學術古今

宗仰昔治泉州首解孝經二節刊給諭民民多向化至今誦之葢孝固統於事親而公揭此以諭泉民則泉治矣以此諭天下則天下治矣其爲至德要道若此況公所解語民皆易曉有志民瘼者其留意焉

孝經解　　明正學方孝孺

孝子之愛親無所不至也生欲其壽凡可以養生者皆盡心焉死欲其傳凡可昭揚後世者復不敢忽焉養有不及謂之死其親沒而不傳道謂之物其親斯二者罪也物之尤罪也是以孝子修德修行以令聞加乎祖考守職立功以顯號遺乎祖考俾久而不忘遠而有光今之人不然豐於無用之費而嗇於顯親之禮以妄自誣而不以學自勉不孝莫大焉

孝經解　　明合肥蔡悉

身也道也皆父母所以與我而我與父母一

者也皆父母與我所以肖天地而一者也不敢毀傷敬其身體髮膚已爾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所謂道也身任此道道立此身身與親庶幾不朽乎事親曰始自孩提愛敬左右就養而言也立身曰終自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言也夫孝終於立身立身要矣學道急焉夫孝天性也始何所始終何所終本乎至情隨分自盡無有患不及者也大舜養以天下曾子養以酒肉其道一

也虞書顯設于當時孝經大學垂憲于萬世其道亦一也乾以易知則天之明不慮之良知也坤以簡能因地之利不學之良能也利即坤不習無不利之利良知良能民之行也愛敬生於孩提仁義達之天下沛然而不可禦也教成而政治矣以順天下豈有驅迫勉强於其間哉天地之性人爲貴父子之道天性也率性而愛敬之謂之孝是曰性善其儀所以不忒也至於配天而性無毫髮不盡矣

夫子言性何切近精實也父母生之續莫大焉續者天性生生不斷者也敬親愛親豈容有以尚之義當最厚者獨君父之臨耳必自愛親敬親之心移以事君而後能忠悖德悖禮是謂凶德如此之人豈能有道事君哉夫莫厚於君臣之義而本因於父子之親聖人之德又何以加於孝乎膝下愛敬爲仁之本也聖人因以教敬教愛教不肅而成政不嚴而治矣可道可樂可尊可法可觀可度此謂可欲之善佛老不先親親是二本也管商政刑驅迫惡知仁義哉善根斷滅皆爲凶德雖虛無道成霸圖克遂豈君子所貴乎親愛樂之實也敬順禮之實也孝弟立而禮樂興矣樂可移風易俗禮可安上治民敬行而悅生禮先而樂後也教孝教弟教臣總曰君子之教以孝也孝之時義大矣哉孝莫大乎以道養親故親不義則諍之況可以不義悅親乎人資乾以始父子之天也民知胎于此矣資

坤以生母子之地也良能胎于此矣則天之明事父孝故事天明因地之利事母孝故事地察良知良能本乎父母塞乎天地通於神明光於四海無所不通事天明良知配天事地察良能配地神明之彰無在而無不在順德之馨宗廟之享焉往而不感通也豈可以常情測哉上下相親忠之至也忠之道孝經備矣或者著忠經未達乎生民之本盡矣之義也本者何天性是也親人所由生也人親

所以長生也生愛敬死哀戚父祖子孫宛然一脉流通萬代如見死生之義備而孝子之事親終矣非親人從何生非人親復何存非愛敬哀戚何以盡生人之天性而繼續于無窮乎大哉孝也斯其至矣

五等章解

明錢塘孫本

愚統觀夫子作經之旨端爲治道設也然孝屬事親而所以能通於治者何也葢孝不外乎愛敬愛敬者乃推行此孝之大端也故人

能愛敬則其心和順必不敢惡慢於人卽此不敢惡慢人之心推之則凡形諸言動措諸政令必皆惇愛廣敬之事故君則化民成俗臣則承流宣化而世道自臻於化理矣但天下之愛敬雖同而勢分則異其所推及乃有大相懸者故夫子以愛敬總冠於五等之上則推行有本然後歷叙五等之人各有當盡之孝而要之皆愛敬所推也五等者何天子有天下故愛敬盡於事親則自不敢惡慢於

人而推之德教卽有以加百姓刑四海所謂一人之善賴及兆民而保先王所傳之天下故謂之天子之孝孝之最大者也諸侯有社稷旣愛敬其親而不驕不溢戰兢以守其富貴葢諸侯所以成其孝也卿大夫有宗廟亦以愛敬推於容服言行之間務皆合於禮法豈不可保其祿位葢卿大夫所以成其孝也士無爵土可守而先人之祭祀所當奉也故必夙興夜寐以事所生者事其君長而祭祀

可守葢士所以成其孝也若庶人則雖均有愛敬之心而不能以遠推也不過因天分地謹身節用以養父母爲庶人之孝而已然則愛敬者事親之事所謂孝之始也推及於天下國家者立身之事所謂孝之終也不能愛敬是爲無始不推愛敬是爲無終故自天子至於庶人孝無終始則必亡身喪家而國與天下皆不可保矣焉有不及於患者哉此五等之孝自天子倡之則諸侯卿大夫士庶罔

不合敬同愛以成天下和平之化而後王之欲圖治者舍孝何以哉故曾子仰而嘆曰甚哉孝之大也

聖人因嚴以教敬因親以教愛解

明仁和朱鴻

經曰聖人因嚴以教敬因親以教愛此可見親嚴者人之性也聖人因性以立教罔無惑乎不肅不嚴而教易成政易治矣然親生膝下以養父母日嚴此正孩提之童一無知識

之時豈能遽率聖人之教耶要在為父母者訓導之爾苟於斯時而謂其幼小無知務為姑息是不知古人胎教之益俾之任情縱慾放其良心斲其真性大曠其養正之時及能出就外傅已事倍而功半矣聖人豈慮不及此哉蓋聖人愛敬盡於事親而德教自有以加百姓刑四海則孝弟之道天下同風為父母者以身率教朝夕薰陶訓廸俾弟子聞孝言見孝行啟發其天性之良充長其愛敬之性於凡一切殘忍慢易之事悉禁絕之而勿使接於耳目自然習與性成而天下和平之化可漸而致也然則父母所以甄陶其子者何莫非聖教之所漸被也哉正如孟子所謂西伯善養老者不過導其妻子使養其老可見聖人之立教豈家至日見而諄諄然以命之亦惟導其父母使教其子爾夫何今之教子者反是不能善體聖人之訓率皆沿習衰世末俗之行假以姑息豢養之恩誘以富貴

利達之事至長而從事於師亦惟加課習之勤督文藝之末於德行本源之地一罔聞知幾何而能成其順德之風仁義之習也哉若使聖人微言所蘊蚤白於天下則天下之人悉知教子於嬰孩養真純防外誘務全其天性之良則仁人孝子亦胥此焉出矣嗚呼予弟能先明於本源之地而後從事於文藝豈不益有力哉故曰科舉之學不患妨功惟患奪志

終

孝經大全卷之二十五

明新安呂維祺箋次

表章通考

述文　考　辨　刪　傳　衍義　心法

孝經考　明仁和朱鴻

謹按漢藝文志及鉤命訣孝經中契孔聖全書年譜朱景濂生卒辯謂孔子七十二以春秋屬商而孝經則以屬參是春秋孝經之成似同斯時也夫魯麟生而春秋作孝經成而

圖文見天人交應理固然者其垂憲萬世宜矣由魏文侯立傳傳至嬴秦與六籍同燬漢興惠帝除挾書律孝經自顏貞氏出乃隸書也故名今文文帝爲置博士司隸有專師制使天下誦習焉及涼州變令家家習之詔書詰責武帝時孔壁出孝經皆蝌蚪書也故名古文光武時令虎賁士習之明帝時令羽林悉通孝經章句是時不惟天下之經生學士而家誦戶習遍武人矣況廟號率用孝謚選士每先孝廉世稱漢治近古殆不誣哉第歷代表章經籍咸列學官直以此經明顯未令諸儒會議故經旨未能統一悠悠千載可勝嘆哉曹魏以後注者無慮百家於是晉永和及孝武大元間再聚羣臣共論經義逮梁武帝撰疏十八卷簡文帝撰疏五卷梁昭明唐壽王及諸胤子皆講於殿庭唐太宗命孔穎達講於國學是累朝之英君碩輔靡不尊尚而諸儒之註疏多穿鑿蹐駁開元間乃詔羣

臣集議夫玄宗最爲好古篤信是經剪繁蕪撮樞要重加註疏更爲精審書勒國學仍勑家藏學者至今稱石臺孝經云宋太宗有御書孝經仁宗有篆隸二體高宗有真草二刻復詔邢昺杜鎬爲置講義是此經之流播宇內如日中天誠六經之總會百王之衡鑑也夫何王安石以偏拘之學既以斷爛視春秋而此經亦以淺近見黜夫昔之火於秦也旋復於漢今徒挾司馬公之隙遂使先王至德

要道聯傾者五百餘年其禍較之秦尤烈矣
洪惟我
明尊號定謚必加孝德於
聖母以端孝之本洪武初會孝經大旨纂爲
御製六言使遒人振鐸於路以發孝之端永
樂間命儒臣纂集孝順事實以收孝之實
二祖之教以孝也何啻家至日見哉
列聖相承率循是道徵是嘉靖中興尊崇至
孝超越千古纂明倫一書萬曆庚辰乙酉咸

以此經策士用之掄材今
皇上益篤孝思親御孝經注疏留置展前益
欲以風示天下必且進之經筵頒之學官使
得與五經四書並列於世以臻大臺熙累洽
之盛者端有俟於今日

忠經辨

明仁和朱鴻

經曰事親孝則忠可移於君大學曰孝者所
以事君言忠孝一道也今觀馬融之忠經果
可與孝經並乎其意謂衆善咸起於忠故保
孝行章曰君子行孝必先以忠竭其忠則福
祿至若然則隱居之士終不得以孝其親乎
且於夫子所稱始於事親終於事君之旨悖
矣然融推忠之義甚大故並立二經以補夫
子之缺不知人臣之義莫備於春秋春秋皆
人臣大經大法無將之戒至於誅其意焉其
責人臣純心以盡忠者至矣愚嘗謂孝經立
萬世人子之則春秋嚴萬世人臣之防故夫
子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是春秋卽夫子

之忠經也故名忠訓以勸人臣作忠則可名
忠經以配孝經則不可故作忠經辨

孝經別傳

明餘姚李槃

夫天地人物大父母也人生天地稱萬物靈
則其父母全而生之也仁者人也故人仁同
天地之種也父母生我此身爲仁固天地之
種吾恐不念父母生身之本志承順之思而
昧克肖之義與天地不相似矣不可爲人不
可爲子何者爲其不仁也不仁不可以爲孝

也故孝子之道大人君子仁配天地之道也天子諸侯得此道以稱君公卿大夫士得此道以稱子故合之謂君子君子之謂大人有大人之道居大人之位此大人君子也純則聖及則賢世衰道廢聖賢愚不肖倒置無大人之道居大人之位不足爲大人君子無大人之位居大人之道不失爲大人君子非大人君子爲不肖子不肖子迺不孝大人君子爲肖子肖子乃孝自有天地而有父母以來

以至於今居大人之位行大人之道立大人之身若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之作君風后力牧皐夔稷契伊傳周召之作臣皆不過爲肖子則已矣傳至孔子雖嘗試爲大人而終不得安其位以竟大人君子之施覩其門人炫才博辨如游賜之徒皆日月一至不能躬行惟顏子聰明沉潛藏於如愚凡終日與言皆勤於退省獨契博約善發其蘊孔子知其用行舍藏可與共也問仁而及天下

歸仁問爲邦而談帝王法戒蓋全以大人君子克肖克孝之道授之矣顏淵不幸不存其次唯曾子聰明弘毅藏於朴魯凡教語所傳皆勤於日省獨唯一貫善發其蘊孔子知其任重道遠可與托也故語之以孝皆明王孝治天下君臣上下一德之事蓋非世俗所謂奉養之末也迺仁同天地務其本根一言不忘父母一行不忘父母父母全生子全歸不辱其身不羞其親自生事而塟而祭而行父

母之遺體合孝悌禮樂而一之可以家可以國可以天下本諸身孚諸親及諸祖推諸君加諸民考諸先王建諸天地達諸後世質諸鬼神素位而行成親之善補親之愆終子之身無止息焉大行道彌六合不爲加窮居行修一身不爲損故曰仁者仁此者也禮者履此者也義者宜此者也信者信此者也强者强此者也樂自順此生刑自反此作故曰夫孝置之塞天地溥之橫四海施之後世無朝

夕此孝經之義也立其仁配天地之身是已曾子得之闡爲大學蓋大人君子之學明明德於天下不過舉至德要道以順天下耳故孔子之傳曾子獨得其宗守身事親若曾子者可也舜之大孝武王周公之達孝曾子臨深履薄戰兢之孝易地皆然孔子之時也夫孔子之時也夫

父母生之續莫大焉衍義

明新安吳從周

仁孝一道也仁者人也人得天地生生之理爲心卽爲仁此仁在天地全是一箇生生未有天地此生生之理涵於太始旣有天地此生生之理繼續不窮自開闢而來至於今是一箇生生不絕少有斷續便不生生天地之仁或幾乎息矣父母初生時這天地之仁合畀在吾身上天地生生之理從予繼續得來不有父母生我我從何處繼續得天地之仁來是天地之仁繼續於吾身吾身之仁繼續於吾心繼續不斷愛敬父母斯爲孝緣父母生我時爲我繼續得天地生生之理在今此生生之理繼續於父母爲孝則孝者所以繼續此天地之仁也繼續此天地之仁全憑父母當初生得此身來故曰續莫大焉此生生之仁繼續得來卽爲德卽爲禮是克續於親也移此孝事君則德禮隨在形見是克續於君也苟不愛親而愛他人則愛心斷續德斯悖矣不敬其親而敬他人則敬心斷續禮

斯悖矣蓋此愛敬卽天地之仁原是父母爲我續得天地來的原是斷續不得的一或間斷不接續此心便與父母不相續如何事君上繼續得去是故君子言思可道行思可樂德義可尊作事可法容止可觀進退可度以臨其民無非繼續此天地生生之仁也無非孝也無非仁也不爾是父母於天地爲我續得來我却不能將父母爲我所續的續將去是自斷其生理也哀哉故凡人思所爲孝

當知此續知此續原於所生則知既生不可無此續是續也前乎千萬世之既往後乎千萬世之將來相續不窮則此孝之在人心誠相續而無間可息者也自吾身續之父母自父母爲我續之天地自天地續之無始之初夫既續之於無始當必續之於無終故曰孝無終始嗟嗟續之爲義大矣哉傳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其庶乎文王純亦不已純孝之謂也續莫大焉者也

全孝心法

明錢塘虞淳熙

人在氣中如魚在水中父母口鼻通天地之氣子居母腹母呼亦呼母吸亦吸一氣流通巳無間隔何況那本靈本覺的秉氣出入又有甚麽界限處可見此身不但是父母的遺體也是天地的遺體又是太虛的遺體保養遺體之法不過馭氣攝靈一事馭氣攝靈不過愛敬二字愛之極爲敬敬之至爲齋齋戒洗心到得浩然之氣塞乎兩間赫然之光照乎四表方纔是箇全孝方纔叫做孝子這是極平極易極庸極常的道理如人目能視耳能聽只把做平易庸常使一生盲聾的人忽然得此便大驚小怪誇張神異然究竟來只是箇平易庸常如何添得些子且世上有五等人孤子義子失怙之子爲人後之子與中貴人他都恨不得親事父母殊不知此身既爲太虛天地的遺體難道不是君父繼父繼母的遺體昔日王祥輩但只一味孝順繼母

就有許多靈感豈是那繼母生下他來至於孤子有乾坤有君師有宗廟隨在皆可盡孝隨在皆有感通這五等人雖無父母得事其實與在膝下一般若肯依着這心法行將去何處不遇本生父母

孝經大全卷之二十五　終

孝經大全卷之二十六

明新安呂維祺箋次

表章通考

述文　宗旨　引證

孝經宗旨

明南城羅汝芳

問道曰道之爲道不從天降不從地出切近易見則赤子下胎之初啞啼一聲是也聽着此一聲啼何等迫切想着此一聲啼多少意味其時母子骨肉之情毫髮分離不開眞是

繼之者善成之者性而直見乎天地之心經曰此之謂要道

問仁曰孔子云仁者人也葢仁是天地生生之大德而吾人從父母一體而分亦純是一團生意故曰形色天性也惟聖人而後能踐形踐形卽目明耳聰手恭足重色溫口止便生機不拂充長條暢人固以仁而立人亦以人而成人既成卽孝無不全矣經曰天地之性人爲貴人之行莫大於孝

問孝何以爲人之本也曰子不思父母生我千萬劬勞乎未能分毫報也子不思父母望我千萬高遠乎未能分毫就也思之自然悲愴生焉疼痛覺焉卽滿腔皆惻隱矣遇人遇物必能方便慈惠周卹溥濟經曰愛親者不敢惡於人敬親者不敢慢於人

問學何爲者也曰學爲人也葢父母之生我人也人則參三才靈萬物其定分也全生之則當全歸之故曰立身行道以顯父母夫所

謂立身者負荷綱常發揮事業出則治化天下處則教化萬世經曰夫孝始於事親終於立身

孔孟立教爲天下後世定之極則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後世不察乃謂止舉聖道中之淺近爲言噫天下之理豈有妙於不思而得者乎孝弟之不慮而知卽所謂不思而得也天下之行豈有神於不勉而中者乎孝弟之不學而能卽所謂不勉而中也人能日周

旋於事親從兄之間以涵泳乎良知良能之
妙俾此身此道不離於須臾之頃則人皆堯
舜之歸而世皆雍熙之化經曰其教不肅而
成其政不嚴而治

問孝弟爲教是矣如王祥王覽非不志於孝
弟而不與之爲聖何也曰人之所貴者孝弟
而孝弟所尤貴者學也故質美未學者爲善
人大善人者豈孝弟之不能哉弗學耳弗學
則如瞽目行路步武可進尺寸然終是錯違

中正墮落險阻故宗族稱孝鄉黨稱弟而不
善致其良知者則執滯於一節而變或不通
循習於一家而推或不廣矯激於異常而恒
久可繼之道或違又安能光天地塞四海垂
之萬世而無朝夕故君子必學之爲貴也經
曰有覺德行四國順之

問立身行道果何道耶曰大學之道也大學
明德親民止至善如許大事惟立此身盈丈
夫之所謂身聯屬天下國家而後成者也如
言孝則必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天下皆孝而
其孝始成如言弟則必長吾長以及人之長
天下皆弟而其弟始成是則以天下之孝爲
孝方爲大孝以天下之弟爲弟方爲大弟也
經曰教以孝所以敬天下之爲人父教以弟
所以敬天下之爲人兄

友人終日興嘆問其故有一弟而不能化也
曰汝曾擇好友與之處乎曰未也曰此即便
見汝愛弟未至也夫兄弟手足也若汝手傷

流血則呻吟呼痛求人問藥肯少停時刻哉
此友感悟先生徧呼諸友曰手足且然况君
父乎吾輩有志明時顧乃優游卒歲護持鮮
呻吟之痛而調埋無號呼之切徒悼嘆於君
民堯舜之難而治平之不可親見也罪將何
逃經曰進思盡忠退思補過將順其美匡救
其惡故上下能相親

宗也者所以合族人之涣而統其同者也吾
人之生只是一身及分之而爲子姓又分之

而爲曾玄分久而益衆焉則爲九族至是各父其父各子其子更不知其初爲一人之身也故聖人立爲宗法以統而合之董子曰道之大原出於天天之爲命本只一理今生爲人爲物其分甚衆比之一族又萬萬不同矣茍非聖賢有箇宗旨以聯屬而統率之寧不愈遠而愈迷亂也哉於是苦心極力說出一箇良知指在赤子孩提處見之夫赤子孩提其眞體去天不遠世上一切智巧心力都着

不得分毫然其愛親敬長之意自然而生自然而切盎盡四海九州之千人萬人而其心性渾然只是一箇天命雖欲離之而不可離雖欲分之而不可分如木之許多枝葉而貫以一本如水之許多流派而出自一源其與人家宗法正是一樣意思葢宗法者是欲後世子孫知得千身萬身只是一身聖賢宗旨是欲後世學者知得千心萬心只是一心四書五經中無限說中說和說精說明說仁說義千萬箇道理也只是表出這一箇體段前聖後聖無限立極立誠主敬主靜致虛致一千萬箇工夫也只是涵養這一箇本來往古來今無限經綸宰制輔相裁成底續運化千萬箇作用事業也只是了結這一箇志願若人於這一箇不得歸着則縱言道理終成邪說縱做工夫終成誠行縱經營事業亦終成霸功與原來不慮而知不學而能天然不變之體又何啻霄壤也哉如人家子孫衆多各

開門戶各立藩籬無宗以統而一之其不至於相戕相賊而流蕩無歸者無幾經曰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此之謂也

孝經引證　　　明嶺南楊起元

孝之爲貴貴能立身行道永光厥祀若匍匐懐袖日用三牲而不能令萬物尊已舉世我賴以之養親其榮近矣經曰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

凡人事天地鬼神莫若孝其一親二親最神

也孝至於天日月爲之明孝至於地萬物爲之生孝至於民王道爲之成經曰孝弟之至通於神明光於四海無所不通

子路見孔子曰負重道遠不擇地而休家貧親老不擇祿而仕昔者由事二親之時常食藜藿之食而爲親負米百里之外親没之後南遊於楚從車百乘積粟萬鍾累茵而坐列鼎而食願食藜藿爲親負米不可復得也枯魚啣索幾何不蠹二親之壽忽如過隙草木

欲長霜露不使人子欲養二親不待孔子曰由也事親可謂生事盡力死事盡思者也經曰生事愛敬死事哀戚

呂維祺曰孝經一書通神明和上下格天地達四海前乎千萬世之既往後乎千萬世之將來無所不通信孔曾授受之蘊吾道一貫之精也惜嬴焻作而經殘教潰歷代君臣好尚靡定聖學罔聞遂至諸儒紛紛各售已見分立門戸考索異同雖然諸儒之闡經翼聖薪盡火傳使聖遠言湮之餘猶得見聖人之遺書而足以與起斯文者諸儒之言胡可盡没也故以述文次第之曰序曰贊曰論曰說曰解曰考曰辨曰别傳曰衍義曰心法而文之變盡矣然有敘事之文有闡道之文有廣義之文至於羅氏宗旨楊氏引證亦採數則附諸述文之末在觀者潛泳而自得焉

孝經大全卷之二十六終

孝經大全卷之二十七

明新安呂維祺箋次

表章通考

紀事

漢文帝置孝經博士司隸有專師制使天下人人誦習

漢平帝元始三年令序庠置孝經師一人五年令天下通知孝經教授者所在以聞遣詣京師

東漢光武帝表章孝經行沛王通論

又光武帝令虎賁士俱習孝經

漢顯宗明帝時自期門羽林之士悉令通孝經章句當時甘露降於甘陵仍降附樹枝芝草生殿前神雀五色翔集京師西南有哀牢儋耳僬僥槃木白狼動黏諸種前後慕義貢獻亦或有遣子入學吏稱其官民安其業遠近肅服戶口滋植焉

晉元帝太興初置孝經鄭氏博士一人愍帝崩斬衰居廬太陽陵毀素服哭三日時玉冊見于臨安白玉麒麟神璽出于江寧曰有重暈竟全吳楚中興晉室其作孝經傳序曰天經地義聖人不加原始要終莫踰孝道能使甘泉自涌鄰火不焚地出黃金天降神女感通之至良有可稱

晉穆帝永和十二年二月帝講孝經升平元年三月又講孝經親釋奠于中堂

隋志梁武帝義疏十八卷梁簡文帝孝經註

五卷按梁武帝釋孝經義中大通四年三月置制旨孝經助教一人簡文于士林館發孝經題張譏論義往復譏有孝經義八卷

齊[illegible][illegible]月太子講孝經殿中中庶子徐勉祭酒張充執經天監八年九月於壽安殿講孝經論語講畢親臨釋奠於國學

隋文帝親臨釋奠頒賜孝經

唐太宗貞觀十四年帝詣國子監釋奠命祭酒孔穎達講孝經講畢有詔褒美至屯營飛

騎亦授以經是年野蠶繭大如柰其色綠凡收八千三百碩十八年引沂鄜諸州所舉孝廉賜坐於御前皇太子問以曾參說孝經並不能答太宗謂曰朕發詔徵天下俊異纔以淺近問之咸不能答海內賢哲將無其人耶朕甚憂之二十年命趙弘智攝司業爲終獻旣而就講弘智談孝經忠臣孝子之義許敬宗上四言詩以美其事是年玉華宮李樹連理隔澗合枝又有黃雲潤一丈東西際天

唐史孔穎達傳太宗時穎達爲太子右庶子數諍太子承乾過失撰孝經章句因文以盡箴諷帝悅賜黃金綵絹久之拜祭酒仍充東宮侍講

唐高宗永徽初召趙弘智爲陳王師講孝經百福殿頗躭墳典方欲以德教加於百姓刑於四海乃令陳孝經大要以補不逮對曰天子有爭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其天下願以此獻帝悅賜絹疋名馬故永徽之治庶幾貞觀云

唐玄宗御製孝經制旨一卷取王肅劉劭虞翻韋昭劉炫陸澄六家之說參倣孔鄭舊義令行於太學開元十年六月二日上注孝經成頒天下及國子學生天寶二年五月二十二日上重注亦頒天下天寶三載十二月癸丑詔天下家藏孝經挍會要云精勤教習學校之中倍加傳授州縣官長申勸課焉五載二月二十四日詔孝經書疏雖粗發明未能

該備今更敷暢以廣闕文令集賢寫頒中外

唐玄宗八分書孝經立國學以層樓覆之壽王通孝經賜王迥質束帛酒饌命元行冲爲疏立於學官開元時凡童子科十歲以下能通一經及孝經每卷誦文十通者予官通七予出身天寶十一載明經所試一大經及孝經各有差

開元時趙匡爲澤州刺史上舉人條例謂孝經德之本學者所宜先習其明經以論語孝

經爲之翼助又謂論語孝經爲一經舉旣立差等隨等授官則人知勸勉又謂進士亦請令習孝經其有通禮記尚書論語孝經之外兼有諸子之學爲茂才舉又謂簡試之時請皆令習孝經論語其孝經口問五道論語口問十道須問答精熟知其義理並須通八道以上行之

玄宗爲太子褚無量擢明經官侍讀釋奠日講孝經隨端建義博敏而辨觀者嘆服進銀

青光祿大夫賜以章服綵絹

唐代宗廣德元年禮部侍郎楊綰請依古察孝廉而所習取大義能通諸家之學論語孝經孟子兼爲一經李栖筠等議稱綰所請實爲正論詔行之

唐穆宗時韋處厚路隋撰孝經爲法言帝稱善並賜金幣

于公異旣仕不歸省後母詔賜孝經

唐制學生以品官子孫爲之凡治孝經論語共限一歲試通者爲第

唐王元感上所撰孝經纂草詔諸儒公議可否魏知古見其書嘆曰信可爲指南矣徐堅劉知幾張思敬等嘉其異聞每爲助理聯疏薦之遂下詔褒美拜崇賢館學士

唐至德中徐孝克通孝經有講疏六卷帝命太子入學發孝經題詔太子北面聽講尚書省第舊多怪孝克居兩載妖變皆息

薛放對穆宗曰孝經者人倫之大本自漢首

列學官今復親爲註解當時四海大理蒸人知孝慈氣感和樂之所致也穆宗曰聖人以爲至德要道信其然乎

宋太宗賜李至御書千文至謂理無足取莫若孝經有資治化仍御書以賜時孝經疏板未備至乞讐校以備刊刻詔從之

宋眞宗咸平三年勾中正受詔以三體書孝經摹石表上之召見便殿賜坐嘉歎良久賜金紫命藏於秘閣

咸平三年三月癸巳命國子祭酒邢昺等校定周禮儀禮公羊穀梁傳正義又重定孝經論語爾雅正義四年九月丁亥翰林侍講學士邢昺等及直講崔偓佺表上重校定周禮儀禮公穀傳孝經論語爾雅七經疏義凡一百六十五卷賜宴國子監昺加一階餘遷秩十月九日命摹印頒行於是九經疏義具矣

又祥符間講孝經資善堂

宋仁宗命王洙書孝經四章楊安國請書後

屏帝不欲背聖人之言令列置左右天聖景祐至和嘉祐年間壽星凡十五見主人君壽昌天下賓寧賢士進用四十二年深仁厚澤升遐之日雖深山窮谷莫不奔走悲號而不能止謚孝明皇帝

皇祐四年命丁度書孝經天子孝治聖治廣至德要道四章爲圖

嘉祐二年增設明經試法兼以論語孝經策時務三條出身與進士等

崔遵度七歲好學仁宗開壽春王府拜爲王友授王孝經賜御詩寵之

仁宗命國子監取易詩書周禮禮記春秋孝經爲篆隸二體刻石兩楹至和二年三月五日判國子監王洙言國子監刊立石經至今一十五年止孝經刊畢尚書論語見書鐫未就乞促近限畢工餘經權罷從之

嘉祐中蜀人龍昌期注孝經詔取其書野服自詣京師賜緋魚并絹百疋

又天聖四年閏五月侍讀學士宋綬錄惟皇誠德賦孝經論語要言唐太宗帝範二卷楊浚聖典三卷楊相如君臣政理論三卷以進時帝好儒學太后命綬擇前代文字資孝養補政治者以備帝覽故也慶曆七年三月丙申邇英講孝經

宋哲宗元祐二年九月庚午呂公著言伏覩今月十五日以經筵講論語畢賜執政及講筵官御筵是日內出御書唐賢律詩分賜臣

等各一篇次日臣於延和謝今以論語終帙
進講尚書二書皆聖人之格言爲君之要道
臣輒於尚書論語及孝經中節取要語凡一
百段惟取明白於治道者庶便省覽他日宜
諭公著日所進尚書論語孝經等要義百篇
書寫看覽甚有益學問與寫詩不同
又元祐二年尚書省言欲加試論語孝經大
義仍裁半額注官並依科目次序詔近臣集
議以聞

宋高宗紹興二年高宗出所寫孝經宣示呂
頤浩等九年宰臣乞以御書眞草孝經刻之
金石上曰十八章世以爲童蒙之書不知聖
人精微之學不出乎此十四年詔諸州以御
書孝經刊石賜見任官及學生
紹興中王悱獻孝經解義詔賜粟帛
宋孝宗淳熙二年下禮部太常議明堂大禮
初李仁父主此說於前郊會近習楊言李燾
博極群書却不曾讀孝經乃不果行夫不讀

孝經而誤大議徒博何益今年童子科凡全
誦六經孝經語孟爲上等與推恩
　呂維祺曰紀事者雜紀漢唐宋諸朝所
　表章孝經之事也蓋孔子作孝經本爲
明王以孝治天下而發非獨爲興文課士之
　講習而已然而三代以下猶知尊崇此
　經列爲九經之一以頒之學官或置博
　士助教或令虎賁羽林俱誦孝經或選
　吏舉孝廉或刊石兩楹或頒賜近臣或

　命儒臣講於太學講於殿廷或親爲註
　釋御書刻石或以孝經出身與進士等
　紀其事尚足以膾炙人口生色簡編況
　實舉而躬行於上教民於下者乎是所
　望於今日耳陶潛曰文王孝道光大自
　近至遠故得萬國之懽心以事先王知
　言哉

孝經大全卷之二十七終

孝經大全卷之二十八

明新安呂維祺箋次

表章通考

識餘

家語後序孔安國考論古今文字爲古今論語訓十一篇孝經傳二篇尚書傳五十八篇皆所得壁中蝌蚪本也又集錄孔子家語四十四篇

獻王輔光武子好經書善說京氏易孝經論

語傳及圖讖作五經論時號曰沛王通論

漢六藝志序六藝爲九種易十三家二百九十四篇書九家四百十二篇詩六家四百十六篇禮十三家五百五十五篇樂六家百六十五篇春秋二十三家九百四十八篇論語十二家二百二十九篇孝經十一家五十九篇小學十家自史籀至杜林蒼頡三十五篇

漢祭祀志注蔡邕明堂論曰魏文侯孝經傳曰太學者中學明堂之位也

漢藝文志孝經十一家五十九篇古孔氏一篇二十二章孝經一篇十八章長孫氏說二篇江氏翼氏后氏說各一篇雜傳四篇安昌侯說一篇五經雜義十八篇石渠論爾雅三卷二十篇小爾雅一篇古今字一卷弟子職一篇說三篇

漢孝經置孝經博士司隸有孝經師荀爽對策漢火德其德爲孝漢制使天下誦孝經選吏舉孝廉

王肅傳奉詔令諸儒注述孝經以肅說爲長

唐會要劉子玄云王肅孝經傳首有司馬宣王之奏奉詔令諸儒注述孝經以肅說爲長

隋志梁有孝經圖一卷孝經孔子圖二卷舊唐志孝經應瑞圖一卷讖緯有孝經古秘圖一卷左右契圖一卷分野圖一卷內事圖二卷內事星宿講堂七十二弟子圖一卷又口授圖一卷崇文目農家大農孝經一卷

唐志經錄孝經二十七家三十六部八十二

卷失姓名一家始於古文孔安國傳終於元
行冲疏古文有孔安國之傳劉邵之注爲注
者王肅鄭玄韋昭孫熙蘇林謝萬虞盤佐虞
翻殷仲文叔道徐整袁宏巳而唐玄宗制旨
附焉爲講義義疏者車胤皇侃何約之梁武
帝劉炫賈公彥任希古元行冲而荀勗集解
太史叔明發題張士儒演孝經附焉應瑞圖
一卷失姓名不著錄六家一十三卷尹知章
王元感之注孔頴達之義疏李嗣眞之指要

及平貞昚孝經義終於徐浩廣孝經隋志古
今孝經等十八部六十三卷崇文目五部九
卷中興目十五家二十卷續目一家一卷
唐志任希古越王孝經新義十卷後周顯德
六年八月高麗遣使進別敘孝經一卷越王
新義孝經八卷別敘者記孔子所生及弟子
從學之事新義以越王爲問目釋疏文是非
李陽冰子服之貞元中授韓愈以其家蝌蚪
孝經又渭上耕者亦得古文孝經

西山眞德秀跋鄭居士孝經圖曰自先正司
馬公作孝經指解學者始得見此經舊文然
誦而習之者蓋鮮况能服而行之者乎居士
鄭公居其父喪時手抄此經遵守惟謹可謂
篤志力行之士方其落筆時用紙蓋不暇精
擇此豈有意於傳哉距今八十有五年蠹蝕
之餘墨色如新使人捧玩起敬爲善之不可
揜類若此
范陽張九成曰李伯時畫超然塵世之外其

精緻微密處幾與造化爭衡豈凡流所可彷
彿猶恨其不深致孝經微意其間不無可議
者此君子所以爲之深惜也
玉山汪應辰曰漢石建以馴行孝謹爲齊相
國齊國慕其孝行而治此所謂居家理故治
可移於官也况於聖人乎伯時畫此章乃徼
經析揚纍纍然者何也
朱文公曰熹伏讀范陽玉山二先生跋龍眠
孝經圖語有以見有道君子心目之間無非

至理非如好事者徒議工拙於筆墨間也拜謁玉山先生墓下公子逵出示此卷不勝涕感因敬書于其後

石淙楊一清曰唐宋人圖孝經者無慮數十家各臻其妙此風教中事非其他圖畫鬼神仙佛及花木竹石禽魚矜奇衒麗玩物適情者之比大邦侯張公藏是卷間以示予圖不必工而摹寫出君臣父子俯仰升降瞻拱拜揖之狀藹然可掬志存乎勸忠勵孝匪直爲

觀美而已也披閱之餘書此以復

廬陵郭子章曰劉中壘較定傳數子禮子朱始刪詩爲經餘改爲傳不佞謂戰戰兢兢詩實孝經大□曾子易簀之語曰啓予足啓予手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而今而後吾知免夫非謂免於毀傷也謂孝生戰兢至疾革始免卽仁以爲已任死而後已也

李維楨曰孝經孔子與曾子燕居所論說遭

秦焚書河間人顔芝藏於屋壁至漢而其子貞出之凡十有八章長孫江翁后倉翼奉張禹傳之是曰今文及魯共王壞孔子宅得蝌蚪書二十有二章孔安國解之是曰古文劉向較讐以十八章爲定至唐玄宗采註六家其章句悉準于政氏及宋考亭夫子作刊誤裁爲經一傳十四若曰是古文云爾或曰劉炫贋作夫經之爲言常也今石臺文具存醇粹簡切古文雖亾卽今之文固自不害其爲

經奈何黨同伐異呶呶聚訟

仁和張瀚曰孝經五常之本百行之源所謂布帛菽粟人舍是無以資生仁義道德士舍是無以爲學天下國家舍是無以施政教臻化理

仁和沈淮曰大哉孝經其先聖之微言乎孔子刪述六經匡持理道參贊化育詳且悉矣又慮夫天下後世求泝遺源而不知大經大法之要故諄諄曾氏發明孝行示天下後世

治平之準萬化之源又曰王安石與司馬排
隙因其崇尚古文遂挾私論廢而不用聖人
孝治之意遂爾湮泯
虞淳熙曰孝經自魏文侯而下唐宋傳之者
百家九十九部二百二卷由元迄今益又多
矣又曰窮經者師其義乎師其詞乎如以詞
而已矣則宜辨不則無如會其大旨見諸行
事之深切著明也後之君子無泥從今之語
復致紛紜

朱鴻曰漢世近古孝經居九經之一嘗列學
官置博士雖羽林武臣明帝皆令通習之延
及宋初亦得附試明經自王安石變新經義
始不以取士是時孝經爲廢滅餘編程夫子
詳看武學之制猶欲與論語孟子並行於世
使人皆知義理又曰後世又有疑孝經有意
何教人處多而躬行處少不知夫子之作經
意尤重於爲人上者蓋上之人躬行其孝則
下之人自率而化之矣豈待家諭戸曉而後
可以明孝哉
清源蘇濬曰余觀孝經中契謂陽衡乘紫麟
下告地主要道之君後年麟至口吐圖文竊
疑其爲怪誕不足徵之詞然孔子嘗曰吾志
在春秋行在孝經春秋成而麟出孝經成而
圖文見何足怪也
錢塘孫本曰孝經起自仲尼閒居迄於孝子
之事親終矣統爲一篇按漢藝文志首稱孝
經古孔氏一篇可徵也乃孔子口授曾子一

時問答之語夫子之心直欲以孝治天下而
此篇則備述其所以治世之具也觀夫子嘗
曰吾其爲東周乎又曰期月而可三年有成
豈漫言以誇人哉誠恃其治天下有此具也
然則謂之經者以爲古先聖王治天下之常
道大抵爲後世王者告也
呂維祺曰孔子孝經一篇其言如驪珠
盛於玉盤秋蟬懸於晴空綠萍結於春
沚雖活潑照徹聚散不可拘執模擬而

圓融之體貞明之質完合之勢囿自如耳後之學者紛紛各爲之說而經愈晦不知孝經分殊而理一用大而體約雖有五等三才始終常變之異而其要歸不過一性天盡之其旨趣不過一孝治盡之今旣箋次節略大全及孔曾言行先儒尚論歷代表章諸卷幾於大備庶於孔曾論孝之旨帝王孝治之道爛然具矣識餘數十條則復簡笥中所遺稿猶足以稱述訂證者以備學者之參考焉

孝經大全卷之二十八終　附詩

附孝經詩

呂維祺撰

崇禎乙亥元旦孝經本義成箋次大全作圖說恭紀

我后崇禎之八載春王正月歲之元風微日澹寒雲薄地義天經孝道尊祿閣老藜存聖諦蘭臺開筆總君恩圖書告備慚才淺欲問真傳不得言

自從堯舜至於今談道紛紛衆若林誰識孝爲天地性吾因經見孔曾心神明四海其源

遠蒞戰三言厥旨深却是見前平易事多人踏破鐵鞋尋

諸儒言孝在承歡曾作明王德教看泗水應遺周禮樂期門猶想漢衣冠二千餘載真宗派五百多年廢學官天子方思興至理獨無孤柱可廻瀾

日來連上侍親書陶徑全荒菼緑虛北斗孤懸黃玉幻西山遥望白雲疎爭言魯壁藏蝌蚪耻撥秦灰問蠹魚此意與人談不得横經

春在五辛餘

戊寅元日復訂孝經本義大全作序例孔

曾論孝等卷成又紀

閒卧深山石隱居辛觴應是聖恩餘時情冷煖爭迎歲日課陰晴燮樵書半世窮經知是否千年言孝竟何如憑誰細問春消息窻草盆梅爲起予

椒盤栢酒俗相沿冬去春來亦偶然浮世光陰如一瞬眞傳今古竟誰肩東風始起堯階

葉北斗長留孔壁篇時輩不知人意思爭誑閉戶草楊玄

孔門洙泗總斷斷傳孝獨於曾子云自古人皆存至性祇今天未喪斯文心疑見處還非我手欲拈來說與君畢竟通神光海訣其中消息迥難聞

薪傳千古問遺經絕學諸儒見未曾堯舜可爲惟孝弟孔曾相授只淵冰幸留斯道微言在合有明王應運興想像東周眞事業誰當執此答升恒

巳卯九月十七日進呈孝經有旨謂有裨

治理命所司較正詳備具奏喜而賦此

孔壁遺經久在茲微言傳後更傳誰漢唐課士猶虛典今古通儒尚妄疑闕地開天歸聖主崇文重道恰明時豈應千載渾埋沒一日絲綸萬國知

謂訓蒙書世盡云誰知治理裨斯文天顏展閱臣鄰喜御筆親批較備聞久矣孔曾傳此

道都哉堯舜見吾君還期早奏明王事穩卧東山老白雲

孝經或問引言

孔子述而不作其作孝經也葢繼往開來調元贊化之書而孔子欲輔明王孝治之心於是焉寄也此經不明久矣不明故不行不行故人心不正學術不醇政教不興而作經之心幾晦

聖天子加意表章申諭多士講究力行此誠明王孝治之一大會也愚敬信此經如天地神明父母師保二十年苦心玩索沉潛反覆

或晨夕焚香恭誦數過久之始敢作本義大全二書既成乃與學者日講究之力行之而學者尚紛紛多狃舊見半昧宗指愚於是不敢不作或問所以明大意揭宗傳辯真偽闢附會詮章旨析疑似而末尤拳拳於表章之實道統之傳也其爲卷凡三綱凡六十有五目凡百十有二有前所未言而訂補者有前所已言而重申者言之不足而再言之而詳言之而屢言重言之愚豈好辯哉周茂叔曰世無孔子萬古長夜今聖天子表章孔子所作之經而欲明之行之所以旦萬古之夜也誠使此經昭然明於今之天下而明之而行之而實明實行之而亟明亟行之如日月之中天江河之行地然者道豈遠乎哉愚極知借踰且固陋然愚區區千慮之愚或亦可以少副聖天子孝治之意不晦孔子作經之心而於人心學術政教庶亦有小補乎

崇禎戊寅肇秋吉日伊雒呂維祺介孺甫敬

書於孝友堂

孝經或問目錄

卷一

論孔子作孝經大意一段

論孝經獨稱經一段

論五經不可無孝經一段

論春秋不可無孝經一段

論志在春秋行在孝經一段

論孔子作經之年一段

論孝經傳曾子一段

論子思孟子未嘗引孝經一段

論孝經非淺近一段

論孝經與論語說孝同異一段

論孝經今古文之異二段

論孝經宜從今文一段

論孝經章第題名三段

論孝經不當分經列傳四段

論孝經不當改移一段

論孝經不當增減一段

卷二

論孝經全篇大指一段

論經內稱先王明王聖人君子一段

論首章仲尼居曾子侍一段

論先王有至德要道一段

論孝德之本教所由生一段

論孝之始孝之終四段

論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四段

論引詩書一段

論引詩書不必移屬下章一段

論經內子曰非引語亦非分斷間隔一段

論天子諸侯卿大夫士庶人之孝三段

論天子之孝二段

論諸侯之孝二段

論卿大夫之孝二段

論士之孝二段

論庶人之孝一段

論孝無終始一段

論天經地義一段
論天經配天二章非雜取左傳一段
論先王見敎之可以化民三段
論博愛二段
論引詩赫赫師尹民具爾瞻一段
論明王孝治章二段

卷三

論天地之性人爲貴二段
論周公嚴父配天二段

論配天章上下文義聯屬九段
論孝子事親一段
論五刑一段
論非聖非孝一段
論孝弟禮樂一段
論敬父敬兄敬君一段
論君子之敎以孝二段
論名立於後世一段
論閨門章二段
論子不可以不爭於父一段
論明王事父孝章五段
論進思盡忠一段
論退思補過一段
論上下相親二段
論引詩中心藏之一段
論孝子喪親一段
論毀不滅性一段
論孝子事親終一段

論孝經當實加表章頒行九段
論表章孝經之效一段
論元隱士預期表章孝經一段
論孝經不宜與忠經並稱一段
論孝經十二字之傳一段
論孝經帝王聖賢傳孝心法一段

孝經或問目錄終

孝經或問卷之一

明新安呂維祺著

論孔子作孝經大意

或問孝經何爲而作也曰爲闡發明王以孝治天下之大經大法而作也孔子本欲得明王輔之以行孝治天下之道而道卒不行故其晚年傳之曾子以詔天下與來世非特爲家庭溫凊定省之儀節言也

論孝經獨稱經

或問五經初未稱經其言經者後人推尊之耳獨孝經孔子即謂之經何也曰經者常也自古雍熙太和之治率本於孝故首云先王有至德要道又云明王以孝治天下又云明王事天明事地察蓋謂其爲後世帝王治天下之準萬世不易之常法也故謂之經即經中天地之經經字

論五經不可無孝經

或問五經之言孝備矣其作孝經者何也曰五經之言孝孝之散殊也孝經之言孝孝之統會也有五經不可無孝經猶之洪河之水不可無星宿之源海若之滙也

論春秋不可無孝經

或問孔子既作春秋復作孝經有微意乎曰孔子之意若曰吾令天下萬世不敢爲亂臣孰若令願爲忠臣令天下萬世不敢爲賊子孰若令願爲孝子此作經微意也蓋孔子欲爲東周素心世有明王即執此以往矣

論志在春秋行在孝經

或問孔子自言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何也曰志者猶言其心之所欲也行者猶言行此道于天下後世也蓋春秋天子之事也孔子不能得位行道誅亂臣討賊子但寓誅討之意于筆削間耳故曰志在春秋孝經亦天子之事也其中所言皆修德立教孝治天下之事使果見諸施行豈不成一

上下無怨天下和平世界故曰行在孝經

論孔子作經之年

或問孔子作孝經在何年曰按白虎通謂孔子已作春秋復作孝經似孝經之作在春秋後要亦不甚相遠先臣宋濂作孔子生卒辨併孔聖全書年譜皆謂七十二語曾子者孝經然學者但當融會義理不必深泥

論孝經傳曾子

或問孔子何獨傳孝經於曾子曰曾子平日篤實又能純心行孝此道非曾子不能傳故因閒居而諄諄言之曾子退而筆記之也然必有經孔子之筆削者史記曾子傳云孔子以曾參通孝道與之共著孝經近是或謂孔子假曾子之問而自著之或謂曾子之門人為之皆非

論子思孟子未嘗引孝經

或問曾子後來傳道於子思孟子今中庸七篇二書未嘗引及孝經何也曰中庸一書言命言性言教言子臣弟友言舜武之孝言周公之成德七篇中言仁義言性善言孩提愛親言堯舜之道不外孝弟無一非從孝經來不必引孝經也如中庸七篇亦未嘗引易蓋深於孝經者不言孝經猶深於易者不言易也

論孝經非淺近

或問王安石以孝經為淺近今觀是書似庸

淺子何以獨津津若有味乎其深嗜之也曰此理至近至遠至淺至深至庸至神即如中庸所求乎子以事父非不庸淺孔子猶以為未能又如經中至德要道天經地義天地之性等語孔子以為聖人之德無加于孝而學者反執安石之見目為庸淺使聖經至今晦蒙殊為扼腕

論孝經與論語說孝同異

或問孝經與論語說孝同異曰論語答子夏

色難卽孝經愛親之旨答子游不敬何別卽孝經敬親之旨答武伯謹疾卽不敢毀傷之旨答懿子以禮卽不陷親於不義之旨稱閔子人無間言卽行成名立之旨其理一也然皆舉孝之一端而言若孝經言孝之始孝之中孝之終則孝之全體大用備矣且論語論孝大抵在事親上說孝經論孝大抵在立身行道德教治化上說此論孝之大者也非徒爲曾子言蓋爲天下

後世之君天下者言也

論孝經今古文之異

或問孝經何以謂之今文曰今文孝經本河間人顏芝所藏漢初其子貞卽出之皆隸書故謂今文河間獻王之奏卽今文也按漢藝文志孝經一篇十八章長孫氏江翁后蒼翼奉張禹傳之各自名家隋經籍志劉向典校經籍以顏本比古文除其繁惑以十八章爲定卽今石臺所傳者是也但

原本無題名耳

或問孝經何以復有古文曰古文孝經相傳爲孔鮒藏武帝時魯共王壞孔子宅壁聞金石絲竹聲得孔鮒所藏虞夏商周古尚書及論語孝經皆蝌蚪文字時人無能知者孔安國以所聞伏生書考論文義定其可知者爲隸古更以竹簡寫之其餘錯亂磨滅弗可復知悉上送官藏之天府以待能者安國復作傳獻之遭巫蠱事不及施

行後安國之本亡於梁亂其書無傳漢末購求遺書東萊張霸詭言受古文書成帝徵至較其書非是斥去隋劉炫又因王邵所得市上陳人本序其得喪講於人間漸聞朝廷儒者諠諠皆云炫自作之非孔壁舊本臨川吳氏曰古文劉向蓋嘗手較魏晉以後其書亡失世所通行惟今文十八章而已隋時有稱得古文孝經者非漢世孔壁中之古文也

論孝經宜從今文

或問孝經既有今古文之異宜何從曰孝經今古文之異特以其字有隸書與蝌蚪之異耳非謂其文義之有古今也然今文之出在漢惠帝時而古文之出在武帝時已不無先後矣且今文歷漢唐至今累世通行而古文經梁亂其書已亡失無存隋時所稱得古文孝經者非安國本也或張霸劉炫之徒增減今文以自異耳學者好是

古非今多右古文於今文其實非也故孝經以今文為正

論孝經章第題名

或問孝經分章第何如曰漢藝文志孝經一篇十八章邢昺正義孝經劉向定一十八章蓋孔子口授曾子時原無章第但一十八章相傳已久且卷帙既多不得統同無別即分章第於義理無礙今倣中庸右第某章例仍為十八章而不列名

或問近儒多謂不宜分章第子猶分右第某章與石臺本某章第一何異且得無分裂聖經乎曰石臺本如開宗明義章第一天子章第二皆直綴之經前似嫌分裂今止於經文後註右第某章分之則十八章合之則一篇又何分裂之嫌

或問開宗明義等題名何如曰孝經原無題名劉向較經籍不列名又有荀昶集錄及諸家疏並無題名自天子至庶人五章惟

皇侃標其目冠於章首至唐玄宗時集議儒官連狀題其章名重加商量遂依所請乃知題名皆後人所為非原本也且名多不雅又不親切宜刪去為當

論孝經不當分經列傳

或問孝經分經列傳何如曰此因紫陽取古文孝經刊其誤者為經一章傳十四章其原本止曰此一節孔曾問答之言疑所謂孝經者其本文止如此其下則或者雜引

傳記以釋經文乃經之傳也然雖誑有此一節當爲傳之某章而於經文未嘗移易一字後人遂盡顛倒移易之而曰右經一章右傳之首章之類皆附會之也至臨川吳氏又更復竄改亦爲經一章傳十二章自云不欲傳之亦非定筆

或問大學經一章傳十章孝經以大學之例推之似亦當分經傳乎曰此亦泥自天子至於庶人至末之有也末段結語相似而

云然耳不知大學首章止列三綱領八條目而未及發揮故曾子雜引孔子之言立傳以釋之章旨始明若孝經首言至德要道次言孝德之本次言孝之始終次言五等之孝即於本章已發揮詳盡何必更立傳以釋之且孔子論孝曾子傳經皆無明訓而後人附會輒割裂經文以就已立傳何也又况大學傳雖亦引孔子之言却有曾子立論甚多又有起有結有引有解其爲傳明矣孝經則甚哉孝之大也以後俱曾子問而孔子言之豈作傳者全無一字一句出於自已手筆又如諫爭喪親等章干傳說不去却云不解經而別發一義於傳何居

或問傳釋之說世儒多尊信之子獨以爲非何也曰如謂前六章爲經後十二章皆采輯平日之言爲傳則孔子數百言不知平日從何人發之而他書畧無紀錄且果雜

引記傳及平日之言則甚哉孝之大也曾子何所聞而發此歎聖人之德無以加於孝乎曾子又何所聞而發此問若夫慈愛恭敬安親揚名則聞命矣曾子所聞者何而夫子所命者又何其出於一時問答甚明何傳之有

或問今
國家功令遵朱註似孝經亦當遵刊誤曰觀朱子自云曰疑曰質曰或曰且曰竊罪曰

未敢則刊誤未定筆也況刊誤章第皆後人分裂註解皆後人擬議非朱子親筆也若謂功令遵朱則尚書戴禮春秋諸註固不盡出朱子豈可因功令遵朱而信朱子未定之筆且信他人附會之書乎朱子復起不易吾言矣

論孝經不當改移

或問近世刊刻孝經有移明王事父孝在君子事上章後者有移君子之教以孝在其

哉孝之大也前者其他破析章第離合段落甚或摘其一二句移於別句之下抽其一二段厠於他章之中豈孔曾遺經劉向較定便章章有斷韋錯簡至此乎曰此皆學者欲徇已意便於習讀不自覺其侮聖言也孝經本文前後脉絡貫通精神照應若熟讀細玩深思其理自知此經一脉相生一氣相貫其一字不可竄易

論孝經不當增減

或問古文孝經比今文增減數十字如何曰且如自天子至於庶人增以下二字是何言歟增言之不通也五字其他章又增數字又增閨門章二十四字反覆玩味似非聖人口氣又如夫孝德之本教之所由生葢天子之孝葢諸侯之孝等語減去數也字其他章減去也字更多便覺辭句突兀至於天性君臣之義減去二也字更於文理欠通反覆玩味亦非聖人口氣聖人氣

象從容詞句婉曲一唱三歎有餘不盡必不如此吳氏謂增比今文徒爲冗羡減比今文更覺突兀信夫乃近世儒者亦多率臆增減字句皆無取焉

孝經或問卷之一　終

孝經或問卷之二

明新安呂維祺著

論孝經全篇大指

或問孝經全篇大指曰一部孝經只是德教二字孝德之本教所由生是一部孝經綱領孝經重天子故德教二字獨于天子章發之諸侯以下皆各有德教而皆天子教之也甚哉孝之大也二章則因曾子贊之而言德以及于教配天章則又因曾子之

疑問而前言聖人之德可以生教後言聖人之教必本于德其下五章皆反覆申言德教而已諫爭章又因曾子疑問而更端言之事父孝章則復言德教功化之極至矣盡矣事上章又抽出事君一事喪親章又抽出事親全終一大事而未總結之總是言德而教在其中其精約貫串變化之妙非惟漢儒不能及即仲閔游夏之輩亦不能贊一詞經書中惟易文言繫辭書人心惟危十六字及大學聖經篇相似餘書無此等文字

論經內稱先王明王聖人君子

或問經內或稱先王或稱明王或稱聖人君子何也曰先王以位言而德在其中聖人君子以德言而位在其中明王則德位兼言之然或意義所至各舉所重猶中庸所稱至誠至聖聖人君子非有軒輊等次也惟事其先王之先王則指明王之先王而君子之事親孝君子之事上則指在下之

君子耳

論首章仲尼居曾子侍

或問孝經仲尼居曾子侍劉炫古文有閒字坐字今文無何也曰仲尼居居即閒居也許慎學古孝經其說文自序云稱引孝經論語皆古文也今按說文凥字下引仲尼居無閒字則真古文孝經原無閒字而劉炫古文之僞可知矣若曾子侍即侍坐也

何以知之曰以下文曾子辟席則知之矣如論語六言六蔽問對并未言侍而下文有居吾語汝四字則知子路必侍立矣古人文義簡貴如此

論先王有至德要道

或問孝經以先王立言者何也曰此先王即後章之明王也以此立言葢謂孝道最大非明王不能全盡其曰至德要道以順天下民用和睦上下無怨古昔聖明之世太和至順景象恍然如睹而孔子欲輔明王孝治之意情見乎詞矣

論孝德之本教所由生

或問何謂孝德之本教所由生曰德以仁爲長仁主愛愛莫切于愛親故孝爲德之本本立而道生事君事兄事長修身齊家睦宗信友仁民愛物參天兩地窮神知化無一不自孝中流出故教之所由生必本于孝也然德即爲教教不離德明德新民豈是兩事

論孝之始孝之終

或問何謂立身行道曰身者父母之身即天地之身此身旣爲天地父母之身若不撐天柱地涵養學問立定根基便爲富貴功名毀譽利害人情世故勢焰邪說搖動傾墜如何能行此身所當行之道如何能揚名顯親立得定方行得正故下文止言終于立身

或問行道是得位事君否曰得志與民由之固是行道不得志獨行其道亦是行道若得位事君止是行道中一節耳

或問揚名于後世以顯父母爲亦君子之所貴乎曰子爲賢人則其父母爲賢人之父母子爲聖人則其父母爲聖人之父母故實至而名必隨之若不至揚名便是立身行道不完美若有意求名便是立身行道不眞切

或問孝之始終分先後否曰孝之始是言孝之托始根基孝之終是言孝之完全成就邢昺正義曰不敢毀傷闔棺乃止立身行道弱冠須明此何常迥然分判先後也

論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

或問事親事君立身曰愛敬盡于事親事親也以孝事君則忠事君也修身慎行立身也

或問事親事君立身之目曰居則致其敬養則致其樂病則致其憂喪則致其哀祭則致其嚴事親之目也進思盡忠退思補過將順其美匡救其惡事君之目也言思可道行思可樂德義可尊作事可法容止可觀進退可度立身之目也

或問始中終之義曰譬如果木始猶根荄也終猶根榦枝葉花果之全體也中猶發榮敷暢於其中也事親則孝之根荄培矣立身則孝之全體具矣事君則環于二者之間而發榮敷暢以充大其孝而已原無起初中間末後之分

或問事君爲中諸侯卿大夫士皆有君可事孝有中矣天子庶人將無孝之中乎曰天子事天地猶臣之事君也庶人事長上亦猶臣之事君也自天子至於庶人無一人無始中終之孝

論引詩書

或問先儒謂孝經引詩書以雜乎其間多不親切且使文意分斷間隔故删去引書者一引詩者四何如曰孔子常言無徵不信如表記坊記節節皆引經語爲証蓋立言法也觀古詩書註疏往往各自爲說而古人所引多屬斷章取義何可一切以本文律之即如本經所引又未常不親切如論孝之始終引詩曰無念爾祖聿修厥德蓋立孝在修德當以立身行道爲重也論天子之孝引書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蓋言

孝感之機係於天子一人也諸侯之孝謂戰戰兢兢者葢言諸侯思社稷民人之重故不敢驕溢敗度而後爲孝也卿大夫謂夙夜匪懈以事一人者葢言卿大夫出而事君則當致謹言行而無時敢忘君也士謂夙興夜寐無忝所生者葢言士當早夜不敢卽安而後可以事上顯親也諸如此類皆有與義卽如大學中庸孟子亦多引詩書相証何常分斷間隔

論引詩書不必移屬下章

或問近儒有謂庶人章不可無引詩遂以首章無念爾祖聿修厥德移屬下天子章而以一人有慶等詩書移屬下章謂如此經文始全是否曰引詩各有意義如首章無念爾祖卽上文以顯父母意聿修厥德卽上文立身行道意若屬之天子章殊無意味且一人有慶指天子也移之諸侯諸侯可當一人乎以事一人指王朝卿大夫事天子也移之士士可卽事一人乎況移引詩者又酷信古文而古文庶人章加子曰二字則此五章一有子曰三無子曰於屬詞之體亦似悖謬不倫

論經內子曰非引語亦非分斷間隔

或問孝經自首章至庶人章俱似一時語而天子章加子曰二字且後章加子曰者甚多有謂子曰字于經文分斷間隔又謂後章子曰爲曾子引孔子之言然否曰凡無

發問而稱子曰者必言甫竟而又言之或問答偶間而更端言之或緊要提醒而諄諄言之原非引語亦非有所分斷間隔惟庶人章古文加子曰者一配天章古文加子曰者二殊屬蛇足細玩自見

論天子諸侯卿大夫士庶人之孝

或問天子諸侯卿大夫士之孝何以不專言事親曰天子以天下爲孝諸侯卿大夫以有國有家爲孝當時天子德教不行於四

海諸侯一味驕滿卿大夫一味僭僞士一味泄沓便是立身有虧貽辱父母孔子如此立訓正是切時對症之藥正是事親關繫處

或問先儒謂孝經諸侯卿大夫士三章詞語繁複疑有掇取他書附會其間者然否曰諸侯卿大夫士三章俱是先論其理合如此下文方接各人身上是該盡合如此即天子章如愛親四語亦是論理如此下緊

接云愛敬盡於事親方著在天子身上蓋聖人之言反覆詠歎從容不迫深有意義非如後人之言一出無餘味也惟庶人之孝明白易見故直截說去此聖人立言之妙也

或問天子諸侯卿大夫士之孝皆曰蓋而下必引詩書庶人則獨言此又不引詩書何也曰天子孝道最大其當盡之道亦無窮今所言特其約畧耳即諸侯卿大夫士亦然故言蓋蓋者約畧不盡之詞也然猶恐不足取信必引詩書証之若庶人之孝只此數事便已都盡故直指之曰此已明白矣又何必引詩書乎

論天子之孝

或問不敢惡於人不敢慢於人邢昺正義謂天子施教化使天下之人皆行愛敬不敢惡慢其親是否曰非也不敢者兢兢業業小心之極即匹夫匹婦以爲勝予不敢遺

小國之臣之心也謂天子施教化是後一層事下文德教加於百姓刑於四海乃言施教化耳

或問加於百姓刑於四海何分別曰百姓是畿內百姓四海則通天下而言之如堯典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即加於百姓也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即刑於四海也

論諸侯之孝

或問諸侯之孝必曰富貴不離其身夫富貴

者君子不以累其心何故諸侯偏以此垂
戒曰富貴在諸侯爲最要緊上承先業下
啟後裔富貴可輕社稷民人可輕乎且長
守富貴者在於不驕不溢蓋就守富貴之
根本言耳此正爲諸侯垂戒最親切

或問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氷此詩先
儒欲删之可乎曰此一部孝經心法孔曾
相傳惟此三語爲最精切即堯舜之欽明
溫恭禹湯文武之祇台聖敬敬止執競不

過如此所以曾子有疾傳門弟子亦只口
咏此詩三語而已曾子傳孔子之道傳此
者也孝德之本本此者也何可删也

論卿大夫之孝

或問卿大夫之孝前言法服法言德行三者
中承言行二者而不及服似掛漏且于言
行又反覆言之似重複然末又總結三者
何也曰卿大夫立朝敷奏擯賓出使將命
布德服言行三者最重故首言之然服明
白易見而言行尤重故中止申言行而不
及服要之三者不可缺一故末又總結之
中三聯一步緊承一步何曾重複掛漏

或問何謂口無擇言身無擇行曰擇者擇其
言行之盡善與否也詩曰威儀棣棣不可
選也若所言所行無一不本于孝雖擇其
何言行爲盡善何言行爲未盡善而無可
擇處所以言行雖至滿天下而無口過無
怨惡

論士之孝

或問人子之于父母其因心之愛一也今曰
資于事父以事母而愛同豈愛母果有不
足必資取愛父之愛以愛之乎曰人子愛
親之心皆出天性有何不足必待資取蓋
言愛母之愛與愛父之愛雖一而愛母之
愛世或有流于狎恩恃愛而不自覺者惟
事父之愛便有嚴敬之意存于愛中取此
以事母乃爲眞愛至愛耳謂資于事父以

事母非謂貧於愛父以愛母細玩之始知
聖言精微

或問以孝事君則忠以敬事長則順有謂以事兄之敬事長者是否曰此敬卽上文敬同取敬之敬以孝之孝兼愛敬而言也以敬之敬則但言敬而已本文原無事兄意不必贅入

論庶人之孝

或問分地之利古文爲因地之利因字似比

分字爲精曰分卽因也論語五穀不分分別五土視其高下各盡所宜卽因之也

論孝無終始

或問孝無終始而患不及者未之有也邢昺正義及近儒皆謂孝道徹始徹終有何終始如此猶憂不及假於文義爲迂了何以獨異曰此經一部前後照應其始終二字卽首章孝之始孝之終始于事親終于立身之終始也孝無終始事親立身[illegible]

就豈有禍患不及之理患字對上保守等字不能保守卽有禍患又觀下文災害禍亂五刑大亂等語乃知孔子爲天子庶人通設此戒至爲嚴切與大學本亂末治所薄者厚結語酷相似

論天經地義

或問此章首云天之經也地之義也何以承云天地之經而不言義又何以承云則天之明因地之利而不言經義近儒有改利

爲義者如何曰聖人之言變化無端而各極其至固非可以經生之見律之也既曰天經地義下文止曰天地之經則義在其中下文又變經言明變義言利謂利可改義則明亦可改經乎此利字卽易經利者義之和不猶無不利之利明卽經利卽義非二也此所以爲聖人之言也

論天經配天二章非雜取左傳

或問先儒謂自夫孝天之經也至因地之利

皆雜取左傳所載子太叔爲趙簡子道子
産之言惟易禮字爲孝字又嚴父配天章
以順則逆以下又雜取左傳所載季文子
北宮文子之言與上文不相應然乎曰孔
子述而不作豈古有是言而孔子述之耶
然左氏之學博而言夸其作傳多借他人
姓名古人文字以發抒自巳議論葢當時
孝經尚未行或者左氏取經言以自文之
耶如易文言元者善之長也等語皆孔子

之言也而左氏取爲穆姜之言可謂孔子
文言雜取穆姜耶

論先王見教之可以化民

或問先儒謂先王見教之可以化民與上文
不相屬又謂溫公改教爲孝乃得粗通而
下文總義敬讓禮樂好惡都不相應疑亦
裂取他書之成文而强加裝綴但未見其
所出耳然否曰此章當曾子贊孝之大而
反覆推廣言之夫孝天之經一段皆應夫
孝德之本也先王見教之可以化民一段
皆應教之所由生也見教之教卽承其教
不肅而成之教何謂不屬博愛德義五段
皆自孝之德施於教者而言何謂不應旣
未見其所出而必謂取他書成文過矣

或問先儒謂先王見教之可以化民而後以
身先之於理已悖然否曰先王卽下章明
王明王見道理極明孔子因先王教民以
身先之而斷之曰先王見理之明如此非

謂見其如此而後始以身先之也見字要
看得活

或問溫公改教爲孝何如曰教卽孝之教也
教字自親切不必改孝溫公改教爲孝不
知此經總爲德教二字而發此葢謂政教
皆可以化民而政之化民不如教之化民
故必以教化先之卽孟子所云善政不如
善教之得民也政教二字自有別

論博愛

或問論語博施濟衆與韓愈愽愛之謂仁學者多非之孝經先之以愽愛而民莫遺其親似非立愛惟親之序曰此愽愛與子貢愽濟韓愈愽愛不同彼是泛論濟人愛人此則專就孝親而言愽愛謂廣其愛於親非泛愛衆人也且愽之云者即事父毋能竭其力左右就養無方孝子惟巧變孝子不匱聚百順以事親之謂竭也無方也巧變也不匱也聚也皆愽愛之義也

或問愽愛謂愽愛其親其說何據曰愽盡也致也備也大也通也經文云愛敬盡于事親又云居則致其敬養則致其樂病則致其憂喪則致其哀祭則致其嚴五者備矣又云孝莫大於嚴父又云無所不通此皆愽愛其親之義學者不可不知

論引詩赫赫師尹民具爾瞻

或問先儒謂引詩赫赫師尹民具爾瞻為不親切鄭氏註謂無天子在上之詩義取大臣助君行化然則此詩宜刪否曰古人引詩多斷章取義即如大學平天下章亦引此詩朱子曰言在尊位者人所觀仰不可不謹在大學不可謂不親切也在孝經可謂不親切乎且鄭氏別添大臣助君行化一說亦支離

論明王孝治章

或問明王孝治章有言一明天子之孝一明諸侯之孝一明卿大夫士庶人之孝者是否曰此因上章言孝之大而又推極言之以見孝之大如此也明王以孝治天下是孔子作經本意故已答曾子之問而又提出言之耳至有國有家之孝皆明王之孝有以教之也觀末段結云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如此乃知此章專為天子之孝而發

或問傳註得萬國之懽心以事其先王以為得彼懽心助其祭饗奉養是否曰[illegible]

之權心言萬國之人尊君親上同然無間
人心和悅王業永固即後章所云自西自
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不必專言祭饗孝
養

孝經或問卷之二終

孝經或問卷之三

明新安呂維祺著

論天地之性人爲貴

或問天地之性人爲貴曰此何是全經精神
所在葢天地之性即父子之道天性之性
即毀不滅性之性三性字是孝經大開眼
處近世學者無人識孝經中三性字

或問近世學者言性多矣何以無人識三性
字曰凡言性者皆自孝經中三性字來孝

經者千古言性之祖也若舍孝經中孝字
別尋性命便是不識孝經中三性字

論周公嚴父配天

或問先儒謂嚴父配天孝之所以爲大者本
自有親切處若必如此而後爲孝則是使
爲人臣子皆有今將之心而反陷於大不
孝似此段與孝不親切曰此益極言孝之
大至於配天非謂凡爲孝者皆欲如此也
且中庸論舜武周公大孝達孝至於宗廟

饗之子孫保之追王上祀豈謂凡爲孝者皆欲如此乎不過言雖周公嚴父配天可謂孝道極盡其大然無加於孝之毫末也以見聖人之德無加於孝云爾可與中庸大孝等章例看

或問周公嚴父配天何如曰此是周公制禮之巧處武王身爲天子正可以遂其嚴父之心而后稷既已配天無兩配天之理周公制禮爲宗祀爲配上帝上帝卽天也由

是得以曲盡其嚴父之心然亦因文王功德禮所宜爾非私意也故謂其孝爲達孝

論配天章上下文義聯屬

或問故親生之膝下先儒謂此段與上文不相聯屬故有分爲二章三章者有顛倒刪改者有加兩子曰者何如曰要知作經大義只是德教二字此舉嚴父配天一段言聖人之德如此而卽以生敎故親生之膝下以下言聖人之敎如此而卽本於德看此有何不聯屬

或問故親生之以下與上文聯屬何如曰親生之膝下以養父母親字卽應上文人之行莫大於孝孝字日嚴嚴字卽應上文孝莫大於嚴父嚴字因嚴敎敬卽日嚴之嚴也因親敎愛卽親生之親也

或問父子之道以下與上文聯屬何如曰父子之道天性也卽應親生之膝下及因親敎愛君臣之義也卽應日嚴及因嚴敎敬

或問父母生之以下與上文聯屬何如曰父母生之續莫大焉卽應父子之道天性也君親臨之厚莫重焉卽應君臣之義也

或問不愛其親與上文聯屬何如曰不愛其親卽承上文父母生之一段與上文親字愛字相應不敬其親卽承上文君親臨之一段與上文嚴字敬字相應

或問天性與天地之性兩性字同否曰同天地之性賦於父子父子之性卽天地之性

無論聖凡無論貴賤人人俱有人人該盡人人欲盡聖人既自盡其性又教人使各盡其性觀此兩性字正見此章上下文義聯屬照應之妙

或問漢藝文志謂孝經父母生之續莫大焉故親生之膝下諸家說不安處古文字讀皆異何也曰觀此愈知劉炫古文之僞而不足信也古文既於父子之道上加子曰二字突然說起有何意義又去二也字故

其字讀突兀不成文理如曰天性又曰君臣之義成何文法故謂諸家說不安謂字讀皆異云爾若如今文有二也字何等順暢有何不安有何字讀皆異

或問朱子謂君臣之義下有脫簡何也曰朱子但據古文君臣之義爲句如何於父母生之句相接似有闕文未暇更覔今文細思之耳只看今文天性也君臣之義也有此二也字便上下聯屬自無脫簡之疑

或問先儒謂言思可道以下泛而不切何如曰此正是明君子以愛敬立教之目言思可道行思可樂德義可尊作事可法容止可觀進退可度以臨其民即首章所云立身行道之事益本於愛敬之心者而即推此心以教人也何嘗泛而不切

論孝子事親

或問孝子事親章大意曰孝者始於事親終於立身致敬五事事親也不驕三事立身

也能事親立身所以爲孝驕亂爭不能立身也日用三牲之養猶爲不孝不能事親也不能立身事親所以爲不孝

論五刑

或問孝經以德教立訓其言五刑者何也曰雖有德教不廢政刑五刑正所以弼教也古之聖王明刑祥刑省刑便是德教最真切懇至處

論非聖非孝

或問吳氏解非聖非孝謂人所行非聖人之道子所行非孝道今子解作詆毁然乎曰孟子有云言則非先王之道朱子曰非詆毁也詆毁聖人詆毁孝道故爲大亂而聖人所必刑且要君之罪最重安得以不能學聖不能盡孝謂罪同要君乎非字當作詆毁爲是

論孝弟禮樂

或問孝弟禮樂四者旣並言之下文何爲專

承禮字豈禮果重於孝弟樂乎曰此是聖筆精微變化處孝經雖愛敬並言而敬者尤爲孝子事親之本且爲千聖傳心之要故因禮之一字歸本於敬以見孝之宗指蓋如此也然敬父敬兄卽是申言孝弟子悅弟悅卽是樂樂則生生則惡可已惡可已則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卽是申言樂何等精微變化

論敬父敬兄敬君

或問敬其父則子悅敬其兄則弟悅敬其君則臣悅邢昺朱申周翰董鼎皆謂敬人之父兄與君今子謂敬自己父兄與君何也曰玩其字意乃是自敬其父兄與君耳且與下文敬一人相應若敬人之父兄與君則敬千萬人矣安得謂之敬寡悅衆安得謂之要道

論君子之敎以孝

或問敎以孝乃是君子敎天下以各行其孝

所謂以順天下也引詩後始推本於至德耳今子謂敎以孝卽躬行孝道以敎之何也曰此敎以孝卽承上敬其父之孝也謂君子之敎天下以我躬行之孝云爾若止空說敎人行孝便是言敎之敎非身先之敎也引詩咏嘆乃是極言身先之敎順民如此其大以異於後世之以言敎者耳非謂前止言敎人行孝末推本於自己行孝也

或問君子之教以孝若云君子教以躬行之孝何以又云非家至而日見之也曰正合如此葢上文既言敬其父則子悦明謂君子躬行其孝以教人子矣此又言君子躬行其孝以教人子者非必徧告人子以我之孝也弟以我所躬行之孝立的於此象指如彼天下之爲子者自然各敬其父是乃所以敬天下之爲人父者也無非反覆申言以徳生教其感化人之神速不測如

此

論名立於後世

或問孝經首章言揚名於後世此章又言名立於後世豈聖人教人好名乎曰聖人何常教人好名但名不稱於後世者必其實未至也玩行成於内乃知君子之孝弟忠惟是闇然内修不求人知全無好名之意故前曰揚名此曰名立猶言植標於此而後世自稱揚之也論語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稱焉亦是此意

論閨門章

或問古文有閨門之内一章二十四字今文無此世儒多謂司馬貞削閨門章爲玄宗諱然否曰閨門章古文有今文無非貞削之也按玉海會要唐開元七年三月一日勑孝經尚書有古今文孔鄭註旨趣頗多踳駁令諸儒質定六日劉子玄議行孔廢鄭司馬貞議鄭孔倶行五月五日詔鄭仍

舊行孔註傳習者稀亦存繼絶之典頗爲奬飾據此則司馬貞固尊主今文今文原無貞何常削之乎且玄宗亦謂孔鄭兼行豈玄宗不自諱而貞代諱之乎儒者立言之不察類如此

或問閨門章於義何如曰今玩其文義如具禮已乎百姓徒役等語殊淺鄙不倫吳氏謂劉炫僞增無疑先臣宋濂亦云諸儒於經文大指未見有所發揮而斷斷紛紜抑

末耳

論子不可以不爭於父

或問孟子云父子之間不責善而孝經乃云當不義子不可以不爭於父爭與責有異乎曰父子之間事事而責望之督責之情豈能堪惟當不義則爭之如號泣而隨起敬起孝又敬不違勞而不怨便有許多婉曲引掖之意

論明王事父孝章

或問明王事父孝故事天明事母孝故事地察鄭氏謂王者敬事宗廟故事天地能明察也孫本註明王推所以事父者事天於郊而其理明推所以事母者事地於社而其義察何如曰事父母凡先意承志立身行道顯親揚名繼志述事皆是不專言宗廟祭饗事天地凡參贊調燮財成輔相皆是不專言郊社

或問神明彰矣玩本文止言彰而子謂天時順而休徵協應地道寧而萬物咸若何也曰上言事天明事地察下言神明彰便有中和位育天清地寧光景若不至位育清寧神明於何而彰書曰至誠感神詩云降福穰穰易曰自天祐之吉無不利即神明彰之義也

或問天地明察神明彰矣吳氏謂宜屬鬼神著矣之下何如曰此章極言明王孝道感通之大至於天地神明無不感格故緊承

之曰天地明察神明彰矣次段又就孝道感通之大復申言之而緊承之曰宗廟致敬鬼神著矣末段乃總承之曰孝弟之至通於神明光於四海無所不通至筆精微變化言簡意盡如此若謂著矣彰矣二句文法協比改寘連屬似非闕文之義

或問神明四海原不並重蓋光四海滿章已言此則專重通神明耳且此章止有感通意無應意子何以註相為感應也曰玩光

於四海之光似較前章所言更有光輝發越顯榮暢達淪浹融液之象卽是過化存神帝力何有地位故極言之曰光於四海也光四海與通神明原不分輕重玩無所不通無思不服便有感應意思在

或問經云通於神明光於四海無所不通有其事乎曰人君果能篤行大孝以化天下到至極處自能使天地人物戎狄豚魚金石草木無不靈通感化說苑曰舜行孝道

天下化之蠻夷率服麟鳳在郊孝弟之至通於神明光於四海舜之謂也自是實理實事

論進思盡忠

或問進思盡忠之義曰忠臣事君如孝子事親忠者蓋自其不敢自欺盡心無隱之結念言之也必正心誠意愛君憂國引君當道志仁一片忠誠蘊結於內乃可以昭德塞違繩愆補闕所謂補過將順匡救其旨本於忠乎不然身不行道不行於妻子况君父之前徒翹其過以爲名所以上下猜忌而不相親以此

論退思補過

或問退思補過是補君之過是補巳之過曰人臣善則稱君過則歸巳只見得自巳有過故所思補者直補巳之過耳且盡忠匡救卽是補君之過矣國語曰夜而計過無憾而後卽安

論上下相親

或問上下相親曰古人謂君爲君父臣爲臣子又謂君爲元首腹心臣爲股肱耳目乃知君臣雖分上下實如一家之父子一身之同體也原自相親此親字卽親生膝下之親引嵩愛字卽因親教愛之愛經云君子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若非親愛本於天性如何移得

或問臣子事親事君同一親愛如存羨愫橋

不失為孝而獻大龍團小龍團者人以為諂豈忠孝有二乎曰忠孝雖無二理親愛雖無二心然經云毋取其愛君取其敬兼之者父也可見君子事上貴在正色立朝責難陳善格君心之非陳堯舜之道耳若小忠小愛非所以為忠也不可不辨之於微

論引詩中心藏之

或問引詩中心藏之者何也曰中心者忠也

即進思盡忠之忠也言君子忠君之心存於中心隱微之地而黙藏之其中有蘊結而不可解者故忠愛篤至蘇聖危明防微杜漸曲盡其忠如易所云有孚盈缶納約自牖遇主於巷皆忠愛之至也故中心藏之之忠與沽名市直表暴於外之忠自異

論孝子喪親

或問以喪親章終之何也曰此又總承上文言孝子事親不獨生前如此愛敬死後亦無所不至其極如此哀戚盡亦廣喪則致哀祭則致嚴之意所以末段又總結之

論毀不滅性

或問毀不滅性何也曰此性即天地之性即父子相傳之性人得氣以生得性以為生生之本若毀而傷生則滅性矣人之所以參天地而體受歸全揚名顯親者恃有此性在也滅性則參天地顯父母屬之誰乎故曰不勝喪比於不慈不孝

論孝子之事親終

或問首章曰孝之終又曰終於立身末章曰孝子之事親終矣三終字同否曰三終字皆同然有終親之身者有終子之身者愛敬哀戚即事親之完局也立身行道揚名顯親即愛敬哀戚之完局也

論孝經當賓加表章頒行

或問儒者皆謂孝經宜頒之學官何如曰孝經者五經之總會百王之大法也王安石

以偏拗之學罷黜孝經秦火雖烈猶不數
年而復於漢安石何人乃敢侮聖人之言
使至德要道之眞經晦蝕五百餘年其禍
較秦火更烈矣今
皇上屢諭表章孝經小學小學已頒行矣獨
孝經尚屬闕典則
明王孝治之隆端有望於今日爾
或問頖之學官一本作學宮孰是曰皆是也
學宮者學較之宮牆指其地言之也學官

者司教鐸之官指其人言之也
或問王安石罷黜孝經經筵不以進講久矣
今議經筵日講以此啟沃聖心可乎曰我
皇上以孝道風示天下屢諭表章必為聖心
所樂睹者况其書明白簡易又廣大精微
宜令儒臣進講以資啟沃此固在我
皇上之力行之爾
或問今　東宮出閣講學孝經可進講乎曰
孔子有云弟子入則孝出則弟又云行有
餘力則以學文孟子云堯舜之道孝弟而
已矣　皇太子養蒙作聖宜以孝弟為先
合無勅令儒臣明白進講更啟　皇太子
朝夕玩味異日為太平有道天子以成作
聖之功接唐虞之統始基之矣是　東宮
講讀宜以孝經為第一義
或問孝經文義不多當附何經曰漢時行孝
經者有附論語有附孟子今行孝經直當
自為一經不必附他經但令習本經者俱

通孝經則天下無不習孝經之士人而孔
子眞經大行於
今日矣
或問小學間出孝經題或作論或作制義是
矣鄉會場既有三書四經再加孝經文不
太多乎曰不必加也三書仍舊但減本經
一篇即加孝經一篇序於書文後經文前
仍為七篇似覺妥當
或問

祖制取士未嘗有孝經今添習之且加孝經一篇截本經一篇毋乃非祖制乎曰中庸有云夫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祖制設科後來漸有變通如大全須於
成祖小學須於
今上此正善繼善述之大者不爲變祖制也

或問宋程明道看詳武學添習孝經今尚可倣行之乎曰如漢世虎賁飛騎羽林期門皆令習讀如何武學不可須行然何獨武

學即天下各王府及公侯縉紳宗學俱當須行以示明王孝治天下之大經大法俱在於此

或問今欲復古辟舉孝廉之法何如曰辟舉不復欲士人砥行風俗醇篤以復古雍熙之化不可得也況
聖天子巳復辟舉矣宜特須旋諭使天下尊崇孝經共篤孝道令撫按每歲舉真孝友廉讓有志有爲者二三人或間令撫按學臣每州縣各舉一人如拔貢例即慮有僞行冒售徇私濫舉者務嚴舉錯連坐之法可也

論表章孝經之効

或問行孝經之効何如曰姑言其小者如仇覽以之化頑郡原以之屏虎顧懽以之瘥病徐份讀之而父病頓愈馮亮執之而素霧彌天盧操讀之而惡少感化馮元尹夢龍誦之書之而異夢呑蓮群烏集樹孝經

感應之理焉可誣也況
聖天子以此倡明德教其
天地効靈鬼神助順黎民感孚厥効當未可盡述也

論元隱士預期表章孝經

或問元隱士釣滄子預期五百年必有明王興起表章孝經朱鴻謂必仙家者流其言是否曰釣滄子未必是仙家蓋賢人而隱者此必不欲仕故隱其姓名其言蓋有道

者之言也今我
皇上適當五百年之期而拳拳表章是經乃知聖經興廢自有天意存乎其間者釣滄子其知
天乎

論孝經不宜與忠經並稱

或問世儒多以孝經與忠經並稱可乎曰不可孔子萬世帝王之師其作孝經爲萬世帝王法馬融乃敢僭擬之乎據融之意謂

衆善咸起於忠故孝行章曰君子行孝必先以忠竭其忠則福祿至然則隱君之上終不得言孝乎必先以忠與中於孝君之旨悖矣且孝經立訓言事君者不一而足第十七章更詳言之融不賚乎至忠經中謂引夫子之言而多參贋撰試比而觀之無論其文字猥鄙其意義亦索然無餘味以擬孝經何異井之窺天蠡之測海也

論孝經十二字之傳

或問堯舜禹之傳何如曰堯舜禹之傳十六字何謂十六字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十六字也孔曾之傳何如曰孔曾之傳十二字何謂十二字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氷十二字也蓋此十二字是孝經最切要處孔子以此傳曾子曾子以此傳門弟子所以謂曾子之傳得其宗也

論孝經帝王聖賢傳孝心法

或問詩三百一言以蔽之孝經亦可一言以蔽之乎曰敬而已矣敬者帝王聖賢傳孝之心法也堯舜之精一執中孔曾之戰兢臨履皆敬也此孔子孝經之作所以上接堯舜之統下啟萬世之傳也有志堯舜孔曾之傳者其深留意焉

孝經或問卷之三終

孝經翼 先生之弟吉公與先生輯錄大全又作孝經翼或問之義

明新安呂維祺著

按經中每每言順一曰以順天下再曰以順天下又曰四國順之順民如此其大何也順者孝之歸也孝親者聚百順故孝治天下者亦順而已矣順則和和則無怨是以懽心衆而親安之

身動物也見異而遷故曰立道定理也待人而行故曰行行道所以立身也故下文止曰

終於立身

何謂事親曰致敬五句事親之目也安親二字事親之綱也何謂立身曰言思六句立身之目也愼行二字立身之綱也

夫子分別五孝於天子四章用葢字庶人章用此字何若是其異乎曰葢者審量之詞天子至士章似非顯言養親者實乃所以爲孝也且其分量各自不同故用葢字此者直指之詞庶人章明言養父母之爲孝也且其職分不過如此故用此字

諸侯庶人地位懸矣其曰制節謹度與謹身節用語意無別何也凡人一有奢侈之心則用不繼一有放肆之念則禍乃作故曰節曰謹無上下一也

讀卿大夫章首節服先而言行後似服重次節申言行而不及服似服輕斯何以故葢吾人居身應人顯著者服也故先愼服一啟口而即有言故次愼言迨處事接物而行乃見

故次愼行此先後之次第也但服易而言行難故申言行而不及服豈有輕重於其間哉故末節總結之曰三者備

士有祿位言保祿位已矣必言祭祀者無廢先祀所以爲孝也諸侯保社稷卿大夫守宗廟不言祭祀者社稷宗廟皆有事於祭祀也保守無失其孝在是

愛敬者孝之實際也愛而不敬則愛不至敬而不愛則敬不真二者闕一焉不可也曰親

曰嚴愛敬之原也曰慈曰恭愛敬之形也曰忠曰順愛敬之推也曰惡曰慢愛敬之反也曰德曰禮愛敬之成也分之爲敬爲樂爲憂爲哀爲嚴約之爲安皆愛敬也夫孝道無方愛敬而已矣

政教雖並言而教則可以化民先王知之故先之以博愛德義敬讓禮樂好惡以身教也身先之教是謂德教斯民從之不以身先之雖訓誨皆至德仍是政而已矣則民弗從

事親者不難於備物而難於得人之懽心難於致巳之樂以懽樂事親者親未有不懽樂者也孝莫大乎是

經中三言性天地者性之大原也人之所以異於物者以其得天地之靈性也故曰天地之性人爲貴孝非外襲性之德也故曰父子之道天性也身非空設形色性也故曰毀不滅性盡性所以立身立身所以孝親孝親所以事天地

父子之道天性一節承上因本說來爲下節張本曰天性見子之於父本親也曰君臣之義見子之於父本嚴也以父子言有生之脉焉是爲續以天性言有親之道焉以義言有君之象焉是爲厚惟續莫大故他人不得所親惟厚莫重故愛敬不得薄親彼不愛敬其親而愛敬他人者亦忘本極矣

愛親者不敢惡於人敬親者不敢慢於人順也不愛其親而愛他人不敬其親而敬他人

逆也以順之事而逆行之民何則焉雖得之照民無則句言雖强民從而得之於民夫亦畏而不愛則而不象矣故君子不貴也

言思可道二句各進一步說言思可道言而思見諸行也行思可樂行而思慊於心也

德義可尊豈德義猶有不尊與曰如不愛敬其親而愛敬他人其愛敬人也雖亦博德義之名乎甚可鄙也故曰德義可尊

孝子之事親章首節即始於事親之意次節

卽終於立身之意合言之而始成孝
人之行莫大於孝罪莫大於不孝惟父母之
大於天地並者也夫不孝之罪莫大而人豈
甘爲不孝由邪說惑人而不知孝之是也孝
則爲順爲安爲和爲善不孝則爲悖爲逆爲
凶爲亂柰何有非孝者非孝者與於不孝之
甚者也論不孝而及此亦春秋誅討亂賊治
其黨與之法也
理同則任人取是故以孝事君則忠以敬事

長則順德盛而應不窮是以事親孝故忠可
移於君事兄弟故順可移於長
順親爲子而從令非孝敬親以大義也此可
以知順之意矣喪致其哀而毀不滅性重親
之遺體也此可以思哀之道矣凡此皆所以
抑賢智也
將順匡救字各二意美初萌則將之已形則
順之惡初萌則匡之已形則救之此臣職也
然其得君處全在進忠補過上忠巳之美也
過巳之惡也巳無美何以引君於美巳有惡
何以糾君之惡君必曰是弔名也是謗我也
上下之不相親以此
事父主愛而曰孝莫大於嚴父敬以成其愛
也事君主敬而曰上下能相親愛以成其敬
也此皆就人不足處言也

刻孝經大全後跋

孝經乃
先太傅苦心潛究躬行實踐之書也憶琳幼時口授句讀即以課訓每見自公退食無不與此書寢食後漸知書先太傅即指示曰孔子欲發明王孝治之旨故删述後作孝經以為六經之統會猶滙江河而歸諸海揭日月而懸中天也秦火熾而經藏魯壁壞而經見孔傳既亡鄭註無徵古文

偽作於王邵劉炫之徒而紛紛聚訟穿鑿文義即紫陽涑水亦多未定王安石乃蔑聖誣經遂與春秋並斥人皆知安石為孔子之罪人而不知諸家之割裂為尤甚又曰為人君父而不知孝經則必無以立德教之極為人臣子而不知孝經則必無以盡忠孝之倫千古聖賢之道只是一孝千古聖賢之孝只是一敬堯舜心傳在精一十六字孔曾心傳在戰兢十二字以故苦心二十餘年其於經文奉之如神明師保一字不敢增減移易此本義大全或問所由纂註也殆先太傅以身殉義遭遇兵燹不肖兄弟每奉是書避亂於河之南北僅不絕如綫琳以巳亥謬叨一第急欲
廷對進呈頒行是書顧逡巡未敢伯氏每貽書相戒以夙興勿忝之義且謂孝經未行深有日湮之慮自先太傅手註孝經而芝十八莖生於庭乃甲午於今新安青要諸

山又芝草徧生意者孔子二千載之精神以待
聖王之闡翼躬行必有為之叶應者耶遂於癸卯之秋梓於淮上嗟乎大全諸書存而千古學問經術之原帝王德教政刑之本庶不燬於秦火擬於安石割裂踳駁於諸氏之說固聖道之所係氣運之所關也寧獨不肖兄弟所深幸也哉

康熙二年癸卯九月既望不肖男兆琳敬述